

3392509-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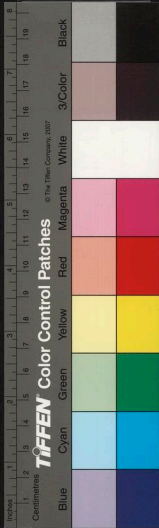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登記號 005139

類號

類別 文學地理類

全書 五八冊



續宋編年資治通鑑目錄

朝散郎尚書禮部員外郎兼國史院編修官李燾經進

卷之一

太祖

英武聖文神德皇帝

建隆元年

乾德元年

乾德四年

建隆二年
乾德二年

建隆三年
乾德三年

卷之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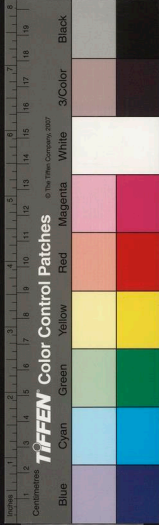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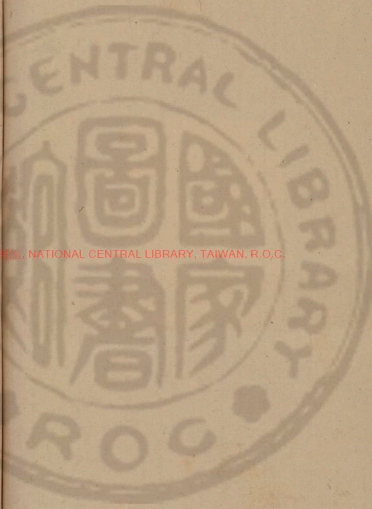
太祖

乾德五年

開寶三年
開寶六年

開寶元年
開寶四年
開寶七年

開寶二年
開寶五年
開寶八年



卷之三

開寶九年 改太平興國元年

太宗

至仁應道神功聖德文
武睿烈大明廣孝皇帝

太平興國三年
太平興國五年
太平興國七年
太平興國三年
太平興國四年
太平興國六年

卷之四

太宗

雍熙元年
雍熙四年
淳化元年
端拱元年
雍熙二年
雍熙三年
淳化五年
淳化二年
端拱二年
淳化三年

卷之五

真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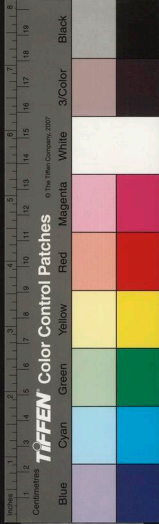
文明武定元孝皇帝

咸平元年
咸平四年
景德元年
咸平二年
咸平五年
景德二年
咸平三年
咸平六年
景德三年

卷之六

真宗

大中祥符元年
大中祥符三年
大中祥符五年
大中祥符二年
大中祥符四年
大中祥符六年



英宗

憲文肅武宣孝皇帝

卷之十

嘉祐八年	嘉祐五年	嘉祐二年	至和二年	皇祐四年
嘉祐六年	嘉祐三年	嘉祐二年	皇祐三年	皇祐二年
嘉祐七年	嘉祐四年	嘉祐元年	皇祐元年	皇祐元年

仁宗

卷之九

慶曆七年	慶曆四年	寶元元年	慶曆元年	寶元元年
慶曆八年	慶曆五年	寶元二年	慶曆二年	寶元二年
慶曆六年	慶曆三年	康定元年	慶曆元年	康定元年

仁宗

卷之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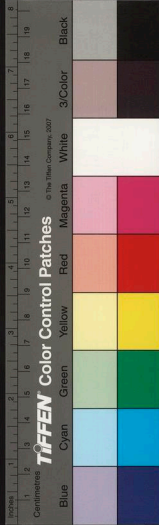
景祐四年	景祐元年	明道元年	天聖七年	天聖四年
景祐二年	明道二年	天聖五年	天聖二年	天聖二年
景祐三年	天聖九年	天聖六年	天聖三年	天聖三年

仁宗

卷之七

天禧五年	大中祥符二年	大中祥符九年	天禧元年	大中祥符八年
天禧四年	天禧元年	天禧元年	天禧元年	天禧元年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卷之十一

治平元年
治平四年
治平二年
治平三年

神宗

英文烈武聖孝帝

熙寧元年
熙寧四年
熙寧二年
熙寧三年

卷之十二

神宗

熙寧五年
熙寧八年
熙寧六年
熙寧九年
熙寧七年
熙寧十年
熙寧二年
熙寧三年
熙寧四年
熙寧五年
熙寧六年
熙寧七年
熙寧八年
熙寧九年
熙寧十年
熙寧十一年
熙寧十二年
熙寧十三年
熙寧十四年
熙寧十五年
熙寧十六年
熙寧十七年
熙寧十八年
熙寧十九年
熙寧二十年
熙寧二十一年
熙寧二十二年
熙寧二十三年
熙寧二十四年
熙寧二十五年
熙寧二十六年
熙寧二十七年
熙寧二十八年
熙寧二十九年
熙寧三十年
熙寧三十一年
熙寧三十二年
熙寧三十三年
熙寧三十四年
熙寧三十五年
熙寧三十六年
熙寧三十七年
熙寧三十八年
熙寧三十九年
熙寧四十年
熙寧四十一年
熙寧四十二年
熙寧四十三年
熙寧四十四年
熙寧四十五年
熙寧四十六年
熙寧四十七年
熙寧四十八年
熙寧四十九年
熙寧五十年
熙寧五十一年
熙寧五十二年
熙寧五十三年
熙寧五十四年
熙寧五十五年
熙寧五十六年
熙寧五十七年
熙寧五十八年
熙寧五十九年
熙寧六十年
熙寧六十年

卷之十三

哲宗

欽文睿武聖孝皇帝

元祐元年
元祐四年
元祐七年
元祐二年
元祐三年
元祐五年
元祐六年
元祐八年

卷之十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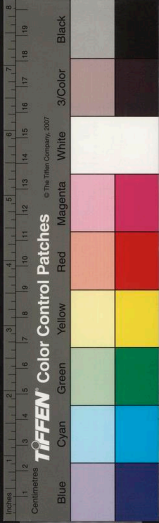
哲宗

紹聖元年
紹聖四年
紹聖二年
紹聖三年
紹聖元年
紹聖二年
紹聖三年

卷之十五

徽宗

體神合道駿烈遊功經文仁德憲憲顯孝皇帝



欽宗
靖康二年

卷之十八

欽宗
靖康元年

卷之十七

宣和六年
宣和三年

宣和七年
宣和四年

宣和五年

徽宗

卷之十六

政和五年
政和二年
大觀三年
崇寧五年
建中靖國二年

政和六年
政和三年
大觀四年
崇寧三年

政和七年
政和四年
大觀二年
崇寧四年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庚中建隆元年春正月甲辰上受周禪即皇帝位先是辛
丑朔鎮定二州言契丹北漢連兵犯邊周帝命上領宿衛
諸將禦之上在周朝掌軍政凡六年士卒服其恩威數從
征伐立大功於是主少國危中外始有推戴之議士寅殿
前都副點檢慕容容到帥前軍先發癸卯大軍繼出軍校苗
訓號知天文見日下復有一日黑光相盪指謂上親吏曰
此天命也是夕次陳橋驛軍士聚於驛門議曰主上幼小

宋太祖一

朝叢書禮部外郎書院總管李燾經進

續資治通鑑卷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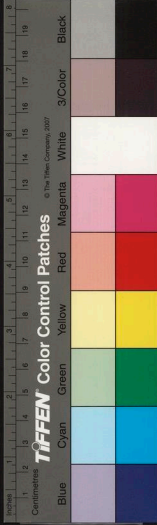
宋太祖一

續資治通鑑

續資治通鑑

續宋編年資治通鑑目錄

武夷主奉劉深源校定



庚中建隆元年春正月甲辰上受周禪即皇帝位先是辛丑朔鎮定二州言契丹北漢連兵犯邊周帝命上領宿衛諸將禦之上在周朝掌軍政凡六年士卒服其恩威數從征伐立大功於是主少國危中外始有推戴之議士寅殿前都副點檢慕容容到帥前軍先發癸卯大軍繼出軍校苗訓號知天文見日下復有一日黑光相盪指謂上親吏曰此天命也是夕次陳橋驛軍士聚於驛門議曰主上幼小

宋太祖一

朝叢書禮部外郎書院總管李燾經進

續資治通鑑卷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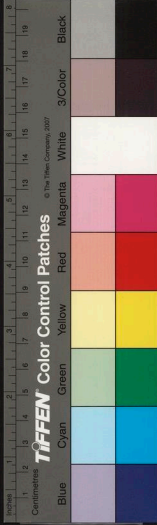
宋太祖一

續資治通鑑

續資治通鑑

續宋編年資治通鑑目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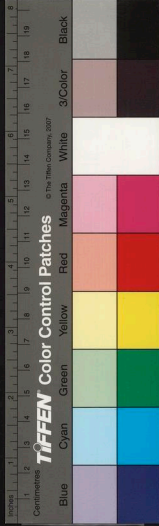
武夷主奉劉深源校定



我輩出死力破賊誰則知之不如先立點檢為天子然後
北征都押衙李處耘具以事白上弟匡義及掌書記趙普
因共以事理曉譬之諸將不可乃遣人馳告殿前都指揮
使石守信都虞侯王審琦二人皆素歸心上者將士環列
待旦上醉卧初不省黎明軍士擐甲執兵直叩寢門曰諸
將無主願策大尉為天子上驚起披衣未及應則相與共
扶出廳事或被上身以黃袍日羅拜庭下呼萬歲上固拒
之不可共扶上馬擁逼南行匡義叩馬請曰夫濟天下者
當使百姓戴若君父京師天下根本願號令諸將禁戡奪
攘上曰甚善乃纜轡誓諸將曰汝等自貪富貴立我為天

子能從我命則可不然我不能為若主也眾皆下馬曰唯
命是聽上曰少帝及太后皆我北面事之公卿大臣皆可
比肩之人也汝等無得凌暴近世帝王初入京城皆縱兵
大掠擅劫府庫汝等無得復然事定當厚賞汝不然當族
誅諸將皆拜乃整軍自仁和門入秋毫無所犯

呂中曰頽濱謂孟子不嗜殺人之言至是又驗矣蓋自
後唐以來不五十年天下五易天人之厭亂極矣蓋其
使干戈糜爛不已而海內無一統之期哉唐明宗有天生
聖人之祝而太祖實生於是年則天命所歸不待指
日光相盪而後知也自其掌軍政之時士卒服其恩威



中外同於推戴則人心所屬不待次陳橋驛而後見也
漢唐初興亦不過是然高祖之取天下出於沛父老之
請太祖之得天下亦出於軍士之擁迫不得已而為之
其與唐太宗臨父於不義以起兵者異矣抑五代之亂
帝王屢易者莫非藩鎮士卒也矧又有如石守信王審
琦者為將豈能帖然於下哉一號令之間秋毫無犯不
惟救生靈塗炭之苦亦可草叔季兵戈之禍自非聰明
神武而不殺者孰能與於此

先遣客省使大名潘美見執政諭意又遣楚昭輔慰安家
人殿前都監檢公署在左掖門內時方閉闔設守備及昭

輔至開闔納之宰相早朝未退聞變范質下殿執王溥手

曰倉卒遣將吾輩之罪也爪入溥手幾出血溥禁不能對

天下節度使同平章事韓通自內庭奔歸將率眾備禦王
彥昇逐之至第殺之并及妻子上歸公署諸將擁范質等

至上嗚咽流涕曰吾受世宗厚恩為六軍所逼一旦至此

慙負天地將若之何質等未及對羅彥瓌挺劍而前曰我

輩無主今日必得天子上叱之不退質謂太祖曰太尉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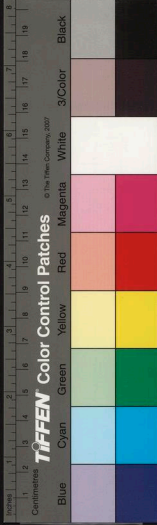
以禮受禪制事太后如母養少主當如子太祖揮涕許諾

乃奉上詣崇元殿行禪代禮班定獨未有周帝禪位詔書

翰林承旨陶穀出於袖中遂用之宣徽使引上就龍墀下

韓通率
眾開宗

受周禪



北面拜受訖上升殿易服東序還即位質頗諂讓太祖且不肯拜王溥先拜質不得已從之且稱萬歲奉周帝為鄭王太后為周太后遷居西京。詔因所領節度州名定有天下之號曰宋大赦改元

帝王之興自有天數始周世宗一日於宮中篋笥得一木牌題曰殿前點檢為天子世宗每見臣下有面方耳大者必殺之而太祖為點檢日侍帝傍而帝不之覺豈非天命之有歸乎昔蜀先主謂諸葛亮曰我兒可輔則輔之不可輔爾自取之亮不取之而後主果不能承先帝之業今世亂主幼太祖以英武之資不乘時自取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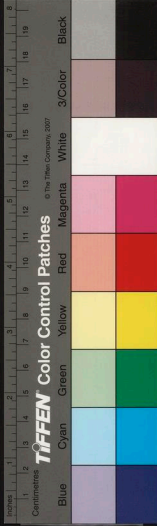
天下之亂何時而治乎故陳橋之變雖人心之已去皆天命之不歸也

起諸將

起石守信為侍衛為步軍副都指揮使高懷德殿前副都點檢張令鐸為馬步軍都虞侯王審琦升防禦為節度為殿前都指揮使張光翰馬步軍都指揮使趙彥徽為步軍都指揮使酬翼戴之勞也。以趙普為右諫議大夫樞密直學士。韓通追贈中書令以彥昇專殺終身不受節鉞。尊母太夫人杜氏為皇太后皇弟匡義加睦州防禦使

受廣賜名光義。立太廟

曾鞏政要曰堯舜禹皆立二昭二穆與始祖之廟而五



火德王
天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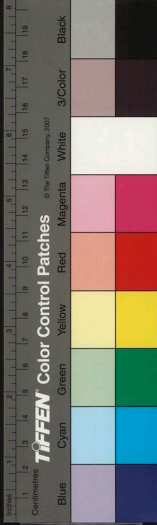
定色亦臘用戌有司言周木德木生火故宋繼周以火德

益之數昭昭有考者也

商人祀湯與契及昭穆之廟而六周人祀后稷及親廟而七漢初立廟不合古制晉採周官定七廟之數而虛太祖之室隋興但立高曾祖禰四廟而已唐初因其制正觀立七廟天寶祠九室梁氏以來皆立四廟宋興采張昭任徹之議追尊僖順翼宣四祖而立其廟用近制也蓋自禰至于高祖親之恩盡矣故有四廟之制前世祖有功宗有德不可預為其數故有五廟六廟七廟之禮先儒以謂有其人則七無其人則五此古今之文損益之數昭昭有考者也

五天下

曾肇政要曰博士和峴言禘始伊耆而三代有嘉平清祀禘祭之名禘之別名也漢承火德以戌日為臘臘接也言新以相接故田臘取禽以報百神享宗廟夢及五祀以教孝盡虔晉魏因之唐以土王正觀之際尚用前寅禘百神卯日祭社官辰日臘宗廟至開元始定禮制三祭皆於臘辰以應土德議者是之宋興推應火德以戌日為臘而獨以前七日辛卯禘不應於禮請如開元故事禘百神祀社稷享宗廟同用戌臘如禮便制曰可



齊樂改周樂文舞崇德之舞為文德之舞武舞眾成之舞為武功之舞十二順為十二安樂章皆竇儼所定

曾鞏政要曰周世宗患雅樂陵替得王朴竇儼考正之宋興儼定舞為文德之舞武舞為武功之舞大朝會用之又定十二曲名以為祭祀會朝出入之御焉朴儼所考備和峴繼成之然裁減舊樂乃太祖之聖意章聖用隨月之律主上新皇祐之制雅樂備焉

諭諸碑受得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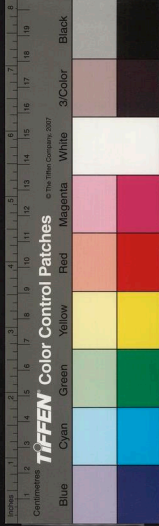
賜諸鎮詔諭以受禪意。上親征上黨懷州刺史馬令琮日夜儻畜以待王師上善之亟使以團練使授令琮執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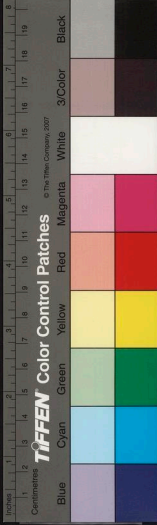
任上黨言大軍北伐方藉令琮供億不可移他郡遂升為懷州團練使授之

富弼曰太祖貴珍任人深得其術懷州刺史知車駕將至日夜儲蓄以待王師故有團練之命用賞其勞又以移別郡則他官供億未必練其事必不能繼令琮之功故特升本州使名以授之恩寵如是之異其得人不盡力乎

征澤潞

上親征澤潞李筠以石守信為帥筠自周朝以來擅其鎮賦頗招集亡命嘗以私忿囚監軍使世宗不能堪但下詔詰責而已至是始懷叛逆之圖初上遣使諭以受周禪筠即欲拒命左右為陳脅數乃屈勉下拜貌甚不恭及使者





李筠
遁于
入朝

升階置酒張樂。遯索周世祖像掛廳壁。慟哭不已。賓佐惶駭。告使臣曰。今公被病。失其常性。幸勿見訝。筠長子守節涕泣切諫。筠不聽。上手詔慰撫。因除守節為皇城使。遂遣守節入朝。且伺朝廷動止。上迎謂曰。太子汝何故來守節曰。陛下何言此。必有讒人間臣父也。上曰。吾亦聞汝數諫。老賊不汝聽。不復顧藉。故遣汝來欲吾殺汝矣。盡歸語而父。我未為天子時。任汝自為之。我既為天子。汝不能少諫。我耶守節馳歸。具以告筠。反謀益急。及將舉兵。令幕府為檄。首辭多不遜。從事間丘仲獻謀于筠曰。公以孤軍舉軍。其勢甚危。雖倚河東之援。亦恐不得其力。大梁兵甲精

李筠
反

難與爭鋒。筠曰。吾周朝宿將。與世宗義同。兄弟禁衛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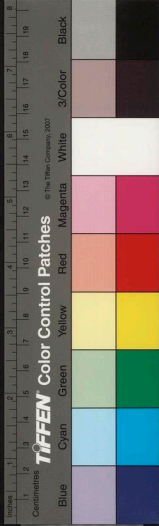
舊人。聞古之木倒。必歸我。况有僊珪槍撥汗馬。何憂天下。哉。僊珪筠愛將。善而槍撥汗馬。駿馬日馳七百里。筠恃勇而寡謀。故及於敗。北漢主傾國南下。羣臣餞之。汾水趙華曰。李筠舉事。輕易必無成。陛下抒境赴之。臣未見其可。北漢主拂衣上馬。軍於太平驛。遣其平章事衛融宣徽使盧贊將兵救筠。筠留其長子守節守上黨。自帥其眾南出。與守信等過于長平。守信等大破之。盧贊溺死。筠走保澤州。將進圍之。六月下澤州。李筠赴火死。獲北漢衛融。進攻潞州。筠子守節以城降北漢主。遁歸謂趙華曰。果如卿言。

舉進士
教國子
征揚州
李重進
起大元

吾幸全師以歸但恨失衛融盧贇爾融之被執也對上曰
犬各吠非其主陛下宜速殺臣臣必不為陛下用上怒以
鐵撾擊其首流血被面融呼曰臣得死所矣上曰忠臣也
釋之以良藥傅其瘡上命融致書于劉筠求周光遜李廷
玉約亦歸融太原筠不報融遂留。三月上親試進士楊
彌等一十九人以彌為第一。唐主景遣使來賀登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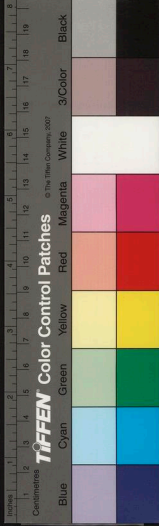
上命崔頌教國子乃聚生徒講學遣使者賜酒菓以寵異
學者。上親征揚州李重進起大元初太祖受禪以韓異
坤代重進領衛指揮之職加重進中書令令移鎮青州
重進目見吳帝俱事周室分掌兵柄常心憚之至是愈不
自安陰有叛逆之心及聞移鎮愈增疑懼太祖知之遣六
宅使來慰諭齎鐵券以賜之冀安其心重進猶豫不決又
自以為周室近親恐不得全遂拘留思誨浚治城隍繕甲
兵遣人求援於李景。懼不納九月反狀聞太祖遣石守
信王審琦李處耘宋偓等四將率禁兵先進討十一月上
親征揚州次大儀頓守信遣使馳奏揚州破在旦夕願車
駕臨視上徑至城下一日板之

呂中曰上之入京也韓通率眾備禦上之即位也李筠
泣周祖畫像以起兵重進以周祖之甥而起兵雖在周
為頑民在商為忠臣然三人者皆不知天命之所歸也



上既平澤潞遂畧淮南既平淮南遂使諸將習戰艦於
迎鑿以圖江南。自五代以來州郡長吏皆武人率用意
法金州民馬從玘音祀以子不肖多為攘奪又嘗害其從
弟即與妻及次子共殺之防禦使仇超誅從玘妻及次子
上大怒坐超故入罪流海島自是人稍知犯法。詔改
六廟於西京。上親決庶獄雖多所矜恕苟情涉妬害必
加重辟嘗有民妻擊前夫女法當徒上曰此人虐害孫幼
務恣凶惡特命處斬。上初即位嘗出微行或諫曰陛下
初行天下人心未安今數輕出萬一有不虞之變其可悔
乎上大笑曰帝王之興自有天命求之亦不能得拒之亦

不能止周世宗見諸將方面大耳者皆殺之然我終日侍
側不能言若若應為天下誰能圖之如不應為雖閉門深
居無益也自是微行愈數衆心懾服中外大安。加范質
王溥魏仁浦官上初即位用周朝三相范質王溥魏仁浦
五年而後以趙普代之凡十一年始以薛居正沈倫代之
舊制宰相早朝上殿命坐有軍國大事則議之從容賜茶
而退自餘紙尾用御印可其奏謂之印畫降出奉行而已
田唐五代不改其制宋初得國范質王溥魏仁浦自以前
朝舊相且憚太祖英武具劄于面取進止朝退各疏其事
所得上旨臣等同署字以志之自是奏御寢多或至盱是



命坐吸茶之禮尋以廢罷令遜為定式太祖嘗講求輔相
謂侍臣曰朕聞范質但有所居宅不營產真宰相也太宗
亦嘗稱質之賢曰惜也但欠世宗一死爾。始上始澤潞
至大行山中書舍人趙逢懼於涉險妄言墜馬傷足留於
澤州及車駕還京逢當草制又稱疾不入上怒謂宰相曰
逢先言墜馬不肯登山今又托疾不入草制為臣之禮如
此豈得無罪即日貶虜州司戶參軍羣臣皆服其威斷。
免商征自唐末藩鎮擅利其後諸國據分故征筦尤繁是
年詔所在毋得苛留旅人非有當算之幣勿搜其篋
辛酉建隆二年春發曹單丁夫數萬浚五丈河上謂侍臣

曰勞民奉已之事朕必不為令浚河蓋不獲已也。上親
試進士等十有一人以去華為第一。上謂宰相曰五代
以來諸侯跋扈有枉法殺人者朝廷皆置而不問刑部之
職徒為虛設且人命至重姑息藩鎮當若是也詔自今詔
諸州決大辟訖錄案聞奏委刑部覆視之。南河令李瑤
受贓左贊善大夫車文緯奉使按田不能舉察為部民所
訴詔杖殺瑤除文緯籍為民。二月幸國子監。八月女
真遣使奉表稱賀仍貢馬。九月以荆南節度使。以魏丕為作坊副使上
節度使高保勗為荆南節度使。以魏丕為作坊副使上
常召丕諭之曰作坊久積弊令以授卿當為朕修整之丕



在職甚力以久次轉正使至開寶九年領代州刺史凡典

作十餘年討澤潞下荆廣收川峽征河東平江南皆先

修補器械無不精銳。上擢用臣下多自宸衷

政事為時所推者不以官職

華要任使即於簿中選擇

齊州防禦使李漢超兼闕

為政簡易吏民信愛邊境

之故胡騎畏服終漢超任不能窺闕南

漢起代人始至所為多不法久之闕南百姓詣闕訟漢

超資氏錢不還及掠其女為妾上召百姓入見便殿賜以

酒食慰勞之徐問之曰自漢超在闕南契丹入寇者幾百

姓曰無也上曰往時契丹入寇邊不能禦河北之民歲遭

公虜汝於此時能保其貨財婦女乎令漢超所取孰與契

丹之多又問訟女者曰汝家幾女所嫁何人百姓具以對

上曰然則所嫁皆村夫也若漢超者之貴臣也也以愛汝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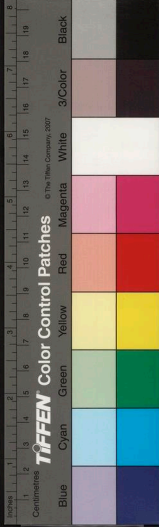
則取之取之必不失所與其嫁村夫孰若取漢超家富貴

於是百姓感悅而去上使人告漢超曰汝須錢何不告我

而取于民乎乃賜銀數百兩曰可自還之使其感汝也漢

超感泣誓以死報。上以洛州團練使郭進有善政遷本

州防禦使充西山巡檢進有才力屢領兵入賊境擒俘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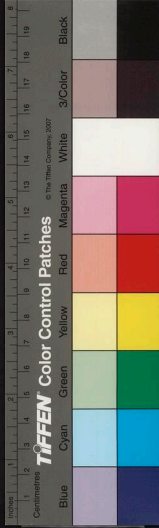
戰戰功居多又招來山後諸州民三百餘口進在西山嘗
有軍校詣國訟進不法事上謂羣臣曰所訴事皆不實蓋
進馭下嚴此人必有過畏懼而誣之耳遣中使與進令詰
殺之進方奉表稱謝會并人入寇因謂之曰汝敢言我信
有膽氣令捨汝罪令汝掩殺并寇如得勝則薦汝於朝汝
敗可自赴河死其人踴躍聽命果大致克捷進即以聞乞
遷其職上悅而從之

富弼曰帝王任將非推誠待之何以責成功太祖寵任
郭進孫所疑問軍校妄訟令快意進使軍校立功贖罪
尋以克獲又乞進用太祖一從其請君以誠待將臣以

志本上上下下情通力濟於時必矣

十月上賜近臣冬衣有司言累朝故事止賜將相學士諸
軍大校上曰不賜百官甚無謂也自是文武常參官悉支
冬衣自此始○內酒坊火從夫突入省部盜官物上以酒
坊使左承規副使田處岩縱酒工為盜斬五十餘人承規
處岩亦弃市

林德頌曰在易之乾君象也其德君德也天以剛為德
君德而非剛健何以君天下哉太祖之開國也以千百
年破碎不可為之天下一舉而削平之强者服狼者順
俛首聽命惟恐或後處藩鎮以環衛而藩鎮無異辭授



守臣以倖貳而守臣無異意是果何道而得此哉英武
自天雄斷如神川班妄訴全班盡廢雄武肆掠僂及百
人役夫突入省部其主將亦真極法吏黷貨賄者斬官
辭濁務者黜威令之不可測如此其誰敢忤人主之意
哉

壬戌建隆三年

南唐吳越荆南湖南潭泉奉正朔蜀郡廣秋二十五年北漢天會七年 春詔

長吏勸課農桑。幸國子監。禁火葬。詔曰朕應運開

基推誠待物顧千戈之漸偃欲夷夏之永安渴聽讜言庶

藥言臻治遠望今後內殿起居百官以次轉對並指陳時政

之得大明舉朝廷要務或有刑獄冤濫百姓疾苦並當採

親進

訪以聞朕當擇善而從無以逆鱗為懼。上親試進士馬

適等一十五人以適為第一。夏大旱上憂之形于顏色

詔減常膳不舉樂。上以樞密使吳延祚為天雄軍節度

使先是秦州夕陽鎮西北接天藪材植所出古伏羗之地

知州事尚書左丞高防建議就置采造務調軍卒分蕃以

其材給京師西戎酋長尚波于率眾爭奪頗傷役卒防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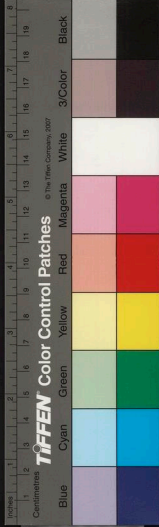
擊其黨以狀聞太祖乃命延祚代防齋詔赦尚波于等戎

人感悅秋以伏羗地來獻。王明為郵陵令廉潔愛民一

邑大治太祖聞明為政得人心自郵陵令擢知廣州。太

祖聰明睿武能知人任使之下僚中有一行可觀一才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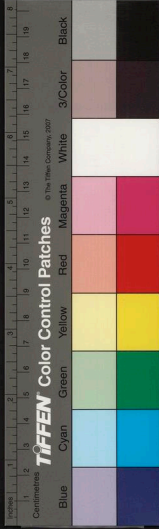
能知
善後



勝者皆蒙聖知不次擢用是時李頌自華州司戶參軍擢
為左贊善大夫郭思齊自延州錄事參軍為太子中允石
雄自河陽判官而為左補闕劉堪自萊蕪縣令而為左拾
遺當時州縣無滯才朝廷稱得人者皆太祖聰明知人任
使之所致也

呂夷簡曰舜能自舉十六相高宗自舉傳說唐太宗能
自舉魏證憲宗能自舉舉度周世宗能自舉楊朴此六
君功業獨盛名流無窮無他術也能自舉賢而用之也
夫欲得英雄之心瑰竒之士必在人君天資特達非次
擢用若必待輔臣薦舉左右論列其間有孤寒寡援正
直自守無財勢以自結羞諂附以自進者則終身沉困
於下位雖有忠誠報國之心經緯致君之道何由得達
乎英主哉太祖雄才大略長轡遠馭籠絡英傑網羅賢
秀求幹濟之才不以資次為限知人則哲斷自宸衷拔
擢皆自於聖君恩澤不歸於私第故人荷帝力捐軀盡
節以報若此誠得駕御之至術也宜乎基業長遠區宇
又寧跨三王而越兩漢也

高麗人
秋復書判拔萃科。冬大闕西郊。高麗來貢。是歲周
鄭王遷居房州。武安節度使周行逢病革召其將吏以
其子保權屬之曰衡州刺史張文表常快。不得行軍司



張文表
叛

馬吾死文表必叛當以楊師璠討之如不能則嬰城勿戰

自歸朝廷可也十月張文表叛殺廖簡知自稱留後事具
表以聞保權即命楊師璠悉眾禦之。十二月以武平節

度副使知朗州周保權為武平節度使

癸亥建隆四年是年改為乾德元年是歲荆南湖南平唐
國吳越潭泉奉正朔蜀稱廣政二十一年

任荆南

容釗等會周保權討張文表師出江陵繼冲來擒師李處

耘遂將輕騎往襲之繼冲大懼奉表納土詔授繼冲徐

州大都督府長史武寧軍節度使高氏據有荆南歸峽之

荆南平

地傳襲三世至是國除荆南平得府州三江陵歸峽縣一

十七戶一十四萬二千二百王師之至湖南也張文表已

敗死保權拒守三月入州獲保權以是盡復湖南舊地

湖南平

得州一十五潭衡郴全永岳澧朗融叙辰錦溪郡監一

桂陽縣六十六戶九萬七千三百八十周守權詔授石衛

上將軍累遷左羽林將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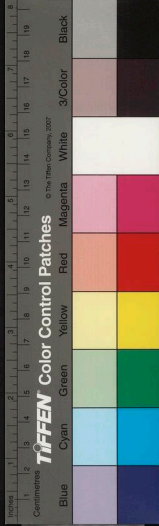
呂中曰善取天下者先易而後難先近而後遠先

後堅故秦人欲攻諸侯范雎以為先韓魏而後齊楚唐

憲宗欲平藩鎮張和靖以為先淮蔡而後魏博周世宗

欲平天下王朴以為先江南而後河東太祖之規模先

澤潞淮南次湖南荆襄而後及於江南廣蜀之地諸國



崇聖

既平而後及於河東蓋得先後攻進之機矣

夏四月赦京湖。上試進士蘇德祥等八人以德祥為第一。上詔兵部禮部所補員額取年貌合格誦書精熟者充覆試不如者奏主司坐之自今後臺省六品諸司五品登朝第二任方得補蔭五府少尹不在此限。主讀尚書歎曰堯舜之世四凶之罪止於流放何近代刑法之嚴耶。始帝受禪之初劔南交廣太原各偕大號荆湖江表止通貢獻西戎北狄皆未賓服上垂意於將帥命李漢超屯關南馬仁珣守瀛州韓令坤鎮常山賀惟忠守易州何繼筠鎮祿州以捍北虜又以郭進控西山武守琪戍晉州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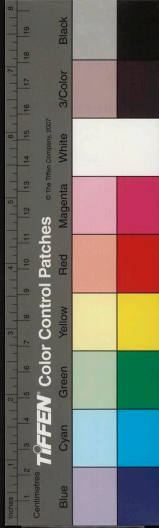
命諸將
控四夷

謙淳守隰州李繼勳鎮昭義以禦太原趙贊屯延州姚內贊守慶州董遵誨屯環州王彥升守原州馮繼業鎮靈武以備西戎其家族在京西者撫之甚厚郡中管權之利悉以與之免所過征稅令召募驍勇以為爪牙每來朝必召對賜坐飲食賜賚殊異由是邊臣皆富於財得以養募死力使為間諜每夷狄入寇必能先知預為之備設伏掩擊多致寇捷

曾鞏政要曰太祖之置將也隆之以恩厚之以誠富之以財小其名而崇其勢略其細而求其久久其官而責其成每朝必賜坐賜予優厚撫而遣之嘗令為郭進治



第悉用睨瓦有司言非親王公主不得用之上曰郭進
控扼西山十餘年使我無北顧憂我視進豈減兒女耶
趣作無復言也此可謂隆之以恩矣取董遵誨於仇讎
取姚內斌於得虜皆用之不惑郭進在西山嘗有軍校
訟其不法上曰進馭下嚴是必罪人懼法欲誣進以
免罪也使中人執以賜進令語而殺之此可謂厚之以
誠矣西北邊軍市之租多賜諸將不問出入往往賞賚又
輒以千萬李漢超守關南屬州錢七萬貫悉以給與又
加賜牙漢超猶私販榷場規免商算有以事聞者上即
詔漢超和物所在悉免關征故邊將皆養士足以得死
不用間足以得敵情以居則安以動則勝此可謂富之
以財矣李漢超郭進皆終於觀察使所居不過巡檢使
之名終不以大將處之然皆得以便宜從事郭進在西
山上每遣戍卒必諭之曰汝等謹奉法我猶赦汝郭進
殺汝矣其假借如此故郭進所至兵未嘗少衄此可謂
小其名而崇其勢矣王彥昇之好勇馮繼業之自代然
用彥昇守原州繼業守靈州皆邊境以安此可謂略其
小而求其大何繼筠屯棣州二十餘年董遵誨屯通遠
軍四十年其餘皆不減十餘年邊境賴之此可謂久其
官而責其成矣夫寵之以非常之恩則其感深待之以



赤心則其志固養之以非常之租則其力足小其名而不撓其權則在位者有赴功之心而勇智者得以騁略其過則材能進久其任而功利悉自古用將之術不易於是太祖兼用之故以李漢超也闕南馬仁瑀守瀛州韓令坤鎮常山賀惟忠守易州何繼筠領棣州以防北虜郭進控西山武守琪戍晉州李諫濟守隰州李繼勳鎮昭義以禦太原趙贊屯延州姚內斌守慶州董誨屯環州王彥昇守原州馮繼業守靈武以備西戎如姚內斌董誨之徒所領不過五六千人而威名皆行乎夷狄當此之時元年六月誅李重進收揚州十一月誅

李筠收潞州四年收湖南北六年收蜀十三年收南越

十七年定江表之地內則吳越閩海歲奉貢職外則交

州丁璉高麗王佺諸吏嚮化而契丹修好之使數至於

闕廷拱挹指麾而天下一定不知封疆之憂蓋太祖用

將之術如此故養士少而蓄力多操術簡而收功博也

始太祖受禪詔有司精考古式作為嘉量以頒天下其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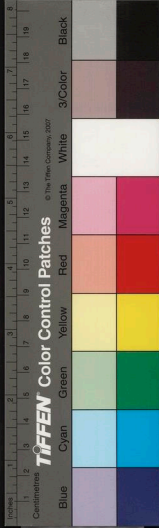
定西蜀平嶺南復江 泉浙納土并汾歸命凡四方斗斛

不中法式者皆去之嘉量之器悉復升平之制焉先是守

藏吏受天下歲輸金帛而大府權衡舊式失準吏得因之

以為姦故諸道主吏多坐逋負而破產者甚眾至是新制

作嘉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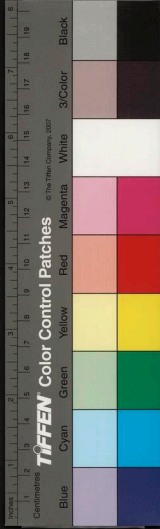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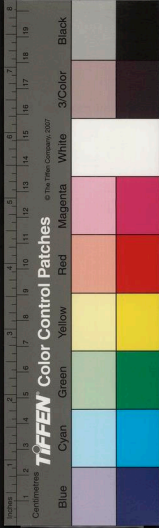
以文臣
知州以
分節度
之權

既定姦弊無所措中外以為大便。置諸州通判凡軍兵之政皆統治之事得專達與長吏均禮大藩或置兩員小郡或不置武臣以屬知州雖小處亦特置並以京朝官充廣南小州有以京秩充為知州事凡軍監小處即以判官兼同判初太祖懲五代藩鎮之專恣罷節度使頗用文臣知州以分節度刺史之權俄又設通判以貳其事既非屬官又非副貳故常與郡守爭權舉動頗為其所制上聞而患之下詔書勵使與長吏協和凡文書非與長吏簽書者所在不得承受施行自是通判之權稍弱

呂中曰方鎮猶周之封建也知州即秦之郡縣也今不

因方鎮為封建而乃立郡縣之法何耶蓋古人有處天下之六制而後能享天下之長利後世雖有封建之虛名而反受天下之實禍以周制攷之賦輸於太宰則諸侯不得有貢於京師則諸侯不得有私人非牙璋則不得起兵非賜鉞則不得專征名山大澤不以封其餘閭田使治之則歸地受地柄常在官有功則加地進律無功則削地貶爵則一子一奪柄亦在官豈如唐人不敢誰何而一切行姑息之政哉至于五代其弊極矣天下之所以四分五裂者方鎮之專地也干戈之所交爭互戰者方鎮之專兵也民之所以苦於繁賦役重





者方鎮之專利也民之所以苦於刑苛法峻者方鎮之專殺也朝廷命令不得行於天下者方鎮之繼襲也太祖與趙普長慮却顧知天下之弊源在乎此於是以文臣知州以朝官知縣以京朝官監臨財賦又置運使置通判置縣尉皆所以漸收其權朝廷以一紙下郡縣如身使臂如臂使指此咤變化無有留難而天下之勢一矣

女貞八頁

秋女真來貢蠟登州沙門島居民租賦令專治舟舡度所貢馬匹北漢以契丹兵寇平晉軍郭進往救之而寇遁作版籍。冬十月官版籍戶帖戶鈔。十一月郊奉宣祖配大赦

改元太常寺士和峴言祭不欲數令十一月十六日親祀南郊請禮傳二十九日南至之祀從之。北漢寇府州折

德康敗之

甲子乾德二年唐國吳越漳泉奉正朔蜀稱廣政二十七年南漢天寶七年北漢天會九年春

正月行四時參選法。上詔陶穀等四十七人各於見任幕職京官中舉堪為郡守副佐者一人除官之日仍書舉

試筆

主姓名如敢謬舉致職任乖方者並連坐。上試進士李

景陽等八人以景陽為第一。四月賢良方正能言極諫

舉賢良科

一人前博州判官穎贄國初取士有三科有賢能方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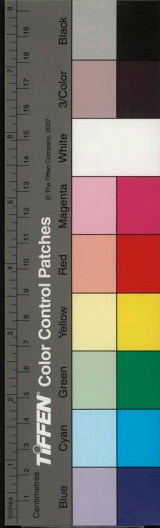
能言極諫經術優深可為師法詳閑吏理達於教化凡三

趙普初
入相

科應內外職官布衣草澤皆得充舉並諸州解送吏部試
論三道廷試策一道以三千字為限應制科者自贄始。
夏大早上詔州長吏視民田旱甚者即蠲其租不俟報。
范質王溥魏仁浦再表求退並與致仕。以趙普為相普
始入相太祖禮遇甚厚上嘗為某事擇官普列二臣姓名
以進太祖不肯用他日又問復以進凡三問皆不易太祖
大怒裂其奏擲殿陛下普色不動指笏帶間徐拾碎紙袖
歸中書他日又問則補綴之以進太祖大悟終用二臣。
六月以皇子德昭為防禦使。自五代離亂藩臣跋扈覽
豎盜販充兇魏叢八姓十二君僭竊相踵未全忠以宣武

皇子為
防禦使

軍節度使起李克用以河東節度使起石敬瑭自保義軍
節度使起唐劉知遠自忠武節度使篡晉郭威自天雄軍
節度使篡漢當時習見為節度使者鮮有不為亂者矣藝
祖患之受禪之五月親征潞州誅昭義節度使李筠是年
冬親征揚州誅平虜節度使李重進蓋欲威武彈壓諸鎮
而未有以處也一日召普從容論天下之事帝喟然歎息
曰自唐季以來數十年間帝王凡易十姓兵革不息生民
肝膽塗地吾欲天下之兵建久長之計其道何如普對曰
陛下之及此言天地神人之福也自唐以來戰鬪不息國
家不安其故非他節鎮太重君弱臣強而已今欲治之無



他奇策惟稍奪其權制其錢穀收其精兵則天下自安矣
上曰卿勿復言吾已喻矣頃之上因晚朝與故人石守信
王審琦等飲酒：酣上屏左右謂曰我非爾曹之力不得
至此念汝之德無有窮已然為天子亦大艱難殊不若為
節度使之樂吾令終夕未嘗安枕而卧也守信等皆頓首
曰陛下何為出此言今天命已定誰復敢有異心上曰不
然汝曹雖無異心其如麾下之人欲富貴何一旦以黃袍
加汝之身雖欲不為其可得乎皆頓首曰某愚不及此惟
陛下哀矜指示生路上曰人生如白駒過隙所以好富貴
者不過多積金錢厚自娛樂使子孫無貧乏爾汝曹何不

諸鎮解
兵權就

罷節鎮
不領

釋去兵權澤使好田完市之為子孫立久遠之業多置歌
兒舞女夕相歡以終其天年君臣之間兩無猜嫌不
亦善乎皆拜謝曰陛下念臣及此所謂生死而肉骨也明
日皆稱疾乞解兵權上許之皆以散官就第所以慰撫賞
賚之甚厚與結婚姻更擇易制者使主親軍以備宿衛諸
功臣率皆以善終子孫富貴至今不絕。罷節鎮不領支
郡初五代節鎮所鎮皆有支郡如劔南節度使則劔南州
軍皆為支郡魏博節度使則河南州軍皆為支郡地大力
强故諸鎮竟起而為亂太祖平湖南始令潭朗數郡直屬
京師長吏皆自奏事乾德元年以隴州秦州直屬京師二



趙普私
版本

年又以階成乾三州屬京師其後大縣屯兵亦有直屬京師者興元府三泉縣是也五年又析慶州商州開寶二年又析歸峽三年又析澤州通遠軍並屬京師其後又以邠寧鄜延唐鄧十八鎮所領皆直屬天下藩鎮除羈縻外無復支郡矣祥符中真宗嘗謂王旦曰唐朝將相富貴驕蹇往：陷於不道者良由時主姑息之過每易一帥罕有能奉命者間或有之周世宗大喜寵之甚厚自太祖變華度藩臣有提兵邊陲兼位相者每被召則奔走而至此則制御之得兵術如此○秦隴大木官禁私販趙普嘗遣其親吏往市屋材至京師治 御史中丞雷德驥劾普強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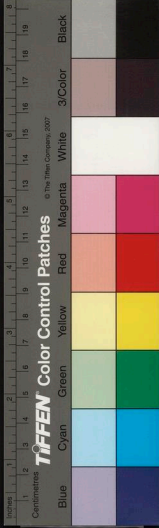
又第宅聚斂財賄上怒罵曰鼎鑊猶有耳汝不聞趙普乃吾之社稷臣乎命左右曳其庭數匝已而使復官召外殿戒止之其後普又以隙地私易尚食蔬圃以廣其居又及營邸店開寶中盧多遜召對指陳其短會雷有隣擊登聞鼓訴堂後官胡贊李可度等受財曲法及劉偉偽作符牒補官皆普庇之太祖不悅下御史府按問各抵其罪自後始詔參知政事與普更知印押班奏事以分其權○太祖欲仗符彥卿典兵趙普諫以為彥卿名位已盛不可復委以兵柄上不聽宣已出普復請見上曰卿苦疑彥卿何何也朕待彥卿至厚彥卿能負朕耶普曰陛下何以能負周

參政分革
相權



世宗上默然。蜀主懼王師討伐，潛遣謀者孫遇間道齎蠟丸書結太原劉鈞為援，為朝廷所獲。太祖得書喜曰：吾出有名矣。至上命忠武軍節度王全斌等率禁軍步騎二萬諸兵一萬由鳳州路進討，以給事中沈倫為隨軍水陸轉運使，又以江寧軍節度使劉光義樞密承旨曹彬等率禁軍一萬諸道軍一萬由歸州路進討，以筠州刺史曹翰為西南面水陸轉運使，詔令孫遇等指畫江山曲折之狀，及及兵寨城守之處，道里遠近，俾畫工圖其險要。上問全斌曰：蜀可取否？全斌等對曰：臣等仗天威，遵廟算，刻日可定。龍驤都校史延德奏曰：西蜀一方，僮在天上，人不能到，固無可奈何。若在地上，以今日之兵威，至即平矣。上壯其言曰：汝等果能如此，朕何憂也。冬，暮京師大雪，上設壇帷於講武殿，衣紫衣貂裘，帽以視事，忽謂左右曰：我被服如此，尚覺寒念，西征將帥，衝冒霜霰，何以堪處？即解裘帽，遣中黃門馳驛齎賜全斌，仍諭旨：諸將全斌拜賜感泣。乙丑，乾德三年。是歲蜀平。唐國吳越。潭泉奉正朔。南漢天寶八年。北漢天會十年。春正月，蜀主命太子玄喆為元帥，李庭珪、張忠安副之。王全斌自利州趨劍門，次蓋光，得江東越大山數重，有狹徑名來籬，蜀人於江西置柵對岸，可渡。自此出劍門南二十里至青疆，與大軍夾擊，劍門破之。蜀將趙崇韜戰敗。

雪寒解衣
乘賜遊師



蜀王降

猶手斬數人乃被執王昭遠棄甲而逃亦為追騎所獲太子玄詰遂奔西川劉光義等進擊收復萬施開忠四郡至遂州蜀將陳愈率將吏出降光義即自入城安撫盡出府庫幣帛以給戰士國家所惟土疆爾至是人皆效致命所至成功如席卷之易王師由劍門入昶惶懼乃遣使奉表請降昶在蜀專務奢靡為七寶溺器他物稱是每歲除命學士為辭題符置寢門左右末年學士辛寅選撰辭不工昶自命筆題云新年納餘慶嘉節號長春昶既降太祖命呂餘慶知成都長春乃太祖誕育之節名也自始伐至降凡六十六日昶父子據有西蜀四十一年至是國除蜀

平得州四十六縣二百四十戶五十三萬三千昶尋至關下上表待罪詔釋罪昶入見上勞撫之賜賚盛厚始議伐蜀也詔有司為蜀主治第以待其至及昶至京師遂以賜之詔授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師兼中書令數日卒追封楚王昶卒母李氏不哭舉酒酌地曰汝不能死社稷貪生至今日吾所以不忍死者為汝在也汝既死吾安用生因不食數日亦卒初太祖下荆楚昶欲遣使朝貢王昭遠方總外內兵柄固止之太祖詔蜀之郎吏將卒先在江陵者並放還仍給錢帛以遣。上閱益昶宮中器用等物有寶粧溺器遽命碎之曰以此奉身不亡何待初收偽蜀回蜀



王乘輿器物咸輦至京師蜀人奢僭莫非錦繡珍玩上視
之此偽主所用皆不合法度盡命焚之

呂中曰以劍閣之險太祖取之兵不過五萬自發京師
至昶降不過六十六日何其易耶觀其遣將之時先為
蜀主治第以待其至又命所破郡縣領府庫以賞戰士
國家所取惟土疆爾則太祖混一之志固有以知之也
上親試進士劉察等七人以察為第一。上以王著罷職
翰林謂宰相曰學士深嚴之地當擇謹重之士處之范質
曰竇儀清介謹厚然在前由學士遷端明令又官為尚書
難以復召帝曰禁中非此人不可卿當諭意勉再赴職太

太祖取
幽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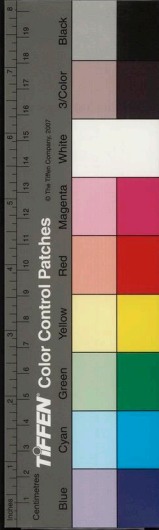
祖嘗晚坐崇政殿召學士儼對儼至屏樹間見之不進中
使促不應上訝其久不出笑曰堅儒以我燕服爾遽命袍
帶儼遂趨出。太祖豁達既得天下普屢以微時所不足
者言欲潛加害上曰不可若塵埃中總教識天子宰相則
人皆去言也自是普不復敢言。太祖一日以幽燕地圖
示普問所取幽燕之策普曰圖必出曹翰帝曰然又曰翰
可取否普曰翰可取孰可守帝曰以翰守之普曰翰死孰
可代帝不語久之曰御可謂深慮矣

丙寅乾德四年 唐國吳越萍朶奉正朔南漢 八月上宴宰
相樞密使開封府尹等于紫雲樓下論及民間事謂趙普



曰下愚之民雖不分菽麥如藩臣不為撫養務行苛上朕
斷不容之普對曰陛下愛民如此乃克舜之恩也。責授
忠武軍節度使王全斌武信軍節度使崔彥遠為留後初
僞主孟昶降諸將會於成都全斌等不能正身率下爭開
官府取金帛及掠人婦女致兵師不能戢會詔追蜀兵
赴闕者人給糗錢十千全斌等不即時支遣蜀軍嗟怨人
人思亂又不即令隨軍使臣部送蜀兵別委諸州衙校蜀
兵至緜州果叛劫縣邑眾至十萬未幾曹彬等兵率破之
上聞蜀兵為亂凡使臣至者各令陳全斌不法事盡得其
狀及全斌等歸闕上召行營都監王仁贍面詰之仁贍歷
指諸將過失冀以自解上曰納李庭珪女聞德豐庫取珠
貝此亦全斌等邪仁贍惶懼不能對唯言清廉畏謹不辜
陛下任使者曹彬一人爾上即日授彬宣徽南院使彬入
奏曰征西諸將皆以獲罪臣獨受賞何以寧處上曰卿有
功無過又不自矜伐苟有纖芥之累王仁贍豈為卿隱邪
勸德國之典可無讓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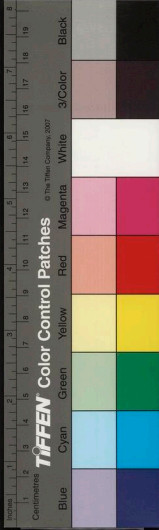
呂中曰人言創業之初貪可使也愚可使也詐可使也
苟可以辦吾事而已是不知師之上六開國承家小人
勿用之義也漢高祖雖得韓彭之禍我太祖平蜀之功
賞曹斌而責全斌任義倫而責仁贍蓋以曹斌用兵秋



毫無犯義倫東歸圖畫數卷而全斌仁贍之功不足以贖其貪酷之罪愛民之仁御將之術兩得之矣

上詔諸道籍驍勇兵送闕下親團結為雄武軍命王綬勳主之仍給婚錢俾取妻繼勳不能戢其軍九百餘人白日掠人妻女於都下街使不克禁里巷驚擾半月方止帝聞之大怒即命捕戮之小黃門闔承翰見而不奉亦杖數十論曰天下無難事亦無易事權柄下移則難於登天威令既振則易於反掌晉文公一諸侯爾春秋之世賞罰最為有章城濮之役師還濟河反命獻俘授馘飲至大賞命則誅之舟之僑先濟則賞之於是民大服

晉之所以伯者文公能用其賞罰也至於唐之德宗則昧乎此是時藩鎮跋扈貢獻不至於朝廷號令不稟於天子則是有可誅之罪矣而德宗則一切不問自初即位專行姑息之政至於諸道出師或拔一縣或攻一屯其為勞亦小矣然且奔走獻捷張舉其功或一日再賜或一月累封凱歌未還官品已極唐之所以寢弱者德宗不能用其賞罰也儻或我太祖之興其用兵行師伐叛弔民尤切留意於賞罰之際在乾德中王金斌曹斌皆蜀將帥也彬有功無過則擢用而不疑全斌貪恣以致亂則貶降而不恤以至何繼筠剋期而獻戎捷則即



試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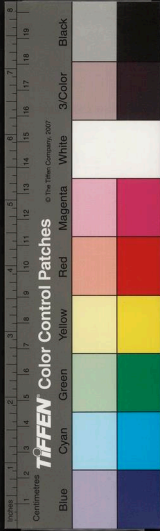
鉞以寵之雄武軍白日剽掠於都市則掩捕而戮之賞
罰如此宜其平定天下取五疆國如摧枯拉朽之易也
上親試進士李肅等八人擢肅為第一賢良方正科姜陟
經學優深科郝蓋對策踈略賜酒食遣之。上以眉州通
判段思恭有扞禦之功令本州事先是眉州會大兵之
後已命結集羣盜蜂起迫州城刺史趙延進懼賊之衆力
不能敵將以麾下奔嘉州思恭止之因率屯兵與賊戰彭
山軍人皆觀望無鬪志思恭募先登者旌以厚賞於是諸
軍賈勇力戰羣盜敗走思恭矯詔以上供錢帛給之後度
支以擅用官錢請繫獄議罪上嘉其果幹詔無劾令知州

殿恩林
知本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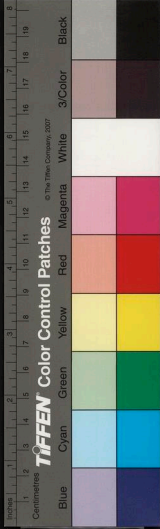
內臣不居
權要

事。內臣王繼恩平蜀回有大功朝臣論將以樞密使賞
之上曰此輩不可使居權要之職於是立昭宣景德殿使
以寵異之。太祖數出微行以偵伺人情或過功臣家不
可測普每退朝不敢便衣冠一日大雪向夜普謂帝不復
出矣久之聞叩門聲普亟出帝立風雪中普惶懼迎拜帝
曰已約普王矣已而太宗至共於普堂中設重裯地坐燂
炭燒肉普妻行酒帝以嫂呼之普從容問曰夜久寒甚陛
下何以出帝曰吾睡不能着一塌之外皆他人家也故來
見卿普曰陛下小天下耶南征北伐令其時也願聞成算
所向帝曰吾欲下太原普默然久之曰非臣所知也帝問

太祖幸趙
普家



其故普曰太原當西北二邊使一舉而下則二邊之患我
獨當之何不姑留以俟削平諸國則彈丸誌之地將安
所逃帝笑曰吾意正如此特試卿爾遂定下江南之議帝
曰王全斌平蜀多殺人吾令思之猶耿耿不可用也普曰
全斌平蜀殺降兵三千人時曹斌不從但收文案而不署
字普於是薦曹斌為將以潘美副之。上以給事中沈倫
為戶部侍郎樞密副使初王全斌等收蜀上命給事中沈
倫為隨軍水陸轉運使全斌入成都取民家玉帛子女倫
獨清廉無欲偽蜀羣臣有以珍異奇巧為獻者倫皆拒之
東歸之日篋中所有惟圖書數卷而已帝悉知其事遂貶
全斌等擢倫樞密副使。十一月初用雅樂上以雅樂登
歌命太常寺和峴討論覘請以司天臺景表石尺為準取
王朴所定尺校之短於石尺四分以上乃依古法別造新尺
使工人校其藝果下於朴所定管一律遂別造十二律管
以取聲音始和暢至是用。上嘗幸作坊召從官燕射酒
酣顧王彥起曰卿昔在復州朕往依卿何不相納彥起降
階謝曰當時臣一刺史爾勺水豈能容神龍乎上大笑彥
起謝表待罪上並遣中使撫存之



續資治通鑑卷之二

續資治通鑑卷之一

宋太祖二

朝散郎書禮部員外郎總管李燾 經進

丁卯乾德五年

唐國吳越漳泉奉正朔南漢天寶十年北漢天會十二年上御長春殿

謂宰相等曰自古為君鮮能正躬朕觀唐太宗受人諫疏

常自引咎而不恥其能受諫也如此然朕所見不若自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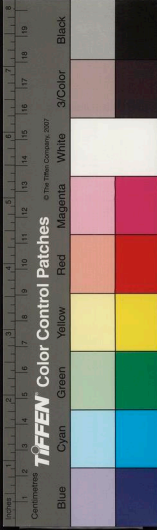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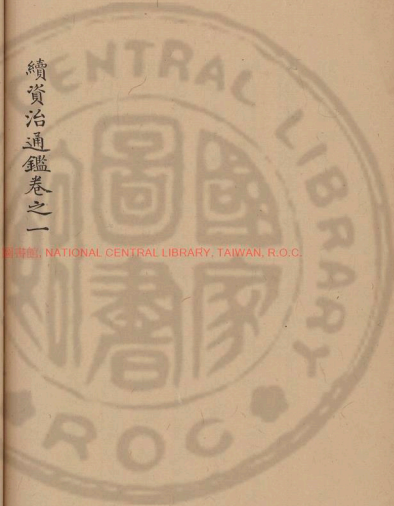
舉遺逸為非使無可諫之為愈也。諸道州府有遁迹丘園孝友

行能為隣里所重者各舉一人仍給資裝赴闕朕當親令

引對並與錄用後成都府奏有孝子為親守墳三年有芝

草甘露之異太祖嘉之用為延州主簿又密州奏齊得一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續資治通鑑卷之二

續資治通鑑卷之一

宋太祖二

朝散郎書禮部員外郎總管李燾 經進

丁卯乾德五年

唐國吳越漳泉奉正朔南漢天寶十年北漢天會十二年上御長春殿

謂宰相等曰自古為君鮮能正躬朕觀唐太宗受人諫疏

常自引咎而不恥其能受諫也如此然朕所見不若自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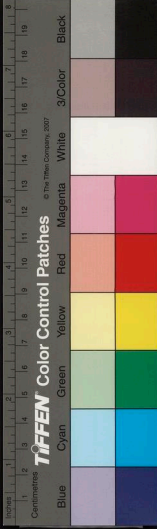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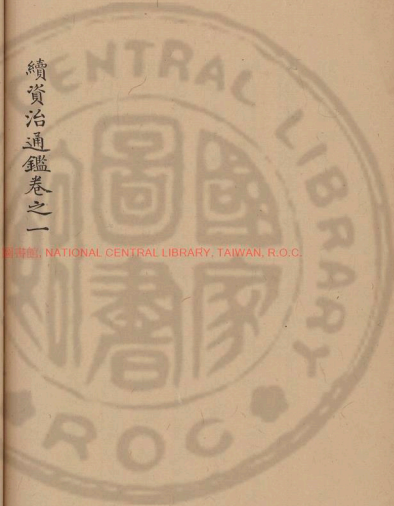
舉遺逸為非使無可諫之為愈也。諸道州府有遁迹丘園孝友

行能為隣里所重者各舉一人仍給資裝赴闕朕當親令

引對並與錄用後成都府奏有孝子為親守墳三年有芝

草甘露之異太祖嘉之用為延州主簿又密州奏齊得一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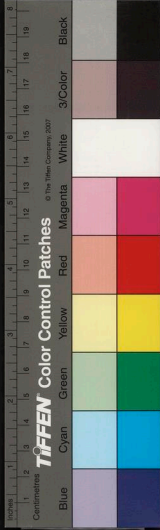


五星聚

能講五經每於鄉里教授者不遠百里而至太祖用為
齊州章丘縣主簿。三月五星聚奎初竇儼與盧多遜楊
徽之周顯德中同為諫官儼善推步星厯嘗謂徽之等曰
丁卯歲五星聚奎且文明又在魯分自此天下始太平二
拾遺見之儼不與也。六月戊午朔日有食之。上試進
士劉蒙叟等十一人以蒙叟為第一。七月詔曰夏秋以
來水旱作沴言念民庶恐致流離其令州府長吏預告人
戶有灾傷處並放今年租賦。以秦再雄為辰州刺史先
是五代時禹澧辰沅邵五州之境各有蠻洞保聚依山阻
水運十餘萬馬希範周行逢時數出寇邊殺掠民產歲歲

以首豪為
刺史

不寧太祖既下荆湖思得通蠻情習險阨智勇可任者以
鎮撫之有辰州首豪秦再雄者長七尺武健多謀在在周
行逢時屢以戰鬪立功蠻黨畏服太祖召至闕下察知可
用以一路事付之再雄起蠻首除為辰州刺史官其一子
為直殿賜子甚厚仍使自辟吏屬盡與一州租稅再雄乃
遣親校二十八人分使諸蠻以傳朝廷懷柔之意莫不從
風而靡各得降表以聞太祖大喜再召至闕面加獎諭改
授辰州團練使又以門客王乃成為本州推官再雄盡瘁
邊圉故終太祖世無蠻貊之患五州延袤數千里不增一
兵不費廩庾而邊絕風塵之警由神機駕馭用一再雄而



已

戊辰乾德六年

十一月改開寶元年唐國吳越渾泉奉正

天會十三年

為廣運元年春上試進士柴成務等十一人以成務為首

選時翰林承旨陶穀子邴登第上曰穀不能訓子邴安得

登第遽命中書覆試因詔自令舉人凡食祿之家皆令覆

試。上命增修大內賜諸門名上坐寢殿令洞闢諸門皆

端直軒豁無有壅閉因謂左右曰此如我心少有邪見人

皆見之矣又嘗語宰相曰古之為君鮮能正身自致無過

之地朕嘗夙夜畏懼嗚呼非窒慾庶幾以德化人之義如唐

太宗受人諫疏直詆其失曾不愧恥豈若不為之而使下

無間言哉

呂中曰天下之事千條萬緒而皆經綸於人主之一心

人主之心正則天下之事無一不出於正人主之心不

正則天下之事無一得由於正是以人主以渺然之身

居深宮之中其心之邪正若不可窺而其著見於外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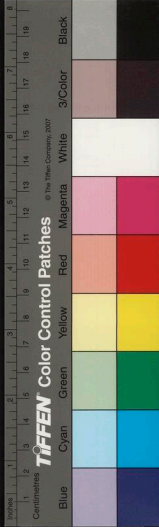
常若手指目視而不可揜也此堯舜相授所以有惟精

惟一之戒以太祖立國之初規模廣大如漢高帝謀慮

深遠如漢光武而正心符印密契三聖之傳於數千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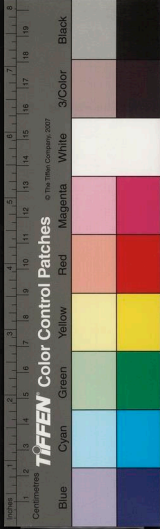
之上朱文公曰太祖不為言語文字之學而方寸之地

正大光明直與堯舜之心合信哉斯言



上憫河北之民苦於貴鹽乃降墨勅聽民間賈販惟收稅
錢不許官權其役有司屢請上皆不許。上立養兵之法
常戒禁兵之衣長不過膝更制更成之令欲其習山川勞
苦遠妻孥懷土之憂兼外戍日多在營日少人人少子衣
食易足。詔諸州度支經費外凡金帛悉送闕下無得占
留初唐自闕元天寶以後藩鎮屯重兵租稅所入皆自贍
其上供者鮮矣五代疆境熾備藩鎮益強率令部曲主場
務厚斂其屬三司補大吏以臨之輸額之外以入己太祖
受命周知其弊即位之後務恢遠略乾德三年始有此詔
藩鎮有闕稍令文臣權知所在場務或以京朝官監臨凡

一路之財置轉運使以掌之雖為節度防禦團練察觀刺
史皆不預簽書金穀之書至是利權浸削而利盡歸公主
矣。○秋七月北漢鈞卒養子繼恩立遣使告終於契丹契
丹許之然後即位初漢世祖女適薛氏生子繼恩再適何
氏生子繼元俱幼孤世祖以鈞無子使養子皆冒姓劉氏
鈞寢疾召平章郭無為執繼恩手付以後事繼恩嗣位謚
鈞為孝和皇帝九月郭無為弑其主繼恩弟繼元立李繼
勳擊北漢敗之。○冬十月吳越王俶遣子惟濬來貢。○十
一月郊大赦改元先是上親享太廟見其所陳籩豆蓋簋
問曰此何等物也左右以禮器對上曰吾祖宗寧識此並



錢文敏知
瀘州

命徹去進常膳如平生既而曰古禮亦不可廢也命復設
之。以右贊善大夫錢文敏知瀘州太祖召文敏於講武
殿謂之曰瀘州最近蠻獠尤宜綏撫聞前守臣郭思齊等
倍斂於民頗為不法恃其地遠以為朝廷不知帥至則為
朕鞠之凡有一毫侵民朕必不赦

已巳開寶二年唐國吳越 澤泉奉正朔 南漢 天寶十二年北漢 廣運二年春二月命曹

上親征
太原

彬伐北漢。上親征三月圍太原決晉水以灌之從陳永

昭之策也後又決汾水灌之初上料契丹必由鎮定入

太原乃使韓重贇倍道兼行赴之又命瀛州防禦使何繼

筠領兵精數千越石嶺關拒之因謂繼筠曰翌日亭午俟

御捷奏至也繼筠敗契丹于陽曲重贇亦擊破其眾於定

州之境翌午太祖御北臺以俟見一騎自北來果繼筠子

承來獻戎捷始并人恃險為援至是捷奏至太祖命以

所獲首級鎧甲示於城下并人喪氣以繼筠功拜建武軍

節度使判隸州閏五月詔班師

呂中曰太祖之未能取河東猶太宗之未能取燕薊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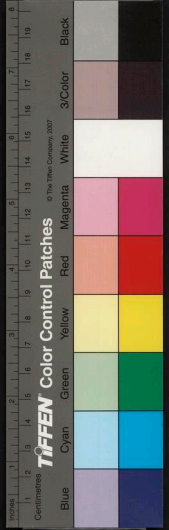
太祖之不盡銳於偏方亦猶太宗之不窮其力於北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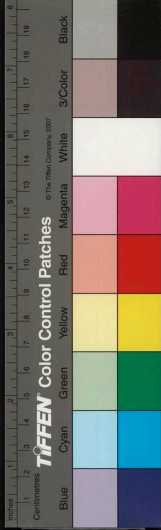
也時之未至聖人不能先時而強為時之既至聖人不

能後時而不為此平河東必在於太平興國之四年而

太祖之規模宏遠遲之數年其終亦必能取幽薊也

五





字嘉臣

五月命諸州恤刑以暑氣方盛詔諸州獄吏洒掃洗滌貧者給食而疾病者給藥小罪即時決遣。六月唐主煜使從謀來貢。上親試進士安德裕等七人擢德裕為第一。創景福內庫以貯金帛為珍虜之策。冬十月上宴藩臣於後死酒酣從容謂之曰卿等皆國宿將久臨劇鎮王事鞅掌非朕所以優賢之意也彥超論上旨即自陳請老於是及武行德郭從義白重贊楊庭璋皆罷節鎮。是歲契丹弑其主述律伯父之子明記立。

舉孝悌

庚午開寶三年唐國吳越潭泉奉正朔而漢天寶十二年北漢廣運三年春詔舉孝悌德行諸州滿五千戶聽舉一人奇才異行不在此數。召

賜郭進

處士王昭素。上令有司造宅以賜郭進令悉用甌瓦有

司執以為非親王公主之第不可用帝怒曰郭進控扼西山十餘年使我無北顧之憂我視進豈減於兒女巫往督役無妄言宅成遂以賜進。上親試進士張珙等八人擢拱為第一。夏四月辛卯朔日有食之。重縣宰之職初五代任官凡曹簿尉有齷齪無能以至昏老不任驅策者始注為縣令故天下縣邑率皆不治甚者誅求刻剝民力大困太祖欲稍革其弊建隆初始以朝官為縣宰其後參用京官自是懲五代弊政尤重親民之職民政稍修舉自五代以來藩侯補署親隨為諸縣鎮將同掌巡察盜

置縣尉
主簿

賊之事與縣令抗禮凡公事專達於州故諸縣皆闕簿尉
建隆二年復置縣尉主簿掌鄉村盜賊其鎮將所主郭內
而已自是於縣至太平興國間又禁藩侯不得差親
隨為鎮將以本州諸校為之縣尉專治盜賊而民始無擾
矣。除河北益禁任商旅貿易收征。九月上命潘美

伐南漢

等伐南漢進拔富州賀州昭州桂州至克捷以次下連

州韶州雄州黃州

辛未開寶四年

是歲南漢平唐國吳越漳
泉奉州朔北漢廣運四年

春二月潘美克

廣州劉鋹降南漢平鋹先遣使乞降美因諭以上意以為
彼若能戰則與之戰不能戰則勸之守不能守則諭之降

不降則死不能死則亡非此五者不得受使者泣即部送
闕未幾銀復遣其弟保興率眾拒戰銀眾十五萬阻山谷
堅壁以待美有火攻大破之遂至廣州銀出降美承制釋
之有闔工五百餘輩盛服請見悉命斬之擒劉侂及偽將
相龔澄樞潘崇徽等俘送闕下澄樞等伏刑持釋銀罪詔
授金紫光祿大夫右衛大將軍封息赦侯上嘗賜銀酒銀
疑不敢飲捧之乞貸死上笑曰朕推赤心置人腹安有此
事取其酒自飲別酌以賜銀初侂為政酷烈作燒煮剝則
刀山劍樹之刑人不聊生開寶初侂反及舉兵

州刺史王繼勳上言侂為政皆暴民彼其意謂朝廷



出師討伐太祖猶難其事止令江南李煜以書諭俵勅令
歸湖南舊營之地銀不從時舊將多以譏間誅死宗室翦
滅殆盡掌兵惟宦者數輩戎器皆腐壞自晟耽於遊宴城
隍之處多飾為宮館至是內外震恐先是俵愛將邵廷珩
言於銀曰漢承唐亂居此五十年幸中國有故干戈不及
而漢亦驕於無令兵不知旗鼓人主不識存亡夫天下
亂久矣亂久而治自然之理也令聞真主已出必將盡有
海內其勢非一天下不已宜脩兵為備不然垂珍寶奉中
國遣使通好銀懵然不以為意惡廷珩直言恨之未幾潘
美等進攻遂及於敗銀體質豐順眉目踈疎有口辯性絕

巧嘗以真珠結鞍勒為戲龍之狀以獻尤為精妙詔以示
諸工官皆駭服太祖以錢五十萬給其直謂左右曰銀好
工巧遂習以為成性儻以習巧之勤移於治國豈至滅亡
哉太宗即位常俸外加以他給會將討晉陽召近臣宴飲
銀預坐自言朝廷威靈及遠四方僭竊之主今日盡在坐
中旦夕平太原劉繼元偽主臣率先來朝願得執珽為諸
侯降王之長太宗大愛其詆諧皆此類也嶺南平得州六
十縣二百一十四戶一十七萬三百三十六

呂中曰以汴梁之地視江南為近視嶺南為遠何先遠
而後近耶蓋聞劉銀奢侈則曰吾當救一方之民則先



取南漢所以爭民命江南亦有何罪但 之側豈容

軒睡則後收江南所以一天下

陸贄南
奇政

四月詔除嶺南苛政弛酒麩禁鹽許官賣以佐州縣之
費○七月減廣南租耗米石補闕梁周輪上疏請寬民力
其略曰西蜀淮南荆澧桂廣之地皆已為 陛下誠能
以三方所得之利減諸道租賦之入則德澤均而民力寬
矣○知廣州王元吉至任歲餘受贓七十萬上以嶺南初
下懲姦吏之掎克特詔棄市○初乾德中收蜀得士卒
者置川班內殿直廩賜優異與御馬直等危從郊祀特命
增給錢人五千川班內殿直不得如例乃率擊登聞鼓上

訴陳乞帝怒遣使謂曰朕之所與即是恩澤又安有例命

斬其妄訴者四十餘人其都校皆決杖除職遂廢其班○

親征河
南

上親試進士劉寅等十人擢寅為第一○上親征河南三

月二十一日王師傳於城下令李繼勳軍於南趙贊軍於
曹彬軍於北党進軍於東四月四日遣海州刺史孫方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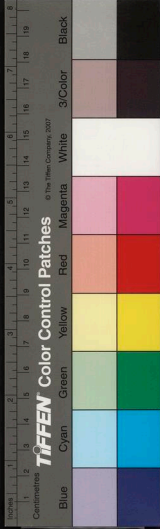
率兵數千人圍汾州五月八日上幸城北引汾水入新堤

灌其城內十二日上幸城東南命水軍乘小舟載彊弩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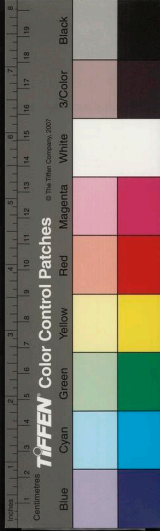
迫其城二十一日命諸軍進攻西門知嵐州趙文度來歸

順賜襲衣玉帶其官屬賜物各有差閏五月一日太原城

堞摧圯大水注於城中人莫之禦太祖遽幸長堤觀焉是



時太原可取上不欲多殺故緩師太常博士李光贊上言曰陛下應天順人體元御極戰無不勝謀無不臧四方恃險之邦僭竊帝王之號者令則盡為臣妾矣冀爾晉陽豈須進討重勞飛輓騷動黔黎得之未足為多失之未足為辱國家貴靜天道貴盈切慮向來恃險之邦聞是投也人各有覬覦之心豈若回鷹復都屯兵上黨使夏取其麥秋芟其禾既寬力役之勞即是蕩平之策况時屬炎蒸候當暑雨儻或津泛溢道路阻艱輦運稽遲恐勞宸慮帝覽奏甚喜復以問宰相趙普亦以為然即日遂班師上初率諸軍攻城殿前指揮使都虞侯趙廷翰上言以城壘木下諸班衛士咸願登城死力以圖攻取帝曰汝等皆朕躬自訓練以一當百所以備肘腋同休戚也一旦以小國未平而欲先登陷敵吾寧不得太原城不欲令汝輩蹈必死之地左右皆感泣再拜呼萬歲帝天性至仁初征太原道經潞州麻衣和尚院躬祝於佛前曰此行止以弔伐為意誓不殺一人真宗嘗謂宰相以河東之役兵力十倍當一舉克捷良由上黨發願之時左右頗有聞者賊聞此說知神兵自戢故堅守不下至煩再舉。吳越王遣子惟濬來貢。十一月癸未郊初用繡衣鹵簿。契丹寇定州六萬騎入寇上命田欽祚曰彼眾我寡但背城列陣以待之



邊備

虜圍遂城欽祚度城中糧少整兵開南門突圍一角出是夕至保塞軍中不日一天北邊傳言三千打六萬捷至上喜謂左右曰虜數犯邊我以二十匹絹易一胡人首其精兵不過十萬人止費我數百萬匹絹則虜盡矣自是益修

試進

壬申開寶五年

江南吳越
澤泉奉正
朔北漢廣運五年

上親試進士安守亮

禁鋪翠

等十一人擢守亮為第一守亮即德裕之子也。禁鋪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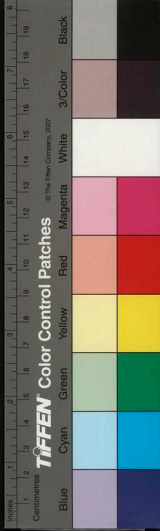
皇女嘗以鋪翠襦入宮上曰主家服此宮闈戚里必相效京師翠羽價高小民逐利傷生浸廣寶汝之由又謂之曰我以四海之富宮殿悉以金銀為飾力亦可辦但念為天

下守財耳古稱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

呂中曰勅業之君後世所視以為軌範也宮闈之地四方所視以為儀型也一人之奢儉雖微而關於千萬世者為甚大致謹於服色者雖小而關於千萬里者為甚遠可不謹哉

採珠

○夏四月大水。○五月廢媚川郡先是劉鋹於海門鎮募兵能採珠者三十人號媚川郡歲溺死者甚眾鋹所居皆飾以玳瑁珠翠至是詔罷之。○大霖雨。○命掖庭出宮女五十餘人上性恭儉不通聲色自初即位後宮不過三百至是霖雨災傷慮幽閉所致復出五十餘人。○九月丁巳



司理
公冠為

朔日有食之。改司寇院為司理院先是五代時諸州皆有馬步獄以牙校充馬步都虞侯掌刑法謂之馬步院太祖受命明謹庶獄開竇初始詔改為司寇參軍其後復改司寇院為司理院司寇院以士人理參軍選在位清白能推獄者為之自端拱淳化以來諸州司理參軍皆上躬自選清白能推獄者為之仍詔考掠囚徒皆依律令不得非理考掠其司理參軍仍不得兼職太平興國二年鳳翔司理楊鄰許州司理張春並坐掠囚致死刑部請為公罪上曰國家重惜人命豈有考掠無辜以致死所而為公罪傷損和氣莫比之甚遂詔定為私罪

周鄭王

癸酉開竇六年

江南吳越潭泉奉正
湖北漢唐連六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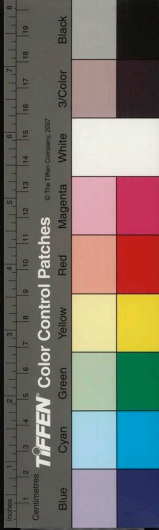
三月周鄭王殂于房

試進士

州上發哀輒視朝十日命還葬慶陵之側曰順陵謚曰恭帝。上親試進士宋準等十一人擢準為第一。江南

江南主吳
趙王昉普

主以銀五萬兩遺普普白太祖太祖曰此不可不受但以書答謝少賂其來使可也既而後主遣弟從善入貢常賜外密賚白金如遺普之數江南君臣始震駭上之偉度。太祖幸普第時兩浙錢王俶方遣使致書及海物十瓶於普。致於廡下會車駕至倉卒出迎不及屏也上顧問是何物普以實對上曰此海物必佳即命啓之皆滿貯瓜子金也普惶恐頓首謝曰臣未發書實不知若知之當聞奏



行開寶
通禮

却之上笑曰但受之無妨彼謂國家事皆由汝書生爾上
之大度皆如此也。四月行開寶通禮初中丞劉溫叟等
上開寶通禮二百卷至是盧多遜上開寶通禮義纂一百
卷詔付有司施行故鄉貢開元禮為開寶通禮並以新書
試問。八月趙普罷。九月以薛居正沈義倫同平章事
倫自樞密副使除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進賢殿
大學士兼提點劍南諸州水陸轉運使先是與盧多遜同
列多遜坐齊王廷美通謀事發倫前已病復告求致仕太
宗責其坐觀同列不先覺發而檢其醜迹遂罷倫相多遜
貶崖州始多遜父有高識聞其與普為仇嘆曰彼元勳也

而小子毀之禍必及我我得早沒不見敗幸也竟以憂卒
未幾多遜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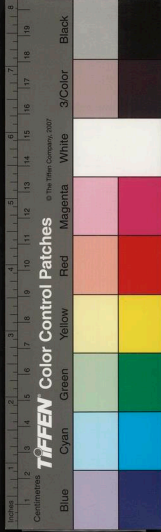
甲戌開寶七年

吳越潭泉奉正朔江南只
稱甲戌北漢廣運七年

春二月庚辰朔

伐江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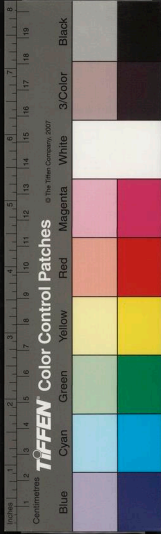
日有食之。夏四月遣使按廣南民田。秋九月上命曹
彬美美曹翰伐江南初李景襲位以宋齊丘為宰相周廣
順初遣其將邊鐫平湖湘復失之顯德二年世宗征淮南
破景眾於山陽遂進圍壽州太祖總禁兵破景將何延錫
於渦口又擒皇甫暉於滁州景大懼奉表獻濠壽泗楚光
海六州之地願罷兵世宗未之許四年春世宗破景軍於
紫金山克壽州冬克濠泗二州是年王師克楚州又進克



揚州將議濟江景大懼請割江南之地畫江為界稱臣於
中朝獻貢土物數千萬世宗許之始稟周之正朔景既失
淮南之地頗躁憤其大臣宋齊丘陳覺李證古皆殺之建
隆元年太祖受命遣使以書諭景初顯德中江南將校相
繼來降凡三十四人皆在京師至是悉遣就國自是景遣
使貢金帛羅紈土產珍異動以萬計帝答賜稱之車駕親
征李重進駐蹕廣陵景遣左僕射嚴續來攜師俄遣其子
蔣國公從鑑朝行在所上皆厚賜之初景之襲父位也屬
戎虜犯關中原多故盧文進皇甫暉之徒皆奔於景跨據
江淮三十餘州擅魚鹽之利即山鑄錢物力富盛嘗試貢

士宋高祖入闕頗有覬覦中土之意自世宗平淮南復以
衰弱及太子既平揚州日習馬筋戰艦於京城之南景聞
益懼未幾景以疾卒子煜嗣煜神骨秀異駢齒一日有重
瞳少聰悟篤信佛法喜讀書屬文工書畫知音律建隆二
年景還洪州立為太子監國是秋襲位於建康遣使奉表
陳紹襲之意每聞朝廷出師克捷及嘉慶之事必遣使犒
師修貢五年長春節別貢錢三十萬太祖以煜弟從善為
泰寧軍節度使賜第留京師煜雖外示畏服修蕃臣之禮
而內實繕甲募兵太祖慮其難制令從善諭旨於煜來朝
先是太祖命有司造大第號禮賢宅以待李煜及錢徽先

景遠洪
州立太
子監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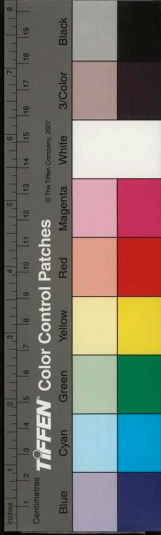
來朝者賜之又遣李穆諭旨召赴闕煜皆稱疾不朝但奉
方物為貢帝怒遣曹斌潘美曹翰伐之斌辭才力不迨乞
別選能臣潘美盛言江南可取帝大言諭彬曰所謂大將
者能斬出位犯分之副將則不難矣且以匣劍授彬曰副
將而下不用命者斬之諸將皆失色將行夜召彬入禁中
上謂彬曰南方之事一以委卿切勿暴略生民務廣威信
使自歸順不須急擊也帝親酌酒彬醉宮人以水沃其面
既醒帝撫其背以遣曰會取會取他本無罪只是自家着
他不得蓋欲以恩德來之也上以彬之厚重美之明更相
為助仍命吳越王錢徽出兵夾攻之十月曹彬收硤口寨

克州

克池州進拔蕪湖當塗二縣駐軍於采石磯錢徽舉兵應

之克當州○閏十月煜遣弟從鑑來貢上留之不遣及江
南捷書累至羣臣入賀從鑑奉表請罪上嘉其得禮命李
穆送從鑑歸其國手詔促國王來降且令諸將緩攻以待
之○十一月大江浮梁成令前汝州防禦使陸萬夫往守
之先是江南布衣樊若水舉進士不第上書言事又不報
遂謀北歸先釣魚於采石磯上以小舫置絲繩其中維南
岸而疾棹至北以度江之廣狹凡十數往返而得其丈尺
之的遂詣闕上書請造浮橋以濟師太祖朗州造大橋順
流而下維繫既纜北岸置兵以上順水勢以赴南岸軍人

大江浮
梁成



登岸輦土負甕為城一宿而就吳人未之覺也遂下池陽
命若水知池州初造浮橋議者謂自古未有作浮梁渡大
江者恐不能就乃先試於石牌曰渡江者若履平地煜初
聞朝廷作浮梁語其宦臣張洎、對曰載籍以來長江無
為梁之事煜曰吾亦以為兒戲爾及王師渡江委兵柄於
皇甫綰歟委機事於陳喬張洎每軍書告急多不時通以
及於敗

圍金陵

乙亥開寶八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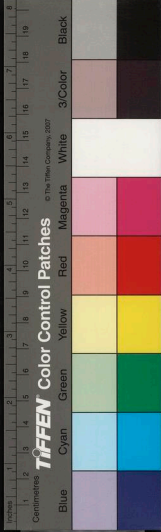
是歲江南平吳越
潭泉奉正朔北漢廢

春正月曹彬圍金

陵凡十月江南平彬遣田欽祚敗江南軍于溧水斬其統
軍張雄等十七人初李景之割江也雄為江南義軍首領

王禕南狩
朱金寶

拒周有功歷袁汀二州刺史至是為統軍使戒諸子曰吾
必死於國難爾曹其勉之是役也雄父子八人偕死不同
行者亦沒於他陣彬遂進圍金陵。江南朱令贇自湖口
以眾入援號十萬順流而下將焚采石浮梁王明率所部
兵屯獨樹口遣其子馳入奏且請增造戰船以襲令贇上
曰此非救急之策也令贇朝夕至金陵之圍解矣乃密遣
使令明於洲浦間多立長木若帆檣之狀令贇望見疑有
伏即稍逗留時江水淺涸不利舟行令贇獨乘大航建大
將旌旗至皖口步軍都指揮使劉過急擊之令贇縱火拒
戰會北風甚火反及之其眾大潰遂生擒令贇等金陵獨



恃此援於是孤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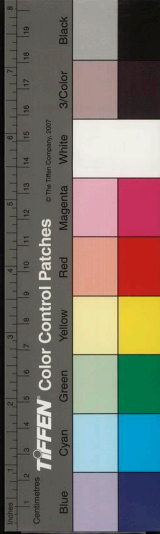
矣。王師初起江南以京口要

害當選良將以守劉澄舊事藩國尤親任之乃擢為

潤州留後澄至鎮無鬪志吳越兵初至營壘未成左右請
出兵攻之澄不從聞金陵圍急遂以城降。彬等列三寨
遣使以三城圖來上帝視潘美北寨謂其使曰此宜深溝
自固吳人必夜寇其壘爾去並令彬等督其役併力速成
之不然為其所乘矣彬等承命晝夜濬之纔畢吳人果來
寇美等據新溝以拒之吳人大敗悉如帝料焉。李從鎰
至江南諭上旨李煜欲出降陳喬張洎廣陳符命以為金
陵之固易守難取北軍旦夕當自退矣煜疑而李穆既還

徐鉉
負其
兵

上復命諸將進兵及潤州平外圍愈急始遣徐鉉入貢求
緩兵大臣言鉉博學有才辨宜有以待之上笑曰第去非
爾所知既而鉉至言煜以小事大如子事父其說累數百
上徐曰爾語父子者為兩家可乎鉉不能對鉉還尋復入
奏言李煜無罪陛下兵出無名辭氣益厲上怒按劔謂鉉
曰不須多言江南亦有何罪但天下一家卧榻之側豈可
容他人鼾睡乎鉉惶恐而退。始王師征金陵踰年未拔
勝負亦彼此相當上頗有厭兵之意朝議令築廣陵休士
馬以為後圖盧多遜爭不能得會侍御史侯陟知揚州受
財不法為部內所訟追詣闕陟自度繫獄必窮屈性果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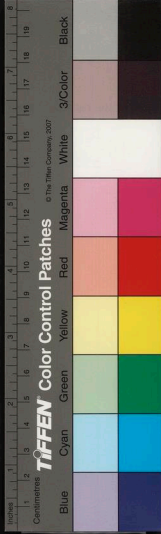


好大言在廣陵知吳人窮蹙素與多遜善求見上太祖令
皇城卒夜負入見即大言曰江南滅亡在旦夕陛下奈何
欲班師願急取之上因屏左右召陟升殿問狀時已發使
詔曹彬罷兵並命追之江南平釋其罪以為左司員外郎
度支判官。金陵被圍自春徂冬勢愈窮蹙上因使者論
彬以城陷之日戒無殺戮一人設若因獸猶聞則李煜一
門不可加害但示以兵威俾自歸順彬累遣人告李煜曰
十一月二十七日城必破宜早為之圖煜將遣其愛子清
源郡公仲寯入覲彬屢遣督之言郎君到寨四面即罷攻
煜惑左右之言以為壘壘如此天象無變豈可計月而取

李煜傳
字

蓋敵人之言豈足為信但報言行李之物未備宮中之宴
餞未畢將以二十七日出一日彬忽稱疾不視事諸將來
問疾彬曰諸公若共為信誓破城日不妄殺一人則彬之
疾愈矣諸將皆許諾遂相與焚香約誓彬乃稱疾愈二十
七日城陷整軍成列至其宮城後門李煜方開門奉表納
降彬答拜為之盡禮先是宮中積薪煜誓言若社稷失守
當携血屬以赴火既見彬：諭以歸朝俸賜有限費用至
廣當厚自齋裝既歸有司之籍則無及矣遣煜入治裝裨
將梁迥田欽祚皆力爭以為苟有不虞咎將誰執彬曰非
爾所知觀煜神氣懦夫女子之不若豈能自決哉彬給五

李煜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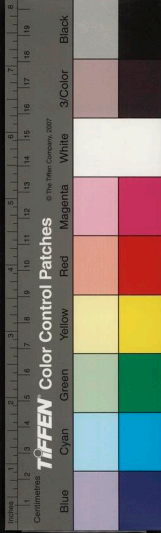


百人與之運宮中金寶財帛時煜方以國亡為憂無意於蓄財所取亦不多故比諸降王獨貧至太宗即位煜自陳貧乏詔增給月俸仍賜錢三百萬

呂中曰自古平亂之主其視降主不啻仇讎而太祖待之極其恩禮劉侂危酒飲之釋疑李煜一門戒無加害故借偽之豪悉得保全老死於牖下自古攻取之主其視生民殆若草菅而太祖待之曲加存恤江南興師不戮一人平蜀多殺每以為恨故新集之眾不啻如赤子之仰父母仁心仁聞三代而下未之聞也

○江南平得州一十九軍三縣一百有八戶六十五萬五

江南官吏親屬有為軍士所掠者彬即時遣還之因大搜軍中無得匿人妻女吳人大悅倉廩府庫委轉運使按籍檢視一無所問及還舟中惟圖書衣衾而已乃以捷書聞○曹彬遣使送李煜赴闕有司議獻俘之禮如劉侂上曰煜嘗奉正朔非劉侂比也乃授煜光祿大夫右衛上將軍封違命侯而錄用其子弟大臣召見徐鉉責以不早勸煜歸朝聲色甚厲鉉對曰臣為江南大臣而國滅亡罪固當死不當問其他上曰忠臣也事我如事李氏賜坐慰撫之又責張洎曰汝教李煜不降使至今日因出帛書示之乃王師圍城洎所草召江上救兵蠟彈書也洎頓首請死曰



書實臣之所為也。犬吠非其主，此其一爾。他尚多，令得死臣之分也。辭色不變，上初欲殺洎，及是奇之，謂曰：卿有大膽，朕不罪卿。令事我無替昔之忠也。以鉉為太子，率吏洎為太子中允，鉉質直無矯飾，故人子弟及親族之孤貧者，來依鉉，鉉必分俸開館以納之。○初洎在江南，與陳喬同建不降之策，及事急，相要以同死。社稷然洎實無死志，入見國主，喬引咎自殺，洎乃曰：死但念陛下入朝，誰與辨明此事，所以不死者將待也。江南將馮彥馬承信及弟承俊，俱率數百人力戰而死。勤政殿學士鍾倩朝服坐於家，兵反門舉旗死之。江南主以徐元瑀、刁衍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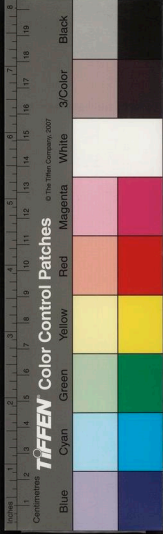
內殿傳詔，邊書告忌元瑀等，匿之比軍屯城南十餘里。江南主猶不知也。○昇州既拔，曹彬命李煜手書告諭，統內州縣皆以城降。江州刺史謝彥賓集眾謀，納欵指揮使胡則謂其下曰：吾屬世受李氏恩，安可負之。刺史不忠，欲背國爾。曹能從我乎？眾皆聽命。乃與同列宋德明等攻彥賓。彥賓逃，蒼雷中執而殺之。據府第，號令驅迫丁壯日夜守禦。曹翰圍之，屢遣使招諭，則不從。城陷，翰執之，數其罪命之。罪對曰：犬吠非其主，公何怪也。翰腰斬之，并殺宋德明。○初，上命石補闕張霽知江州，與翰偕來。既入城，兵掠民家，民訴於霽。按誅翰、兵翰，以江民拒守，人忿其訴，發怒



屠城死者數萬人投屍井坎既滿餘弃江中先是上以江
州垂破遣使持詔諭翰母殺僂使者至獨樹浦值大風不
能渡至既屠矣民家財貨詐萬翰悉取之彬之子孫貴盛
累世翰沒未久子孫有乞丐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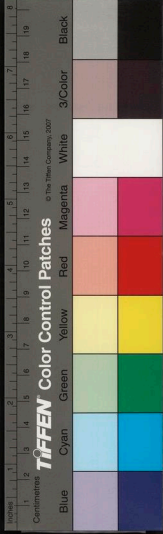
始唐李之後諸方割據大并小疆吞弱歷五代五十三
年及帝受周禪凡得州府軍監總一百三十九四面皆
昔日藩臣割據僭偽假竊之國也帝受命憫生民罹亂
土宇蕩析英武大度必欲混一車書凡一世英雄豪傑
之才盡在術中而其孱君幼主視之如机上肉爾蓋其
神機妙算高出前世譬之天之覆育萬物役使退聽而

不露其迹建隆三年始出師援湖南高繼冲望風送款
次年湖南亦平又三年平蜀孟昶又六年江南李煜來
朝又四年俘嶺南劉侔而錢俶自帝始受命則傾國貢
獻略無虛歲至太平興國四年克復江東則天下一統
靡不臣妾矣是年宋興已二十載矣世之議者乃謂昔
王朴嘗論兵之畧云淮南可最先取并必死之寇最後
亡其後太祖太宗定四方惟并獨後如朴言是不然太
祖既得天下破上黨取李筠征維揚誅李重進皆一舉
破蕩知兵力可用偽僭可平矣嘗語太宗曰中國自五
代以來兵連禍結帑藏空虛必先取西川次及荆湖江



南則國用富饒矣今之勅敵獨在契丹自開運以來蓋
輕中國河東正扼北蕃若遽取河東即與契丹接壤莫
若且存劉繼元為我屏翰俟我富實取之未晚故太祖
末年方征河東太宗即位再舉乃平由是言之則帝豈
畏并必死之寇哉特以其施設自有先後爾非朴之所
知也太祖太宗之取天下也純用仁德與赫然 曜之
功而天命自集非如漢唐晉宋之君以兵革毒天下生
民百戰而得之也此其仁德所以浸灌海內二百年間
生民不識兵革蓋天地還以此報之爾其待過諸國降
王則極其恩禮周保權以左羽林將軍奉朝請十八年

而終高繼冲以徐州大都督府長史鎮彭門幾十年而
終李煜以列侯奉朝請者八年劉侏以石千牛大將軍
領宿衛者五年錢俶以淮南國王賜玉冊金印富貴安
樂十二年而終由是言之則帝之所以待降王者可謂
無負矣而黠虜陰猜妄生疑忌太祖常幸講武池從官
未集劉侏先至詔賜金卮酒侏泣曰臣承祖父基業違
拒朝廷勞王師致討罪固當陛下赦之不殺願延旦夕
之命以全生成之恩太祖笑曰朕推赤心於人安有是
事命取俶酒自飲酌以賜侏大慙錢俶初入朝既而
復令歸國羣臣多請留俶而使之獻地太祖曰朕方征



TRA

WWW.CENTRALASIANLIBRARY.COM

TRA

TRA

江南得俶歸國因使治兵則吾兵力可減半矣江南若
下俶敢不歸乎既而皆如所料高繼冲始以荆南節度
納土歸朝帝復之出鎮彭門而境內亦治周保權始則
擁眾交鋒拒敵王師既不勝則焚廬舍空府庫驅掠居
人奔竄山谷城郭為之一空至其勢窮力竭則哀鳴乞
降而帝一切不問惟以恩禮厚待之帝之大度可謂如
天地之無不覆載江河之無不涵容矣
上常衣澣濯之衣寢殿青布緣葦簾晉王先義言服用太
質素上正色曰爾不記居甲馬營中時耶○三月契丹來
聘初通使於契丹○教坊使衛得仁乞補外且引後唐莊

宗事求領一郡上曰用伶人為刺史亂世之事豈可效耶
宰相為擬上州司馬上曰此輩只於樂部中遷轉上州佐
官亦不可輕授乃除太常太樂令○六月彗出柳長數丈
○秋七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遣使契丹先是三月契丹
來聘進獻方物至是遣使報聘○上召隨州留後王全斌
授武寧軍節度使初全斌以伐蜀私取錢物貶秩至是帝
謂之曰朕以金陵未平常慮平江諸將恣行貪暴抑卿數
年為朕立法令江南既平還御節鉞又別出器幣錢物數
萬賜之○九月畋近郊上因逐兔馬蹶而墜因引佩刀刺
馬殺之既而悔曰吾為天下主而輕事畋遊非馬之罪也



太后稱上
侍位次第

自是不復獵矣。冬十月修西京宮闕。
丙子開寶九年。十月太宗即位十二月改太平興國元年
吳越潭泉奉正朔。北漢廢運元年
春二月上尊號請加一統太平以燕晉未平不許。以曹
彬為樞密使領忠武節度以山南東道節度潘美領宣德
北院使初彬之行上許彬以使相為賞及還語彬曰姑徐
之更為我取太原因密賜錢五十萬彬退而嘆曰好官亦
不過多得錢爾何必使相也。昭憲太后聰明有智度嘗
與太祖參決大政及疾篤太祖侍藥餌不離左右太后曰
汝知所以得天下乎上曰此皆祖考與太后之餘慶也太
后笑曰不然正由柴氏使幼兒主天下爾因戒太祖曰汝

萬歲後當以次傳之二弟則并汝之子亦獲安矣太祖頓
首泣曰敢不如母教太后因召普於榻前為約誓書普於
紙尾自署名云臣普書藏之金櫃命謹密宮人掌之。吳
越王俶來朝命居禮賢宅寵錫甚厚俶辭歸國上賜以黃
複封緘甚固曰途中宜密視之及啓之皆羣臣乞留俶奏
疏也俶益感懼。三月上如西京謁安陵上生於洛陽樂
其風土意欲留居之起居郎李符上言陳八難節度使李
懷忠承間言曰東都有汴梁之漕坐致江淮米四五十萬
都下百萬之師仰給焉帑藏重兵皆在西京而陛下欲都
此將誰與處也晉王亦言非使上曰遷河南未已久當遷

上如西
京

長安晉王扣頭切諫上曰吾將西遷者無他欲據山河之勝而去冗兵爾因謂左右曰晉王之言固善令姑從之不出百年天下民力殫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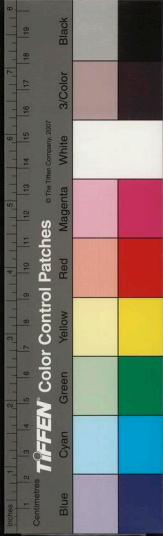
呂中曰國初所以不都關中而都汴者以靈武燕薊之地未復也然洛與汴皆河南之土洛之險猶可恃而汴則無險可畏也欲為四方事之備則當都洛陽高城深池堅甲重兵以杜諸夏不虞之備伐北夷深入之謀若已都汴則不得不以守四夷之說此太祖所以有都西京之議也然都汴固不得已都西京亦不得已也使太祖收靈夏復燕薊則必都長安矣

夏四月庚子郊大赦。秋八月命党進伐北漢。以楚昭輔王仁贍分領宣徽南北院。上親試進士王嗣宗等三十一人擢嗣為第一。上覆試禮部舉人王式等謂之曰向者登科名級多為勢家所取甚塞孤寒之路朕今親試盡革昔弊式等稽首謝於是內出試題得王嗣以下三十一人。初徐鉉來朝欲以口舌存其國謂太祖不文盛稱其主博學多文有聖人之能使誦其詩曰秋月之篇天下傳誦之太祖大笑曰寒士語爾吾不道也鉉內不服謂太祖大言無實數請聖作殿上驚懼相目失色太祖徐曰吾微時自秦歸道華下醉卧田間覺日出有句云未離海底千

徐鉉請
上略詩

山黑纜到中天萬國明鉅大驚羣臣稱壽。冬十月癸丑上崩于萬歲殿年五十在位十七年謚曰英武聖文神德廟號太祖上仁孝豁達有大度陳橋之變迫於眾心洎入京師市不易肆專務抑奪諸侯愛養民力自五代以來藩鎮強盛每移鎮守代皆先命近臣諭旨仍發兵備之尚或不奉詔上之受禪也異姓封王及帶相印者猶不下十數人上漸削其權專任儒臣分理郡國自是諸侯勢輕禍難不作矣末年有州二百九十七戶二百五十萬云。先是上於壬子夜召晉王至宮中晉王疑而生異心左右退但遙見燭影下晉王離席若有避避之狀既而上引柱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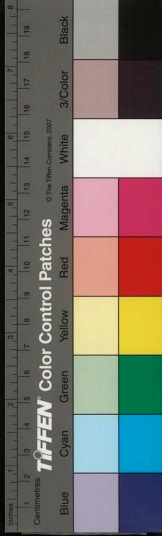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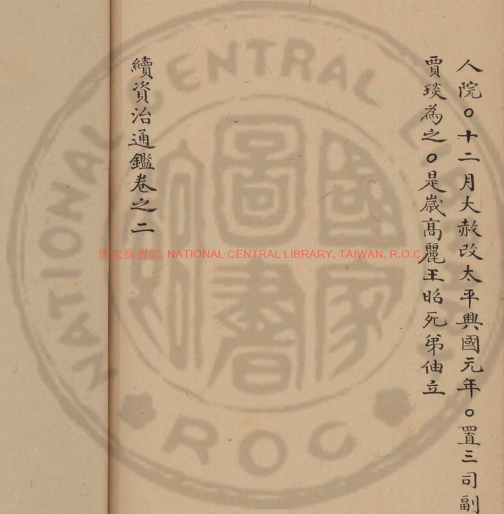
散地大聲曰好為之須臾上崩時漏下四鼓矣后見晉王愕然遽呼曰吾母子之命皆託於官家晉王泣曰共保富貴莫憂也。○甲寅晉王即皇帝位改名炅大赦先是太祖嘗謂左右曰觀晉王龍行虎步異日必為太平天子非吾所能及也。○以廷美為開封尹封齊王太祖第德昭封郡王德芳節度使乃太祖以薛居正沈倫為左右僕射盧多遜中書侍郎並平章事曹彬同平章事。○詔場務人不聽人添額買撲。○十一月罷俸戶。追冊尹氏淑德皇后。○令轉運以三科察舉政績尤異為上恪居官次職務粗治為中臨事弛慢所蒞無狀為下歲終以聞。○以張洎直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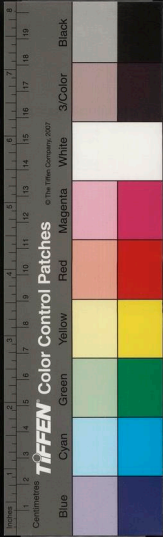
續資治通鑑卷之二

人院。十二月大赦。改太平興國元年。置三司副使。以賈瑛為之。是歲高麗王昭死。弟佖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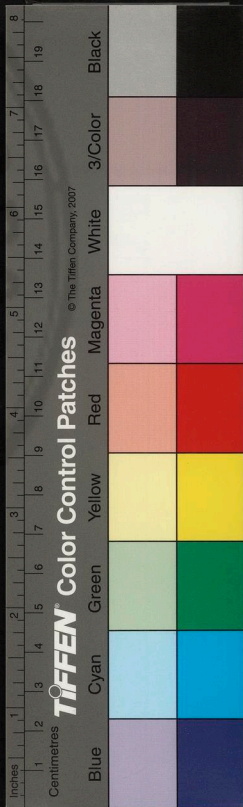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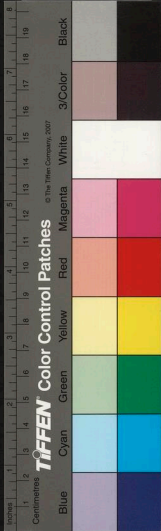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339250862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丁丑太平興國二年北漢廣運十年春正月上初卽位
顧謂侍臣曰朕欲博求俊彥於科場中非敢望拔十得五
止得一二亦可為致治之具矣於是禮部上所試合格人
姓名上御講武殿覆試呂蒙正等一百九人以蒙正為第
一越二日覆試諸科得二百餘人並賜及第又詔禮部閱
貢籍得十舉以上至十五舉進士諸科一百八十餘人並
賜出身九經七人不中格上憐其老特賜同三傳出身凡

整於科
場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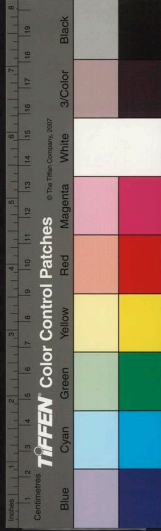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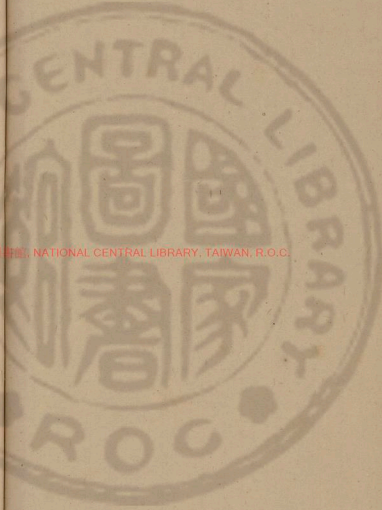
宋太宗

朝散郎書禮部員外郎兼國子監修官李燾經進



續資治通鑑卷之三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王化基
進士名

五百餘人皆賜袍笏錫宴開寶寺上自為詩二章賜之第一第二等進士及九經授將作監丞大理評事通判諸州其餘皆優等注擬寵章殊異歷代未有也初太祖幸西都張齊賢以布衣獻策召見問以所言齊賢以手畫地條陳下并汾富民封建崇學舉賢太學籍田選良吏懲姦恤刑十策太祖善其四齊賢堅執其餘皆善太祖怒令武士拽出及車駕還京太祖曰我幸西都得一奇士我不欲爵之以官異日汝可收之為相也至是放進士榜有司偶失選掄置在三甲之末及注官有旨盡與京官通判。王化基亦聯名釋褐受贊善大夫知嵐州趙韓王以驟進少年無

益於治抽詔改授幕官化基歎曰不幸丞相以舊勳自恃特忌晚進男兒既逢明時豈能事幕府承迎於婉畫之末抗疏自薦表稱真定男子嘗慕范滂為人自攬轡澄清天下之志遂進澄清五畧皆切於時要太宗壯之曰化基能自結人主慷慨不羣之士也亟用之由著作郎三司判官左拾遺召試中丞知制誥上之英武不次用人多此。二月廢江南李煜舊用鐵錢。置江南確茶場仍嚴茶鹽禁。○三月置權易局出官庫香藥寶許商人入金帛買之。賜白鹿洞九經洞在廬山之陽學徒常數百人。夏四月堊太祖于承昌陵祔廟以孝明皇后王氏配。契丹主遣

英太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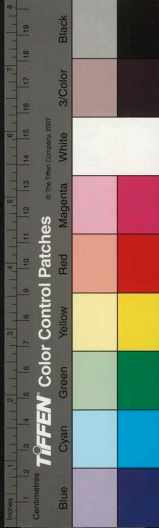
契丹遣
使會至
尋遣使
契丹

陳洪進
宋朝

實趙延進
捍虜功

使來會筵尋遣辛仲甫使契丹契丹主問曰聞中國有党
進者真驍將如進之比凡幾人仲甫對曰名將甚多如進
鷹犬之材何可勝數。上詔轉運使考按諸州凡諸職任
第其優劣復遣使分行州縣廉察官吏五月河南府法曹
參軍高丕伊闕縣主簿翟嶙鄭州滎澤縣令申延溫皆以
罷軟不勝任惰慢不親事免官。八月陳洪進來朝。令
支郡得專奏事至是天下節鎮無復領支郡矣。九月嚴
私鑄錢禁。容州初貢珠。蔡講武臺于城西楊村大隄
。冬十一月丁亥朔日有食之既。渤尼國遣使來貢。
上以石武將軍趙延進有捍虜功遷石屯衛大將軍知鎮

州初延進為定州駐泊鈴轄契丹入寇上詔延進與大將
軍崔翰李繼隆將兵八萬以禦之詔賜陣圖分為八陣俾
奉之從事師以城外虜騎奄至延進乘高望之東西亘野
不見其後翰等方按圖布陣相去各百步士眾疑懼略無
鬪志延進謂翰等曰主上委吾等以邊事蓋期於克敵爾
今虜若此而我師星布其勢相絕若馳突我師將何以濟
不如合而擊之可以決勝違令而獲利不猶愈於辱國乎
翰曰萬一不捷則若之何延進曰儻有喪敗則延進獨當
其責於是改為二陣前後相副士眾皆喜三戰大破之斬
獲踰倍上嘉其功故有是命



戊寅太平興國三年

是歲吳越漳泉納土
北漢廣運十二年

春正月開襄漢

漕渠。二月趙普入見。上更置三館賜名崇文院上幸

新修崇文院觀羣書久之詔親王宰相恣其檢閱問難。

以虞部郎中王龜從水部員外郎王素左拾遺畢士安秘

書丞張茂直充諸王府記室參軍召見謂之曰諸子生長

深宮未知世務必資良士贊導使日聞忠孝之道卿等皆

謹恪有行故茲精選各宜勉之。三月吳越王俶來朝。

夏四月置諸路轉運判官。上於崇德殿復宴吳越王。

初吳越王將入朝進犀象錦綵金銀珠貝器用之物逾銀

萬計俶意求反國故厚其貢奉以悅朝廷宰相盧多遜勸

上留俶凡三十餘請不獲命會陳洪進奉表獻漳泉兩郡

詔授武寧軍節度使留京師奉朝請俶懼乃藉其國兵甲

獻之上表乞罷封吳越國及解天下兵馬大元帥之職且

求歸本道上不許俶不知所為崔仁冀曰朝廷意可知矣

大王不速納土禍將至矣俶左右爭言不可冀厲聲曰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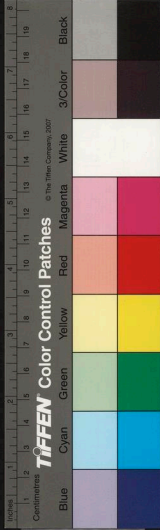
已在人掌握中去國千里惟有羽翼乃能飛去耳俶獨與

仁冀決策納土。五月錢俶上表獻十三州之地上御乾

元殿受朝如冬至儀俶朝退將佐始知皆慟哭曰吾王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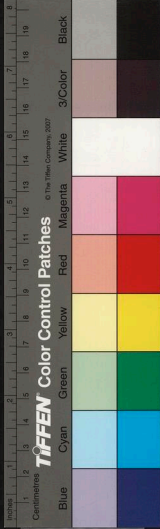
歸矣凡得縣八十六戶五十五萬六百八兵十一萬五千

三十六封錢俶為淮海國王子惟濬惟演孫承祐皆授節



度使俶性謙和未嘗忤物崇信釋氏前後造寺數百歸朝
又以愛子為僧尤善草書上一日遣使謂曰聞君善草聖
可寫一二紙進來俶即以舊所書絹圖上之詔書褒美因
賜玉硯金匣一蜀牋盈文紙皆數百自鑠至俶世有吳越
之地僅百年管內諸州皆子弟將校授任其後請命于朝
有至使者俶任太師中書令四十九年為元帥三十九年
及歸朝子惟演惟濟皆童年召見慰勞起家諸衛將軍
始令終極窮富貴福履之盛近代無比然性儉素自奉尤
薄常服大帛之衣食不重味頗知書雅好吟詠在吳越日
自編其詩數百首號曰政本集其後劉繼元降上御連城

臺誅軍中先亡命太原者顧謂俶曰卿能保全一方以歸
於我不致血刃深可嘉也始周仁等事俶自建歸朝之議
吳越丞相沈虎子者錢氏骨體臣也俶為朝廷拔常州虎
子諫曰江南國之藩蔽今大王自徹其藩蔽將何以衛社
稷俶不聽以仁善代為丞相仁善說曰主上英明所向無
敵今天下事勢已可知保族全民策之上也俶深然之至
是納土賜第以居上深寵之。以 旻權兩浙諸州事
錢氏地狹民衆賦斂苛暴旻奏蠲之。詔免荆湖南轉
運使崔憲副使許奇削籍為民納所賜錢五十萬坐罷軟
不任臨事稽留不決。上命福建諸郡輸鶴翎為箭羽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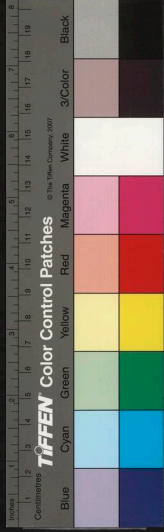


罷昌州
唐益州

非常有之物而官司督責甚急民大苦之漳州龍溪縣主簿王濟輒以便宜諭部民以鵝翎代之因附驛奏詔可其請施及旁郡民咸便之。上詔以昌州一井歲有虛鹽額一萬八千餘斤罷之先是開寶七年知州李專以撻斂市恩務變其法因廢諸井薪錢仍於歲額外增鹽稅課部民責之民不習其事甚以為苦雖破產猶不能償其數以至於流移入他郡戶口日以減耗至是本道轉運使列其事於三司太宗盡令罷之。李克叡卒子繼筠嗣。六月河決寧陵。詔臧吏配者過赦勿叙。秋九月親試進士胡旦等七十四人。確旦為第一。○中書

試聖

令李知古坐受贓擅改刑部所定法。二特命杖殺之。初張洎善事中郎在翰林日引唐故事奏內供奉官藍敏正為翰林使內侍裴愈副之太宗謂洎曰此唐室弊政疑貳近臣以中人監之朕方恢復古道安肯踵此覆轍卿為臣宜以正道事朕今此議何也洎慙恐而退。大理評事陳舜封因奏事太宗見其口捷舉止類倡優問誰氏子舜封對以父嘗為教坊伶官帝曰汝真雜類豈得任清望官改授殿直。上至誠御下任人不疑虛懷聽納雖布衣賤賤必溫顏接訪以盡其意至有辭涉狂悖者未嘗加罪謂侍臣曰昔禹拜昌言世稱其美今諫者苟能救朕之失豈



惜夏禹之拜乎。冬七月上召見孔宜問以孔子世嗣遂襲封文宣公。置內藏庫初太祖既平諸國珍寶金帛填溢內府其後漳泉越相次獻地又平太原兩川帑藏盈衍用度豐給建隆以來天下財貢盡入左藏庫至乾德初府庫充美太祖嘗曰軍旅饑饉當預為之備不可臨事厚斂於民乃於講武殿別為內庫以貯金帛至是太宗分左藏北庫為內藏庫帝謂左右曰朕置內藏蓋慮司計之臣不能節約異時用度有闕更取於民朕終不敢以此自供嗜好也自乾德開寶以來至淳化二十年間有司歲貸內藏有至三百餘萬者累歲不得償遂除其籍。河決于靈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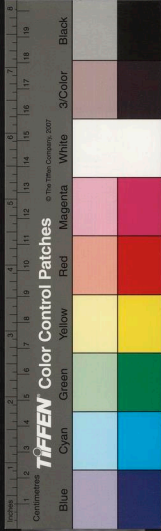
十一月丙申郊奉太祖配大赦

己卯太平興國四年是歲北漢平春正月命潘美伐北漢。置

發署樞密院事以石熙載為之。新渾儀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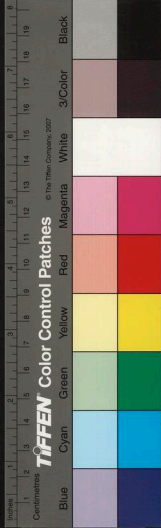
親征北漢

二月上親征北漢初太祖征河東相持日久用李光之言而止至太平興國二年河東湖挑寨指揮使史溫等四十四人內附太宗謂齊王廷美曰太原我必取之是年始議征伐上謂樞密曹彬曰周世宗及太祖皆親征太原以當時兵力而不能克何也豈城壁堅完不可近乎彬曰世宗時史超敗于石嶺關人情震恐故師還太祖頓兵甘草地中軍人多被腹疾遂中止非城壘不可近也太宗曰我今



舉兵鄉以為如何彬曰以今日國家兵甲精銳人心欣戴若弔而伐之如摧枯拉朽其勢甚易太宗意遂決宰相薛居正曰昔周世宗舉兵太原倚北戎之援堅壁不戰以至師老而歸及太祖破虜於關南盡驅其人民分處河洛之間雖巢穴尚存而危困已甚得之不足以闢土捨之不足以為患願陛下熟慮之太宗曰今日事同而勢異彼弱而我疆昔先王破北虜徙其人而空其地正為今日事也朕計決意卿等勿復言遣宣徽南院使潘美率諸將進討及分兵圍汾潯嵐等州車駕遂親征先遣驍將郭進等抗石嶺關以斷北戎之援三月契丹果來攻燕進擊敗之繼元

先遣子續質於虜至是遣步卒間道發蠟丸帛書告急求救為進所得徇於城下繼元外援不至饑道又絕王師數十萬長圍四合自春徂夏天石如雨晝夜不息城中人心惶懼會車駕奄至親督衛士急攻人百其勇城無全堞上慮城陷則殺傷者眾以手詔諭繼元以禍福繼元猶不悟五月壬午河東馬軍都指揮使郭萬超踰城出降繼元帳下親信多亡去城中危甚上又自草詔賜之癸未王師進攻甚銳氣不可遏是夕漏下十刻繼元始遣客省使李勳上表納款甲申進明繼元率官屬待罪臺下詔釋其罪六月繼元至京師告獻太廟詔授檢校太師石衛上將軍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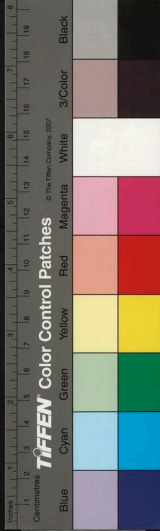


彭城郡公繼元叩頭臣聞車駕臨卽願束身歸罪蓋已命
卒懼死迫臣不得降爾上籍軍中已卒得數百人選其巨
害者以軍法從事餘悉賜衣帛錢物分隸諸軍崇自周廣
順元年僭號四主二十九年而已得州十縣四十一戶三
萬五千兵三萬初城中人猶欲固守左僕射致仕馬峯以
病卧家畀入見北漢主流涕以興亡諭之遂納款繼元
峯女也。初太宗征太原行次擅洲有太僕寺丞宋捷者
掌出內行軍儲迎謁道左太宗見其姓名喜之以為我師
有必捷之兆令語攻城諸將曰我端午日當置酒高會於
於太原城中繼元降乃五月五日也。以劉保勳知太原

劉繼業命
為防禦使

府廢太原舊城為臨晉縣以榆次縣為并州。上遣中使
召劉繼業得之大喜命為防禦使繼業初與繼元扞太原
城東南頗殺傷王師及繼元降繼業猶據城苦戰上素知
其勇敢生致之諭繼元俾招之繼元遣所親信往繼業乃
北面再拜大慟釋甲來見上喜慰撫之甚厚復姓楊名業
業初姓楊氏名重貴幼事北漢更賜以姓名上命業知代
州業在邊契丹畏之每望業旗即引去邊將多嫉之或譖
上謗書斥言其短上皆不問封其書付業。詔征契丹六
月發鎮州扈從六軍有不時至者上怒欲置於法馬步軍
都頭趙延溥遽進曰陛下巡行邊陲本以胡虜為患今敵

詔征契
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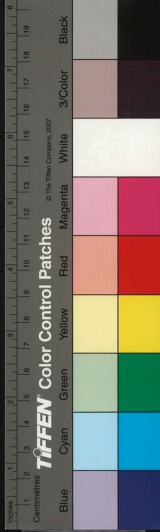
未殄滅而誅譴將士若圖後舉誰為陛下戮力者上嘉納之。易州涿州來降。東易州即歧溝也上至幽州敗契丹于城北。秋七月上至自幽州攻城逾旬不下士卒疲頓轉輸回遠又恐契丹救至遂詔班師。李繼筠卒弟繼捧嗣。八月汴決宋城命塞之。武功郡王德昭薨追封魏王諡曰懿初德昭從征幽州嘗夜驚不知上所在有謀立德昭者上聞不悅及歸以北征不利久遠行太原之賞德昭言之上大怒曰待汝自為之賞未晚也德昭退而自刎上聞驚悔往抱其屍哭曰癡兒何至此耶。九月河決汲縣。以楊可法為皇子侍讀。除蜀鐵錢禁。契丹寇鎮州趙延進追敗之。上嘗讀唐史見馬周布衣上疏言事謂羣臣曰周有經天緯地之才太宗能知人任使遂致太平因歎曰今之天下人才復有如馬周者乎其思賢之切如此。光祿寺丞王濟為刑部詳覆官屢上封奏太宗並嘉之諸道有提點茶鹽酒稅之職得採訪時事朝廷頗重其選至是京西闕官太宗顧左右曰法寺有言事者為誰左右以濟對遂命補之。上知王禹偁有文學欲驟用之自大理評事擢為右正言直史館。上嘗謂宋琪曰珍禽奇獸非朕所尚但方內太平此為士端也。上詔宰臣戚里不許於秦隴市木蓋慮因緣販易隳壞國家法制。上嘗謂侍

契丹寇鎮州

楊可法為皇子侍讀。除蜀鐵錢禁。契丹寇鎮州趙延

郡王德昭自殺

月汴決宋城命塞之。武功郡王德昭薨追封魏王諡曰懿初德昭從征幽州嘗夜驚不知上所在有謀立德昭者上聞不悅及歸以北征不利久遠行太原之賞德昭言之上大怒曰待汝自為之賞未晚也德昭退而自刎上聞驚



臣曰君臣之間要在上下之情通若稍間隔豈能盡致理之道古人有言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草芥則臣視君如國人此言甚有理宋琪進曰易卦乾在上坤在下謂之否此天氣不下降地氣不上騰之謂也坤在上乾在下謂之泰此二氣交感之謂也則知君臣之道必在情通乃能成天之務

以左右飛龍

庚辰太平興國五年春置天駟監左右

使為左右天廐使牧馬凡四萬二千疋。置文明殿學士

以程羽為之文明殿二月定差役法京西轉運程能請

分民戶為九等上四等充役下五等詭詔令轉運司躬親

詳定勿復差官。代州防禦使程德元坐市秦隴竹木聯筏入京師所過矯制免算為仁贍所發責授閣門之任轉運使不以告皆下遷

富弼等釋曰祖宗時程德元矯制販竹木經過地分轉

運使並行降黜當時責如此蓋祖宗時最重轉運使或

出聖選或是舉充選之既艱責之亦重今之漕司不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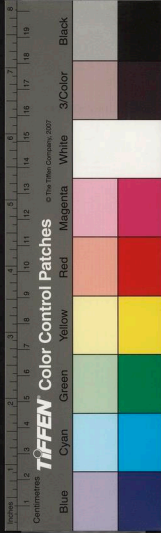
於選擇率皆循例而入其本職不治者亦未嘗行罰况

知所謂連坐之法凡寬一轉運使是壞一路之事一路

之事不治是使數百萬軍民受殃此不可不留意也

閏三月上親試進士蘓易簡等一百二十二人擢易簡為

士



第一。曹翰謫汝州副使凡數年一日有內侍使西京朝辭日太宗密諭之曰至汝州儻訪曹翰問其良苦然勿泄我意內侍如旨往見因弔其遷謫之久翰泣曰罪犯至重感聖不殺死無以報但以口衆食貧不能度日辛內侍家矜欲以故衣質十千以繼飯粥可乎內侍曰太尉有瀕敢不從命何須質也翰固不可於是封裹一複以授內侍收即以十千答之洎回奏翰語及質衣事太宗命取其複乃一大複畫障題曰下江南圖太宗惻然念其功即日有旨召赴闕稍復金吾將軍蓋江南之役翰為先鋒也江南之役翰圍江州三年城將陷太宗嘉其立節於所事遣使諭

翰城下日拒命之人可盡赦之使者三獨水渡大風數日

不可濟及風定而濟則翰已屠江州無遺類適一日矣翰

性貪而喜殺故子孫多不振。冬十一月契丹入寇上親

征次大名契丹遁上初聞契丹退欲遂進取幽州命宰相

問李昉扈蒙等以事可否奏請養驍雄廣儲暮歲之間用

師未晚上深納之下詔班師。十二月畋近郊時禁盜獵

有衛士獲麋達令當死上曰若我殺之後世必謂我重獸

而輕人命釋之

辛巳太平興國六年春三月岐王德芳薨

太祖之次子也

○夏五

月旱。大赦。六月薛居正薨上臨其喪。○秋九月乙未

契丹
入寇



解田錫言職

朔日有食之。解田錫言職出為河北南路轉運副使時
盧多遜專政羣臣章表不先稟多遜則有司不敢通錫為
左拾遺嘗獻平戎歌多遜許之始得進御又諫官上章必
令閣門史依常式云不敢妄陳利便希望恩寵貽書多遜
請諫官免書狀多遜不悅出之時既取太原范陽未下上
怒不賞平晉之功中外莫敢言錫因入辭直進封事言軍
國要機一朝廷大體四略曰須歲平太原建茲二載未賞
軍功請因郊祀行之此要機之一也交州蠻海之地得之
如獲石田願無屯兵以費財此大體之一也邇來官廢其
職給事中不敢封駁遺補不貢直言託居郎舍人不得升

陞紀言勳御史不彈奏左右丞令尚書員中書舍人雖掌
書命未聞訪之以事集賢院雖有書籍而無職官秘書省
雖有職官而無圖籍願擇材而任之各司其局此大體之
二也朝廷闕西苑廣御地而尚書無本廳郎曹無本局九
寺三監狹室蕭然禮部試或就武成王廟是豈太平之制
望別修省寺用列職官此大體之三也又每於岐路見因
荷鐵枷於法所無去之可矣此大體之四也上嘉其言賜
錢五十萬或謂令宜少晦以遠讒忌錫曰事君之誠惟恐
不竭矧天植其性豈以一賞而奪耶。以趙普為司徒兼
侍中始杜太后戒敕太祖曰汝知所以得天下之由于太



祖曰此皆祖考與太后餘慶也太后笑曰不然亦由柴氏使幼子主天下爾因曰汝萬歲後當以次傳之弟則并汝子皆獲安矣帝頓首泣涕奉教太后因命普於榻前為約誓書普於紙尾自署名云臣普書藏之金櫃命謹密官人掌之及太宗即位普為盧多遜所譖謂普初無立上意上意稍踈出居河陽日又憂不測上一日發金匱書大悟遂遣使急召之普惶惑為遺書與家人別而後行既至復為相普為人陰刻當其用事時以此睚中傷人甚多然天下之功亦甚大。以石熙載為樞密使用文資正官充樞密使始於此。种放隱于終南山之對林谷東明峯結草為

文目為樞密

廬以講習為務後進多從之學上聞其名召之放以老母為辭太宗高其節賜錢二十萬帛三千疋米三十斛令安奠其母詔曰使天下知其厚逸民旌孝子相觀而善也仍命長史旌其事。秋詔兩浙轉運使王德裔仍追納元所賜金帛千兩坐簡慢不親事部內不治

富弼等釋曰祖宗朝用人之術賞罰明白如此故能使人人自效而百事修舉也知其才必即用見其過必即黜當時賜物者尚至追奪有過者安得而不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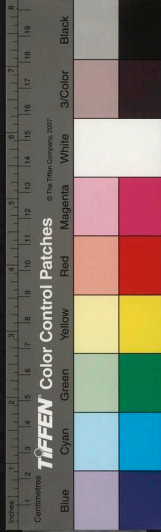
冬十一月置皇城司。辛亥郊大赦。十二月朔日食。是歲高敞國來貢定安國亦附上奏表

高敞即漢車師前王之窟



壬午太平興國七年春三月癸巳朔日有食之。夏四月以竇偁參知政事先是上尹京賈琰竇偁同在幕府琰倂多希旨偁常疾之帝與諸王燕射琰在側屢贊德美偁叱之曰巧言令色豈不有隄於心耶至是擢偁為政府上謂偁曰汝自揣何以至此偁曰陛下念藩邸之舊臣出於際會上曰非也乃汝面折賈琰賞卿之直爾。盧多遜流崖州秦王廷美勒歸第自普復相多遜益不自安普屢諷多遜令引退多遜貪權固位不能自決故及先是金明池水心殿成上將往遊或告廷美欲乘此時為亂上不忍暴其事故罷會普廉得多遜與廷美交通事以聞上怒責授

多遜兵部尚書下御史逮捕中書守當官趙白秦府孔目官闔密等命翰林學士承旨李昉等雜治之並得交通顧望祝詛竇狀引伏故有是命趙白等六人皆伏誅。多遜累世墳墓在河內未敗時一夕震雷焚其林木皆盡聞者異之及赴貶所食於道旁逆旅有媪頗能言京邑舊事多遜因與語媪固不知其為多遜也多遜曰媪自何來乃居此媪顰蹙曰我本中原士大夫家有子任某官盧某作相令枉道為某事吾子不能從其意盧銜之以危法盡室竄南荒木周歲骨肉相繼淪沒惟老身流落山谷令僑寓道旁非無意也彼盧相者妬賢怙勢恣行無忌終當南竄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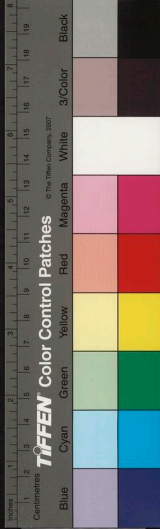


竇秦王
廷美

未死間或可見之耳多遜默然趣駕去。沈淪罷上以盧多遜包藏逆節倫與同列不能覺知責授工部尚書倫清介謹厚故車駕每出多令居守然十年相位但齷齪不能有所建明縉紳非之。五月契丹三道入寇邊將敗之。竇秦王廷美降涪陵縣公安置房州趙普復教知開封府李符上言廷美怨望不悔過乞徙遠郡防他變故有是命先是太祖傳位於上昭憲顧命也或曰昭憲及太祖本意蓋欲上復傳之廷美而廷美復傳之德昭故上即位並命廷美尹開封德昭授節度使實稱皇子皆緣昭憲及太祖意也德昭既不得其死德芳相繼天絕廷美始不自安寢

有邪謀他日上嘗以傳國意訪之趙普普曰太祖已誤陛下豈容再誤耶廷美所以得罪則普之為也

盧多遜在朝握權常短趙普普惡之遂請入覲觀變奏多遜謂陛下萬年之後當以天下與魏王魏王當還秦王陛下不當立太子俱坐大逆免死放歸田里咸以為冤秦王即太祖少子德芳也上遂南遷二王尋殺之忽一日趙普見空中有火一團一羔羊轉運其上拜曰普之罪也須臾光滅遂得疾命道士禱疾見煙畎中有木牌金字書云魏王廷美道士謝曰普言非其罪也有答之曰杜太后遺言丞相寫誓書藏之金櫃石室而首發



多遜之獄致主上遂殺一弟一姪安可謂之無罪俄而
普覺

六月詔舒州修司命真君祠成賜號靈仙觀。十月蘇
州太乙宮成先是方士言五福太乙天之貴神也行度所
至之國民受其福以數之當在吳分故令纂宮以祀之後
徙建京城之東南。上命內侍鄭守鈞就太平興國寺建
譯經院詔北天竺國僧天息災等各譯一經以獻。詔曰
昨言事者夔川陝諸州錢法及興權醜謂其便於民而足
佐用度朕不得已聽之行之踰年未見其利比聞民庶頗
懷怨道使廉之况夫道之未遠用改調以從宜其除諸州

建
院
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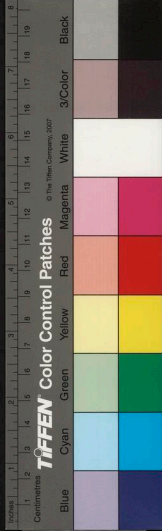
官置酒酤及民所輸官場權茶。上嘗御座錄京城繫囚
至日盱近臣以為勞苦太甚上曰不然倘惠及無告使獄
卒平允不致撓枉朕意深以為適何勞之有。李繼捧來
朝獻州四夏銀綬宥縣八西夏自天福以來累歲未嘗入
覲繼捧至太宗嘉之自陳請兄弟多相怨懟願留京師詔
授彰德軍節度留京師奉朝請。冬十月幸金明池閱習
戰。行乾元歷。十二月戊午朔日有食之。是歲契丹
明記死子隆緒立。高麗王佑死

癸未太平興國八年春正月曹彬罷以弭德超為宣徽北
院使兼樞密副使曹彬坐為德超誣諧未幾德超敗上知

彬無他待之愈厚臨朝累日不懌從容謂趙普等曰朕以聽斷不明幾敗大事夙夜循省內愧于心普對曰陛下知德超才幹而任用之審曹彬無罪而昭雪之有勞者進有罪者誅物無遁情事至立斷此所以彰陛下聖明也雖堯舜何以過此上由是釋然○初德超之譖彬也顛事成日得樞密使及為副使出怨望語或告之上命訊鞠遂伏罪是夏流德超于瓊州德超之進因李符李琪之薦也○初趙普令李符告廷美怨望又恐符漏言因事逐符貶寧國司馬德超之敗上惡符朋黨并令徙嶺表遂以符知春州歲餘卒盧多遜之流崖州也符白普曰朱崖雖遠在海中

而水土頗善春州稍近瘴氣甚毒至者必死不若令多遜處之普不答至是乃以處符○二月戊午朔日有食之○三月分三司各置使○諸王及皇子府置咨議翊善侍講官以王適姚坦邢昺等十人為之○上親試舉人擢王世則以下百七十餘人諸科五百餘人賜宴瓊林苑後為例冬十月置進奏院○趙普罷出領武勝節度宴餞普于長春殿上賜普詩明日謂近臣曰趙普於國家有大勲勞朕布素時與之遊從齒衰矣不欲煩以機務擇善地俾之卧治因詩導意普感極且泣朕亦為之墮睫宴之日樞密使王顯等侍側數視上袴上怪而問之顯等曰陛下所衣袴

趙普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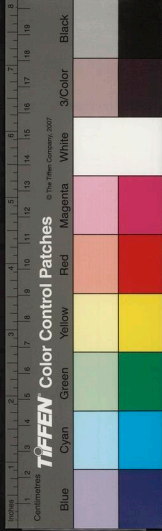


李璣字昉
同平章事

李璣字昉
蒙正字
呈參政
王錫明
蘇繼

文縷俱倒上笑曰朕未嘗御新衣蓋澣濯頻所致耳上因
言此雖偏下已甚蓋念機杼之勞苦欲示敦朴為天下先
也○十一月以宋琪李昉同平章事昉初與盧多遜善待
之不疑多遜屢譖昉人或告昉昉曰盧與我厚不當爾於
是上語及多遜事昉頗為解釋上因言多遜居常毀卿不
直一錢昉始悟上由此益重之○以李穆呂蒙正李至參
知政事張齊賢王沔同簽書樞密院初穆知開封府時劄
決精敏姦滑無所假貸由是豪石屏迹權貴不敢干以私
上益知其才始有意大用○至是穆等入對上謂之曰朕
為官擇人惟恐不當今兩制之臣十餘皆文學適用操履

方潔卿居京府七號嚴肅故加獎擢也○蒙正入朝堂有
朝士指之曰此子亦參政耶蒙正佯為不聞同列欲詰其
姓名蒙正遽止之且曰若一知其姓名則終身不能忘固
不如毋知也○詔宰相班親王上琪等固辭上曰宰相之
任實總百揆與羣臣禮絕藩邸之設止奉朝請而已元佐
等尚幼欲其知謙損之道卿勿多辭也充王翊善姚坦守
禮法多規戒自王以下至於宮內為坦繩糾不得舒恣皆
大惡之宮中同謀欲去坦乃使充王稱疾太宗使醫官往
視踰月不瘳太宗憂之召其宮中乳母詢訪疾狀對曰王
無疾但以翊善姚坦拘制不樂鬱成疾耳太宗遂悟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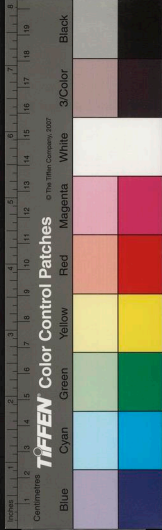
謀曰朕為諸宮擇人使教導而乃憎惡欲使朕逐去正人
要自取便且王年少不知為此皆汝輩教之杖乳母數十
召坦至厚辭慰免

呂夷簡釋曰愛憎之不察為害深矣妹喜惡鄂侯讒于
桀而脯之妲己惡比干讒于紂而剖之驪姬惡申生讒
于獻公而殺之靳尚惡屈原讒于楚而逐之絳灌惡賈
誼讒于文帝而誅之甚者李林甫讒殺太子二王及其
朝臣韋堅李邕輩又逐太子妃韋氏良娣杜氏嗚呼愛
憎之不察為害如此且小人之心險如山川毒如豺虎
微失其意則無所不至人君不能明之則讒言得行善

人罹患可為痛惜者也太宗明宮中之作計如姚坦之

見憎雖堯舜之聰明殆不過是

○置侍讀官上聽政之暇日閱經史患顧問闕人始用著
作佐郎呂文仲為侍讀。上性雅好為史之學自藩邸至
踐祚多所述作雖車駕征行不廢吟詠又於禁中建清心
殿收藏圖籍以資遊覽視朝之暇必讀太平御覽三卷有
闕廢即追補之雖隆冬短晷必足其數大臣請少息曰朕
開卷有得不以為勞也凡諸故事可資風教者悉記之嘗
覽前殿藝文類聚門目繁雜失其倫次乃命翰林學士李
昉扈蒙知制誥李穆右拾遺宋白等參詳類次分定門目



編為太平總類一千卷改為太平御覽錄又謂裨官之說
或有可採令取野史傳記故事小說編為五百卷賜名太
平廣記每召邢邠張奭等更迭講說質問疑議久而方倦
帝之篤好學問蓋出於天性云。李繼遷寇宥州擊敗之

續資治通鑑卷之三

續資治通鑑卷之四

朝散郎尚書禮部員外郎簡史院總官李燾

宋太宗

春壬午

甲申雍熙元年春正月求遺書。秦王廷美卒于房州贈

李穆亮

涪王謚曰悼。參政李穆亮上臨其喪穆性至孝操履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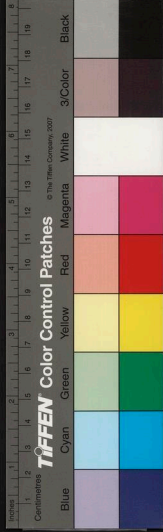
正遭母喪詔強起之尋以毀卒上謂近臣曰穆國之良臣

朕方倚用遽淪沒非斯人之不幸乃朕之不幸也。三月

朔閱將校按名籍參攷勞績而升黜之。三月滑州決河

塞。夏四月羣臣請封禪以火災故罷五月除江南鹽禁

尋復之。乾元文明二殿火災。初以京官充堂後官。



編為太平總類一千卷改為太平御覽錄又謂裨官之說
或有可採令取野史傳記故事小說編為五百卷賜名太
平廣記每召邢邠張奭等更迭講說質問疑議久而方倦
帝之篤好學問蓋出於天性云。李繼遷寇宥州擊敗之

續資治通鑑卷之三

續資治通鑑卷之四

朝散郎尚書禮部員外郎簡史院總官李燾

宋太宗

春壬午

甲申雍熙元年春正月求遺書。秦王廷美卒于房州贈

李穆亮

涪王謚曰悼。參政李穆亮上臨其喪穆性至孝操履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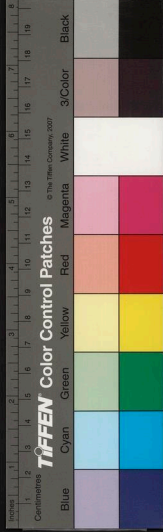
正遭母喪詔強起之尋以毀卒上謂近臣曰穆國之良臣

朕方倚用遽淪沒非斯人之不幸乃朕之不幸也。三月

朔閱將校按名籍參攷勞績而升黜之。三月滑州決河

塞。夏四月羣臣請封禪以火災故罷五月除江南鹽禁

尋復之。乾元文明二殿火災。初以京官充堂後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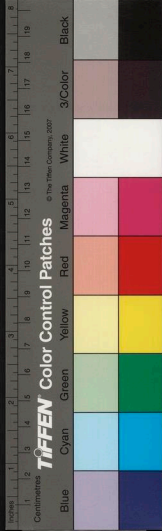


上幸新城南觀夢因謂羣臣曰朕觀五代以來其君始則亦莫不勤儉終則忘其艱難恣于逸樂覆亡之速皆自取也為人上者當以為戒。六月求真言田錫上疏曰給事中不得其人左右補遺不舉其職致陛下有朝令夕改捨近謀遠之事。有布衣以皂囊封書獻者其辭狂妄太宗覽之不罪因謂宰相曰比降詔書許言事但外人不知朝廷要務所言益浪不切事機本欲下情上達庶事無壅故雖狂悖亦不加罪。遣使諸路察獄。上嘗謂侍臣曰刑辟之際君子之所盡心稍有冤枉必傷和氣且齊女冤天為枯旱燕臣無罪六月飛霜自昔水旱作沴未有不由

李繼遷
國姓委以
邊事

於此居官牧民心當戒之秋七月命諫官領登聞檢院九月夏州襲敗李繼遷初繼捧之來朝也其弟繼遷留居銀州時年十七八怨其兄內附因率眾為寇有自西邊來者言繼遷悉知朝廷之事皆繼捧漏泄上乃出繼捧為崇信軍節度使時朝廷屢發兵討繼遷不克益侵邊境上用趙普之策欲委繼捧以邊事因召起闕賜以國姓仍復改名保忠詔授夏州刺史充定難軍節度夏銀綏宥靜等州處置使又詔五州所管錢帛芻粟並賜保忠至鎮數日上言繼遷悔過歸款上以為銀州刺史西南巡檢使然繼遷本無降心復誘戎人為寇保忠來乞師上命商州團練使崔

李繼遷



尋陳博

守素率兵赴之。繼遷惶懼奉表歸順。以為銀州觀察使。賜姓改名保吉。上命李昌齡就太乙宮校定三等黜儀。冬十月召隱士陳搏。賜希夷先生尋請還華山。嵐州獻一

角獸。上曰珍禽奇獸。奚益於事。方內又寧。風俗淳厚。此乃

上瑞爾。十一月郊上將郊。欲議肆赦。有秦再思者。上書

秦再思議
赦惡不可
數

願勿赦。且引諸葛亮相蜀數十年不赦之事。以為證。上以

問丞相趙普。普曰。聖朝開創以來。具存彛訓。三年郊祀。即

覃恩。青所謂其仁如天。堯舜之道。劉備偏據一方。區區用

心。何足師法。上然之。上嘗謂輔臣曰。朕讀晉史。見武帝

出宮人

平吳之後。志在遠。豫後宮。迨數千人。深可駭也。朕嘗以為

戒。令宮中不過二百人。猶以為多。當徐思省之。由是聽宮

中。非掌事者。出而嫁之。十二月改廣南諸州採珠場。

立李后

立德妃李氏為皇后

乙酉。雍熙二年春二月。禁增置寺觀。三月。親試進士梁

瀨等二百五十八人。擢瀨為第一。夏四月。遣使振江南

饑。八月。遣使按察荆浙等路。上謂宰相曰。朕數日來

擇河北
運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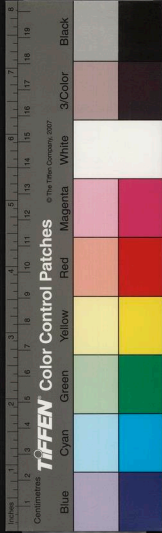
欲擇一朝臣為河北轉運使。徧閱班簿。多不詳操履。自令

臣寮授任。並具履歷。引對所冀。觀其才質。若懷才隱智之

士。可因此抽揚。或嘗負瑕缺。瀆之人。想其愧恥。若撻于世

足以懲惡。勸善。九月。廢皇太子楚王元佐。元佐太宗長

廢皇太子
元佐



子也初廷美得罪元佐獨申救之廷美元元佐遂感心疾
太子幼亦聰慧及長漸驕恣或經時絕朝請自是習為殘
忍不守法度左右微過輒擊弓射之

甚力皆不悛

一日帝宴諸王元佐以病新聞不得預至暮罷陳王謝之
元佐謂曰汝等與至尊宴射吾不預定為君父所弃因發
憤夜閉媵妾於室縱火帝怒欲廢之

準通判鄆州得

召見太宗

謂曰和卿等深謀遠慮所為不法他日必為桀
試與朕決一事東宮

紂之行欲廢之則宮中亦有甲兵恐至召亂準曰請某
月某日令東宮於某處攝行禮其左右侍從皆令從之陛
下搜於宮中果有不法之器俟還而示之廢太子一黃門

力爾太宗從其策及東宮出因搜其室中得淫刑之器有

劍眼挑筋摘古等物還而示之東宮服罷遂廢之選立章

聖為太子準由是得名○冬十月錄繫因上決事至日吁

因謂宰相曰中外臣僚若皆留心政務天下安有不治者

古人宰一邑守一郡使飛蝗避境猛虎渡江况人君能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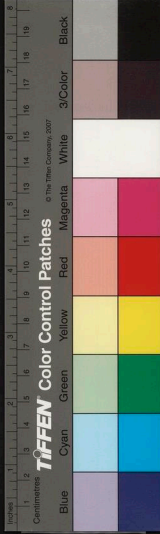
養士庶申理冤滯豈不感召和氣乎朕每自勤不怠此志

必無改易或曰百司細故帝王不當親決朕意則異乎是

○十二月庚子朔日有食之○宋琪罷相先是詔廣宮城

宣徽使柴禹錫有別第幟中乃言願易闥闈中宮邸店

太宗不悅禹錫盛言言廷範疆明忠幹太宗意其交通不



命曹彬代契丹

欲暴其事上以琪素好恢諧無大臣體併禹得之

丙戌雍熙三年春正月命曹彬等分道伐契丹先是知雄州賀令圖等上言虜去年幼國事決於其母請乘釁取幽薊彬克涿州田重進降飛狐靈丘二縣及蔚州潘美降寨州十餘日食盡退師雄州以援供饋上聞之大駭曰豈有敵人在前而却軍以援粟乎亟遣使止之彬所部聞重進累捷恥不能有所攻取乃再趨涿州復以糧食不繼退師至岐溝關北虜追及之我師大敗。夏五月詔班師六月戊戌朔日有食之。上曰刺史最為親民命運守臣

秋七月以李繼為都虞侯田重進馬步軍都虞侯

契丹入寇

八月契丹陷寨州。十二月契丹寇瀛州劉廷讓戰于君子館我師大敗。寇代州兵薄城下馬正禦之眾寡不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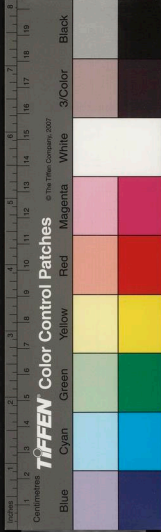
盧漢贇畏懦自守張齊賢以兵出戰虜少却先是齊賢約潘美以并師來會聞使為虜所得既而美使至謂有旨母

大敗契丹兵

令出師齊賢中夜遣兵由城南持燧燃炬虜見謂并師至駭而北走齊賢先伏兵掩擊大敗契丹斬首數十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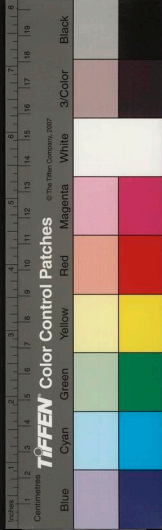
契丹入寇

丁亥雍熙四年春遣使按察川廣等路。契丹入寇深州祈德易等州。詔寬郵邊郡釋潰卒之罪贍戰沒之家錄用勞績及死事者子孫蠲河北逋租經戎寇蹂踐處給賜



有差自曹彬及劉廷讓等相繼深入攻陽州郡酋掠士民
魏博以北咸被其禍上深哀痛焉故下是詔○增築河北
城壘○夏四月上將大討契丹令河南北諸州募丁壯為
義軍京東轉運李惟清三疏爭之以為不可李昉等相率
上言河南百姓世習農業固知戰聞或慮人情易搖相聚
為盜爾秦王亦言願且於河北諸州點集上納之○詔陳
禦戎策侍御趙孚上言大畧謂宜內修戰備外許歡盟上
嘉其言○併水陸發運為一司○五月殿中侍御史柳開
上言願效死北邊上亦欲並用文武戡定寇亂於是開與
鄭宣並以文臣授武○遣使詣路市馬○置三班院○上

命張詠知金陵詠少時謁華山陳圖南遂欲隱居華山圖
南曰公有官爵未可議此天子望君如失火家待人救火
豈可不赴也其後鎮杭益皆有善政詠在金陵日有殿直
范延貴者押兵過金陵詠問之曰天使沿路來曾見好官
員否延貴曰昨過秦州萍鄉縣邑宰張晞顏者作者雖不
識之知其好官員也詠曰何以知之延貴曰入自萍鄉縣
境驛傳橋道皆全葺田萊墾闢野無惰農洎至邑則塵肆
無睹博市易不敢喧爭夜宿郵中聞吏鼓分明以是知其
必善政也詠大喜曰晞顏固善矣天使亦好官員也即日
聞詔於朝晞顏後為發運使延貴為閤門祗候皆為能吏



均兩浙
雜稅

○初錢氏國除而田稅尚仍其舊畝稅三斗浙人苦之至是上乃遣王方贊均兩浙雜稅方贊悉令畝出一斗使還大臣有責其增減賦額者方贊以為畝稅一斗天下之通法兩浙既已為王民豈可循偽國之制上從其說浙人便之惟江南福建猶循舊額方贊尋除右司諫終於京東發運使方贊有五子舉准覃葦草皆至顯官准之子珪遂為宰相亦惠民陰德之報也○祠太乙宮命道士講老子冬十二月詔以取士之職歸有司先是閱試舉士累日宰相累請以春官之職歸於有司如唐故事乃詔歲命春官知舉

取士之職
歸有司

李昉罷
相

戊子端拱元年春上親耕藉田禮畢下詔召天下高年前青州錄事參軍麻希夢年九十餘致仕歸鄉里本州奏聞召至闕走上御使殿賜坐與語極從容因歷訪民間利病多見采納復問以攝生之理希夢對曰臣無他術惟是少情寡慾節聲色薄滋味上嘉之金紫致仕○二月置司諫正言○禁獻珍禽奇獸○李昉罷相先是布衣翟周擊登聞鼓訟昉宰相值北戎入寇不憂邊事但賦詩飲宴并置女樂上由是不悅昉會連旱蝗太宗以水旱失度陰陽乖戾咎在宰相遂切責罷之○以趙普為太保兼侍中呂蒙正入相蒙正為人寬厚無所嗜好在中書日上尤加眷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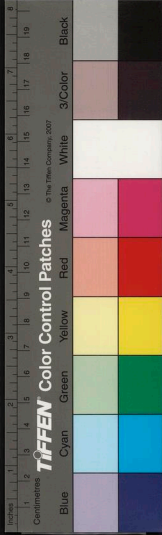
趙普兼
侍中呂
蒙正相



錫和祠
廬郡

時有朝士家藏古鏡自言能照二百里欲因蒙正弟獻以
求知其弟伺間從容言之蒙正笑曰吾面不過方尺大安
用照二百里其弟遂不復敢言其寡欲不為物累如此。
皇子元僖封許王。詔諸路賑饑。上以田錫知桐廬郡
錫至郡以吳越之邦歸朝廷未久人阻禮教下車建孔子
廟教之詩書天子賜九經以佑之自是睦又舉孝秀登縉
紳者比比焉錫嘗上封禪書其大意以為五代之亂人如
豺虎不圖今日復見太平宜崇檢玉之禮以答天意為人
動必以禮言必以法賢不肯皆憚伏之出處二十年未嘗
趨權貴之門乾明節兩府以下皆進詩上獨知錫詩以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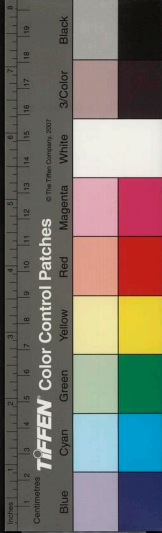
之其見重如此。夏四月復北邊互市仍禁戍卒掠掠累
歲征行民力凋耗上始有厭兵之意矣。五月置秘閣先
是宋梁都汴正明中始以長慶門東北廬舍十數間列為
三館建隆初三館有書萬二千餘卷乾德後平諸國盡收
其圖書以實三館然其屋舍卑隘僅蔽風雨周圍蘆徹道
出其側衛士騎卒朝夕喧雜歷代以來未遑改作每諸儒
受詔有所論撰即移於他所始能成之太平興國初太宗
因幸三館顧左右曰若此之陋豈足以蓄天下圖籍延四
方之士邪即詔經度左升龍門東北舊車輅院創三館命
中使精其役制度皆上所規畫踰年而成盡徙舊館之書



以寶之凡八萬餘卷至是詔分其書萬卷別為書庫日曰
祕閣始命禮部侍郎李至兼祕書監右司諫直史館宋祕
兼直祕閣石贊善大夫杜鎬為校理而直祕閣祕閣校理
之官始於此。禮部侍郎宋白知貢舉放進士程宿以下
二十八人諸科百人下第人擊登聞鼓求別試上召下第
人覆試得進士馬國祥以下及諸科凡七百人以上既擢國
祥等又命王世則召下第進士諸科人試得合格數百人
上覆試詩賦又擢進士葉齋以下及諸科九百餘人並賜
及第。秋七月除兩鹽禁。八月幸國子監命李覺講周
易。十一月李繼降敗契丹于唐河

張洎請
建三鎮

己丑端拱二年春正月詔陳備邊策。戶部郎中張洎奏
言國家自飛狐以東重關複嶺皆為契丹所有燕薊以南
平壤千里蕃漢共之失地利矣河朔郡縣列壁相望然虜
騎南馳衆寡不敵咸嬰城自固莫敢出戰此分兵力之過
也今既未能克復幽薊宜悉聚河朔建三鎮鼎據而守焉
又言涿州之戰元戎將校各不相管轄以謙謹自任未嘗
賞一効用戮一叛命宜反其道又言稍學通知之策俟兵
食有餘然後大舉幽薊未復終不得高卧。二月以陳恕
等為河北等路營田使。下詔罪已寬恤邊郡。羣臣上
尊號帝下詔却去之翌日蒙正等奏事長春殿進曰陛下



神功聖德輝映令古在於尊號止可增益忽奉詔旨省去
中外無不驚駭帝曰且如皇帝二字亦不可兼稱此起自
秦始皇後代因之不改朕欲止稱王以諸子封王有所妨
礙朕志先定勿煩確奏。三月上親試陳堯叟一百八十
六人擢堯叟為第一。賓州錄事參軍孟巖避遠征不之
官詣匿自陳太宗怒杖流海島。夏旱自三月至五月錄
繫囚遣使分路決獄是夕雨。秋七月以寇準為樞密直
學士。彗出東井凡三十日上避殿減膳。契丹寇威虜
軍尹繼倫王繼隆敗之俘獲甚眾自是不敢大入寇以繼
倫面黑相戒曰當避黑面大王。八月大赦是夕彗沒。

寇準為
樞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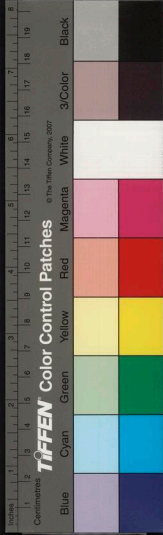
開寶寺
塔成

趙保忠同
平章

開寶寺塔成所費億萬前後踰八年乃成田錫奏疏有曰
衆以為金碧煒煌臣以為塗膏露血上亦不怒。九月鎮
星熒惑入南斗。冬十月趙保忠加同平章事。早上減
膳賜羣臣詔深自責已田錫上言此實陰陽失和變理倒
置上侵下之職而燭理未盡下知之失而切諫未能奏
上上及羣臣皆不悅出錫知陳州。是歲罷汭邊互市

趙普罷
相

庚寅淳化元年春正月趙普罷普卧病上屢幸其第省問
普疾篤三上表致政上不得已以普為西京留守兼中書
令普既罷呂蒙正以寬簡居相位辛仲甫從容具間政事
多決於王沔沔聽察敏辨有適時材用然性苛刻不以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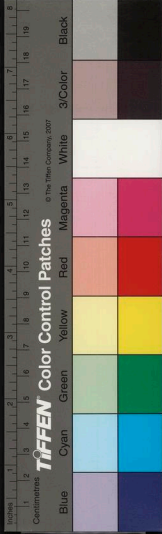


試待人進退非允人多怨之。賜諸路印本九經令長吏與衆官共閱之。二月登州二縣饑詔振之。夏四月夏州敗李繼遷。五月置刑部詳覆官六員御史臺推勘官二十員。鑄淳化元寶錢。秋八月毀左藏金銀器上性節儉退朝常着華陽中布褐袖緜內服惟純絹成累經渥乘輿給用無所損益。冬十二月立覆奏法時羣臣奏事既可其奏皆得專達于有司頗容巧妄謝泌請自令凡政事送中書機事送樞密院財貨送三司覆奏而後行遂著為定制中外所上書疏亦如之。辛卯淳化二年春正月置內殿宗班等職。閏二月辛未

法度奏

旱蝗

朔日有食之。三月詔以旱蝗欲自焚翌日雨。五月置諸路轉運使。以謝泌為司諫上修正殿頗施綵繪泌為左正言因對陳其事即日命代以赭堊賜泌金紫而遷之。泌謝曰陛下從諫從流故臣得輪誠如昔唐末有孟昭圖者朝上疏諫暮不知所在如此安得不亂上動容久之。秋七月令三司均節財用。李繼遷降賜姓趙氏名保吉授銀州觀察使保忠陰與保吉為唇齒雖外示歸順而潛結羌戎侵寇不止先是趙保忠奏繼遷誘養戎入寇來乞師正月命翟守義帥師屯夏州至是繼遷聞守義將兵來討恐懼奏表歸順。八月置審刑院于禁中凡獄具上奏



呂蒙正

者申審刑院印訖以付大理寺刑部斷覆以聞乃下審刑院中覆裁決訖以付中書當者即行之未允者宰相復以聞始命論決。九月呂蒙正罷為吏部尚書上嘗謂近臣曰累有人言儲貳事朕頗讀書見前代治亂豈不在心但諸子幼冲未有成人之性所命屬僚悉擇良善之士至於臺隸輩朕亦自揀選不欲奸險巧佞在其左右讀書聽講咸有課程待其長成自有裁制何言者未諒此心至是度又判官宋沆等五人伏閣上疏請立許王元僖為皇太子詞意狂妄上怒甚以沆乃蒙正妻屬故罷之。以李昉張齊賢同平章事。王化基為御史中丞。置知樞密院及

李昉張齊賢
同平章事

同知以張遜為知縣溫仲舒寇準為同知。契丹部族有求內附者上語侍臣曰國家若無內患必有外憂不過邊事皆可預禁游惰也國家算及商賈以抑末游克助經費比聞當職之吏頗為煩苛務求盈羨以市恩寵細而必取措克斯甚自令除商賈貨殖外負販細算交易並不得收算違者罪之。冬十一月內殿起居日復令常參官兩人次對。以畢士安為翰林學士。十二月朔行入閣儀。女真言契丹以兵隔其朝貢之路請擊之詔不許。壬辰淳化三年春二月乙丑朔日有食之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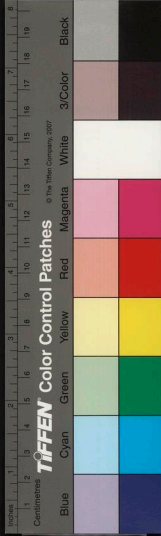
三月上親試進士孫何等三百五十人擢何為第一先是



上出卮言日出為御題何等皆不知賦題所出叩殿檻乞
指示其請再三帝為陳其大義令糊名考校分五等上三
等賜及第餘賜出身。五月旱遣使諸路決獄是夕雨。
六月黑風晝晦。置常平倉京畿大穰命增價糶貯之歲
饑即減價糶名常平倉遂為定制。秋七月趙普薨普初
以史道聞寡學術太祖嘗勸以讀書普遂手不釋卷每朝
廷有大議則閉戶自啓一篋取一書閱之及卒家人視其
篋則論語二十篇爾普事兩朝出入凡三十餘年未嘗為
子弟求恩澤後謚忠獻封韓王

龜鑑曰韓獻公韓王功業抑聞之書曰元首明哉股肱

良哉則庶事康哉盖有是君則有是臣而治具畢張大
抵皆聖主賢臣相逢之幸也有臣如普以掌書記入見
是建隆之元年也其與光武之得鄧高密者同一遭濟
也是故問息兵之計而普則曰方鎮太重論及民事而
普則曰愛民如此有堯舜之心欲收太原而普則曰
太原北抵契丹不如姑留之以蹊削平諸國彼彈丸黑
子之地將何所逃哉符彥卿名位以盛不可復委兵柄
不憚屢諫雖已出之豈復懷入而不行又於屏後嘗置
一大甕凡有報怨之文盡皆焚之上欲命曹翰取燕而
普曰翰可取孰可守翰可守孰可伐可謂知遠謀矣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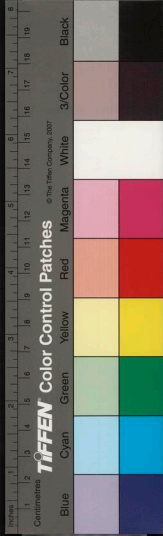


功還賞上嫌之者則不與普則曰刑賞者天子之刑賞也豈得遽以喜怒而專之哉奏事忤旨上怒而不納普則顏色自若拾奏補綴明日復進必得請而後止叱之而不答但云依理行事鞭之而不管云國家以社稷為重莫若愛民為先民以食為本上嘆曰趙普真吾社稷之臣乎史臣曰趙忠獻公獨相二十年始終如一不曾妄殺沉毅果斷每事寬大贊助居多真開國元勳也九月辛祕閣。冬十月命雷有終制置江淮兩浙茶鹽。十一月許王元僖薨元僖性仁孝尹京五年政事無失追贈太子謚孝恭。議以明年正月上辛合祭天地從之

青城王
坡作札

癸巳淳化四年春正月辛卯郊奉宣祖太祖配。二月己未朔日有食之。上以江浙淮陝比歲旱蝗遣使分路巡撫詔令有不便者條奏。青城王小坡聚徒起而為亂謂其眾曰吾疾貧富不均令為汝均之貧者附者益眾先是國家平孟氏之亂成都府庫之物悉載歸內府後來任事者竟起功利於常賦外更置博買務禁商旅不得私市布帛蜀地土狹民稠耕稼不足以給由是羣眾起而為亂二月殺彭山令齊元振。夏五月以張洎錢若水為翰林學士。詔以鹽鐵度支戶部併一司但置使一員判官六員推官三員從馬應之議也。六月張齊賢罷。上為若水

張齊賢
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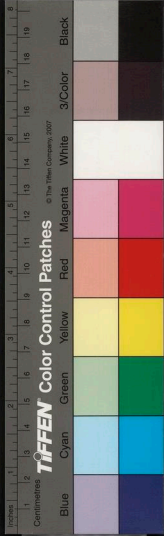


言士之學古入官遭時得位紆未拖紫躍馬食肉前呼後擁延賞宗族此足以為榮矣豈得不竭誠以報國乎若水對曰高尚之士固不以名位為光寵忠正之士亦不以窮達易志操其或以爵祿榮遇之故而效忠於上中人以下者之所為也上然其言。以呂端參知政事趙普嘗曰吾觀呂公奏事得嘉賞未嘗喜過折判未嘗懼亦不形言真台輔之器也。復給事中封駁制。秋七月大霖雨開封府雍丘尉武程上疏願減後宮嬪嬙太宗謂宰相曰武程疏遠小臣不知宮闈中事內廷給事者不過三百人各有所掌不可去者卿等固知之朕視妻子如脫屣所恨未能

呂端參知政事

寇準疏直

離世絕俗李昉奏曰臣等家人朝望朝禁中猶見宮闈簡儉之事武程疏賤妄陳狂瞽宜加黜削以懲之帝曰朕曷嘗以言罪人但念其不知爾終不加罪。時零潦過度上顧謂百僚曰朕於刑獄盡心焉安得此積陰之譴左右大臣無敢對時寇準為殿中丞獨越班而言曰某州某局吏侵官錢若干於法為小過罪不至流陛下殺之王淮參知政事沔之弟也盜陛下之錢數百萬緡於法為大惡而上以沔故務相容蔽卒得脫陛下聞之亦不加意如此而曰刑獄盡心如之何而無積陰之譴上器準之直即日誅淮罷沔政事俄而雨止自是益以言悟主初知歸州巴東縣



有野水無人渡孤舟盡日橫之句識者知其有濟巨川之意嘗手植雙栢於縣庭至今人以此甘棠謂之萊公栢。復確貨務置茶鹽制置使。八月丙辰朔日有食之。九月大水。冬十月河決澶州。罷提點刑獄歸轉運司。李昉罷李昉罷以呂蒙正為平章事竊易簡參知政事易簡外若坦然中有城府由知制誥為學士年未滿三十在翰林八年特受人主之遇以親老急於進用因召見言時政得失沆等罷即命易簡代之。趙鐸向敏中同知樞密院。閏月置三司總計使。十二月小坡與巡檢張圮聞于江源縣圮死之小波亦病劄卒眾推其妻弟李順為帥順陷漢

州彭州賊黨遂熾眾至數萬

正元宴

甲午淳化五年春正月上元御樓賜從臣宴上曰五代之粗理每念上天之貺致此繁甚乃知治亂在人呂蒙正避席曰乘輿所在士庶走集故繁甚如此臣嘗見都城外不數飢寒死者甚眾不必盡然願陛下親近以及遠蒼生之幸也上變色不言蒙正侃然復位。京西江浙江大饑寬饑民罪應因飢持杖劫人家藏粟止誅為首餘悉以減死論。李繼捧與繼遷叛上遣李繼隆率兵討之初繼隆自鐵茄驛夜入綏州謀其所向欲往襲夏州或謂夏州賊帥所出我兵少恐不能克不若先據石保以觀賊勢繼隆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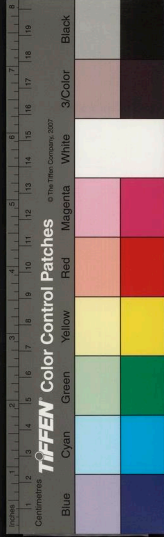
京西江浙

李繼隆
與繼遷



我兵少徑入夏州出其不意彼亦不能料我衆寡若先
石保衆寡已露豈能進耶引兵馳入撫寧縣繼捧猶未知
遂進攻夏州繼捧狼狽出迎擒之以歸上詰責數四詔釋
之留京師繼遷終反覆不臣。蜀盜李順叛據成都上命
昭 使王繼恩率兵討之四月平劔州破賊五千衆於柳
池驛斬首六百級賊衆望風走弱者不可勝計又克閬
綿二州五月至成都破賊十餘萬斬首三萬級獲順及偽
官甚衆蜀土悉平然繼恩本宦者不能戢衆縱所部剽掠
子女金帛軍士亦無閭志餘賊竄伏山谷間州縣有復陷
者太宗知之乃命入內押班衛紹徽同領其事命給事中

參知政事趙昌言充川陝路兵馬都部署自繼恩以下皆
聽其節度御札數幅丁寧授以方畧奸黨悉平召繼恩還
初繼恩有破賊之功中書議賞欲除宣徽使太宗曰朕讀
前代史書不欲令宦者預政事宣徽使執政之漸也宰相
懇言繼恩有大功非此不足以報之上怒責宰相等命學
士張洎錢若水議別立宣政使序立於宣昭使之上以授
之。六月詔以諸州官科買他物有非風土所宜而長吏
不言課民轉市於他處及調役飛輓有所不均而州縣
因循不以條奏者乃詔至日條析以聞。七月高麗請代
契丹詔却之自是不復入貢。九月以襄王元侃為開封



尹封壽王準自青州召還入見上曰朕諸子孰可以付神器準曰陛下誠為天下擇君謀及婦人中官不可也惟陛下擇所以副天下望者上俛首久之屏左右曰壽王可乎對曰知子莫若父聖意既以為可願即決定。上因言成都叛卒事輔臣或曰益郡無城池可也先是其制上命趙昌儻官吏得人善於綏撫雖無城池可也先是上命趙昌言帥蜀昌言為人辯智於上前指畫破賊之策上悅之恩遇甚厚既行時有娥眉山僧茂貞者以術得幸於上曰昌言頗狡有反相不宜委以蜀事上方悔之昌言至鳳翔會寇準知州事密上言昌言素有重名又無子息不可征蜀授以

兵柄上得疏大驚曰朝廷皆無忠臣定謀及此賴有寇準

寇準憂國爾乃詔昌言以軍事付王繼恩昌言以戶部侍郎知鳳翔府召寇準參知政事。初上聞蜀賊起顧羣臣曰蜀

土之民歲日以繁盛但習俗囂浮多事游賞物及必及今

小寇驚動豈天意抑其浮華耶呂蒙正曰昔楚莊小國之君常懼無灾今升平之代遠方忽有狂寇亦恐天垂警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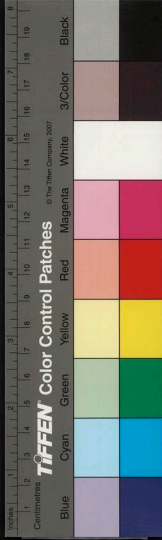
呂端曰蒙正之言望陛下留意上深納之。初上少子元

傑封益王授淮南鎮江軍節度使行揚州潤州大都督府

長史封吳王時張洎為翰林學士言臣謹按前史 子封

王以郡為國置傳相及內史中尉等佐王為理自漢魏以

少子元
傑封益
王



降所封之王如不之國朝廷遣卿大夫臨郡行郡事東晉
永和太和之際有瑯琊王會稽王臨川王故謝靈運王羲
之等並為會稽臨川內史即其事也唐有天下以揚益潞
幽荆五郡為大都之號非親王不授其揚益等郡或有親
王遙領朝廷命大臣臨郡者即是使副大使知節度事令
益王以揚益二郡建在為吳國王居大都督之任又己正
節度使豈宜再加長史之號乃是吳國王自為上佐矣
乞付中書門下商議帝以制命已出不欲追改詔自今親
王領大都督府節鎮者勿兼長史。冬十一月幸國子監
講尚書說命三篇。因幸武成王廟。令宰相以下薦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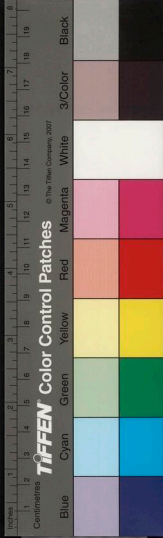
辛四子
監武成
王廟

○十二月戊寅朔日有食之。三司復各置使

上清宮成

乙未至道元年春正月上清宮成。契丹寇府州折御卿
敗之于寧河。虜死亡甚眾。上曰朕常戒邊將勿與爭鋒
待其深入分兵以要其歸路必無遺類。御卿守麟府契丹
憚之。詔以官倉菽數十萬石貸京畿及內郡民為種有
司請量留以供國焉。太宗曰甘雨沾土膏所起民田無
種不能盡地利且竭廩以給至秋有百倍之獲國馬食以
芻藁足矣。夏四月呂蒙正罷為石僕射上詔蒙正曰僕
射師表百僚以中書多務與卿均勞逸爾。以呂端為平
章事。契丹寇雄州守臣何承矩敗之。早命侍御史分

呂蒙正罷
僕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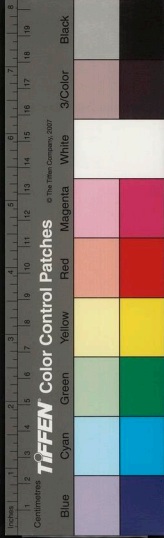


史子

決諸道獄後二月雨。開寶皇后宋氏崩。六月限僧尼額。八月立壽王元侃為皇太子大赦改名怙。九月李繼遷犯邊將敗之。上嘗問羣臣河渠轉漕以給軍食之事語及屯田利害羣臣無敢對者張洎時為參知政事退而講求其實上封奏曰國家應圖受命經營鴻業懲前王之失審丹下之龜以大梁者八方所奏為天下樞可以阜安兆民臨制四海改小京邑而定都焉昔炎漢開基高帝云吾以羽檄召天下兵未有至者又厚武云吾初即位不欲出虎符發兵郡國知漢時兵甲在外京師惟有南北軍期問羽林孤兒以備天子危從唐承隋置十二衛府兵皆農夫也其後雖置神策軍亦不過三萬人及祿山犯關朝廷驅市人接戰德宗蒙塵危駕者四百餘騎令天下甲卒數十萬眾戰馬數十萬又萃在京師疆本弱枝國之利也上覽而嘉之

命李繼隆討李繼遷

丙申至道二年春正月辛亥郊亦用上辛祈穀典也。夏四月命李繼隆討李繼遷時繼遷寇靈州陝西民運芻糧治靈州度沙磧為虜殺掠及飢渴死者不可勝計詔輔臣陳靈州事宜。詔曰朕祗膺顯命獲嗣慶基懼德不明乘奔是戒其於夙夜罔敢荒寧常念食為民天賢惟國寶當勸農而重本務設爵以延才至於草木效祥羽毛呈瑞顧



惟涼薄所不敢當應諸路州府自今以後不得以珍禽奇獸諸祥瑞來貢獻。上分遣內臣為諸路轉運司承受公事以察州縣刑政官吏治迹更次入奏。秋七月汴決穀熟命塞之。以陳靖為勸農使。寇準罷為給事中先是郊祀百官進秩準率意輕重為馮拯所論上召問準猶力爭不已上已厭準因歎曰雀鼠尚知人意况人乎遂罷之尋出知鄧州。九月復命李繼隆分五路討李繼遷。環慶等州地震。

溫仲舒王化基奏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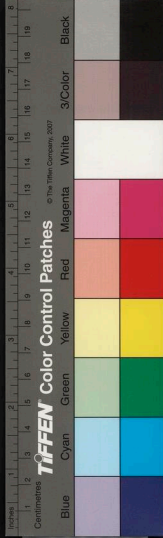
丁酉至道三年春正月以溫仲舒王化基參知政事。葬孝章皇后。二月李繼隆遣將擊李繼遷繼遷遁去。供

奉官劉文質察舉兩浙部內官高輔之李易直梅詢等八人有治迹並降璽書褒諭帝曰文質善於采聽所舉者皆良吏也遂為京西作坊副使

富弼釋曰進賢受上賞古之制也太宗能以此法勸勵臣下俾其采聽之際不敢不公故上有得賢之裕而下無蔽賢之責

太宗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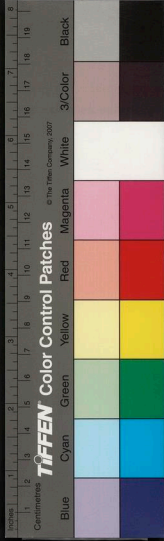
上不豫。三月上崩于萬歲殿在位二十三年。上嘗謂侍臣曰晉漢以來朝廷削弱政教凌遲主暗臣疆紀綱大壞朕即位之始懲五代弊政革故鼎新創立一代法于時二三大臣皆舊德者年猶有異論朕守之愈固不惑其說



晝夜勤行二十載矣雖未能上比古聖至于肅清寰宇修明憲度興利除害絕姦弊之原亦無慙於古羣臣皆再拜賀。又嘗語侍臣曰近世之弊至有中書布政之地庶官除授皆出于臺吏之手時政如此天下安有不亂朕自即位以來鷄鳴而起聽斷四方之政百司庶務雖至微細亦皆一一留心務革前出之弊以躋于治卿等各宜勉之。皇太子元侃即皇帝位先是上不豫李皇后與宣政使王繼恩謀立元佐太宗崩后使繼恩召呂端；入后曰宮東晏駕立嗣以長順也端曰先帝立太子正為今日豈容更有異議后默然上既即位端平立殿下不拜請卷簾升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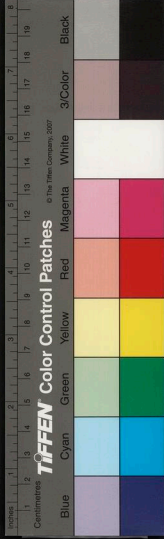
真宗即位

審視始降階率羣臣拜呼萬歲。夏四月大赦。尊皇后為皇太后。五月求直言。追尊上母夫人李氏為賢妃。六月禁獻珍禽奇獸。追冊皇后潘氏謚莊懷改章攘。工部侍郎同知樞密錢若水以母老請解機務章再上乃得請占謝便殿入對苑中上問近臣誰可大用者若水言中書舍人王旦有德望宜任大事。秋七月令轉運送入對詢以民間利病。上封者言嶺南村墟聚落間日集禪販謂之墟市請降條約令於城邑交易莫增市算上曰徒擾民爾聽從民便。上戒西邊疆吏謹烽候嚴卒乘來即驅逐去勿追捕仍議靈州事宜悠久之便庶闕輔之民息



續資治通鑑卷之四

肩有日也。○八月以周瑩為宣徽北院使。○西川戍卒劉
旰叛攻掠蜀漢等州。益州鈐轄馬知節領兵討平之。○冬
十月葬太宗于永熙陵。○十二月追尊賢妃李氏為元德
皇太后。○李繼遷遣使修貢求備邊任。上雖察其變詐時
方在諒陰姑從其請。加定難節度封。以夏綏寧宥靜五州
。王禹偁知制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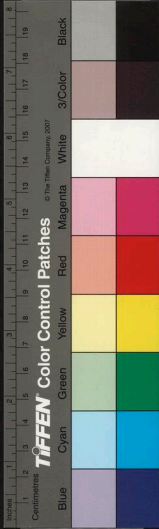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3392509-3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NAN, R.O.C.



續資治通鑑卷之五

宋真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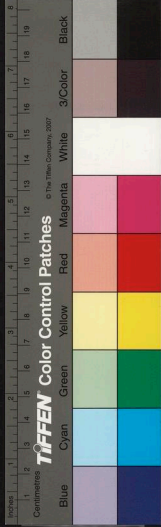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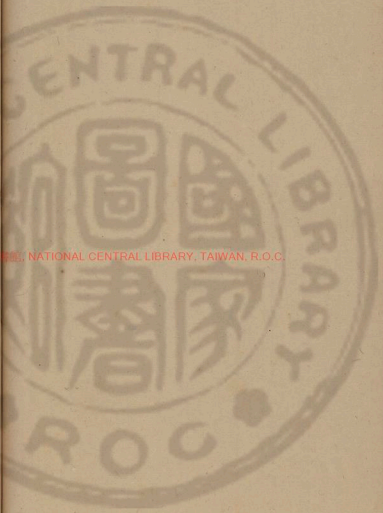
朝散尚書禮部外郎國史院修官李燾經進



戊戌咸平元年春正月召學官崔頤正日令頤正赴御書院侍講上每旦御前殿辰後復御後殿視諸司事或閱試軍士日中而罷夜則召儒臣詢得失或至夜分。二月禁出營室北上問宰相曰何祥也呂端等言變在齊魯之分上曰朕以天下為憂何止一方耶。上曰朕臨御以來未嘗佚豫令星文變異何也乃詔在位極言得失仍詔自今不御正殿復常膳。三月上試孫僅等五十人擢僅為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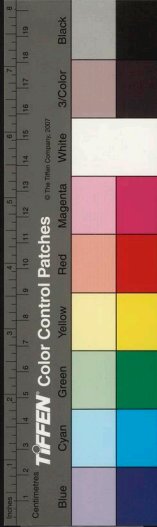
舉進士

皆星見



一。上即位準守青州上想見之謂左右曰寇準豈念我
否時大臣有不悅準者進曰臣聞寇準在青州以酒色自
娛何暇思君父會遣中使下山東巡撫將行上曰往問
寇準安否比還從促取朝見表以慰朕思公見中使泣拜
而請謂使者曰大馬皆知有主豈有人臣不思君父但以
忌者當路不敢上朝皇帝若不棄老臣朝召而夕行也要
君之章實未敢上未幾召還領相印初準鎮大名府日北
使路經由之謂準曰相公望重何以不在中書準曰主上
以朝廷無事北門管鑰非準不可付。五月戊午朔日有
食之。詔議太祖廟稱號。六月命近臣舉轉運上語李

至等曰凡所舉官多聞繆濫不如先擇舉主以類求之今
外官要切轉輸之任卿等可先擇人而令舉之。○上謂宰
相曰天下物宜民間利害惟轉運使得以周知當更令互赴
闕朕將延見詢問詔曰轉運使副之職在手督餽輓計費
儲察官吏之能否訪生民之利病至於招復流離勸課田
疇理獄訟之寃提簿領之要其責既重其務實繁苟非狗
公滅私正己率下則宵旰之寄何所望焉自今居是職者
如有灼然才行為衆所推朕當不吝美官特與升陟如但
事權依阿妄行威福因循曠職貪虐害人大則正以刑章
小則黜之散地信賞必罰朕不食言。上以工部侍郎郭



贊知天雄軍贊陳自慙闕是不肯去任上曰全魏重地委任於卿亦非輕也宜亟去上召宰相問之輔臣對以近例亦有受命而復留者上曰朕初嗣位命郭贊知大藩而不行則何以使人羣臣皆畏服

呂夷簡釋曰剛健中正乾之體也尊嚴明威君之道也坤以柔承天而不間以疆充違苟乾不能制坤君不能使臣則上下亂矣壯哉太祖之貶趙逢太宗之杖孟瑩真宗之遣郭贊信乎其英斷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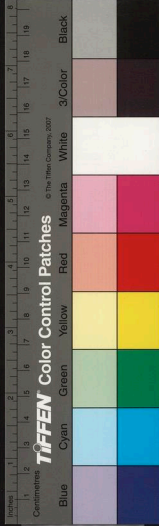
冬十月丙戌朔日有食之。呂端罷以張齊賢李沆同平章事。十一月置估馬司河東則府州嵐岢軍峽西則秦

渭等州川峽則益黎等州皆置務。十二月詔大辟親者以聞。詔三司判官舉知州

舉進士

己亥咸平二年春三月上試進士孫暨等七十一人以暨為第一。上詔三司所定劔隴等二十餘州所貢土物並與減除慶賀等二十七州悉罷所貢每歲正旦止令具表以聞諸州長吏不得以土貢為名因緣配率每歲進茶並停罷初貢茶者三十餘州馳數千里有歲中再至者上憫其勞擾故罷之。高班內品裴愈嘗因事至交州言龍花藥難得之物宜充貢於是交州採以為獻上怒曰朕懷撫遠俗何有所求即下御史臺劾問黜隸崖州仍絕其貢。

張齊賢李沆同平章



遣使賑江浙饑。閏月早求直言。夏四月詔閣門封事許畫時進入。以張詠知杭州詠既至以歲飢首寬鹽禁

五月禁泥金鋪金。秋七月置翰林侍讀侍講學士。八月大閱。樞副楊孺堯上臨其喪。九月庚辰朔日有食之。上欲北巡議發民十五萬修汴河鹽鈇官王濟以為

去歲北巡
議修汴

勞民請徐議其事宰相張齊賢以河決為憂與濟列上前且令濟署狀保河不決濟曰河決之患亦陰陽災沴所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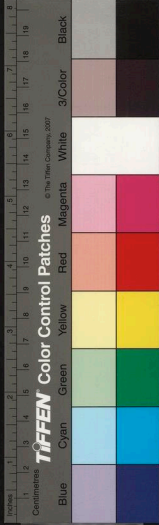
契丹入

令宰相若范和陞陽弭災沴河之不決臣亦可保上然之十一月丙戌郊奉太祖太宗配。畋近郊。契丹入寇十二月上親征次澶州知冀州張旻敗契丹于城南次大名

府知府州折惟昌又敗契丹于五合川

去歲
名用

庚子咸平三年上次大名府李流為留守不修一人而華下清肅。先是范廷召分兵擊虜求援於高陽關都部署康保裔亟赴之廷召潛師遁去保裔為虜所圍力戰于瀛州之裴村死之虜遂自德棣濟河掠青齊而去。蜀王均叛以雷有終知益州討之先是益州鈴轄符昭壽驕恣不親戎務知州牛冕寬弛無政事趙廷順等殺昭壽奉都虞候王均為主僭號大蜀改元化順率眾陷漢州遂趨綿州攻之不下直抵劍門知劍州李士衡與鈴轄率眾擊敗之均遁去初均急趨劍門而焚其儲蓄賊至果無糧可守進



退夫據士衡又手書榜告于衆曰爾軍皆有父母妻子蓋由脅從而至此若來歸我皆為王民矣得衆降千九百人乃與劍門鈴轄裴臻併力擊賊斬首數千級賊敗走還成都上嘉士衡之功擢拜度支員外郎。度支陳鼎奏乞轉衆塞下又轉益於邊而官自鬻之歲得鹽錢三十萬李士衡為度支以民力困弊請依舊募商入粟以易益上用其言又建言諸道民間每歲春收息利於豪家不若官中預給民錢至秋輸粟從之令諸路軍裝預買是也累遷三司使真宗幸澶淵東封西祀供億百萬士衡有力也明於知人嘗保任才吏數百皆稱職力薦呂文靖公陳文忠公太

傅張鄧後皆至宰相世以此多之在館職日嘗使高麗禮幣賂遺之物士衡皆不關意一切委於副使時船底敝漏副使者以士衡所得練帛籍舡底然後實已物至海內遇大風船欲傾覆副使倉惶悉取舟中之物投之海中更不別擇約投及半風息舡定既而檢點所投皆副使之物士衡所得一無所失。三月戊寅朔日有食之。上試進士陳堯咨等四百九人擢堯咨為第一。夏四月改葬元德皇后附永熙陵。知潭州李允則請蠲潭州地稅等征初司馬氏斂州人歲出絹謂之地絹及潘美定湖南計屋每間輸絹丈三謂之屋稅營田戶給牛歲輸米四斛牛死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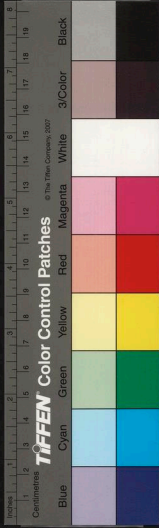
翰謂之枯骨稅民輸茶初以九斤為一大斤後益至三十斤允則請除二稅茶以十三斤半為定制會歲飢欲發官廩先振而後奏轉運使以為不可允則請以家貲為質乃得發廩賤糶因募配民隸軍籍得萬人民列治狀請留賜詔嘉獎及還連對三日上曰畢士安不謬知人矣蓋士安曾於上前薦之也○五月河決鄆州○六月以向敏中為西河宣撫大使以兩河大兵之後特遣重臣巡慰訪民疾苦○秋七月江浙飢令夏侯嶠邢昺往詢民疾苦嶠上民病二十餘事亟詔草之○九月雷有終擒王均益州平先是賊將趙延順攻邛蜀都巡檢使劉紹榮歿於賊上命

向敏中言
振西河

擒王均益
州平

御厨使李忠富州團練使石普供備庫使李正倫等討之三月王師進攻城賊將趙延順中流矢死至是官軍由地道入焚賊棧棧至夕賊將由南門遁王均奔富順監石普等追斬於富順監傳首至益州梟之於市始討賊時官與石普不協入內副都知秦翰恐告變為曉諭和解之親督眾擊賊中流矢不却五戰皆捷遂克益州上手札勞問歸還內園使又遣皇城使上以翰久在邊隅宣力勤盡特置是名以寵異之○冬十一月百官復輪對○張齊賢罷相齊賢與李沆同相情好不協自負有致君之術每敷奏多不直致議者以為踈濶至是坐冬至被酒失儀故罷○

張齊
賢罷



籍強壯

是歲籍河北強壯先是五代時河北河東強壯瀛霸諸州已有之至是以李繼遷數擾邊籍之

辛丑咸平四年春上命右諫議大夫同知樞密院事馮拯

陳堯叟舉常參官之幹敏者與三司議減冗事及參決滯

務時上封事者多言三司官吏稽習依違天下文牒有五

七歲不為裁決者案牘凝滯吏民抑塞水旱災沴多由所

致自今請委逐郡判官檢覆向來諸路州軍所申請及本

州所積滯事彙送予奪然後詣判使會議施行如更有稽

違即許諸路轉運使及本州軍聞奏命官推鞠其罪庶有

警其弛慢三司都督又司引逋負官物入于崇政殿上臨

問之自是凡七日釋三千六百餘人除逋負二百六十餘

萬詔曰權酷之利素有定規宜令計司立為永式自令中

外不得更設增課以圖恩獎先是檢舉天下酒稅頗為煩

舉賢良擾且竟以羨利邀寵至是遂罷其事而條約之。詔舉賢

良學士承旨宋白舉直集賢院田錫錫尋召對。三月分

川陝為四路。以呂蒙正向敏中同平章事。行儀天厯

。以楊億知制誥。夏四月楊嗣楊延朗加團練使時並

為沿邊巡檢勇於戰鬪邊人謂之二楊楊延朗後改名延

昭智勇善戰在北邊二十餘年虜憚之曰楊六郎。罷

效恩還官行唐勛京朝官法。回鶻來貢。舉賢良方正

舉常參官議

陳堯叟舉常參官之幹敏者與三司議減冗事及參決滯

務時上封事者多言三司官吏稽習依違天下文牒有五

七歲不為裁決者案牘凝滯吏民抑塞水旱災沴多由所

致自今請委逐郡判官檢覆向來諸路州軍所申請及本

州所積滯事彙送予奪然後詣判使會議施行如更有稽

違即許諸路轉運使及本州軍聞奏命官推鞠其罪庶有

警其弛慢三司都督又司引逋負官物入于崇政殿上臨

問之自是凡七日釋三千六百餘人除逋負二百六十餘

萬詔曰權酷之利素有定規宜令計司立為永式自令中

外不得更設增課以圖恩獎先是檢舉天下酒稅頗為煩

舉賢良擾且竟以羨利邀寵至是遂罷其事而條約之。詔舉賢

良學士承旨宋白舉直集賢院田錫錫尋召對。三月分

川陝為四路。以呂蒙正向敏中同平章事。行儀天厯

。以楊億知制誥。夏四月楊嗣楊延朗加團練使時並

為沿邊巡檢勇於戰鬪邊人謂之二楊楊延朗後改名延

昭智勇善戰在北邊二十餘年虜憚之曰楊六郎。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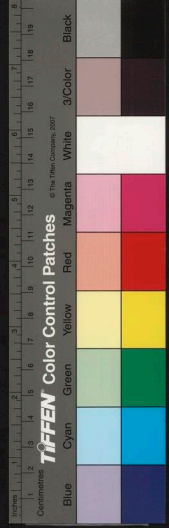
效恩還官行唐勛京朝官法。回鶻來貢。舉賢良方正

呂蒙正
向敏中
同平章事

為沿邊巡檢勇於戰鬪邊人謂之二楊楊延朗後改名延

昭智勇善戰在北邊二十餘年虜憚之曰楊六郎。罷

效恩還官行唐勛京朝官法。回鶻來貢。舉賢良方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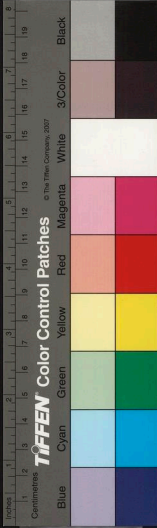
論邊事

能直言極諫科三人祕書丞查道進士陳越定國軍節度
推官王晦叔。上嘗與宰相語及天下兵馬之數帝曰數
須不少精銳者鮮又軍額太多益須精選且今之兵與古
不同古者三時務農一時教戰民即兵矣今皆坐待衣食
國家經費至廣職此之由不可不精意選練。宰相張齊
賢上言請 江南丁壯八萬以益戍兵廣邊備上曰此不
惟動搖人心抑亦使南方之人遠戍西鄙甚不便也。六
月減冗吏諸路計省十九萬五千餘人。秋八月舉賢良
方正能直言極諫科四人大名府成文主簿丁遵舒州團
練推官孫僅祕書丞何亮懷州防禦孫官孫暨。上嘗與

李繼遷
入寇

宰相論邊事因言漢武伐大宛萬里征討求名馬遂致中
國內竭生民疲弊始皇亦英主所作制度後世無改易而
不能守之以道享國不永皆可以為鑒戒又嘗謂李宗諤
曰開鄉至孝宗族雍睦朕守祖宗基業亦如卿等保守門
戶也。九月慶州地震者再。李繼遷陷清遠軍楊瓊擁
兵不救罪當死上赦之流瓊崖州。冬十月契丹入寇張
弼敗之于長城。口李繼宣尋又敗之于山谷。初七月契丹
謀入寇命王顯為鎮定三路都部署是冬顯奏大破契丹
殺二萬餘人衆皆遁去。授西涼六谷酋長潘羅支官仍
命出兵以助討李繼遷。十一月收近郊。十二月詔議

契丹入
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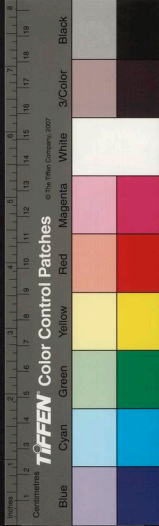
議靈州

棄守靈州張齊賢揚億力言棄之便輔臣多謂靈武必爭之地不可弃獨李沆與億意同奏曰李繼遷不死靈州非朝廷有也莫若遣使分軍民空壘而歸則闔右之民息肩矣。初朝廷棄鎮戎軍李繼和請復城之即以繼和知軍事。靈州言河外寨主李瓊以城降其城屬當緣坐上曰窮邊空壘又無救助力盡就擒此可憫也詔釋之。振河北饑。吳淑請復軍戰法。

宰相
議事

壬寅咸平五六年春正月以張齊賢為邠寧環慶等州經畧使田錫言宰相不練邊事未委所差張齊賢果能不負任使否未幾靈州陷。以丁謂為慶州路轉運使。三月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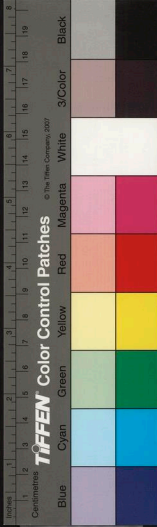
繼遷陷靈州知州裴濟死之。上試進士王曾以下三十人九經諸科百八十人以曾為第一。上嘗謂宰相曰河北歲屯重兵共億至廣錢穀出入之數未能周知昨令轉運使以一歲所入校之大約入少用多且兵未能息常須河北運送重困生民深可念也令河朔州縣戶少官多或一司一務有兩三員兼理者當議併省之。王嗣宗奏事長春殿因言嘗蒙聖諭朕不當管錢穀細務所憂者蓋天下生民臣等喜聞陛下發言深協大體今經費寔繁用度不足雖陛下勤儉冠古其如冗食尚多耗蠹尤廣更宜每歲減節以為遠大之計不爾則向去無所取濟必須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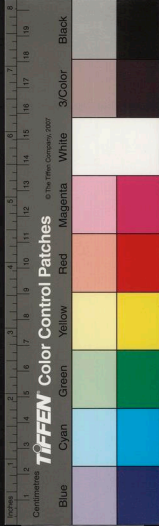


撓於民上曰朕之所憂正為撓民或至撓民則何以堪之
嗣宗日向來河北關西邊事未息典師十萬日費千金國
家兵革非不精士卒非不衆苟擇將帥嚴號令何往不利
臣等議以為事有減省者望陛下允而行之上曰卿等速
為條奏朕斷在必行○上嘗幸龍門觀巖崖石佛經會昌
殿皆已摧壞左右曰非官為葺治不能成此勝跡上曰軍
國用度不欲以奉外教恐勞費滋甚○上再起李士衡為
河北都轉連使是數廩祿如常制一等士衡再領漕運夙
夜供職積粟郡邑率如京師議者謂所積太廣必多腐敗
朝廷遣使視之士衡奏曰豈不為九年之蓄耶帝悟遂罷

其使明年大饑悉發倉廩以濟之仍葺濟京西路全活者
數百萬進刑部侍郎三司使陝西舊科吏人市木送京師
度三門之險破斂者大半又每歲市羊亦遣吏送而羊多
斃于道二者吏皆破產不能償西人苦茲五十載矣至是
士衡始請募商旅送木京師如入粟法售以池鹽又請許
其吏私市羊以副之免闕征算得補其亡失西人感之○
上以王旦為翰林學士旦為人嚴重能任大事避遠權勢
不可干以私由是上益知其賢錢若水名知人常稱之曰
真宰相器也若水召對苑中問可大用者若水以旦對旦
為翰林學士嘗奏事下殿上目送之曰與朕致太平者必

王旦為翰
林學士





用儒臣
為將

此人也嘗辨論朝臣與日者往還不當坐罪又言三司併
為一司實為煩劇上皆納之乃詔曰比年以來司帑廩者
以剝羨為勞蓋出內之際有所輕重此可責而不可獎也
宜令有司嚴加戒勵無得復蹈前失。秋七月甲午朔日
有食之。以錢若水為并代經畧使判并州上新用儒臣
為將未欲使兼部部署之名而其任實同也。冬十月令
諸州長吏與佐職官同錄大辟罪人。向敏中罷任戶部
侍郎齊賢授大常寺卿為分司西京齊賢坐薛安上所訴詞連
敏中初薛惟吉婦柴氏無子盡畜其產欲改適齊賢惟吉
有子曰安上訴其事柴因訴敏中質惟吉故第又嘗求娶

四
中
張
麻
賢
罷

田
錫
上

已以是教安上誣告母且陰庇之上問敏中敏中言實買
安上居第近喪妻不復議姻未嘗求娶於柴也柴訟急急
遂下獄按鞫乃齊賢子教柴氏為辭益鐵使王嗣忠忌敏
中言敏中喪妻曾議娶王承衍女弟密約已定上因面責
敏中以不直而併罷之。齊賢不事儀矩頗好治生再入
相數起大獄又與寇準相傾奪世以此少之。田錫上疏
言伏觀內殿起居近罷轉對封章迭送今已踰年上書應
詔並無旌酬失儀被彈即有責罰又聞密院中書政出吏
胥行遣即檢舊例施行樞相商議別無遠謀戎夷深入則
請大駕親征將帥無功則取聖慈裁斷備位則不失享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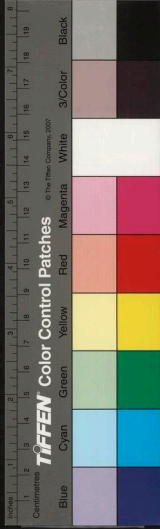
種賞部

貴罷免則不過歸班行臣下得優逸而君上常焦勞實為
倒置也陰陽不順水旱不調法令滋章盜賊多起尚率京
城父老與百辟千官五度上章請加尊號賴聖君英睿以
為天下可欺御劄丁寧志不可奪必斷來表深愜羣情由
是見宰相以甘言佞山求聖知以國計軍機非已任若加
以水旱之灾乘以戎狄之怨不知在廟堂者用何智略總
軍兵者作何籌謀。十一月上將議親郊鹽鐵使王嗣宗
奏郊裡費用煩重望行謁廟之禮而推慶賜呂蒙正曰前
代停廟盖因灾沴今無故罷裡祀典禮無據郊壇一日之
費所省幾何殊非寅恭事天之意也因詔三司非裡祀所

須並可減省是歲減應供奉官雜物十萬六千。十二月
以呂蒙正李沆兼門下侍郎

京東
淮南

癸卯咸平六年二月遣使振京東淮南饑水灾田錫上
疏言國家為少闕軍兵防備邊戍遂為曹單宋亳陳汝蔡
潁點集鄉村揀選強壯得五七萬人訪聞始降宣命指揮
只令在本城防守尋即押赴京師何失信若此又言灾沴
之餘盜賊若起適足為戎狄之利有勞宵旰之憂檢灾傷
乃是虛名行賑貸且非實事。潘羅文言已集六萬騎乞
會玉師復靈州持投朔方節度。夏四月王繼與契丹戰
于望都縣南遂陷於虜贈繼忠官錄用其子孫。以張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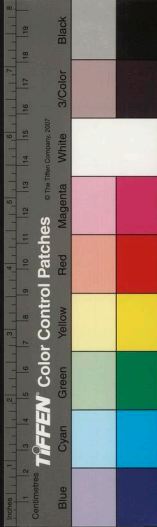
命全不
宜屢更

知益州民間詠至皆鼓舞相慶。六月併益鐵度支戶部
三司置一使。秋呂蒙正以疾辭罷為太子太師。上謂
知樞密使王繼英曰比年邊防止及西北至於遠方殊俗
蓋多無備如川廣荆湖常須訓齊軍伍以為備不可闕也
上之長慮遠畧皆如此。劉承宗掌軍器庫上臨幸見其
整肅面授閤職。秦國長公主以人有所逋欠納其女為
質帝聞之還其父母。壽春縣主上言夫兄侯紹卿掌芻
積被劾望釋其罪上曰損壞官物自有常刑不可免也

富弼等釋曰戚里倚帝家之勢不為暴橫以侵人幾希
故先帝不容秦國質取人女不貸侯紹卿刑罰正所以
防其侵暴驕恣保安戚里也

命全不
宜屢更

石正言知制誥朱異上言朝廷命令不宜屢改自今應陳
述利害更張法制者請委官司議其可否如經久可行者
行之不可行者止之上謂羣臣曰命令屢改甚失治體異
等所言不可不戒李文靖公沆為相有大臣體嘗語人曰
吾為相無它能惟不改朝廷法制用此以報國士大夫初
聞此言以謂不切於事及其後當國者或不思事體或收
恩取譽更祖宗舊制遂至兵冗官濫不可勝紀而用度無
節財力匱乏公私困弊推迓其事皆因執政不能遵守舊
規妄有改更所致至此始知文靖之言簡而要云文靖在



開方田

田錫卒

相府日真宗嘗問之曰人皆有密啓而公獨無何也對曰
臣待罪宰相公事則公言之何用密啓夫人臣密啓者非
讒即佞臣嘗惡之豈可效尤一時朝議浩然歸重。冬十
月靜戎軍王能奏於城水開方田廣袤相去五尺深七尺
以限戎馬詔鎮戎順安威虜軍界並為之。十一月有星
孛于井鬼。十二月求直言。田錫卒將奏疏悉焚之曰
吾豈可藏副示後諍時賣直耶前後奏議凡五十三有成
平集五十卷行于世。上見錫色必莊目之曰此吾之汲黯
也錫動必以禮言必以法賢不肯咸憚伏之出處二十年
未嘗起權貴之門在貶廢中樂得其正晏如也上覽其遺

表惻然曰田錫直臣也天何奪之速乎。李繼遷陷西京
府潘羅支要擊之中流矢而死于德明襲位。上初即位
召种於終南山欲辭疾不至五年上復遣供奉官周珪齎
詔就山召赴闕仍賜絹百匹錢十萬放被命至闕上賜對
便殿親加撫問命坐與語授左司諫直昭文館賜居第什
器太官供膳六年放上表懇求歸山上令暫歸因授起居
舍人宴餞於龍圖閣上作七言詩二章送放羣臣皆和景
德二年轉右諫議大夫祥符元年授給事中從祀汾陰放
獻議事十三篇一日議道二日議德三日議用四日議器
五日議文武六議制度七議教化八議賞罰九議典禮十



議軍國十一議獄訟十二議征討十三議正邪真宗納之上嘗觀龍圖閣放從而登真宗隨手授放臂挽引而上顧謂侍臣曰若唐明皇優待李白嘗以御手調羹當時稱為上事今朕待汝如此厚賢之禮當不愧於古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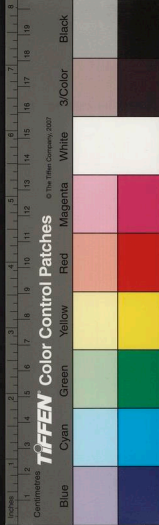
甲辰景德元年春正月朔大赦。以後宮劉氏為美人。京師地震者三。二月知鎮戎軍曹瑋上言繼遣擅中國要地令其國危于弱不即圖之後更難制未幾李德明請降。三月契丹入寇知威虜軍魏能敗之于長城口。皇太后李氏崩。夏六月旱人多暍死。秋七月上視李沆疾及車駕還宮而沆卒上臨其喪贈太尉中書令謚文靖

李沆卒

○上之初即位也沆日取四方水旱盜賊之事王旦以為細事不足煩上聽沆曰人主少年當使知人間疾苦不然血氣方剛不留恚聲色犬馬則土木甲兵禱祠之事作矣吾老不及見此參政他日之憂也時西北用兵邊奏日警或至旰食旦慨然歎曰我輩安得見太平優游無事乎沆曰少有憂勤足為警戒他日四方寧謐朝廷未必無事君奚念哉○上嘗問治道所宜先沆曰不用浮薄新進喜事之人此最為先上問其人曰如梅詢曾致堯李夷庚等是矣由是終上之世至仁宗初年多得重厚之士。石保吉求為使相上以問沆沆曰保吉因緣戚里無攻戰之勞台

石保吉
求使相





李沆論
丁謂

席之拜恐騰物論他日再三詢之執議如初事遂寢沆卒
數日乃拜焉。寇準始與丁謂善屢言謂之才沆久未用
準以問沆沆曰如斯人者才則才矣可使之在人上乎準
曰如謂者相公終能抑之使在人下乎沆笑曰他日當思
吾言。沆嘗喜讀論語或問之沆曰為宰相如論語中節
用而愛人使民以時兩句尚未能行聖人之言終身誦之
可也。簡陝西振武軍為四十指揮。八月以畢士安寇
準為平章事先是李沆既卒上欲用準嘗謂士安曰準好
剛仗氣柰何士安曰今天下雖蒙休德而北戎尚跳梁若
準者正宜用也乃並命之。九月令轉運 察所部官能

畢士安
寇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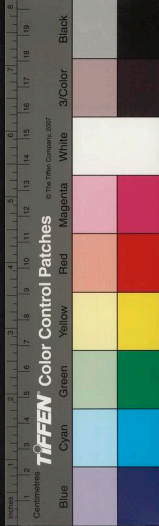
契丹寇
去入寇

否為三等公勤廉幹為上幹事而無廉譽清白而無治聲
者為次畏懦貪狠為下。河決澧州。置龍圖閣待制。
閏月契丹主同其母蕭氏大舉入寇遣其統軍順國王撻
覽引兵攻威虜順安軍魏能石普帥兵禦之敗其前鋒斬
偏將獲印及旗鼓輜重又攻北平寨田敏等擊走之又東
趨保州孫密伏兵敗之攻州城不利而北又合王超等陣
于唐河以拒之其游騎為我裨將所擊虜帥眾東駐陽城
浣寇準言邊奏虜騎已至深祁以東緣三路大軍在定州
東路別無屯兵乞先發天雄軍步騎萬人駐貝州令周瑩
林彥鈞孫全照部分一安人心二張軍勢以疑敵謀三以

振石普延承翰軍威四與邪沘相近足為犄角之勢此時
寇準已決親征之議參政王欽若以虜深入密言於上請
幸金陵僉書陳堯叟請幸成都上以問準有人勸朕幸江
南與蜀者帥以為何如寇準曰不知何人發此謀上曰卿
姑斷其可否勿問其人也準曰臣欲得獻策之人斬以戮
鼓然後北伐爾上意乃決於是詔諸路會兵出詔準曰今
虜騎未退而天祚軍截在虜後萬一陷沒則河朔皆為虜
境矣何人可為守準曰古人有言智將不如福將臣觀參
知政事王欽若福祿未艾宜可為守即召欽若於行府諭
上意受勅俾行欽若茫然自夫未及有言準遽曰主上親

以王欽若
契丹軍

征非臣子辭難之日參政為國柄臣當體此意據酌太白
飲之名曰上馬盃欽若驚懼不敢辭飲泣拜別準答拜且
曰參政勉之回口即為同列也準以欽若多智恐妄有疑
沮故出之○雲州觀察使王繼忠戰敗陷虜虜信用之繼
忠乘間言和好之利時虜主幼母老舉兵深入所至不利
頗有厭兵竟納繼忠言乃遣李興持信箭以繼忠書詣莫
州部署石普且令馳奏闕下其書以為北朝欽聞聖德願
修舊好而欲朝廷先遣使上未許也○契丹寇草城邢延
苛嵐軍賈宗連擊敗之又設伏寒光嶺伏發軍潰自相蹂
躪者萬餘人獲馬牛橐駝以千數○王超言契丹引眾沿



胡盧河而東詔諸將整兵為備。命張齊知青州兼青淄
濰安撫使。丁謂知鄆州兼鄆齊濮安撫使。契丹稍南民奔
揚州渡舟人要利不時濟謂取死囚斬於河上詭言取民
錢者舟人懼旦夕不敢停濟乃立部分並河執旗幟擊刁
斗以防守聲聞百里虜懼遁去。十月詔王超率兵赴行
在。詔魏能張凝田敏率所部兵屯定州。王繼忠得上
手詔即具奏附石晉言契丹已欲求好乞再遣使上曰瀛州
舊疆恐難固守北朝已欲求好乞再遣使上曰瀛州 備
非所憂也欲先遣使固無損也上問二府擇可使虜者須
忠義識畧可以入敵境觀其誠偽不必限以位秩高下二

府薦石班殿直曹利用可使召見首陳和戎息兵為使上
問其家何在利用曰臣盡節得死為幸何以家為準以不
當先遣上卒遣之。契丹犯瀛州守臣李延渥擊之虜衆
死者三萬餘人虜者倍之乃解去。十一月辛亥朔賜延
渥及將士金帶緡錢有差。邊報急書一夕凡五至寇準
不啓封欲笑自如上聞之大駭以問寇準準曰陛下欲了
欲未了耶曰虜兵深入吾境豈欲久耶曰陛下欲了不過
五日爾其說請 澶淵上不語同列懼欲退準曰士安等
止候駕起從駕而北上難之欲還內準曰陛下入則臣不
得見而大事去矣請無還而行也遂行六軍百司追而及



曹利用
至天祥

之司天言日抱珥黃氣宜不戰而有求和之象。以雍王元份為東京留守。以李繼隆石保吉為駕前排陣使。孫王隱葛霸副之。孫全照秦翰為銓轄。曹利用至天雄。孫全照疑虜不誠。勸王欽若留之。虜沿河屯泊。侵擾貝冀。窺深州。皆不利。復令王繼忠具奏。求和好。且言北朝頓兵不敢劫掠。以待主人。石普遣指使張皓持詣闕。出虜寨。為所得虜主及其母。引皓至車帳前。問勞久之。因令抵天雄。催利用來。王欽若覽不敢遣皓。獨還虜主及其母。賜皓袍帶。館設加等。使繼忠具奏。且請自澶州別遣使議和好。事於是皓以國母之命入奏。上賜繼忠詔許之。俾令皓持詔往。

天雄督利用前去。上謂輔臣曰。虜雖來講。和國家以安民。息戰為念。固許之矣。河北且危急。防虜偷度。若別行邀求。當決一戰。剪滅此虜。可飭將帥整治軍事。壬申。車駕次韋城縣。大臣猶有進南巡避狄之策。聖意稍惑。準言。王欽若。江南人。故請陛下幸江南。陳克臾。蜀人。故請陛下幸蜀。此皆為身謀。非為國計也。且先帝建都垂五十年。天下財用兵甲。聚於京師。宗廟社稷之所寄也。不幸有事。陛下當與臣等以死守之。令一旦棄去。非復陛下所有。若盜賊因緣而起。陛下當何歸乎。陛下惟可進尺。不可退寸。河北諸軍日夜望驚。與至士氣當倍。若回輦數步。則萬眾瓦解。虜



乘其勢金陵亦不得可而至矣上意未決殿前指揮使高瓊上所倚信先朝宿將也忽有旨召對御幄上因語及南巡之事瓊驚曰臣未審陛下此行者何人也且戎人入境已數月師老可知三路屯兵未聞略施戰鬪隨駕甲士莫匪精強李繼隆等期於死戰儻知聖駕南行各國生意孰肯盡力破賊况隨駕兵士父母妻子盡在闕下豈肯弃而東向者人心一變社稷危矣既而虜衆過天雄陷德清軍是日抵澶州北直犯大軍圍合三面輕騎由西北隅突進李繼隆整軍成列以禦之分伏劫弩控扼要害其統軍順國王撻覽有機勇所將皆精銳方為先鋒異其旗幟躬

出督戰威虎軍頭張瓌守子弩發撻覽中額衆大亂是

夜撻覽死虜大挫退血不敢輕動但時遣輕騎來覘王師

○丙子車駕發衛南李繼隆來告捷又言澶州北城門巷

湫隘望且於南城駐蹕是日次南城驛舍將止焉寇準固

請幸北城陛下不過河則人心危懼虜氣未懾非所以取

威決勝也四方征鎮赴援者日至又何疑而不往高瓊亦

固以請且曰陛下不幸北城百姓如喪考妣馮拯在傍

之瓊怒曰君以文章致位兩府令虜騎充斥猶責瓊禮

君何不賦一詩詠退虜騎耶虜衛士進輦遂幸北城至浮

橋左右躊躇怯懼前高瓊下馬扶輦辭厲叱衛士過

冠平請
幸北城



河請車駕親兵於北門準曰六軍心膽盡在陛下身上若
今登城擒賊必矣上為之登樓張黃龍旗王師既成列六
軍山呼聲動天地氣勢百倍虜相視怖駭夜移寨北去乃
遣使願修舊好上詔曹利用速行利用自天雄至虜營事
議未決乃遣左飛龍使韓杞持國主書與利用俱還。十
二月庚辰朔韓杞入對受書於閤門跪奏云國母令臣上
問皇帝起居其言復以關南故地為請上謂輔臣曰所言
歸地事極無名若必邀求朕當決戰耳實念河北居人重
有勞擾歲以金帛濟其不足朝廷之體固亦無傷答其書
不必具言但令曹利用與韓杞口述茲事可也上因問準
準畫策以進曰如用臣此策可得數百年無事不然恐數
十年之後戎心又生矣上曰朕不忍生靈受弊不如且聽
其和平猶未肯欲邀使稱臣且獻幽州地時上獻兵事有
譖準不願與虜和幸有兵事以自取重上不悅準不得已
許之時上雖從和準益召兵四方赴援者日至分兵屯要
害地虜憚之準曰契丹來寇入中國千餘里其歸不十日
不能出漢地郡邑堅壁清野以待寇虜人馬飢之百萬之
衆可毋戰而死虜窘如此誠少抑緩之契丹不敢不稱臣
幽州可必得也上不聽因命答書賜杞襲衣金帶杞入辭
與利用同往上戒利用曰以地必不可得若邀求貨利則



曹利用與
韓杞

詔永興

○曹利用與韓杞至虜寨虜復以闕南

宜許之利用對曰臣鄉使胡曉胡語人密伺韓杞聞其乘
間謂左右曰爾見澶州北寨兵否劾卒利器與前聞不同
吁可畏也臣此行得熟察之妄有邀求必請會師平蕩。
故地為言利用輒沮之且謂曰北朝既興師尋盟若歲布
南朝金帛之資以助軍旅則猶可議也其接伴政事舍人
高正始遽曰今茲引衆而來本謀闕南之地若不遂所圖
則本國之人員愧多矣利用答以稟命專對有死而已今
主上親征六軍精銳不和則戰地決不可得也國主及母
聞之意稍急欲歲取金帛乃許以歲遺絹二十萬銀一十

萬議始定利用入辭國母言南北通和實為美事國主平
少願兄事南朝又慮南朝或於沿邊開移河道廣浚壕塹
別有舉動之意已令石監門衛大將軍姚東之奉書偕行
請共誓書為約。甲申利用與東之俱還乙酉東之入對

利用與
東之還
乃入對

且傳其母命起居聖躬萬安言頗恭順利用奏云虜有成

約悉具繼忠密奏中矣是日上御行宮之南樓宴從官呂

東之預焉丙戌東之入辭命獎州刺史李繼昌持誓書與

東之往報先是東之來其主以御衣食物等來獻乃以衣

服茶藥金器等答之東之又言收衆北歸恐為緣邊邀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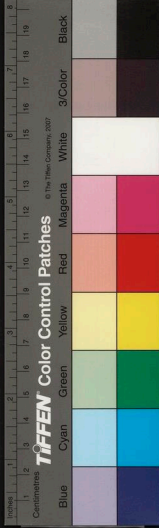
有詔諸路部署及諸州軍勿輒出兵馬襲契丹歸師。丁



曹利用
再使

亥遣侍御史高貽慶等詣河北安集流民瘞暴骸。曹利用再使面請歲賂金帛之數。上曰：「必不得已，雖百萬亦可。」寇準召語之曰：「雖有勅旨，汝許不過三十萬，過三十萬將斬汝矣。」利用至虜界，亦如數成約而還。入見上方，進食未即對。使內侍問之，利用不言。而以三指加額，內侍入白三指加額，豈非三百萬乎？上失聲曰：「太多。」既而曰：「姑了事，亦可耳。」及對，上曰：「幾何？」白：「三十萬。」上喜甚，利用還忠州刺史。甲午，車駕發澶州城上，謂宰相曰：「昨建議者欲令石普、楊延朗等會兵界河，遷其歸路，以精甲躡後腹背擊之，可以無噍類矣。」朕念矢石之下，殺害橫多，兵連禍結，益無窮。已故不若徇其請，盟以休息天下。或彼自渝約，然後覆亡之，未晚。○河朔自雍熙以來，用兵二十年，南北困弊，至是偃革息民。天下大悅。乃詔雄霸州安肅軍置三榷場，與北界交易。是冬，以明德皇后祔于廟。○魯國長公主以趙自化藥餌有功，請授尚食使兼醫官院事。上曰：「自化頃因元紛以求刺郡，尋諭以方技之流，不可任。郡秩令復有此，請當令樞密院召自化戒之。」

富弼等釋曰：「真宗不許公主之請者，其說有二：一則愛惜名器，二則以止僥倖。今小人因緣干托戚里，或貴近以求倖進者多矣。戚里貴近，儻未能加責干托之人，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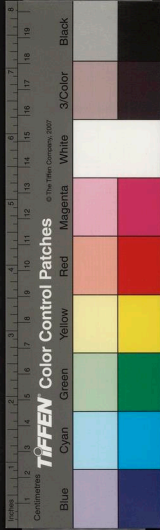
何以絕之真宗不責雍王長公主而責趙自化足以使
雍王公主自慙而趙自化自懼如此則其後小人不敢
干托而貴近戚里亦不敢請求矣偉哉古帝王之用心
也

殿中侍御史王濟知河中府上幸澶淵慮胡騎侵軼詔緣
河斷橋梁船舫稽緩者論以軍法濟曰陝西有關防隔防
舳艫連屬軍儲數萬一旦沉之可惜又動搖民心因奏奏
請寢其事帝深嘉歎遣使褒諭未幾召拜工部員外郎侍
御史知雜冬潘羅又為李繼遷部落所殺弟廝鐸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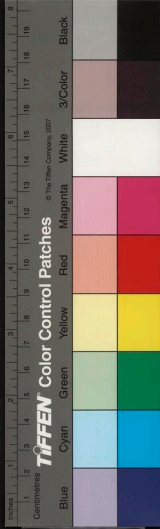
乙己景德二年春正月大赦。散河北强壮。戶部判官

李昉等上言江南諸州所增榷酤錢頗為煩擾屬歲歉已
各罷之其江南兩浙京湖路亦望停寢俟歲稔如故初制
置茶鹽奏議規畫此制以助軍旅之費至是上覽昉等奏

命停罷仍詔目今榷酤之課悉仍舊貫勿復增益。省
河北戍兵。二月令嘉邛州鑄大鐵錢。復北邊榷場。
減上供細絹。孫僅使契丹賀國母生辰僅隨事損益豐
約中度時稱得體。立緣邊入粟補官法。三月上試進
士李迪二百四十人擢迪為第一知蘄州王矩求科名上
以矩自燕薊歸化歷官清白勤於詞學特賜及第。夏四
月幸龍圖閣。王欽若與寇準異見歸自天雄再表求罷



上置資政殿學士以欽若領之。五月幸國子監。詔自
今諸州官吏雪活人命並理為勞績。秋七月復賢良等
六科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博通墳典達於教化才識兼
茂明於體用詳吏理可使從政識洞韜畧運籌決勝軍謀
宏遠材任邊寄。八月有星孛于紫微。冬十月畢士安
薨上臨其喪。上以祀田員外郎崔昉充秦國公府記室
參軍先是上謂輔臣曰秦國年少尤資贊導翊善戚維迂
儒循默不能規諫昉性頗方正以代維庶有裨益因召對
命之。上以高品周文質為殿頭高品澶州之陣文質至
北寨會散直張浩自虜中回言虜人謀以遲明襲寨文質
質即告李繼隆秦翰等為備頃之控弦暴至文質出扞禦
其部下以連弩射殺撻攬戎人即遁去上召文質至便殿
親加獎勞優賜遷秩上謹守祖宗之法故薄賞文質。初
北道用兵邊奏至凡軍旅之事多先送中書揔文武大政
樞密院雖掌軍機然大事須本中書頃來李沆往往別具
機宜上奏卿等當詳閱之但干討論者悉言利害勿以事
干樞密而有隱也。秦國長公主為其子世隆永近州刺
史任上曰牧守之任係朝廷公議不許。駙馬石保吉請
對言僕人張居簡掌以私財有所侵盜願賜重責上曰所
司自有常典豈可為卿故法外加刑保吉又請於私第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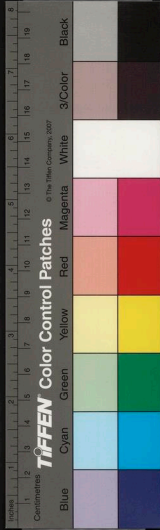
罰亦不許

呂夷簡釋曰帝王尊異后族恩寵戚里優厚親倖以金帛富之可也賞賜厚之可也惟不使求官爵親政事撓刑法我太祖不許衛得仁領郡則曰用伶人為刺史此亂世之事不與王維恩樞密使則曰內官不可使居樞要職太宗不許戚里於秦隴市木則曰恐壞天下法制真宗不許趙自化領遙郡刺史則曰非朝廷舊典抑秦國之請則曰州縣之任係國家之公議違保吉之奏則曰有司自有常典斯可謂存天下之公抑親倖之私非聰明聖智之主孰能行之三聖之德所以超禹湯而齊

堯舜也

十一月丁巳郊。十二月置資政殿大學士以王欽若為之。是歲交趾黎桓卒。

丙午景德三年春正月置常平倉。二月復都大轉運。置入內侍省。寇準罷始車駕還自澶淵寇準每以功高有德色上益欽畏之一日會朝準先退上目送之王欽若進曰陛下欽畏寇準無乃以其有社稷功耶上曰然欽若曰不意陛下之出此言也澶淵之役陛下不以為恥而以準為有社稷功何也上愕然曰何故曰城下之盟雖春秋時小國之深恥今以萬乘之貴而為澶淵之盟此可恥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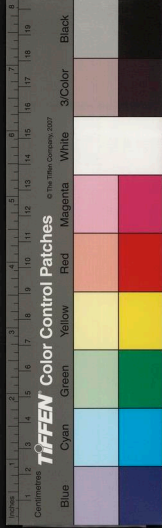


陛下獨不知乎為陛下之計者莫若雪此恥可也時上方
厭甲兵欲與民休息欽若度其不能用兵也遂言於上曰
欲雪此恥莫若選將練兵一舉而滅之乃可然以臣視陛
下必不能用兵上曰然欽若曰陛下不用兵莫若作大功
德講封禪禮以鎮撫四夷可也真宗喜議遂決及展封展
采欽若之力居多欽若每對上必譖準又謂準如投瓊與
虜博以陛下為孤注耳由是上遇準稍衰○以王旦為平
章事旦入相是時契丹初請盟趙德明亦納誓約願守河
西故地二邊兵罷不用上遂欲以無事治天下公以謂宋
興三世祖宗之法具在故其為相奉行故事重所改作進

退能否賞罰必當上久而益信之所言無不聽雖宰相大
臣有所請必曰王旦以為如何事無大小非公言不決○
三月上試進士姚晬等二百七人擢晬第一○夏四月錄
繫囚自是每歲暑月上必親臨廣問率以為常○對

○直集賢院任隨上疏言焦勞政聞求諫之門而諫議
大夫司諫正言數員但充位尸祿而已請申甄黜之典上
覽而嘉之○秋七月大宴始用樂○九月賢良方正能直
言極諫科二人光祿寺丞錢易廣德軍判石待問○冬十
月癸明德皇后○是歲京師冀益等州地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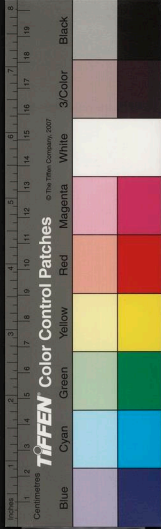
丁未景德四年春正月上如西京謁諸陵○三月上至自



西京○夏四月皇后郭氏崩○禁增酒確○

○五月丙申朔日有食之○置登聞鼓檢院○賢良方正能言極諫科二人著作佐郎陳絳開州丹陽縣主簿夏竦○濰州北海縣主簿徐奭以言事召見龍圖閣上從容問曰朕皇嗣未立其夫安在奭曰陛下不修信所以皇嗣未立上曰何謂奭因言國家以大德王天下火生土土主於信今陛下信不修所以未得皇子上曰朕未嘗失信卿何云此對曰陛下所修者小信耳夫帝王之信務必行於天下發一號施一令信則天下服不信則萬民惑今朝凡頒一法出一勅朝聞行之暮聞改之天下所不稟者以

此而已上深然其言即授衛尉丞○閏月上以事闕軍機民政者令中書省樞密院互相關報○秋七月宜州軍校陳進反命曹利用討之○黎龍廷來貢賜名封交趾郡王○復提點刑獄○置羣牧制置使○八月置龍圖閣直學士以杜鎬為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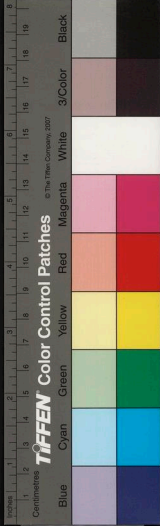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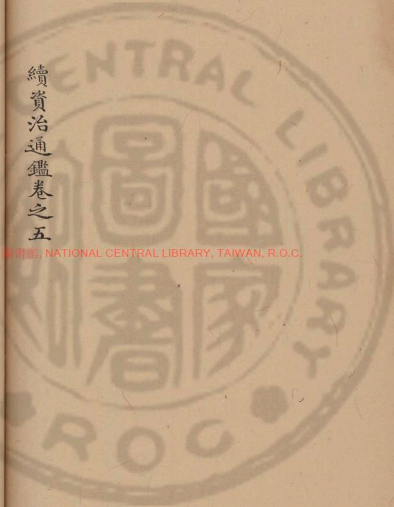
續資治通鑑卷之五

續資治通鑑卷之六

宋真宗二

朝散尚書禮部員外郎直學士院修官 李燾 經進

戊申大中祥符元年春正月天書降上語王旦王欽若曰
去年十一月見神人云當降天書大中祥符三篇適暗皇
城司言左承天門之南有帛緘如書蓋所降之書也旦等
皆稱賀孫奭時為龍圖閣待制上嘗問以天書奭對臣愚
所聞天何言哉豈有書也上知奭朴忠亦優容之。先是
王欽若趙湘請封禪當得天瑞前代皆有以人力為之陛
下謂河圖洛書果有此耶聖人以神道設教爾上曰王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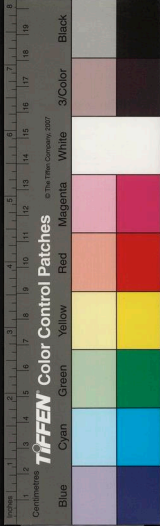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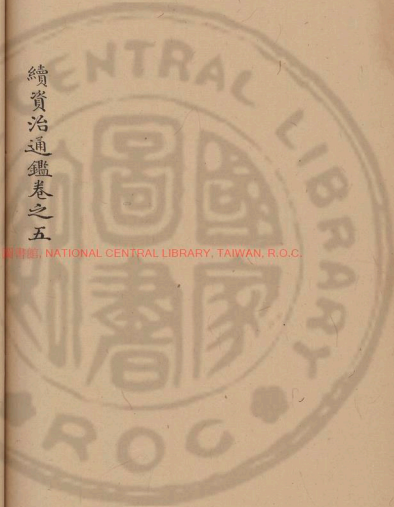
續資治通鑑卷之五

續資治通鑑卷之六

宋真宗二

朝散尚書禮部員外郎直學士院修官 李燾 經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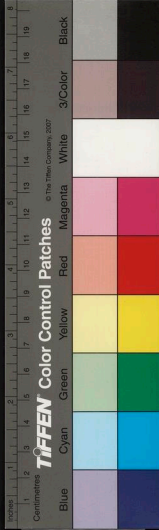
戊申大中祥符元年春正月天書降上語王旦王欽若曰
去年十一月見神人云當降天書大中祥符三篇適暗皇
城司言左承天門之南有帛緘如書蓋所降之書也旦等
皆稱賀孫奭時為龍圖閣待制上嘗問以天書奭對臣愚
所聞天何言哉豈有書也上知奭朴忠亦優容之。先是
王欽若趙湘請封禪當得天瑞前代皆有以人力為之陸
下謂河圖洛書果有此耶聖人以神道設教爾上曰王旦



請封碑

李迪陝西
還朝
自韓愈充人
滑入寇

得無不可欽若遂以意諭旦龜勉而從上尋問杜鎬以河
洛圖書事鎬偶曰聖人以神通設教爾上意遂決召旦飲
於內中歡甚賜以尊酒既歸發視乃珠子也旦自是不復
持異欽若明與上言偽為天書同為遊覽之謀。二月禁
銷金塗金。夏四月朔天書降大內王旦等凡上五表請
封禪詔從之作玉清昭應宮。罷制科。五月出宮人。
六月王欽若奏天書降泰山欽若來朝獻芝草八千一百
三十九本又奏泰下體泉出皆偽言也。秋八月升兩省
侍郎班在左右常侍之上。李迪罷陝西都轉運使還朝
是時上方議東封西祀修太平事業知秦州曹瑋奏羌人
滑謀入寇請大益兵為備上大怒以為瑋虛張虜勢恐喝
朝廷以迪新自陝西還召見示以瑋奏問其虛實迪從容
奏曰瑋武人遠在邊鄙不知朝廷事體輒有奏陳不足深
罪臣前任陝西觀邊將才畧無能出瑋之右者他日必為
國立功名若以此加罪臣切為陛下惜之上意稍解迪因
奏曰瑋良將必不妄言所請之兵亦不可少不副其求臣觀
陛下意但不欲鄭州門出兵耳秦之旁郡籍為小冊常置
鞶囊中自隨今未敢進上曰趣取之迪取其鞶囊以進上
指曰以某州某寨兵若戍秦州卿即轉詔於樞密院發之
既而虜果大入瑋迎擊大破之遂開山東之地奏到上喜



封泰山

謂迪曰山外之捷卿之功也。十月車駕如泰山祀上帝封玉牒禪社首祭地祇先是泰山多陰翳雷雨及車徒升山景氣晴爽上之巡祭也往還四十餘日未嘗遇雨雪嚴冬之候景氣恬和瑞應紛委咸以為至誠感格上天助順之意上之初行也詔以尚書右丞知樞密院事王欽若石諫議大夫參知政事趙安仁為封禪經度制置使樞密直學士權三司使丁謂為計度糧草使禮畢幸兗州取中都路還京。大赦。十一月朔次曲阜縣謁先聖廟加謚曰玄聖文宣王追謚齊太公曰昭烈武成王周文公曰文憲王各立廟尋以聖祖諱改玄聖為至聖。上至自泰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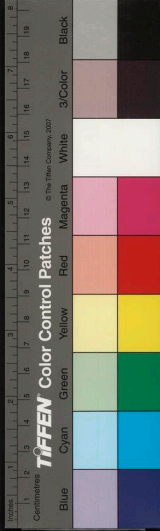
謁孔子

是歲嚴賊吏治

己酉大中祥符二年春二月定入內侍省名職。以方士王中正為左武衛將軍。詔許曲阜先聖廟立學。

雖陽書院

楚丘威同文聚徒授士不遠千里而至卒應天府民曹誠即同文舊居旁造舍百餘區聚書數千卷延四方之士講習其中詔賜額為應天府院命同文之孫奉禮郎舜賓主之。夏四月置修玉清昭應宮使。五月追封孔門弟子。代州地震。上親試舉人東封路服勤詞學經明行修梁固等三十二人。上東封回人皆獻歌頌稱贊功德獨進士張籍獻書言封禪告成帝王盛事陛下持盈守成



置天慶
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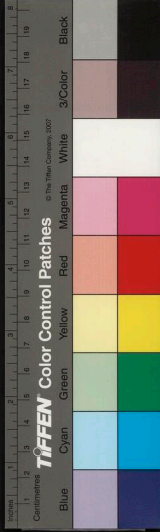
不可自驕滿上深嘉之即召試中書賜同進士出身。上
詔應門資京官二十五以上求差使者當令於國子監聽
習經書以二年為限仍令審官院與判監官考試訖以名
聞既而引對大理評事錢象中大常侍奉禮郎陳宗祀並
以學業未精令且習讀俟次年轉對。呂蒙正告老甚切
上宴後苑作釣魚詩獨賜公斷章云欲餌金鉤深未到
溪須問釣魚人以首率屬公蒙正進和云愚臣釣直難堪
用宜問濠梁結網人蒙正得謝果冠台席。張知白上書
言事上喜之自河陽節度判官擢為右正言。冬十月命
諸州置天慶觀先是楊礪充襄王府記室舍夢至一大殿

呂蒙正
呂蒙正

上真人服王者衣冠乘圭南向前有案置籍錄人姓名礪
見己名居上因請示休咎真人指一人曰此來和天尊異
日為汝主也礪問之天尊笑曰此去四十年汝功成余名
亦顯礪寤而志之及充襄王府記室參軍退而語諸子曰
吾今見襄王儀貌即來和天尊也上即位多好神仙道家
之事。十一月御製文武七條賜外官。十二月交趾貢
馴犀命縱之。是冬黎至忠卒交趾亂

庚戌大中祥符三年閏二月銅候儀成。三月李公蘊來
貢封交趾郡王。出御製示輔臣。夏四月立舉官限。

皇子生後宮所生也李氏杭州人初入宮侍劉修儀莊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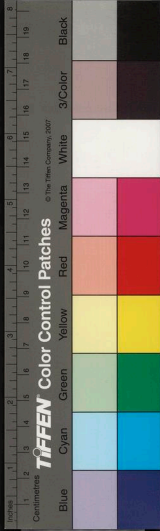
寡言上命為司寢既而有孕從上臨砌臺玉釵墜心惡之
上私卜釵若完當得男子釵果不毀上喜甚李氏所生是
為仁宗劉修儀攘為己子李不敢言中外亦不之知。五
月安定郡王薨。京師大雨。六月契丹來告釋詔雄州
出粟二萬石賤糶振之。臨郭贊喪。視邢昺疾。詔崇
安院集官詳校道藏經詔道釋藏經互相毀訾者刪去之
欽若以老子化胡經乃古賢遺跡不可削去。八月命昇
洪揚廬州長史兼安撫。以陳堯佐知制誥兼史館修撰
國朝故事知制誥者先試其文辭上以公文學天下所知
不復命試自建隆以來不試知制誥者惟楊億及公二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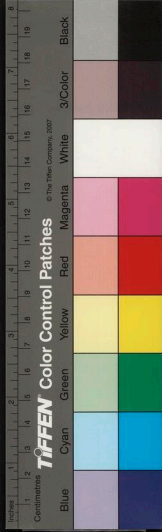
陳堯佐
知制誥

而已。冬十一月契丹伐高麗

上將西
祀

辛亥大中祥符四年上將西祀奉天書發京師。龍圖閣
待制孫奭上疏陳不可者十謂陛下才畢東封更欲西幸
非先王五年卜征重謹之意又言土木之功累年未息水
旱作沴飢饉居多乃欲勞民事神神其饗之乎尋又上疏
曰今之姦臣以先帝嘗停封禪故贊陛下以繼承先志先
帝欲北平幽朔西取繼遷則未嘗獻一謀畫一策而乃卑
辭厚幣求和於契丹虜國康爵姑息於保吉謂主辱臣死
為空言以誣下罔上為己任是陛下以祖宗艱難之業為
奸臣僥倖之資此臣所以長嘆痛哭也時羣臣敷奏符瑞





祀屋

謁岳

呂蒙正

爽復上疏言方今野鷗山鹿並形奏簡秋旱冬雷率皆稱
賀將以欺上天則上天不可欺將以欺下民則下民不可
愚將以惑後世則後世不可惑又言先王五載巡狩觀民
設教何須紫氣黃雲始能封嶽嘉禾異草然後省方哉爽
言切直至有國將興聽於民將已聽於神等語上亦不罪
也。二月至河中府寶鼎縣奉祇宮祀后土地祇大赦。
召隱士李漬辭疾不至。次華陰謁西嶽廟。三月次
陝州召草澤魏野辭疾不至。次西京幸呂蒙正第。次
永安縣謁諸陵。次鄭州表潘孝子墓。夏四月呂蒙正
堯封許國公謚文穆蒙正嘗置冊于夾袋中疏四方人才

時謂朝廷求賢取而囊之。詔兩浙福建荆湖南北廣南
等路在偽國日出丁身錢並持除放凡歲免緡錢四十五
萬貫。天下大蝗上使人於野取死蝗以示大臣明日他
宰相有袖死蝗以進者曰蝗實死矣請示於朝率百官賀
獨宰相王旦以為不可後數日方奏事飛蝗蔽天上顧旦
曰使百官方賀而蝗如此豈不為天下笑耶。宦者劉承
珪以忠謹得幸病並之日求為節度使上以語旦曰承珪
待此以瞑目旦執以為不可曰他日將有求為樞密使者
奈何至今內官不得過留後者旦之力也。上以陳堯咨
知荆南府堯咨第一人及第少精於弧矢天下謂之神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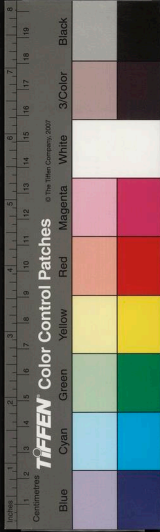
內官不過
留後
陳堯咨
知荆南

常自謂小由基及出守荆南回其母何氏問曰古人居一
郡一道必有異政見稱於人汝典名藩有何異效公曰荆
州路當衝要郊勞宴饗殆無虛日然稍精於射何氏曰汝
父訓汝以忠孝俾輔國家今不務仁政德化而專卒伍一
夫之技豈汝先人之志耶以杖擊之金魚墜地其後自龍
圖學士換觀察使及陸謝日自陳本儒生習俎豆一旦蒙
陛下易以武守所惜者腰下無金魚上特賜金紫以示優
恩。冬十一月上試祀汾陰路服勤詞學經明行修進士
三十一人擢張師德為第一

壬子大中祥符五年春正月河決棣州。二月京西饑。

三月上試進士徐奘等一百二十六人擢奘為第一上好
文雖以文辭取士然必視其器識每御崇政殿試進士及
第必召其高第數人列于庭下更察其形神磊落者始賜
榜首或取試文辭有理趣者徐奘鑄鼎物賦云足唯下
正詎聞公餽之歌傾鉉乃上居寔取王臣之威重上喜其
清切遂以為第一。四月以向敏中同平章事。秋八月
丙申朔日有食之。作五嶽觀。九月以王欽若陳堯叟
同平章樞密使。冬十月聖祖降曰吾人皇中九人之一
是趙之始祖再降乃軒轅黃帝後唐時七月一日復降主
趙氏之族謂上曰善撫育蒼生毋忘前志尋尊聖祖尊號

聖祖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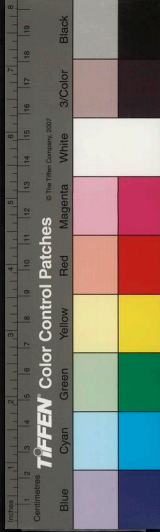


立劉后

曰九天司命保生天尊聖祖母為元天大聖后應天慶觀
並增聖祖殿。立德妃劉氏為后上欲冊后時王旦在病
告閑上獨問參知政事趙安仁安仁對曰劉氏出於微寒
恐不可母儀天下上不悅翌日上以安仁之言告欽若欽
若曰陛下姑問安仁欲以何人為后彼必有所對他日果
以欽若之言問安仁對曰德妃沈氏乃先朝宰相沈倫之
家宜可以配明主上翌日以語欽若欽若笑曰臣固知其
如此盖安仁常為沈淪門客上深以為然未幾罷安仁參
知政事劉氏竟立欽若自是權寵益固上勤於政事每退
朝閱天下奏報羣臣章疏常至中夕后嘗叅預周密參謹

以事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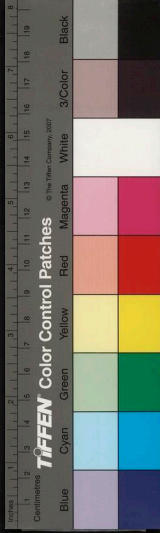
未嘗有失。以丁謂參知政事王欽若所薦也謂幼與孫
何齊名翰林王禹偁並延譽之嘗言謂與何便可白衣充
修撰由是名聲籍甚禹偁嘗與詩曰三百年來文不振直
從韓柳至孫丁而今便合教修史二子之才似六經淳化
四年登第累遷戶部判官施黠漢洞蠻叛奉使安撫謂至
召蠻酋高州刺史田彥聖等諭以威信彥信等感泣乞世
世奉職貢蠻部請立銅柱刻誓謂作文以誌之又奏議俾
蠻以粟易鹽而邊儲益充。王欽若與丁謂及劉承珪陳
彭年林特交通蹤跡詭秘時人謂之五鬼上不知其奸。
十一月置玉清昭應宮使王旦為之。十二月置景福殿



使以劉承珪為之。作景靈宮奉聖祖

癸丑大中祥符六年春正月兩浙轉運使言本路米價為
賈販騰踴請禁之詔兩浙發廩平糶價而賈販勿禁聽之
○禁出使內臣干預心事○置宗正寺修玉牒官名皇朝
新譜曰仙源積慶圖○夏六月楊億罷分司西京先是億
嘗草答契丹書云鄰壤交歡上自注其側作朽壤鼠壤糞
壤等字億遽改為隣境明日引唐故事學士草制有所改
為不稱職亟求罷上慰諭之它日謂輔臣曰楊億真有性
氣不通商量及議冊皇后劉氏上欲得億草制使了謂諭
旨億難之因請三代謂曰大年勉為此不憂不富貴曰如

此富貴亦非所願也乃命它學士草制億雖頗忤旨恩禮
猶不衰王欽若驟貴億素薄之陳彭年方以文進亦忌億
名出己右日相與譖之上意稍怠億嘗入直被召賜坐徐
出文稿數篋以示億曰卿識朕書蹟乎皆朕自起草未嘗
命臣下代作也億惶恐不知所對頓首再拜而出始知為
人所譖由是陽狂奔于陽翟億雖去職上眷之未衰聞疾
愈則起為郡未幾復以判秘書監召既到闕以詩賜之曰
瑣闥往年司制詰共真藻思類相如蓬山今日詮墳史選
仰多聞過仲舒上之愛惜人才保全忠賢如此公卒與寇
準協定大策功雖不終其盡力於國亦無愧矣。上造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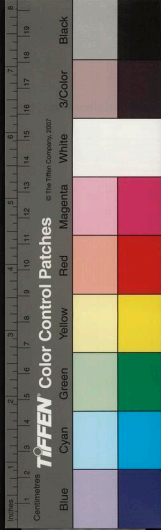


清昭應宮張詠上疏言不當造竭天下之財以窮土木之工此皆賊臣丁謂誑惑陛下乞斬於國門以謝天下上雖不從亦優容之不加詠罪

呂夷簡釋曰天子有爭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其天下易亂為治易昏為明亡者使興危者使存惟諫能之故古之人君雖有雷霆之威萬鈞之勢及聞直言遇切諫則假顏色以接之厚金帛以酬加爵祿以貴之面折其短廷指其過加誠愈納不敢輒怒蓋將以開言路而來諫臣也以逆耳則惡犯顏則怒拂心則誅則忠臣良士皆鉗口結舌不敢言矣我太祖太宗真宗皆有堯舜之資

禹湯之智文武之德而自建隆以來未嘗怒一諫官逐一御史故宜言聚於朝忠言屬于耳宗社有萬世之安無一日之危由此道也

詔曰比年內臣傳命出入頗干擾州郡自今宜一切斷絕違者重論之州縣容受而不奏同罪。七月幸亳州謁太清宮詔加號曰太上老君混元上德皇帝。八月置禮儀院以趙安仁陳彭年同知院事。冬十月元德皇后祔廟。十二月戊午朔日有食之。知濱州呂夷簡請免稅河北農器上曰勸穡勸耕古之道也豈獨河北哉即詔諸路農器悉免輸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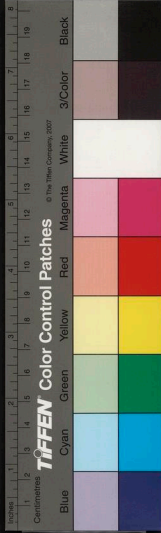
甲寅大中祥符七年春正月上如亳州謁太清宮。升應天府為南京。作鴻慶宮。二月上至自亳州。恭謝東郊。大赦。令益州鑄當十鐵錢。三月皇子受益封慶國公。夏五月詔模刻天書奉安玉清宮。六月王欽若罷欽若傾矯巧誕樞密副使馬知節薄其為人未嘗詭隨上嘗賜近臣詩誤用夢韻王旦欲白上欽若曰天子詩豈當以禮部格校之旦遂止欽若退遽密以聞後上言及之旦唯唯知節具斥其姦狀欽若必懷數奏但出一二匿其餘退則以已意稱上旨行之知節嘗於上前顧欽若曰懷中奏何不盡出至是又爭賞王懷信平蠻事上怒皆罷之

禁王宮
失火

○以寇準為樞密使同平章事王旦薦之也。○秋八月河決澶州命塞之。○禁王宮火延前殿有言非天災請置獄劾火事當坐死者百餘人宰相王旦獨請言曰始失火時陛下以罪已詔天下而臣等皆上章待罪今反歸咎於人何以示信且火雖有跡寧知非天譴之乎由是當坐者皆免。○九月上親試亳州南宮路張觀等二十一人擢觀為第一。○幸五嶽觀建醮改名會靈。○冬十月王清昭應宮成宮宇總二千六百一十區初料工須十五年丁謂令以夜繼日七年乃成。○十二月作元皇觀

昭應宮
成

乙卯大中祥符八年春正月壬午朔上詣玉清昭應宮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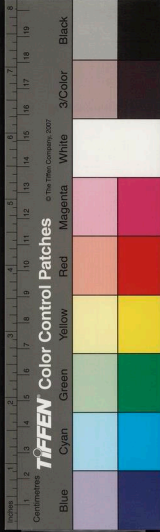


三司復
分二部

玉皇聖號令諸州皆建通場設醮還御崇德殿受賀大赦
天下。二月淮浙饑。上以三司判官闕顧宰相曰。或言
三司不欲數易。蓋吏竄其更代財穀案籍。往往不見本末。
勾院闕防之地。官卑權重。亦難習事。王旦曰。三司併為一
司。實為煩劇。縱使重官為之。徒益事勢。其於勾攷。則益疎
矣。不若復分二部。逐部設官。選才力幹敏者領之。庶乎薄
領之勞。得以精意閱視。上然之。上以王曾知制誥。奉使
契丹。迓者邢祥。辨給好。以氣陵轢人。稱本國宗支賢明。皆
賜鐵券。曾折之曰。大臣反側。賜鉄券何及。宗支祥大慙。使
還。上美其不辱。特遷翰林學士。直日上召之。燕坐便殿。

去書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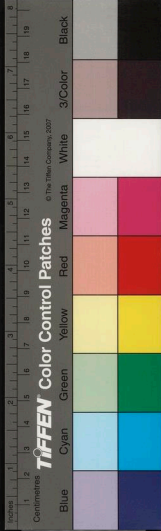
謂曰。渴欲見卿。因不及朝服。無謂朕慢。近臣累遞諫議大
夫。叅知政事。上好神仙。築昭應景靈宮。用大臣領使。以曾
為景靈宮使。不受命。忤旨罷。政出知南京王曾。因懇辭。上
頗不懌。謂曾曰。大臣宜傳會國事。豈容自異耶。曾頓首謝。
曰。君從諫。謂明臣盡忠。謂義陛下不知。臣篤病。使待罪。政
府臣知義而已。不知禍也。○三月上。臨軒試進士蔡齊等
二百八十人。擢齊為第一。先是。上夢殿下有菜一苗。其茂
與殿基相高下。及拆第一卷。乃齊之名。上見齊姿狀。堂堂
謂寇準曰。得人矣。初。上美賈誼置器之說。試禮部所奏士
讀至齊賦。有安天下之意。嘆曰。此宰相器也。稱美久之。齊



官止參政國朝狀元入相者呂文穆公蒙正文文正公曾
李文定公迪宋元憲公庠元憲登庸知制誥石揚休賀以
詩曰皇朝四十三龍吾身到黃扉止四人副樞王伯庸曰
何不道已四人而特道止惜哉蓋伯庸繼元憲魁天下士
然未幾薨于位自天聖距今未有魁多士而後大拜者信
乎有詩識也伯庸天聖五年第一人及第官亦止參政元
憲天聖二年登第。令王欽若詳定羅天醜儀十卷。夏
四月召宰相觀書于玉宸殿閱御製皇王帝霸五臣等論
罷為武勝軍節度同平章事先是準惡林特之奸邪數與

聖平罷

忿爭持方有寵上不悅謂王旦等曰準年高屢更事朕意
其必能改前非今觀所為似更甚焉旦等曰準好人施惠
又欲人畏威皆大臣所當避而準以為己任此其所短也
非至仁之主孰能全之。準為樞密使中書事有闕送樞
密院礮詔格者準奏之上以詰旦旦頓首謝既而樞密有
送中書亦礮詔格只但令送準：大慚旦每見上必稱準
之才而準數短之上以詰旦旦曰理固然臣久在相位缺
失必多準對陛下無所隱此臣所以重準也及準自知當
罷使人私於旦求為使相旦大驚曰將相之任豈可求耶
且吾不受私謁準深恨之及制出準入見涕泣曰非陛下



王欽若復
樞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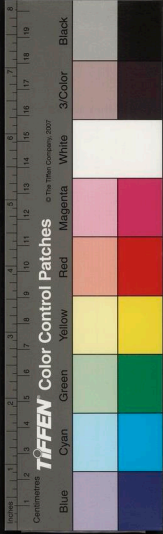
王晦叔知
益州

張詠卒

不知臣何以至是上具道旦所以薦準者準始愧歎出語
人曰王同年大度如此耶○王欽若復為樞密使同平章
事○詔倉庾出納自今勿以羨餘為月課○五月求直言
○申禁金飾服○出告人○六月己酉朔日有食之○閏
月大赦○詔定茶法○秋七月郭崇仁遣解州團練○八
月張詠卒時以樞密直學士卒于陳州詠少儻有大志
尚氣節重然諾勇于為義上嘗稱詠才任將帥以疾不盡
其用○冬十二月皇子冠封壽春郡王進封昇王
丙辰大中祥符九年春正月以張旻為宣徽南院使兼樞
密使○上以諫議大夫王晦叔知益州既至盜賊賊無輕

李及為
張錫為
御史

重一切戮之蜀中股慄不數月寇益屏竄列郡皆外戶不
閉先是張詠守蜀季春糶廩米其價比時估三之二以濟
貧民凡十戶為一保一家犯罪一保皆坐不得糶民以此
少犯法至是獻議者詠之法窮民無所濟復為寇晦叔奏
復之蜀人大喜為之謠曰守蜀之民先張後王患我赤子
俾無流亡何以報之俾壽康○工部侍郎李及薦張錫才
堪御史上曰李及清謹人未嘗有妄舉即授錫監察御史
錫為人清方勤于為事篤意讀書至疾草猶不釋手自經
史子集百家之說無不記覽通達而絕口不道於人初知
南昌縣以循良稱改知新州興學校以教人才進士自錫



敗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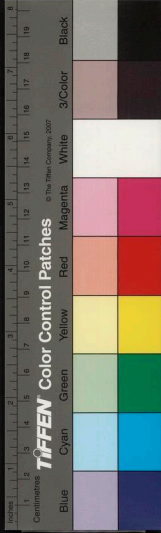
始選能吏治畿縣以往前為令者闔門重簾以壑隔廢治錫至則闔門去簾吉且人曰吾所治者三疆恃力富恃資刑恃贖於是豪勢者風善弱者伸縣以大治為御史京師之人皆曰張御史貌柔而心剛正真御史也。二月置資善堂。夏三月授李遵節度使。夏六月謁會靈。上以劉平為御史知雜事謂素忌平剛正言於上曰平將家子知古兵法使將兵西北可制夷狄上不察謂所擢出平知邠州。秋七月蝗。八月陳堯叟罷為右僕射堯叟驍力明辯多任智數久典樞密軍馬之籍悉能周記。九月秦州屬羌喃所囉宗哥立遵等三萬人入寇知秦州曹瑋

諸將劉平

陳堯叟罷祀

上玉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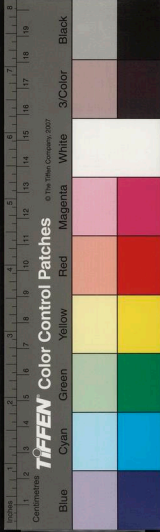
丁巳天禧元年春正月朔上玉皇聖祖寶冊尋出聖祖金牌給宗城寺觀天下名山。恭謝南郊。大赦。二月增諫官御史員。李公蘊封平王。召馮元侍講。陳彭年薨上臨其喪。夏五月以仍歲旱蝗遣使分路安撫。上謂宰相曰比聞知慶州李應機為政峻急先任廣南轉運嘗言廣州民無丁稅錢建議科納尋本路詳度累政皆難其事今應機領郡國以遂其前志遠方之民務在綏輯驟增賦調亦恐非便可罷之。上召益州通判劉焯為正言先是王文康公治蜀以法繩下有謗其太苛者會焯至上



王旦罷天
下稱為賢
相

問凌策王晦叔二人治蜀優劣何如燁曰凌策在蜀值歲
豐故得以平易治之晦叔治蜀值小歉慮民多盜故以法
繩之易地則皆然上美其言。秋七月王旦罷旦在中書
處士魏野以詩寄之美聖朝宰相年年出君在中書十二
秋西祀東封俱了畢好來相伴赤松遊旦得詩大感悟後
以疾屢辭政柄拜太尉兼侍中五日一朝軍國大事不以
時入參決旦固辭上曰方欲以大事託卿因命皇太子出
拜旦言皇子盛德必繼陛下事遂薦可為大臣者十餘人
其後不踐政府獨凌策李及旦於用人不以名譽必求其
實苟賢且才矣必久其官眾以為宜於職然後遷河南張

師德久次當遷公特不與遷或問其故公曰師德第一人
及第貴顯之職自可旋致但當靜以待之不意兩及吾門
所以不遷者欲抑天下之奔競也時人皆服有體凡所舉
薦人未嘗知在相位十餘年外無夷狄之虞內無水旱之
變兵革不用海以富貴羣工百司各得其職故天下至今
稱為賢相且任事既久有誇之於上者輒引咎未嘗自解
公與人寡言笑其言語雖簡而能以理屈人默然終日莫
能窺其際及奏事上美羣臣異同公徐一言以定事寡嫂
謹與其旭友悌尤篤美富貴不為驕侈專務儉約率勵子
弟兄子睦欲舉進士公曰吾嘗以太盛為懼其可與寒士



王欽若
入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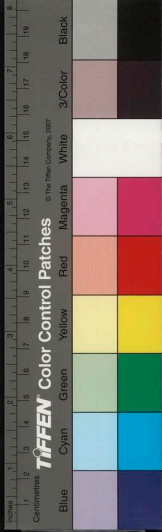
爭進至其薨也子素猶未官遺表不求恩澤。八月以樞
密王欽若為右僕射同平章事先是上欲相王欽若王旦
曰欽若遭逢陛下恩_也之厚乞令在樞密院兩府任用亦
均臣見祖宗朝未嘗_也以南方人當國雖古稱立賢無方然
後賢士乃可臣居_三幸不敢沮抑人此亦公議也及旦罷
上宰相欽若欽於嘗語人曰為王子明故使我作相晚却
十年。京師傳有靈水飲者愈疾議建祥源觀石正言劉
曄言前世有聖水皆誕怪之事今亢陽之時而興土木之
工以營不急之務非國家所宜上雖不能從頗嘉其正擢
知御史雜事奏請以農桑考課守令治狀禁民棄父母而

建祥源
觀

李迪參
知政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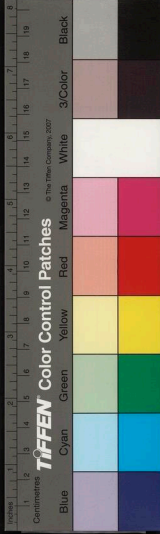
為浮屠道人言近臣不當為子弟乞恩澤以開倖進之路
時論諱之。九月李迪參知政事上嘗憂旱蝗歲用不給
迪曰祖宗置內藏正欲復西北故土及支凶荒上曰當出
金帛數百萬借三司迪曰天子於財無內外何必曰借上
悅迪又言陛下虎封時勅所過無伐木除道即驛舍或州
治為行宮纔令加道暨而已及幸汾毫土水之役過往時
百倍今天下大荒早蝗為災蓋君臣自同為誣罔殆天意
以警陛下也上曰卿之言然有誤朕為此者。王旦薨臨
終謂其子曰我別無過惟不諫天書一事之失令諸子削
髮披緇以斂上臨其喪贈太師中書令謚文正旦尋以冬

王旦
薨



冬至日莽先是太常禮院言宰相出殯當輒視朝王欽若與旦不協遂不下輟詔之命王旦疾亟上命肩輿入禁中見於延和殿勞勉數四上諭之曰卿令疾亟萬一有不諱誰可任者文正謝曰惟明主擇之再三問不對時張詠馬亮皆為尚書上曰張詠如何不對又曰馬亮如何不對上曰試以卿意言之旦矍舉笏曰臣愚見莫若寇準上憮然曰寇準性剛徧鄉更思其次旦曰他人臣所不知也文正在位日嘗以任中正知成都代張忠定言者或以為非上責問之對曰非忠正不能守詠之規他人必有變更矣王旦居相位王曾等謂旦曰曾等在政府日每見奏事其間

亦有不經上覽公但批旨行下恐人言之以為不可旦當遜謝而已一旦曾等以前說聞于上上曰朕嘗諭旦小事一面專行卿等當謹奉之曾退謝旦曰上之委遇非曾等所知也趙德明嘗以民飢上表乞糧數百萬羣臣皆請降詔責之旦曰臣從詔德明云已勅三司在京積粟百萬可遣眾來取上喜從之德明受詔再拜曰朝廷有人不可動也契丹請歲給外別銀錢幣上以問旦旦曰東封甚近欲以此要朝廷爾乃請於歲給三十萬內各借三萬契丹得之大慚○邊肅嘗坐賊貶向敏中謂旦也邊同年責已久牽復可乎旦曰為近臣坐賊豈得更陞耶敏中語數及之



遼肅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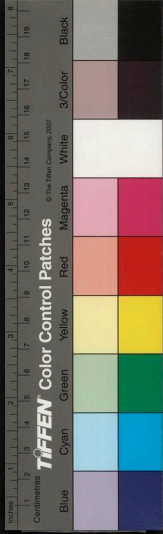
旦曰必欲用須旦死可也至是始以赦叙復。上嘗召李行簡命為太子中允致任中允穆子也。冲澹不樂任進上特召對而命之初召行簡使者不知所止上令問旦旦匿名迹遂權勢後史官真宗實錄得內出奏章乃知朝廷士多旦所薦

若星見

戊午天禧二年春正月宴宗室于資善堂。振河北饑。宴從臣及壽春郡王府官屬于資善堂。二月京西饑。三月修京城。六月彗出北斗。秋七月大赦以天文示變故也。以李士衡為三司使士衡方進用王欽若傾之會上論作文之弊欽若因言路振文人也然不識體李士

皇太子安
殊為榮宮
官

衡文誅死而振為贈告乃曰世有顯人士衡以故不大用。○八月立昇王受益為皇太子賜名禎謁太廟門有左右珥黃雲捧日大赦。以戶部員外郎晏殊充太子舍人先是祥符間天下無事許臣察擇勝景宴飲當時士大夫各為燕集以至市棧酒肆往往皆供帳為遊息之地元獻是時貧甚不能出獨家居與兄弟講習一日選東宮官忽自中批除執政大臣莫諭所由次日進見上諭之曰近聞館閣臣僚無不嬉遊宴賞彌日繼夕惟殊柱門與兄弟讀書如此謹厚正可為東宮官既受命得對上面諭除授之意對曰臣非不樂宴遊者真為貧無可為之具上益嘉其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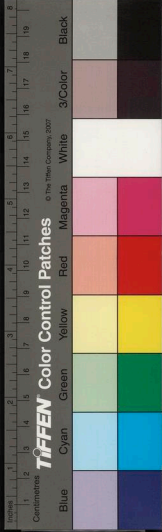
寶春注日深未幾拜翰林學士左庶子元獻既以道德文學佐佑東宮真宗每所諮訪多以方寸小紙細字問之由是參預樞密凡所對以以其彙進示不敢洩於外公生七歲輒能文鄉里號為神童故相張文節公安撫江西得公以聞真宗召見賜以身後二日又召試詩賦論公一見試題曰臣嘗私習此賦不敢隱上蓋嗟異之因試以他題授秘書省正字公之忠正不敢為欺君之事於童穉時已見之矣。冬十月孫奭言茶法屢更非示信之道即詔與與三司裁定務從寬簡

己未天禧三年春二月河南府地震。三月戊午朔日有

食之。上親試舉人賜王整以下一百四十人及第出身有差。天書降乾祐山夏四月迎入內時寇準鎮永興軍未能為都巡檢使能好造符命託神靈而外附準至是奏天書降乾祐山蓋能所為也羣臣無敢言。以夏守恩為捧日天武四廂都指揮使劉美為神衛龍衛四廂都指揮使上不豫中宮預政倚用守恩故也。六月王欽若罷時欽若恩遇衰人有言其受金者欽若於上前自辨乞下御史臺覆實上不悅曰國家置御史臺固欲為人辨虛實耶。河決滑州。以李兌則知鎮州。以寇準同平章事準之始召也將行其門生有勸準者曰公若至河陽稱疾亟

王欽若罷相

寇準同平章事



求補外此為上策儻入見即發乾祐天書之詐斯為次也
最下則再入中書為宰相爾準不擇揖而起既至遂拜平
章事時丁謂為參政寓準謹甚嘗食羹汚準鬚謂起拂之
準笑曰參政國大臣乃為官長拂鬚非謂甚愧之由是傾
誣自此萌矣。秋八月大赦以天書兩降乾祐縣也。馬
知節以彰德軍節度卒于相州知節慷慨以方畧自任又
能好書賓友儒者所與善必一時豪傑年十八監彭州兵
馬以嚴飭見憚如老特性剛直敢言無避不肯少有卑屈
嘗與王欽若爭論上前退見王旦詞色猶怒甚曰知節幾
欲以笏擊死之但恐驚動君相爾東封以後上每行幸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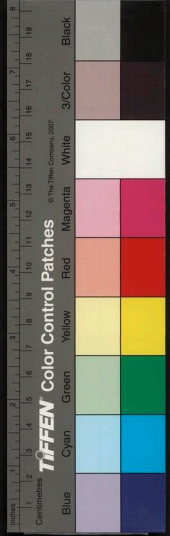
馬和節
辛相州

趙稹為益
州特選使

以知節為都部署許以專殺知節部分嚴明未嘗輒戮一
人。大會道釋于天安殿凡萬三千餘人先是建齋醮上
親臨視賜以藥銀大錢。京東河北水。上以兵部員外
郎趙稹為益州路轉運使上諭之曰遠方之事朕皆欲聞
卿至蜀可一一奏來朕當為卿行之故稹至蜀奏利害最
詳。冬十一月除犯酒麪銅鑰等死刑。辛未郊。十二
月富州蠻納土詔却之

庚申天禧四年正月以曹瑋為宣徽北院使鎮國留後簽
署樞密院
簽署兼領
藩鎮始此。二月江淮浙路饑遣使安撫。
向敏中薨臨其喪敏中端厚多智善處繁劇識大體密靜

向敏中
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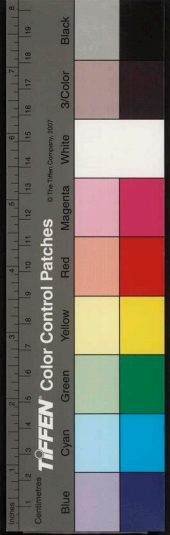


楊德復
翰林學士

周象欽
工部
立太子監
國

遠權門無私謁諸子不令釐務雖當大事若己不預焉謹
於采納不妄推薦當時以重德目之。夏四月大風晝晦
州還久之不遷或問上旦曰楊大年何不且與舊職且曰
大年須以輕去上志石人言可畏賴上保庇之今此職欲
出自情衷以全君臣之契耳踰六年乃復入禁署德卒於
是冬德性耿介坦夷重交遊崇尚名節然評品人物善惡
太明人多怨之德文章為時宗名聞外夷後贈禮部尚書
上寢疾明肅劉后益預政上意不能平嘗卧枕周懷政
股與之謀欲廢劉后命太子監國時懷政實典左右春坊

事出告冠準準遂建議密令楊德草太子監國制中外無
知者仍進德以代謂因奏曰皇太子人望所屬願陛下授
以神器以固萬世之基若丁謂恃才而挾奸曹利用倚權
而使氣皆不可使輔太子恐亂陛下國事願擇方正大臣
輔翼之會準被酒盡泄所謀且言非久洗垢乾坤謂等懼
力請罷準上以疾不記與準初有成言可其奏矣未幾寇
準罷為太子太傅萊國公先是準為樞密使曹利用副之
準素輕用議事有不合者輒曰君一夫爾豈解國家大體
耶於是丁謂及利用共排準又翰林學士錢惟演亦附謂
時上不豫政事多宮中所決謂等交通詭秘其黨日固后



劉氏宗人橫于蜀奪民益并事上以后故欲赦其罪準請
如故會周懷政伏誅準乃遠貶上勅命與小州謂輒云與
遠小州迪言向者聖旨無遠字二人忿鬪蓋始此朝士與
準親厚者謂必斥之未幾未能叛準再貶道州司馬三黜
皆非上本意歲餘上恣問左右曰吾目中久不見寇準何
耶左右莫敢對。六月河決滑州。上御崇政殿親試禮
部奏名舉人。秋七月以李迪為平章事惟演言馮拯極
純和與寇準不同乃以拯為樞密使同平章事丁謂平章
事曹利用加同平章事皆惟演之言也。內侍周懷政伏
誅初懷政嘗與上謀以太子監國出告準及準以謀泄罷
相謂等因誅斥懷政懷政謀殺謂等因誅斥懷政謀殺謂
等復相準奏上為太上皇傳位太子而廢皇后召楊崇勳
諭之崇勳詣謂第告變曹利用告變令衛士於殿東廡執
懷政訊鞠具引代斬之懷政伏誅有欲併責太子者上意
惑之李迪從容奏曰陛下有幾子乃為此計上大悟。謂
等發天書事詔捕朱能能殺使者擁眾叛後眾潰窮蹙乃
自殺。九月大赦。十一月建天章閣

李迪丁謂
之爭迪罷
謂仍留位

謂發天書
捕朱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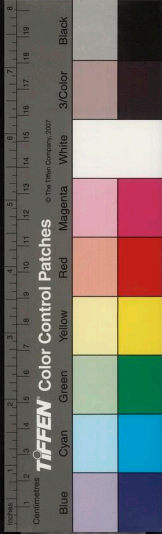
自殺。九月大赦。十一月建天章閣

丁謂李迪罷謂復相謂既擅權至除史不以聞迪語同
列曰迪起布衣十餘年位宰相有以報國死且不恨安能

周懷政
伏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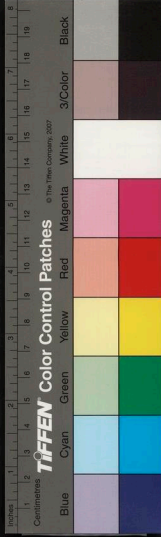
李迪相

劉氏宗人橫于蜀奪民益并事上以后故欲赦其罪準請
如故會周懷政伏誅準乃遠貶上勅命與小州謂輒云與
遠小州迪言向者聖旨無遠字二人忿鬪蓋始此朝士與
準親厚者謂必斥之未幾未能叛準再貶道州司馬三黜
皆非上本意歲餘上恣問左右曰吾目中久不見寇準何
耶左右莫敢對。六月河決滑州。上御崇政殿親試禮
部奏名舉人。秋七月以李迪為平章事惟演言馮拯極
純和與寇準不同乃以拯為樞密使同平章事丁謂平章
事曹利用加同平章事皆惟演之言也。內侍周懷政伏
誅初懷政嘗與上謀以太子監國出告準及準以謀泄罷
相謂等因誅斥懷政懷政謀殺謂等因誅斥懷政謀殺謂
等復相準奏上為太上皇傳位太子而廢皇后召楊崇勳
諭之崇勳詣謂第告變曹利用告變令衛士於殿東廡執
懷政訊鞠具引代斬之懷政伏誅有欲併責太子者上意
惑之李迪從容奏曰陛下有幾子乃為此計上大悟。謂
等發天書事詔捕朱能能殺使者擁眾叛後眾潰窮蹙乃
自殺。九月大赦。十一月建天章閣



附權臣為自安計乎謂欲以林特為樞密副使迪爭之因
詬謂引手版欲擊謂謂走得免及入對斥言謂奸邪願同
下憲司置對又言寇準無罪罷斥未能事不當顯僂又言
錢惟演謂之姻家願與惟演俱罷政柄曹利用馮拯亦相
朋黨時上怒甚欲付御史臺拯與利用曰大臣下獄不惟
深駭物聽況了謂本無紛競之意乃各降一級罷相謂知
河南府迪知鄆州刺書未出謂入對上詰所爭狀謂曰非
臣敢爭乃迪忿畧臣爾不當與之俱罷願復留因賜坐左
右欲設墩謂顧曰有旨復平章事乃更以杙子進於是復
視事仍詔迪即時赴鄆州謂始傳詔召劉筠草復相制筠

不奉詔乃更召晏殊筠既自院出過殊殊側面不敢揖蓋
內有所愧也先是上久不豫語或錯亂嘗感怒語輔臣曰
昨夜皇后以下皆之劉氏獨留朕宮中迪進曰果如是何
不治之后適在屏間聞其言由是惡迪迪所以不留亦上
不豫中宮意也上寬容大度嘗有百姓爭財以狀投匭
其語有比上德為桀紂者比奏御上止令宮中錄所訴之
事付有司根治而匿其狀曰百姓意在爭財其實無他若
并其狀付有司非惟所訴之事不得直必先按其指斥乘
輿之罪百姓無知亦可憐也○時監司有羨餘而進奉者
朝議欲賞之上自內批云國家賦歛有常數豈得羨餘若



果有之非入時大量卽是出時減尅安可賞祖宗朝檢制
臣下如此捃免聚斂者安不戒

辛酉天禧五年春正月赦以上體稍康故也。京東大雨

劉筠見
稱外

翰林學士劉筠見上久疾丁謂擅權乃求外任出知廬

州。秋七月甲戌朔日有食之。冬十一月以丁謂為譯

經史兼潤文。十二月置同勾當三館祕閣以內侍皇甫

繼明為之。明年帝崩

壬戌乾興元年春二月大赦移南郊恩賞先此頒行。上

真宗崩

崩于延慶殿年五十五在位二十六年諡曰文明章聖元

孝廟號真宗。皇太子卽皇帝位太子三歲尊皇后為太

皇太后楊淑妃為皇太妃。明肅皇后權聽軍國事遵遺

制也丁謂欲去權字王曾曰政出房閨斯已國家否運稱

權尚足示后且言猶在爾何可改也宰相丁謂樞密使曹

利用各欲獨見奏事無敢決其議者翰林學士晏殊建言

羣臣奏事太后垂簾聽之皆無得見議遂定。貶寇準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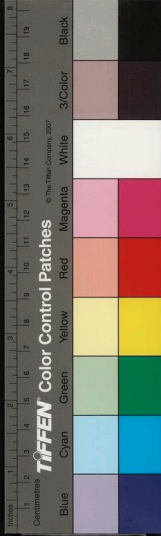
州初準十九歲登第相者謂之曰君須作宰相但登第太

早恐不得善終若成功早退可免禍蓋君骨法類盧多遜

又處士魏野曰功名蓋世少有全者因與詩曰好去上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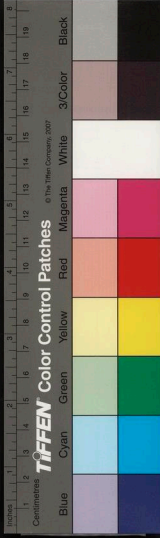
辭將相歸來平地學神仙至是始悔不用野之言準嘗有

詩送人南遊云到海只十里過山應萬重及至雷州看圖



經云南到海十里乃悟前定始準之貶雷州也丁謂遣中使齋勅往投之以錦囊盛勅揭於馬前既至準方與同官宴飲驛吏言狀準遣羣官出迎之中使避不見入傳舍久之不出問其所以來之故不答上下皆惶懼不知所為準神色自若謂之曰朝廷若賜死願見勅書中使不得已乃以勅授之準借綠衫拜勅於庭復飲宴至暮而罷道出公安剪竹挿於神祠之前而祝之曰準之心若有負朝廷此竹必不生若無負朝廷當再生人呼為菜公竹方準之貶也丁與馮相控同在中書丁當秉筆初欲貶崖州而丁忽自疑語馮曰崖州再涉波如何馮但唯唯而已丁乃徐擬

雷州泊丁之貶也馮遂擬崖州當時好事者相與語曰若見雷州寇司戶人生何處不相逢比丁之南行也寇已移道州聞丁來遣人以蒸羊迎於境上聞者多為得體。貶李迪衛州團練使至鄆州迪聞其異於他日即自裁不殊或饋之食中使輒不與迪客鄧餘怒曰汝殺我公我必殺汝從迪至衛州不離左右由是獲全或語謂曰迪若貶死公如士論何謂曰異時好事書生弄筆墨不過曰天下惜之而已。瑋知萊州始丁謂謀竄寇準李迪曹瑋等連坐者衆王曾疑責太重謂熟視曾曰居停主人恐亦未免耳蓋曹嘗以第舍假準也曾蹴然遂不復爭。三月庚午初



與太后
同聽政

御崇德殿聽朝皇太后設幄次於承明殿垂簾以見先是
王曾援東漢故事請五日一御承明殿太后坐左皇帝坐
右垂簾聽政既得旨而謂獨欲皇帝朔望見羣臣大事則
太后與上召對輔臣次之非大事悉令雷允恭傳奏畫可
曾曰兩宮異處而柄歸宦者禍端兆矣謂不聽蓋不欲同
列預聞機故潛結允恭白太后卒行其志。四月加贈皇
太后三代。六月內侍雷允恭伏誅先是真宗崩命宰臣
丁謂為山陵使允恭因請太后求效力陵上允恭至陵下
司天監邢中和言上首步法宜于孫恐下有水石允恭曰
第移就上穴既而上穴果有石石盡水出工役甚艱朝廷

雷允恭
伏誅

丁謂罷

遣使按行得實以允恭擅移皇堂事杖死于鞏縣

仍籍罷
其家罷

丁謂為太子少保分司西

京曾見謂擅權欲以山陵事并

去謂一日語同列曰曾無子將以弟之子為後明日朝退

當留白此謂不疑有異志也曾獨對具言謂包藏禍心故

令允恭擅易皇堂於絕地太后大驚一日輔臣會食資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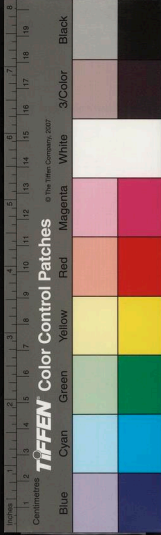
堂謂獨不與太后喻拯曰丁謂身為宰相乃與雷允恭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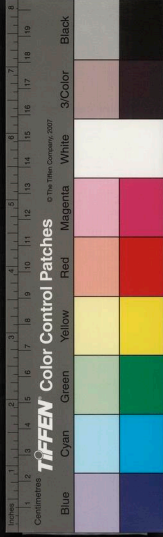
通因出謂嘗托允恭令後苑匠所造金酒器等示之又出

允恭嘗于謂求管勾皇城司及三司狀示之因曰謂前附

允恭奏事皆言曰與卿等議定近方識其矯誣且營先帝

陵寢所宜盡心而擅易陵域幾誤大事太后怒甚欲誅謂





拯曰謂固有罪然帝新即位誅大臣駭天下耳目謂豈有逆謀哉乃罷謂仍黜林持八九人皆坐謂黨落職補外。

王曾為平章事

秋七月以王曾為平章事王且嘗語其家人曰王君介然他日德望勲業甚大又曰王君昨讓會靈觀使頗拂上旨

而進退詳雅詞直氣和了無所憚我自任政事幾二十年每遇上意稍干則蹶踏不能自容以是知其偉度矣。呂

呂夷簡魯宗道參政

夷簡魯宗道參知政事宗道剛正嫉惡少容遇事敢言不為小謹嘗就飲酒肆使者至今以實告曰飲酒人之常情

錢惟演樞密使

欺君臣子之大罪真宗以為忠實可大用嘗以語太后太后識之於是并夷簡皆首蒙拔擢。錢惟演樞密使惟演

上與太后同殿聽政

但以兵部尚書充使有司失之也未幾馮拯言惟演以妹妻劉美實太后姻家不可預政遂罷之。八月太后同御殿垂簾先是王曾建此議至曾入相始用百官表賀太后宣諭曰候上春秋長即當還政。馮拯為首相欲躡丁謂

故迹曾曉以禍福且逆折之拯不敢肆自是事一決於兩宮。初丁謂定太后稱子謂敗中書與禮儀院參議每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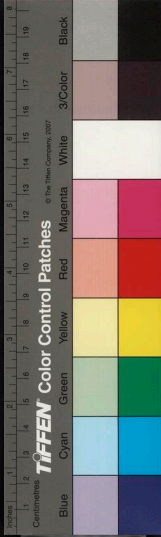
制令稱子而便殿處分稱吾太后詔止稱吾。冬十月美真宗于永定陵始丁謂名陵曰鎮陵馮拯改曰永定不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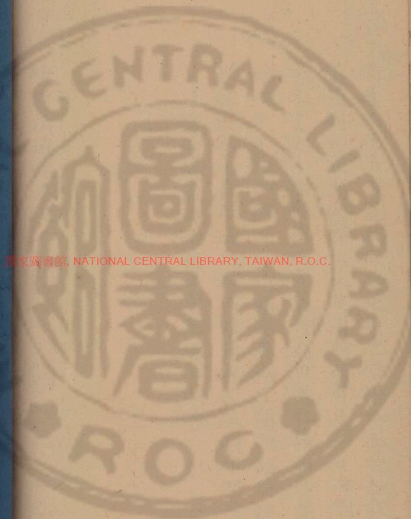
翼祖已名定陵於是追改翼祖陵為靖陵議者譏拯不學當時無正之者。十一月李士衡自三司使出知相州士

續資治通鑑卷之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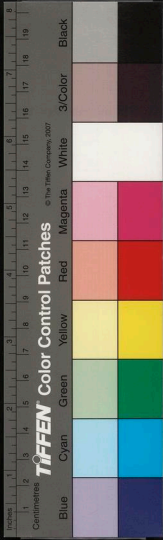
衡屢以足疾求罷太后諭之曰先帝稱卿全曉金穀以比
高穎劉晏宜少安於位及是固請而有是命○以劉筠為
御史中丞○孫奭請給宣聖學廟田從之諸州給學田始
於此○上初御經筵經筵侍講孫奭馮元講論語侍讀李維
晏殊與馬止在經筵或左右瞻矚或足敲踏床則奭拱手
講每講體貌必莊上亦為疎然改聽

上初御
經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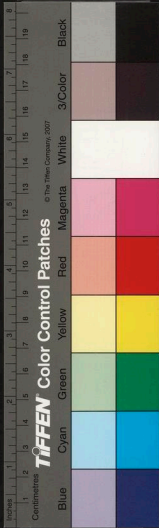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3392510 w4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續宋資治通鑑卷之七

宋仁宗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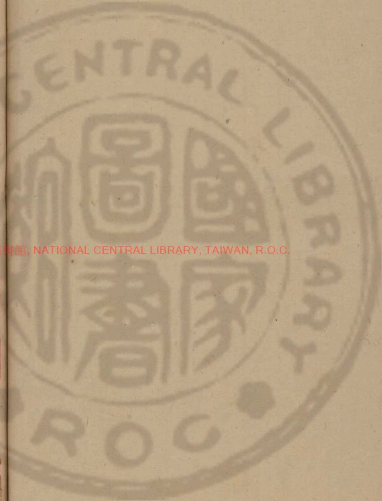
朝散郎尚書禮部員外郎直學士院編修官李燾經進

省李資置
計置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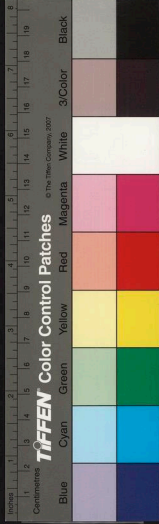
癸亥天聖元年春正月三司使李諮議省滂費置計置司
○京東淮南水遣使安撫。三月行崇天歷。夏四月罷
禮儀院。令近臣舉官充臺諫。秋七月罷廣南進異花
。八月芝生太極殿。九月馮拯罷。拯氣貌嚴重。或傳詔
至中書不延坐。以病去位。以王欽若同平章事。欽若時
知江陵府。先是太后有復相欽若意。上嘗為飛白書王欽
若字。太后遣中人賫以賜欽若。且口宣召之。閏月寇準

王欽若同
平章

寇準卒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禁五邪

卒于雷州初太宗嘗得通天犀命工為二帶其一命以賜準及是遣人取自洛後數日沐浴具朝服束帶北面再拜呼左右趣設卧具就榻而沒詔許歸葬道出荆南公安縣人皆設祭于路折竹植地樹紙錢焚之逾年枯竹盡出笋眾因為立廟號竹林寇公祠明道二年追贈中書令復萊國公賜謚忠愍。冬十一月禁巫邪先是江西俗尚鬼多為巫現以惑民病者不服藥而聽命于神時夏竦知洪州索部中得一千九百餘家勒令還農毀其淫祠且以上門故詔禁之。知漣水軍鄧餘愛等四人坐賊決配嶺南後不盡錄尋詔犯入已贓毋入親民。置益州交子務初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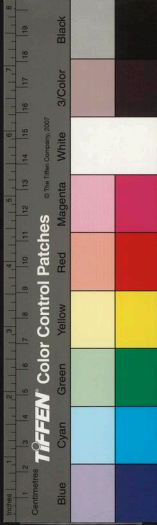
置益州交子務

置義州交子務

人以鐵錢重私為券謂之交子以便貿易富民十六戶主之其後富者資稍寡不能償所負爭訟數祥符末薛田請置交子務至是始詔置務官主之。江州旌義門陳蘊年八十家同居二百年食口二千有行義補本州助教

甲子天聖二年春三月上試進士奏宋祁第一太后不欲弟先兄乃擢郊第一以祁第十賜宋郊葉清臣鄭戩以下及諸科凡四百八十餘人及第出身有差。以劉平知進州平在任四年虜使往來薄其禮而厚其供北人畏服上嘉之密賜錢二百萬開屯田萬頃以資邊備。秋八月辛國子監謁文宣王退召直講馬龜符講論語因幸武成王

幸國子





廟。冬十一月丁巳郊先是上諭輔臣曰郊祀重事令禮

納皇后郭氏官草具其儀朕欲先於宮中習之。納皇后郭氏先是中

書令郭崇孫女及左驍衛大將軍張美女同被選入宮上
欲立張氏而太后雅意屬郭氏而以張氏為美人

劉焯知河
南府

乙丑天聖三年夏四月以劉焯知河南府太后嘗召見問
曰知卿名族欲一見卿家譜恐與吾同宗也焯曰不敢它
日數問之焯無以對因為風眩仆而出乃免。六月汪原
屬羌寇邊趙士龍等死之遣使體量安撫陝西。秋八月
蠲責益州舉人館券初益州舉人自張詠為守以來皆給
館券至京師及是三司移文乃責償於吏知州薛田以為

言上曰漢貢士續食施於郡國今獨不能行之於遠方耶

王欽若堯
興丁謂林
特字居五
思

悉蠲之。王欽若堯上臨其喪太后臨奠錄親屬二十餘
人國朝以來宰相卹恩未有欽若比者後上謂輔臣曰王

張知白同平
章

欽若又在政府察其所為真姦邪也王曾曰欽若與丁謂
林特陳彭年劉承規時號五鬼其奸邪如聖諭。十二月
以張知白同平章事國朝故事叙班以宰相為首親王次
之使相又次之樞密使雖檢校三師兼侍中位戶部侍郎
平章事李沆下循故事也乾興初王曾由次相為會靈觀
使曹利用由樞密使領景靈宮使時以宮觀使為重詔利
用班曾上然議者深以為非至是曾進昭文館大學士玉

却川侯獻
職

悔懼馬

丙寅天聖四年夏四月却川侯獻織繡初知寧州楊及因
乾元節獻繡佛上謂輔臣曰及倭人也民安政舉乃守臣
之職焉用此為詔還之。五月詔大辟疑者以聞先是天
下疑獄雖聽奏讞而多以不應奏得罪故不敢上讞而寬
獄常多判刑部無庸言唐決死刑在京五覆奏諸州三覆

詔大辟疑者
以聞

奏故正觀開元間斷死罪少者二十九多者五十八今生

齒未加於唐而天聖三年斷大辟二千四百有奇視唐幾

至百倍望準唐故事天下死罪皆得一覆而不當讞者官

吏不坐下其章中書王曾謂天下獄皆一覆奏則必死者

徒充狂獄而又不得決乃降是詔其後上請者多得貸議

自肅發之。閏月定江淮歲漕額為六百萬石。召輔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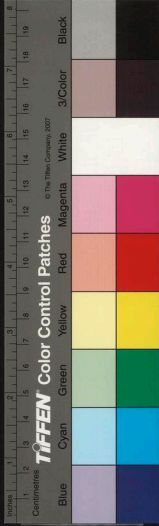
侍經筵。上謂輔臣曰軍國用度至廣有司經費秋毫皆

出民力朕於宮闈之內累加告戒俾從儉約近籍後宮所

備金帛計二十餘萬其並賜三司以贍軍費。上愛惜民

力其於宮室臺池尤重興作三司常欲以王清昭應宮故

出後宮金
寶以贍軍
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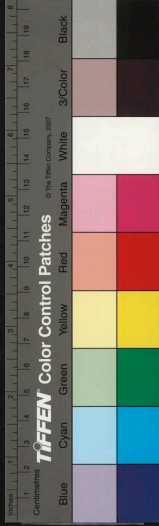
地為御苑上曰吾奉先帝範圍猶以為廣何用此以資遊
玩之侈哉。溫廣數州歲貢柑及密煎菓實又致其餘於
京師大臣王曹曰數郡涉海跨山道里迂險難於齎送請
加禁止上命罷之。六月大水上遊殿減膳肆赦蠲田。
秋七月罷陝西賭務。減西川錦綺貢。冬十月甲戌日
有食之

丁卯天聖五年^春正月朔旦上皇太后壽于會慶殿。晏殊
嘗論張耆無他材能徒以恩倖遂及榮寵天下皆切議之
夫樞密與中書為兩府同任天下大事今朝廷雖乏亦
宜以中材處之如耆者不可為樞密使但富貴之可也頗

解曹修古
言職

忤太后旨至是因從幸玉清昭應宮坐以笏擊僕為御史
所論出知應天府。三月上親試舉人賜王堯臣以下三
百七十餘人及第出身有差。秦州地震。五月德明寇
邊守將敗之。秋八月解曹修古言職先是司天監主簿
苗舜臣等言土宿留參太白晝見詔日官同考定日官奏
土宿留參順不相犯太白晝見日未過午舜臣等坐妄言
災變被罰修古時為監察御史言日官所定希旨悅上不
足為信今罰舜臣等其事甚小然恐自此人人畏避佞媚
取容以災為福天變不告所損甚大禁中以翡翠羽為服
玩詔市於南越修古以為重傷物命且真宗嘗禁採狨毛





故事未遂宜罷之時方崇建壇廟議營金閣費不勝計修

古極陳其不可出知歙州。九月同華等州旱秘閣校理

謝絳言去年大水今言苦旱皆大異也宜下罪己之詔修

順時之令宣羣后以尊壻斥近倖以損陰而聖心優柔重

在改疏施令所發未聞有以當天心者。以程林為御史

中丞宰相張知白最器琳當除命喜曰不辱吾筆矣琳上

疏請罷諸土木營造蠲被災郡縣逋租。冬十月罷陝西

青苗錢先是陝西糶穀歲預給青苗價錢至是罷之。頒

五服勅。十一月癸丑郊。十二月以孔道輔為龍圖閣

待制道輔使契丹優人以文宣王為戲道輔正色曰中國

程林為御史

罷青苗

孔道輔使契丹

與北朝通好以禮文相接今俳優之徒侮慢先聖而不之

禁北朝之過也虜主默然

戊辰天聖六年春正月罷提點刑獄。二月大風晝晦。

張知白在相位惜名器無毫髮私常以威滿為戒

雖貴顯清約如寒士謚曰文節。三月丙申朔日有食之

○曹利用請以張士遜同平章事上從之。作西太乙宮

○河北饑遣使安撫之。有星流于西南大如斗聲如雷

自北流于西南光燭殿庭尾長數丈久之散為蒼白雲上

以星變齋居五日降繫囚罷力役振流民時郡又旱命僧

禳于文德殿御史李佐奏曰天子布政之宮每遇灾異輒

張士遜同平章

張知白薨于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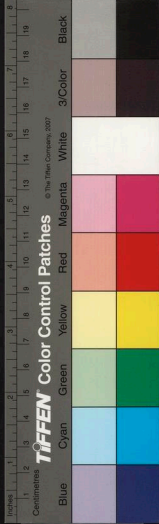
命縉黃讚咒於其間非所以嚴外朝也。五月河北京東蝗。六月免瀘戎等州穀稅。秋七月劉隨罷出知濟州隨在諫職前後所論甚衆上益明習天下事而太后猶未歸政隨請軍國常務專取上旨太后不悅會隨請外因出之。江淮兩浙水災遣使隨路安撫。初韋獻劉太后出金帛修景德寺遣內侍羅崇勳主之蔡齊時為翰林學士命齊為記崇勳陰使人誘齊曰善為記當得參知政事齊故遲之使者數趣終不以進崇勳怒詭之太后遷禮部郎中改龍圖直學士出知西京參知政事魯宗道固爭留之不得尋以親老易密州太后諭宰相取記齊始上之齊為人剛正有守初為司諫時真宗新棄天下天子諒陰不言

丁魯公用事專權欲邀致齊許以知制誥齊拒之益堅已而寇萊公王文康公皆以不附已連黜齊歎曰吾受先帝之知而至於此豈宜為權臣所脅得譴非吾懼也既而晉公敗士嘗為其用者皆得責獨齊終無所屈。八月河北機遣使安撫。劉筠罷出知廬州筠三入翰林與楊億齊名世號楊劉。錄唐張九齡後。九月以陳從易楊大雅

劉筠楊億
齊名

知制誥自景德後文士以雕靡相尚一時學者鄉之而從

易獨自守不變與大雅相尚皆好古篤行無所阿附朝廷欲矯文章之弊故並進之以風天下。冬十二月以范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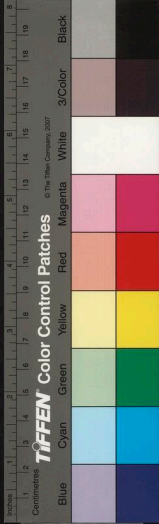


曹利用罷
樞密

淹為祕閣校理

己巳天聖七年春正月曹利用罷先是利用為樞密使加侍中封鄆國公利用退朝道逢疆人奪其樞密使印以為不祥意甚惡之太后臨朝威震天下中人與貴戚稍能軒輊為禍福利用以勲舊自居凡降恩澤皆執不行然以所執既多故有三執而又降出者則不得已而行之久而為小人所恻凡有求而三降不行者復請啓曰臣已得告侍中家乳母或其親舊為言許之矣於是又降出利用莫知其然也但已三執而已黽勉行之權傾中外太后亦嚴憚之但呼侍中而不名至是后疑其私頗銜怒內侍羅崇勳

嘗得罪后使利用召戒飭之利用去其冠幘詈斥良久崇勳恥恨會利用姪洸為趙州兵馬監押州民詣闕訴其不法乃詔王博文與崇勳同往鞠之博文希太后旨縱崇勳窮獄坐酒衣黃衣令人呼萬歲杖之且傳致洸辭云利用實教之上以問輔臣皆顧望未有對者張士遜徐曰此獨不肖子為之利用大臣宜不知狀王曾亦為之解后曰卿嘗言利用橫今何解也曾曰利用恃恩臣故以理折之今加以大惡則非所知也利用黨皆畏罪亦從而毀之獨羣校判官司馬颺言稱其枉朝廷亦不問利用復坐貧景靈官錢貶崇信軍節度副使房州安置命內侍楊懷敏



曹利用死公
為寬

護送行至襄陽驛懷敏不肯前以語迫之利用素剛遂投繯而死人以為寬

大臣功高權威盛禍患之來有非智慮之所能防如曹利用倖襄陽之死是矣切以為不然殺人者必見殺賊人者還自賊昔者李斯讒韓非於秦非死之後斯亦不免而斯之過禍尤慘於非鮑高譖稷直於齊直死之後鮑高之徒亦不免而高之過禍尤慘於直利用與丁謂譖寇萊公有不臣之議準既南遷而二子相繼貶黜丁有未崖之行曹有襄陽之禍天之報應有甚影響非其自取歟古人有言好謀之士敗於謀好辨之士窮於辨道德正直之士為無所窮斯言得之

魯宗道卒

二月魯宗道卒上臨其喪宗道屢有獻替太后嘗問唐武后何如主對曰唐之罪人也幾危社稷后默然時有請立劉氏七廟者后以問輔臣皆不敢對宗道獨曰不可退謂同列曰若立劉氏七廟如嗣君何時將幸慈孝寺后欲以太安輦前上行宗道以婦人有三從之義爭之后乃命輦後乘輿行時貴戚用事者莫不憚之目為魚頭參政且言骨鯁也謚肅簡。張士遜罷出知江寧利用凭寵自恣士遜依違其間時人目之為和藪。以呂夷簡同平章事。○振河北水災是秋復大水遣使安撫之。閏月禁叛寺觀

呂夷簡同平
章

復制舉等
六科

。復制舉等六科以待京朝官又置書判拔萃科以待選人高蹈邱園沉淪草澤材異等三科以待布衣武舉以待方畧勇力之士其法先上藝業于有司有司校之然後試祕閣中格然後天子親策之若武舉則仍閱其騎射馬初盛度請于真宗請設科以取士景德二年遂設六科蓋因度之議也及議封禪史部科目皆廢夏竦既執政建議復置從之。復理檢院仍命中丞領使時上封者言自至道三年廢理檢院而下寢不上聞乃詔復置其登聞檢院匭函改為檢匣如捍陳軍國大事並收檢匣令畫時進入常事五日一進其稱免濫枉屈而檢院鼓院不為進者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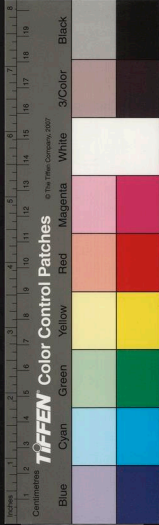
復理檢院

玉清昭應
宮災

許詣理檢使審問以聞。三月契丹飢流民至境上上曰皆吾赤子也可不振救之詔給以唐鄧州閒田。復轉對詔許極言時政得失於是羣牧判官龐籍司馬池皆因轉對言事。夏四月大赦京師自三月朔雨不止前赦一夕而霽。李德政來告其父公蘊卒詔封交趾郡王。月大雨震電玉清昭應宮災太后曰先帝營奉此宮極天下之力令一旦灰燼猶幸一二小殿存爾范雍抗言曰不若燔之盡也且先朝以此竭天下之力遽罹灰燼非出人意

起擊守衛者于御史獄

中丞王曙上書曰昔魯桓僖宮災孔子以為栢僖親盡當



毀漢遼東高廟

今玉清宮之興不合經

義先帝信方士邪說蠹耗財用災變之來若有警之願罷之以應天變石司諫范諷亦言此火之告戒乃復置獄窮治非所以應天也又云山木已盡人力已竭宮必不成上與皇太后感悟遂薄守衛者罪罷詔修宮以所存殿為萬壽觀。王曾罷先是后受冊將御大安殿曾執以為不可后左右姻家稍通謁曾多所裁制后滋不悅會昭應宮災罷相出知兗州曾所進退士人莫有知者范仲淹嘗以問曾曾曰大執政者思欲歸己恐使誰當仲淹服其言。秋七月罷宮觀使。八月丁亥朔日有食之。罷職田詔以其租

王曾罷

范仲淹罷

送官計所值給之。冬十月京師地震。十一月范仲淹罷時上率以冬至上皇太后壽于會慶殿仲淹為祕閣校理言天子有事親之道無為臣之禮有南面之位無北面之儀若奉親于內行家人禮可也今顧與百家同列虧君體損主威不可為後世法疏入不報晏殊薦仲淹為館職聞之召仲淹詰以狂率選名且將累薦者仲淹正色曰仲淹繆辱公舉每懼不稱為知己羞不意今日反以忠直獲罪門下殊不能答又奏疏請太皇太后還政亦不報遂乞補外尋出為河南府通判

庚午天聖八年春正月曹瑋薨瑋將兵幾四十年未嘗少



失利雖如其父之寬然自為一家鎮天雄日契丹使過
必陰勒其下毋敢疾驅者在渭州或告戍卒叛入夏州方
對客奕棋遽曰吾使之去爾勿言也繼邊聞之即斬叛者
投其首境上環屬羗土田多為邊人所市致單弱不能自
存璋盡令還其故田後有犯者徙其家內宅始置弓箭手
斥塞上弃地使人相角力勝者給二頃再經秋穫課市馬
一馬必勝甲然後官為印之蓋賦田五十畝至三百人以
上團為一指揮即要害處為築堡使自整其地為方田以
環之及立馬社一馬死眾為出錢市馬又制屬羗百帳以
上其首領為族軍主將校止於本軍叙進不徙他軍以其

習知虜情與山川形勢也其措置皆可為法。作會聖宮

親賜舉人及
諸科

于西京永安縣越明年二月成奉安太祖太宗真宗御容
○三月親試舉人賜進士王拱壽以下及第出身有差凡
八百餘人詔更拱壽名曰拱辰。夏五月大雨雹。六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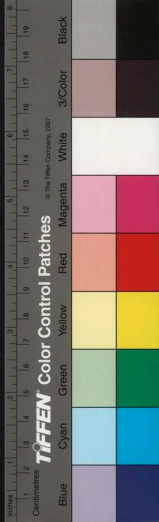
親試書判拔萃科得余靖尹洙及武舉十三人。秋七月

策制科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何詠茂材異等富弼。

九月罷轉對言事者頗眾大臣不悅故罷之。冬十月除

解鹽禁。置天章閣待制以鞠詠范諷為之。十一月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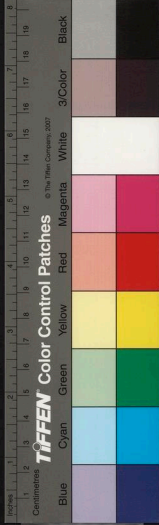
辰郊。高麗來貢
辛未天聖九年春二月復職田。女真降人晏端等一百



孫奭請致
仕出知兗
州

八十四人自登州來內附詔還濠州給田處之。三月賜
青州州學九經。夏五月親試書判拔萃科。冬十月翰
林學士宋綬言唐先天中睿宗為太上皇五日一受朝處
分軍國重事除三品以上官決重刑明皇日聽朝除三品
以下官決徒刑令宜約先天制度令羣臣對前殿非軍國
大事及除拜皆前殿取旨書上忤太后意出知應天府時
太后猶稱制五日一御承明殿垂簾決事而上未始獨對
羣臣也。翰林侍講學士孫奭每御經筵設象架度書策
外向以便侍講讀奭年高視昏或陰雨即每移御坐於閣
外奭每講至前世亂君亡國必反覆規諷上竦然聽之嘗

畫無逸圖以進上施於講閣三請致任不許奭以年踰七
十固請乃命知兗州仍詔須宴而後行遂宴于太清樓。
十一月除兩川禱禁。太后兄子劉從德以外家故恩寵
無比從德死以遺表推恩錄內外姻戚及僮僕幾八十人
待制馬季良集賢校理錢暖皆緣遺表超授官秩於是曹
修古勸楊偕及推直官段少連皆上言推恩太濫太后怒
黜修古同判杭州未行改知興化軍勸偕監濰州舒州稅
少連連水軍監酒修古鯁直有風節當太后臨朝權倖用
事人人顧望畏忌而修古遇事輒言無所回撓尋卒于官
貧不能歸葬賓佐賻錢五十萬季女泣白其母曰柰何以



契丹主隆緒
死

是累吾先人也卒拒不納上思其忠贈右諫議大夫。是歲契丹主隆緒死子宗真立隆緒病劇召東平王蕭孝宗使輔立其子宗真且戒毋失朝廷信誓上遣使慰之

壬申明道元年春二月三朝寶訓成初王曾為相言唐有正觀政要今欲求祖宗事不入正史者別為一書上從之。卅上母順容李氏為宸妃是日薨初皇太后以上為己子而順容李氏嘿嘿處先朝嬪御中未嘗自異人畏后亦無敢言者至是疾革乃進位是日薨始宮中未治喪呂夷簡奏事簾前因曰聞有宮嬪亡者后嬰然曰宰相亦與宮中事耶引上偕起有頃獨出曰卿何為問我母子耶夷簡

曰太后它日不欲全劉氏乎司天希旨言歲月葬未利夷簡難其說請發哀成服備宮仗奠之時有詔欲鑿宮城垣以出喪夷簡遽求對太后遣內侍羅崇勳問何事夷簡言鑿垣非禮喪宜自西華門出崇勳 太后猶不許夷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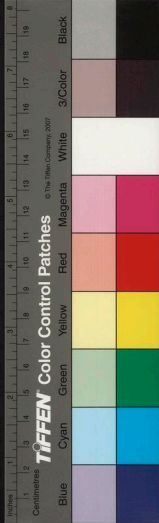
曰宸妃誕育聖躬而喪不成禮異日必有受其罪者莫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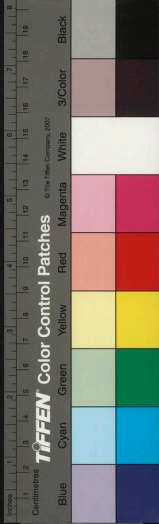
林獻可謂太
后還政

矣簡今日不言崇勳馳告太后乃許之。三月林獻可謂

張存誦聞言

太后還政竄于嶺南。御史張存言陛下嗣統以來延納至言固有忌諱人情欣然自前秋忽罷百官轉對又去冬御史曹修古等皆以言事忤旨降黜近復聞進士林獻可因上封事遠竄自爾中外惶惑蓋忠直之言逆耳人君聽





大內火

之甚難佞諛之言遜志人君納之甚易是以自昔為佞者
多效忠者少遂使人君多知其美鮮知其失是以政之理
亂民之疾苦事之安危俗之衰弊或乃壅而不聞此非人
君之要道也。江淮平遣使體量安撫。秋七月置諫院
先雖有諫官而無諫院至是置之。八月大內災延燒崇
德長春滋福會慶崇徽天和承明延慶八殿有司究火所
起多因宮人屬吏御使蔣堂言火起無跡安知非天意陛
下宜修德應變有司乃欲歸咎宮人屬吏何求不可而遂
賜之死是重天譴也。求直言。大赦。冬十一月重修
大內成恭謝大安殿大赦改元。元昊封西平王

重修大內成

癸酉明道二年春正月振江淮饑。二月有星孛于東北

太后謝太廟
用黼冕

。皇太后朝饗太廟去冬詔以來年耕籍田先請皇太后
恭謝太廟罷南郊禮及議后欲被天子黼冕參知政事薛
奎曰必御此若何為拜固執以為不可卒不見聽至是后
服褙衣乘玉輅至太廟改袞衣儀天冠行禮。親耕籍田

皇太后崩

。三月皇太后不豫大赦怒。皇太后崩上見輔臣泣曰
太后疾不能言而猶數引其衣若有所屬何也薛奎曰其
在黼冕也然服之豈可見先帝地下乎上悟卒以后服斂

尊楊太妃為
太后

後謚莊獻。皇太后遺詔尊皇太妃楊氏為皇太后垂簾
聽政中丞蔡齊言天子奉太后十餘年今始親政豈宜女

上始親政

迎尊李宸
妃為太后

主相繼稱制以是太妃卒不得干政始上在乳襦中太后使妃護視預有力焉后崩使妃嗣享尊位後詔所居殿曰保慶宮自今後並以保慶太后稱。夏四月上始親政詔宗戚毋得於禁中通表祈恩凡傳宣內批有司未得即行者審取處分政令更新人心大悅。太后既崩左右有李宸妃事聞者上號慟累日不絕乃追尊宸妃李氏為皇太后謚曰莊懿或言太后死于非命喪不成禮上亦疑焉詣洪福院將易梓宮見后容貌如生服飾嚴其上歎曰人言其可信哉初三司使晏殊領劉太后旨為宸妃墓誌云生一女早卒無子至是上出誌文宰臣曰先后誕育朕躬殊

為侍從安得不知此何意也呂夷簡曰宮中事祕臣備位

宰相但知其略殊之不審理容有之然方太后臨朝若明

罷張者夏
殊呂夷簡
等

言先后實生聖躬事得安否上默然。上與夷簡謀以張

者夏竦陳堯佐范雍趙積晏殊皆太后所任用悉罷之退

告郭皇后后曰夷簡獨不附太后耶但多機巧善應變耳

由是并罷夷簡及宣制夷簡方押班聞唱其名大駭不知

李迪同平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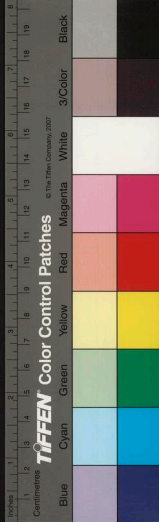
其故。以李迪同平章事。王德用簽署樞密院事初德

用為步軍副都指揮使時太后臨朝有求內降補軍吏者

德用曰補吏軍政也敢挾此干軍政乎不與后因欲與之

契垂簾儀
制

卒不奉詔。五月殿中侍御史請焚垂簾儀制時言事者



多暴垂簾 事右司諫范仲淹曰太后受遺先帝保佑聖躬者十餘年宜掩其小故以全大於是詔戒中外毋得言垂簾事。罷羣牧制置使。六月甲午朔日有食之。京東江淮饑。兩京河陝路蝗食草木殆盡。早詔省尊號。秋八月置瑞明殿學士。出內藏錢賜三司以助國用。冬十月葦莊獻劉太后莊懿李太后于永定陵。祔莊獻莊懿二后于孝慈廟先是錢惟演請以二后並祔真宗之室禮官言夏商以來父昭子穆皆有配室每室一帝一后禮之正儀章穆皇后已祔真宗廟室皆叶一帝一后之文莊獻莊懿二后謂宜崇建新廟同殿異室歲時薦享一

樹莊獻莊懿二皇后于祔廟

用太廟之儀仍別立廟名有司請以奉慈為名詔從之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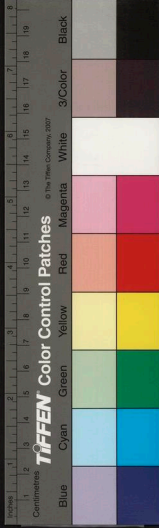
張士遜罷相

慶應五年用禮院議遷祔二后於真宗廟室序於章穆之次。張士遜罷判河南府先是天下旱蝗士遜屋首相不能有所發明上頗復思夷簡適臺臣有論其他過者遂罷

呂夷簡為平章

相。以呂夷簡為平章事夷簡嘗奏令宋綬編中書總例語人曰自吾有此例使一庸夫執此皆可為宰相矣。十一月追冊美人張氏為皇后。十二月復提點刑獄。上出宮人呂夷簡曰此聖朝美事然民間物貴恐出宮或有所失者亦宜念之。廢郭后初郭后倚章獻之勢頗驕橫後宮為太后所禁遏不得進太后崩上始得自縱適美人

廢郭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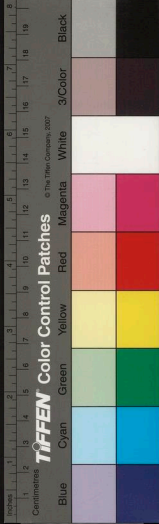


向氏楊氏尤得幸賞賜無算恩寵傾京師郭后妬之屢與
紛爭向氏于上前有侵后不遜語后不勝忿起批其頰上
自起救之后誤抓上頰上大怒入內都知閹文應因與上
謀廢后且勸上以爪痕示執政夷簡以前罷相故怒后乃
曰光武漢之明主郭后止以怨惡坐廢况傷乘輿乎乃決
意廢后詔稱皇后無子願入道持封淨妃主京冲妙仙師
賜名清悟於是中丞孔道輔率范仲淹等十人伏閣言后
無過不應廢上違內侍諭道輔等至中書道輔等語夷簡
曰人臣之於帝后猶子事父母也父母不和固宜諫止柰
何順父出母夷簡曰廢后自有故事道輔及仲淹曰公不

孔道輔范仲淹
語言后不高
廢

過引漢光武故事以勸上爾是乃光武失德何足法也自
餘廢后皆前世昏君所為人臣當道君以堯舜豈得引漢
唐失德為法耶夷簡不答明日將留百官與宰相廷爭夷
簡奏言伏閣請對非太平美事有詔出道輔知秦州仲淹
知睦州餘皆罰金遂詔諫官御史自令毋得相率請對楊
偕言願得與道輔等皆貶勒言正家以御天下后非有大
故不可廢段少連言陛下親政以來開闢言路而執政大
臣假天威以出道輔仲淹而斷來者之說且伏閣上疏豈
非故事今遽絕之則國家復有大事誰敢旅進而言者又
言蓋自祖宗以來未嘗有廢后之事時河陽黨荆富弼亦

范仲淹
孔道輔及



置崇政殿
說書

言朝廷一舉而二失縱不能復后宜還仲淹以來言者疏入皆不報后別居長寧宮明年出居於外十月改淨妃為金庭教主居安和院賜院名曰瑤華宮後近臣有獻詩百篇者執政請除龍圖閣直學士上曰是詩雖多不如孔道輔一言遂以命道輔議者因前日之斥果非上意也

甲戌景祐元年春正月振京東淮南饑置崇政殿說書以賈昌朝趙希言王宗道楊安國為之日俾二人入侍講說元昊寇邊二月罷御試書判拔萃科詔隣州州振蕃漢饑民夏四月龐籍為開封府官時尚美人遣內侍稱教旨免工人市租籍言祖宗以來未有美人稱教旨

龐籍不受
其人欲

范仲淹議事
之切直其政忌

下府者上為杖內侍仍詔有司自今宮中傳命毋得輒受○置殿中東行四員○五月以程琳為三司使○以河南府學為國子監○六月策制科考官上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太常博士蘇紳才識兼茂明於體用大理寺丞吳育茂才異等進士張方平各六論上御崇政殿策之並入○閏月淮汴溢○毀無額寺院○秋七月樞密使王曙加同平章事○召范仲淹為刑部員外郎天章閣待制仲淹論事益切執政忌之命知開封府欲撓以煩劇使不暇他議仲淹明敏通照決事若神每上殿奏事多陳治亂以開悟人主悉詆大臣不法言者以仲淹離間君臣落職知饒



王質錢范仲淹

州司諫高若訥以貶責猶輕歐陽修上書雪之亦得罪余
靖尹洙皆坐朋黨被黜蔡襄作四賢一不肖詩以詳其事
一不肖者指洵也。范仲淹以言事貶饒州方治黨人甚
急天章待制王質獨扶病率子弟餞于東門大臣或諫之
曰長者亦為此乎何苦自陷朋黨質徐對曰范公天下賢
者顧某何敢望之然得與為黨人公之賜厚矣聞者為之
縮頸為待制一歲出守于陝又數年小人連構大獄坐貶
廢^十餘人皆質平日素所賢者聞之悲憤歎息或終日不
食每語人曰善人若此吾不樂在世矣質初判流內銓號
為稱職而於選法未嘗有所改易人或問之質曰選法具
備如權衡在執者不欺其輕重爾後為荆湖北路轉運使
當西方用兵急於財之時質獨不進羨餘其賦斂務近寬
平故他路不勝其弊而荆湖之人獨若平日及知荆南府
惠愛之聲尤著民有訟昏者訴貧無貲故後期間其用幾
何以俸錢與之主婚荆人比之子產質於榮利既薄視世
事若無一可以動心惟以天下善人君子亨否為己休戚
累世富貴而操履甚於寒士平居疾病退然如不勝衣及
臨事介然不可回奪有仁者之勇君子之剛云。初錢惟
演素忌寇準又附丁謂惟演作樞密直學士題名削去準
名氏云逆準不書樞密副使蔡齊言於上曰寇準杜稷之

錢惟演削寇準題名

名氏云逆準不書樞密副使蔡齊言於上曰寇準杜稷之



出尚楊二美人

臣忠正義勇聞于天下豈宜為姦黨所誣即日命刊去之
惟演素佞為京西留守始置驛貢洛花識者鄙之○有星
亭于張翼上以星變大赦○王曙薨以王曾同平章事樞
密使○出美人尚氏楊氏初郭后廢尚楊二美人益有寵
每夕侍上寢上體為之弊或累日不進食中外憂懼楊太
后亟以為言上未能去入內都知閻文應早暮侍上言之
不已上不勝其煩乃頷之即命輦車載出後楊美人聽入
道賜名宗妙與廢郭后並居瑤華宮○龐籍為殿中侍御
史言范諷交結尚美人父繼斌請付臺獄其事宰相李迪
雅善諷寢不報宗諒為司諫嘗以上體多疾奏疏諫內寵

龐籍上言
被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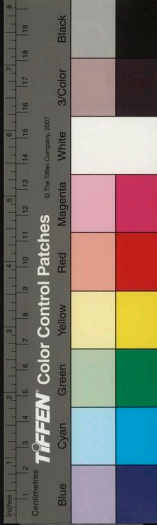
哥曹后

其曰略陛下日居深宮流連荒宴臨朝則多羸形倦色決
事如不掛聖懷語大切直宜故出籍廣東轉運宗諒知信
州○十一月冊皇后曹氏先是上命宋綬作詔當求德閔
以稱坤儀既而左右引茶商女陳氏入宮綬曰陛下乃欲
以賤者正位中宮不亦與前日詔語戾乎遂立曹氏

曹孫女

孫琦上言被
責

人同安縣尉李安世輒因狂悖妄進警言雖曰狂愚猶勝
諂佞况自孔道輔范仲淹被黜之後龐籍范諷置對以來
凡在縉紳悉懷緘默伏乞少霽天威用存國體疏上責知
潭州衡山縣河未知有責命復上書言水旱相荐蟲螟屢



置通英延義閣

可也書奏再責監永州酒。置通英延義二閣命羣臣侍

李迪罷平章

講。時承平久上留意禮樂之事乃命李照考定王朴所

造樂器上臨闕奏郊廣五十一曲。李迪罷出知亳州上

王旦為僕射

初召夷簡及宋綬決諷獄以迪素黨諷不召迪還第翌日

遂罷迪性淳直實不察諷之多誕也迪以慶迪七年薨上

篆其碑首曰遺直又改所葬鄉曰遺直鄉。以王曾為左

僕射平章事曾為人周密沉静在上前開陳處可辨博有
餘言國家事或至日盱乃出燕私休沐訖不道省中語天
資方重每廣朝大會盛服正色叩謁者視進止如有尺寸
未嘗過闕當國七年萬物茂宜四夷休寧嘉生回薄無有
怨閼務大體若丙吉清淨如曹參領眾職如魏相進賢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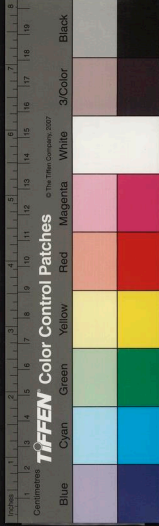


植私愛士不為黨退不肖不奸怨親族可任言之上不可
任厚分之財于時被其化者察察者敢沾沾者愧焉
霍光出入殿門進止有常處郎僕射竊視之不失尺寸
其資性端正如此故能輔幼主政自己出天下不疑其
專誅亂臣廢昌邑天下不以為擅擁昭立宣不動聲色
而天下晏如也王沂公為相每廣朝大會盛服正色郎
謂者視進止如有尺寸未嘗過闕亦光之遺風宜乎當
國七年天下和平萬物各得其所施設亦無歉于光也
古之人有行不由徑而為夫子所取者亦取其端方正
大之情而無險詖邪枉之慮若二公者亦何愧於古人

歟

杜衍為御史

杜衍為御史中丞衍言中書樞密古之大事大臣所謂坐
而論道者今止隻日對前殿何以盡天下事宜迭召見賜
坐便殿以極獻替若進穀帛樣閔胄弓矢點馬試吏員
此皆細務陛下何必親決未幾權判流內銓悉自予奪吏
不能為姦。秋八月置提點坑冶鑄錢官。上以皇族散
處都城或睽燕集詔以玉清昭應宮舊地作睦親宅以處
之。冬十月置朝集院以待朝士外官之還京輩者。復
羣牧制置使。十一月廢郭后氏薨先是上頗思郭后累
遣中使問勞賜以樂府辭后和答語甚悽愴屬后小疾遣



閻文應與太醫診視至是暴薨中外疑文應進毒而不得其實時上致齋南郊不即以聞上深悼之明年春追復后號葬禮用孝章故事諫官姚仲孫等請窮治侍醫者乃賤文應為秦州鈐轄其子士良幹當御藥院併出之。乙未郊以太祖定配太宗真宗迭配。御史臺辟石介為主簿介上疏論赦書不當五代及諸偽國後忤意罷不召館閣校勘歐陽修貽書責中丞杜衍曰大抵臺中者必以正直剛明不畏避為稱旨介足未履臺門之闕而已用言事見罷介斥而它舉必以擇賢而舉若舉而入臺又有言則又斥而它舉乎如此則必得愚闇懦默者而後止也行不能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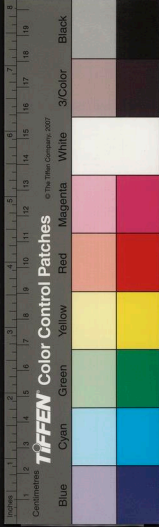
即入臺辟石介上書忤旨不召

卷三司吏員

定中心喪解官法

丙子景祐三年二月上患三司吏員猥多命中丞杜衍與三司使副擇其能否而升降之。申命阮逸等定樂。秋七月置太宗司。大雨震電太平興國寺灾。春秋傳天灾曰灾八月頒宮室器用車服制。九月定中心喪解官法初集賢校理郭稹幼孤而母邊吏適士人王湊生四子稹無兄弟獨承郭氏之祭及邊死而稹解行服禮官宋祁言按五服制置勅為嫁母無服下御史臺詳定兩制再定乃詔自今並聽改官以中心喪。冬十一月保慶太后楊氏崩。十一月詔宣勅非緹銀臺司不行。上以賈昌朝為崇政殿

賈昌朝為崇政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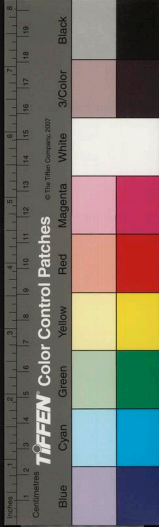


說書昌朝於傳註訓話不為曲釋至先王治心脩身經理天下之意指物引諭析毫解縷自上即位大臣或操法令斷天下之事稽古不至秦漢以上以儒為迂濶然上嘗獨意嚮堯舜三代得昌朝以經開說慨然善之於是上所質問多道德之要昌朝請為記錄歲終歸太史

丁丑景祐四年春二月英莊惠皇后祔永安陵
月置天章閣侍講以崇政殿說書賈昌朝王宗道趙希言楊安國等兼之。夏四月呂夷簡王曾罷夷簡位王曾上且任事久多所專決議論數不合曾不能堪遂求罷因對斥夷簡納賂示恩上以問夷簡夷簡請置對上復以問曾

曾語屈時參知政事宋綬多同夷簡而蔡齊善曾獨盛度依違其間會度致齋中書上召問夷簡曾求去之意度曰二人腹心臣不能知但各詢以誰可代者即其情可察矣上問曾曾以齊薦復問夷簡夷簡以綬薦於是四人者皆罷夷簡以使相判許州曾判鄆州以綬為資政殿學士留侍經筵齊歸班。以王隨陳堯佐同平章事隨加門下侍郎堯佐初拜相以唐劉蕡對策進曰天下治亂自朝廷始凡蕡之言皆當今之病此臣之所欲言陛下之所宜行天子嘉納之。五月芝生化成殿楹。秋七月有星數百西南流至壁東其光燭地黑氣長丈餘出畢宿下。八月詔

王隨陳堯佐同平章事



續資治通鑑卷之七

三司漕臣勿與常平錢粟。○冬十二月京師定襄代并忻等州地震代并州壞民廬舍而忻尤甚壓死萬九千餘人。民皆露處自此或地震裂泉涌火出如黑沙狀連年不止。○詔非藩鎮不立學。知潁州蔡齊乞立學從之。

續資治通鑑卷之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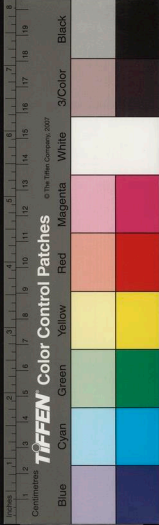
朝散郎尚書禮部外郎國史院總管李燾經進

宋仁宗二

宋異本直言

戊寅寶元元年春正月有衆星西北流。雷。陝西大雨。電。○上以災異累見下詔求直言蘇舜欽進疏。曰正心。二曰擇賢。皇陛下修己以御人。洗心以鑒物。勤聽斷。舍燕安。放棄優諧。近習之讎。人親近。剛明鯁正。良士因此災。廢。又。以思永圖。二月復日御前殿。○三月王隨陳堯佐罷時。災異數見。隨等無所建明。隨以疾在告。五日一朝諫官韓琦。連疏中書過失。又言韓億不當以其子綱為羣牧判官。

王隨陳堯佐罷



續資治通鑑卷之七

三司漕臣勿與常平錢粟。○冬十二月京師定襄代并忻等州地震代并州壞民廬舍而忻尤甚壓死萬九千餘人。民皆露處自此或地震裂泉涌火出如黑沙狀連年不止。○詔非藩鎮不立學。知潁州蔡齊乞立學從之。

續資治通鑑卷之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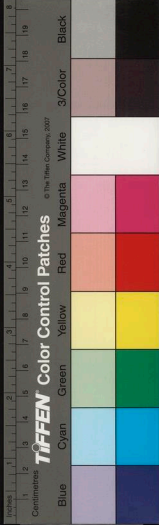
朝散郎尚書禮部外郎直學士院總管李燾經進

宋仁宗二

宋異本直言

戊寅寶元元年春正月有衆星西北流。雷。陝西大雨。電。○上以災異累見下詔求直言蘇舜欽進疏。曰正心。二曰擇賢。皇陛下修己以御人。洗心以鑒物。勤聽斷。舍燕安。放棄優諧。近習之纖人。親近剛明。鯁正良士。因此災變。又之以思永圖。二月復日御前殿。○三月王隨陳堯佐罷時。災異數見。隨等無所建明。隨以疾在告。五日一朝諫官韓琦連疏中書。過失又言韓億不當以其子綱為羣牧判官。

王隨陳堯佐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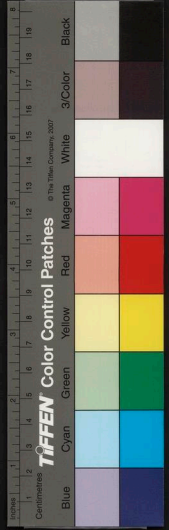


張士遜事得
象同年

石中立滑稽無大臣體不報乃請下御史臺決是非琦論
隨疏凡十上堯佐亦先自援漢故事以灾異自責求去隨
出判河陽堯佐判鄭州億歸本班禮部侍郎中立戶部侍
郎。以張士遜章得象同平章事得象入謝上謂曰往者
太后臨朝羣臣邪正朕皆默識惟卿忠清無所附且未嘗
有干請今日用卿盖由此也得象性簡淡恬然自得先在
翰林太后遣內侍至院必正色待之或不交一言。上欲
以宋郊為同知樞密院事中書言故事無自知制誥除執
政者乃以郊為翰林學士上遇郊厚行且大任學士李淑
言其寵欲以竒中之言於上曰宋受命之號也郊交也合

宋郊曰知樞
象同年

姓名言之為不祥上弗為意他日以論郊因改名庠。上
試進士三百一十人出富民之要在節儉為御題時呂溱
賦曰國用既足民財乃豐故此富民之要率歸節儉之中
上覽而悅之擢為第一。夏六月上以水旱為憂乃詔諸
州旬上雨雪狀。秋八月復發運使。賢良方正能言極
諫科二人祕書省著作郎田况大理寺丞張方平初方平
年十三入應天府學穎悟絕人家貧無書嘗就人借三史
旬日輒歸之曰吾已得其詳矣凡書皆一閱終身不再讀
屬文未嘗起草宋綬蔡齊見之曰天下竒才也與范諷皆
以茂才異等薦之景祐元年以進士中制科授祕書郎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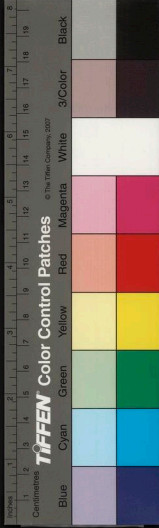


崑山縣蔣堂知蘇州得其所著芻蕘論三十篇上之復以
以賢良方正能言極諫科是歲射策優等遷著作郎及元
昊叛方平又上書進平戎十策大略以謂邊城千里我分
而職專雖屯兵數十萬然賊至常以一擊十此必敗之道
也宜屯兵河東示以形勢賊入寇必自延渭而興州之巢
穴必虛我師自麟府渡河不十日可至此所謂攻其所必
軟形格勢禁之道也宰相呂夷簡見之謂宋綬曰君能為
國得人矣然不果用其策○熒惑犯南斗。冬十月參知
政事李若谷言近世俗薄專以朋黨污善良蓋君子小人
各有類今概以朋黨名之恐正臣無以自立上是其言。

李若谷言朋
黨

十一月庚戌郊羣臣請加尊號上曰唐穆宗云強我懿號
不若使我為有道之君加我虛尊不若處我於無過之地
朕每愛斯言卿等亦宜悉此宰相張士遜懇請不已乃詔
英睿二字不許餘從所請。王曾覺謚文正曾前後輔政
十年每進見言天下利害事多審而中理性純儉居家罕
見喜怒人無敢干以私者。十二月京師地震。趙元昊
欲叛未發先為嫚書求大名張方平以為朝廷自景德以
來既與契丹盟天下已備將不知兵士不知戰民不知勞
蓋三十年矣若輒用之必有喪師蹶將之憂兵連民疲必
有盜賊之患當舍垢匿瑕順適其意使未有所發得歲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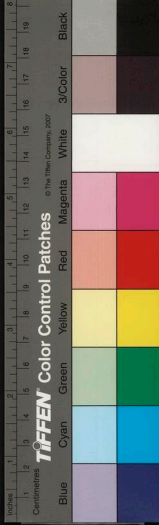
元昊欲叛以
嫚書至



之頃以其間選將練士堅城除器為不可勝以待之雖元
昊終於必叛而兵出無名吏士不直其上難以決勝是時
士大夫見天下全盛而元昊小醜皆欲發兵誅之惟方平與
昊育同議議者不深察以二人之論為出於姑息遂決意
用兵天下騷動。元昊 號先是元昊欲南侵恐喃廝羅
制其後復舉兵攻蘭州諸羗至馬銜山遂築瓦川會城元
昊既悉有夏銀綏靜宥靈盪會勝甘涼瓜沙肅之地仍居
興州阻河依賀蘭山為固始大補偽官創十六司以統眾
務又置十八監軍司委首豪分統其眾河北七千人以備
梁丹河南鹽州路五萬人以備環慶涇原宥州路五萬人

以備鄜延麟府甘州路三萬人以備西番回紇餘兵駐賀
蘭等處為鎮守總十五萬又選豪族善弓馬三千人迭直
偽號六班直元昊制番書改元大慶其叔父山遇等數勸
元昊勿叛元昊勿聽山遇挈妻子來降其言元昊反狀知
延州郭勸執還之元昊殺山遇遂叛至是用其黨楊守素
之謀築壇受冊僭號始文英武興法建禮仁孝皇帝國稱
大夏改大慶二年曰天授禮法延祚元年點兵集蓬子山
勉從朝命三十年邊情善守五千里職貢常輸臣偶因端
閑輒生狂斐制小番之文字改大漢之衣冠不期應運在

元昊的而本遣使來告僭號納旌節勅告表略曰臣父德明嗣奉世封表書碑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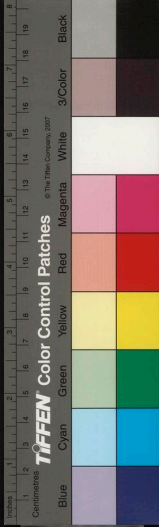


夏殊范雍經
畧西夏

茲軍民同請伏望皇帝陛下許以西郊之禮冊為南面之君敢竭愚庸敷^帝歎好時邠州通判富弼上言曰元昊所遣使者部從儀物如契丹而詞甚倨此必元昊腹心自請行者宜出其不意斬之都市少折其謀尋詔削元昊官爵除屬籍絕互市榜^帝沿邊有能擒元昊除定難節度初德明歸款但賜宗姓而言除屬籍誤也○命夏殊范雍經略西夏以疎知永興雍知延州分兼經略使疎尋上言頃者繼遷屢寇朔方先帝惟戒疆吏嚴斥候以備之今元昊略有河外之地其勢非特繼遷比也天下久不見兵革一旦遽議深討臣未知其全計也願陛下令諸將虜即入寇毋得與

喃厮囉加節
度
吳育言逆作
識忠致害善
良

戰彼既絕中原賜予又喪緣邊和市可坐待其薨也謹上十策一練強弩二結屬羗三通喃厮囉四嚴備涇原環慶五四路互相閔報六逐州招神虎保捷兵七增置弓手八併小寨九聽闕中民入粟贖罪十揀沿邊冗兵所言後多^{喃厮囉加節}得之○喃厮囉加節度使之背擊元昊以披其勢○交趾李德政封南平王○諫官吳育言比年以來有造作識忌之語疑似之文或不顯姓名因而讒毀善良朝廷為之德^亮亮姓氏正使姦人得計忠良易以陷殲動搖人情眩惑君聽無大於此在古之法皆殺無赦臣以為聖朝不宜長此風俗上善其言詔開封府御史臺覽察以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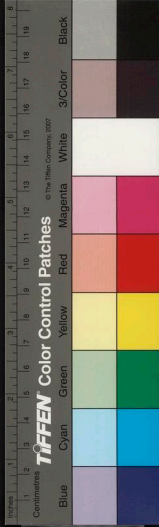
孔道輔罷

己卯寶元二年春三月鑄皇宋通寶錢。夏四月募民入粟實邊。六月省乘輿宮掖浮費以資邊用。秋八月西川大饑。冬十一月孔道輔中丞出知郛州初開封府吏馮士元以贓敗絳連知樞密院盛度參知政事程琳宰臣張士遜素惡琳而疾道輔不附已將併逐之謂道輔曰上顧程公厚今為小人所誣宜為辨之道輔入對言琳罪薄不足治上怒以道輔朋附大臣故併出之。元昊寇保安軍廊延鈴轄盧守勳巡檢司指使狄青敗之而青功最多被賞特厚初元昊為書及錦袍銀帶投境上以遺金明李士彬且約以叛候人得之諸將皆疑士彬獨副總管夏隨

元昊寇保安

曰此行聞爾士彬與羗世仇若有私約通遺贈豈使眾知耶乃召士彬與飲厚撫之士彬感泣不數日果擊賊取首級羊馬自效。閏十二月以蘓紳為史館修撰

庚辰康定元年春正月丙辰朔日有食之知諫院富弼言於上請罷燕徹樂雖虜使在館亦宜就賜飲食而已執政以為不可弼曰萬一北虜行之為朝廷羞後使虜還者云虜中罷燕如公言上深悔之。上以衛尉丞种世衡簽書鄜州軍事世衡至郡務敦恩信撫羗有得虜事來白世衡方與客飲即以席上金器獎之屬羗皆願效死青澗東北距河虜常渡河為患世衡密遣屬羗擊之前後殺獲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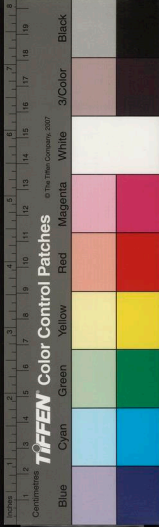


元吳郡延
劉平死之

衆未嘗勞士卒建營田數千頃命一子視士卒醫藥無不
感泣思報王克臣安撫關中奏其治狀上降詔曰使邊臣
如此朕復何憂。元吳寇郡延殺二萬人破金明擒李士
彬延帥范雍鈴轄盧守勤閉門不救中貴人黃德和引兵
先走劉平石元孫引兵救延平遇賊戰死而雍守勤歸罪
於通判用章都監李康伯皆竄嶺南德和誣奏平降賊詔
以兵圍守其家議收其族御史賈昌朝言漢殺李陵母妻
子陵不歸而漢悔真宗撫王繼忠家後賴其力且事固未
可知今收其族恐貽後日之悔上從其言乃止富弼言平
官環慶引兵來援以姦臣不救故敗竟罵賊不食而死宜

卹其家守勤德和皆中官怙誣人冀以自免德和竟坐腰
斬延州民二十人諧闕告急上召問其諸將敗亡狀執政
惡之命邊郡禁民擅赴闕者弼曰此非上意宰相惡上知
四方有敗民有急不得訴之朝則西走元吳北走契丹矣
。募陝西强壮尋詔諸州點集强壮壯令護城不利手面
除闕習外無得他役。二月以夏守贊為陝西都部署內
侍王守忠為都鈐轄諫院富弼言用守贊既為天下笑而
守忠乃與唐中官監軍無異將吏必怒懼盧守勤黃德和
覆車之輒可復蹈乎詔罷守忠。求直言初宰相惡聞忠
言下令禁越職言事弼因論日食以應天變莫若通下情

夏守贊為
陝西都部
署



韓琦安撫
陝西

遂除越職之禁。韓琦安撫陝西時元昊尚圍塞門安遠寨延州諸將畏避莫敢出救及聞責范雍衆訴于琦乞留雍以安衆心趙振麓勇悍為部署可矣勢當必易則宜召范仲淹而任用之。拓京淮馬。元昊陷塞門安遠寨寨主王繼元蔡沂死之。黑風晝晦。王駿陳執中張觀罷上數問邊計不能對及劉平石元孫等敗議刺鄉兵久不決故王駿等及夏守贊皆罷。夏四月知制誥王拱辰言契中不畏官軍而畏土軍上從之乃增募河北疆壯。五月張士遜致仕先是詔據軍官為禁軍軍官千餘人遮兩府喧呼不遜士遜驚墜馬中丞柳植請付有司鞠之而治其

張士遜致仕

罪時朝廷多事士遜無所補諫官韓琦上疏曰政事府豈

呂夷簡為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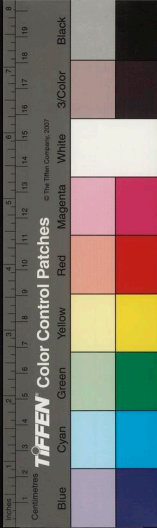
養病坊耶士遜不安上章請老故罷。以呂夷簡為平章

夏殊范仲淹
韓琦安撫陝西

事范仲淹過關上諭仲淹與夷簡釋憾仲淹頓首曰臣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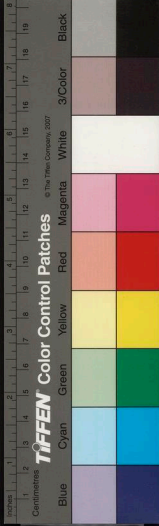
所論國家事於夷簡何憾也。以夏竦為陝西都部署兼經畧安撫招討使范仲淹韓琦副之召夏守贊王守忠赴關仲淹疏言請備關中恐昊賊深入乘關中之虛或東阻潼關隔兩川貢賦則朝廷不可得高枕矣。六月增募河陝京東西鄉弓手疆壯。秋八月禁以金箔飾佛像。以范仲淹兼知延州時延安新被圍擇帥多畏不行仲淹奏請兼領延安事以待寇至上聞而嘉之乃知延州閱兵得

范仲淹兼
延州



萬八千選六將俾領之日夜訓練聲震闕輔賊聞之其
黨相戒曰無以延州為意今小范老子腹中有數萬兵
甲不比大范老子可欺也戎人呼知州為老子太范謂雍
也乃戒諸路養兵蓄銳不宜輕動及王師再喪於定州仲
淹晝夜領兵赴援賊畏而遁初闕輔人心搖動及見仲淹
戎律嚴整號令精明威震戎落人心乃安相賀曰邊上有
龍圖公為長城吾屬何憂初上聞定州之敗頗以闕中為
憂謂近臣曰得仲淹為援可無慮及聞仲淹出師喜甚尋
以四路都招討委之仲淹與韓琦叶謀必欲收復靈夏橫
山之衆邊上謠曰軍有一韓西賊聞之心膽寒軍中有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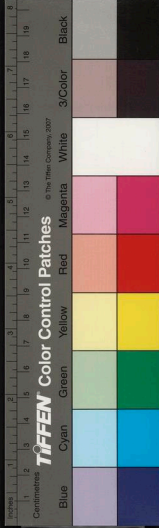
范西賊聞之驚喪膽仲淹為將務持重不急近功小利所
得賜賚皆分賜將士諸蕃其待將吏必使畏法而愛己蕃
酋來見召之卧内與語不質子縱其出入無一人逃者疑
屋三歲士勇邊實恩信大治○築青澗城初塞門承平諸
寨既廢延州東路無復藩籬廊州判官种世衡請營故寬
州州西南直延安二百里當寇衝石捍延安左可置河東
粟北可圖銀夏范仲淹然之詔世衡即廢壘興壘壘近虜
虜屢出爭世衡且戰且城之初苦無水世衡命屑石一畚
酬百金卒得甘泉城詔賜令名懇營田復承平承平廢寨
○九月河決滑州○以葉清臣為三司使清臣奏編前後



詔勅使吏不能欺。定禁衛儀制。元吳寇鎮戎軍三州
寨都巡檢王安吉死之又陷乾溝等三堡琦即命任福攻
白豹城克之。冬十月上以宗戚近侍求內降者或不能
違乃詔有內降并還有許執奏。製調兵銅符。傳信
牌。浙東軍叛討平之。十二月命涇原鄜延路討元吳
命以正月上旬出兵范仲淹言正月塞外雨雪大寒及春
深漸暖方賊馬瘦人飢此得天時之便令邊備漸飭賊至
則擊願許臣稍以恩信示之或可招納不然臣恐情意阻
絕偃兵無期若用臣策歲月無效徐圖舉兵先取綏宥據
其要害屯兵營田為持久之計則橫山人戶必挈族來歸

拓疆禦寇莫此之利上用其議於是仲淹固守鄜延

辛巳慶曆元年正月元吳請和仲淹以為無事請和必偽
且書有借號不可以聞乃自為書告逆順成敗之說甚辯
韓琦聞之謂人曰是知我欲大舉而為歛兵之計不然
懈我邊^防又將入寇時走馬承受崔宣亦以賊請和事奏上
謂輔臣曰賊多詭計欲懈我師爾乃詔諸路益嚴備之之
執政奏以仲淹擅報當誅上以為聞外之事將帥專之止
奪一官移知耀州尋起知慶州兼經略招討使未幾賊兵
三萬叩城仲淹麾兵戰賊奔北因戒諸將追賊勿過河已
而河外果有伏賊既失計皆引去遂築蘆細腰等寨招



范雍等知永興

以富弼知制誥。六月以范雍知永興軍。初命夏竦判永興。又以陳執中知永興。於是一府三守矣。秋七月置萬勝軍。元昊圍麟州。陷寧遠寨。寨主王世亶死。之復攻府州。不能克。圍豐州。逾月城陷。知州王餘慶死。之乃命張元管勾麟府路軍馬。收兵擊賊。大破之。○九月令河東鑄大鐵錢。○復義倉。○冬十月修河北城池。○罷都部署分泰鳳涇原環慶鄜延四路置經安撫。招討使以知秦州韓琦渭州王洙慶州范仲淹延州龐籍分領之。○元昊未反時。青州民趙禹上書論事。且言元昊必反。宰相以禹為狂言。徙建州。而元昊果反。禹自建州逃還京師。自理宰相怒

元昊圍麟州

趙禹言元昊必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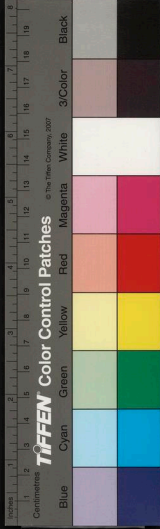


宰相與樞密

下禹聞封府獄知錄陳希亮言禹可賞不可罪與宰相爭
不已上卒用希亮言以禹為徐州推官。上用兵以來吏
民上書者甚衆初不省用富弼言知制誥本中書屬官可
選二人置局中書考其所言可用之宰相以付學士
弼言此宰相偷安欲以天下是非盡付他人又言邊事繫
國家安危不當專委樞密院周宰相魏仁溥兼樞密使國
初范質王溥亦以宰相參知樞密院事令兵興宜使宰相
以故事兼領上曰軍國之務當盡歸之中書樞密非古官
起於五代然未欲遽廢數日內批出令中書同議樞密院
事且書其檢宰相以內降納上前曰恐樞密院謂臣奪權

弼曰此宰相避事耳非畏奪權也時西夏首領吹同乞砂
吹同乞各稱僞將相來降借補奉職羈置荆湖弼言二人
之降其家已族矣當厚賞以勸來者上命以所言送中書
弼見宰相論之宰相初不知也弼嘆曰此豈小事而宰相
不知耶更極論之上從弼言以宰相兼樞密使。初元昊
反執政議使契丹攻元昊御史賈昌朝曰契丹許我而有
功則必驕責報無窮已否則我市於元昊昔唐聽吐蕃擊
朱泚陸贄尚以為不可後乃知吐蕃陰與泚合而陽言助
國今獨安知契丹計不出此因言其所以待夷狄者凡六
事上皆行其策。十一月置涇原弓弩手。令江饒池三

賈昌朝言不
可求後契丹
以及元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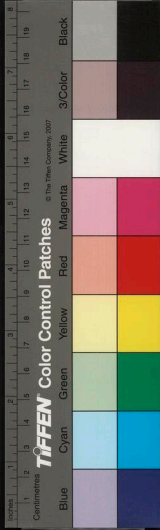
元吳固

張方平疏
納元吳

州鑄鐵錢以備邊費。元吳為寇雖嘗得逞而絕俸賜禁
關市虜中疋布至十餘千時西方用兵五年矣上頗厭兵
而虜亦困弊不得耕牧休息元吳欲自效其道無由諫院
張方平上疏曰陛下猶天地父母也豈與此犬豕豺狼較
勝負乎願因令歲郊赦引咎示信開其自新之路申勅邊
吏勿絕其善意若猶不悛亦足以怒我而曲彼雖天地鬼
神亦將誅之仁宗喜曰是吾心也令方平以疏付中書呂
夷簡讀之曰公之及此言是社稷之福也是歲赦書開諭
如公意。丙寅郊。十二月置陝西護寨軍。定資政殿
大學士兩員學士三員

范仲淹言守
策要備攻府

壬午慶曆二年春正月復京師推益法。范仲淹上言自
西戎犯邊議攻者謂守則示弱議守者謂攻必速禍今臣
思之乃知攻有利害守有安危蓋攻其遠者害必至攻其
近者則利必隨守以土兵則安守以官兵則危今觀赦文
謂彼無騷動則我不侵掠臣願朝廷於守策之外更備攻
術寧有備而不行豈當行而無備也自古兵馬精勁而戎
之所長金帛豐富中國之所有禮義不可化干戈不可取
則當任其所有勝其所長臣前知越州歲納稅絹三十萬
儻以啖戎是費一郡之入而息天下之弊也詔下陝西諸
路帥司參議。詔增置諫官四員使拾遺補闕所以遇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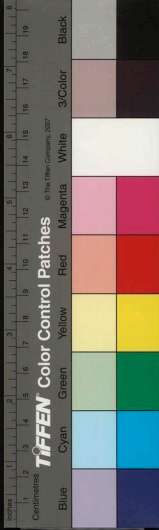
甚寵褻以才名在選中遇事感激無所回避於是權倖畏
敵不敢撓法干政。盛中甫馬直方在館閣中自陳歲久
請一貼職上曰儒館之職豈可求耶止令太官給食。知
保州王果言聞契丹與元吳相結將謀興師請豫為備詔
河北諸州強壯自三月後並赴州閱習委知州擇其彌勁
者刺手皆為義勇軍。西方用兵吳竦并護四路劉平石
元孫任福之敗皆貶主帥而竦獨不問賊圍麟府詔竦出
兵牽制而竦逗留不出使賊平豐州夷靈邊而去知諫院
張方平論列之詔罷竦節度自是四路各得專達人人自
效邊備修完。上試舉人賜楊寘以下四百餘人及第。

詔罷竦節度

收育為秦州
刺史

初狄青以散直為延州指使元吳叛屢將兵出戰四年間
大小二十五陣入中流矢獲牛羊器甲數萬上嘉其才勇
遷為秦州刺史涇原路副總管上嘗欲一見之詔令入朝
會寇迫平涼迺令並往俾圖像以進上觀其表儀曰朕之
關張也元吳納款累遷彰化軍節度使始青為裨將殊為
韓范二公見器仲淹又嘗以左氏春秋授之謂為將者不
可不知書匹夫之勇不足多青於是自春秋戰國至于秦
漢以來成敗之迹概能言之。慶帥范仲淹秦環州屬羌
未為用非种世衡不可以得其情以世衡知環州而延州
秦青澗非世衡不可守朝廷以為然命仲淹別擇人仲淹

范仲淹秦
環州知



蔡大順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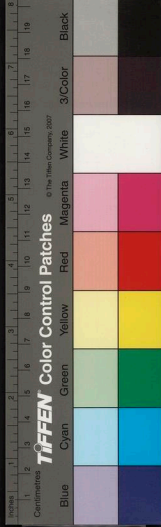
秦世衡恩信已浸入青澗着部骨髓中必無它慮環州當衝要之地非世衡不可朝廷從之世衡至郡按行境內待屬羗如青澗葛懷敏定川之敗世衡領屬羗數千人出按之又教土人習弧矢凡郡中事之小大過之輕重皆以射之中否定賞罰士農工商釋老之徒無不精於射夏人大畏之戒其下曰無涉環境彼有惡將環人賴之。蔡大順城慶州之西北有寨當復橋川口深在賊腹中仲淹一旦引兵出諸將不知所向軍至柔順始號令告其地處使往築城至於版幕之用大小畢具而軍中初不知賊以三萬騎來爭仲淹戒諸將戰而賊走追勿過河已而賊果走追

蔡招安寨

者不渡而河外果有伏賊既失計乃引去城成詔賜令名與白豹金湯皆戡然屹立環慶寇益少矣。蔡招安寨時延州金明等寨及五龍川已破隔邊民焚掠幾盡龐籍至稍葺治之金明西北有橋子谷籍令指使狄青將萬餘人築寨于谷傍却賊數萬又築龍安寨取虜所據故地凡十一城據其要害奪賊地而耕之寇至即斲而元昊之志沮

蔡大順重兵境
上柔澗南十餘

矣。契丹自澶淵盟好不復盜邊者三十有九年及元昊叛契丹之臣有貪功者遂教其主投詞欲得晉高祖所與關南十縣是年厭重兵境上遣其臣蕭英劉六符來聘其書略曰李元昊於北朝為甥舅之親設罪合致討曷不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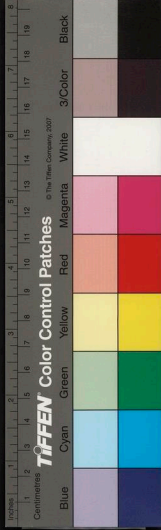


舉富弼報

一介為報况營葉長堤填塞要路開決塘水添置邊軍既
稔猜疑慮慕信睦僕思久好共遣疑懷以晉陽舊附之區
關西元割之縣見歸敵國共康黎元上發書示輔臣且命
擇報聘者宰相舉右正言知制誥富弼入對便殿叩頭曰
主憂臣辱臣不敢愛其死上為之動色乃用弼為接伴英
等入境上遣中使勞之英托足疾不拜弼曰吾嘗使北病
卧車中聞病輒起拜令中使至而公不起見何禮也英矍
然起拜弼開懷與語不以夷狄待之英等見弼傾蓋亦不
復隱其情遂去左右以其主所欲得者告弼且曰可從則
從不可從更以事塞之弼具以聞上命御史中丞賈昌朝

館伴不許割地而許增歲幣六符謂昌朝曰塘灤何為者
耶一葦可航投葦可平不然決其隄十萬土囊遂可路矣
上以問知制誥王拱辰對曰兵事尚詭彼誠有謀不應以
語敵此六符誇言爾設險守國先王不廢而祖宗所以限
胡騎也益當嚴為之備○夏四月富弼使契丹報書畧曰
元昊急謀狂譖嚮議討除已嘗聞達復云築隄埭開陂澤
蓋霖潦愆溢當致繕防閑集兵夫蓋邊臣常職彼此何疑
遽興請地之言殊非載書之約弼奉書以行以供備使張
茂實副之○初虜書曰太宗無名之師直抵燕薊一時莫
知所答王拱辰獨請問曰河東之役本誅僭偽契丹遣使

富弼使契丹



行在致誠款已而寇石嶺關潛假兵以援賊太宗恐其反覆既平繼元遂下令北征安得謂之無名上喜曰事本末乃如此因諭執政曰非拱辰詳識故事殆難答也○初劉六符之來上命河北都轉運使李昭述城澶州而以治隄為名調兵農八萬六符過之以為真治隄也及還而城已就六符甚駭焉○陞大名府為北京以程琳知府事兼留守初景祐中范仲淹知開封建議城洛陽以備急難及契丹渝盟言事者請從仲淹之請呂夷簡謂虜畏壯侮怯遽城洛陽亡以示威必長虜勢景德之役非乘輿濟河則虜未易服也宜建都大名示將親征以伐其謀乃建北京淹

陞大名府為北京

又疏畧曰臣聞天有九閩帝居九重是以王者法天設險以安萬萬也或曰京城王者之居高城深池恐失其體臣聞後唐末契丹以四十萬眾送石租入朝而京師無備閔宗遂亡石晉時叛臣張彥澤引契丹犯闕而京城無備少陷此無備而亡何言其失體哉至於西洛帝王之宅太祖修營盖有意在于孫表襄山河應接東京之事勢連屬關陝之形勝又河陽據大川之險當河東之會為西洛之北門又長安自古興王之都天下勝地皆願朝廷留意常委任才謀重臣預為之備契丹既就盟仲淹以為朝廷未修東京而先修北都臣謂近代夷狄為京師之禍者數四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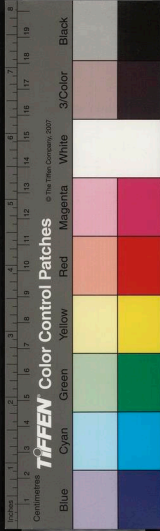


吳殊人相

不可不大為之防。京東分為東西兩路以知青州陳執中鄆州張觀兼領安撫使時契丹雖通使而所徵兵始大集幽州故河北京東益為守備也。以王德用判定州兼三路都部署德用日教士卒習戰頃之士勇皆可用契丹遣人來覘或請捕殺之德用曰彼得其實以告虜中謂漢兵將大入至復議和兵乃解。申嚴銷金禁自宮掖始。秋七月以呂夷簡兼判樞密院章得象晏殊兼使殊加平章事自殊復召用而元昊反師出陝西請罷監軍無以陣圖授諸將使得應敵為攻守卒能謀臣元昊殊為人剛簡遇人必以誠雖處富貴如寒士樽酒相對歡如也當時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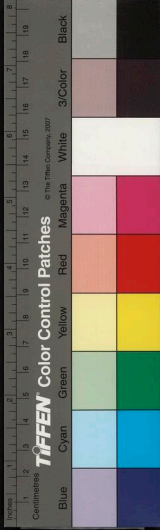
富弼再使契丹

名士如富弼范仲淹孔道輔皆出其門及為相益務進賢才數詔大臣條天下事方施行小人權倖皆不便明年秋會殊以事罷而仲淹亦相繼皆出事遂已識者恨之。富弼再使契丹先是弼至契丹與虜人往反論難力拒其割地意及見虜主宗真弼曰兩朝人主父子繼好垂四十年一旦求割地何也宗真曰南朝違約塞鴈門增塘水治城隍籍民兵意將何為羣臣請舉兵而南寡人以為不若遣使求地永而不獲舉兵未晚弼曰北朝章聖之大德手澶淵之役若從諸將言北兵無德脫者且與中國通好則主專其利而臣下無所獲若用兵則利歸臣下而人主任其



禍故北朝諸臣爭勸用兵者皆為臣謀非為國計也虜王
驚曰何謂也弼曰晉高祖欺天叛君而求助於北未帝昏
亂神人棄之是時中國狹小上下離叛故契丹全師獨克
雖虜獲金帛充牣諸臣之家而壯馬健士物故大半此詐
任其禍者今中國提封萬里所在精兵以百萬計法令修
明上下一心北朝欲用兵能保其必勝乎曰不能弼曰勝
負未可知借使必勝所亡士馬羣臣當之歟如人主當之
歟若通好不絕歲幣盡歸人主臣下所得止奉使者歲一
二人爾羣臣何利焉虜主大悟首肯者久之弼又曰塞鴈
門者以備元昊也塘水始于何承矩事在通好前地卑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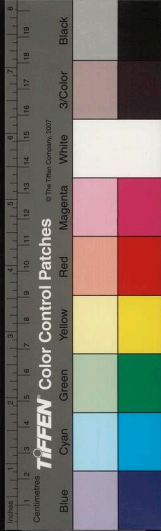
聚勢不得不增城隍皆修舊民兵亦舊籍特補其闕非違
約也晉高祖以盧^龍一道賂契丹周世宗復代取闕南皆異
代事宋興已九十年若各欲求異代故地豈北朝之利也
哉本朝皇帝命使臣則有詞矣曰朕為祖宗守國必不敢
以其地與人北朝所欲不過利其租賦耳朕不欲以地故
多殺兩朝赤子故屈已增幣以代賦入若北朝必欲得地
是志在敗盟假此為辭耳朕亦安得獨避用兵乎澶淵之
盟天地鬼神實臨之今北朝首發兵端過不在朕天地鬼
神豈可欺也哉虜大感悟遂欲求婚弼曰婚姻易以生隙
人命脩短不可知不若歲幣之堅久也本朝公主出降齋



契丹使同富
弼來使好

送不過十萬緡豈若歲幣無窮之獲哉虜主曰而且歸矣
再來當擇一事為宜報遂以誓書來弼既歸復命再同張
茂實往聘詔弼草答詔及誓書弼請增誓書三事毋廣開
塘淀增屯兵騎容受叛或錄副以行中使持誓書至武禮
授之時宰相呂夷簡善之弼私念三事則與虜約萬一書
詞與口傳者異則吾事敗矣發書視之果不同乃馳還都
以哺入見曰執政固為如欲致臣於死地臣死不足惜奈
國事何上急召夷簡問之曰此誤爾當為改正弼語侵夷
簡晏殊解之弼怒曰殊黨夷簡以欺陛下遂易書以行。
八月策制科武舉錢明逸制舉入等易之子也。契丹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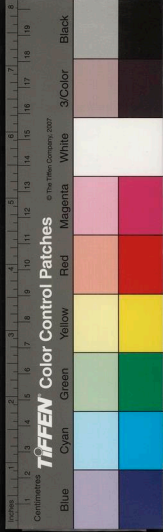
同富弼來修好弼至契丹虜不復求婚專欲增幣曰南朝
遺我書當曰獻否曰納虜主曰南朝既懼我矣何惜此二
字若我擁兵而南得無禍乃國乎弼曰皇帝兼愛南北之
民不忍使蹈鋒鏑故屈已增幣何名為懼若不得已用兵
當以曲直為勝負非使臣所憂也虜主曰勿固執古亦有
之弼曰自古惟唐高祖借兵於突厥故臣事之當時所遺
或稱獻納則不可知其後頡利為太宗所擒豈復有此禮
哉虜知不可奪於是所許幣誓書復使劉六符及那律仁
先以其國誓書書來同求為獻納至闕弼奏曰臣昨日力拒之虜氣折
矣可勿許虜無能為也上從之歲增銀絹二十萬而契丹



平時議增歲幣上猶未許而夷簡持之不堅許與過厚虜得五十萬因勒碑紀功擢劉六符為顯官上深悔之

論曰通兩國之情而結無窮之好者莫重乎奉使之職古者兵交則有往來覲敵之使事已則有玉帛結好之使非有儀秦之辯賁育之勇良平之智則不遣也余讀國史至富鄭公奉使一事未嘗不私切惓惓也方契丹擁重兵鑿境使者之來詞意悁悞上命宰相擇所以報聘之人滿朝嘿嘿無敢行者獨鄭公毅然請往既入對使殿忠激于心義形于色仁宗亦為之改容遂用為報聘使乃單車入不測之虜庭詰其君臣折其口而服其

心無一語少屈鄭公所以能為是者人皆謂其博洽多聞之功余獨有取於入對使殿之數語壯矣哉主憂臣辱臣不敢愛其死之言凜凜乎與秋霜烈日爭嚴切謂推是心也事求其必濟功求其必成雖鼎鑊在前而有所不避甘言重幣而有所不能誘鄭公惟能如是故其拒虜主關南十縣之請却虜主請婚公主之求請勿許虜人獻納之二字皆往返辯論不啻數十百語皆具見於奉使錄之數篇至今契丹君臣曉然知通好用兵利害之所在繫公之力也嗚呼雖古之虜使何以加諸始富弼以右正言知制誥糾察在京刑獄時有用偽牒為



僧者事覺乃堂吏為之開封接餘人而不及吏弼白執政請以吏付獄執政指其坐曰公即居此無為近名弼正色不受其言曰必得吏乃止執政滋不悅乃薦弼使契丹欲因事罪之歐陽脩上書引顏真卿使李希烈事留弼不報使還除吏部郎中樞密直學士懇辭不受始聞命聞一女卒再受命聞一男生皆不顧而行得家書不發而焚之曰徒亂人意尋遷翰林學士弼見上力辭曰增歲幣非臣本意也持以朝廷方討元昊未暇與虜角功於何有而敢受賞乎願陛下益修武備無忘國恥卒辭不拜虜既修和好有忌弼功高妄指他事諧弼奉使不了乞斬於都市上雖

不聽而弼深畏恐故每還官輒力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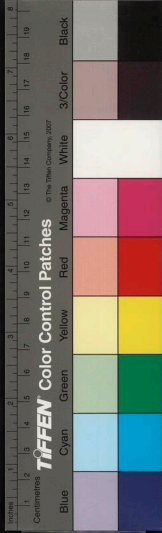
癸未慶厯三丘春正月置德順軍于滑州龍羊城。錄唐狄仁傑後。元昊請納款。二月立四門學。盜起京西

殺守令富弼薦陳希亮可用起知房州州素無兵備民凜凜欲亡去令希亮以牢城卒雜山河戶得數百人日夜部

勒聲振山南民恃以安盜不敢入境殿侍雷甲以兵百餘人逐盜至竹山甲不能戢士所至為暴或告有大盜入境

且及門希亮自勒兵拒之身居前命士持滿無持發士皆植立如偶人甲射之動乃下拜請死曰初不知官軍也吏士請斬甲以徇希亮以為不可獨治為暴者十餘人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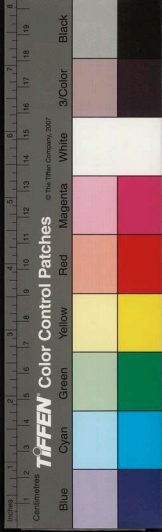
京西盜起以
陳希亮知房
州



其餘而遣之使甲捕盜自贖時劇賊黨軍子方張轉運使
供奉官崔德斌捕之德贇既失黨軍子則以兵圍竹山民
賊所嘗舍者向氏殺其父子三人梟首陽南市此黨軍子
也希亮察其寃下德贇獄未服而黨軍子獲於商州詔賜
向氏帛恤其家流德贇通州華陰人張元走夏州為元昊
謀臣詔徙其族百餘口於房譏察出入饑寒且死希亮曰
元事虛實不可知使誠有之為國者終不顧家徒堅其賊
爾此皆其踈屬何罪過密以問詔釋之老幼哭庭下曰今
當歸故鄉然宗何去父母乎至今張氏畫像祠焉初元累
舉進士落魄不得志有詩吟獵鷹云有心待擲月中兔更

政陽信知錄
院

向片雲頭上飛又吟雪云戰罷王龍三百萬敗麟殘甲滿
天飛識者已知其狂悖之志遂與建城吳昊同走夏國云
○上以西兵未解思欲整齊衆治登進輔臣必收人望擢
用端鯁以增諫員首除歐陽修知諫院事自任言責風節
凜然時富弼范仲淹杜衍皆在政府脩每勸上承間延見
非識者訪上後開天章閣屢召諸公詢究治本長策大義
稍稍施為綱紀日舉僉偉頓絕小人始大不喜與巧詆
必期破壞弼常極力知制誥大臣有建白河東芻糧不足
佐佑之儀拜右正言知制誥大臣有建白河東芻糧不足
請廢麟州徙治合河津以省餽餉者令脩親往相視使回
奏曰麟州天險正據要害不可廢也第減其兵駐並河諸
堡有警呼集數舍之近耳兵既減糧自不乏詔從之○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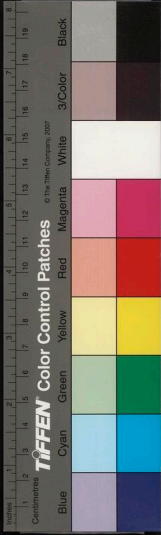
韓琦范仲淹
杜衍同任政
府

月呂夷簡罷。夏四月以韓琦范仲淹為樞密副使杜衍
樞密使初以樞密使便召夏竦于蔡州臺諫謂竦在陝西
畏懦苟且罷歸本鎮而用衍。元昊遣使稱臣請和仲淹
已入政府以鄭戡代為四路招討戡少時嘗慨然慕郭令
公功業元昊擁眾臨黑山戡勒兵巡邊時天寒風勁置酒
高會旗幟終野鼓鏡聒天虜眾十萬相顧不敢動元昊謂
其下曰我已遣使稱臣朝廷何為復用此公力命劉滄城
永洛制屬羌之患未幾罷四路帥再知長安蕃首部將遮
道卧輒不得行時久旱下車而雨眾謂涇州雨初為四路
帥聞府于涇尋拜宣徽北院使奉寧軍節度使夷落畏之

才望天下之
望

隱如敵國初戡以剛直不容屢出補外厯杭并鄆皆有善
政可紀及移長安到郡謝表云聽嚴宸之鐘鼓未卜何辰
植勁節於雪霜更觀晚節上稱頌者數四謂左右曰戡器
質英豪朕欲大用故屢試于外也。七月范仲淹宣撫陝
西。八月范仲淹參知政事富弼樞密副使弼言虜既通
好議者便謂無事虜萬一敗盟臣死且有罪願陛下思夷
狄輕侮之恥坐薪嘗膽不忘修政則天下其庶幾矣時晏
殊為相范仲淹為參知政事杜衍為樞密使韓琦與弼副
之歐陽修余靖王素蔡襄為諫官皆天下之望魯人石介
作慶厯聖德詩以頌之上責任仲淹等以致太平數以手

石介作慶厯
聖德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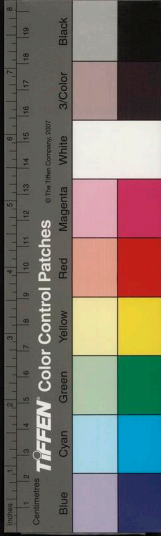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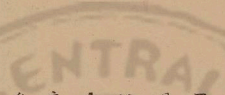
呂夷簡致仕
呂夷簡致仕
授太尉致仕望朔大朝會並班

詔督弼與仲淹條具其事且命仲淹主西事弼主北事又
開天章閣召仲淹等坐且給筆札使書其所欲為弼遂與
仲淹等各上當世之務十餘條大略以進賢退不肯止僥
倖去宿弊為本欲易諸路監司之不才者使澄汰所部吏
於是小人始不悅矣。元昊遣使來稱男而不臣弼言契
丹臣元昊而不臣我則契丹為無敵於天下不可卒臣之
。余靖王素歐陽脩蔡襄四人力引石介執政欲從之參
知政事范仲淹獨曰石介剛正天下所聞然性亦好奇異
使為諫官必以難行之事責人君以必行少拂其意則引
裾折檻叩頭流血無所不為主上雖富於春秋然無失德
朝廷政事亦自修舉安用如此諫官諸公伏其言而罷。

余靖薦石介

元昊稱男而
不臣





THE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THE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THE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THE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THE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THE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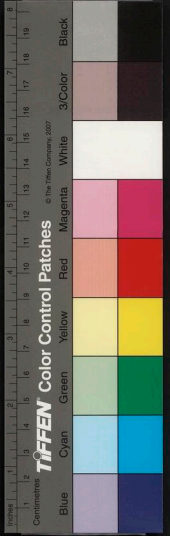
五星出東方

王曾薦夷簡有宰相才及為宰相二十餘年功業罔聞
但為私計四夷外侵百姓內困杜絕言路斥逐賢良真
權奸者也夷簡之罪大莫於因私憾而廢郭后因郭后
而惡仲淹因仲淹而斥王曾嫉功能而忌富弼雖曰功
過相掩然其起宸妃喪之功不足以掩瑤華之議歐陽
脩論夷簡罪惡滿盈偶不敗亡者蓋以在位之日專奪
主權脅制中外人畏皆之不敢發擿及其疾病天下臣
庶共喜奸邪難去之人且得己為天廢朝廷自此清明
矣其清議不可掩也如此

以南京府學為國子監。河北雨雪河東地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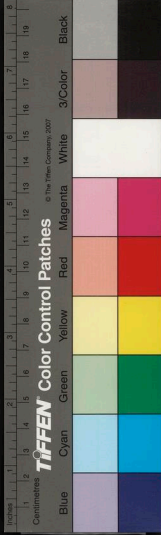
宣州歐希範
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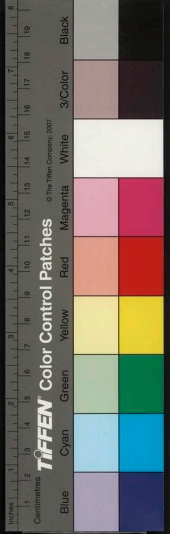
甲申慶厯四十五月宣州歐希範反誘白崖山蠻蒙趕襲
破環有眾數千以攻桂官奏至上謂宰相曰有曾為廣西
知州而屢言蠻事其人姓杜而朕不記其名疑此人可任
宰相奏曰杜杞前知橫州上曰是矣召見除刑部員外郎
直集賢院充廣南西路安撫使杞至宣州得州吳香及獄
囚歐世宏脫其械使入賊洞斬首數百級復取環州因盡
焚其山林積聚希範窮迫走荔枝洞蒙趕率將相數十人
以其眾降杞會將佐謀曰夫蠻習險恃阻如捕獠獠故常
捐厚利以招之蓋威不足以制則恩不能懷此其所以數



叛也。今吾兵幸勝，然蠻將敗而來，非真降者也。乃擊牛為酒大會，環州戮其坐中強壯六百餘人，而釋其尪羸脅從，與非因敗而降者百餘人。後三日，兵破荔枝擒希範，至則戮而醢之，以賜溪洞。於是叛蠻無噍類，而朝廷威震南海。言者論杞殺降為國失信，于蠻猶天子置而不問，詔書褒諭，賜以金帛，杞上書引咎，杞既破，希範奏至上喜曰：朕不悞使人上之於臣下，凡有才能者皆默記，故臨事多得其用。三月己卯，上御通英閣，出御書十有三軸，凡三十五事，其一曰：遵祖宗訓，二曰：奉真考業，三曰：艱難不敢有墜，以至辨朋比，斥讒佞，察忠讜，鑒迎合罪己為民捐躬。

撫軍終於一善可求，小疵不廢，顧謂丁度等曰：朕觀書之暇，取臣寮上言及進對事，自可施於政治，書以分賜卿等。度及曾公亮、王洙拜賜，因請注釋其文，丙戌，上進上覽之，終篇取其大體重者付中書樞密院施行。登聞檢院張堯佐提點開封府諸縣鎮公事，諫官余靖言堯佐乃張修媛之世父，進用不宜太遽，頃者郭后之禍起於楊尚，不可不鑒。張方平除翰林學士，元昊遣使求通，已在界上，而契丹與元昊構隙，使來約我，請拒絕，其使時主者欲遂納元昊，故為書答曰：元昊若盡如約束，則理難拒絕，上以書示宋祁與方平，方平上議曰：書辭如此，是拒契丹而納元





吳得新附之小羗而失之和之強虜封冊元昊而契丹之使再至能終不聽乎若不聽則契丹之怨必自是始若聽而絕之則中國無復信義永斷招攜之理是一舉而失二理矣當賜元昊詔曰朝廷納卿誠款本緣契丹之請今聞卿招誘契丹邊戶夫舅甥之歡契丹遣使為言卿宜審處其事但嫌隙朝除則封冊暮行矣如此於西北為兩得時人服其精誠。元昊歸石元孫議賜死賈昌朝爭言自古將帥被執歸多不死上從其言移鎮山南東道。契丹誘亡卒號為南軍以戰復人而邊法卒亡自歸者死昌朝變其法有歸者故擢超其任於是歸者眾因以知契丹國事

元昊歸石元孫

契丹盛兵雲川歐陽脩經畫北方

契丹會元昊伐宋兒族

是秋北虜盛兵雲川聲言西討朝廷疑其有謀議選文才臣密為經畫二府薦歐陽脩以往即以龍圖閣直學士河北轉運使至則區處官吏使能者盡力奏廣御河漕運造鎖楫舡以絕侵盜置都作院于磁相州一道兵械悉仰給焉方條列北道利害欲大其指畫會范仲淹與同時入相輔者終為讒說所勝相繼罷去一時進用者指為黨脩慨然上書論救執政與其朋益怒極力擠之。契丹受禮雲中且發兵會元昊伐宋兒族於河東為近上問富弼云虜得無與元昊襲我乎弼曰虜自得幽薊不復由河東入寇者以河北平易富饒而河東險瘠且虞我出鎮定 燕薊

之虛也。今兵出無名契丹必不為此。就使妄動當出我不意。也不應先言受禮雲中也。元昊本與契丹約相左右。以困中國。今契丹背約以結好於我。獨獲重幣元昊有怨言。故屢築威州寨以備之。杲兒屢殺威寨人虜疑元昊使之。故為是役。安得合而寇我哉。或謂調兵為備。弼曰虜雖不來。猶欲以虛聲困我。若調發正墮其計。臣請任之。虜若入寇。臣為罔上且誤國上。乃止。虜卒不動。四月上。曰自昔小人多為朋黨。亦有君子之黨乎。范仲淹對曰。臣在邊時。見好戰者自為黨。而怯戰者亦自為黨。其在朝廷邪。正之黨亦然。惟聖心所察。爾苟朋而為善於國家。何害也。

上書劄記

志趣同者勢必相合。君子為徒。謂之同德。如范仲淹富

弼韓琦晏殊杜衍歐陽脩余靖尹洙張方平蔡襄石介

王舉正李若谷宋庠李絃王質葉清臣鄭戩吳遵路蘇

舜欽王洙刁約徐綬徐敏求江休復蔡齊孫甫王益柔

程琳王曙劉巽周延雋劉燁張存孫復劉隨王堯臣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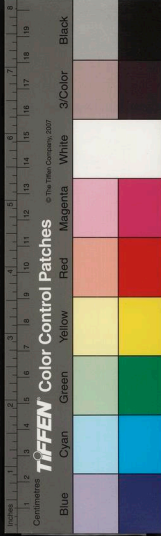
察李京賈黯王素呂溱劉渙孔道輔蔣堂童岷馬絳楊

偕周延讓段少連孫忞吳育滕宗諒是也。同惡相濟。小

人為徒。謂之朋黨。如夏竦張耆高若訥王拱辰李淑錢

明逸韓鎮曹曹用王欽若丁謂劉元瑜王達錢惟演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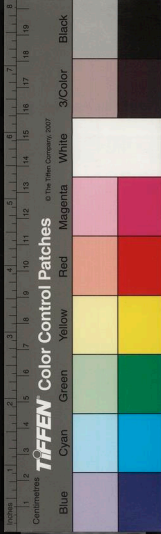
瑀宋燾馬良梁適劉沆張士遜楊崇勳郭崇勳李餉



陳 內臣則藍元震雷允恭是也或持公論或導邪黨
正邪之間者如呂夷簡章得象陳執中賈昌朝陳堯佐
王隨等是也

九月以杜衍為平章事兼樞密使衍為人勤儉好學自少
清羸若不勝衣年過四十鬚髮盡白雖立朝峻凜然不可
屈以不為推獎後進一時知名之士多出其門居家見賓
客必問時事聞有美善若已出至其所不可則憂見于色
或夜不寐如任其責者。諫官蔡襄孫甫言宰相晏殊役
官兵治邸舍懷安苟且無向公之心而章懿誕育聖躬殊
誌墓隱而不言乃罷相初殊當國宋祚為翰林學士晏愛

宋之才雅遂稅一第于旁近延居之其親密如此遇中秋
晏啓宴召宋出妓飲酒賦詩達旦翌日晏罷相宋當草詞
頗極詆斥至有廣營產以植私多役兵而規利之語方祁
揮毫之際餘醒尚在遽爾詆斥時議頗薄之。孫甫薦弼
代殊上怒以謂進用宰相之主之任臣下不宜有所指陳
未幾以陳執中參知政事甫與襄等爭言執中剛複不學
若執以政天下不幸上不聽甫等求罷十月蔡襄罷諫院
知福州。呂夷簡薨贈太師中書令謚文肅始王旦奇夷
簡謂王曾曰君其善交之卒與曾並登相位。十一月壬
午郊。集賢校理蘇舜欽殿直劉巽並除名勒停王洙等



並落職洙知濠州呂臻知楚州章岷約為通判宋敏求
節度判官江休復王益柔周延讓徐緩為監稅降周延萬
為祕書丞先是杜銜范仲淹富弼等引用一時聞人欲更
張庶事御史王拱辰等不便其所為會進奏院祠神舜欽
循削比用鬻故紙官錢開宴會王洙等拱辰廉得之諷其
屬周詢劉元瑜等劾奏因欲搖動行事下開封治舜欽
等俱黜世以為過薄而拱辰等喜曰吾一網打盡矣獄事
起韓琦言於上曰昨聞官者操文符補館職甚急舜欽等
一醉飽之過上可付有司治之陛下獨自為是何也上悔
之拱辰既劾奏宋祁張方平又言益柔作傲歌當誅益

柔乃仲淹所薦因以累仲淹也及輔臣進白琦獨言益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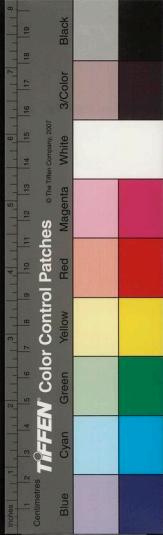
少年狂語何足深治天下大事固不少近臣同國休戚置
而不言即攻一王益柔此其意有所在不特為傲歌可見
也上悟稍解琦奏事每盡言同列多不悅上獨識之曰韓

琦性直○十二月冊元昊為夏國主

冊元昊為夏
國主

更名
夏歲賜銀絹二十

五萬○种世衡卒世衡善撫士卒羌人皆心服○韓琦言
令朝廷若便謂太平則後有大憂者三若慮及經遠則後
有大利者一羌人雖暫稱臣而歲邀厚賂且契丹素強而
夏人尚敢與之抗若使其國充實我邊備少弛則必窺國
關輔此大憂一也契丹西討不得志而見朝廷封冊曩宵



心必不樂異日或隳盟誓此大憂二也今歲遺契丹五十萬夏國二十五萬取之於民日以腹削不幸數承水旱之災則患生腹心此大憂三也契丹恃強欲吞夏人而反敗恐自此交兵未已若能練將卒蓄財用坐待二虜之斃則幽薊靈夏一舉可圖此大利一也陝西四路雖罷招討使而兵備不可弛請選近臣為之主帥委以久任使之經營一方又諸路昨招置宣毅軍僅十一萬欲乞除河東河北外其京東西淮浙江湖福建等路人每揮指可減以三百人為額上悉用其言

乙酉慶曆五年正月右正言孫甫罷出知鄧州。復言事

御史。杜衍罷相知兗州陳執中在中書 與吳議又中

書共奏諫院閑留甫甫供職而執中不肯署劄子吏白衍

取劄子壞焚之執中訴衍於上曰衍黨錮二人苟欲其在

諫院欺罔擅權及臣覺其情遂壞焚劄子以滅逆懷奸不

忠上是其言故與仲淹弼俱罷。仲淹罷出知邠州兼陝

西四路沿邊安撫使富弼知鄆州京東西路安撫使仲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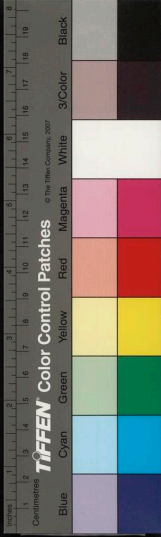
弼既出使讒者益甚仲淹愈不自安因奏疏乞罷政事上

欲聽其請章得象諧於上曰仲淹素有虛名今一請遽罷

恐天下謂陛下輕絀賢臣且賜詔宜不允若仲淹即有謝

表則是挾詐要君乃可罷也上從之仲淹果奏謝上愈

仲淹出知鄆州
富弼出知邠州



信得象言於是弼自河北還將及國門石正言錢明逸希
得象等意言弼更張綱紀紛擾國經凡所推薦多挾朋黨
又言仲淹去年受命宣撫河東陝西聞有詔戒勵朋黨心
懼彰露稱疾求醫纔見朝走別無行遣遂乞罷政欲固已
位以弭人言欺詐之迹甚明乞早罷絀以安天下之心疏
奏即降詔罷仲淹弼。以賈昌朝為平章事兼樞密使王
貽永樞密使宋庠參知政事吳育龐籍樞密副使。二月
遣內侍法諸路兵。三月己未右諫議大夫韓琦上疏言
杜衍為宰相方及一百二十日而罷必陛下見其過失非
臣敢議范仲淹以夏人新附自乞鎮邊朝廷因而命之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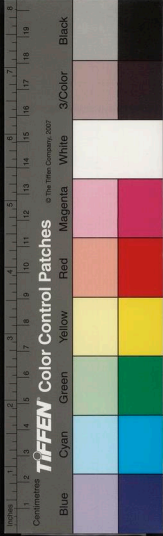
韓琦言杜衍
仲淹富弼相
繼而出乞改
弼定州

韓琦罷

歐陽修上疏

亦有名至於富弼以正辨屈強虜忘身立事古人所難弼
以河朔還朝而責補閑郡乞改弼知定州而委以北事疏
入不報而董士廉又詣闕訟水洛城事輔臣多主之琦不
自安懇求補外辛酉琦罷出知福州。歐陽自河北上疏
言今杜衍范仲淹富弼相繼罷去天下皆知其有可用之
資而不聞有可罷之罪自古小人讒害其職不遠如廣臨
良善則指為朋黨欲動搖大臣則誣以專權蓋去一善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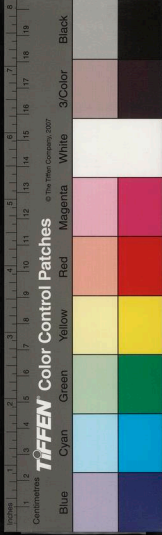
是上所惡方可傾之 夫正士在朝
羣邪所忌謀臣不用敵國之福今此四人一旦罷去而使



羣邪相賀于內四夷相賀于外所以為陛下惜之也疏入不報有指脩為朋黨者八月降河北轉運使知滁州。夏四月丁亥朔日有食之。○章得象罷以陳執中為平章事諫官范鎮嘗論執中無學術非宰相器及執中嬖妾皆殺婢御史劾奏欲逐去之鎮言今陰陽不和財匱民困盜賊滋熾獄犴充斥執中當任其咎閉門之私非所以責宰相初執中以衛尉寺丞知梧州驛遞上疏乞立儲貳真宗嘉其敢言翌日臨朝袖其疏以示執政歎息久之召為右正言然為王冀公所忌嘗賦御溝新柳詩以見志上覽而嘉之冀公歿執中遂累歷清要卒致位公台。樞密使龐籍

薦司馬光堪充館職召試館閣校勘同知太常禮院中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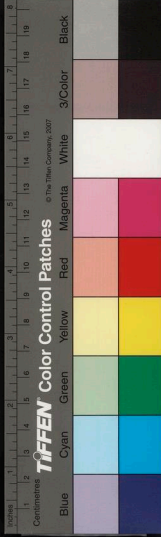
允言死詔以充言有軍功特給鹵簿光言孔子不以名器假人繁纓以朝且猶不可允言近習之臣非有元勳大勞而贈以三公之官給以一品鹵簿其為繁纓不亦大乎。○七月石介卒先是介奏記於弼責以行伊周之事夏竦怨介斥已又欲去弼乃使女奴陰習介書改伊周曰伊霍作介為弼撰廢立詔草上聞不之信後值弼以樞副守邊介以病卒竦既銜介且欲傾弼言介實不死弼陰使其入契丹謀起兵弼欲以一路兵應之下詔兗州劾介死虛實宰相判兗州杜行會官屬語之掌書記龔鼎臣獨曰介平



生忠直富公盡死報國安有此事願以合族保介必死行
自懷中取奏葉示之曰老夫已保介矣君年少忠義亦必
為之奏上朝廷疑之時弼知鄆州並罷京西路安撫使既
而北邊安堵如故竦譏不効弼自鄆州徙青州仍領京東
路安撫使竦在樞府又讒介說虜弗從更為弼往登萊結
金坑凶惡數萬人欲作亂請發棺驗視朝廷復詔監司體
量提刑呂居簡曰今破冢發棺而介實死則將柩何且喪
葬非一家所能辨也必須眾乃濟若人人召問之苟無異
說即令結罪保證可矣使還奏止意果釋介妻子羈管他
州者乃得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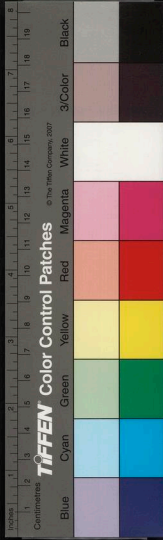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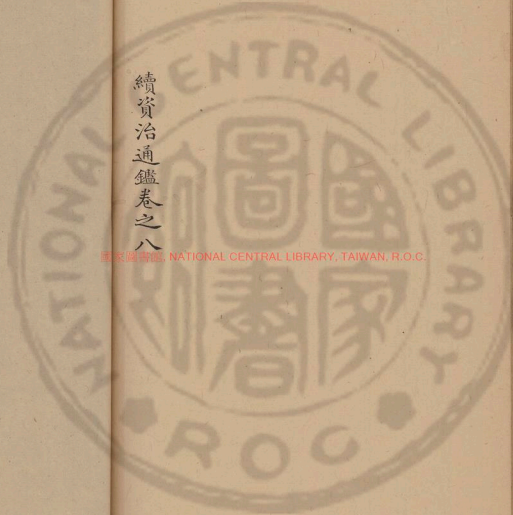
夷簡與竦兩欲置弼於死地然其大節難奪忠義之心
可以通天地感鬼神安能被小人邪謀而致其死哉孫
沔曰呂夏如此奸邪是張禹不獨生於漢李林甫復見
於今也史臣曰天下人謂丞相之語尚可遲也參政之
言不可違也是則夏竦之凶尤出於夷簡之上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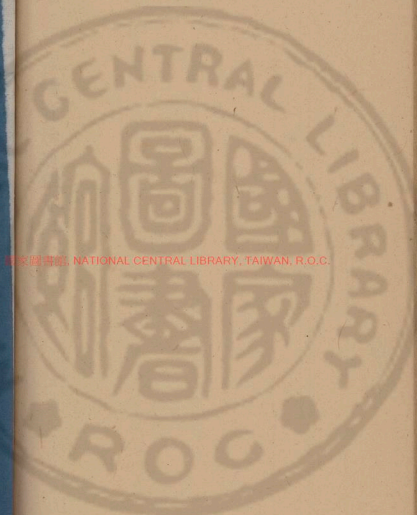
○秋九月置南京留臺。廣州荆南岳州地震。上謂輔
臣曰先帝封禪之後不復田獵五方之職廢而放鷹犬于
山林朕以四時之田蓋因農隙以講武事其令職司討闕
祖宗校獵制度以聞十月獵于楊村上親射鹿及雉免遣
使以聚獲驅薦大廟。宰臣免魚樞密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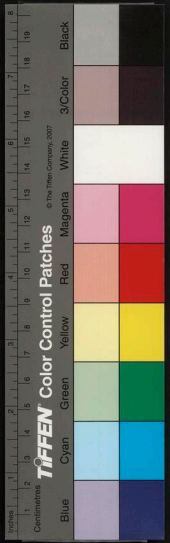
續資治通鑑卷之八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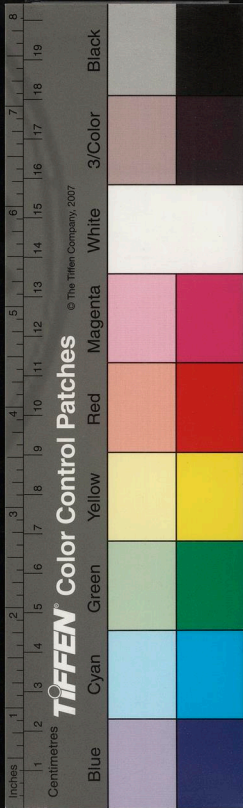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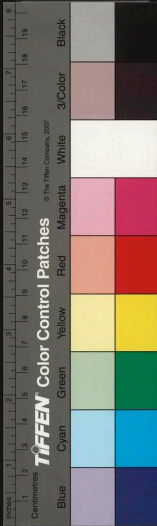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3392511 v5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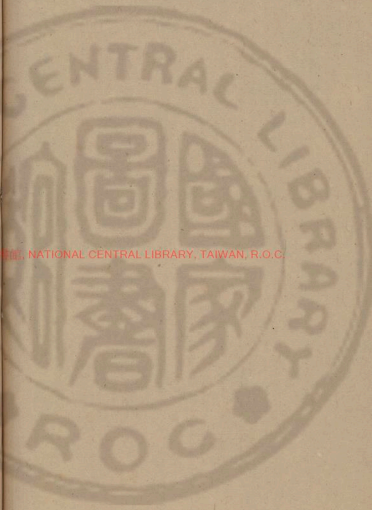
續資治通鑑卷之九

宋仁宗三

朝報萬書禮部外郎國史院編修李焘經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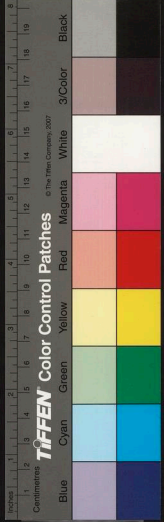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舉賢良
張方平除諫
議

丙戌慶厯六年春二月青州地震。三月辛巳朔日有食之登州地震。三月上試進士賈黯等五百三十八人擢黯為第一。夏五月京師雨雹地震。六月有流星出營室南大如杯占曰主兵。八月舉賢良方正能言極諫科三人太常博士錢彥遠父易弟明逸。張方平除諫議大夫尋遷御史中丞中外之事知無不言至于宮妾宦官濫恩橫賜皆力爭裁抑之宰相賈昌朝與參知政事吳育忿



爭上前方平將對昌朝使人約方平欲以代育方平叱還
曰此言何為至於我哉既對極論二人邪正曲直然育罷
以高若訥代之王拱辰請推河北鹽既立法矣而未下方
平上問曰河北再推鹽何也上驚曰始立法非再也方平
曰周世宗推河鹽犯輒處死世宗北伐父老遮道泣訴願
以鹽課均之兩稅而弛其禁世宗許之今兩稅鹽錢是也
豈非再推乎且今未推也而契丹常盜販不已若推之則
鹽貴虜鹽益售是為我敵怨而虜獲福也虜鹽法今非用
兵莫能禁也邊隙一開所獲利能補用兵之費乎上大悟
曰卿語宰相立罷之方平曰法雖未下民已戶知之當直

以手詔罷不可自有司出也上大喜命方平密撰手詔下
之河朔父老相率拜迎於澶州為佛老會七日以報上恩
且刻詔書北京至今父老過其下必稽首流涕。十二月
上獵于城南之韓村初於玉津園降輦乘馬分騎士數千
為左右翼節以旗斂所田之野徑十餘里部隊相屬上親
挟弓矢屢獲禽獸時旁居民或蓄狐兔鬼^兔之屬亦驅于場
中上知之因謂輔臣曰獵所以訓武事非專為獲也悉諭
縱之駕至棘店上御帳殿召父老問以種植所宜慰勞久
之遂詔赦所過民田租稅還次近郊命衛士更奏拔于前
皆兩兩相當棹鞅扶犁以相決勝時交趾李德政獻馴象



母後祀

杜衍致仕

賈昌朝罷

韓琦知鄆州
富弼知青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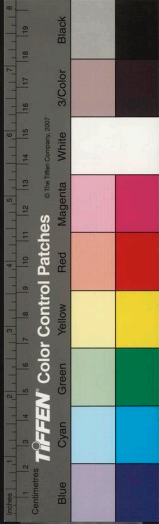
上特召見使觀焉。冊美人張氏為貴妃

丁亥慶曆七年春元旦杜衍上表致任宰相賈昌朝不喜
衍遽從其請。三月旱。賈昌朝罷以夏竦為樞密使。

五月以韓琦知鄆州兼京西路安撫使以富弼知青州兼
京東路安撫使河朔大水民流京東擇所部豐稔者三州
勸民出粟得十五萬斛益以官廩隨所在貯之得公私廬
舍十餘萬區散處其人以便薪水官吏自前資待闕寄居
者皆給其祿使卽民所聚選老弱病瘠者廩之山林河泊
之利有可取以為生者聽流民自取其主不得禁官吏皆
書其勞約為奏請使它日得以次受賞于朝率五日輒遣

人以酒肉糗飯勞之出於至誠人人為盡力流民死之為
大家葬之謂之叢冢自為文祭之明年麥大熟流民各以
遠近受糧而歸凡活五十餘萬人募而為兵者又萬餘人
上聞之遣使者相視慰勞卽拜禮部侍郎弼曰救災方臣
職也辭不受前此救災者皆聚民城郭中煮粥食之飢民
聚為疾疫及相蹈藉死或待次數日不食得粥皆僵仆名
為救之而實殺之自弼立法簡便周至天下傳以為法至
于今不知所活者幾千萬人矣

饑饉之變不足憂守令非其人為可慮蓋天災流行國
家代有此不能免所恃以為無恐者守令之得其人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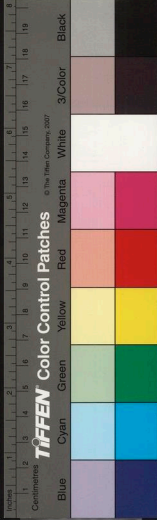


杜杞為河北
轉運使

以杜杞為河北運使知慶州杞言殺降臣也宜得罪將吏
唯臣所使其勞未錄不敢先受命天子為悉錄將士賞之
乃受命自元昊稱臣聽誓後數犯約撓邊吏避生事縱不
敢爭杞始至有首孟香率千餘人內附事聞詔杞如約當
遣還孟香散走匿夏兵驅殺邊戶掠奪牛馬而孟香益急
朝議切責亟遣還之杞言夏人違誓自舉兵不可與因移
檄夏人不肯償所掠杞亦不肯還孟香後亦不敢動治邊
二歲有威愛。六月置北京留臺。冬十月孟許二州地
震。十一月戊戌郊。貝州王則反則隸宣毅軍小校以
妖術惑眾據貝州囚知州張得一通判董元亨死之僭號

貝州王則反

四



東平王國曰安陽改年號曰德勝妖言釋迦佛哀謝彌勒
佛治世旗幟號令皆以佛為稱。十二月北京留守賈昌
朝以貝州反書聞上欲遣張平討王則方平舉胡鎬自代
即以胡鎬為河北體量安撫使

戊子慶曆八年春正月文彥博宣撫河東時王則未平上

文彥博平貝州

以為憂文彥博請行遂以命之初以胡鎬宣撫夏竦惡鎬
從中沮之惟恐其成功至是彥博請以便宜從事許之彥
博選壯士穴地道入城攻之執則送京師磔于市則叛凡
六十五日敗後改貝州為恩州貝州平始析大名河北兵
定高陽四路各置帥更命儒臣以緝邊。韓魏公琦自鄆

韓琦自鄆徙

州徙鎮貝大興方略事無不相親嘗題養真亭詩曰所期

清策慮不是愛精神郡圃號眾春會歲飢涉春未嘗一遊

陳薦舍人時在幕府以詩請之云水底魚龍思鼓吹沙頭

鷗鷺望旌旗魏公答之云細民溝壑方援手別館鶯花任

送春在鎮五年政聲流聞天下遂屬以為相琦嘗謂保初

節易保晚節難故晚節尤著鎮北門日重陽燕諸曹於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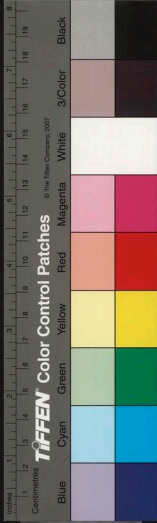
圃有詩云不羞老圃秋容淡更看黃花晚節香又嘗詠雪

云危石蓋深鹽虎隘老枝擎動玉龍寒當時謂魏公雖在

外未嘗一日不自任天下之重。三月詔羣臣言時政。

翰林學士曾公亮薦趙忞可充臺官召為殿中侍御史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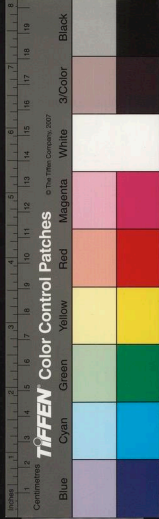
曾公亮薦趙忞



劾不避權倖京師號曰鐵面御史其言嘗謂朝廷別白君子小人以為小人雖小過當力排而絕之君子不幸而有誑誤當持愛惜以成其德故言事雖切而人不厭温成皇后葬始命參知政事劉沆監護其役及沆為相而領事如故忤論其當罷以全國體王拱辰奉使契丹還為宣徽使忤因論拱辰平生所為及奉使不法事命遂寢復言樞密使王德用翰林學士李淑不稱職皆罷去時議浩然歸重。崇政殿宿尉衛士有夜踰軍垣為變上語二府以張貴妃有扈蹕之功樞密使夏竦昌言宜議求所以尊異貴妃之禮陳執中不知所為張方平見執中言漢馮婕妤好以身

胡宿知制誥

嘗猛獸不聞有所尊異且皇后在而尊貴妃古無是禮若果行之天下謗議必大集於公終身不可雪也執中竦然敬從其言。胡宿除起居注兼知制誥入內都知楊懷敏用事久勢傾中外未幾復召故職宿封還詞頭不草制論曰衛士之變懷敏得不窮治誅死幸矣豈宜復在左右其命遂止。武寧軍節度使兼侍中夏竦武勝軍節度使兼平章事程琳薦尚書屯田員外郎張頌祕書丞太子中舍李仲昌節度掌書記李師錫等可試館職上曰館職當用文學之士名實相稱者居之近時所舉多浮薄之人朕甚不取於是頌等送審官院記姓名而已。五月夏竦罷言



貝珠羅宋序
樞密龐籍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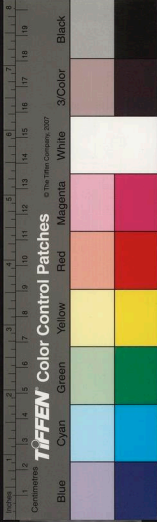
章得象亮

者既數論竦奸邪會京師同日無雲而雷震者五張方平
曰夏竦姦邪以致天變如此上令草制出之。以宋庠為
樞密使龐籍參知政事。○六月章得象薨上臨其喪。○上
開天章閣召輔臣親策以時事其終則曰預備不虞思濟
此務罔知所從悉為朕條畫之參知政事宋庠曰漢時對
策本延巖穴草萊之人臣等備位大臣待遇如賤士非所
以尊朝廷請歸中書合議以奏上從之

張士遜亮

己丑皇祐元年春正月甲午朔日有食之。張士遜薨上
臨其喪。○二月彗出虛。○北虜聚兵近塞上御使殿詔近
臣以備邊之策。○三月三司使葉清臣罷。○四月上試進

士四百九十八人擢馮京為第一。○滑州河溢魚池埽且
決知滑州陳希亮發禁兵捍之廬於所當決吏民涕泣更
諫希亮堅卧不動人比之王尊是歲盜起宛白執濮州通
判井淵上以為憂問執政未及對上曰吾得其人矣乃以
希亮為州不踰月悉擒其黨入判三司戶部勾院榮州袁
鹽凡九千八井歲久澹竭而有司責課如初民破產籍沒
者三百一十五家希亮為言還其籍歲蠲三十餘萬三司
簿書不治其留滯者自天禧以來朱帳六百有餘明道以
來生事二百一十二萬希亮日夜課吏凡九月而去其三
之一。○八月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一人殿中丞吳奎



陳希亮為
西京轉運

月汰諸路兵

庚寅皇祐二年夏六月定學生員。以陳希亮接伴契丹使者既還且請補外出為京西轉運使石塘河役兵叛其首周元自稱周天王震動汝洛間希亮聞之即自輕騎出

按吏請以兵從不許賊見希亮輕出不能測則相與列訴道周希亮徐問其所苦命一老兵押之曰以付葉縣聽吾命既至令曰汝已自首皆無罪然有首謀者眾不敢隱乃斬以徇而流其軍校一人餘悉遣赴役如初遷京東轉運使灘州參軍王康赴官道博平博平大猾有號截道虎者毆康及女幾死吏不敢聞博平隸河北希亮移捕甚急卒流之海島而劾吏故縱坐死者數人山東羣盜為之屏息徐人陳昭素以酷聞民不堪命它使者不敢按希亮發其事徐人至今德之。冬十一月詔中書門下集兩制太常官置局於秘閣詳定大樂。秀州地震



宋庠罷相

辛卯皇祐三年春正月淮南分東西路。三月宋庠罷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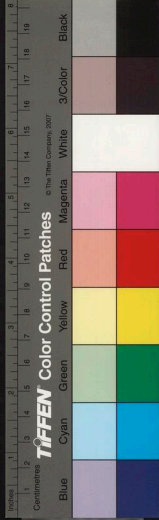
王堯臣待正
字法

言者論其不戢子弟在政府無所建明遂罷。王堯臣為樞密副使堯臣持守正法以身任天下之事九宗室宦官醫工及嬖倖近習莫不闕樞密濫恩倖請隨其事可損損之可抑抑之其大者皆著為定令由是小人益怨搆為飛書欲毀去之堯臣得書自謂曰臣恐不能勝衆怨願得罷去上愈以堯臣為忠下令購為書者甚急堯臣益感勵在位六年庶職修舉。四月以曾公亮為翰林學士。陳希亮移知鳳翔府于闐使者入朝過秦州經略使以客禮享之使者為留月餘壞傳舍什物無數其徒入市掠飲食人

陳希亮和風
翔

戶晝閉希亮聞之謂其僚曰吾嘗主契丹使得其情虜人初不敢暴橫皆譯者教之吾痛繩以法譯者懼則虜不敢動矣况此小國乎乃使教練使持符告譯者曰入吾境有秋毫不如法吾且斬若取軍令狀以聞使者亦素聞希亮威名至則羅拜庭下命坐兩廊飲食之護出諸境無一人譁者。以尚書左丞王舉正行御史中丞時張堯佐恃貴妃勢氣焰赫然上將大用之舉正留百官班庭辨堯佐姦媚上問留班有故事否舉正言唐明皇任楊國忠時臺諫有此故事上默然堯佐卒不得大用者舉正有功也始堯佐以進士擢第累官至屯田員外郎會其姪女有寵於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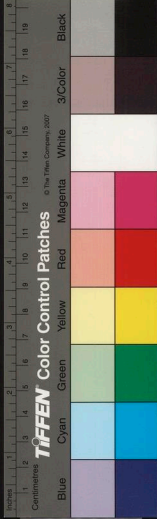
王舉正庭辨
言張堯佐奸
媚



冊為脩媛堯佐遂驟遷擢一日中除宣徽卽度景靈羣牧
四使是時御史唐介引天寶楊國忠事為戒不報又與諫
官包拯吳奎等七人論列殿上既而王舉正留百官班庭
辨卒奪堯佐宣徽景靈兩使特加一品服以旌敢言未幾
堯佐復除宣徽使知河陽介謂同列曰是欲與宣徽而假
河陽為名耳我曹豈可中已耶同列依違不前介獨爭之
不能奪上諭之曰差除自是中書介遂極言文彥博以燈
燭錦媚貴妃而致位宰相今又以宣徽使結堯佐請遂彥
博而相富弼又言諫官觀望挾奸言涉宮掖上大怒輒召
二府以䟽示之介道爭不已樞密副使梁適亦介下殿介

猶爭愈切上聲色俱厲眾恐禍出不測時蔡襄修起居注
立殿陛卽進言曰介誠狂直然納諫容言人主之美德伏
望全貸遂貶介春州別駕翌日王舉正救解之改英州別
駕介既南遷朝中士大夫以詩送者甚眾獨李師中待制
一篇頗為傳誦詩云孤忠自許眾不與獨立敢言人所難
去國一身輕似葉高名千古重於山並遊英俊顏何厚未
死姦諛骨已寒天為吾皇扶社稷肯教夫子不生還介至
神宗朝果大用官至執政時人以為詩識之驗

解者云並遊英俊顏何厚謂吳奎背約不前未死姦諛
骨已寒謂文彥博張堯佐也介之南行挈家渡淮至中



流大風波濤泛濫舟人恐不免飼魚鼈介兀坐舟中吟
詩聖宋非狂楚清淮異汨羅平生仗忠信今日任風波
夕濟南岸衆乃欣然公悲旅客復繼其韻云舟楫顛危
甚魚龍出沒多斜陽幸無事沽酒聽漁歌蓋情動於中
其辭無諂可以感神明而免禍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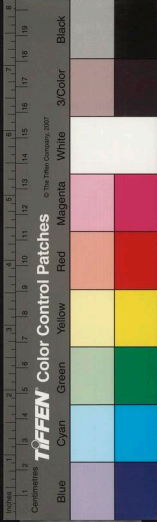
○秋七月定太學生員舊制二百人如不能充數以百人
為限○復用孔氏知仙源縣○更樂名曰大安○八月京
東淮浙等七路○九月賜侍講筵官坐○冬十月除解
鹽禁○文彥博罷相先是介深詆之乃有是命○以龐籍
為平章事○吳奎罷知諫院包拯言唐介彈大臣并以中

文彥博罷相
龐籍入相

呂胡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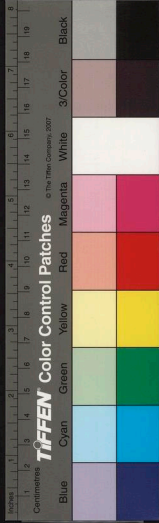
奎乞且留奎以供言職上曰介言奎拯皆陰佐文彥博今
觀此奏非誣也○十一月召太子中舍致仕胡瑗赴大樂
所同定鐘磬制置先是祭明堂上親閱大樂而言者以為
罇鐘特磬大小與古制未合太常言瑗素曉音律故召之
壬辰皇祐四年春二月包拯罷○蔡襄除起居舍人知制
誥兼制流內銓呂 初吳中復馬遵坐論宰相梁適罷臺
職除它官襄封還 不草制其後屢有除授非當者皆
封還之由是上益 其賢待之愈厚是時邵必為開封府
推官以前任常州失入罪自舉遇赦而猶罷監邵武酒稅
吳充鞠真卿發禮院代書事吏以贖論而充真卿皆出知

蔡襄知制誥



軍呂景初馬遵吳中復彈劾梁適以罷相而景初等隨亦
被逐馮京言吳充鞠真卿刁約不當以無罪黜而京亦奪
修起居注御史趙抃皆力言其非是必以復職充真卿約
景初遵皆召還京師復皆許補故闕。自陝西用兵公私
困乏士大夫爭言豐財省費之道然多不得其要張方平
自為諫官御史三司使皆為上精之言一日上御資政殿
召兩府侍從賜坐手詔天下事方平退直禁林是日有旨
鎖院方平既草制書又條對數千言夜半與制書皆上上
驚異之又以手詔獨來方平明日復出數千言大略以謂
太祖定天下用兵不過十五萬人今百餘萬而更言不足

足自祥符以來萬事隳弛務為姑息取士任子磨勦遽補
之法皆壞漸失祖宗之舊任將養兵亦非舊律此治亂盛
衰之本不可以不急治方平既明歷代損益又周知祖宗
法度悉陳其本末盈虛所以然之狀及當所以救治施行
之略而其末乃論古今治亂上下離合之間比年以來朝
廷多引輕險之人布之言路違道干譽利口為賢內則臺
諫外則監司下至胥吏僮奴皆可以構危其上自將相公
卿宿貴之人皆爭屈體以收禮後輩有不然者則毀傷隨
之然恐不免何暇展布心腹為國立事哉此風不革天下
無時而治也上益異之書文儒二字以賜之。○田况除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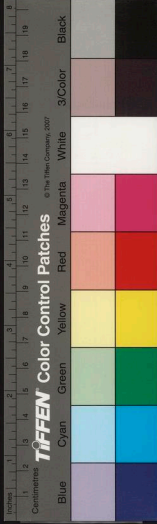


事
四况可程夫

司使金穀用度利害纖悉固不備舉議者謂三司使自陳
恕李士衡之後惟况為稱職撰皇祐會計錄上之上嘗面
諭之曰卿謀猷深遠器識寬厚可任國大事未幾拜樞密
副使○五月范仲淹薨仲淹內剛外和為政忠厚邠慶二
州民皆畫像立生祠其卒也哭之如父謚文正○懷智高
叛陷雍州都監張立司戶孔宗旦罵賊而死珙以下皆遇
害智高即州建大南國僭號仁惠皇帝改元啓應進陷橫
責龔藤梧封康端九郡攻廣州趙師旦以贊善大夫守康
州賊至城下吏民驚擾相與謀曰郡無兵甲城池賊鋒不
可當不若避之兵馬監押馬貴以其言白師旦叱之曰汝

懷智高叛
州九郡

欲試劍耶且太守守土有患難則當之力不足則死尚為
忠義奈何去耶康定中西鄙有變耿傳為通判尚死之我
嘗慕其為人監押起拜曰如此惟贊善是命師旦曰賊眾
我寡又以疲兵決戰欲先困我不若閉門拒守俟賊大至
然後一戰以決勝負古亦有以寡擊眾謝安破苻堅是也
汝守南門吾守北門遂戎服登城自引弓射死賊五人明
日賊大至師旦與監押出戰兵敗師旦尚力戰手殺數十
人度勢不可乃還坐黃堂賊至令之拜師旦叱之曰恨力
弱不能斬此賊以謝國家豈太守而助賊耶遂害之妻擁
樹逃去幼子在樞中棄之草間三日回視之尚不死詔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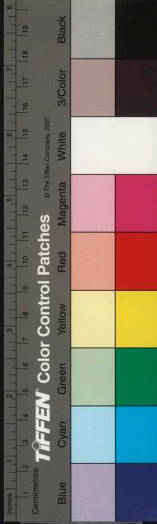


光祿少卿以子覲為右侍禁次子覲為將作監主簿弟師
涉為大理評事是時太子中書曹覲守封州儂賊迫封境
僚屬勸之去覲曰吾父為忠臣天下皆知吾豈敢偷生使
天下指覲曰曹諫議有不肖子邪乃取州印自佩與其妻
子決曰可遊民間自全我為天子守土人臣不可苟生遂
與監押陳擘率兵百餘以禦賊皆不戰而潰覲遂為賊所
執賊知其名臣子屈令拜覲慢罵不顧賊不敢殺不食三
日賊復曰我王番禺汝堪丞相覲叱之曰狗彘死在旦夕
尚敢狂悖語耶遂害之流屍于河聞者皆哭封民為立祠
詔贈太常少卿妻劉氏及幼子聞覲死亦死餘四子皆思

以官

皇祐初南方有異氣如破船如敗山又中夜有白氣亘
天其首若鋒刃如血汗色占者以南將有變當時進象
者乞益兵南方選用將帥以防他變然太平日久執政
不以為意故賊之起如蹈無人之境若師旦之死非忠
義不足也力不能救耳昔李希烈叛欲臣顏魯公公曰
汝不聞顏杲卿乎乃吾兄也罵安祿山而死吾豈辱吾
兄觀覲臨死尚慮玷其父可謂忠孝兩全矣覲之心豈
在魯公下耶

六月以狄青為宣徽南院使充荆湖南北宣撫使提舉廣



南盜賊事

癸巳皇祐五年春正月詔止交趾援兵討智高。丁度薨上臨其喪。廣西鈐轄陳曙擊智高于金城驛曙素無威令賊至士卒猶聚博營中倉卒而敗狄青會孫沔余靖兩將之兵于賓州先是陳曉敗于崑崙青推其首逃者自殿直袁高而下凡三十人并曉皆戮之軍中股慄遂下令更十日進軍謀者既去詰旦遂行至邕州歸仁鋪遇賊逆戰前軍少却左第一將孫節死之青親執旗鼓左右番落騎置出賊後大破之斬首二千二百獲賊謀主黃師宓僕達忠等五十七人牛羊器具數萬得所虜男女三千餘人

狄青破智高

狄青班師還
科樞密

招復丁壯七千三百以所得賊財四十餘萬均給戰士仍築官觀以志功二月頒師還拜樞密使初儂智高連陷九郡江湖之南人心惶惑青抗章請行自言臣結髮起行伍顧無以報國今遠夷跳梁不足為陛下憂領銳兵數千當羈叛蠻之頸致之闕下上壯其言智高既敗入邕州夜縱火城中而遁先有童謠云邕破儂出及青破城而智高已穴地道遁矣初有衣金龍之文又金錦神龍於手楯仆死其傍或言智高已死亂兵矣有欲並為青作奏者青曰安知其非詐也寧

狄智高敢誣朝廷以貪功那後智高為青大理所殺畫首至京師人俱服其先見青

既還上悉官其子青固謝曰賴陛下神靈出師大捷皆諸



秋青不附教
梁公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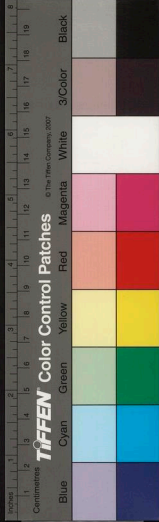
校力戰之功也臣之諸子非有勲勞何敢拜召命在樞密
四年自以遭時幸會夙夜一心晚以盛滿為戒青事親至
孝方秉樞於朝奉充國太夫人侯氏膝下天子珍賜其家
使者相繼殊極榮養征南之日戒內外不以聞懼遺其親
憂始至為賊毒所上流飲者多死忽一日泉湧于郊汲之
甘冽議者以為孝誠所感云青在樞府日有狄梁公之後
持梁國畫像及告身十餘道詣青獻之以為青之遠祖青
謝之曰一時遭際安敢自附梁公厚贈其人而遣之

魏之郊也祀舜唐之郊也祀堯皆謂其遠祖欲以誇耀
天下而不免為有識者嗤謂甚者郭崇韜既貴而拜于

儀之墓何無耻之甚孔子曰非其鬼而祭之謫也其斯
之謂歟觀青不肯自附於梁公之後其優柔而不迫非
武夫庸人之所能為近乎古所謂知道者仁宗待之厚
豈為過哉

夏殊辛

三月上試進士鄭獬等五百二十人擢獬為第一。故相
夏竦卒詔賜謚曰文正司馬光曰謚之美者極於文正竦
何人可以當此時劉敞判尚書考功亦語人曰此吾職也
即上疏言謚者有司之事且竦行不應法今百司各守其
職而陛下侵臣官疏凡三上天子嘉其守為改其謚曰文
莊。閏七月言者論龐籍黨庇親戚受堂吏賂罷相知鄭



陳執中梁適
為平章

州。陳執中梁適為平章事。八月制科應詔十八人。宰相不留意。密論考官只放一人。過閣賢良趙彥中。選及對策。又黜之。以唐介為御史中丞。冬十月丙申朔。日有食之。解唐介言職。旱蝗。十一月己巳郊。

甲午至和元年春正月。京師大疫。上出屏二。林付太醫局。和藥分賜貧民。其一通犀也。內侍李舜舉請留以為御所服帶。上曰。朕以為帶。孰若以療民疾乎。立命碎之。以劉敞為右正言。知制誥。宦者石全彬以勞遷。官苑使兼領觀。察使意不滿。退而愠。言居三月。正除觀。察使敞封還詞頭。不草制。其命遂止。貴妃張氏薨。三月王貽永罷。宋朝

張妃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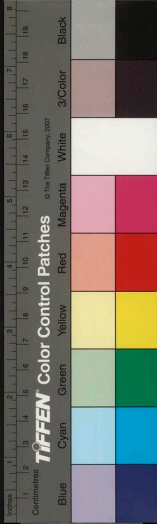
王貽永罷
為平章

方平除秦州
不赴

方平鎮西蜀

朝外姻未有輔政者。永在樞府十五年。性清謹。遠權利。歸第。則杜門謝客。遠無過失。以王德用為樞密使。秦州叛羌斷古渭路。帥張昇發兵討賊。而總管劉渙不受命。皆罷之。拜張方平為侍讀學士。知秦州。方平力辭。不受。曰。渙與昇有階級。今互言而兩罷。帥不可為也。昇以故得不罷。改戶部侍郎。移鎮西蜀。始李順以甲午歲叛。蜀人記之。至是方以為憂。轉運使攝守事。西南夷有邛部川首領者。妄言蠻賊儂智高在南詔。欲來寇蜀。攝守妄人也。聞之大驚。擾爭遷居城中。男女昏會不復以年賤。鬻帛市金寶。埋之地。中朝廷聞之大驚。移兵邊郡。益調額外弓手。發民禁





城日夜不得休息且許以便宜從事方平言南詔去蜀二千餘里道險不通其間皆雜戶不相役屬安能舉兵大為智高寇我哉此必妄也當以靜鎮之道遇戍卒兵伏輒遣還入境下令邛部川曰寇來吾自當之妄言者斬悉歸屯邊兵罷築城之役會上元觀燈城門皆通夕不閉蜀遂大安已而得邛部川之譯人始為此謀者斬之梟首境上而配流其餘黨於湖南先是青獲智高母子不殺欲以招智高至是乃伏法復以三司使召還奏罷蜀橫賦四十萬蜀人至今德之。夏四月甲午朔日有食之。秋七月梁適罷相。八月。劉沆同平章事。九月以呂臻王洙為翰

梁適罷劉沆入相

林學士

晏殊亮

乙未至和二年正月晏殊薨謚曰文獻殊雖早貴而奉養清儉善於知人如范仲淹孔道輔皆出其門而富弼楊察乃其壻也。以劉敞奉使契丹敞素知虜山川道里虜人言北國回曲千餘里至柳河敞曰自古松亭甚直而近不數日而至中京今不道彼而由此蓋虜人嘗改迂其路欲以國險誇使者且謂莫習山川不虞敞之問也相與驚顧羞愧即吐其實曰誠如公言時順州山中有異獸如馬而食虎豹虜人不識以為問敞曰此所謂駃也為言其形狀聲音虜人益歎服敞為揚鄆永興三州皆有善政嘗直紫

劉敞使契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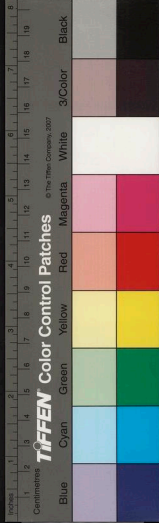
文彥博富弼
同入相

微閣一日追封皇子公主九人啟方將下直為之立馬却
坐一揮九制數千言文辭典麗各得其體其在朝廷議事
如古渭州可棄益陽河不可開之類士大夫多稱之。六
月陳執中罷。以文彥博富弼同平章事宣制之日士大
夫相慶於朝上使小黃門密覘知之翌日歐陽脩奏事殿
上上具以語脩且曰古之求相者或得於夢卜今朕用此
二人人情如此豈不賢於夢卜哉脩頓首稱賀。七月吳
育罷。樞密直學士蔡襄知泉州襄為政精明而於閩人
尤知其風俗至則禮其士之賢者以勤學興善閩士周布
益以經術傳授學者常至數百人襄為親至於學舍執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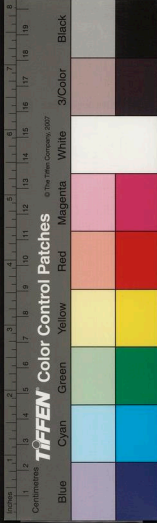
蔡襄知泉
州

講學為諸生宰延見處士陳烈尊以師禮具有德行者稱
鄉里者皆折節下之閩俗重凶事其奉浮屠會賓客以盡
力豐侈為孝至有親亡秘不舉哭必破產辦具而後敢發
有力者乘其急而賤買其田宅立券舉償終身困不能償
襄曰弊孰有大於此乎即下令禁止。十二月醴泉觀成
。是歲契丹主宗真死子洪基立來告哀。交趾李德進
死

丙申至和三年九月改為嘉祐元年春正月大赦上御大慶殿受朝
前一夕大雨雪壓折樂架上跪禱而霽是日感風眩不豫
。契丹使者入辭上疾作文彥博以上旨諭使者就驛宴



仍授國書。弼與彥博同入問疾內侍止之不可因以監
視禱禱為名乞留宿內殿事皆闕白而後行禁中肅然。
三司使張方平建言今之京師古之所謂陳留天下四衝
八達之地非如雍洛有山河形勢足恃也特依重兵以立
國爾兵恃食食恃運河控引江淮利盡南海天聖以前歲
發民浚之其後涉妄者爭以裁減費役為功河日湮塞今
仰而望河非祖宗之舊也遂書漕運十四策宰相富弼讀
其奏於上前晝漏盡十刻侍衛皆跛倚上嘆息稱善弼曰
此國計大本非常奏也悉如所啓施行。文彥博弼富入
相百官郊迎時兩制不得詣宰相居第百官不得聞見諫
官范鎮言隆之以虛禮不若聞之以至誠乞罷郊迎而除
謁禁以通天下之情議減宗子及間歲取士皆鎮發之又
乞令宗室踈屬者補外官上曰卿言是也顧恐天下謂朕
不能睦親族爾鎮曰陛下甄別其賢者顯用之不沒其能
乃所以睦族也雖不行至熙寧初如鎮之言。時呂溱守
徐蔡襄守泉吳珪守壽韓絳守河陽已而歐陽脩乞蔡賈
黯乞荆南御史趙抃上言近日正人賢士紛紛引去憂國
之士為之寒心侍從之臣如脩輩無幾今皆欲請郡者以
正色立朝不能事權要之眾爾脩等由此不去一時名臣
賴之以安上晚年不豫而太子未定及上康復抃請擇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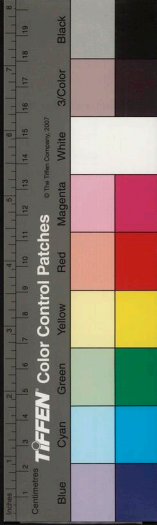
杜衍堯

室賢子弟教育於中宮封建任使以示天下大本已而求
郡得睦睦歲為杭市羊拵為移文却之民籍有茶稅而無
茶地拵為奏蠲之民至今稱焉。五月京師諸路大水。
秋七月引對羣臣自上不豫二府得奏事至是始引對羣
臣。八月庚戌朔日有食之。李照言王朴樂音高乃作
新樂。狄青罷。韓琦為樞密使。九月辛卯改元嘉祐
時上疾已平矣。冬十月解范鎮言職。十二月劉沆罷
相。以包拯知開封府。胡瑗管勾太學
丁酉嘉祐二年春正月杜衍薨謚曰正獻被命日自作遺
疏謂無以小寤而忽邊防無以既富而輕財用及早建儲

副以安人心恐不及私。上試進士章衡等三百八十人
擢衡為第一材識兼茂明於體用科一人明州觀察推官
夏噩。移趙抃充益州路轉運使西蜀地遠吏恣為不法
窮城小邑民或生不識使者抃行部無所不至父老驚喜
相慰姦吏亦竦以石司諫召論事不折前入內副都知鄭
保信引退兵董吉以燒出入禁中抃言漢文成五利唐普
思靜能李訓鄭註多依官法以結主假藥術以市姦其漸
不可啓

戊戌嘉祐三年春正月開永通河。以淮南江浙荆湖制
置發運使許元為御史元初為發運判官久之為副使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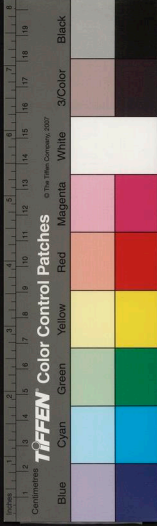
大任許元
為運使



久為正使上謂執政曰發運使總領六路八十一州其貨財調用幣帛穀粟歲千百萬宜得其人以久任之今許元累上章求解朕思之不若獎勵以盡其材乃特賜元進士出身除侍御史

漢之倉氏庾氏為史者至長子孫唐用劉晏領鹽鐵諸使歷二十載仁宗久任許元實與漢唐同符而賜第同職所以獎勵又過前代蓋中外百官涇一職掌一事旬月之間或遷或徙猶云可也惟財計之臣非久其官則不知源流本末若使坐不暖席雖有研桑心計亦無所施其巧嘉祐聖政其可為後世法

二月以吳及為正言。三月范鎮知制誥先是嘉祐初上鎮上疏曰太祖捨其子而立太宗此天下之大公也周王既薨真宗取宗室子養宮中此天下之慮也願陛下以太祖之心行真宗故事擢宗室賢者異其禮物而試之政事以繫天下之心童累上不報因闔門請罪會有星變其占為急兵鎮言國本未立若變起倉卒禍不可以前料兵孰急於此日乎今陛下得臣疏不以留中而付中書是欲使大臣奉行也臣兩至中書大臣皆設辭以拒臣是陛下欲為宗廟社稷計而大臣不欲也臣切原其意特恐行之而陛下中變耳中變之禍不過於此而國本未立萬一



有如天象所告急兵之憂則其為禍豈特一死而已哉顧以示大臣使自擇而審處閒者為之股慄除兼侍御史知雜事鎮以言不從固辭不受執政謂鎮上之不豫大臣當建此策矣今間言既入為之甚難鎮復移書執政曰事當論其是非不當問其難易速則濟緩則不及此聖賢所以貴機會也諸公言今日難於前日它日不難於今日乎凡是上面陳者三鎮泣上亦泣曰朕知卿忠卿言是也當更俟二三年章凡十九上待罪百日鬚髮為白朝廷不能奪乃罷知諫院改集賢殿修撰流內銓修起居注知制誥鎮雖罷言職而無歲不言儲嗣事以仁宗春秋高每因事及

之。司馬光為并州通判聞而繼之上疏言禮太宗無子則小宗為之後者為之子也願陛下擇宗室賢者使攝儲貳以待皇嗣之生退居藩服不然則典宿衛尹京尹亦足以繫天下之望疏三上其一留中其二付中書光又與鎮書此大事不言則己言一出豈可復反願公以死爭之。

張方平知秦州

五月增國子監生員。以工部尚書張方平知秦州時亮祚方驕借閱士馬築堡築城西壓秦境上屬戶皆逃匿山林方平即料將士聲言出塞實按軍不動賊既不至言者因論方平無賊而輕舉宰相曾公亮倡言於朝曰兵不出塞何名為輕舉張公豈輕也哉賊不至以有備也有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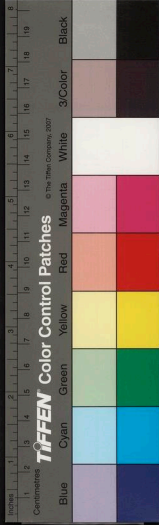
錄崇寧後

而賊不至則以輕舉罪之邊臣自是不敢為先事之備矣
議者乃止。六月文彥博罷。以韓琦為平章事章事。
包拯為御史中丞。陳升之除樞密副使諫官趙抃與唐
介呂誨范師道同言升之結宦官進不以道章二十餘上
不省即居家待罪詔彊起之乃補外又論樞密使宋庠選
用武臣多不如舊法二人皆相次去位抃與言者俱罷。
秋七月命范祥制置解鹽。八月乙亥朔日有食之
己亥嘉祐四年春正月日有食之用牲祭社。二月弛茶
禁。交趾寇邊。三月以包拯為三司使。宋祁出知鄭
州。夏四月錄周後以柴氏子為崇義公令奉周祀。復

趙抃罷知
度州

銀臺司封駁制。六月羣臣請加尊號上以災異數出而
崇尚虛文不受。詔諸州閉糴者以違制論。秋七月出
宮人。冬十月大禱於太廟。升益州為成都府并州為
太原府皆為節度。十一月汝南王允讓薨

庚子嘉祐五年春正月大星隕東南如雷。趙抃以言事
切直出知度州度地遠而民好訟人謂抃不樂抃欣然過
家而去既至遇吏民簡易嚴而苛悉召諸縣令告之為令
當自任事勿以事委郡苟事辦而民悅吾一無問令皆喜
爭盡力度事為少獄以屢空改修鹽法疏鑿贛石民項其
利度當二廣之衝歸者常自我易舟而北抃治事之餘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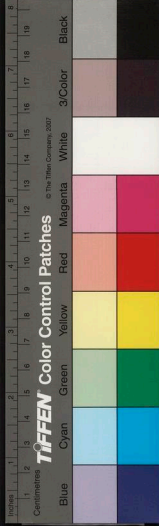
蔡襄為翰林
學士權三司
使

公財造舟得百艘移二廣諸郡曰任官之家有父兄沒而
不能歸皆移文以遣當具舟載之至者既悉授以舟復量
給公使物歸者相繼於道朝廷聞拊治郡有餘力召知御
史雜事○五月京師地震○龐籍致仕○置寬恤民力司
○召蔡襄為翰林學士權三司使三司開封世號省府為
難治而易以毀譽居有不由以遷則由以敗遷者不十一
而敗者十常三四寡居之皆有能名其治京師談笑不勞
而無餘事尤喜破奸發伏吏不能欺至商確財利則較天
下盈虛出入量力以制用必使下足而上給下暨有司因
循蠹弊刮磨剔剔久之簿書纖悉紀綱條目皆可法於朋

文此冠邊

友重行義聞其喪則不御酒肉為位以哭盡哀乃止其為
文章清道粹美尤工於筆法頗惜不妄為人書故其殘章
斷藁人悉珍藏而上尤稱愛之御製王舅隴西王碑文詔
襄書之其後命學士撰溫成皇后碑文又勅令書則辭不
宥書曰此待詔職也○六月交趾寇邊都巡檢宋士饒死
之○八月蕪洵試校書郎○置陝西估馬司○十二月以
呂公弼知成都府○是歲以內外官冗始令臺諫六品諸
司五品一郊而任一人者增為兩郊兩制而上一歲而任
一人者增為三歲

辛丑嘉祐六年二月上試進士王俊民等一百八十八人擢



富弼丁母
喪

俊民第一。富弼以母喪去位，詔為罷春宴。胡宿為樞密副使，上疏言契丹與中國通好幾二十年，自古未有也。善待夷狄者，謹為備而已。今三邊武備漸弛，牧馬著虛名於藉，又謂滄州宜分為路，以禦寇，上皆從其言。在位六年，邊備修舉，虜不敢犯塞。四月，以包拯為樞密副使。六使起之，弼以謂金革變禮不可用於平世，卒不從命。以陶同上疏，願為宗廟社稷自重，卻罷飲宴，安養神氣。後宮嬪御進見，有及左右小臣，賜予有節，厚味腊毒無益於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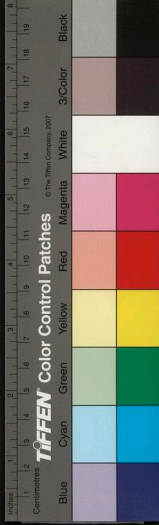
富弼辭起復

司馬先知陳院

養者皆不宜數御上嘉納之。諸路大水。八月，策制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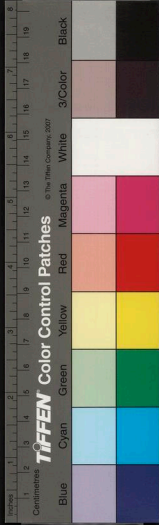
三人：河南府福昌縣主簿蘇軾、澠池縣主簿蘇轍、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著作郎王介。先是蘇轍舉直言策入第三等，而考官以為不可收。司馬光言轍於同科四人中言最切直，有愛民憂國之心，不可不收。時宰相亦以為當黜，上不許。曰：「求直言而以直棄之，天下其謂朕何？」閏月，以曾公亮同平章事。冬十月，皇姪宗寶詔起復。判宗正寺時，方服濮王喪，固辭不就。先是韓琦始為樞密使，乞內建書院，擇宗室賢才者，升於內學，聽斷之暇，特賜臨幸，以觀講讀。蓋欲先此以感動上心，及為首相，面謝日琦，即具手

皇姪判宗正寺定因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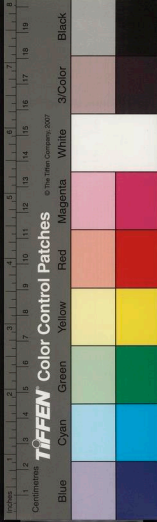
詔曰切見近歲以來忠孝之臣皆以陛下臨御四海已三十餘年而皇嗣未立天下無所繫心不避重誅繼有論奏乞於宗室之中擇可教者權立為嗣陛下慈仁恭儉德冠古今天祚至明非晚必生聖子以為廟社無窮之慶至擇宗室中權為嗣者優加職秩使之退就官邸誠善議也臣愚切怪陛下何疑而不行乎然茲事至大當獨斷於聖心雖至親近之人亦不可預議如陛下素有所屬已得其人則望宣示中書樞密院奉行之以慰中外之望若謂賢才難審選擇當則臣急乞求內中建學取宗室中幼而謹厚勤於為學者介於內學陛下每於聽斷之暇或休暇之日

親幸學舍其道德進退應對長短不數月間必盡知其能否然後聖慮取其可屬者權而命之則無重於此者故味死盡言惟聖度寬納則天下幸甚自此陳請不一終未聞有開可之語或怒形于色或悽愴不樂中外臣僚漸多以為言然所上章疏未嘗降出琦意欲臺諫進言以為助知司馬光在并州日嘗上疏乞立皇嗣事乃命光知諫院光就職果面陳之琦喜曰藉此可以復申前說矣明日因進呈光疏力請之又自陳孔光傳於上前開陳漢成帝立定陶王事曰漢成帝在位二十五年無子立帝弟之子定陶王為子成帝猶能為之以陛下之聖何憚而不為帝感悟



乃曰宗室中誰可琦曰臣等與宗室素不相接此事豈臣
下敢議願出自聖斷上曰昔嘗有宗室二人養於宮中大
者俊小者純而惠琦即贊曰既屬以此不惠者固不足論
上曰如此則惟宗實可琦曰陛下既已知則定矣琦曰議
事當有漸明日且除判宗正寺○充國公主下嫁李瑋以
驕恣聞司光馬上疏言太宗時姚坦為亮王翊善有過必
諫左右教王詐疾踰月太宗召王乳母入問起居狀乳母
曰王無疾以姚坦故鬱鬱成疾爾太宗曰王年少不知為
此汝輩教之杖乳母數十召坦慰勉之齊國獻穆大長公
主太宗之子眞宗之妹陛下之姑而謙恭率禮天下稱其
賢願陛下教子以太宗為法公主事夫以獻穆為法已而
公主不安於李氏詔瑋出知衛州公主入屋禁中而瑋母
楊氏歸其兄瑋散遣其家人光言陛下追念章懿太后故
遣瑋尚公主今乃母子離拆家事流落陛下獨無雨露之
感悽惻之心乎瑋既責降公主亦不得無罪上感悟詔公
主降封沂國待李氏恩禮不衰也

辛丑嘉祐七年春正月詔南郊奉太祖定配○二月更江
西鹽法○諸路大水○夏五月以司馬光判檢院權判國
子監除知制誥力辭至八九改授天章閣待制兼侍讀仍
知諫院上疏言經畧安撫使以便宜從事出於兵興權制



非永世法及將相大臣典州者多以貴倨自恃凌忽轉運
使不得舉職朝廷務省事專行姑息之政至於胥吏謹謹
而逐去御史中丞輦官悖慢而違宰相衛士凶逆而獄不
窮奸澤加於舊軍人罵三司而法官以為非犯充媛董氏
薨上輒朝成服百官奉慰定謚行冊禮葬給鹵簿光言董
氏秩本微疾革之後方拜充媛古者婦人無謚近制惟皇
后有之鹵簿本以賞軍功未嘗施於婦人惟唐平陽公主
有舉兵佐高祖定天下之功乃得給至韋庶人始令妃主
葬日皆給鼓吹非令典不足法時有司新定後宮封贈法
皇后與妃皆贈三代光言別嫌明微不當與后同素盜引

却慎夫人坐玉為此爾天聖親郊太后只贈二而况妃乎

孫洙言周威
不立

○上性寬容務為仁厚末年百官多不舉職諫官孫洙等
上言切見比年以來國威不立權綱廢弛內外官吏因循
苟且習以成風太祖時王全斌等平蜀多取金錢師還奪
其節鎮十年不問趙玘辭環衛斥歸私第使閹門待罪王
繼勳殘殺奴婢盡削其爵石普擅入奏事真宗械以赴御
史府令臣下驕蹇恩貸用而威福奪陛下其亦能之乎太
原之役荆罕儒戰死太祖責其部將不效命斬石進等二
十九人雄武軍白晝掠人於都市斬及百人川班訴給賜
盡斬百餘人衛士上急變中人夜聞閹門捕之斬十九



人令軍政日弛衛卒日驕陛下其亦能之乎太祖時吏受
賕者皆弃市內酒庫火其監掌之官坐弛職而死令賊吏
皆獲復用而百司不任職陛下其亦能之乎故臣願陛下
操主威以馭臣下執剛斷以決萬事初上每事委任臺諫
或諫之曰陛下當收纜權柄勿令人臣弄威福上曰如何
是纜權柄或人曰凡事須管從中出則威福歸陛下矣上
曰此固是矣然措置天下事正欲自朕出盖自朕出皆是
則可如有不是難以更改不如付之公議令宰相行之有
一不便則臺諫得言其失於是改之為易矣上之識慮深
遠如此○七月河決北京○八月己卯立宗實為皇子賜

名曙稱疾不入司馬先上疏言凡人爭絲毫之利至相爭
奪今皇子辭不貲之富已三百餘日其賢於人遠矣有識
聞之足以知陛下之聖能為天下得人然臣聞父召無詔
君命召不俟駕而行使者受命不受辭皇子不當辭避使
者不當徒反凡召皇子內臣皆乞降責且以臣子大義責
皇子宜必入上與輔臣謀之韓琦曰今既為陛下下子何所
問哉願令本官族屬敦勸及遣人諭旨彼必不敢違丁酉
賜皇子藤衣金帶詔同判大宗正寺從古號國公宗諤敦
勸皇子仍與潤王宮大將軍以上同入皇子若稱疾即乘
肩輿至己亥從古言皇子猶固稱疾使者往返數四是夕





封皇子
幸大章閣

留禁門至四鼓皇子終不至皇子初辭宗正與記室周孟陽謀之所上表皆孟陽筆至是孟陽入見於卧内曰主上察知太尉之賢乃發德音太尉獨稱疾堅卧其義安在皇子曰非敢邀福以避禍也孟陽曰太尉事兩宮以父母中外所聞主上為世萬計而立為子矣今固辭不拜假如得請歸藩遂得宴安無患乎皇子撫榻而起曰吾慮不及此遂與宗諤等同入内良賤不及三十口行李蕭然無異寒士有書數厨而已中外聞之相賀乃見上于清居殿。九月朔以皇子為齊州防禦使鉅鹿郡公。大饗明堂奉與宗配。冬十月賜常平糶本錢。十二月幸龍圖天章閣

召輔臣皇子宗室等觀三聖御書幸寶文閣為飛白書命

學士王珪題歲月及所賜臣僚名以賜之

上不豫

壬寅嘉祐八年春二月上不豫詔請皇太后權同聽政。

仁宗崩英
宗即位

上試進士許將等三十九人擢將為第一。三月上崩於

福寧殿年五十四在位四十二年廟號仁宗。夏四月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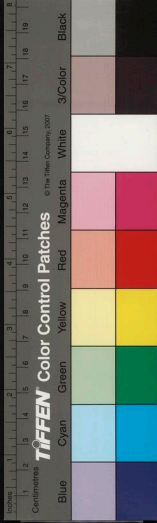
皇子即皇帝位御東極見百官。上見輔臣奏事必問本末然後裁決莫不當理中外翕然呼為明主是日晚忽得

疾不知人語言失序復召已責降醫官宋道安等侍疾及

先帝大斂上疾增劇號呼狂走不能成禮韓琦亟投杖褰簾持上呼内屬令加意擁護上自不豫喪皆禮官執事葦

琦不敢當。上初以憂疑得疾舉措或改常度其過宦者
猶少息左右多不悅者乃共為讒間兩宮遂成隙太后對
輔臣多及之韓琦因出危言感動太后曰臣等只在外得
見官家內中保護全在太后若官家失照管太后亦未得
安穩太后驚曰相公是何言自家更切用心琦曰太后照
管則眾人自然照管矣同列為宿頓流汗或謂琦曰亦太
過否琦曰不如此不得問有傳帝在宮中過失者眾頗惑
之琦曰豈有殿上不曾錯了一語而入宮門即得許多錯
琦因不信也傳者亦稍息。秋七月上始殿御見羣臣。
冬十月葬仁宗于永昭陵。上疾甚云為多垂錯往往觸

臣奉慰則垂簾不坐。尊皇后為皇太后。立京兆郡君
高氏為皇后瓊曾孫女母曹氏皇太后親姊后四歲與上
同育于禁中既長出宮婚于濮邸至是正位。太后垂簾
聽政上方服葯權居宗儀殿東閣之西室太后居其東室
輔臣既入西室候問聖體因奏軍國事后獨御東殿輔臣
各以故事復奏于簾前。五月上初御延和殿疾猶未平
命輔臣禱于天地宗社嶽瀆山川。以富弼為樞密使同
平章事。六月廣太廟為八室。傳制科。上復以疾不
出惟西府得入對上自感疾即厭服藥餌韓琦嘗親執藥
杯以進帝不盡飲而却之藥汚琦衣太后亟出御服賜琦



上初御經筵

忤太后不能堪左右讒間者或陰有廢立之謀昭陵既復
土韓琦歸自陵下太后遣中使持一封文書付琦琦啓之
則帝所寫歌詞并宮中過失事琦即對使者焚之令復奏
曰太后每說官家心神未寧心神未寧則語言舉動不中
節何足怪也及進對簾前太后嗚咽流涕具言之且曰老
身殆無所容須相公作主琦曰此病故耳病已必不然子
病母可不容之乎○十二月初御經筵召呂公著侍講論
語劉敞侍讀史記○置寶文閣以藏仁宗御書

續資治通鑑卷之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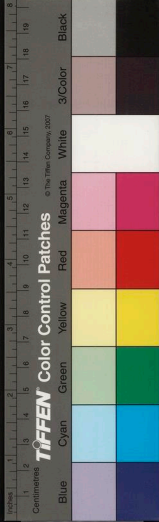
續資治通鑑卷之十

朝散郎尚書禮部員外郎兼國史院編修官李燾經筵

宋英宗

司馬光上疏

甲辰治平元年春三月以少卿監隸審官院○雨土○出
宮人○上以哀毀致疾慈聖光獻太后同聽政司馬光時
為諫官上疏言章憲明肅太后保佐先帝進賢退奸有大
功於趙氏特以親用外戚小人莫知負謗於天下今太后
初攝大政大臣忠厚如王曾清純如張知白剛正如魯宗
道質直如薛奎者當信用之鄙猥如馬季良讒諂如羅崇
勳者當踈遠之○司馬光言皇太后有莫大之德三陛下



上初御經筵

忤太后不能堪左右讒間者或陰有廢立之謀昭陵既復
土韓琦歸自陵下太后遣中使持一封文書付琦琦啓之
則帝所寫歌詞并宮中過失事琦即對使者焚之令復奏
曰太后每說官家心神未寧心神未寧則語言舉動不中
節何足怪也及進對簾前太后嗚咽流涕具言之且曰老
身殆無所容須相公作主琦曰此病故耳病已必不然子
病母可不容之乎○十二月初御經筵召呂公著侍講論
語劉敞侍讀史記○置寶文閣以藏仁宗御書

續資治通鑑卷之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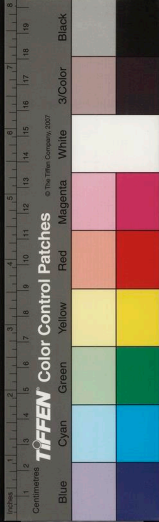
續資治通鑑卷之十

朝散郎尚書禮部員外郎兼國史院編修官李燾經筵

宋英宗

司馬光上疏

甲辰治平元年春三月以少卿監隸審官院○雨土○出
宮人○上以哀毀致疾慈聖光獻太后同聽政司馬光時
為諫官上疏言章憲明肅太后保佐先帝進賢退奸有大
功於趙氏特以親用外戚小人莫知負謗於天下今太后
初攝大政大臣忠厚如王曾清純如張知白剛正如魯宗
道質直如薛奎者當信用之鄙猥如馬季良讒諂如羅崇
勳者當踈遠之○司馬光言皇太后有莫大之德三陛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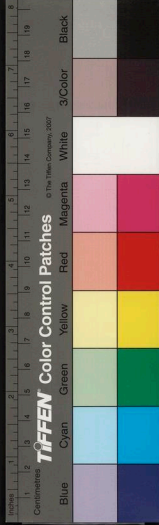
上親出禱雨

薛琦請太后
還政撤簾

奉養之禮若絲毫不備天地鬼神其謂陛下為如何此不
可不留聖心也又言陛下昔在藩邸事濮王承順顏色備
盡孝道凡宮中之事濮王皆委陛下幹之無不平允陛下
事皇太后當一如濮王然後可視天下之政當一如宮中
之事然後可。上在諒陰已小祥猶未出御史中丞王疇
言真宗咸平元年三月小祥是歲五月親出禱雨然則祖
宗舊典在諒闇亦嘗有所臨幸但不為燕樂之事於是輔
臣諫官亦以久旱請上出禱雨上乃始出幸相國寺禮泉
觀時上疾新愈人心大悅。五月上既康復韓琦久欲太
后罷垂簾嘗一日取十餘事稟上上裁決悉當琦即議東
殿覆奏太后每事稱善琦因白太后求去太后曰相公安
可求退老身合居深宮每日在此甚非得已琦即稱前代
馬鄧之賢不免貪戀權勢今太后能復辟誠馬鄧所不及
審決以何日徹簾太后遽起琦即厲聲命儀鸞司撤簾簾
既落猶於殿屏後微見太后衣。司馬光言治身莫先於
孝治國莫先於公其言切至皆母子間人所難言者時有
司立法皇太后有所取有用司奏覆得御寶乃供光極論
以為不可當直下合同司勅所屬立供如上所取已乃具
敷奏太后以防矯偽曹佺除使相兩府皆遷光言無功而
得使相陛下以慰母心耳今兩府皆遷無名若以還政為

曹佺除使
相

司馬光言治
身不孝



光論任守忠

功則宿衛將帥內侍小臣必有顛望已而都知任守忠等皆遷光復爭之因論守忠大奸陛下為皇子非守忠意沮

張方平遷禮部尚書

壞大策離間百端賴先帝不聽及陛下嗣位反覆革面交構兩宮國之大賊人之巨蠹乞斬都市以謝天下詔以守忠為節度副使蘄州安置天下快之。張方平遷禮部尚

書知陳州過都留判尚書省請鄆州陞辭論天下事上加歎曰學士其可以去朝廷哉方平力請行加侍讀學士徙定州乞歸養改徐州上累欲召還而左右無助之者一日謂執政曰吾在藩邸時見其芻蕘論及所對策近者代言之臣未嘗副吾意若使居典誥之任亦國華也執政乃奉

趙抃為河北轉運使

詔拜翰林學士承旨問治道體要方平以簡易誠明為對言近而指遠上不覺前席曰吾昔奉朝請望侍從大臣以謂皆天下選今乃不然聞學士之言始知有人矣。趙抃奉使契丹還未至除天章閣待制河北都轉運使時賈昌朝以使相判大名府抃欲按視府庫昌朝遣其屬來告曰前此監司未有按視吾事者公雖欲舉職恐事有不應法奈何抃曰捨大名府則列郡不服矣往視之昌朝不說前此有詔募義勇過期不足者徒二年州郡不時辨官吏當坐者八百餘人抃被旨督其事奏言河朔頻歲豐稔故募不如數請寬其罪以俟農隙從之坐者得免而募爾隨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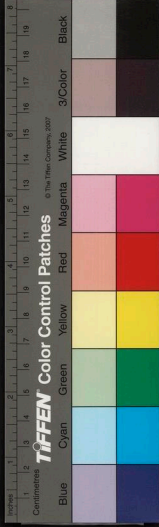
唐介為御史

昌朝乃愧服曰名不虛得矣。閏月以唐介為御史中丞。○司馬光上皇太后疏曰臣在闕門之外無由知禁庭之事竊聞道路之言未詳虛實嘗言近日皇帝奉事殿下恭勤之禮甚加於往時而下殿過之太嚴接之太簡或時進見殿下雖賜之坐如待賤客語言相接不過數句須臾之間已復違去如此則子母之恩如何得達婦姑之禮如何得施所以使之疑惑恐懼不敢自親者蓋於此也推本其言蓋由皇帝遇疾之際宮省之內必有讒邪之人造飾言語互相間諜遂使兩宮之間介然相失久而不解流聞于外朝野之士有敢竊議其是非者深可惜也臣願陛下斥

韓琦富弼
還官

逐其人勿置左右自今以後母子之間當坦然疑無皇帝進見之際殿下宜賜以溫顏留之從容來往無時勿加限絕或置酒笑語與之歡欣相待一如家人之禮則殿下坐享孝養何樂如之。宰臣韓琦等還官樞密使富弼還戶部尚書富弼奏辭所還官曰陛下錄臣事先帝微勞曷若報皇太后今日之大恩竊聞陛下初立為皇太子召居禁中其時先帝為左右奸人所謀不無小惑內外之人以至陛下舊邸諸親無一人敢通信問者陛下飲食以來悉皆闕供皇太后密使人饋遺調護之力居多陛下豈不省之乎洎先帝晏駕皇太后立陛下於倉卒之中天位遂定無





復武舉

司馬光請上
日開講筵

何三兩日後陛下以積憂成疾大臣奏請太后權同聽政此決不是皇太后本意陛下纔康復皇太后即日還政臣充位樞府凡百機務先於陛下處奏定旨揮次至簾前闕白而已並無一字可否一依先得政事如此者凡近一年此足以見皇太后盡至公之心不以尊且親有凌壓而轍生異同也仁宗洎皇太后於皇族中獨取陛下為嗣於陛下有天地之恩而尚未聞所以報臣何賞之可加奏不

○六月皇子頊封穎王○增置宗室學官○諸路大水

監司分詣州軍存恤○九月復武舉○重陽節當罷講呂

公著司馬光言先帝時無事常開講筵近以聖體不安遂

於酷暑感寒之際權罷數月今陛下始初清明宜親近儒

雅講求治術願不惜頃刻之間日御講筵從之○夏人寇

邊○冬十月詔明堂奉仁祖配○十一月韓琦奏云唐置

府兵最為近古今之義勇河北幾十五萬河東幾八萬勇

悍純實而有物力資產即唐之府兵也陝西當西事之初

亦嘗三丁選一為弓手其後刺為保捷正軍及夏國納款

朝廷揀放所存無幾河北河東陝西事同一體今若陝西

亦點義勇止刺手背不復刺面可無驚駭詔從之命徐億

等往除商鞅二州不集餘義勇凡主戶家三丁選一六

丁選二九丁選三二十至五十材勇者充歲以十月番上

韓琦奏今之
義勇丁壯即
唐之府兵

司馬尤言義勇是一家而任二家之事

教閱一月而罷知諫院司馬先言令議者但怪陝西獨無

義勇不知陝西之民三丁已有一丁充保捷矣古者兵出

民間耕桑之所得皆以衣食其家今既斂農民之粟帛以

贖軍人籍農民之身以為兵是一家任二家之事也臣愚

以為河北河東已剝之民猶當罷散况陝西未剝之民乎

上不聽其後十年義勇運糧戍邊率以為常一如光之言

矣。復內侍養子令。十二月雨土。以內臣為陝西諸

路鈐轄令體測軍情治其訟有賞罰則與其帥議大事

以聞各許歲乘驛奏事諫官呂誨言唐舉兵不利未有不

自監軍始者我朝因循未革奈何又增置此負如走馬承

受官品至卑已不勝其害今鈐轄重寄其權與安撫使均

矣欲乞朝廷罷之精選帥臣專制閫外之權上不從

乙巳治平二年春正月遣使募京畿淮南兵司馬先言邊

臣之請兵無窮朝廷之募兵無已倉庫之粟帛有限百姓

之膏血有涸臣願斷自聖志罷招禁軍訓練舊有之兵自

可備禦。二月罷修慶寧宮呂公著言今京畿諸縣及京

東西淮南飢饉多有餓殍力役之事皆宜權罷從之。諫

官傳欽之奏事上不從因曰臺諫有可言事甚多何不言

欽之曰不知方今可言者何事上曰何不言蔡襄欽之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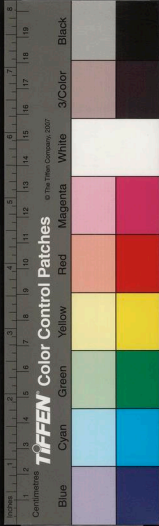
若襄有罪陛下何不自朝廷意正典刑責之安用臣等言

內臣為鈐轄呂誨乞罷上不從

募京畿淮南兵

罷修慶寧宮

傳欽之謂諫官不受自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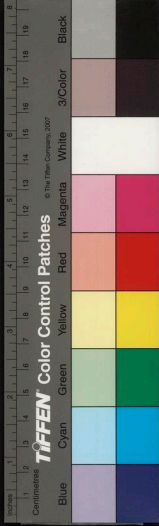


蔡襄知杭州

上曰欲使臺諫言其罪以公議出之欽之曰若付之公議
臣但見蔡襄辦山陵事功不見罪其臣身為諫官使臣受旨
言事臣不敢。蔡襄罷出知杭州上自濮邸為皇子一時
在廷之臣多有章疏言不當立樞密使張昇亦以為言仁
宗頗惑獨宰相韓琦贊成其事及即位猶以襄為疑數問
襄何如人一日因其請假變色謂中書曰三司事繁襄多
在假何不用他人韓琦為救解上意不回襄既請罷琦因
質於上上曰內中不見文字在慶寧即已聞之琦曰事出
曖昧更乞審察曾公亮歐陽脩皆言疑似難明不可以此
陷害忠良上曰造謔者因何不及它人遂命呂公弼代之

司馬光獻王
廣淵

上曰卿繼襄為使襄訟訴不能決頗多留事公弼知上不
悅襄對曰襄未嘗懈恐言者妄爾上益以公弼為長者襄
徙南京未行丁母憂明年遂以疾卒于家翰林學士王珪
等十餘人列言襄之賢其亡可惜神宗初即位未及識之
而聞其名已久為之惻然特官其幼子吳為秘書正字。
以王廣淵直集賢院司馬光言廣淵好奔競善進取在仁
宗時私以文獻陛下為忠謹者果如此乎漢衛瑄不從太
子飲景帝待之過於它臣周張美以錢穀私假世宗世宗
薄之陛下於廣淵不治其罪而又賞之何以厲臣節不報
。樞密副使王疇薨上臨其喪。大風晝晦。上試進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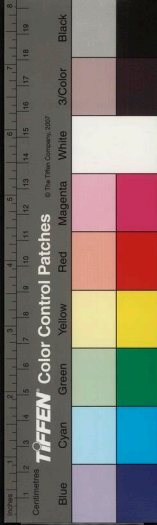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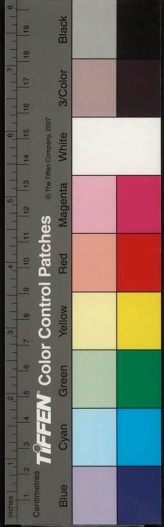
趙抃知成都

彭汝礪二百人擢汝礪第一。○三月行明天曆。○以呂誨為御史知雜。○趙抃除龍圖閣直學士知成都。抃以寬治蜀人安之初抃為轉運使言蜀人有以妖祀聚眾為不法者其首既死其從之者宜特黥配以懲其後及為成都適有此獄其人皆懼意必盡法抃察其無他曰是特坐樽酒至此爾刑其為首者餘皆釋去蜀人愈愛之會榮諱為轉運使陞辭上面諭曰趙某為成都中和之政也馮京相繼守成都事循其舊亦曰趙公所為不可改也要之以惠利為本。○西戎造佞致祭而延州指使高宜押伴傲其使者侮其國主使者訴於朝光與呂誨乞加宜罪不從明年西

戎犯邊殺修將士趙滋為雄州專以勇悍治邊光亦論其不可至是契丹之民有捕魚界河伐柳白溝之南者朝廷以知雄州李中祐為不材選將代之先言國家當夷狄附時好與之計較小節及其傑驚又從而姑息之近者西戎之禍生於高宜北狄之隙起于趙高朝廷方賢此二人故邊臣皆以生事為能今若選將代中祐則來者必以滋為法而以中祐為戒漸不可多宜較邊吏疆場細故徐以文機往反若輕以矢刃相加者坐之。○夏四月中書奏請追尊濮安懿王下兩制以為宜稱皇伯高官大國極其尊榮非執政意更下尚書省集議已而臺諫爭言其不可乃下

王
張
延
尊
濮





詔罷議令禮官檢詳典禮以聞鎮時判太常寺率禮官上
言漢宣帝於昭帝為孫光武於先帝為祖則其父容可以
稱祖考然議者猶非之謂其以小宗而合大宗之統也今
陛下既考仁宗又考漢王則其失非特漢宣光武之比矣
凡稱帝若皇考立廟論昭箱皆非是於是具別儀禮漢儒
論議為五篇奏之司馬光言漢宣帝為昭帝後終不追尊
衛太子皇孫光武起布衣亦不追尊鉅鹿都尉南頓君惟
哀安桓靈入繼大統追尊其父祖天下非之願以為戒。
六月親擢御史以范純仁為殿中侍御史呂大防為監察
御史東行。秋七月詔減乘輿服御詔曰凡郊廟所以奉

范純仁呂大
防為御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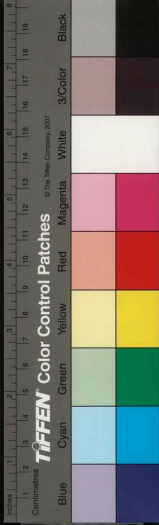
富弼罷相出
判河陽

天地祖宗者宜如故事若乘輿服御之費其務減損。富
弼以足疾求解機務拜鎮海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
事判河陽五上書辭使相且言真宗以前不輕以此授人
仁宗即位之初執政欲自為地故開此例終仁宗之世執
政樞密罷者皆除使相至不稱職者有罪者亦然天下非
之令陛下初即位願立法自臣始不從。出宮人。賈昌
朝薨謚曰文元昌朝在侍從為名臣及執政不為善人所
與咸以為結宮人宦者數為言者所攻。八月大水。上
降詔責躬求直言學士降詔有大臣思天變之語上夜批
出驟淫雨為灾專戒不德命去其語。司馬光上疏畧曰

賈昌朝薨

淫雨求直言

司馬光上疏



先詣上知平
統

策制科武
舉

陛下即位以來災異甚衆日有黑子江淮之水或溢或涸
去夏霖雨涉秋不止京畿東南十有餘州廬舍沉於深淵
浮苴棲於老木老弱流離捐瘠道路許穎之間積尸成邱
今夏疫癘大作彌數千里秋收未獲暴雨大至都成之內
道路乘將官府民居覆沒殆盡死於壓溺者不可勝紀陛
下安得不側身恐懼思其所以致此者乎。司馬先言陛
下將有事于南郊羣臣循襲故事請上尊號屬者暴雨為
災深宜益損以答天譴乞拒而不受呂誨亦以為言上嘉
納之羣臣凡五上表不允。置陝西壯城兵。九月歐陽
脩等募定太常因草禮成。上策制科二人以范百祿為

秘書丞李清臣為著作佐郎武舉六人。冬十月雨木冰
。呂誨言臺諫闕員言路壅塞以邵必知諫院。十一月
壬午郊

范鎮罷

丙午治平三年春正月范鎮罷時韓琦求去鎮在翰林批
答曰周公之不魯欲天下之一乎周上以鎮不當引聖人
比宰相欲罷內職鎮遂請外或曰鎮以議濮王追崇事忤
歐陽脩意脩為上言鎮以周公待琦以孺子待陛下也鎮
以是出知陳州鎮至三日發庫廩三萬貫石以貸不及奏
監司繩之急鎮上書自劾詔原之是歲大熟而貸悉還陳
人至今息之。立濮王園廟為濮國公奉濮王祀

立濮王園廟及
稱親之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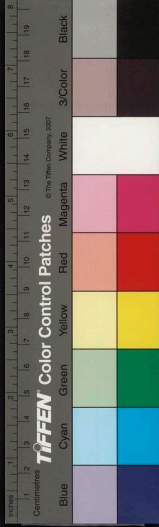
王梅范純仁
罷官職

先是太后手書濮安懿王譙國太夫人王氏襄國太夫人
韓氏仙遊縣君任氏可令皇帝稱親尊王為濮安懿王譙
國襄國仙遊並稱后上手詔曰稱親之禮謹遵慈訓追崇
之禮豈易克當且欲以瑩為園即園立廟皇太后已賜愈
允仍改封宗樸侍講呂公著上言稱親之說乃漢史皇孫
故事皇孫即皇帝所生父宣帝為昭帝後是以兄孫暹嗣
祖統無兩考之嫌故且稱親其後既立謚只稱悼園令陛
下以旁支繼大統建立園廟以王子承祀於濮王無絕父
之義於仁宗無兩考之嫌可謂兼得其親字既稱謂難立
且義理不安乞寢罷不報又上嘗以稱親之議質於天章

閣待制兼侍講王獵獵以為不可上曰王相待素厚亦當
爾耶曰對臣被王恩厚故不敢以非禮名號加於王所以
為報也○御史呂誨知蘄州范純仁通判安州呂大防知
休寧縣先是誨累疏乞依王珪等議早定濮安懿王追崇
典禮皆不報乞免臺職又不報遂劾韓琦專權導諛略曰
琦請議濮王典禮再下兩制用漢宣光二帝故事欲稱皇
考本非陛下之意皆琦導諛之過也永昭陵土未乾玉几
遺音猶在乃心已草謂天可欺言者辨論半年不決琦猶
遂非不為改正得謂之忠乎又與純仁大防等合奏論參
知政事歐陽脩首開邪議妄引經據欲累濮王以不正之



號陷陛下於過舉之譏韓琦飾非傳會曾公亮趙鼎備位
政府苟且依違伏請下脩于理及正琦等之罪中書亦以
劄子自辨略云皇伯之稱考於經史皆無據按儀禮喪服
記曰為人後者為其父母服齊衰朞謂之降服者以明服
可降父母之名不可改也夫為人後者既以所後為父矣
聖人又存其所生父母者非曲為之意也蓋自有天地以
來未有無父而生之子也既有父而生則不可諱其所生
矣誨等論列不已繳納誥勅居家待罪上封還誥勅趣令
供職不赴及太后降手書純仁奏云皇太后自撤簾之後
未嘗聞預外政豈當復降詔令有所建置且三代未嘗有
母后詔令施於朝廷者秦漢以來方預少主之政自此權
臣欲為非常之事必假母后之詔令以行其志往、出於
迫脅而天下卒不知事由權臣陛下以長君臨御于茲
四年何必用母后之命施于長君之朝也琦見純仁奏謂
同列曰琦與希文思如兄弟視純仁如子姪乃忍如此相攻
乎是日詔諭誨等赴臺供職誨等又奏乞罪首啓邪議之
臣未敢承命上又令中書降劄子趣使供職誨等繳還劄
子并前後所奏九狀申中書堅辭臺職中書進呈上問當
如何琦對曰臣等有罪當留御史若以臣等無罪則取聖
旨上猶豫久之乃令出御史○三月以蘓軾直史館上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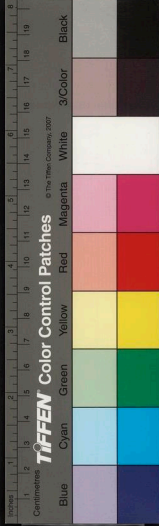
藩邸聞軾名欲召入翰林知制誥韓琦曰軾遠大器也在朝廷培養使天下畏慕降伏今驟用之人情未必皆以為然上曰與修起居注珂乎琦曰記註與制誥為鄰不若召試館職上曰未知能否故試若軾有不能耶琦不可乃而命之它日歐陽脩以告軾軾曰韓公所以待軾乃君子愛人以德也。三月雪見西方庚申晨見于室本大如月長七尺許辛巳昏見于晷如太白長丈有五尺壬午字于畢如月至五日沒。誅官傅克兪知和州御史趙鼎瞻通判淄州汾州克兪鼎瞻使契丹還以嘗與呂誨言濮王事家居待罪上數諭留克兪等終求去故出。夏四月以郭遼同簽書樞密院事。秋八月呂公著罷公著嘗言濮安懿王不當因親及請追還呂誨等不從即稱疾請外上曰學士朕所重豈得輕去家居百日上遣內侍即家諭勉且戒之曰公著勁直宜徐開曉語勿太迫又令公著兄公弼勉之公著起就職方數月復上章請外出知蔡州。九月戊子朔日有食之。禁銷金皇城司嘗捕銷金衣送開封府推官竇卞上殿請其獄有以內庭為言者上疑之卞曰真宗禁銷金自掖庭始上曰然文王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正謂此爾詔如卞請。詔自今待制以上六年磨勘至諫議大夫止京朝官四年磨勘前行郎中止



。夏人寇邊。冬十月詔三歲一貢舉。以簽書郭遠宣撫陝西。十一月上不豫。十二月立皇子頴王頊為皇太子。先是上久服藥。韓琦等問起居。退頴王憂形於色。頴琦曰。柰何。琦曰。願大王勿離左右。曰。此乃人之職。琦曰。非為此也。王感悟。未幾上疾增劇。琦復奏曰。陛下久不視朝。內外憂惶。宜早立太子。上頷之。琦請上親筆旨。指上乃書曰。立大大王為皇太子。琦曰。必頴王也。頴聖躬更書之上。又批曰。頴王頊。即召學士草制。學士張方平至。塌前稟命。上憑几不言。賜方平坐。出書一幅。八字。未日降詔。立皇太子。方平抗聲曰。必頴王也。嫡長而賢。請書其石。上力疾

書。以付方平。既草制。尋充冊立皇太子禮儀使。大赦。是歲契丹國號大遼。

丁丑。治平四年。春正月朔。大風。靈。詔民間私造寺觀。賜名壽聖。上崩于福寧殿。年三十八。在位五年。謚曰憲文。肅武宣孝廟。號英宗。上居潛邸。以孝聞。閉讀書。終日未嘗宴遊。慢戲服御儉素。如儒者。過人。恂恂。惟恐傷之。教授雖朝夕。見必以朝服。曰。教授吾師也。何敢弗為禮。受詔為皇太子。辭至十餘奏。及就召戒舍人曰。善守吾舍。有適嗣。吾歸矣。初執政。奏事必問朝廷故事。如何於古。當何如。命近臣必以官而不名。大臣從容以為言。上曰。朕雖宮中。命小臣



神宗即位

亦未嘗名郊祀習儀尚書例賜酒食有郎官醉飽嘔吐為御史所劾上特令放罪曰失儀薄罰也使士大夫以酒食得過難施面目矣。皇太子即皇帝位是為神宗尊皇太后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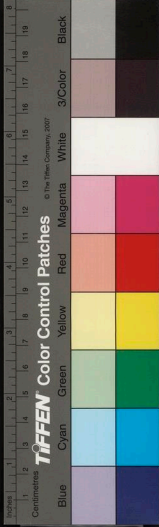
皇太后後名官慶壽皇后為皇太后官曰寶慈。二月上始親政。

立夫人向氏為皇后故相敏中之孫女也上為皇子時納為封安國夫人。三月彭

彭思永爵之奇寵

思永自中丞出知黃州蔣之奇自御史出監道州酒稅朝論以濮王追崇事疾歐陽脩欲擊之會脩妻之從弟薛良孺被劾脩言不可以臣故原貸良孺怒脩因誣脩以惟薄事事連脩長子婦吳氏劉瑾脩之仇家於是騰謗思永聞之以語之奇之奇劾脩上疑不然之奇引思永為證脩上

章乞詔公正之臣為臣辨理上取之奇思永所奏并脩章付中書具傳達人姓名以聞之奇言得自思永思永辭以出以出於風聞上曰豈有致人大惡而可以風聞為託故思永之奇並黜手詔諭脩事理既明勿恤前言。上舉進士三百五十人許安世為第一。歐陽脩出知亳州彭思永等既罷御史蘓寀吳中言猶未已脩三上表乞罷職故有是命初英宗以疾未親政太皇太后垂簾脩與二三大臣正國論前此執政多姦阿不明是非脩必一一數之曰某事可行某事不可行於是怨脩者多英宗嘗稱脩性真不避怨脩亦誦故相王曾之言曰思欲歸已怨使誰當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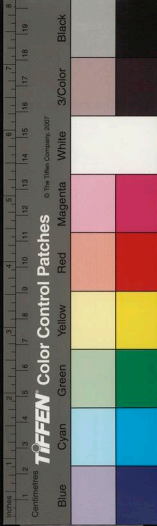
吳奎參知政事

出守連六表乞致仕不從。以吳奎參知政事上初欲用奎宰相言陳升之有輔立陛下功上曰奎輔立先帝遂越次用之奎入謝因言仁宗本意止在先帝更無他擇此天地之恩不可忘也追崇濮王事誠牽私意上曰此為歐陽脩所誤奎對曰韓琦於此事亦夫衆心它日奎進言陛下在推誠以應天天意無它合人心而已若至誠格物物莫不至誠應於上自然感召和氣又曰帝王之職惟在判別忠邪自餘庶務各有司存但不使小人得害君子君子常居要近則自治矣。閏月更試館職法舊試詩賦初令試論策從吳申之請也。求直言。以王安石知江陵府

王安石知江陵

初安石既除喪詔赴闕引疾乞分司上語輔臣曰安石居先帝一朝不起或云不恭今召之又不至果病耶曾公亮曰安石真輔相材必不虧罔吳奎曰臣嘗與石安同領羣牧備見其迂濶護前萬一用之必亂紀綱上未省奎重言之遂有是命或曰公亮薦安石乃所以傾韓琦也。同知諫院滕甫言中書密院議邊事多不合趙明與西人戰中書書賞功而密院降約束郭達修堡柵密院方詰之而中書已下褒詔夫戰守大事也安危所寄勅大臣凡有戰守令依慶厯故事參議。以呂公著司馬光為翰林故事光不能四六為辭上曰如兩漢制詔可也光曰本朝故事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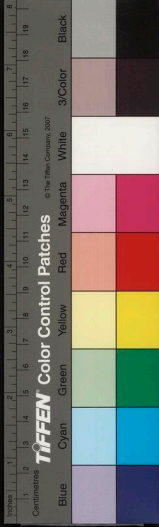
呂公著司馬
光同為翰林
學士



可強之乃受光乃上疏論脩心之要三曰仁曰明曰武治
國之要三曰用人曰信賞曰必罰且曰臣賞以此六事獻
仁宗其後以獻英宗今又以獻陛下誠以臣平生為學所
得至精至要者盡在是矣。夏四月王陶罷先是召渭州
非達還領樞密陶奏用達非先帝意外則韓琦薦引內則
高居簡納賂上曰事先朝義實難處陶言既不行即以不
赴文德殿押常參班劾琦等略曰忽千官瞻視之庭葭加
房闥艱再拜表儀之禮重若丘山琦與曾公亮待罪上命
翰林學士司馬光為御史中丞與陶兩易其職光入對曰
王陶論宰相不押班未行而罷陶職則中丞不可復為請

上命司馬光
與陶易職

俟丞相押班受命上許之參政吳奎趙鼎堅請絀陶於外
上不許奎又奏邇來寒暄不節暴風累作時雨愆亢螟螣
滋生過不在它止一王陶而已今陶挾恃舊恩排抑端良
韓琦曾公亮不押班事蓋以久來相承非是始於二臣今
若除翰林學士乃是美遷且使天下待陛下為何如主王
陶不黜陛下無以責大臣展布臣輒違制旨合正典刑於
是卽家乞罷上封奎奏示陶復劾奎附宰相欺天子六罪
吳申奏乞留陶供職劾奎有無君之心上手札趣知制誥
邵亢進入陶學士詰亢遂言御史職在糾彈陰陽不和咎
在執政奎所言顛倒至是上批付中書王陶吳申過毀大



趙汧知諫院

臣陶知陳州申罰銅四十斤奎位執政而劾中丞除知
州司馬光奏奎名重於陶望留奎在政府奎既復位邵元
更以為言上曰此無他欲起堅卧者爾。以司馬光為御
史中丞先是光乞留吳奎上不憚告在閣門上復收入
日始付中書。六月以趙汧知諫院汧獻疏言任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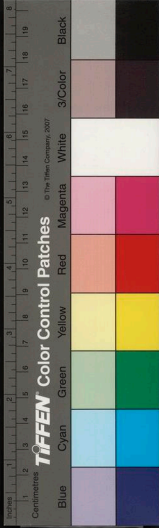
弼別邪正去侈心信號令平賞罰謹幾密備不虞

赦容諫諍十事不言呂誨傅堯俞范純仁呂大防趙抃趙
鼎馬默皆骨鯁敢言久譴不復又論五費謂官掖宗室官
濫兵冗土木之費多見納用。韓絳言京東民父子二
丁將為衙前役者其父告其子云吾當求死使汝曹免凍

宇文之邵致

餒也遂自經死又聞江南有嫁其祖母及老母析居以避
役者又有鬻田產於官戶田歸不役之家而役併增於本
等戶中丞司馬光亦言自罷里正置鄉戶衙前而民戶愈
困重至於破家願詢謀以及天下使民休息遂詔逐路條
具差役利害。秋七月詔明堂奉英宗配。宇文之邵致
仕先是之邵為曲水縣令歲饑轉運司以輕薄絹高價使
縣配賣之邵不可拂轉運使意罷官而歸繼又上書言事
不報乃致其任屏居十五年而卒司馬光曰吾聞志不行
故祿位如錙銖道不同視富貴如土芥今於之邵見之。
八月京師地震上謂輔臣曰地震何祥也曾公亮曰天裂

京師地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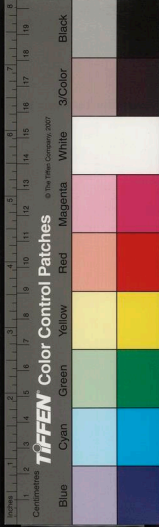
陽不足地震陰有餘上曰誰為陰公亮曰臣者君之陰子
者父之陰小人者君子之陰皆宜戒之吳奎曰但為小人
黨盛矣上不懌。葬英宗于永厚陵。九月榭英宗祔僖
祖。錄周後。以王安石為翰林學士上謂吳奎曰安石
真翰林學士也奎曰安石文行誠高出人上曰當事如
何奎曰恐迂濶上不之信也。韓琦屢懇求罷相上曰侍
中必欲去今日已降制矣上遂泣下琦亦感泣乃以琦守
司徒兼侍中出判相州。以張方平參知政事司馬光言
方平文章之外更無所長姦邪貪猥眾所共知故仁宗不
用上曰有何實事光曰請言臣所自見者上作色曰每除

張方平為參政

韓琦罷相和相

司馬光仍翰
林學士

拜眾言輒紛紛非朝廷好事光曰此乃好事也知人帝堯
難之况陛下乎陛下新即位萬一用一姦邪臺諫不言陛
下何從知之。司馬光仍翰林學士兼侍讀先言臣昨論
方平未蒙施行若臣所言果是則方平當罷政事若其非
是則臣當遠貶豈宜復遷美職未敢祇受新命上手詔諭
光換卿禁林復兼勸講蓋欲朝夕討論以規遺闕若以言
事罪卿豈復更遷美職可使受誥。漳泉潮等州地震。
冬十月開經筵。御製通鑑序。种諤復綏州鬼名山降
初諫祚迫遷橫山種落於興州有鬼名山者因眾不樂以
所統橫山部族內附諤時知青澗城不俟報即問道通獵



書且言乘釁可復河南地廊延經略使陸誥難之獨轉運使薛向主諤司馬光上疏極諫以為橫山之衆若能勝諒祚是滅一諒祚生一諒祚若其不勝必引衆突塞不知何以待之文彥博亦謂諚祚稱臣奉貢令或襲取其他無名工不聽遣諤及向迎之。取綏州凡費六十萬西方用兵蓋始於此。諚祚將以兵報復西邊皆警上乃以韓琦判永興兼陝府五路經畧安撫使琦奏曰薛向招誘橫山已而种諤擅取綏州環慶李肅之領衆七千破蕩族帳汪原蔡挺又欲令環慶直趨興靈肆意妄作取怨夷狄臣引道非難但須稟朝廷成算琦尋至長安有詔相度綏州可弃

可守以聞琦奏綏州不可弃且言西賊誘害沿邊知軍巡檢不接詔匣賀登極正旦人使吏不過界是不復故藉和况綏州見已修就城池若令降人鬼名山等據之自然併力扞禦諚祚萬一失之亦不係國家邊鄙利害諚祚戰數敗國中飢困將求和而諚祚死子秉常立乃詔存綏州如琦議

史臣曰祖宗務廣德不務廣地初開并門匪疲匪棘北棄幽都西指朔方四夷左衽罔不咸賴由建隆初迄治平末揔一百四年凡地理沿革無大增損熙寧始務開拓未及改元种諤先取綏州韓絳繼取銀州王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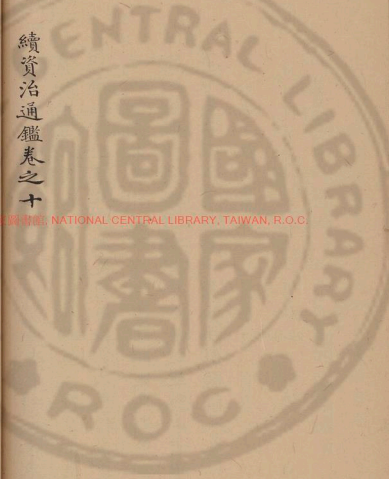
河章傳取懿洽謝景溫取徽誠熊本取南平郭達取廣
源最後李憲取蘭州沈括取葭蘆等四寨雖常以河東
邊界七百里地乞遼人而王安石之議蓋曰將欲取之
寧姑與之逮元祐更張舉葭蘆等四寨給賜夏人而分
畫久弗能定紹聖遂罷分畫督諸路各乘勢攻討進築
自三年秋迄元符二年冬凡陝西河東建州一軍二關
三城九寨二十八堡十又取青唐遼川寧寨龍支等城
武節赫然見矣建中靖國悉吐還蕃故壤稍紓民力崇
寧亟變前議專以紹述為事蔡京始任童貫王厚更取
湟鄯廓三州二十餘壘陶節夫鍾傳邢恕胡宗回曾孝
序之徒又相與鑿空駕虛馳騁乎元符封城之表迄于
重和既立靖夏制戎制羌三城雖夏人寢衰而吾民力
亦弊西事粗定北事踵起蓋自崇寧以來梓益夔黔廣
西荆湖南北迭相視效斥大土宇鮮有寧歲凡所建州
軍闕城塞堡紛然殆不可勝紀最後建燕山雲中兩路
甫及三歲而禍變遽作中原版蕩故疆淪喪矣

續資治通鑑卷之十一

宋神宗一

朝散郎尚書禮部員外郎兼國史院編修官李燾經進

戊申熙寧元年春正月甲戌朔日有食之。復武臣同提
刑。以唐介參知政事。增太學生員初二百員至是又
增置一百員。三月潭州雨毛。夏四月王安石入對上
曰方今治當何先安石曰以擇術為先上問唐太宗何如
對曰陛下當以堯舜為法太宗所知不遠所行不盡合先
王但乘隋亂子孫又皆昏惡所以獨見稱述堯舜所為至
簡而不煩至要而不迂至易而不難但末世學者不能通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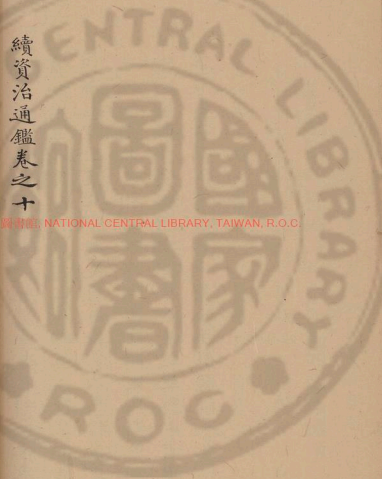


續資治通鑑卷之十一

宋神宗一

朝散郎尚書禮部員外郎兼國史院編修官李燾經進

戊申熙寧元年春正月甲戌朔日有食之。復武臣同提
刑。以唐介參知政事。增太學生員初二百員至是又
增置一百員。三月潭州雨毛。夏四月王安石入對上
曰方今治當何先安石曰以擇術為先上問唐太宗何如
對曰陛下當以堯舜為法太宗所知不遠所行不盡合先
王但乘隋亂子孫又皆昏惡所以獨見稱述堯舜所為至
簡而不煩至要而不迂至易而不難但末世學者不能通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陳升之知樞
密

知常以為高不可及不知聖人經世立法以中人為制也
○六月錄唐魏徵狄仁傑後。河決思冀等州。秋七月
城軍策初秦州生戶為諒祚叔而西徙有空地百里名軍
策知府馬仲甫請城而耕之。馬司光權知審官院百官
上尊號光當答詔上疏言先帝親郊不受尊號天下莫不
稱頌末年有建言者國家與契丹有往來書信彼有尊號
而我獨無深以為恥於是羣臣復上尊號昔漢文帝時單
于自稱天地所生日月所置匈奴大單于不聞文帝復為
大名以加之也願陛下追用先帝本意不受此名上大悅
手詔答曰非御朕不聞此言善為答詔使中外曉然知朕

至誠非欺眾選名者遂終身不復受尊號。以陳升之知

樞密院

升之辭
避諱以字行

○出將

監主簿助教吉勅募人入

粟。知諫院錢公輔言祠部遇歲飢河決鬻度牒以濟急

從之。京師河朔地大震。雨水。八月孫覺罷。復行

崇天厯。九月詔藝祖子孫屬近而行尊者一人裂地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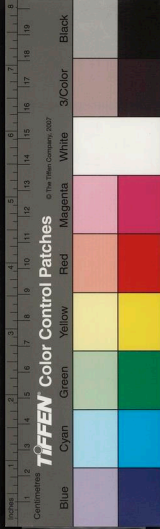
之。河南北分置監牧使。執政以河朔灾傷國用不足

乞令歲親郊兩府不賜金帛送學士院取旨言兩府所賜

以元兩計止二萬未足以救灾宜自文臣兩省武臣宗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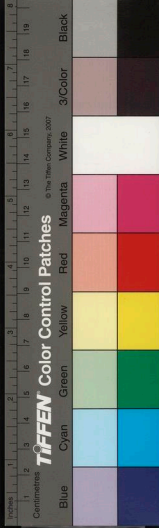
刺史以上皆減半光與學士王珪王安石同對光言救灾

節用宜自貴近始可聽兩府辭賜安石言常袞辭賜饌時



議以為家自知不能當辭位不當辭祿且國用不足非當今之急務也光曰袞辭祿由賢於持祿固位者國用不足真急務安石言非是安石曰不足者以未得善理財者也善理財者不加賦而上用足光曰天下安有是理天地所生財貨百物止有此數不在民則在官譬如雨澤夏澇則秋旱不加賦而上用足不過設法陰奪民利其害甚於加賦此乃桑洪羊欺武帝之言以見武帝不明耳至末年盜賊蠱起幾至於亂若武帝不悔禍昭帝不變法則漢幾亡爭議不已王珪進曰救災節用宜自近貴始司馬光言是也然所費無幾恐傷國體王安石言亦是惟明主裁擇

已酉熙寧二年春二月以富弼同平章事時弼以足疾未能入見間有於上前言災異皆天數非人事所致弼聞之嘆曰人君所畏惟天若不畏天何事不可為者去亂已無幾矣此必奸臣欲進邪說故先導上以無所畏使輔弼諫諍之臣無所復施即上書數千言雜引春秋洪範及古今傳記人情物理以明其決不然者未幾入見又言臣聞中外之事漸有更張此必小人獻說於陛下也大抵小人惟動作生事則其間有所希觀若朝廷守靜則事有常法小人何所望也上改容聽納又言今所進用多是刻薄小才小才雖自可喜然害事壞風俗恐須進用醇厚篤實之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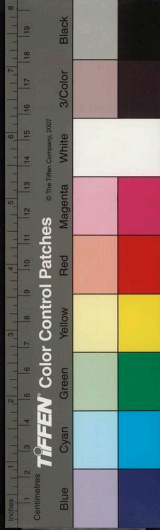


王安石參知政事

宣王過早側身修行欲銷去之成湯禱雨必剪其爪以六事自責古人於天戒不敢不祗畏也如此漢時有日食地震之變必延郡國賢良之士以訪闕議祖宗朝有水旱蝗蟲之灾皆避正殿減膳徹樂或出宮人理冤獄此皆得古帝王用心宜其享國長久受天之佑若灾異之來一付之天數則人君之心果何所畏而人事亦皆棄而不修矣熙寧建議之臣其言及此真亡國喪家之兆非富鄭公辭而開之天下其亦殆矣

王安石參知政事上召對曰富弼曾公亮與卿協力弼聞卿肯任事亦大喜然須勿為嫌疑朕初亦欲從容除拜嘗近日人情於卿極有欲造事傾搖者故急欲卿就職朕嘗以呂誨為忠直近亦毀卿趙抃唐介皆以言捍塞卿進用朕問曾公亮亦云誠有此卿且與朕力變此風且不知卿施設以何為先對曰變風俗正法度最方今急務也上以為然初上問孫固曰安石可相否固曰安石文行甚高侍從獻納其選也宰相自有度安石為入少容恐不可曾公亮薦安石唐介曰安石好學而泥古議論迂闊若使為政必多變更以擾天下

治平中邵雍與客散步天津橋上聞杜鵑聲慘然不樂客問其故雍曰杜鵑洛陽舊無之今始至所主客曰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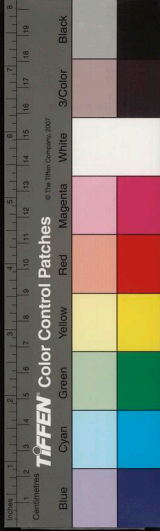
議行新法

也雍曰不二年上用南士為相多引南人專務變更天下自此多事矣容曰聞杜鵑何以知此雍曰天下將治地氣自北而南將亂自南而北今南方地氣至矣禽鳥飛類得氣之先者也

創制置三司條例司議行新法命陳升之王安石領其事初安石言昔周置泉府之官以權制兼并均濟貧之變通天下之財後世惟桑洪羊劉晏粗合此意學者不能推明先生法意更以為人主不當與民爭利今欲理財則當修泉府之法以收利權又曰人才難得亦難知今使十人理財其中容有一二敗事則異論乘之而起臣謂堯與皋

子忠紳蘇轍
為條例司檢
詳

臣共擇一人治水尚不能無敗事况所擇而使非一人豈能無失要當計利害多少而不為異論所惑上曰有一人敗事而遂廢所圖此所以少成事也。尋以呂忠紳蘇轍為條例司檢詳文字安石多與忠紳謀人號安石為孔子忠為顏子安石欲行青苗法轍曰以錢貸民出納之際吏緣為姦錢入民手雖良民不免妄用及其納錢雖民不免違限恐鞭笞必用州縣不勝煩矣。三月冊乘常為夏國主。夏四月河決。地震。早避殿減膳。羣臣請上尊號及作樂上以久旱不許羣臣固請作樂富弼言故事有災變皆徹樂恐以同天節虜使當上壽故未斷其請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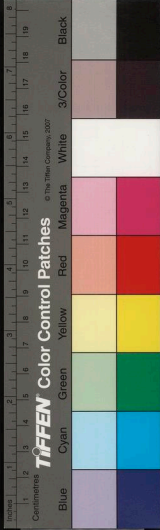
富弼上疏

以為此盛德事正當以示夷狄乞併罷上壽從之即日而
雨。唐介薨上臨其喪謚忠肅。五月定縣令考績法分
上中下三等。弼又上疏願益畏天威遠姦佞近忠良上
親書答回曰義忠言親理正文直苟非意在愛君志存王
室何以臻此敢不置之枕席銘諸肺腑終老是戒更願不
替今日之志則天災不難彌太平可立俟也弼既上疏謝
復申戒更願不替今日之不以異同為喜怒不以喜怒為
用舍弼初見上上問邊事弼曰陛下即位之始當布法行
惠願二十年口不言用兵以九事為戒未幾以疾辭位拜
武寧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河南。御史中丞

呂誨言王安
石

呂誨言王安石大奸似忠大詐似信推其用舍係時休否
安石外示樸野中藏巧詐驕蹇慢人陰賊害物因疏其十
事安石求去既留而誨出知鄧州。趙抃自成都召還上
命知諫院故事近臣自成都還將大用必更省府不為諫
官大臣為言上曰用趙抃為諫官賴其言耳苟欲用之何
傷及謝上謂抃曰聞卿疋馬入蜀以一琴一龜隨之為政
簡易亦稱是耶抃知上意將用其言即上疏論呂誨傳堯
俞范純仁呂大防趙瞻趙鼎馬默皆骨鯁敢言久謹不復
無以慰縉紳之望上納其說。郭逵除簽書樞密院事公
議不允抃力言之即罷擢右諫議大夫參知政事感激思

郭逵除簽
書樞密不
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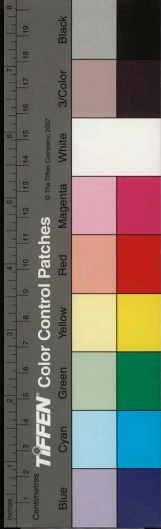
司馬光論高居簡

奮而議政事有不盡者輒密啓聞上手詔嘉之。上嘗曰朕祖宗百戰得天下今以一州生靈付一庸人常痛心疾首。司馬光論內臣高居簡奸邪乞加遠竄章五上上手詔問所從知光曰臣得之賓客非一人言事之有無唯陛下知之若無臣不敢避萬言之罪萬一有之不可不察。詔用官郵官郭昭選等四人為閤門祗候光言國初草創天步尚艱故即位之始必以舊人為腹心耳目謂之隨龍非平日之法也閤門祗候在文臣為館職豈可使後為之。呂公著薦程顥授太子中允兼御史裏行上章論王略曰得天理之正極人倫之至者堯舜之道也用其私心

呂公著薦程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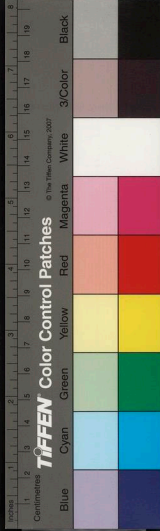
范仁純出知河中府

依仁義之偏為霸者之事也王道坦然本乎人情出乎禮義若履大道而行無復回曲霸者崎嶇反側於曲徑之中而卒不與入堯舜之道故誠心而王則王矣假之而霸則霸矣。八月御史劉述劉琦錢顥等言王安石專肆曾臆輕易憲度而無忌憚之心也上不聽乃貶琦監鄧州鹽酒稅顥衛州鹽稅述出知江州。范仁純罷同知諫院出知河中府初仁純自陝西運副召選上問曰卿在陝西久主漕輓心精意邊事對曰城郭完全甲兵粗修儲糧粗備上愕然曰卿材能如此朕所倚賴又曰臣願陛下無深意於邊事恐邊臣觀望要功生事結黨夷狄殘害生靈耗竭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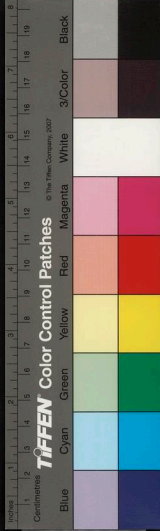
用厚費爵賞不惟為今日目前之害又將貽他時意外之變上嘉納之純仁雅與安石厚善至是數言事多忤安石最後言薛向不可為發運使安石滋不樂劉琦罷純仁又言琦不當罷請速解安石機務留章不下純仁力求去不許未幾罷諫院為起居舍人純仁固辭安石遣所親諭純仁曰已議除知制誥矣純仁曰是以利休我也言不用萬鍾何加焉遂錄所上草中中書省曰忽聞今日詔命以劉琦等言事多失實事輒近名擅去官曹規喧朝聽各落御史充監當官者夫人臣以率職為忠人君以納諫為美是以仁宗開廣言路先帝容納直言此皆主上所親見令主

上述事繼明思紹先烈而二三執政不能以道致君教化失其前後刑賞乖於輕重中書藏其本末但致外議喧騰凡居言責敢不論奏而柄臣遂掩其罪欲其遇事退縮雖於政府使安而主上將何如所賴王參政專任己能不曉時事性又率易輕信姦回欲求近切功忘其舊學尚法令則稱商鞅言財利則背孟軻鄙老成為因循棄公論為流俗異己者指為不肯合意者即為賢能薦向薛為閹才指呂誨為無用而曾相公年高不退廉節已虧且欲寬容依隨苟且趨參政心知其非而詞辯不及凡事不能力救徒聞退有後言伏聞平心虛懷深為國計安石見之怒携以



白上上曰宜與一善地故有河中之命。蘇轍以書抵陳
升之王安石論遣使按求農田水利徭役之失又曰發運
之職令將改為均輸常平之法今將變為青苗夫商賈之
事曲折難行其賈也先期而與錢其賣也後期而取直多
方相濟委曲相通倍稱之息由此而得令官買是物必先
設官置吏為費已厚然後使民各輸所有非良不售非賄
不行是以官買之價必貴及其賣也弊復如前商賈之利
何緣可得徒使謗議騰沸商旅不行此均輸之說轍所未
諭也常平條勅纖悉具在患在不行非法之弊必欲修明
舊制不過以時斂之以利農以時散之以利末今乃改其

成法雜以青苗逐路置官號為提舉別立賞罰以督虧欠
法度紛紛何至如此况錢布於外凶荒水旱有不可知斂
之則結怨於民捨之則官將何賴青苗之說轍所未諭也
且乞補外任遂授河南府推官。河北流既塞自其南四
十里許家港東決汎濫大名恩德滄永靜五州軍境。九
月行青苗法置常平官初王安石既執政出一卷書付條
例局曰此青苗法也諸君熟議之以檢詳文字蘇轍力言
其不便而止已而王廣廉者乞度僧牒數千為本錢行陝
西漕司前所行青苗法春散秋斂與安石意合安石遂請
先行於河北京東淮南三路尋乃置河北陝西提舉常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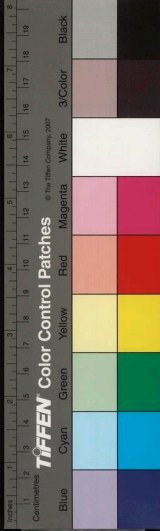


廣惠倉官命廣廉等為之條例司又請以諸路常平廣惠倉錢依陝西青苗錢例取民情願預結令隨稅納斛斗其願請本色或納時價貴願納錢者皆聽從便仍遣官提舉從之時諸路常平廣惠倉錢未略計五千五百萬以上貫石乃復推行其法於諸路。冬十月富弼累表以疾求去上勉從之以使相出判亳州弼初入相即除司空兼侍中弼固辭得免及罷不復加恩蓋上意不樂其去故也弼將去言於上曰比見親舊乃知人情大不安所進用者多小人諸處地動災變宜日安靜上問弼曰卿去誰可代弼薦文彥博上默然良久曰安石如何弼默然。以陳升之

同平章事上問曰司馬光曰近相陳升之外議如何光曰閩人狡險楚人輕易令二相皆閩人二叅政皆楚人風俗可以更得淳厚上曰升之有才智它人莫及朕知其才

典軍政令任之為相政欲輔政治之闕夫必能勝其曰升之才智誠如聖旨但恐不能臨大節而不可奪

高論相以王陵少戇陳平可以輔之平智有餘然難獨真宗用了謂王欽若亦以馬知節參之上曰然升之圓甚朕已戒之光曰富弼老成人望其去可惜上曰朕留之至矣彼堅欲去盖以所言不用與同列不合也上又曰王安石何如光曰人言安石姦邪則毀之太過但不曉事又



京師郡國地震

然後果有賣金陵者雖悔之何及也。京師郡國地震元
發三上疏指陳致災之由大臣不悅出公知秦州上面諭
曰秦州非朕意也已而留不遣日奏事殿中上曰朕欲
擢卿執政御通月不對而大臣力薦用唐介矣元發曰臣
恨未有死所報陛下知遇豈愛官職者唐淑問孫覺言公
短上不信悉以其言示之所以慰勞之者甚厚元發頓首
曰陛下無所疑臣無所愧足矣河朔地震大震涌沙出水壞
城池廬舍命元發為安撫使官吏皆惺寢居民恐懼棄家
而羨舍元發獨卧屋下曰民恃吾以生屋摧民死吾當以
身同之民始歸安其室乃命募死者食飽者除田稅察情

程顥言新法

執拗耳論及呂惠卿尤中忠憐巧非佳士上曰應對明辨亦似美
才光曰惠卿誠文學辨慧然用心不端江充李訓若無才
何以動人主。臺官許請對從張戢程顥之請也如有請
對並許直由閣門上殿。十一月置諸路提舉常平官。

程顥謂王安石曰介甫行新法人方疑以為不便今乃引

用一副當小人或為險要或為監司何也介甫曰方新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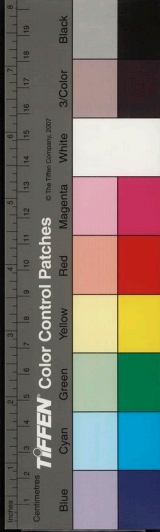
之行舊時人不肯而前因用一切有才力候法行已成即

逐之却用老成者守之所謂知者行之仁者守之顥曰以

斯人而行新法介甫誤矣君子難進易退小人反是若小

人得路豈可去也若欲去必成讎敵他日將悔之安石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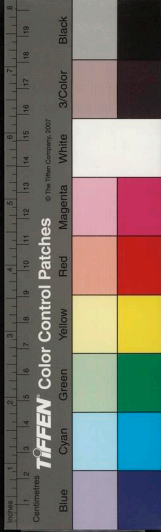
士



吏修堤防繕甲兵督盜賊河朔遂安使還大臣將除公并
州上復留。河東行交子法置務於潞州。邇英進續至
蕭何曹參事光曰叅不變何法得守成之道放孝惠高后
時天下然衣食滋殖上曰漢常守蕭何之法不變可乎
光曰何獨漢也使三代之君常守禹湯文武之法雖至今
存可也書曰無作聰明亂舊章漢武帝用張湯言取高帝
法紛更之盜賊半天下元帝改宣帝之政而漢始衰由此
之法有一年一變者正月始和布法象魏是也有五年一
變者巡狩考制度是也有三十年一變者刑罰世輕世重
是也有百年不變者父慈子孝兄友弟恭是也前日光言
非是其意以諷朝廷且譏臣為條例司官耳上問光惠卿
言何如光曰布法象魏布舊法也何名為變若四孟月朔
屬民讀法為時變月變耶諸侯有變禮易樂者王巡狩則
誅之王不自變也刑新國用輕典平國用中典亂國用重
典是為世輕出重非變也治天下譬如居則修之非
大壞不更造也公卿侍從皆在此願陛下問之三司使掌
天下之財不才而黜可也不可使兩府侵其事今為制置
三司條例司何也宰相以道佐人主尚馬用例苟用例則
胥吏足矣今為看詳條例司何也惠卿不能對則詆之曰

司馬光與呂
惠卿辨

呂惠卿進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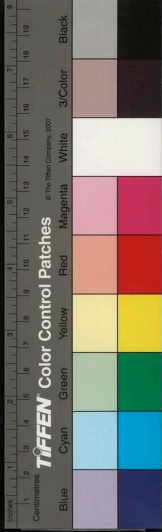


光為侍從何不言言而不從何不去光曰臣上疏指陳得失如制置司條例司皆在中未審曾達聖聽否上曰見之光曰然則臣不為不言也至於言不用而不去則臣之罪也上曰相與論是非而已何至是講畢賜坐戶外將出上命徙戶內左右皆避去上曰朝廷每更一事舉朝士大夫洵洵皆以為不可又不能指名其不便者光曰朝廷散青苗錢滋事不使呂惠卿曰公不知此事彼富室為之則害民令縣官為之乃所以利民也光曰青苗出息富民為之尚能以蠶食下戶至飢寒流離况縣官法令之威乎惠卿曰青苗願取則與之不願不彊也光曰愚民知取債之利

不知還債之害非獨縣官不彊富民亦不彊也臣聞作法於涼其弊猶貪作法於貪弊將若何昔太宗平河東立和糶法以給戍卒時人稀物賤米斛十餘錢草束八錢民皆樂與官為市其後人益衆物益貴而轉運常守其價不增歲饑租稅皆免而和糶不免遂為河東患臣恐異日之青苗猶河東之和糶也上復謂光曰卿勿以呂惠卿言遂不愆意光曰不敢遂退。十二月重失入死罪法。令諸路預給錢和買紬絹

庚戌熙寧三年春正月錄周唐後。青苗錢禁抑配委提
刑察奏敢阻遏當請者亦如之。知通進銀臺司范鎮言

范鎮言常
平在法不
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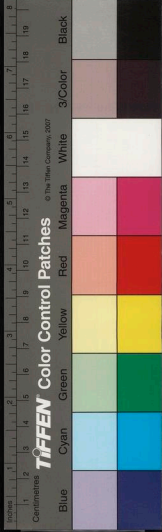


常平倉始於漢之盛時賤則貴而斂之恐傷農也貴則賤而散之恐傷民也最為近古青苗錢者唐衰亂世之所為苗青在田先估其直收斂未畢已趣其償是盜跖之法也未幾又奏乞罷青苗錢歸農田水利差役於州縣而召選使者乃降是詔。右正言李常孫覺言王廣廉在河北第一等給十五貫第二等十貫第三等五貫等四等一貫五等第五等一貫又富者不願取貧者乃欲得之即令貧富相兼十人為保民間喧然以為不便。二月判相州韓琦言準轉運司及提舉司牒給散青苗錢須十戶以上為保三等以上為甲頭等第散錢更有餘錢坊郭戶願請者五

眾為一保依青苗例支借臣竊以為鄉村自一等而下皆立錢貫百三等而上更許增數坊郭戶有抵當者依青苗支借又鄉村每保須有物力人為甲頭雖云抑配

其實官吏防保內下戶求納異時只責甲頭代輸復峻

諸縣老人不願請結罪保明申報續差官曉諭苟有願請者則干繫人別作行遣或具申奏官吏畏懼未免抑配上袖琦奏示執政曰琦真忠臣朕始謂可以利民不意乃害民如此且坊郭安得青苗而使者強與之王安石勃然變色曰既取情願則別無所用自不復俵既有保甲則難於納者自不能請升之曰但恐州縣避難索之故抑配上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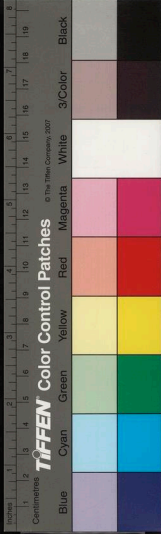


安石稱疾未
分司

爾安石曰抑配誠恐有之但絀責一二人則此弊自絕縱使州縣抑配上戶俵十五貫錢又必令出二分息則一戶所陪止三貫因以廣常平儲蓄以待凶荒比之前代科率百姓出米為義倉未為不善况又不令抑配有何所害上曰須要盡人言料文彥博富弼亦以為不可但腹胖韓琦來說真忠臣也。安石曰事之情偽是非若不能察惟務多納人言恐非但常平事不可為矣遂稱疾未分司翰林學士司馬光批答略曰今士論沸騰黎民騷動乃欲委退事任退取便安卿之私謀因為無憾朕之所望將欲安石怒抱章自辨上封還其章諭以失於披閱安石既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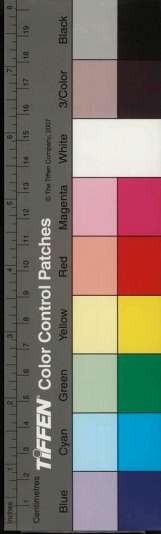
司馬光辭樞
密

見固請罷上獎慰之。司馬光辭樞密副使奏云陛下所以用臣蓋察其狂直庶幾有補若徒禁祿位不能力救生民則盜竊朝廷名器以私其身此臣所以累違誥命不能祗受也方今建之臣徒見目前之小利不思久遠之大害憂政事之不治不能輔陛下修祖宗之令典乃變更先王之正法患財利之不足不能勸陛下恭儉節用乃更遣聚斂之臣誅剝齊民設官則以冗增冗立法則以苛益苛使四海危駭百姓騷然猶且堅執不肯自以為非也青苗法行見此抑配臣恐十年之後貧者既盡富者益貧不幸國家有邊隅之警粟帛軍資之費何從取之兼放散青苗



錢凡幾千萬緡若民力既竭加以水旱之灾朝廷豈容坐視流亡轉死而督責如故其勢只得蠲除是官錢幾千萬緡已放散不可復收矣官錢既放散百姓又困窮此可以為善乎先帝嘗出內藏庫一百萬緡助天下常平倉作糶本前比天下常平錢穀共及一千餘萬貫碩今無故散盡他日若思常平之法復欲收聚何時得及此數乎至於欲計畝率錢雇人充役次汴水以種稻及澆溉民田與夫洩三十陂水募人耕佃若此之類不可悉數故大小皇皇不能自安陛下誠能昭然覺悟采用臣言罷制置三司條例司追還諸路常平使者則臣雖盡納官爵但為太平之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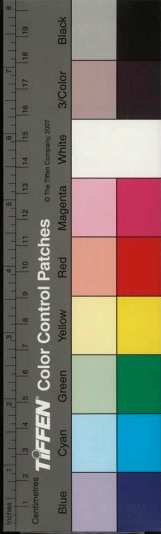
以終餘年其幸多矣若言不見用雖寘諸二府天下徒指為貪榮之人上章力辭至六日上趣令光入見且曰上誠罷制置條例司追還提舉官不行青苗助役等法雖不用臣受賜多矣不然終不敢受命上遣人謂之曰樞密兵事也官各有職不當以它事為辭光言臣未受命猶侍從也於事無不可言者安石起視事既入見又累奏辭位上諭執政罷青苗曾公亮陳升之欲奉詔數日不決安石入謝上曰青苗法靜思此事一無所害極不過失隘小錢物耳安石曰但力行之勿令小人故意壞法持之益堅人言



猶幸安石之聽而解也且謂巧言令色鮮矣仁彼忠信之士於公當路時齟齬可增後必深得其力諂諛之人於今誠有順適之快一旦失勢必有賣公以自售者意謂呂惠卿書曰覆王氏者必惠卿也小人本以利合勢傾利移何所不至其後六年惠卿果叛安石上書告其罪苟可以覆王氏者靡不為也由是天下服光先知○時有知越州山陰縣陳舜俞以自劾違旨不散青苗錢降監南康軍稅五年而卒蘇軾為文哭之稱其學術才能兼百人之器一不復士大夫識與不識皆深悲之云○許州長葛知縣樂京白提舉常平官言助役不便使之條悉又不報不肯治

朱舜俞等不
奉行青苗法

縣事乃去提舉官劾之奪著作佐郎○劉蒙知唐州湖陽縣常平使者召會諸縣令議免役法蒙以為不便不肯與議退而條上其害即投劾去亦奪官歸鄉○趙抃自除參政後感激思奮與富弼曾公亮唐介同心輔政以公議為主安石初參政事下視廟堂如無人一日爭新法怒目曰公輩坐不讀書爾抃折之曰君失言矣如皋夔稷契之時有何書可讀後與安石議論多不協既而司馬光辭樞密副使臺諫侍從多以言者求去抃上疏言朝廷事有輕重體有小大財利之事為輕而民心得失為重青苗使者於體為小而禁近耳目之臣用捨為大今不罷財利而輕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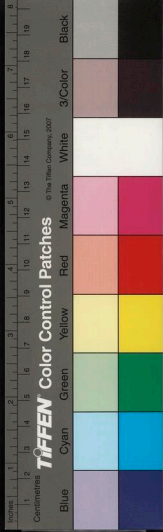


民心不罷青苗使者而輕弃禁近耳目去重而取輕得小而失大非宗廟社稷之福臣恐天下自此不安也言入即求去不許是歲復中前請乃除資政殿學士知杭州拊素號寬厚杭之無賴子弟皆駢聚為惡拊知其意擇重犯者率配它州惡黨相率遁去未幾徙青州用其朴厚臨以清青人便之時山東旱蝗青獨多麥蝗自淄川來及境遇退飛墮水而盡

東海殺一孝婦枯旱三年燕臣無罪而僂六月飛霜灾祥之來未有不因人事之感召老子曰大軍之後必有凶年言殺氣之多有傷天地之和耳蓋天人一理人事

得於此則天道應於彼自古守令有善政及民而能反灾為祥者多矣劉昆為江陵令縣有火灾昆向火叩頭火尋撲滅後為弘農太守虎皆負子渡河此皆德政之所致也趙清獻公知青州為政清靜蝗獨不入其境其與反風滅火虎自渡河者何異此無他民樂其政故能以和氣致天地之祥而灾沴之生多緣於虐政也以此觀之天人果有二致哉

御史衷行程顥以言不行乞罷職除京西提刑辭不受先是程顥嘗與孫莘老於上前言青苗事不便又嘗與介甫言管仲猶能言出令如流水以順民心今參苦苦要做不



順人心事何耶。今甫言道，此則成賢誠意時。張天祺於中書大忤，介甫怒，遂以力爭於上前，上為之一聽，用從此黨矣。莘老受約束，而不肯行，遂坐貶，顥遂待罪，既而除京西提刑，顥復求對見，上上曰：「有甚文字？」顥曰：「令咫尺天顏，尚不能少回天意，文字復何用？欲去而上問者，再四顥曰：「陛下不宜輕用兵，朝廷羣臣無能任陛下事者。」九月，置中書檢正司。韓絳宣撫陝西。曾公亮罷，公亮初薦王安石可大用，及同執政，上方向安石，公亮陰助之，而外若不與同者。蘓軾嘗責公亮不正，救公亮曰：「上與安石如一人，此乃天也。」然安石猶以公亮不盡附阿，已於是聽公

曾公亮罷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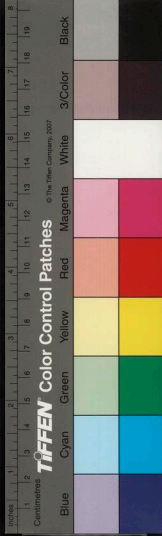
亮罷相

安石之進，始於曾公亮。惠卿之進，亦始於公亮。公亮始欲結黨以排韓琦，而不知琦因押班之責知幾而去。彼小人易進而難退，變法之禍，公亮可逃其罪耶？

交趾叛，詔郭逵討之。弼言海嶠險遠，不可以責其必進。願詔逵等擇利進退，以全王師。契丹來爭河東北界，上手詔問公弼言。熙河諸郡皆不足守，而河東地界決不可許。蘇軾罷，先是詔湖北運司體量蘓軾居喪服除，往復賈販，又妄冒差占兵卒事。安石令謝景溫劾軾，遂通判杭州。范鎮言青苗法疏三上，不報。通英進讀，與呂惠卿爭論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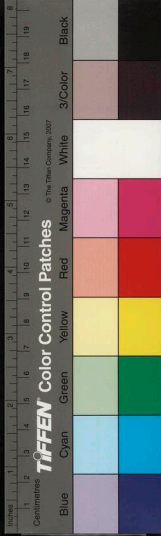
蘇軾罷

范鎮言青苗法疏三上
不報
通英進讀
與呂惠卿爭論上



前因論舊法預買紬絹亦青苗之比鎮曰預買亦弊法也若陛下躬行節儉府庠有餘當并預買去之柰何更以爲比乎韓琦上疏極論新法之害安石使送條例司疏駁之諫官李常乞罷青苗錢安石令常分析鎮皆封還其詔詔五下鎮執如初司馬光除樞密副使光以所言不行不敢就職詔許辭免鎮再封還之上知其不可奪以詔直付光不由門下會有詔舉諫官鎮舉蘇軾應詔而御史知雜謝景溫彈奏蘇軾鎮又舉孔文仲爲賢良文仲對策極論新法之害安石怒罷文仲歸故官鎮上疏爭之不報即上言臣言不行無願復立於朝請致仕疏五上最後指言安

石以喜怒賞罰事曰陛下有納諫之資大臣進拒諫之計陛下有愛民之性大臣用殘民之術安石 怒自草制極口詆之落翰林學士以本官致仕聞者皆爲公懼鎮上表謝其略曰雖曰乞身而去敢忘憂國之心又曰願陛下集羣議爲耳目以除壅蔽之姦任老臣爲腹心以養平和之福天下聞而壯之安石雖詆之深入更以爲榮馬鎮既退居專以讀書賦詩自娛客至輒致酒盡歡或勸之稱疾北門鎮曰死生禍福天也吾其如天何。上試進士葉祖洽等二百八十九人擢祖洽爲第一廷試之策自此始。司馬光罷初上諭王安石曰聞三不足之說否安石曰不聞



立保甲法

上曰隨薦言外人云今朝廷以為天變不足體人言不足
恤祖宗之法不足守昨學士院進試館職策其問意專指
此三事此是何理蓋策問光所為也光屢請外至是出知
永興軍朝辭進退猶乞免本路青苗助役宣撫使下令分
義勇四番欲更戍邊諸軍馳募閭里惡少為奇兵調民
為乾糧賑飯雖內郡不被邊皆修城池樓櫓如邊郡三輔
騷然光上疏極言方凶歲公私困弊不可舉事而永興一
路城池樓櫓皆不急宣撫司令臣皆未敢從若軍興臣坐
之於是一路獨得免移知許州不赴自是絕口不言事○
冬十月雨木冰○陳升之以母喪去位○十二月立保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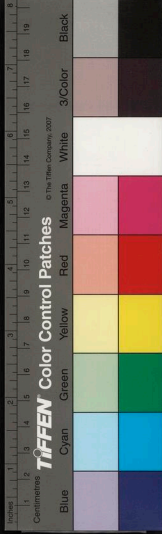
韓絳王安石
同平章事

法十家為保五十家為大保十大保為都保選眾所服者
二人為都保正副凡保丁聽自置弓箭習武藝○以韓絳
王安石同平章事王珪參知政事

安石當國斥其不附己者一時排斥新法諸賢不使之
於外任別貶之於海隅而用韓絳並相則同惡相濟矣

賢良對策

上策賢良對策者譏議新法制策中禁切言者其終篇云
母謂古人陳迹既久而不可舉本朝成法已定而不可為
其惟改之而適中舉之而得宜不迫不迂歸於至當其悉
以文陳朕亦不憚於有為焉時賢良方正台州司戶參軍
文孔仲對策入第三等極論新法之弊安石不悅言之上



更科舉法

以詔所當意尚流毀薄時政不足收錄令流內銓告示還
識任者非之

辛亥熙寧四年二月王安石議更科舉法罷詩賦明經諸

科以論策取進士。以司馬光判西京留臺。滕元發除

翰林學士夏國主秉常。元發言繼遷死時李氏幾不

立矣當時大臣不能分建諸豪乃以全地與之至今為患

令秉^常失位諸將爭權大以此遺陛下若再失此時悔將何

及請擇一賢將假以重權使經營而分裂之可不勞而定

百年之計矣上奇其策然不果用已而除瀛州安撫使元

發入見頓首曰臣知事陛下而已不能事黨人願陛下少

回昔日之眷無使臣為黨人所快則天下皆知事君為得

而事黨人為無益矣上為之改容以皇考諱辭高陽關乃

除鄆州治盜有方不獨用威猛時有所縱捨盜為屏息。

三月夏人寇邊。韓絳罷以撫寧堡失守也。夏四月以

常秩為右正言。賑河北饑。六月富弼徙判汝州。歐

陽修以老病乞致仕馮京固請留之上不許王安石曰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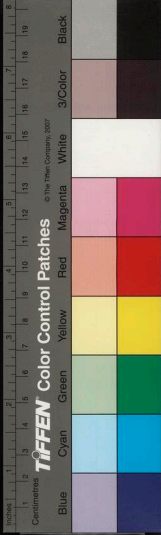
附麗韓琦為社稷臣尤惡紀綱立風俗變上曰修為言事

官獨能言事安石以其後日所為考其前日用心則恐與

近日言事官用心未有異又曰如此人與一州則壞一州

留在朝廷則附流俗壞朝廷必令留之何所用上以為然

歐陽修致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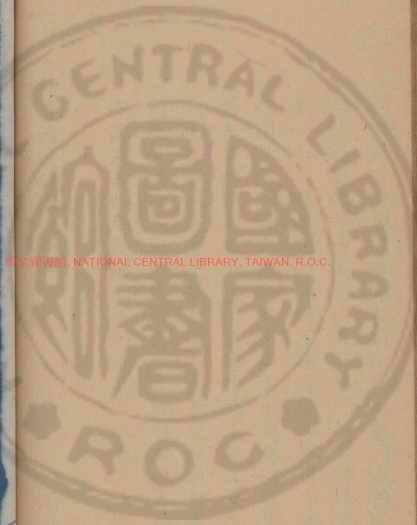


以安石子書
為太子中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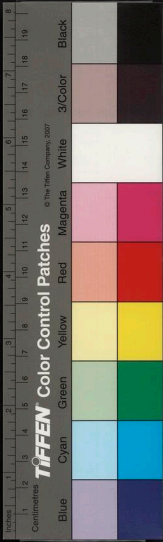
楊繪言令舊臣告歸或屏于外者悉未老范鎮年六十三
呂海年五十八歐陽修六十五而致仕富弼六十八而被
劾引疾司馬光王陶皆五十而求閑散陛下可不思其故
耶。秋七月楊繪劉摯罷。八月以王安石子雱為太子
中允崇政殿說書雱欲進用乃與父謀曰執政子雖不可
與事惟經筵可處安石欲上知而自用乃以雱所作策三
十篇及注道德經鏤書于市遂傳達於上而鄧綰曾布等
又力薦之遂有是命安石喜雱得近能附已固不復辭
。高麗來貢。九月辛卯大饗明堂。夏人請和。以王
安國為崇文院校書安國嘗力諫安石以天下不樂新法

皆歸咎於兄恐為家禍安石不聽安國哭於影堂曰吾家
門滅矣又嘗責曾布以誤感丞相布曰足下人之子弟變
法何與足下事安國勃然怒曰丞相吾兄也丞相若由汝
殺身破家發掘丘壠累及先人豈得不與我事耶。建太
學立三舍法初入學為外舍不限員外舍升內舍二百員
內舍升上舍一百員生員各治一經。冬十月詔差役弊
民其罷之吏出直募人充役令人戶等第輸免役錢。十
一月作中太乙宮。夏人請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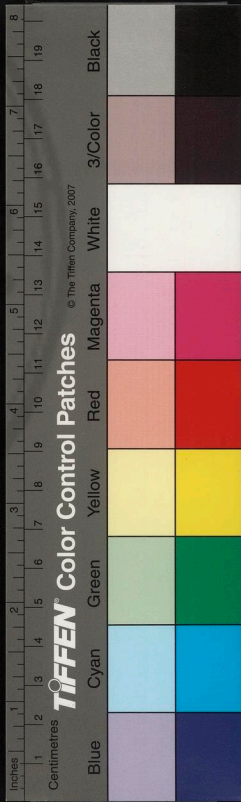
呂中曰太祖之待李彝興不過世襲之邊將耳李彝興
本姓拓跋唐末賜姓李世有夏銀緱宥靜五州之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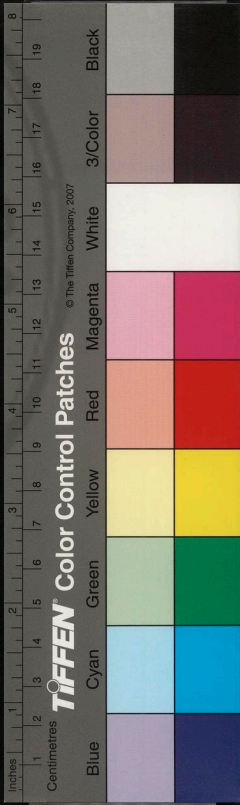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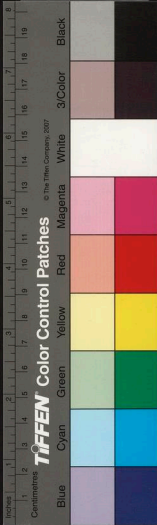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33925/2 v6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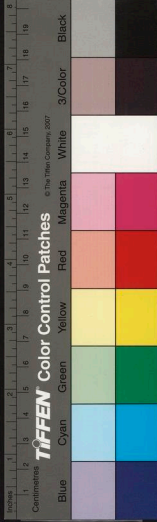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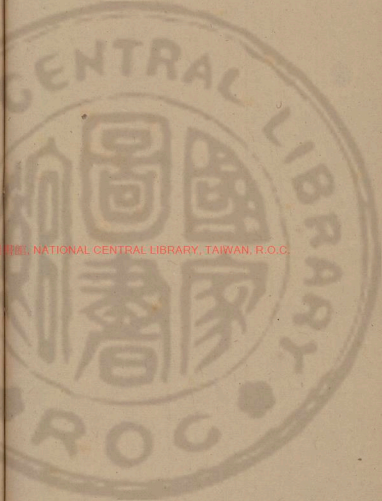
壬子熙寧五年春正月置京城巡罕巡察諺議時政者收罪之。二月振兩浙饑。濟二股河。三月立文武換官法。行市易法。以內侍李憲為河北沿邊安撫。成都以戍卒為憂朝廷選擇大臣為蜀人所信愛者莫如趙抃即日除資政大學士知成都及見上曰近歲無自政府往者卿能為我行乎抃曰陛下有言即法也豈顧有例哉上大喜抃乞以便宜從事即日辭去至蜀密為經畧而燕勞

宋神宗二

續資治通鑑卷之十二

朝散郎書禮部員外郎國史館直學士李

憲經進



閒暇如它日兵民晏然一日坐堂上有卒長在堂下諭之曰吾與汝年相若也吾以一身入蜀為天子撫一方汝亦宜清謹畏戢以率眾北戍還得餘貲為家室計可也人知公有善意轉相告語莫敢復為非劔州民李孝忠集眾二百餘人私造符牒度民為僧或以謀逆告獄具并不下法吏以意決之處孝忠以私度牒餘皆不死○夏五月置通遠軍乃唐古渭州也○行保馬法詔開封府界諸縣保甲願養馬者聽仍以陝西所市者送給之○六月王安石求東南一郡上曰自古君臣如卿與朕相知極少朕鄙鈍初未有知自卿在翰林始聞道德之說心稍開悟卿朕師臣

行保馬法

王安石求郡

也斷不許卿出外未幾又求去上曰卿無乃謂朕有疑心朕自知制誥知卿屬以天下事如呂誨比卿少正卯盧杞朕不為惑但乞均勞逸而已上曰周公為成王所疑故逃居東及成王不規則歸周縱朕於卿有疑今既相見無疑矣安石固乞退上固留之安石復具奏閣門有旨不許收接安石文字又令內侍起見安石見上曰陛下不許臣去臣不敢固違然臣實病若更龜勉半年不可強未免再煩聖聽上曰朕不明每事賴卿扶持安石曰陛下以郭違誕謾故許其辭秦州既而違詣王韶陛下又從之遠知陛下可欺故敢放縱為王韶之獄今托純奏王韶討奄東事本



歐陽修年陳
升之同年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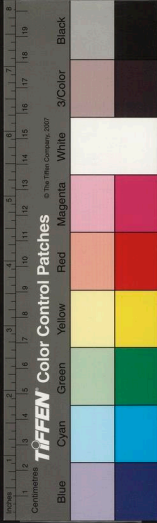
不相闕又輒如此誣罔陛下誠能照姦而斷以義則無人敢如此上曰只為事難得分明者安石曰事何嘗不分明但是陛下不窮究到底前從小人為欺豈是盡無形迹但以陛下含糊不肯窮究到底豈有不分明之理。復武舉。秋七月初以文臣為都承旨。閏月命章惇察訪湖北。議開梅山徭人納土。八月王韶復武勝軍改名鎮洮。歐陽修卒修年十五六時得韓愈集本學之獨能棄時俗故步修文行于世文體為之一變。以陳升之為樞密使同平章事。貶唐垌垌自小官上書乞斬非青苗法者數人王安石薦之以本官同知諫院事一日垌扣殿言安石

擅作威福曾布等表裡擅權王珪曲事安石元絳薛向安石頤旨氣使無異家奴臺官張商英乃安石鷹犬非陛下耳目陛下不聽臣言不得久居此座再 而出詔貶潮州別駕安石曰此素狂不足責乃有是命。頒方田均稅法。○京西分南北路。九月少華山崩。冬十一月置熙河路以王韶為經略安撫等使。○御使張商英劾奏察院黨庇吏人任遠等十二事文彥博等皆不入院送印於中書乞令有司推治詔責商英監荆南稅。十二月雨土

王韶克河州
癸丑熙寧六年王韶克河州。上親試進士余忠等四百人擢忠為第一。詔諸路各置教授。三月置經局訓詩



書周禮義命王安石提舉以呂惠卿王雱同修撰。夏人寇秦州劉惟吉敗之。夏四月甲戌朔日有食之。置律學教授四員公試習律令生員義三道習斷案生員一道刑名五事至七事私試義二道案一道刑名五事至三事。五月瀘夷寇邊。置勇敢效用河東鄜廷秦鳳環慶熙河路各次三百人注原路以五百為額。六月置軍器監。周惇順卒初名惇實字茂叔後避英宗舊諱改名初用舅氏奏授洪州分寧縣主簿部使者薦為南安軍司理洛人程昞攝通守事視其氣貌非常人與語知其為學知道也使二子顥順往受學焉熙寧初除廣南轉運判官改提點刑獄以洗冤澤物為己任施設未竟而病作遂求南康軍以歸至是卒年五十七惇學力行聞道蚤遇事到果有古人風為政精密嚴恕務盡道理以名節自砥礪奉已甚約俸祿盡以周宗族賓客家或無百錢之儲及分司而歸妻子饔粥或不給而亦曠然不以為意也襟懷飄灑雅有高趣尤樂佳山水過適意處或徜徉終日廬山之麓有溪焉發源於蓮花峯下合於湓江惇順家世道州營道瀛溪人也因寓以瀛溪之號而築書堂於上有太極圖易說數十篇傳於世。秋七月河北分東西路。九月試武舉二十四人授緣邊任。王韶克洮岷疊宕四州幅員



滕元發入
親

二千餘里。冬十月以熙河功解玉帶賜安石王韶加資政殿大學士。振兩浙江淮饑。章惇平懿洽州蠻。行折二錢除在京及府外諸路並通行。滕元發知定州許入覲乃言新法之害曰臣始以意度其不可爾今為郡守親見其害於民者具道所以然之狀至定州以上已宴郊外有報契丹入寇邊民來逃者將吏大駭請知治兵元發笑曰非爾所知也益酒作樂遣八詭逃者曰吾在此虜不敢動使各歸業明日問之果妄請將以是愧服韓忠彥使契丹楊興公迎勞問元發所在且曰滕公可謂開口見心矣忠彥歸奏上喜進公禮部侍郎使再任詔曰寬嚴得體

邊人安焉元發因作堂以安邊名之公去國久而心在王室著書五篇一日尊主勢二曰本聖心三曰校人品四曰朋黨五曰贊治道上之其略曰陛下神聖文武自足幹運六合譬之青天白日不必點綴自自然清明識者趨其言

經年盡矣

甲寅熙寧七年春正月熊本平瀘夷得地二百四十里木幾渝州獠人木斗叛詔本體量安撫獠人以溱地來歸得地五百里為四塞九堡奏至上大喜及本還命知制誥。

鬼章擾河州

二月董種將青宜結鬼章數擾河州屬蕃襲殺采木軍士害使臣張普等又以書詆思立思立不能忍帥蕃漢兵六



千攻之于踏白城鬼章衆二萬餘思立與先鋒將王寧承
受李元凱戰沒賊遂圍河州又圍岷州道路不通者數月
或請退保總管高遵裕曰敢議此者斬登西門選擇將出
擊賊遂退走以遵裕為岷州團練使旌守城功也。三月
早。減兩浙預買紬絹先是遣沈括察訪兩浙括言上供
帛元額九十八萬民間陪備甚多請罷之以寬民力上從
之。遼使奉國書言松邊戍壘役入彼國蔚應朔三州乞
行毀別立界至事使歸上面諭俟差官與北朝職官檢
視定奪。上以天下旱蝗詔求直言司馬光時已退去洛
中讀詔泣下欲默不忍乃復陳六事一青苗二免役三市

易四邊事五保甲六水利此尤病民者宜先罷又以書責
宰相吳充天子仁聖如此而公不言何也凡居十五年再
任留司御史臺四任提舉崇福宮。天久不雨河東河北
陝西飢民皆留入京城而京城外飢民尤多福清鄭俠時
監安上門畫而為圖且上書曰陛下南征北伐皆以勝捷
之勢作圖來上料無一人以天下憂苦父母妻子不相保
遷移困頓違違不給之狀為圖而獻者臣謹按安上門逐
日所見繪成一圖百不及一但經聖眼亦可流涕况於千
萬里之外哉陛下觀臣之圖行臣之言十日不雨乞斬
臣以正欺君之罪上出俠圖及疏示輔臣問王安石曰識



佚否安石曰嘗從臣學固乞避位上不許於是遂詔韓維
孫永體量免行錢曾布體量市易又發常平倉及放商稅
青苗免役亦行罷催使又自劾擅發馬通詔開封劾擅發
之罪。詔役錢每千納頭子錢五文。夏四月詔權罷方
田及編排保甲是日雨。雨電。王安石罷安石執政六
年先是上待太后同政王顥至太皇太后宮太皇謂上曰
吾聞民間甚苦青苗助役錢蓋罷之工曰此以利民非苦
之也太皇曰王安石誠有才學怨之者甚衆上欲保全不
若暫出之歲餘復召之可也上曰羣臣惟安石為國家當
顥曰太皇太后之言至言也陛下不可不思上怒曰是

我棟天下耶汝自為之顥泣曰何至是耶皆不樂而罷安
石益自任一日太皇太后及皇太后又流涕為上言新法
之不便者且曰王安石變亂天下上流涕退命安石裁損
之會久旱百姓流離上益疑新法之不便欲罷之安石求
去乃罷相知江寧因薦韓絳呂惠卿以自代以韓絳同平
章事呂惠卿參知政事時號絳為傳法沙門惠卿為護法
善神。五月大雨雹。罷制科。以呂升卿沈季良為崇
政殿說書。六月治臺獄尊鄭俠。秋七月呂惠卿言免
役出錢未均令人戶具丁口田宅之實。八月曾布罷。
置提舉保甲官。九月以章惇為三司使。三司火。十



一月己未郊。十二月置熙河買馬場。以王韶為樞密副使。

乙卯熙寧八年春正月京東分東西路。雨水米。二月以王安石同平章事時惠卿既得志恐安石復入遂逆閉其途既出安石私書有曰毋使齊年知及毋使上知者進之於上又起李逢獄事連李士寧士寧有道術安石居喪與同處數年意欲併中安石也又起鄭俠獄事連安石弟安國罪至追勒凡可以害安石者無所不用其智又數與絳忤絳乘間自上復相安石上從之惠卿聞安石再相諤然。大閱。行戶馬法。三月遼使復來請地疆指蔚朔

遼使復來
請地

上問張方平
禦戎之策

應三州分水嶺土隴為界沈括報使括尋於樞密院閱案牘得契丹頡頡始議地畔書指石長城為分界令所爭乃黃蘗山相遠三十餘里表論之上喜愕謂括曰兩府不究本末幾誤國事上自以筆畫圖持資輔臣使以圖示虜仍賜括銀千兩曰微卿毋以折邊訟。上問張方平以祖宗禦戎之策孰長方平曰太祖不勤遠略如夏州李彝靈武馮暉河西折御卿皆因其首豪許以世襲故邊圉無事董遵誨捍環州郭進守西山李漢超保關南皆十餘年優其祿賜寬其文法而少遣兵諸將財力豐而威令行間諜詳審吏士用命賊所入輒先知併力禦之戰無不克故以十



五萬人獲百萬之用終太祖之世邊鄙不聳天下安樂及
太宗平并人欲遠取燕薊自是歲有契丹之虞曹彬劉廷
謙傅潛等數十戰各已士卒十餘萬又內從李彝興馮暉
之族致繼遷之變二邊皆擾而朝廷始旰食矣真宗之初
趙德明納款及澶淵之克遂與契丹盟至今人不識兵革
可謂威德大業祖宗之事大略如此亦可以鑒矣近歲邊
臣建開拓之議皆行險徼倖之人欲以天下安危試之一
擲事成則身蒙其利不成則陛下任其患不可聽也時契
丹遣泛使蕭禧上問虜意安在方平曰虜自與中國通好
安於養養吏士驕惰實不用兵昔蕭英劉六符來仁宗命

二府置酒殿廬英頗泄其情六符變色目之英歸竟以此
得罪今禧黜如故事令大臣與議無屈帝尊與虜交口上
曰朕以慶厯講和之後中國不復為善後之備以修戎事
為應兵爾方平曰應兵禍之已成者也消變於未成善之
善者也。以滕元發知青州初元發見知於英祖未及大
用書其姓名于禁中神宗知之既見姿度雄爽問天下所
以治亂不思而對曰治亂之道如黑白東西所以變易位
者朋黨亂之也上曰卿知君子小人之黨乎元發曰君子
無黨譬之草木綱繆和附者必蔓草非松柏也朝廷無朋
黨雖中主可以濟不然雖上聖不治帝大息曰天下名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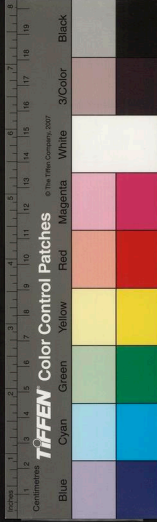
滕元發知青
州



上高前宰臣
方

也遂以為石正言累遷翰林學士且大用矣而元發性疎
達不親在帝前論事如家人父子言無文飾洞見肝鬲帝
知誠其事無巨細人無親疎輒以問之或終夜降手詔使
者旁午元發隨事解答不自嫌外而執政方立新法天下
訕訕恐公有云而帝信之故相與造事譏謗帝雖不疑然
亦出公補外先是富弼守青州嘗置教閱馬步軍九指揮
弼既去軍稍闕不補元發至青復完之溢額數千其後朝
廷屢發諸路兵或喪夫不還惟青州兵至今為感其責守
城池皆以靜治聞飲酒賦詩未嘗為遷謫意。上以虜情
無厭賜前宰臣韓琦富弼文彥博曾公亮手詔以待遇之

要備禦之方令密具以聞琦言近來朝廷舉事似不以大
敵為恤虜人見影生疑必謂我有復燕之意故引先發制
人之說遣使以爭地理界為名觀我應之之實如何耳所
以致虜之疑者七事招高麗一也建熙河二也西山植榆
柳三也創保甲四也築河北城池五也創都作院降弓刀
新樣六也置河北三十七將七也臣切計始為陛下謀者
必曰自祖宗以來因循苟遣治國之本當先富彊則可以
鞭笞四夷復唐之故疆然後制作以文太平故新制日下
更改無常夫欲攘四夷以興太平而先使邦國困搖眾心
離怨此則為陛下始謀者大誤也謂宜遣使報聘優致禮





幣具言朝廷向來修備乃興作之常豈有他意如將官之

類因而罷之以釋虜親陛下益養民力選賢任能使天下

悅服塞下有餘蓄帑中有羨財俟虜果有衰亂之形然後

可振威武而復舊疆○夏四月罷河南北監牧○湖南水

○行奉元恩○錄趙普後○五月雨土及黃毛○陳升之

罷知楊州○六月頒王安石經義于學宮加安石左射僕

兼門下侍郎呂惠卿王雱呂升卿遷秩有差安石又為字

說二十四卷學者爭傳習之自是先儒之傳誥悉廢矣○

韓琦薨時判相州未薨前一夕大星殞州治槐馬皆驚上

聞訃輟朝發哀後范諡忠獻琦天資忠厚能決大事辭氣

雍容人不見其憂喜之色凡所建明顧義如何不私於己

輕財好施家無餘貲折節下士無貴賤禮之如一獎拔賢

俊苟論^議解與雖素所不悅必收用之後之論賢相者必曰

韓琦○八月庚寅朔日有食之○蝗命捕之易以粟○韓

絳罷絳居相位數與呂惠卿異議王安石復相論政愈駁

絳屢稱疾求罷出知許州○脩京城○九月立武舉絕倫

法○冬十月御史蔡承禧奏呂惠卿欺君玩法立黨維奸

罷知陳州先是安石遣堂吏齎御史中丞鄧綰章示之乃

上疏自辯而王呂之怨日深矣○彗出軫大赦求真言○

十一月交趾寇邊言中國作青苗助役之法窮困生民我

頒王安石經義于學宮

韓琦薨

韓絳罷

鄭莊寇邊

十

寬沈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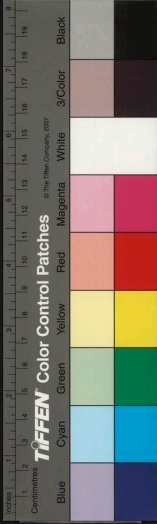
今出兵欲相拯救安石怒薦趙高為安南招討李憲燕達副之交人陷邕州都監張守節死之知州蘇緘命其家三十六人皆先死藏尸於坎縱火自焚尋贈緘奉國軍節度謚忠勇安石不信災異於彗星乃推之交趾云

丙辰熙寧九年寬沈起劉彝自王安石東政首用王韶取熙河以斷石臂又欲取靈武以斷遼人石臂又用章惇為察訪使以取湖北夔峽之蠻於是獻言者謂交趾已為占城所敗眾不滿萬亦可計日以取安石乃以起知桂州起至則遣官入溪洞點集上下為保伍又於融州疆置城寨誅殺人以干數交人以為言乃罷起治其擅招納之罪以

郭遠為安南
招討

曩代之曩至復生事交人大舉入寇至是寬起邕州彝隨州。以郭遠為安南招討趙高副之。雨雹。三月上策進士徐鐸等四百二十人擢鐸為第一詔自鐸以下並試律義斷案考官陳鐸等以考第一甲不精並罰銅。西蕃鬼章寇邊韓存寶敗之。夏四月茂州夷寇邊命內侍王中正經制之。冬十月鄧綰練亨甫罷始附會安石居言職及安石與呂忠卿相傾綰極力助安石上益厭安石所為綰懼安石出而失勢屢留之於上其言無所顧忌亨甫險薄諂事安石子雱以進至是皆斥。王安石罷安石之再相也屢謝病求去及子雱死尤不悲傷不堪力請解機

王安石罷相



范純仁知慶
州

務上益厭安石所為遂出判江寧府。以吳克玉珪同平
章事。十二月命內侍李憲措置秦鳳熙河邊事。郭遼
敗交趾兵于富良江去交州三十里獲偽太子洪真李乾
德請降得其廣源等五州之地而還。兵志是年係藉義
保甲民兵合七百一十八萬有奇。

遼太康三年

丁巳熙寧十年春正月以范純仁知慶州擅發常

平封樁粟麥收郵流三多所全活。二月鬼章寇岷州种

諤敗之。夏四月河北京東盜起遣使安撫。秋七月河

大決北流絕。九月邵雍贈著作郎謚康節雍守堯夫

衛州人慷慨有大志既學力慕高遠謂先王之事為必可

致及其學益老德益邵玩心高明觀天地之運化陰陽之
消長以達夫萬物之變然後頽然其順浩然其歸嘗適吳
楚容晉梁後徙於洛遂葦環堵不蔽風雨躬費以養其父
母居之裕如講學于家而就學者日衆與人言必依孝悌
忠信樂道之人善不及人之惡故賢不肯無不親之。立
義倉。十一月甲戌郊。十二月張載卒載年十八慨然
以功名自許上書謁范仲淹知其遠器欲成就之反責之
曰儒者自有名教何事於兵因勸讀中庸載讀其書猶以
為未足又訪諸釋老之書盡究其說而求之六經嘉祐初
訪二程于京共語道學之要於是盡棄異學淳如也退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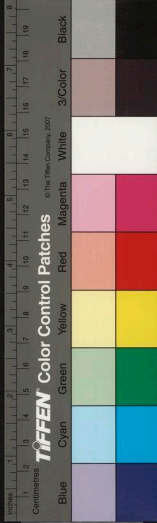
橫渠終日危坐一室左右簡編俯而讀仰而思有得則識之或中夜起坐取燭以書集所立言謂之正蒙出示門人曰此書予歷年致思之所得其殆與前聖合然大要發端示人而已學者有問多告以知禮成性變化氣質之道學必至聖人而後已上嗣位之三年以呂公著薦召入見上問治道以漸復三代為對上說曰卿宜入見二府議事朕且將大用卿後與執政語多不合命校書崇文辭未得謝復按獄浙東獄成造朝會弟戢以言得罪益不安乃竭告西歸行次臨潼卒

詳見非廟禮文

戊午元豐元年春正月命官詳定郊廟禮文。高麗比年

張方平除太一宮使

遣使朝貢上嘉其勤誠遣高燾使之。閏月魯公亮薨上臨其喪謚宣靖公亮善薦士多得人然性吝書殖貨至鉅萬持祿固位為世所譏。除張方平太一宮使進退禮秩皆與執政同方平在朝雖不任職然多所建明上數欲廢易汴渠方平曰此祖宗建國之本不可輕議餉道一梗兵安所仰食則朝廷無措足之地矣非老老臣誰敢言此自安石為政罷銅禁奸民日銷錢為器邊關海舶不復譏錢之出故中國錢日耗而西南北三虜皆山積方平論其害請詰問安石舉累朝之令典所以保國便民之者一旦削而除之其意安在會有星變詔求直言方平上疏論所以致



變之故人為恐懷上皆優容之求去愈力上曰卿在朝豈有所惡者與何欲去之速也方平曰臣平生未嘗與人交惡但欲歸老爾○六月癸卯朔日有食之太史言日當食驗之不食○有大星裂于內階東南有光燭地大星出貌爪聲如雷○瀘州納溪蠻入寇命韓存寶絰制之○秋九月交趾來貢且請還廣源蘇茂等州上賜李乾德詔俟邕欽廉三州人口歸復舊地即以廣源等處復還之○十二月復置大理獄○置景福殿庫上每憤北虜強慨然有恢復幽燕之志即景福殿聚金帛為兵費是年始更庫名己未元豐二年春正月趙抃致仕抃自知杭州告老退居

于衢有溪山松竹之勝後六年卒○三月上試進士時彥

張方平判應天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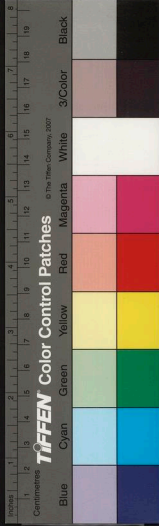
等三百四十人擢彥第一○張方平除宣徽南院使檢校太傅判應天府高麗使過南京長吏當迎送方平言臣班視二府不可為陪臣屈詔獨遣少尹使者見方平不敢仰視師征安南方平以謂舉西北壯士健馬棄之南方其患有不可勝言者若社稷之福則老師費財無功而還因論交趾氣俗與諸夷不類自建隆以來吳昌文丁部黎桓李公緝四易姓矣皆以大校篡立有唐五代藩鎮傾奪之風皆可以計破者也遂條上九事時習知蠻事皆服其精練師還如其言新法既驚坊場河渡司農又併祠廟驚之官



皆得錢聽民為賈區廟中侮慢穢踐無所不至宋王業所
基而以火王闕伯封於商邱以主大火微子為宋始封此
二祠獨不免於驚乎上震恐批出曰慢神辱國無甚於斯
於是天下神廟皆不驚方平自念將老無以報上論事益
切至於兵為尤反復深言也曰老臣且死見先帝地下有
以藉口矣。夏四月幸金明池。冬十月置籍田於京城
東南度田千畝為之置令一負。太皇太后曹氏崩。十
一月雨土。十二月太學置八十齋齋容三十人外舍生
二千人內舍生三百人上舍生百人月一私試歲一公試
補內舍生間歲一舍試補上舍生。御史舒亶言蘓軾所

著詩訛謗時政為陛下謹鹽禁則曰豈是聞韶解忘味盖
因三月食無鹽其他觸物即物應口所言無不以訛謗為
主繫軾御史獄竄軾汝州坐受軾詩黜罰者二十二
人庚申元豐三年春正月詔審刑部斷議官失入人罪者具
數罰之。三月吳克胤踰月卒世譏克心正而力不足知
不可而不能勇退云。四月瀘夷寇邊。秋七月河決澶
州。彗出太微垣。九月辛巳大饗明堂。國家建官多

循唐制李清臣乞詔有司並改釐正以成一代之法從之
冬十一月己丑朔日有食之。陳升之卒升之奸狡多術
數善附會以取富貴丹陽居第壯大踰制南人驚駭以為



未識其他豪侈類此。置元豐庫於司農寺南熙寧改法
凡稅賦征推常貢之利方歸三司而摘山煮海鹽場坑冶
絕戶設官禁軍闕額之類皆朝廷封樁至是置庫貯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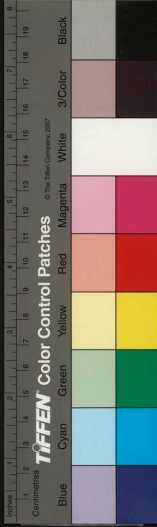
富弼

政勅開府
故參知政事

同老上言至和二年仁宗不豫其

父王堯臣與文彥博劉沆及富弼同決大策乞立儲嗣仁
宗許之會翌日有瘳緩其事人無復者以堯臣所議
詔草上之上以問彥博彥博言與同老等合上嘉弼勲績
如此而自不言詔以弼為司徒且以其子紹京為閤門祇
候

于納乞弟遁去廣軍數萬追乞弟至歸徠州四日求乞弟
不獲有詔班師。夏四月親閱保甲保甲當教時月給錢
三千日給食官與器械戰袍乃立團教法以大保長教保
丁焉。詔罷合祭親祠北郊。五月有上書乞擇守令者
上謂輔臣曰天下守令眾至千餘人 才難以徧知立法
於此使象之於彼從之則為是倍之則為非以此進退方
有準的所謂朝廷有政如漢黃霸妾為數條以干名譽在
所當治而反增秩賜金夫家自為政人自為俗先王之所
必誅變風變雅詩人所刺朝廷為一好惡定國是守令雖
眾沙汰數年自當得人也。六月命內侍李憲經制熙河



舉兵分道
伐西夏

○追封程燮成信侯杵臼忠智侯。秋七月舉兵分道伐夏國高遵裕出環慶劉昌祚出湟原李憲出熙河种諤出廊延王中正出河東分道並進又詔董氈會師夾攻而董氈集六部族兵十二萬分三道來會憲克州請城之种諤攻圍米脂寨遂乞不受王中正節制上以其有米脂之功詔從之諤入石夏銀三州遵裕復清遠軍入環三州中正入宥州劉昌祚軍大敗夏人于磨哆隘乘勝至州城下奪門將入遵裕馳使止之遵裕繼至與諸軍城凡十八日不下諤之師死者什二三及他將之師亦以道遠乏糧多至逃死遂詔班師。韓存寶討瀘夷乞弟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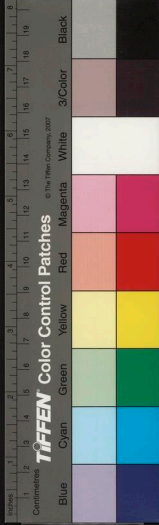
斬于瀘州。十一月癸未朔日有食之

壬戌元豐五年春正月以李憲為湟原路制置等使知蘭州李浩副之种諤知渭州浩諤於制置司並用階級法。

劉敞上疏論
青苗熱責

三月江西提舉劉誼上疏論青苗免役保甲市易之弊及役法十害與賣鹽之患上批劉誼既有所見自合公心陳露輒敢張皇上書意欲概壞大法宜加熱責以儆在位。上親試進士黃裳等千四百餘人以裳為一。兩土。夏四月壬子朔日有食之。官制成改平章事為左右僕射以王珪蔡確為之仍兼門下中書侍郎改參知政事為門下中書侍郎以章惇張璪為之詔以五月朔行官制始改

官制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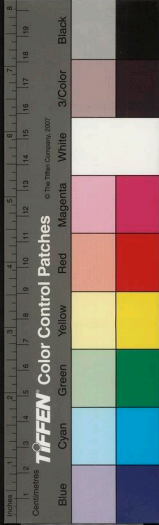
夏人陷永樂城

命百官以三省統領百職事無小大並中書取旨門下覆
奏尚書施行。曾鞏為中書舍人鞏嘗叙戰國策說苑諸
子及梁陳書識者以為可比劉向初與王安石善安石稱
其文章謂世無有。五月命內侍李舜舉同徐禧如鄜延
議邊事。夏人寇邊鄜延王英死之。六月召李憲赴關
罷西師再舉之議。九月夏人陷永樂城先是朝廷從徐
禧之議即永樂小川築新城距故銀州二十五里城成賜
名銀川寨夏人聞之舉兵來爭禧舜舉亦自米脂引兵趨
銀川禦之賊二十萬眾攻城高永能曰先至者皆精兵急
破之則駭散後雖有重者亦不敢進此常勢也塵埃漲天

必數十萬之眾使保集則眾寡不支大事去矣禧不聽鄜
延副總管曲珍出戰敗績將寇偉死之永樂城依山無
水將士渴死者大半至絞馬囊飲之惟禧舜舉有水兩壺
一日忽有於城下呼曰漢人何不降聞無水已三日矣禧
以壺水揚於外以示之曰無水此何物也虜笑曰止此矣
夜半城遂陷舜舉及陝西運判李稷死之兵萬二千三百
人皆歿。安化蠻寇邊宜州守臣王奇將費萬死之。冬
十一月以李憲為熙河秦鳳路制置等使。景靈宮殿成
行酌獻禮詔以四五月朝獻景靈宮

癸亥元豐六年春正月朔御大慶殿初上以朝議物蔽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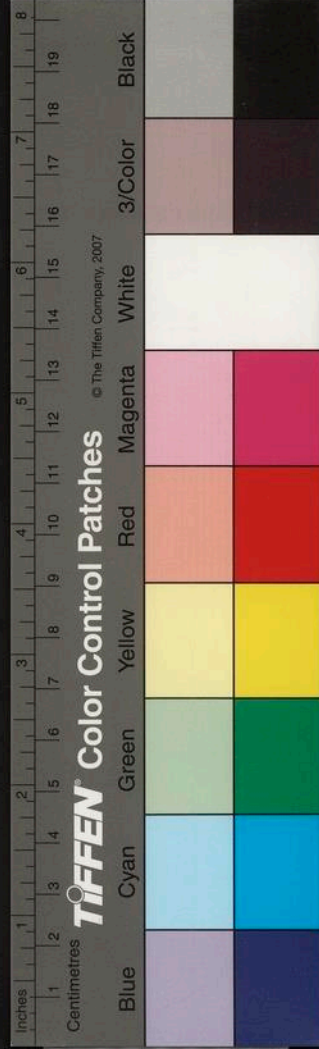
景靈宮殿成



造仗衛輿冠服至是始陳於殿及召秘書監劉几赴京
議樂新樂成奏之。夏人寇邊將官楊定死之虜衆數十
萬奄至知蘭州李浩閉城距守鈐轄王文郁請擊之浩曰
城中騎兵不滿數百安可戰文郁曰賊衆我寡正當折其
鋒以安衆心然後可守此可遠所以破合肥也乃募死士
百餘夜縋城而下

之賊衆驚潰時以文郁方尉
遲敬德既而降詔擢文郁知州事尋寇麟府將郭仲紹敗
之寇麟州知州訾虎敗之。四月雨土。閏六月富弼薨
遺表言忠詞杜絕謫日聞去歲大舉西伐無有諫者又
言宮闈之臣不可專委兵柄統制方面又言興利之臣為

國斂怨又言西事大為可憂若再犯邊則闕陝震蕩願速
下明詔許其改心效順又言前舉秦晉之民肝腦塗地哭
聲相聞窮而無歸恐生他變願擇循良之吏賑貸存恤若
夫要道則在陛下聖心之所存與所用之人君子小人之
辨爾弼性至孝恭儉好禮與人言雖幼賤必盡敬氣色穆
然終身不見喜愠然以單車入不測之虜庭詰其君臣折
其口而服其心無一語少屈所謂大勇者乎其好善疾惡
蓋出於天資又言君子小人如水炭決不可以同器若兼
收並用則小人必勝薰蕕同處終必為臭平生所薦如王
質與弟素余靖孫懷石介孫復吳奎韓維杜杞陳希亮之



文彥博致仕

夏人納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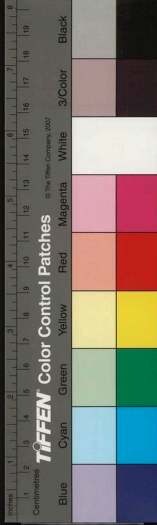
蒸

安燾同知樞

流皆有聞於世世以為知人弼早有公弼之望名聞夷狄
遠使母至必問其出處安否臨事周悉不萬全不發當其
敢言奮不顧身忠義之性老而彌篤家居一紀斯未嘗忘
朝廷計聞輒視朝一日發哀于後死贈太尉謚文忠元祐
初配饗神宗廟庭。以安燾同知樞密院時西邊用兵久
上益厭之乃不次用燾。九月癸卯朔日有食之。夏人
納款仍乞還侵地徹邊成長為藩臣乃賜秉常詔畧曰藩
服不恭削地亦過客於故實非朕所私其地界已令鄜延
經畧司旨揮保安軍滕宥州施行候疆界了日歲賜依舊
。孟軻封鄆國公。十月丙午郊罷合祭。文彥博致仕

趙抃字

時判河南府彥博之在河南也與富弼等用白居易故事
就弼等致酒相樂尚齒不高官洛陽多名園古刹諸老巖
眉皓白衣冠甚偉都人多隨觀之已而圖形妙覺僧舍謂
之洛陽耆英會司馬光年未六十以狄兼謩故事與焉。
趙抃卒謚清獻抃為人和易溫厚周旋曲密謹繩墨蹈規
矩與人言如恐傷之平生不蓄聲伎晚歲習為養氣安心
之術儵然有高舉意至論朝廷事分別邪正慨然不可奪
宰相韓琦嘗稱趙公真世人標表蓋以為不可及也其為
人誠心愛人所至崇學校禮師儒民有與與之獄有可出
出之馮京相繼守成都事循其舊亦曰趙公所為不可故



也要之以惠利為本然至於治杭誅鋤疆惡奸民屏迹不敢犯蓋其學道清心過物有以過人者拚少孤且貧刻意力學中景祐元年進士乙科為武安軍節度判官有告偽造印者吏皆以為當死拚獨曰造在赦前用在赦後赦前不用赦後不造法皆不死罪以疑讞之卒免死一府皆服閱歲監潭之糧料歲滿改著作郎知建州崇安縣徙通判宜州卒有殺人當死者方繫獄病癰未潰拚使醫療之得不死會赦以免其愛人之故類如此未幾以越國喪廬于墓三年不宿于家縣榜其所居里孝悌終喪起知秦州海陵復知蜀州江源後以曾公亮薦詔為侍御史其在言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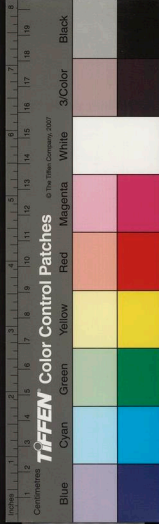
夏人人寇

不專於直為國愛人掩其疵疾蓋東都順子之清孟獻子之賢子產之政晉叔向之賢公皆兼而有之不幾於全乎○夏人數至蘭州河外而翔翔不進經制李憲意其必大舉入寇乃增城守之復募壯兵隨方應禦至是果以步騎號二十萬圍蘭州凡十晝夜不克糧盡引去城外得賊尸五萬○是歲高麗王徽卒

甲子元豐七年春二月宗暉嗣濮王○夏人寇延州將官

呂真敗之寇定西城將秦貴敗之寇靜邊寨鈴轄彭孫敗之夏人懼一夕遁去王師乘勝逐之斬首數千○秋七月月伊洛溢○河決元城○冬十一月夏人來貢表略云愿

夏人人寇大敗



夏人奉表入貢

世以來貢奉朝廷無所虧怠至於近歲尤甚歡和不意憮人誣間朝廷遂起大兵侵奪土地令乞陛下特還疆土通遐域之貢輸用息干戈庶生民之康泰上令錄本付李憲。十二月資治通鑑成授司馬光資政殿學士仍降詔獎諭。更茶鹽法。詔蓋軻配食封荀向楊雄韓愈為伯乙丑元豐八年春正月上不豫。大赦。上既不豫宰執入間疾至朝堂議建儲蔡確章惇欲勾致王珪語知開封蔡京陰戒人勿執將斬珪珪曰上自有太子何議之有入對珪言去冬奉聖旨皇子延安郡王來春出閣凡三奏首肯珪書皇太子。進上頷之珪等又請皇太后建同聽政

上不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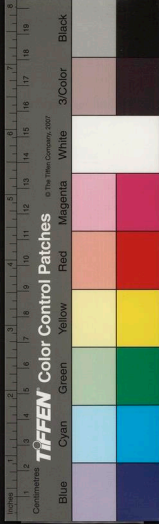
立太子

上首肯太后辭避珪等請至再三太后泣許又曰皇子侍宴羣臣皆常見之乞再瞻觀太后垂簾于福寧殿上皇子立簾外太后諭珪曰皇子精俊好學略不好弄已誦論語七卷自皇帝服藥手寫佛經祈福因出示珪等所書字極端正珪等拜賀遂定立為皇太子。二月朔立皇太子。

神宗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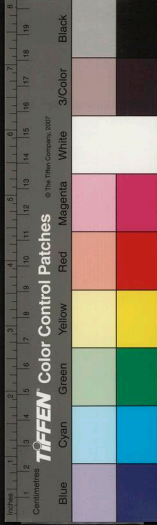
名照 大赦。上崩于福寧殿年三十八在位十九年謚曰

英文烈武聖孝廟號神宗上在東宮素聞安石有重名熙寧初輔政新法之行為天下患上始不信任安石上勵精求治或日昃不食至兩宮使人趣之侍臣有以為言者上曰朕享天下之奉非喜勞惡佚誠欲以此勤報之也憤北



狄強慨然有恢復幽燕之志聚金帛內府欲先取靈夏
滅西羌乃圖北伐及安南失律喟然歎曰使赤子無罪死
朝廷當執其咎永樂之敗益知用兵之難於是息意征伐
矣孝友仁儉根於至誠平生不御畋游不治宮室雖青城
小苑跬步弗幸謙冲退托去華務實終身不受尊號誠帝
王之盛德也。皇太子即皇帝位。大赦。尊皇太后為
太皇太后。皇后為皇太后。宮曰德妃朱氏為皇太妃。
上生聖。太皇太后同聽政。上甫十歲臨朝莊嚴左右
僕御莫能窺其喜愠。詔沿邊守疆場。罷京城邏卒。
詔樞密三省同議邊事。夏四月罷戶馬寬保馬限法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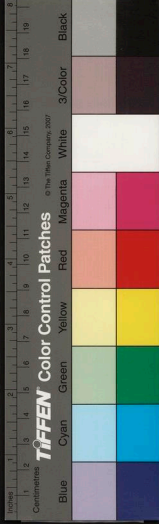
未使者以次罷之。詔傳宣內降並由中書樞密院覆奏。
○出內侍宋用臣等十三人。召呂公著侍讀公著入見
奏陳十事。一曰畏天。二曰愛民。三曰修身。四曰講學。五曰
任賢。六曰納諫。七曰薄斂。八曰省刑。九曰去奢。十曰無逸。
○五月京師地震。王珪薨。珪輔政至宰相凡十六年無
所建明守成而已。時號為三旨宰相。以其上殿進呈云取
旨。上可否。訖云領聖旨。既退諭稟事者云已得聖旨。上
以亮陰不親策進士。賜劉達等千四百人及第出身有差。
○蔡確韓績為左右僕射。章惇知樞密院。司馬光門下侍
郎。光居洛十五年。天下以為真宰相。田夫野老皆號為司



光起召復歸
洛

馬相公婦人孺子亦知其為君實也神宗崩起闕入臨衛
士望見皆以手加額此司馬相公也爭擁馬首呼曰公無
歸洛留相天子活百姓所在數千人聚觀之光懼歸洛太
皇遣內侍梁惟簡勞光問為政所當先者光言宜開言路
尋上疏畧曰人君之德三曰仁曰明曰武致治之道三曰
任官曰信賞曰必罰且言臣昔以此事仁宗又以此事英
宗又以此事神宗今以此事陛下既而復上疏曰臣竊見
先帝聰明睿智勵精求理思用賢輔以致太平不幸所委
之人於人情物理多不通曉足自是不能擇祖宗之令
典合天下之嘉謀以啟迪新衷佐佑鴻業而以己意輕改

舊章謂之新法其人意之所欲為人主不能奪天下莫能
移輿之同者援引登青雲與之異者擯斥沉溝壑專欲遂
其狼心不顧國家大體人之常情孰不愛富貴而避刑禍
於是縉紳士大夫望風承流競獻策畫作青苗免役市易
賒貸等法又有邊鄙之臣行險僥倖大言面欺輒動干戈
深入敵境坐守孤城糧運罄竭狼狽奔潰使兵夫數十萬
暴骸於曠野資仗巨億弃捐於異域又有生事之臣欲乘
時干進建議置保甲戶馬以資武備變茶鹽鐵冶等法增
家業侵街商稅錢以供軍遂使九土之民失業困窮如在
水火此皆羣臣躁於進取惑誤先帝使利歸於身怨歸於



上非先帝之本志也比聞有旨罷修城役夫撤巡邏之卒
止御前造作斥退近習之無狀者戒飭有司奉法失當過
為煩擾者罷物貨等場及民所養戶馬又寬保馬年限四
方之人無不鼓舞聖德夫為政在順民心苟民之所欲者
與之所惡者去之如決水於高原之上以注川谷無不行
者苟或不然如逆陂走丸雖竭力以進之其復走而下可
必也今新法之弊天下之人無貴賤賢愚知之以陛下
微有所改而遠近交相賀也保甲免役錢將官三事皆當
今之急務釐革所當先者伏望早賜施行太皇遣中使諭
令供職曰嗣君年德未高吾當同處萬務所賴方正之士
切欲與君商量政事卿又何辭可降詔開言路須卿供職
施行先乃受命。詔求直言。六月程顥卒神宗素知其
名數召見前後進說甚多大抵以正心懲慾求賢育才為
先王安石日益信用每進見必為上言君道以至誠仁愛
為本而未嘗及功利嘗被旨赴中書議事安石方怒言者
厲色待之顥徐曰天下之事非一家私議願公平氣以聽
之安石愧屈一日因與安石論事不合安石曰公之學如
上壁言難行也顥曰參政之學如捉風安石與顥雖道不
同而嘗謂顥忠信人也李定劾其新法之初首為異論罷
歸故官又坐獄逸囚責汝監汝州酒稅上即位召為宗正



丞未行而卒。穎與弟頤少聞汝南周敦頤論學，遂厭科舉之習。慨然有求道之志，謂孟軻沒而聖學不傳，以興起斯文為己任。其言曰：道之不明，異端害之也；昔之害近而易知，今之害深而難辨，昔之惑人也乘其迷暗，今之惑人也因其高明，自謂窮神知化而不足以開物成務，名為無不周徧，實則外於倫理，窮深極微而不可入，堯舜之道天下之學非淺陋固滯則必入於此。自道之不明也，邪誕妖妄之說競起，堯生民之耳目溺天下。才明覺也是皆正路之義，無聖門之蔽，塞闢之而後可以入道，其教人自致知至于知止，誠意至於平天下，洒掃應對至于窮理盡性，循循有序，為世之

學者捨近而趨遠，處下而窺高，所以輕自大而卒無得也。其死也，識與不識莫不哀傷。文彥博采衆論，表其墓曰：明道先生。冬十月，詔舉諫官。罷義倉。河決大名。葬神宗于永裕陵。知吉州安福縣土官公頤奏曰：耆壯戶長法之始行，皆出於雇及其久也。耆壯之後歸于保甲之正，長戶長之役則歸於催稅，甲頭是何異使民出錢免役而又使之執役也。乃詔並募充仍等第給雇錢。復坊正並募人充給雇錢。十一月，祔神宗祧翼祖。以鮮于侁為京東轉運司馬。光曰：令復以子駿為轉運使，誠非所宜。然朝廷欲救東土之弊，非子駿不可。此一路福星也可以。



為諸路模範矣。十二月于闐進獅子却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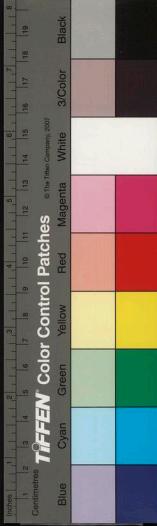
續資治通鑑卷之十二

續資治通鑑卷之十三

哲宗

欽定四庫全書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之十三 熹 經進

丙寅元祐元年春二月吐蕃酋長董氈死養子阿里骨代
立授河西節度。閏月蔡確罷確與章惇黃履邢恕相交
結確惇倡之於內履與僚屬和之於外恕往來傳送自以
為有定策之功石正言汪觀首論人主所與共理天下者
執政大臣而治亂安危之所係也令執政纔八人姦邪害
政者相半一二元老安得盡行其政因極言惇確及韓縝
朋邪害正劉摯朱光庭蘇軾等累數十疏論劾命知陳州



為諸路模範矣。十二月于闐進獅子却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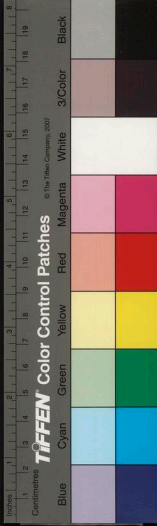
續資治通鑑卷之十二

續資治通鑑卷之十三

哲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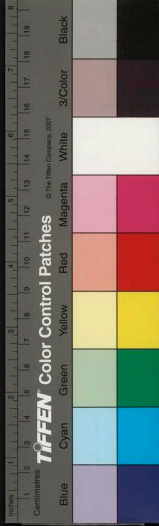
欽定四庫全書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之十三 熹 經進

丙寅元祐元年春二月吐蕃酋長董氈死養子阿里骨代
立授河西節度。閏月蔡確罷確與章惇黃履邢恕相交
結確惇倡之於內履與僚屬和之於外恕往來傳送自以
為有定策之功石正言汪觀首論人主所與共理天下者
執政大臣而治亂安危之所係也令執政纔八人姦邪害
政者相半一二元老安得盡行其政因極言惇確及韓縝
朋邪害正劉摯朱光庭蘇軾等累數十疏論劾命知陳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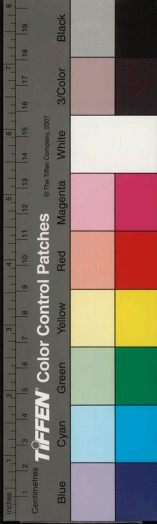
。以司馬光為左僕射以疾乞宮觀不報光又言切見文
彥博沉敏有謀畧知國家治體能斷大事光輔四朝敦德
著明願乞用之臣但以門下侍郎助彥博為政庶有小補
不聽及韓縝罷太皇以^四松付光曰如卿所奏除彥博侍中
行石僕射事與卿協力贊治即遣使召彥博年已八十蓋
用光奏云光又言近歲士大夫以言為諱閭閻怨苦於下
而上不知之明主憂勤於上而下無所訴此罪在羣臣而
愚民無知怨歸先帝宜下詔首開言路從之光又言治亂
之機在於用人邪正一分則消長之勢自定每論事必以
人物為先凡所進退皆天下所當然者然後朝廷清明人

主始得聞利害之實遂罷保甲團教依義勇法歲一閱保
馬不復買見在者還監牧給諸軍廢市易法所儲物皆鬻
之不取息而民所欠錢者皆除其息京東鑄錢河北江
西福建湖南鹽及福建茶法皆復其舊獨川陝茶以邊用
未即罷遣使相視去其甚者戶部左右曹錢穀及皆領之
尚書凡昔之三司使事有散隸五曹及寺監者皆歸戶部
使尚書皆周知其數量入以為出於是天下釋然曰此先
帝本意也非吾君之子不能行吾君之意時獨免役青苗
將官之法猶在而西戎之議未決也工初即位當時進說
者以為三年無改於父之道欲稍損其甚者毛舉數事以



塞人言光慨然爭之曰先帝之法其善者雖百世不可變
若安石忠卿等所建為天下害非先帝本意者改之當如
救焚拯溺猶恐不及昔漢文帝除肉刑斬石趾者弃市笞
五百者多死景帝元年即改之武帝作鹽鐵權酷均輸等
法昭帝罷之唐代宗縱宦官公求賂遺置客省拘滯四方
之人德宗罷之德宗晚年為宮五坊小兒暴橫鹽鐵使月
進羨餘順宗罷之當時悅服後世稱頌未有或非之者也
况太皇太后以母改子非子改父眾議乃定或謂光曰元
豐舊臣如章惇呂惠卿輩俱小人它日有以父子之議聞
於上則朋黨之禍作矣光起立拱手厲聲曰天若祚宋必
無此事遂改之而不疑安石嘗歎曰終始謂新法為不便
者司馬君實爾嗚呼若曰常參用元豐舊臣共變其法實
光之所不取也自國朝治亂論之曰元祐黨者豈非美哉
是年正月光始得疾詔光與尚書左丞呂公著朝會與執
政異班再拜而已免舞蹈疾益甚歎曰四患未除吾死不
瞑目矣乃力疾上疏論免役五害乞直降數罷之又論西
戎大略以和戎為便用兵為次時異議者甚眾光持之益
堅其後太師文彥博與光合眾不能奪又論將官之害詔
諸將兵皆隸州縣委守令通決之又乞廢提舉常平司以
其事歸之轉運使及提點刑獄光以監司多新進少年務

司馬光朝會
免舞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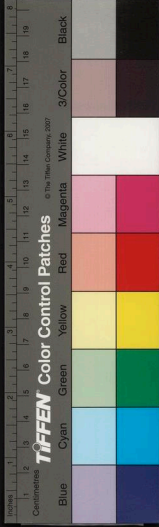


為刻急天下病之乞自太中大夫待制已上於郡守中舉
轉運使提點刑獄於通判中舉轉運判官又以文學德行
吏事武畧等為十科以求天下遺才上從及拜左僕射入
對延和殿遂罷青苗錢專行常平糶糶法以歲上中下熟
為三等穀賤及下等則高價糶貴及上等則減價糶惟中
等則否及下等而不糶上等而不糶者皆坐之時二聖恭
儉慈孝視民如傷虛己以聽光知無不為以身任天下
之責天不假年惜哉。三月以程頤為崇政殿說書。置
理訴所許熙寧得罪者自言。夏四月韓縝罷。振淮南
饑。蠲早傷租。章惇罷惇與司馬光爭論後法惇謂光

曰後日安得奉陪喫劍於是中丞劉摯諫官王巖叟朱光
庭言惇凶險乞行顯黜韓縝素切齒惇等証定策事至於
簾前白之太皇與外廷始知其詳太皇怒遂罷惇樞密院

呂公著入刑
文彥博平章
王安石

事。四月以呂公著為僕射。文彥博平章軍國重事。
王安石薨司馬於病中聞之簡呂公著曰介甫文章節
義過人處甚多但性不曉事而喜遂非致忠直跡遠讒佞
輻輳敗廢百度以至于此今方矯其失革其弊不幸介甫
謝世反覆之徒必詆毀百端光意以為朝廷宜加厚禮以
振起浮薄之風扈前主張則全仗誨叔也詔再輟視朝贈
太傅與遺表恩七人命所在應副葬事。五月贈呂誨官



司馬光薨于西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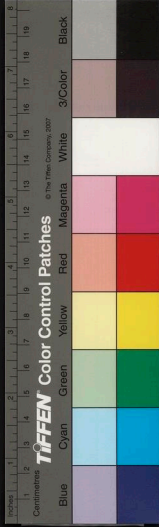
先是謨言安石居廟堂之上必無安靜之理又曰誤天下蒼生者必此人也謨貶外而卒至是贈官。六月禁科舉用王安石字說。竄呂惠卿。貶鄭綰。七月夏人來議疆事。九月司馬光薨于西府享年六十有八上臨其喪贈太師溫國公謚文正光忠信孝友恭儉正直出於天性自少及老語未嘗妄其好學如飢渴之嗜飲食於財利紛華如惡惡是人化其德法其儉有不善曰君實得無知之乎博學無所不通音樂律歷天文書數皆極其妙晚節尤好禮為冠昏喪祭法適古今之宜不喜釋老曰其微言不能出吾書其誕語不信不事生產買第洛中僅庇風雨有

改衍聖公為奉聖公

田三頃喪其夫人質田以葬惡衣菲食以終其身躬親庶務不啻晝夜賓客見其體羸曰諸葛孔明罰二十以上皆親之以此致疾公不可以不戒光曰死生命也為之益力弟。十一月詔監司分巡州縣

范鎮除端明閣辭不起

丁卯元祐二年春正月冊李乾順為夏國主。二月河北災遣使振之。韓維上言范鎮在仁宗朝首開建儲之議其後大臣繼有論奏先帝追錄其言存沒皆推恩而鎮未嘗以語人人亦莫為言者雖顏子不伐善介之推不言祿不是過也悉以鎮十九疏上之拜端明殿學士且起公兼



若陳師道授
本州教授

程頤罷

侍讀提太一宮詔語有曰西伯善養二老來歸漢室卑辭
四臣入侍為我疆起無或憚勤鎮固辭不起天下益高之
。三月以雨雪不時止天下營繕三年散遣兵匠。分畫
西夏地界以米脂等四寨與夏人。夏四月旱。陳師道
徐州人侍從合薦授本州教授遷太學博士。張商英上
言三年無改於父之道今先帝陵土未乾奈何輕議變更
又簡蘇軾曰老僧欲住鳥寺呵佛罵祖一處其意欲作言
事官也或以告呂公著公著不悅出商英為江東提刑。
韓維面奏范百祿所為不正罷門下侍郎出知鄧州。八
月賈易罷。程頤罷。詔西邊嚴備。復洮州。九月夏

人寇邊。禁造箔金。冬十一月更科舉以經義詩賦論
策通定去留高下增論語考經義為五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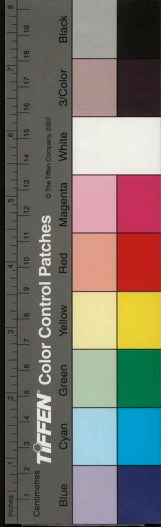
戊辰元祐三年春正月復廣惠倉。二月以豐稷為國子
司業。三月親試舉人賜常寧以下及第出身有差。夏

呂公著平章
呂大防范純
仁相

人寇邊德清寨張誠敗之。夏四月以呂公著為司空同
平章軍國重事呂大防范純仁為左右僕射。夏人寇邊

塞門寨朱贇郝普等死之。秋八月渠陽蠻寇邊。邢恕
為太皇太后姪公繪作書上太后乞尊禮高氏異日之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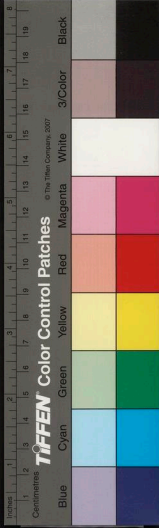
太后怒乃罷恕。閏十二月范鎮卒謚曰忠文熙寧元豐
閏士大夫論天下賢者必曰君實景仁其道風流足以師



表當世其議論可否足以榮辱天下為世所重。三省言
乞詔內侍省裁省禁中之費以報有司從之

己巳元祐四年春罷回河及修水河。二月呂公著薨上
臨其喪贈中國公謚正獻公著識慮深敏量闊而學粹苟
便於國不以私利害動其心與人至誠不事表襮其好士
樂善出於天性士大夫有以人物為意者必問其所知與
其間所相參覈以待上求神宗嘗曰呂公著之於人才其言
不欺如權衡之稱物上前議政事盡誠去飾博取眾人之
善以為善至其所守毅然不可回奪也上題其碑曰純誠
厚德初神宗朝有欲復肉刑者詔輔臣議公著曰後世禮

教疎而刑獄繁肉辟不可遽復將有踴貴履賤之譏宰臣
吳充議復園上眾亦以為難行參政王珪欲取天府死囚
試成。晝有流星出東北。翰林學士蘓軾以疾辭免命
知杭州。夏五月蔡確責授英州別駕新州安置先是知
漢陽軍吳處厚言確昨謫安州包藏怨心作夏中登車蓋
十詩五涉譏訕而二篇尤甚詔安州繳進元題詩本太后
怒貶確分司南京臺諫論確不已遂有是命呂大防劉摯
皆以確母老不欲令過嶺太皇曰山可移州不可移大防
等遂不敢言范純仁復留身揖左丞王存進說以為不宜
置確於死地不聽純仁退謂大防曰此路荆棘八十年矣



奈何聞之吾曹政恐不免爾。李常坐為御史中丞不言確為諫官所攻罷新除兵部尚書之命知鄧州。司諫吳安詩正言劉安世交章論范純仁黨蔡確太皇曰人言純仁黨蔡確則不然但所見偏繆爾罷相出知潁州

邵伯溫論曰公卿大夫當知國體以蔡確奸邪投之死地何足惜然嘗為宰相當以宰相待之范忠宣公有文正公餘風知國體者也故欲薄確之罪言既不用退而行確詞命然後求去君子長者仁人用心也確死南荒豈獨有傷國體哉劉摯梁燾王巖劉安世忠直有餘然疾惡已甚不知國體以貽他日縉紳之禍不能無過也

蓋君子小人相為消長能使君子在上小人在下君子在內小人在外各安其分足矣豈可殺而絕之哉一吳處厚以前宰相詩為譏諤非所以厚風俗罪之可也蔡確故大臣不問以愧其心可也朝廷當治確及其黨貪定策之功令同時執政各具立皇太子事使誣罔之迹曉然以詔天下後世罪其造謀者可也詩不當罪也嗚呼紹聖初亦賢者可以有為之時也而用章惇之凶暴蔡卞之姦邪一時輕躁險薄之徒使宣仁被諤哲宗致疑離間骨肉禍患幾五十年不解卒致夷虜之亂悲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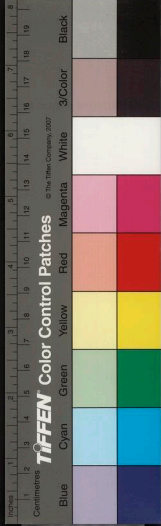
文彥博致
任

六月夏人入貢以米脂四寨與夏人。立縣令課績法。
九月辛巳大饗明堂

庚午元祐五年春正月錄石介後。二月文彥博以兩鎮
節度致仕。夏四月詔延留對。知樞密院孫固薨上
臨其喪。五月雨自去冬無雪至是始雨。六月夏人寇
邊。九月復集賢院學士。冬十月罷修河司

辛未元祐六年二月以劉為右僕射王巖叟簽書樞密院
。三月親試舉人賜馬涓以下進士及第有差。夏四月
罷賞花釣魚之會。五月己未朔日有食之。六月夏人
寇邊。浙西水杭州死者五十萬蘇州三十萬。秋七月

復制置解鹽使。八月蘇軾賈易罷先是易上疏言言石
丞轍蕪厚貌深情險於山川諛言殄行甚於蛇豕其兄軾
既立異以背常先帝尚蒙恩宥全其首領先帝厭代乃作
詩自慶曰山寺歸來聞好語野花啼鳥亦欣然書於揚州
上方僧寺後及作館職策題又行譏毀言者因嘗論之其
作吕大防麻制尤更悖慢先朝行免役則以差役為良法
及陛下復行差役則以免役為便民其在杭州決配顏章
兄弟皆是無罪之人累年灾傷軾張大以為甚於熙寧七
年之患浚治西湖科借居民什器虛使捍江廂卒以為遊
觀監司畏之無敢觸其鋒者况敢檢按耶今既召還必求



外補伏望春斷特行遠斥疏奏簾前宣諭曰賈易排擊人
太深須與軾俱罷。閏月夏人寇麟州。九月定太學生
員上舍生一百人內舍生三百人外舍生二千人。策制
科得王晉司馬煇二人。上清儲祥宮成。出內庫五十
萬緡助邊。冬十月幸太學。建諸宮院小學。十一月
鄭雍論劉摯威福自恣乞罷摯又論王巖叟三十人皆為
摯黨然雍之攻擊人以為附左相呂大防云。傳堯俞堯
太皇歎曰傳侍郎清直。節終始不變金玉君子人也謚
獻簡。行覲天廡。

壬申元祐七年夏五月納皇后孟氏。城定遠。罷侍從

轉對。六月寬淮浙積逋。以蘇頌為右僕射。秋七月
復翰林侍讀學士以范祖禹為之。八月王存罷時在廷
朋黨之論寢熾存入對首言人臣朋黨誠不可長然不容
則濫及善人東漢黨錮之獄是也慶厯中或指韓琦富弼
范仲淹歐陽脩為朋黨賴仁宗聖明不惑今日果有進此
說者望陛下察之由是與用事者不合乃自吏部尚書出
知大名。九月永興軍蘭州鎮戎軍環州地震。冬十月
夏人寇邊圍環州七日解去知慶州章 數遣兵出討斬
獲甚衆。十一月癸巳冬至郊復合祭

癸酉元祐八年正月范祖禹上仁宗訓典。三月蘇頌罷



種頌黃敦述
黃慶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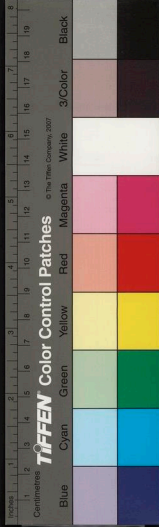
○夏五月董敦逸黃慶基罷時敦逸與慶基並為監察御史言禮部尚書蘇軾為舍人時因行呂惠卿等詞指斥先帝而其弟尚書石丞轍怙勢曲法相為肘腋當正典刑呂大防曰近來言官擊人多以謗先帝為辭非惟中傷正人亦欲動搖朝廷亟宜禁止遂解言職。六月尚書左丞梁燾以議邊事不合辭疾出知潁昌上遣內侍賜茶藹宣諭曰已用卿言復相范純仁矣。秋七月令陝西沿邊專行鐵錢。召范仁純為右僕射侍御史來之邵論純仁師事程頤闇狠不才於國無補不可復相楊畏亦攻純仁皆不報純仁辭不允入謝太皇宣諭曰相公且與呂大防同心

淳熙出知潁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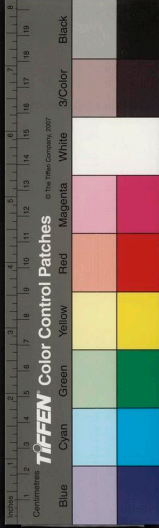
范純仁入相

太皇太后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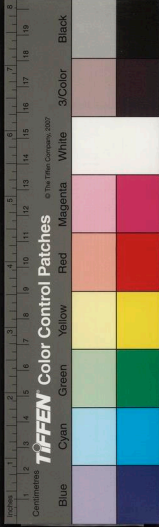
協力。八月兩京河北淮南水。九月太皇太后崩先是后疾呂大防等入崇慶殿問聖體太皇曰老身授神宗顧托同官家御殿聽斷公等試言九年間曾施恩於高氏否大防對曰陛下以至公御天下何曾以私恩及外家太皇曰固然只為至公一兒一女病且死皆不得見言訖淚下又曰政欲對官家說破老身沒後必多有調戲官家者宜勿聽之公等亦宜早退令官家別用一番人乃呼左右問曾賜出社飯否因曰公各去喫一起社飯明年社飯時思量老身也太后同聽政九年至是而崩。冬十月上始親政翰林學士魚侍讀范祖禹疏略曰陛下初攬庶政延見



羣臣此乃宋朝隆替之本社稷安危之機天下治亂之端
生民休戚之始君子小人消長進退之際天命人心去就
離合之時不可不謹也太皇太后內定大策擁立陛下百
姓呼迎未嘗有豪髮假借族人^也不惟族人而已徐王魏王
皆親子也以朝走之故踈遠隔絕魏王病既沒然後一往
太皇太后已^歿草然後徐王一入進退羣臣必從天下之望
不以己意為喜怒賞罰至公無私^也刻苦凡皆為趙氏社
稷宋家天下專心一意保佑陛下也斥絕奸邪裁抑僥倖
九年之間始終如一故雖德澤深厚結於百姓而小人怨
者亦不少矣今必有小人進言曰太皇太后不當改先帝
之政逐先帝之臣此乃離間之言不可不察也當陛下即
位之初中外臣民上書言政令不便者以萬數太皇太后
因天下人心之欲改與陛下同改之非以己之私而改也
既改其法則作法之人及主其人者有罪當逐陛下與太
皇太后亦以人言而逐之其所逐者皆上負天先帝下負
萬民天下之所讎疾而欲去之者也太皇太后豈有憎愛
於其間哉顧不如此則天下不安爾惟陛下清心照理察
其是非有以此言惑聖聽者宜正其罪痛懲一人以儆羣
愚則帖然無事矣陛下若稍入其語則姦言繼進不已萬
一追報之禮少有不至此於太皇太后聖德無損而虧陛



下孝道必有以大夫人心人心離於下天變見於上陛下
雖^殺殺之無及矣今乃小人乘間之時也此等既上誤先帝
又復誤陛下天下事豈堪小人再破壞耶蘇軾先約祖禹
皆上章論列蘇章已就見祖禹章曰公之文經出世之文
也軾於朝廷文字失於過當不若公之言皆可行也願附
名只於臣下加一等字。召內侍劉援等十人並為入內
供奉官尋又以內侍劉惟簡梁從政為內侍省押班中書
舍人呂希經封還詞頭呂大防等進呈上曰只為禁中闕
人兼有近例蘇轍曰此事非謂無例蓋為政之初先擢內
臣故衆心驚疑爾劉奉世曰雖有近例外人不可戶曉上
釋然曰除命且留俟祠廟取旨可也范祖禹言漢有天下
四百年唐有天下三百年及其亡也皆由宦官同一軌轍
蓋與亂同事未有不亡也漢自元帝任用石顯委以政事
殺蕭望之周堪廢劉向等漢之基業壞於元帝唐自明皇
使高力士省決章奏宦官始盛李林甫楊國忠皆自力士
以進唐亡之禍基於開元熙寧元豐間內臣中李憲王中
正宋用臣者三人最為魁傑憲總兵熙河中正總兵河東
其勢震動內外憲陳再舉之策以至永樂陷沒用臣典土
木之役為國斂怨此三人者雖加誅戮未足以謝萬姓朝
廷只從寬典量加廢黜雖憲已死中正用臣猶存陛下近



召內臣十人續又召數人而李憲王中正之子皆在其中
又除押二人帶御器械一人中外無不駭愕既而聞二人
以執政言其有過先罷三人以舍人繳詞頭且輒然前來
指揮首違故事又李憲王中正之子既得入侍則中正用
臣亦將進用人心不得不憂臣所以敢極言之陛下與太
皇太后同聽政之初外逐蔡確章惇呂惠卿等及羣小人
故朝廷清肅內逐李憲王中正宋用臣等及羣小人故宮
禁清肅內外皆無凶人故天下安靜蓋非有如今日也陛
下誠能聽臣之言悉追罷除用內臣指揮未到者別與差
違已入者復授外官則內外之人稱誦聖德萬口一辭矣

上曰所召內臣朕豈有意任用以欲各與差遣爾祖禹乃
退○十一月楊畏為禮部侍郎首叛呂大防上疏言神宗
更法立制以垂萬世乞賜省求以成繼述之道上即召對
詢以先朝故臣孰可召用者畏即疏列章惇安燾呂惠卿
鄧過伯李清臣等行義各加品題且言神宗所以建立法
度之意乞召惇為相上納焉○十二月章惇除資政殿學
士呂惠卿復中大夫王中正大夫復還郡團練使給事吳
安詩不書惇錄黃中書舍人姚勗不草惠卿中正語詞皆
不聽○是歲河決內黃



續資治通鑑卷之十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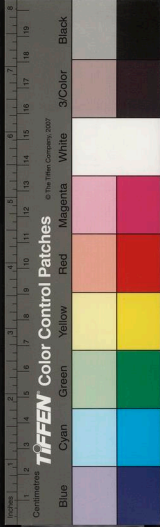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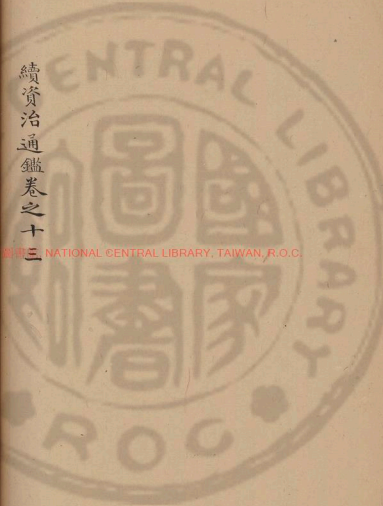
續資治通鑑卷之十三

宋哲宗二

朝散萬書禮部員外郎黃史院編修官李燾經進

甲戌紹聖元年春正月駙馬都尉禕嘉彥於長公主廟禮
不遜擅宿外弟責置蘄州。除河東大銅錢禁。二月以
李清臣為中書侍郎鄧溫伯尚書左丞。癸亥仁聖烈皇
后。三月壬申朔日有食之雲霧不。殿中侍御史來
之邵乞逐大防以破朋黨因疏神宗所簡拔之人童惇安
賜畢漸以下及第出身有差。蘓轍罷知汝州。夏四月

呂大防罷相



續資治通鑑卷之十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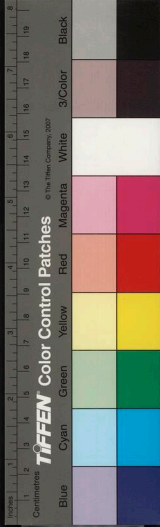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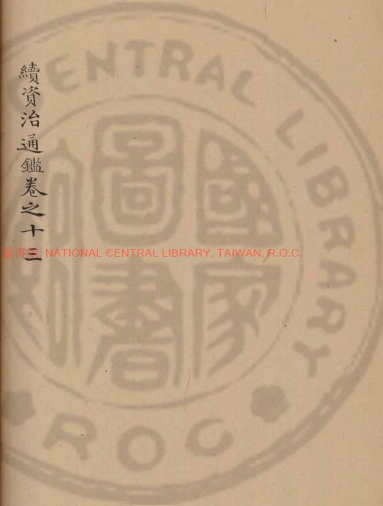
續資治通鑑卷之十三

宋哲宗二

朝散萬書禮部員外郎黃史院編修官李燾經進

甲戌紹聖元年春正月駙馬都尉禕嘉彥於長公主廟禮
不遜擅宿外弟責置蘄州。除河東大銅錢禁。二月以
李清臣為中書侍郎鄧溫伯尚書左丞。癸亥仁聖烈皇
后。三月壬申朔日有食之雲霧不。殿中侍御史來
之邵乞逐大防以破朋黨因疏神宗所簡拔之人童惇安
賜畢漸以下及第出身有差。蘓轍罷知汝州。夏四月

呂大防罷相



詔改元

魏晉防

侍御史虞策論蘇軾所作詩詞文字語涉譏訕有旨落職降知英州。曾布請復先帝政事且乞改元以順天意詔改元祐九年為紹聖元年。神實錄請取王安石日錄參照編詳。六月臺臣論呂大防等擅作威福誣竄呂惠卿蔡確乞各正其罪大防自承興知隨州劉摯知黃州蘇轍知秦州軾安置惠州呂希純自崇政說書知懷州。周秩上書忤上意貶廣德軍。除字說禁。張商英自開封推官出五年不召及為諫官故攻元祐大臣不遺餘力言盡及范祖禹吳安詩劉安世劉唐老孫升韓川當呂大防擅權時並以親舊相為棗裡通傳指意令首惡雖已貶黜而

盡等猶未明示寬宥於是降戢知鄂州安世知南安軍川知坊州升知房州安詩監光州益酒稅又上疏畧曰我神考發明道德之意以作成人才同一風俗大志未集神靈在天宣仁太后保祐陛下託心腹於輔弼寓視聽於臺諫而勢利之下是非蠹起附諛附會一旦烏合上叛君親之恩下背師友之訓或以小合傳緘白晝告急或手扇障面夜半造門或苞苴結子弟之歡或伏地修門下之敬於是浮言競作鄙謗交興川洛異黨秦汶分朋撥而後動謂之天平子大而無見謂之盲大蟲交通相紐謂之八閩陰私構架謂之五鬼誰何門戶謂之約闌把持其足謂之小鬼捨



所親而去謂之過房夫所合而還謂之歸宗伺候報探謂之滅門瞪走馬蹶勢盡相圍謂之徒中反告嗚呼學士大夫平日不素講聞師儒先生之高誼不自慎重身被譏議亦有足悲者若滋長不已則憎愛恩怨未易改也臣願陛下以臣此章降手詔戒勵仍揭朝堂。范祖禹屢乞補外出知陝州。范純仁罷相初純為右僕射於事無所私隱同列或病之吕大防列楊畏為諫議大夫以自助純仁以畏不靖不可用大防曰豈以畏嘗言相公耶門下侍郎蘇轍從旁誦其彈文遂力丐去出知潁昌。以王安石配饗神宗廟庭。章惇為右僕射。罷五路開寶通禮科。復

元豐免役法。閏月復提舉常平等官。罷十科。復義倉。復元豐改官員。上親政修復元豐故事士大夫爭獻所聞吏部尚書彭汝礪一無所論而知壽州未服賀改元表力詆元祐變法章惇乃出汝礪知成都府而召服為中書舍人。五月罷進士習賦令專治經術各專大經一中經一願專二大經者聽。立宏詞科明年禮部立試格除詔詰赦勅不試外章表依見體式賦如唐人斬白蛇幽蘭渥注馬賦之類頌如韓愈元和聖德詩柳宗元平淮夷雅之類箴如揚雄官箴九州箴之類銘如柳宗元塗山劄閣銘之類戒諭如近體戒諭風俗戒百官之類序如顏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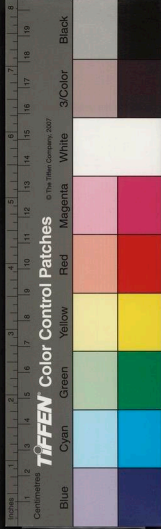
追奪司馬
九等贈諡
貶呂大防等

呂惠卿陰極
案

之王融曲水詩序之類記亦用四六詞理俱優者為上等
次優者為次等詞格超異者取旨。曾布奉詔修察其言
不實乃罷言職。除宇說禁。秋七月追奪司馬光及呂
公著贈謚貶呂大防劉摯輟梁燾劉安世官分鄭蕡筠
鄂南安軍居住初章惇欲用蔡卞議光及公著並發冢斷
棺上不聽。復免行錢上謂章惇曰須從民便不願者勿
強也。置府界孳生監。八月開洛口新河。九月罷制
科。廢廣惠倉。冬十月呂惠卿自江寧改除樞臣韓忠
彥曾布曰惠卿在朝善人君子何以自立上曰只令知北
京豈可留也又曰王安禮勝忠卿又曰呂嘉問吳居厚皆

刻薄布因言章惇專權日甚一日若以舊恩欲保全之則
不若制之於初先帝體貌王安石言聽計從亦未嘗敢爾
也。以常安民為監察御史。振河北饑。十二月河東
鹽復官賣法。嚴銅錢出界禁。范祖禹等等修神宗實
錄坐詆誣罪竄祖禹永州趙彥若澧州黃庭堅黔州並安
置

乙亥紹聖二年春二月振河北饑。夏四月以邢恕知青
州。置律學博士。秋八月錄趙普後。罷熙河等路分
重地界時章惇曾布方謀用兵開邊自此始。九月辛亥
大饗明堂。知陳州范純仁上疏言望陛下於日久進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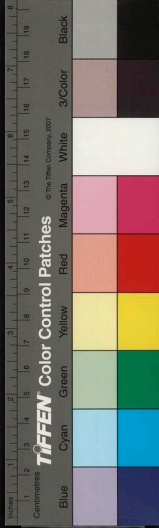
常安民言奏
京之奸

敕文之際特降御批令添入昨來呂大防等坐貶謫各指
定州軍居住及安置者並持許於外州軍取便居住如此
則澤及幽顯和氣充盈太皇太后神靈在天亦當欣懌凡
五上奏上有從意章傳力主前議且謂純仁同罪未錄落
職改隨州。監察御史常安民上疏言蔡京之奸足以惑
辨足以飾非巧足以移奪人主之視聽力足以顛倒天下
之是非內結中官外連臺諫今在廷之臣京黨過半若不
早逐它日羽翼已成差無及矣又言今大臣為紹述之說
者其實皆借此以報私怨周秩在元祐間為太常博士親
定司馬光謚為文正及近為正言則上疏論司馬光呂誨

者乞斷棺鞭屍陛下察此輩之言果出於公論乎權臣
恣朋黨滿朝唯知論元祐舊事力攻已去臣寮臣荷陛下
獎拔不敢負恩摧枯拉朽之事臣實耻為之舉朝疾臣誣
陷非一臣賦性愚直終恐不能勝朋黨之論願乞外以避
之上命與安民知軍情乃進擬為監當官。冬十月河南
府地震。十一月安燾罷。蔡確進贈太師謚忠懷。十
二月詔察官免言事舉臺諫毋限資。編元祐章疏。蘓
州地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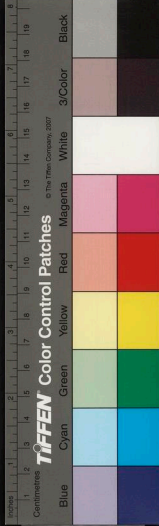
丙子紹聖三年春正月以楊畏知虢州右正言孫諤言畏
在元豐間為御史議論皆與朝廷合元祐末呂大防蘇轍

逆贈蔡確



用事則盡變而從之紹聖初陛下親政則又偷合說隨締交執政天下之人謂之三變望顯黜之有詔落職中書舍人。出內庫金帛赴五路經略司封樁以助邊費。二月罷富弼配饗。三月以禁中屢火罷春宴。尚書省火。劍南東川地震。夏四月命河東鑄當三鐵錢。復罷宣徽使。五月孫諤言役法不均詔罷言職補外。秋九月滌沂州地震。廢皇后孟氏初朝謁景靈宮訖事就坐諸嬪御侍立劉婕妤獨背立簾下后閣中陳留兒唱曰綽開婕妤背立如故由此閣中皆忿冬至朝隆祐宮候見后御坐未寐金飾婕妤頗愠從行者不易坐製與后等衆皆不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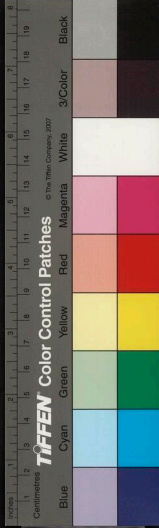
故傳唱曰皇太后出太后去所婕妤亦起立或已徹婕妤坐尋復所遂頓于地婕妤不復朝泣而去遂訴于上時內侍郝隨用事謂婕妤曰毋以此戚戚蚤為大家生子此坐正當為婕妤有爾會福慶公主病后有姊頗知醫嘗出入掖庭投公主葯不效乃取道家治病符水以入宮嬪以示后后變色問曰此何從來嬪對以實后曰六姊寧知中禁嚴密與外舍異耶戒令存之后持以告上上曰此亦人情之常爾后即取符藝於前宮禁相傳厭魅之端作矣未幾后養母聽宣夫人燕氏尼法端與內供奉官王監以左道為后禱祠事聞上召宰相謀之章惇請禮官共議蔡卞乞



掖庭置獄差宦者推治遂詔內侍梁從政禴珪卽皇城司
鞠之御史陳次升言廢后事重乞選侍從臺諫置獄庶獲
情實獄具堅坐與法端以楓木卽光教院造雷公式作后
禱祠有所厭者伏所求者得等語又嘗令堅求閤巷間所
謂驢駒媚蛇霧叩頭蟲者以進后令佩往上寢殿燕氏坐
燒歡喜字符取灰欲置茶中進上而未果又燒符和水洒
御路異上數來又令堅繪劉婕妤像以大釘釘其心又欲
取瘞死宮人燒屍反到劉寢覲其亦以此疾惡死又取七
家針各一燒符反置劉閤中皆以厭呪卒無驗尋命侍御
史董敦逸錄問遂詔廢后遷居瑤華宮王堅法端燕氏皆

屢斬陳迎兒因造為語言激怒中官杖脊遂出詔獄初起
蕪楚甚峻錄問罪人過庭下者氣息僅屬或肢體已毀折
至有無舌者無一人能聲敦逸秉筆疑未下郝隨從旁脅
之乃以奏牘上蓋宰相章惇迎合於外而郝隨排於內
莫敢有異議者詔下之日天為之陰翳人皆寃之。冬十
月夏人大舉入寇鄜延經畧使呂惠卿制為十一軍而自
行主將及至延州見有備卽拔賊北去。雷大雨雹。葉
汝遮城賜名安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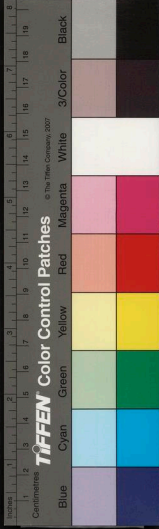
丁丑紹聖四年春正月田嗣宗坐指斥抵罪李清臣以嗣
宗親黨出知河南府。授轄征節度去秋阿里骨卒于暗



殿元祐臣呂
大防等

征嗣立至是加封。二月三省言司馬光呂公著唱為姦謀詆毀先帝變易法度罪惡至深當時凶黨雖已死及告老亦宜薄示懲泊光追貶清海節副公著建武節副王巖叟傅克俞趙瞻並奪所贈官追韓維致仕及孫固范百禄胡宗愈遺表恩是夏復追貶光朱崖軍司戶公著昌化軍司戶先是邢恕嘗謂章惇言神宗晏駕時范祖禹赴召光送別謂祖禹曰方今主少國疑宣訓事不可不慮宣訓者北齊武明妻太后官名也后廢其孫少主殷立其子常山王演怒常誇宣仁有廢立意故造為此謀惇雖知其妄但借此以罪光謂光志在傾搖眾以武明事擬宣仁併公著

追貶之。三省言呂大防等為臣不忠罪與司馬光等無異須朝廷雖嘗懲責而罰不稱慙內范純仁又自因別過落職於本罪未正典刑生死異罰無以垂示萬世遂貶大防劉摯蘓轍梁燾范純仁為散官安置于循新雷化永五州劉奉世郴州居住韓維落職致仕王觀通判韓川隨州孫升峽州呂陶衡州范純禮蔡州趙君錫亳州馬默單州顧臨饒州范純粹均州孔武仲池州王欽臣信州呂希哲和州希純金州希績光州姚勳衢州並居住吳安詩連州安置王汾落職致仕張耒晁補之賈易並監當程頤追毀出身以來文字秦觀移橫州編管並依紹聖二年八月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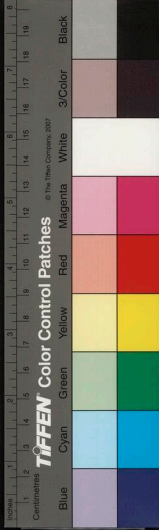
十一日指揮永不收叙朱廣庭孫覺趙高李之純並追奪
尋降文彥博太子太保諸子並勒解官司馬康奪贈官

史臣留正曰邪正不可並用君子與小人共事終必為
小人所攻從古然也元祐之末劉呂主調停之說則臺
諫給舍參用小人如來之邵鄧溫伯鄭雍楊畏陸佃周
秩之徒俱進莘老徽仲君子之亦分其黨互相非毀則
大往小來羣邪並起小人反覆易於反掌前日進侍無
恥求見公著為入身之計者張商英也今日乞毀公著
碑亦商英也前日定謚司馬光者周秩也今日乞以罪
加司馬光者亦周秩也此猶可也而章惇蔡卞張商英
之徒既謫貶范純仁以下三十餘人又追貶司馬公呂
誨叔一十餘人竄呂大防劉摯梁燾皆已致之死地而
欲盡殺元祐諸賢既廢逐孟后且又欲追廢宣仁章惇
之罪可勝誅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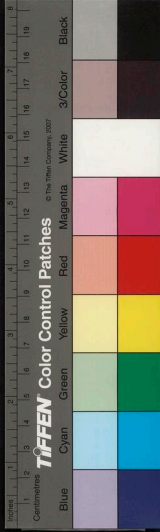
張天說抵
死

曾布同知
樞密

閏月上書人張天說抵死。以曾布知樞密院林希同知
章惇之拜相也布在翰林草創極其稱美望惇用為同省
執政惇忌之止拜同知樞密院又遷知樞密院樞密院日
得獨對惇疑布更引希同知使察之希尋為布所誘亦背
惇布與惇益不合卒傾惇奪其位。大雨雹。三月親試
舉人賜何昌言以下及諸科六百餘人及第出身有差。



幸金明池殿中侍御史陳以升上疏略曰伏聞金明池新造龍船費用萬貫肆為侈靡窮極工巧必非陛下意也陛下躬不世之資襲祖宗之慶勤儉過於夏禹天下之所共仰有司不能宣明德意所造不乘之舟其費如此而遊幸之日天乃大風豈非愛祐陛下而使覺悟有司之過乎。夏四月陳瓘罷初太學博士林自用蔡卞之意唱言于太學神考知王安石不盡尚不及滕文公之知孟子也士大夫皆駭其說校書郎陳瓘謁章惇求外任因其以告惇大怒召自而罵之章蔡由是不咸懌自為小官時即特立敢言紹聖初惇以宰相召道過山陽瓘適相遇隨眾謁之惇素聞瓘名獨請登舟共載而行訪以當世之務曰計將我出瓘曰請以所乘舟為諭偏重其可行乎或左或右其偏一也明此則不可以行矣惇默然瓘復曰上方虛心以待公公必有以副上意者敢問將欲施行之叙以何事為先何事為後何事當緩何事當急惇為君子誰為小人惇良久曰司馬先奸邪所當先辨瓘曰相公誤矣此猶欲平舟勢而移左以置右也果然將失天下之望惇厲聲視瓘曰光輔母后獨宰政柄不務纂紹先烈大改成緒誤國如此非奸邪而何瓘曰不察其心而疑其迹則不為無罪遂以為奸邪而欲大改其已行則誤國益甚矣乃為之極論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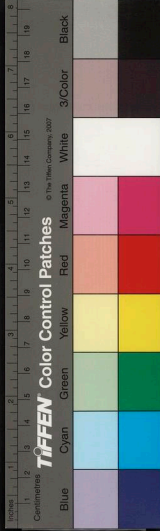


呂大防卒于
虔州

豐元祐之事以為元豐之政多異熙寧則先志固已變矣
溫公不明先而用母改子之說行之太驟所以紛紛至於
今日為今日之計惟當絕臣下之私情融祖宗之善意消
朋黨持中道庶幾可以救弊若又以熙豐元祐為說無以
厭服公論恐紛紛未艾瑾議論勁正博雖忤意亦頗驚異
遂有兼取元祐之語博到闕召瑾為太學博士瑾聞博與
蔡卞合知必害正論遂以婚嫁為辭久而赴官於是三年
不遣至是出為涪州通判當瑾為博士薛昂林自之徒為
正錄皆卞黨也競尊安石而排元祐卞方議毀資治通鑑
板瑾聞之因策士題持引序大以明神考有訓自媿慊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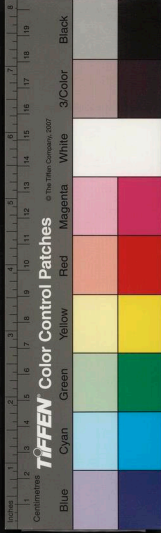
追貶王珪

以告卞密令置板高閣不復致議毀矣。呂大防卒于虔
州上始聞之曰大防何以至虔州及請歸葬即許之議者
由是知痛貶元祐黨人皆非上意也紹興初追封宣國公
謚正愨。成都路復摧茶。以西邊進築蔽陝西河東。
追貶王珪萬安軍司戶三省言元豐末兩府大臣嘗議奏
請皇太子就傳建儲事時有王珪輒語李清臣云他自家
事外庭不當管蔡確章惇聞之對眾窮其所立珪不得已
方云上自天子確博宣言於眾其議遂定給事中葉相治
言若以珪之罪無實跡則當時二三執政尚在見令侍從
聞甚有知其詳者皆可考况臺官黃履論之於前諫官劉



極論之於後近日高士京又極諫其狀望陛下決於獨斷
以慰中外遂有是命。復侍從轉對。五月文彥博亮彥
博擬簡莊重顧盼有威逮事四朝荐更二府七換節鉞為
將相五十餘年兩以太師致仕英傑奇雋名聞四夷熙寧
中彥博在樞府尼惠普以妖妄造就逮有司奏縉紳所與
簡牘一時公卿多有之獨彥博無有神宗間其故對曰臣
但不知爾如知之亦嘗有時人美其分謚云謚忠彥。復
澹洛通汴。六月癸未朔日有食之陰暗不見。太原府
地震。秋七月大內火。火入思與太史奏主賊在君側
上召太史詰之對曰讒惡之人皆賊也惟親近正人修德

乃所以備之。八月治同文館獄太府寺主簿蔡涓奏臣
叔父碩嘗於邢怨處見文及甫元祐中所寄恕書具述姦
臣大逆不道之謀及甫彥博子也必知姦狀詔翰林承旨
蔡京吏侍安博同究問及初甫與恕書自謂畢禪當求外
入朝之計未可必聞已逆為機穿以榛塞其塗又謂司馬
昭之心路人所知又云濟之以粉昆朋類錯立欲以眇躬
為甘心快意之地及甫嘗語蔡碩謂司馬昭指劉摯粉昆
指韓忠彥眇躬及甫自謂盡俗稱駙馬都尉為粉侯人以
王師約故呼其父堯臣為粉父忠彥乃嘉彥之兄也及甫
除都司為劉摯論列又摯嘗論彥博不可除三省長官故



止為平章重事及彥博致任及甫自權侍郎以修撰守郡
母喪除與恕書請補外因為諱忿詆毀之辭及置對則以
昭比摯如舊眇躬乃以指上而粉昆乃謂指王巖叟面如
傳粉故曰粉子况之以况為兄故曰昆斥摯將謀廢立
不利於上躬京博言事涉不順及甫止聞其父言無他証
佐望別差官審問乃詔中書舍人褰序辰審問仍差內侍
一員同往京博之意將大有所誅戮會星變上怒漸急然
京博極力煅煉不少置已而梁燾先卒于化州後七日摯
亦卒于新州眾皆疑兩人不得其死明年二月朝廷乃聞
摯死不許歸葬家屬令於英州居住其五月獄乃罷。彥

慧出邑大赦

出邑斜指天市垣光芒三尺餘掃巴星未幾犯宦者復犯

帝座。九月大赦求直言曾布言熙寧乙卯歲十月彗在

翼軫吳楚分野之外尋有交州之變臨邛欽廉三州光芒

掃長沙民大饑疫死者相枕藉自丙辰春出師討交趾丁

巳春師還死者數十萬令掃巴星則巴蜀不可不慮臣等

更當講求邊備兼星在氐羗邊事誠不可不戒。冬十月

以邢恕為御史中丞。十一月梁燾卒于化州乞歸葬不

許。竄程順涪州以其司馬光相厚也黃庭堅尋自涪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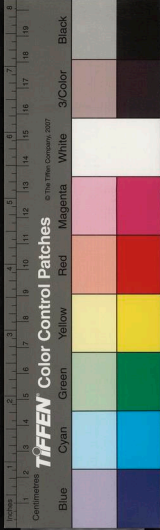
戎。復市易務許用見錢交易收息不過二分不許賒請

劉季平

梁燾卒

竄程順

。十二月劉摯卒于新州。兩浙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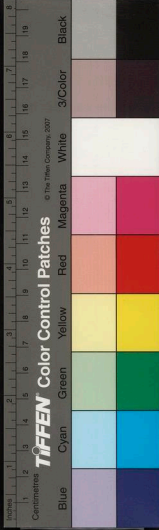


陳衍抵死

戊寅元符元年春二月罷翰林侍讀侍講學士。三月建懿親宅以處五王。○內臣陳衍抵死紹聖初張商英言內臣陳衍乃陛下家奴與宰相交通干預大政詔除名白州編管三年又與其州官往來配米崖軍至是蔡京安博究治到前皇城使張士良所言陳衍事狀乃下詔衍處死士良先已竄雷州至是徙白州。○章惇蔡卞請追廢宣仁聖烈皇后先是惇卞恐元祐舊臣一日復起日夜與邢恕謀所以排陷之計既再追貶呂公著司馬光及謫呂大防等過嶺意猶未快仍用黃履疏高宗狀追貶王珪皆誣以圖危上躬其言寔及宣仁上頗感之最後起同文館獄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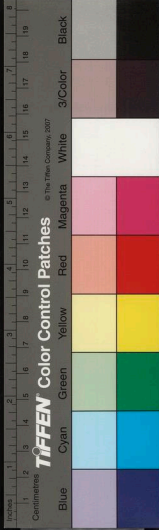
章惇等乞
追廢宣仁
皇后

悉誅元祐舊臣內結宦者郝隨為助專謀孽垂簾事欲追廢宣仁惇卞自作詔書請上詣靈殿宣讀皇太后方寢聞之遽起不及納履號謂上曰吾日侍崇慶天日在上此語曷從出且上必如此亦何有於我皇太妃同皇太后諫上語極悲切上感悟取惇所奏就燭焚之禁中相慶郝隨現知以語惇卞明日再具奏堅乞施行上怒曰卿等不欲朕入英宗廟乎抵其奏於地張士良者前竄雷州惇卞起詔獄欲使誣宣仁果有立廢意及士良至既以舊御藥告復列鼎鑊刀鋸置前謂曰言有即還舊官言無則死士良仰天哭曰太皇不可誣天地不祇不可欺乞就修京惇無如



之何但以陳衍罪狀塞詔宣仁追廢之議遂息。蔡京章惇進呈劉摯等事上曰元祐人果如是乎京惇曰誠有是心然反形未具上曰摯等已責退方朕遵祖宗遺志未嘗戮大臣其釋勿治。夏四月邢慈胤出知汝出怨每登對必移時章惇疑其傾已排而出之。建顯謨閣藏神宗御書。復汴河堤岸司。五月朔御殿受傳國寶初咸陽民段義治居因造屋剗地得玉璽其文曰受命于天既壽永昌玉甚瑩色正綠御史臺主簿李公麟云藍田之玉如藍此真秦寶也。六月改元。中丞安惇言陛下未親政時奸臣置訴理所凡得罪於熙豐之間者咸為除雪歸怨先

朝收恩私室乞取公案看詳從初加罪之意復依元斷施行時章惇猶豫未應蔡京即以相公二心之言迫之惇懼即日置局命序辰同安惇看詳于先朝言語不順者具名以聞。秋七月地震。八月詔自今三省樞密院擬進在京文臣及武官橫班使副諸路監司帥臣並召對。三省言駙馬都尉郭獻卿卒哭當起復上曰不以金草從事而起復雖有故事非古也其除之。九月復竄鄭俠看詳詞理所言監安上門鄭俠上言謗訕朝政并王安國非毀兄安石等罪名元祐元年除雪不當及王旒王筠進狀內言父安國冤抑未除又云先臣不幸不得出於此時詔元



賜王安石第

夏人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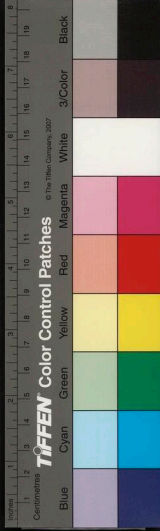
祐指揮更不施行並令改正俟除名勒停依舊英州編管
旒旃並降監當。賜故相王安石第就京師賜第百間。
冬十月夏人以兵三十萬犯塞國主與其母自將攻平夏
城城守益堅寇乃造高車以臨城載數百人填壕而進俄
有大風震折寇一夕遁去寇名阿里妹勒都逋二人乃西
羌之將皆勇悍善戰屢為邊患涇原經略章榘諜知其虛
可襲十二月遣折可適等間以輕騎二千出盩厔六道分
進寇不及知夜入其室執之盡得其家屬俘馘三千餘人
獲牛羊不啻十萬詔送闕下並貸其命。范祖禹卒于化
州祖禹平居恂恂口不言人過至遇事別白是非不少惜

范祖禹卒于化州

隱在邇英守經據正獻納尤多嘗讀尚書至內作色荒外
作禽荒之語拱手再誦却立云陛下留聽上首肯再三
乃退蘓軾稱為講官第一自以為不及也。十一月甲子
冬至郊罷合祭。十二月澶州河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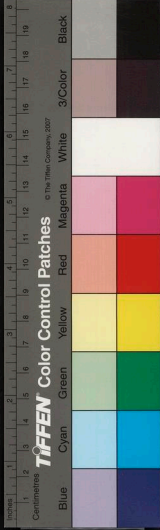
遼人遣使以綬及師

己卯元符二年春三月遼人遣使請緩夏師其國書畧云
粵惟夏臺實乃藩輔累承尚主迭受封王近歲以來連表
馳奏稱南兵之大舉入西界以深圖壑求救援之師用濟
攻伐之難理當依允事貴解和蓋遼之宋情重祖孫夏之
於遼義隆甥舅必欲兩全於和合豈知一失於綏存而况
于彼慶厯元豐中曾有披聞皆為止退寧謂輒違先旨仍



事遠征儻蔽議以無從慮造端而有自報書云惟西夏之
小邦乃本朝之藩鎮雖與北嘗與婚姻之親而在南全居
臣子之分累歲以來無復事上之禮賜以金繒而不已加
之封爵而愈驕殺掠吏民圍犯城邑推原其惡在所討除
去歲之冬來攻近寨凡涉兩旬自取死傷數以萬計糧盡
力屈衆潰宵歸更為詭誕之辭往來拯救之力必謂深加
沮却乃煩曲為勸和示以華絨禮雖形於厚意事實異於
前聞緬料雅懷誠非得已顧於信誓殊不相闕推昔興宗
致書仁祖諭協力蕩平之語深同謀外禦之情至欲全除
使無譙類謂有稽於一舉誠無益於兩朝今者詳味縛辭

有所未諭輒違先旨諒不在茲仍詔遣郭知章報聘遼使
蕭德崇堅乞於國書內增休退兵馬還復土疆等語卒不
從之○夏五月以涇原路建西安州及建大都等寨諸路
築據要害邊面各徑直通率百官稱賀乃降德音陝西
河東路死罪囚流以下釋之○六月河決內黃口東流斷
絕○秋七月置湟水軍初吐蕃首長賙征隴拶爭國於是
錢羅結奔河州說權知州王贍以取青唐熙河經畧司屬
官王厚乃與贍同畫策遣客詣韋博博下其事於經略使
孫路遂大發府庫招徠羌人既而河南首長以講未一公
錯鑿當標四城來降贍奏乞速取青唐朝廷許之曾布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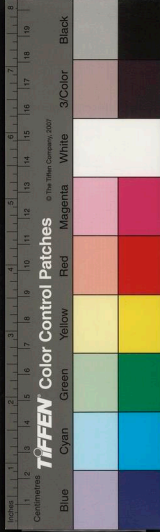
上曰先帝初以熙河洮岷為一路今方得洮又以熙河蘭
會為一路今方得會非天時人事符合何以至此孫路以
總管王慙為將而以瞻副之遂出塞自密章渡河趨邈川
瞻忌慙分功給慙朝食畢乃發瞻夜半忽傳發平明入
邈川慙日午始至瞻徑上捷書不復由帥府矣邈川古湟
中之地部族繁庶形勢險要南拒河州東拒蘭州皆二百
里於是孫路請建為湟水軍

史臣曰吐蕃之裔守護西塞為不侵不叛之臣固嘗宣
力王家奮擊夏虜而熙寧元篤崇寧間三用師於其國
蓋其始也王安石主王韶取洮河中而章惇主王瞻夷

青唐而蔡京主王厚復湟鄯遂建熙河一道郡縣而置
之功須訖成邊患不息喻氏子孫無罪而就覆亡及金
戎得秦隴乃得求其後而續其血食孰謂夷無人哉

立劉妃為
后
青唐器改鄯
州

八月太原地震。復會州以知鎮戎軍姚雄為知州。安
化蠻寇邊。九月立賢妃劉氏為皇后。隴拶以青唐降
尋改為鄯州。瞻征為其下所逐徙居青唐新城。尋削髮為
僧。領眾趨宗歌城。王慙受其降。瞻征既降其首領錢羅結
與心牟欽。檀迎立董。檀溪巴溫。次子隴拶為主。入居青唐。
至是心牟欽。檀錢羅結幽隴拶於別室。遣使詣王。瞻通款
瞻舉兵至青唐。隴拶出降。瞻引兵入城。閏月改青唐為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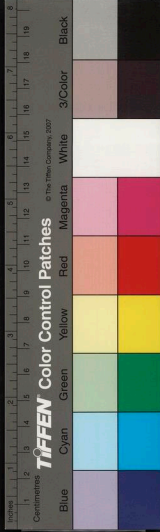


遼川改遼州
西羌叛

遼川為遼州宗哥城為龍支城並隸隴右以廓州為寧
塞城十月心牟欽纒結山南諸羌悉叛圍鄯州部將李忠
擊敗之王瞻戮心牟欽纒等九人及城中諸羌甚眾羌人
又圍遼州王懸擊敗之又圍宗哥城九十日而解是月洮
河總管苗履秦鳳路總管姚雄及將高永年破錢羅結于
青唐羌人霄潰屬羌郎阿章因河水叛率鬼臚族官軍_注熙
河經略胡宗回遣河州都監王吉將五百騎討阿章金軍
陷沒又遣開封第八將魏釗討之釗亦敗宗回請以种朴
知河州討阿章羌知朴來設伏以待朴逾一公城墮伏中
為羌刺史羌乘勝追北遇隘不可兼行羌以萬騎來薄善

射有六七羌人厚甲馳騎而未舜臣引弓一發矢中其面
三發殞三人餘四人返走皆貫背萬騎洵懼不敢前舜
臣因得整軍向敵一公錯鑿講未當標四城咸在重山復
嶺中惟微徑僅通人行羌既反乃於沮峻處以水溉道滑
不可登故漢兵三入三敗河岷及諸城堡寨日虞羌至於
是青唐道路復不通錢羅結等共立小隴拶為主溪巴溫
第三子也先是憐白上將乘兵勢滅夏國而遼州告急憐
意沮自緝營涅都死傷又倍於安西之役關中民由此大
困而遼州歲費三百餘萬緡○潭州通判畢漸請毀元祐
碑刻上從之○右正言鄒浩上疏言立后以配天子不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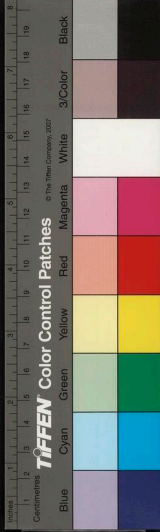
鄧浩言立劉
后為非



夏人奉表
謝罪

不謹况孟氏罪廢之初天下皆料必以賢妃為后及讀詔書有別選賢族之語今竟立之則不免上累聖德乞追停冊禮詔浩追名勒停竄州蔣之奇呂嘉問葉祖洽並補外王回除名勒停坐與鄒浩語言交通也王琳吳師禮李友諒陳舉朱紱傅楫胡安修范致君王溥勒停白時中岑禧張庭堅畢漸蔡蹈范致虛蔣求葉承各責罰坐以錢銀遺浩且致簡叙別也。十一月諸生置教授處依太學選補學士歲貢上舍一人內舍二人又詔諸各選監司一員提舉舉事仍令逐郡知通專一堂掌管。十二月夏人納款先是西方之力已疲而其母梁氏死乾順乃遣人款塞

告哀謝罪請和其表畧曰伏念臣起國禍之基由祖母之世蓋大臣專僭竊之事故中朝興弔伐之師令母氏殞殂姦人追竄故得因持哀使附上謝章願追列祖之前猷持賜曲全之大造俾通常貢獲紹前盟詔答曰省所上表具悉爾國亂常歷年于此迨爾母氏復聽奸謀屢興甲兵擾我疆場天討有罪義何可容今姦黨既除爾既親事而能抗章引慝冀得自新朕喜爾改圖姑從矜貸已指揮諸路令各據巡緝所至處明立界至并約束城寨兵將官如西人不來侵犯不得出兵過界爾亦嚴戒沿邊首領毋得侵犯邊境候施行訖遣使進結誓表當議許令收接之至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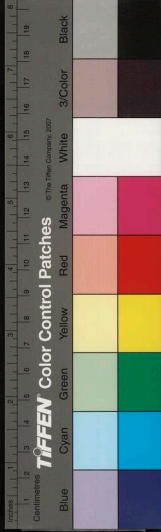
來上誓表亦有飭疆吏而來絕爭端誠國人而常遵聖化
若違茲約則咎山再降儻背此盟則基緒非延等語詔略
答曰嘉爾自新俯從厥志爾毋爽約朕不食言宜諭國人
來遵信誓疆界並依已降詔旨兼遼川青唐已係納土歸
順各有久來界至令並依漢地及本處部族有逃叛入夏
國者即係漢人其餘一應約束事件並依慶厯五年正月
一十二日誓詔施行自今已後恩禮歲賜並如舊例
庚辰元符三年春正月上不豫。大赦。上崩于福寧殿
壽二十五在位十五年謚曰欽文睿武昭孝廟號哲宗。
皇弟端王即皇帝位皇太后權同聽政哲宗崩太后哭謂
宰執曰皇帝無子事須早定章惇曰在禮律當立母弟簡
王太后曰神宗諸子中王長有疾次即端正當立惇曰
以年則中王為長論禮律則同母之弟簡王當立太后曰
俱是神宗子豈容如此分別兼先帝嘗言端王有福壽又
仁孝蔡卞曰當依聖旨乃召端王王入太后諭曰先帝無
子端王當立對曰中王也固辭惇等進曰天命所屬大王
當為宗廟社稷計上遂即位。尊皇后為元符皇后尋又
尊皇太妃朱氏為聖瑞皇太妃追尊母貴儀陳氏為皇太
妃。罷增邏卒。二月立夫人王氏為皇后。復鄒浩等
官同時坐累者王回等二十六人悉牽叙有差。斥內侍

復鄒浩等
官

主

哲宗崩

徽宗即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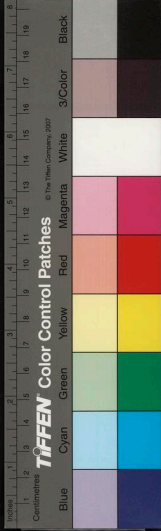
收叙元祐正人

言路專得

聖故事
世復熙寧詔

郝隨劉友端布因問故上曰彼自乞宮觀因言禁中修造華侈太過無非金翠皆隨友端所勸也。以韓忠彥為門下侍郎。范純仁等並收叙純仁劉奉世呂希純王觀吳安詩韓川唐義問並分司鄧光唐和禮隨安州居住呂希哲希績呂陶鄭祐並宮觀任便居住蘇軾轍劉安世秦觀程頤移廉州衡英峽等州王古楊畏王欽臣范純禮純粹和潤家亮信等州晁補之張耒河中府黃州通判劉唐老武勝軍判官鄧浩黃隱黃庭堅賈易王回並與監當差遣。尋詔劉摯梁燾許歸葵擊王玘呂大防范祖禹王巖叟劉安世朱先庭諸子並許叙復。三月以龔夫為殿

中侍御史陳瓘鄒浩為右正言布因言於上曰言路得人但章惇蔡卞不樂爾。瓘征與龍撈入見以隴撈為懷遠節度趣令之鄆州瓘征為寧遠節度。求直言奉議郎鍾世美應詔上言乞復熙寧紹聖故事以謂神考道過百王庶事具舉沒猶未久而匹夫之臣相與誣毀傳播當年曾不及中材庸主哲宗振起斯文六七年間天下大治復見熙寧之盛不折尺蠶而西羌納土不勤師旅而盡復故疆若謂神考不當創法先帝不當追則何以致巍赫赫之功若謂元祐改更而當則何以致官府廢墜財用匱乏京師累月冰雪河朔連年災荒西賊長驅寇邊如入無人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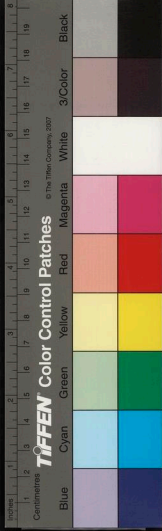
棄鄆州

韓忠彥為僕

皇子生元祐
賊日許自使
與宮

境臣嘗至西塞備見元祐削弱之患直可痛傷而太息也
○永興民王懷進玉器詔却之。振河北饑。夏四月丁酉朔日有食之。棄鄆州時西羌復叛共立小隴拶為主
詔王瞻弃鄆州引兵歸澤州。蔡京復翰林承旨。以韓忠彥為石僕射兼中書侍郎李清臣為門下侍郎。皇太子生大赦范純仁二十五人並收叙純仁宮觀許歸穎昌劉奉世宮觀許歸陳州王觀韓川呂希純吳安詩唐義問並宮觀任便居住王欽臣知穎昌府楊畏復官依舊知萊州呂陶張耒劉當時並與知州呂希哲布績賈易並與小郡劉唐老鼓隱晁補之黃庭堅並與堂除蘇軾蘓轍劉安

世泰觀移永岳鼎衡州居住程頤復官任便居住鄭放逐便。左正言陳瓘言陛下欲問言路首還鄒浩取其有既往之善可謂得已試之才允合人心無可正救而聞御中安博論浩罪惡欲寢已成之命自明前舉之當又言博奏浩是先朝所棄不當復用國是所係不可輕改臣竊惟是非之心人皆有之古聖王以百姓之心為心故朝廷之所謂是非者乃天下之公是非也是以國是之說其文不載於二典其事不出於三代惟楚莊王之所以問孫叔敖者乃戰國一時之事非堯舜之法也然其曰夏傑商紂不定國是而合其取舍者為是不合其取舍者為非則是孫



罷編類局

叔教之意亦不敢以取舍之外私而害天下之公是非也若是非取舍簡擇一以私意合我者是異我者非此楚莊所敢也豈聖時所宜用哉因錄國故是事上之人言鄒浩盡忠之言以愛君憂國為心先帝一時之怒無終絕言者之意博居風憲理當助浩默而坐視媿責已多况如前日之所為乎極天下公議所非以為國是極人臣不改之考以為善述昔以誤朝令以非上原情定罪安可已乎博聞
璿章已出求去乃罷中丞出知潭州。石僕射韓忠彥言先帝即位嘗詔天下實封言事者以千百計章博既相乃置局編類摘取其語以為謗訕令陛下又求真言若復編

舉進士

類之則士必懷懼巨願陛下亟詔罷局於詔取以入且面

諭忠彥等曰已焚之矣。賜李益以下五百餘人及第出

身有差。五月姚雄奏青唐邈川始因王贍貪功生事招

誘羌首收復窮遠之地費財勞師自據青唐邈川府庫財

物贍與王厚各有侵盜迹狀分明乃竄王贍于房州。太

原府地震。復廢后益氏為元祐皇后初益氏之廢也哲

宗有悔悟意嘗曰章博害我名節會有布衣請復瑤華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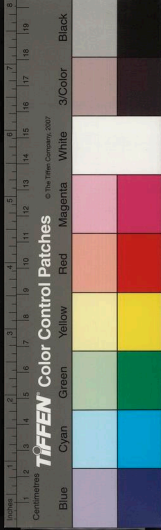
遂命以宮上因韓忠彥曲謝乃諭以復瑤華之事詔復位

號既而瑤華廢后用犢車還宮中太后先遣人以冠服易

其道衣乃入中外歡呼時欲廢元符劉后曾布曰上則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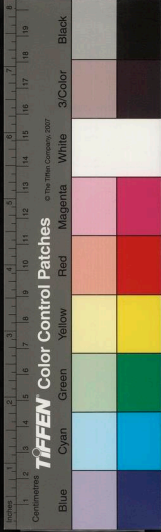
竄王贍

復廢后詔入宮



先帝之短次則主上以叔廢嫂未順臣等議以兩存為使
太后亦以為然制詞略曰雖元符建號已正位於中宮然
永泰上賓固無嫌於並后十月蔡京復廢元祐太后向太
后力爭不可遂尊劉皇后為元符太后。置平準務改市
易務從之。諫官龔夬任伯雨陳瓘皆言尚書左丞蔡卞
過惡夬曰卞為安石之壻妄謂盡得其學以欺朝廷而一
時嗜利者助成其說今乃參預政機清議沸騰望重黜之
瓘曰章惇前日所為皆卞教之卞以繼述神宗為名以篡
紹安石為主立私門之所好以為國是奪宗廟之大美以
歸私史伯雨曰卞之惡有過於惇如誣罔宣仁聖烈保祐

之功致元祐皇后疑似之罪安惇作理訴所而士大夫得
罪者八百三十家寨序辰編排章疏而語言被罪者數千
人先帝親政六年未嘗有失獨此數事皆卞為之上諭宰
執曰壘諫攻卞只說與章惇則卞自知矣卞請去出知江
寧九月殿中侍御史陳師錫言知江寧府蔡卞與京兄弟
同惡迷國誤朝為害甚大乞正典刑又言向宗良宗回亦
陰為京游揚進列要路是皆國之深患臣非自愛而憂之
蓋為陛下憂為宗廟憂為天下賢人君子憂若黜京於外
則間言不入於慈闈聖慮可忘於憂患上曰事礙東朝卿
當熟慮師錫亦奏疏東朝委曲陳論皆不報未幾貶卞太



龔夫言蔡
子之山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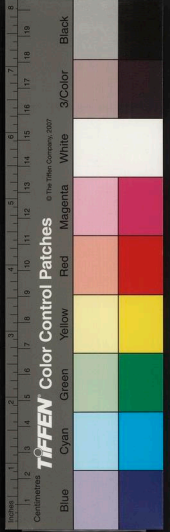
平州居住侍御史龔夫言臣伏聞蔡卞落職太平州天下
之民共仰聖斷然臣竊見京卞表裏相濟天下共知其惡
民謠有云二蔡二惇必定沙門籍沒家財禁錮子孫又曰
大惇小惇入地無門大蔡小蔡還他命債夫民至愚而神
其不可欺如此元祐初推行差役京率先而辨及紹聖講
復免役復與討論又昨者卞在朝廷與京表裏相濟而今
自謂趨向不同此尤可怪蓋其為人反覆趨利頗為難察
願傳加採訪以辨忠邪。築涅州曉歌城賜名寧川堡。
增太廟為九室祠哲宗不祧宣祖。韓忠彥白上以元祐
生者已被恩而死者殊未甄復不有追復孰慰幽魂故文

蔡涅州曉歌
城

韓忠彥復
元祐正臣

彥博王珪呂大防劉摯韓維梁燾司馬光呂公著孫固傅
堯俞趙瞻鄭雍王叟巖范祖禹趙彥若錢勰顧臨趙君錫
李之純呂大忠鮮于洗孔武仲姚勔盛陶趙高孫覺杜純
孔文仲朱光庭李周張茂則高士英孫升並追復燾摯比
舊猶降一官。罷推廣西茶。六月詔以坊場錢輸內藏
。左正言陳瓘言邢恕誣詆司馬光劉摯梁燾等幾至滅
族公議不容久矣宜定其罪貶均州。秋七月朔太后還
政。召范純仁赴闕將以為相純仁已疾聽歸潁昌。熒
惑犯房心陳瓘言星文之變昭示天下已數日矣惟京師
陰雨見之最晚則是遠方之所知而陛下有所未知也况

太后還政
熒惑犯房
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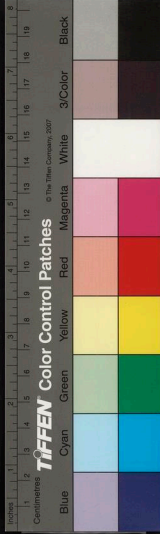
蔡京作景
靈西宮

英哲宗

房心為宋之分野大星乃天房之位前星乃太子之位今
幸未陵犯願陛下預思所以銷禳之。八月蔡京請作景
靈西宮以奉神宗館御而哲宗次之陳瓘言不可者五其
一謂 宗廟令乃在西不合禮經卒不能易。出內庫金
帛助邊。英哲宗于永泰陵靈駕發引至鞏縣遇兩山陵
使章惇先就幕次大昇輿陷于淖中臣僚不復隨從自旦
至夜二膳不時進竟露宿野。九月侍御史陳次升言章
惇自登揆路任私害物奉使山陵措置乖繆於是惇乞罷
政命以特進知越州踰月中書檢會瓘并臣僚上言云編
類章疏看詳訴理受禍千餘家凡士民暗昧言語加以及

章惇罷

楛釘手足 皮膚斬脛拔舌之刑責授武昌節度副使潭
州安置。石司諫陳瓘上言云皇太后不待祔廟果於還
政事先前古名垂後世陛下所以報皇太后者宜如何哉
臣恐假借外家不足為報也又曰宗良兄弟倚國恩亮
藉慈蔭所與游者連及侍從希寵之士願出其門裴彥臣
無甚幹才但能交通內外漏泄機密遂使物議籍籍以為
萬機之事黜陟差除皇太后至今預焉良因中外闕通未
有戒故好事之人得以益傳爾太后聞之怒至哭泣不食
上拜拜乞貶瓘而怒猶未解左右近習或請擢蔡京執政
庶可解太后之怒羣臣皆莫敢言乃以瓘添差監揚州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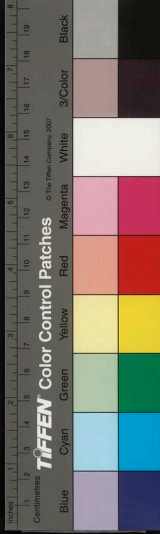


料虎瑾初不知被責復求見上閣門不許瑾即具劄子其一
論景靈西宮其二論章惇罷相制所稱國是其三四皆指
陳蔡京罪惡繳進以聞翌日復有旨除瑾無為軍瑾即露
章辭免云蔡京交通闖結其勢益宇宙布腹心羽翼成就
愚弄朝廷有如兒戲天下治亂之勢係於一京不可不早
辨也陛下若以臣言為非則重是京之罪明正典刑然後改
臣差遣若以臣言為非則重是加貶竄詔不許辭免。冬十
月蔡京罷知永興軍。韓忠彥曾布為左右僕射曾布之
相也御史中丞豐稷欲率其臺屬論之遂遷稷工部尚書
以王覲為中丞稷力丐補外不允謝表有內侍已成於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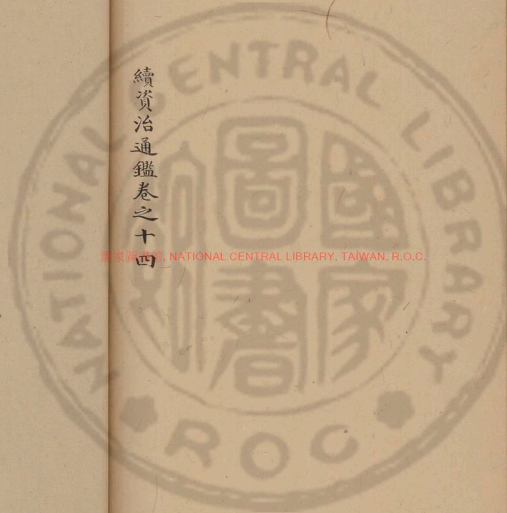
蔡京罷

韓忠彥曾布
八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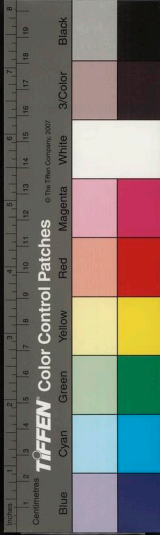
府佞人方刻於奏章上問佞人為誰曰曾布陛下斥布則
天下事定矣。下詔紹述熙豐之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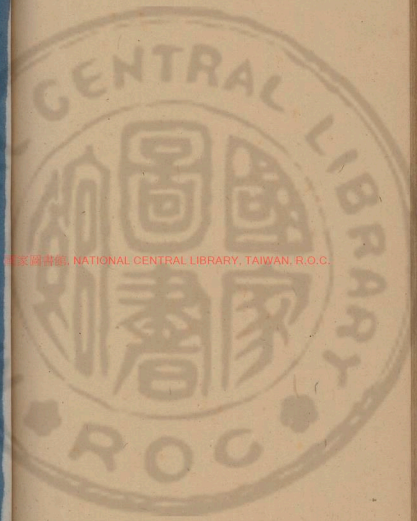


續資治通鑑卷之十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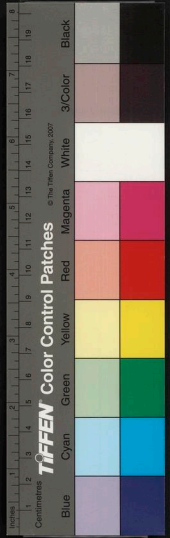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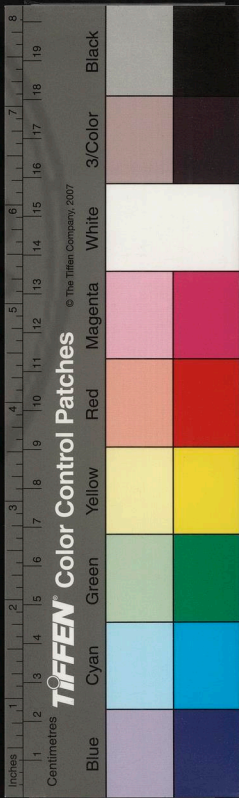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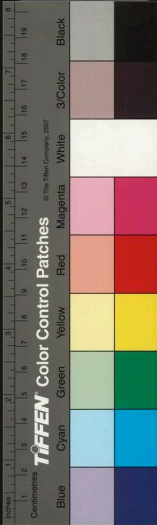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33725/3 v1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辛巳建中靖國元年春正月朔有流星光燭地自西南入
尾抵距星是夕有赤氣起東北方亘西方中出白氣二將
散復有黑氣在傍任伯雨言正歲之始建寅之月其卦為
泰年方改元時方孟春月居正首日為壬戌是陛下本命
而赤氣起於暮夜之幽以一日言之日為陽夜為陰以四
方言之東南為陽西北為陰從五色推之赤為陽黑與白
為陰從事推之朝廷為陽宮禁為陰中國為陽夷狄為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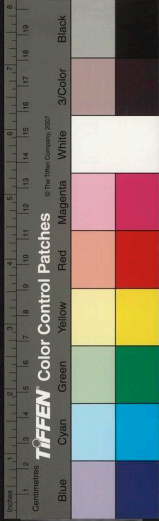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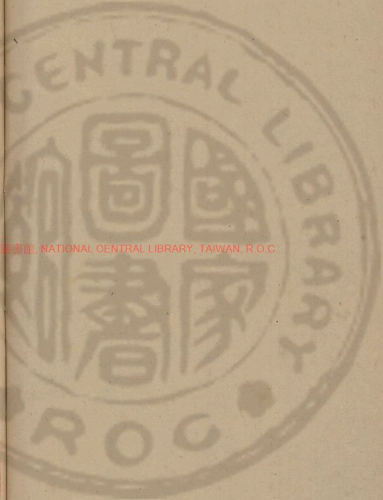
宋徽宗

朝散郎尚書禮部員外郎兼國史院修官李燾經述



續資治通鑑卷之十五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范純仁薨

君子為陽，小人為陰。德為陽，兵為陰。此官禁陰謀，下干上之證也。漸衝正而西散為白，而白主兵。此夷狄竊發之證也。陛下以災異為警戒，不可不深思遠慮。范仁純薨，口占遺表，勸上清心寡慾，約已便民，絕朋黨之論，察邪正之歸，毋輕議邊事，易逐言官，辨明宣仁，誣謗畧曰：若宣仁之誣謗未明，至保祐之憂，勤不顯，皆權臣務快其私忿，非秦陵實謂之當然。上聞訃，痛悼，謚曰忠宣。皇太后、向氏崩，追尊太妃陳氏為欽慈皇后。以趙挺之為御史中丞，時曾布與挺之俱在太后陵下，布諭挺之建議，紹述以合上意，挺之自此擊元祐舊臣不遺餘力，而國論一變矣。行

向皇后

趙挺之為御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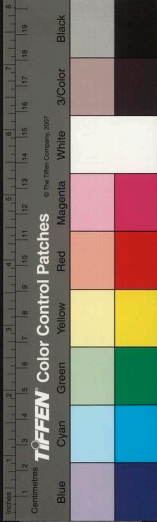
呂希純補外

賈幸情

入眾補官法。二月，以呂希純知瀛州。時賢士大夫經紹聖貶責者，稍稍還朝。曾布忌希純，故出之。雨雹。任伯雨累疏言：陛下即位時，章惇、簾前異議，乞正典刑。蓋言端王、浪子爾，遂貶雷州。司戶自雷三移睦，越湖州。崇寧四年，卒。初，蘓轍責雷州，不許占官舍，遂僦民屋而傅，以為強奪。民居下州，追民完治，及傅責雷州，亦問舍于民。民曰：前蘇公來為章丞相，幾破家，今不可也。棄涅州。解任伯雨言職。夏四月辛卯朔，日有食之。復宗學。五月朔，大雨雹。癸欽聖憲肅皇后欽慈皇后祔永裕陵。六月，集禧觀火。右司諫陳祐前後七章論曾布不從罷言職通

任伯雨罷

陳祐罷



安燾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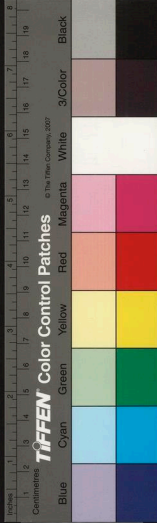
判滁州。范純禮剛正數以言事忤上意而曾布憚之遂出知穎昌府。安燾將請去密奏紹聖元符以來用事者持紹述之虛名以誑惑君父上則欲固位而挾私讎下則欲布進而肆朋附并為一談牢不可破彼自為謀則善矣未嘗有毫髮為朝廷計也當熙寧元豐間內外府庫無不充衍自紹聖元符以來傾府庫竭倉廩以供開邊之費陛下罷無益之人厚公私之積早計而預圖之則天下幸甚遂自知樞密院出知河陽府。蘇軾卒于常州吳越之人皆咨嗟出涕軾獎善詆惡蓋其天性見義勇為不顧其害用此數因終不以為悔乾道間詔贈太師謚曰文忠。

蘇軾卒

陳瓘罷

八月陳瓘罷瓘奏言臣嘗乞別修神宗實錄以成一代之典而不聞施行蓋紹聖史臣今為宰相故也不報時瓘兼權給事中曾布將薦之即真或以告瓘曰吾與布議事不合若受其薦進而復爾異同則公議私恩兩有媿矣至是瓘詣政事堂以書見布曰尊私史而壓宗廟緣邊費而壞先政此二者閣下之過也布謂瓘所論為元祐單見淺聞之說瓘遂申三省乞劾妄言之罪遂出知泰州。中書舍人傅楫罷曾布自以於楫有汲引恩冀其助已揖巋然守正凡命令不當必極言之又嘗論救王古范純禮布滋不悅出知亳州。晁補之罷管師仁謂蘓轍皆深毀先帝

傅楫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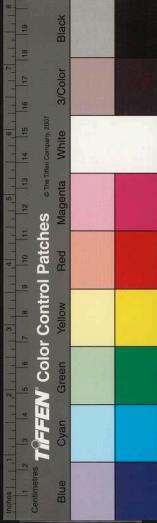


復那恕等官

而補之庭堅皆其門下士不可聚於朝出知河中府。冬十月李清臣罷清臣與曾布有隙每於上前互相詆毀諫官陳祐論布過失上以祐與清臣交結欲黜布而援清臣御史彭霖遂承望風旨累論清臣之姦清臣不自安出知大名。十一月復平淮務。庚辰郊祀合祭。禮部尚書豐稷罷先是上諭曾布詆毀神考第一是豐稷其次張舜民而稷又言近日建宮以寧神營寺以崇考復置御前生活以供內庭之用而外議不曉竊謂修好造尚華美稷所陳大抵以崇儉愛人為言至君子小人之際必反覆究切既數以論事忤權近出知蘄州。十二月那恕呂嘉問路

昌衡安惇寨序辰蔡卞並復宮觀尋與郡召張商英赴闕言紹述熙豐之政者蓋欲逐元祐之正人爾元祐正人如呂希純任伯雨陳祐陳瓘豐稷江公望晁補之范純禮等時相曾布憚之各各斥去正人既去而邪人得以肆行其志紹聖佞人那恕安惇復得進用於朝由王安石曲學偏見佞人邪黨至今布滿朝廷而釀成靖康之禍者良有以也

河東地震。是歲遼主洪基死孫延禧立洪基將殂戒其孫延禧曰南朝通好歲久汝性剛勿生事又戒大臣曰嗣君若妄動當力諫止延禧即天祚也。女真阿骨將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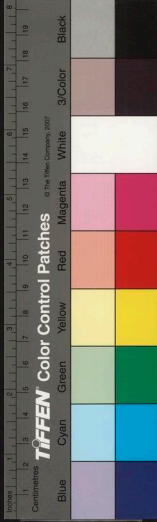
河東太原
地震

壬午崇寧元年春正月河東太原潞晉隰代石嵐岢嵐威勝保化寧遠等州地震彌旬晝夜不止壞城壁屋宇人畜死者甚衆詔官給瘞奠優恤死傷之家。二月以蔡確配饗哲宗廟廷。趙諗謀起兵據蜀事覺伏誅。太妃朱氏薨追謚欽成皇后。三月命內侍童貫如杭州監造御前生活。夏五月詔應被受傳內降特旨並許三省契勘若有戾祖宗格法可明其奏更不施行。韓忠彥至都堂左司諫吳材石正言王能甫以狀申忠彥云已具論奏乞罷免論奏大臣因緣為姦變神考之法逐神考之人才前有司馬光呂公著後有韓忠彥李清臣此四人罪同惡均光

未始免

續記元符元
祐黨人名

與公著嘗被追貶清臣已係沒亡忠彥據位若令善去何以為姦邪之警遂出知大名。諫官彭汝霖等共議以光為元祐人罪狀有貶籍具在元符末叙復太優曾布用其說具姓名以進乃詔司馬光呂公著文彥博呂大防梁燾范純仁劉摯王巖叟王存傅光俞鄭雍以下四十四人各奪官有差惟韓維孫固以神考潛邸舊臣得免尋詔毀范純仁神道碑。詔元祐并元符末令來責降人除韓忠彥曾任宰臣安燾係前執任政官王覲豐稷見任侍從官外蘓轍范純禮劉奉世范純粹劉安世賈易呂希純張舜民陳次升韓川呂仲甫張耒歐陽棐呂希哲劉唐老吳安



詩黃庭堅黃隱單仲游常民安劉當時孔平仲徐常王鞏
張保源晁補之商倚張庭堅謝良佐韓跋馬琮陳彥默李
祉陳祐任伯雨陳鄂未先喬蘇嘉鄭俠劉昱魯君貺陳瓚
龔夫汪衍余爽湯誠程頤朱先庭張巽張士良曾憲趙約
譚辰楊偁陳佺張琳裴彥臣凡五十餘人並令三省籍記
不得與在京差遣。○癸欽仁皇后祔永裕陵。○曾布罷布
初用王安石薦上前所言皆安石所欲建明也青苗新法
皆布與呂惠卿建議布又上書欲上專任安石以刑罰脅
制天下使無敢言哲宗親政宰相章惇托紹述以快私忿
布贊之甚力惇與大獄無能救解或陰擠之惇逐而布總

石揆欲以元祐兼紹聖而行故逐蔡京至崇寧初知上意
所向又力排韓忠彥而專其政引京以自助京大與布異
會布擬陳祐甫為戶部侍郎祐甫之子迪布之愛婿也京
布以爵祿私其親布忿辨久之聲色少厲上不悅御史
錢適言布援元祐之姦黨擠紹聖之忠良遂出知潤州尋
落貶太平州居移潭州言者不已詔置獄聞封而府尹呂
嘉問挾宿憾逮布諸子煨煉窮治由是曾紆曾縉等一百
五人坐責有差降布為廉州司戶依舊衡州安置後六年
卒。竄鄒浩初劉后為賢妃生子時中宮虛位后因是得
立然纔三月而薨謚獻慈太子后之立也浩三疏諫隨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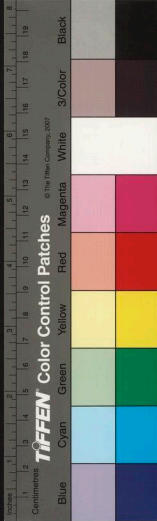
賤李須註

其藁尋得罪貶上初即位召浩還朝首及諫立后事褒嘆
再三詢諫藁安在對曰焚之矣退告陳瓘曰禍其在此
乎異時姦人妄出一緘不可辨矣及蔡京用事使其黨為
偽疏謂本宮人卓姬生子后殺其母而取之詔暴其事安
置永州浩母張氏絕賢浩之為諫官也恐貽親憂欲固辭
母曰兒能報國無愧於公議吾固何憂。中書省檢會李
清臣嘗有劄子言哲宗天資世推仁厚未嘗有過失及革
博為相開導以殘忍殺伐之事或託謗訕宗廟或稱謀危
上躬受禍者一千餘家凡士民有曖昧言語加以撻釘手
足剝割皮膚斬頭拔舌之刑至於道路以目不敢偶語者

豐稷張安民
責授散官

蔡京丞相

有誤聖時有傷和氣也詔貶武安節副。言者論豐稷張
舜民元符末辭謝言官上表皆譏刺先朝於是並責授散
官睦州商州安置。秋七月詔臺省寺監外監司郡守並
三年成任。蔡京自尚書左丞超拜右僕射賜京坐延和
殿上曰昔神宗創法立制中道未究先帝繼之而兩遭簾
帷變更朕欲上述父兄之志令朕相卿其將何以教之是
時四方承平帑庫蓋溢京倡為豐亨豫大之說視官爵財
物如糞土累朝所儲之抵掃地矣上嘗出玉璣玉卮以示
輔臣曰朕此器久已就深懼人言故未用爾京曰事苟當
於理多言不足畏也陛下當享太平之奉區區玉器何足



道哉。置講議司命蔡京提舉

自曾布罷相而相位闕者踰月時知樞密院蔣之奇闕
下侍郎許訢將皆應次補而乃驟用蔡京天下之亂始於

此矣

焚元祐法。竄張耒公向者聞軾軾身出已俸飯僧緇素
而哭言者以為軾黨詔責房州別駕黃州安置。言者謂
置春秋博士非神考意詔罷之。八月置安濟坊以處民
之有疾病而無告者置居養院以處鰥寡孤獨。復紹聖
役法。論變法罪貶徐彥孚等十一人降官落職有差十
月劉奉世等二十七人皆坐垂簾之際黨與變法並罷所
居官宮觀。上以元符末羣臣所上書疏付蔡京以付
其子攸與其容強俊明乘夢得看詳第為正上正中正下
邪等尤甚邪上邪中邪下七等計五百八十二人詔中書
省籍記姓名又以元祐謫籍并元符末叙復過當之人凡
一百一十九人御書刻石端禮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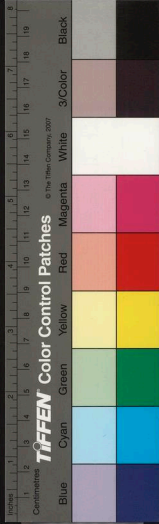
文臣曾任宰相執政官文彥博呂公亮司馬光呂大防

劉摯范純仁韓忠彥王珪梁燾王巖叟王存鄭雍傅

亮俞趙瞻韓維孫固范百祿胡宗愈李清臣蘇轍劉

奉世范純禮安燾陸佃

曾任待制以上官蘇軾范祖禹王欽臣姚勔顧臨趙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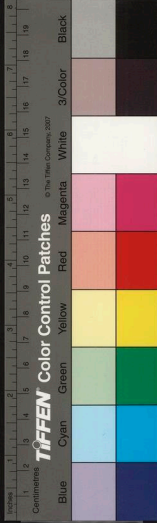
錫馬默孔武仲王 孔文仲朱光庭吳安持錢勰李
之純孫覺鮮于侁趙彥若趙鼎孫升李周劉安世韓
川賈易呂希純曾肇王覲范純粹王畏呂陶王古陳
次升豐稷謝文瓘鄒浩張舜民

餘官秦觀湯馘杜純司馬康宋保國吳安詩張耒歐陽
棐呂希哲劉唐老晁補之黃庭堅黃隱畢仲游常安
民孔平仲王鞏張保源汪衍余爽鄭俠常立程頤唐
義問余卞李格非商倚張庭堅李社陳祐任伯雨朱
光裔陳鄂陳瓘蘇嘉龔夫呂希績歐陽中立吳儂呂
仲甫徐常劉當時馬琮謝良佐陳彥默劉昱魯君貺

韓跋

內臣張士良魯燾趙約譚屨王偁陳詢張琳裴彥臣
武臣王獻可張巽李備胡田

尋詔黨人子孫有官無官並不許到闕又詔宗室不得與
黨人子孫及有服親為婚姻二年八月詔以御書元祐姦
黨姓名頒天下監司長吏大立石刻記時有長安石工安
山民當鵠字辭曰民愚人固不知立碑之意但如司馬相
公者海內稱其正直今謂之姦民不忍刻也官府怒欲加
罪泣曰被役不敢辭乞免安山民二字於石末恐得罪於
後世聞者愧之三年六月重定元符黨人通入元祐黨宰



凡符通元祐
黨三百九人
立碑

執司馬光侍從蘇軾餘官秦觀以下及上書邪等合為一籍通三百九人書而刻諸石詔置文德殿門蔡京自書為豐碑頌之天下餘並出籍

洛黨以程頤為領袖未光庭賈易為羽翼

川黨以蘇軾為領袖呂陶等為羽翼

朔黨以劉摯梁燾王巖叟劉安世為領袖羽翼甚眾

兵部尚書劉拯上言漢唐失政皆有朋黨始今日指前日之人為黨焉知後日不以今日為黨乎大抵人之過惡自有公論因其論之輕重以正典刑誰不悅服何必悉拘以籍而禁錮之哉蔡京大不憚風臺臣劾之出知蘄州。招

陝西河東弓箭手。蔡京言茶馬司將川交子通入陝西民已取信令欲造三百萬貫令陝西與益鈔兼行從之。冬十月蔣之奇罷。建外學於國南以待四方之士賜名辟雍。十一月置兩京宗正司。十二月論棄湟州罪再貶韓忠彥九人。蔡京言十三山場茶慶厯以前歲收五百餘萬令歲入不過八十餘萬欲復行禁推令客人於在京權貨入納請長短引起諸場受茶販易明年置淮浙路

茶場

癸未崇寧二年春正月辰沅州蠻納土。論任伯雨等詆誣先朝罪寬伯雨及陳瓘龔夬馬涓陳祐李深張庭堅江

程州兩等並
寬



張王庭聖

公望鄒浩王覲豐稷陳次升謝文瓘張舜民等一十四人
○以蔡京為左僕射。二月尊元符皇后為太后。詔立
殿中監尚藥尚醞尚米尚輦凡六局。陳舉奏黃庭堅撰
荆南承天院記曰天下之善人少而不善常多王者之刑
賞以治其外佛者之禍福以治其內則於世教豈小補哉
而儒者常欲合而軋之是何理也言涉謗訕竄宜州。內
侍郝隨復以修內司進用於是繕修大內及諸司庶府景
靈宮工役大作。三月覲試舉人賜霍端友以下五百餘
人及第有差。復市易務抵當庫。夏四月毀元祐黨人
文字唐鑑蘇黃等集。論程頤學僻行譎聾瞽世俗近以

工復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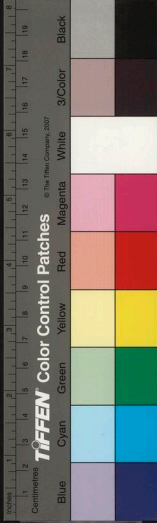
更益法

復澶州

入山著書竊意妄及朝政詔除名所著書令監司嚴切覺
察。更益法。五月廢內侍寄資法。鑄當五錢。六月
中太一宮火。王厚童賈復澶州。詔毋以戚里充執政
。張商英言蔡京姦邪志在逢君中丞石豫等以為商英
非所宜言自左丞出知亳州入元祐黨籍。九月置醫官
。定選階。蔡京乞令諸州置崇寧觀寺從之。立考課
法凡三十條。冬十月置澶州茶馬司。十二月詔見行
新法如茶監香市易錢法學校邊事文字許直達尚書省
。上留意西邊欲復鄆鄆以王厚措置招納高永年為統
制置邊事司專命二人主之命童賈為監軍。開遇明河

置崇寧觀

張商英入黨



加邢恕官

自貞至泗二百餘里。是歲高麗主顯死

甲申崇寧三年春正月加邢恕官先是上諭宰執曰涇原

弓箭手聞恕虐用其人今逃者已千戶矣蔡京庇恕乃諭

鑄九鼎

使者奏恕依釋奉法可賞遷一秩。鑄九鼎時朝廷制禮

作樂以文太平蜀人魏漢津者年九十餘獻樂議因議制

鼎四年八月九鼎成立大角鼎星初漢津議制鼎名以

莫八方曰蒼曰彤曰晶曰寶曰魁曰阜曰壯曰風凡八而

中曰帝鼎皆以九州水土納鼎中及奉安翌日上幸九成

宮酌獻至北方曰寶鼎者忽漏水溢于外蓋寶鼎取土於

雄州界劉炳謂非燕之正方或者其謂是乎當時尤以為

神其後終于北方致亂。二月置漏澤園。雨雹。三月

置文繡院招刺繡工三百人。今諸州築園土以居強盜

復鄆州鄆州

晝則役夜則拘之。夏四月幸金明池。復鄆州鄆州。

五月置開封牧尹一員少尹二員分左右罷知府等官以

士戶儀兵利工為六曹。六月圖熙寧元豐功臣顯謨閣

王安石配饗

。以王安石配饗孔子。增置諸州學。置書畫算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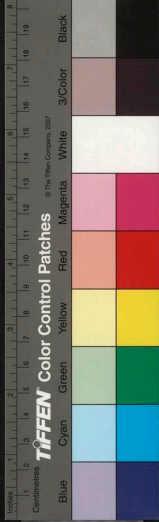
秋七月復方田。九月童貫王厚賜第京師。奉鳳招納

夏人寇邊

司言階州生蕃納土得邦潘疊三州所奏皆誕妄。夏人

寇邊先犯鄜延又犯涇原至是又引大軍直犯鎮戎趨渭

州略數萬口而去既而又遣渭州蕃落兵士持檄抵鎮戎



翟育舉由
學校

軍城下斥責京下弄權故京下必欲舉兵討之實因此機也。冬十月朔大雨雹。定廟制復翼祖宣祖。十二月幸太學及辟雍。罷發解省試取士必由學校升貢。丙申郊。

置三衛尉

乙酉崇寧四年春正月以童貫為熙河等路經略安撫制置使。二月中書省請擇公卿子弟執戟以衛軒墀遂命置三衛郎中郎親衛郎中郎勳衛郎中郎翊衛郎既又改三衛郎為三衛侍郎。雨雹。閏月詔河陝諸路各置招納司。三月置青海馬監。以趙挺之為石僕射挺之為門下侍郎奏曰令內外皆大臣之黨若以忠告於陛下者

趙挺之入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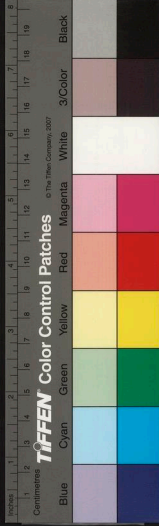
西羌誘夏人
入寇

乃指為懷異議沮法度此大臣恐人議己之私欲以杜天下之言爾又以私恩陰結衛士增侍立食錢皇城巡鋪增月給錢又因小隴拶降請上登樓受之如南郊例支賞此皆京用私恩以牢籠士卒爾願陛下深察之乃有是命後京與挺之爭權挺之屢陳京姦惡力請補外而上不允。

西羌溪賒羅撒居臨哥城誘夏國入寇迫宣威城下寨隴右都護高永用劉仲兵發兵禦之仲武大敗永年帳兵皆所招蕃部熟戶執永年以叛為溪羅巴所殺乘勝犯熙河城楊惟忠募敢死士接戰殺其因而還。呂惠卿致仕。

呂惠卿致仕
夏人為夏人
求和

夏四月遼使來言朝廷出兵侵夏今大遼以帝妹嫁夏國



主請還所侵地蔡京謂虜書悖慢京草劉書言甚峻上令易之曰夷狄當示包容今西邊方用兵北虜不宜開隙。五月林摠報聘。六月陶節夫罷經畧五路。梁子美將漕河北傾漕計以市罷至用三百萬緡市北珠以進者召為戶部尚書。蔡京謂汴都無險請置四輔郡以潁昌為南輔以襄邑改輔州為東輔以鄭州為西輔以澶州為北輔各屯兵二萬以待從官為之後四路總管皆京之門人。八月作大晟樂。置蕃學于熙河蘭湟路。劉正夫使遼林摠使遼而失虜情故虜使繼來正夫酬對敏博與北人議皆如約上嘉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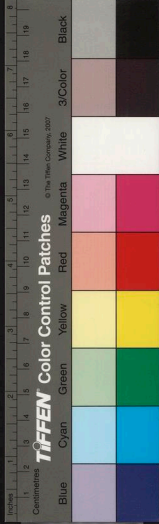
丙戌崇寧五年春正月彗出西方其長竟天求直言大赦。劉達為中書侍郎勸上碎元祐黨碑寬上書條籍人禁及悉罷蔡京所造乃詔中外直言闕政夜半遣黃門至朝堂毀石刻翌日京見之厲聲曰石可毀名不可滅始上見星變省懼深察京之姦除黨人一切之禁罷方田及諸州歲貢六尚物尋又罷汭邊諸路科斂罷鑄當十錢省非衝要處新置市易務罷諸路提舉益香礬茶學事實本水利等司市易官罷提舉保甲文臣差武臣提舉仍兼提刑復左降人官諸徙者盡還之園土書畫算醫學三衛官以次並罷。二月蔡京罷未幾京令其黨進言於上以為京改



使人為夏人
請地
來為夏人請地上日先帝已畫封疆今不復議若自崇寧
以來侵地可與之。詔以蔡卞深得王安石淵源之學加
使蔡卞知殿
學醴泉觀使兼侍讀卞姦邪詔聖以來竄斥善類皆卞密進

詹五遠龍

劉請哲宗親批付外行之而元符中卞為左丞託繼述之
說迷惑主聽皆卞為之卒於政和七年。六月詹五遠罷
右正言丕論遠家安國不當獻議移尚書省人言蔡京欲
作第上曰寧有此耶然鄭居中久中朱諤嘗請留京賜第
久中且云慧特札荒爾而以罷京不早還相天將動威當
復有大雷電之怒此語殆脅朕異其請之必從朕容以天
變未久遽復相京天下謂何賜第當議上又曰比聞中外
有三不可之說謂法度不可變劉遠不可用蔡京不可罷
朕得之休惕不寐者數夕丕遠曰京之誤國陛下所知也
遠不知何故不可用上日如碎黨人石刻寬上書係籍人



禁皆達首陳有何不可用丕遠日必有媒孽達者達用在
陛下若京不可去上默然尋詔丕遠昏繆迂濶差知興化
軍。夏人納款。八月竄馮瀾。十二月劉達罷。

蔡京再相

丁亥大觀元年春正月以蔡京為右僕射。二月以學校
三舍升貢次第著為令諸生自縣養教升之州學州學教
養分為三舍自外舍升為內舍自內舍升為上舍貢之辟

趙挺之罷相

雍自辟雍登太學俟殿試命以官。三月趙挺之罷。立
八行舉士科。四川改行錢引法。六月建僖祖殿于景
靈宮。京師大水河北京西河決。秋七月伊洛溢。蔡
京諷言官論劉達妻兄章縱姦濫敗官倚達勢盜鑄往來

賈劉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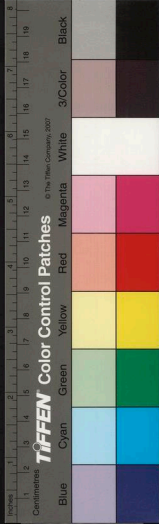
貿易捕緹下獄竄海島。中書省言崇寧五年上書觀望

竄李景直

者五百餘人禁中悉以焚毀內擇其情重者竄賁李景直
曾緹黃宰方軫四人。程頤卒頤崇寧中遷居龍門之南

程頤卒

止四方學者曰尊所聞行所知可矣不必及吾門頤兄頴
嘗言異日能使尊嚴師道者吾弟也若接引後學隨人才
成就則予不得避焉其後朱熹論之曰明道德性寬大規
模廣濶伊川氣質剛方文理密察其道雖同而造德各異
。卒已大饗明堂奉神配。冬十月蘄州地震。大雨雹
。閏月鄭居中同知樞密蔡京之再相也居中有力焉居
中責報京薦之。太廟齋郎方軫上書言左僕射蔡京畔



方幹論東京

晚社稷內懷不道專以紹述熙豐之說為自媒之計內而執政侍從外而帥臣監司無非其門人親戚京每有奏請盡作御筆行出又語人曰京實啓之也善則稱已過則稱君必欲陛下斂天下之怨而後已幹又言毀元豐所造尚書省謂之紹述可乎又建四輔郡遣門人為四總管又建方田法欲擾百姓而鹽法朝行夕改客鈔遂為故紙元符末上書之人分為邪等黥配編置則誰肯為陛下言哉又遣子攸日與陛下游戲以花石禽鳥為獻欲愚陛下使不知天下治亂也陛下安可愛一國賊而忘社稷之重乎詔宣示京京言人臣無將有必誅之刑告言不實有反坐之

竄方幹

置熙南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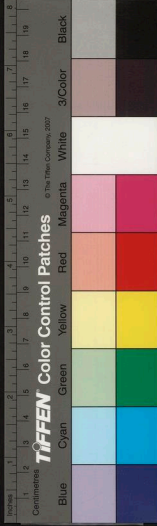
罪望付有司命治御史獄竄軫嶺南。禁用翡翠。十一月壬子朔日有食之。十二月置熙南路拓地數千里塞外諸蠻悉已納土時雖建城寨而其地荒瘠遣兵守戍歲有死亡無賦可入皆輦內地金帛輸之二年始知開邊拓地實知桂州王祖道妄誕之言京附和之乃追貶王祖道散官。乾寧軍黃河清踰八百里明年以乾寧軍為清州。○廬州雨豆

黃河清

受八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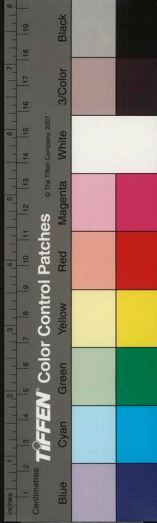
戊子大觀二年春正月朔御大慶殿受八寶乃赦。蔡京表賀符瑞

京等奏甘露降侍郎廳延福宮所奏竹生紫花黃藥祕



閣槐枝連理御筆曰昨日仙鶴三萬餘隻盤旋雲霄之上京又奏有仙鶴數萬隻蔽空飛鳴又奏建州竹生花結成稻米搬入城市貨糶所收數十萬碩又奏稷縣生瑞穀安化縣生芝草都計五萬本汝州生碼礪山子一百二十座及諸州雙頭蓮連理木甘露降仙鶴集雙爪雙頭芍藥牡丹凡五千三百種有奇拜表稱賀又言異州黃河清汝州牛生麒麟六十二處降甘露二十處木皆連理二處祥雲現三處見堯光祥烟手詔云金芝產于良嶽萬壽峯宜改名壽嶽蔡京尊主上酷好祥瑞而李諤以竹釘豎芝草於蟾蜍背以獻及至一夕而解故

釘猶存梁子野進嘉禾則以膠粘紙纏皆不之罪范齊詐稱牛生一物今已被村民壞了切慮即麒麟也程旂言扶邦彥家收得異禽恐鳳凰也此等無根之語不可勝數天大雨雪都城平地八尺飛鳥盡死九街水滑人馬莫行膺月之雷京等指為瑞雷三月之雪以為瑞雪拜表稱賀作詩詠贊灾異不書其視天變曾不若童稚之可侮盡本安石之言視天變不足畏噫自古物以罕見為奇豈有芝草五萬本而仙鶴數萬隻竹生米數十萬碩以為祥瑞此等誑誕之語君臣同為誣罔豈不貽笑於後世哉



蔡京以太師
童貫以內侍
建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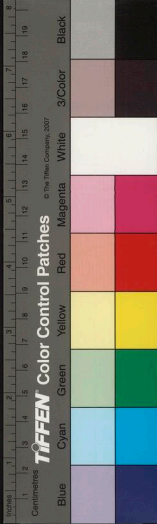
復北州

蔡京進太師。童貫加武康節度熙河等路宣撫內臣建師始於此。五月加檢校司空易鎮秦寧。貫猶此恃功。稍專軍政。選置將吏。皆取中旨。不復闕朝廷矣。河東北盜起。○二月置諸州曹移官。○建徽閣藏哲宗御集。○三月遣內侍譚稹使舒江滌揚等州。○夏五月庚戌朔日有食之。童貫遣統制官平叔獻領兵復洮州。又克溪哥城。賊征撲奇降。遂據之以為積石軍。奏至百官稱賀。以玉帶賜京。京請佩金魚。遂為故事。○六月瀘南夷納土。詔以為珍州。九月黔南安化上三州及南思州諸峒并湖北辰靖州諸蠻及涪州夔州南平軍夷人並納土。幅員二萬九千餘里。蔡京表賀。○置保用敦宗院。以處翼祖後宗室也。○任氏為昌州盧氏婦。夫死十年。夫之別居親兄強通之。任不能制。自破其陰。以死獄。上封旌德縣君。○冬十月以石公弼為御史中丞。○十二月癸靖和皇后。

己丑大觀三年春三月。上親試舉人。賜賈安宅等七百餘人及第出身。有差。○詔中外官司。輒敢申明。衝改御筆處分者。以大不恭論。○孟翊為學官。有古學。而精於易。嘗與京言。本朝大德。應徵有再受命之象。宜更變庶事。以厭之。不然。期將至矣。未幾於文德殿進一軸卦象。如平日所言。上大不樂。乃竄翊遠方。○六月蔡京罷京專國日久公弼

竄孟翊

蔡京罷



何執中入相

等交論其姦上亦厭京遂罷為太一宮使初上為瑞王時太史局有邪天信者言王當有天下及至即位言驗得寵每奏天文必指陳以撼京密白日中有黑子上為之恐乃疑京故罷至冬京致仕仍朝朔望大朝會許立宰相班。以何執中為左僕射太學生陳朝老上書言陛下即位以來五命相矣有若韓忠彥之庸懦曾布之污賊趙挺之之恇愚蔡京之跋扈今復相執中何為者耶是猶以蚊負山也。夏六月至冬十月不雨江淮大旱。冬十月大雨震電。甘露降尚書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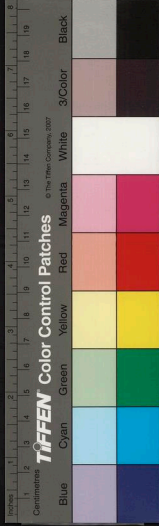
庚寅大觀四年春二月禁燃頂煉臂自毀者。張商英入

陳正業告京
反

對除中太一宮使。陳瓘之子正彙詣杭州告京有反狀。○杭州蔡薏執正彙送京師上命中丞吳執中鞠之瓘自明州遽入聞封制獄權尹李孝壽使吏脅瓘使承教正彙。妄訴京罪貶瓘通州流正彙沙門島。夏五月停給僧尼度牒三年。○改宏詞科立詞學兼茂科。有星孛于中宮長數丈始出王良造父間遂歷閣道逆行入紫宮幾遍掃垣內外座已退俄又進掃帝座者再前後二十餘日乃滅求直言大赦

孛星掃帝座

星變莫甚於此掃帝座者再其後金人犯帝闕者再若有先兆



許蔡京官

張商英入相

詔蔡京權重位高人屢告變全不引避公議不容降授太

子太保致仕任使居住。六月以張商英為右僕射時久

早是夕大雨上書商霖二大字賜之。秋八月省冗官。

石公弼罷言

石公弼上疏言自崇寧以來任事之人專務僥功倖賞開

邊則招納無窮修造日廣民力凋瘵瘵疫相繼死者過半

輒運花石荒廢農業黔南之役湖廣蕭然上天垂戒寧不

在茲願息民以承天意何執中等毀之遂自兵部侍郎出

知揚州。閏月以張閣知杭州兼領花石綱先是有朱勗

者因蔡京以進上頗垂意花石勗初才致黃楊三四本上

已嘉之後歲歲增加遂至舟舡相繼號曰花石綱專置應

奉局於平江指內帑為囊中物每一發輒數百萬搜巖剔

數幽隱不置雖江湖不測之測力不可致者百計出之名

曰神運凡士庶之家有一花一木之妙者悉以黃帕覆之

指為御前之物不問墳墓之間盡皆發掘石巨者高廣數

丈載以巨艦輓以千夫鑿河斷橋毀堰拆閘數月方至京

師一花費數千緡一石費數萬緡又即所居創一園林

榭之勝冠於二浙後復取旨建神霄殿望青華帝君像其

中監司郡守初到必朝謁焉。九月丙寅朔日有食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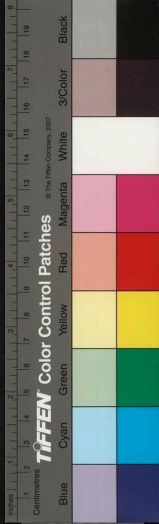
罷祓增寺觀額。冬十月立貴妃鄭氏為皇后。十一月

丁卯郊。張商英謂編熙寧元豐事號皇宋政典詔就尚

張閣知杭州
領花石綱

立鄭后

主



編政典

書省置局商英謂蔡京以紹述為名但劫制人主禁錮士大夫爾故作政典以黜其妄

毀淫祠

張商英罷相

辛卯政和元年春正月毀京師淫祠。夏四月張商英罷商英入相不知平心用人故侍從臺諫爭設智以陷之會上眷亦衰言者乞逐商英乃除觀文殿學士知河南府未幾落職知鄧州至冬張克公又論與郭天信交通漏泄省中語下開封獄具冬十月竄商英於衡州宣和三年卒於

鄭元中童貫使遼蔡京在杭聞貫出使無

京南。秋九月鄭允中童貫使遼蔡京在杭聞貫出使無

附奏貫威名既傳宜深藏之使莫測可也奈何遽遣出疆上報京曰虜主欲識其面困遂覘之不亦可乎貫至虜庭

其君臣相聚指笑曰南朝人才如此歸至盧溝河有燕人

馬植得罪於燕無所容遂見貫陳滅燕之策因携歸改姓

李名良嗣薦于上遂賜姓趙復燕之議始於此。再竄陳

瓘先是王安石嘗著日錄八十卷瓘初謂安石此書詆訕

宗廟及瓘貶廉州乃著合浦尊堯集以日錄詆誣之罪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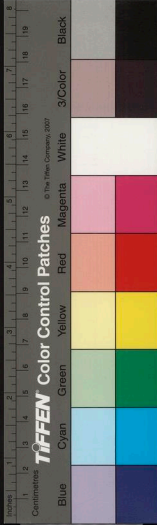
于蔡卞後又著四明尊堯集痛絕王氏以發揚熙寧用舍

宰臣本末之緒而自明區區改過之心書成藏于家至是

何執中請治尊堯集詆誣罪勒停台州羈管尋移楚州

蔡京復太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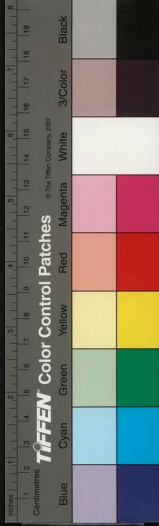
壬辰政和二年春二月蔡京復太師賜第京師四月燕蔡京內苑五月京落職致仕赴都堂議事三日一至都堂。



三月親試舉人賜奠儔以下七百餘人及第出身有差。
罷鬻官田。五月利州路轉運副使張臣獻羨餘三十萬
緡為言者所論尋除名竄池州。罷科舉。秋八月焚元
祐制詞。九月改官名以太宰少宰易左右僕射。十一
月戊寅日南至御大慶殿受元圭大赦內臣譚稹經營河
東邊事至晉州得異物於民間似石非石似銅非銅長尺
餘濶寸餘厚二三分色赤黑者未素質中有古篆籀文其
上兩傍橫出兩尖如雲氣之狀莫知何物也稹歸以進蔡
京京見之謂此為元圭即天錫禹者晉堯所都也於是行
朝會禮受圭於正殿。蔡京進封魯國公何執中進少傅

改太宰仍兼門下侍郎。行給地牧馬法受田一項仍蠲
其稅令牧馬一匹諸路至九萬匹。禁史學

癸巳政和三年春三月王安石追封舒王尋詔封其子雱
為臨川伯從祀廟庭。二月崇恩太后劉氏暴崩后負其
才每曰章獻明肅大誤矣何不裹起幘頭出臨百官上嘗
謂蔡京曰朕前日大病那箇便有垂簾意那箇者謂后也
又曰朕不得不閑防使人當殿門與之斂若非宣召勿問
何人入門者便斬之至是后以不謹無疾而崩死之日天
為黃霾異常始事覺上諭輔臣以后不謹且重曰不幸京
曰宮禁比修造多凡事失防護宜有此等且古今自有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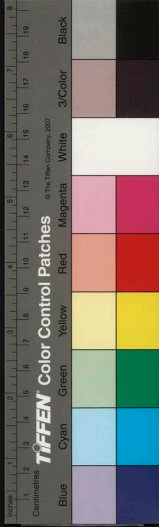
齊昭陽宮
成

事不足煩聖心憂悶何執中忽攬進曰太后左右願陛下
多置人侍奉以婦人女子加之恐懼萬一不虞則陛下不
可負殺姓名也上愕然因曰不欲即此決之晚當召卿來
議晚果促召輔臣既入殿議將廢之而太后已崩蓋為左
右所逼自即簾鉤而縊焉上曰孟后已廢令崇恩又廢則
秦寧無配矣會其已崩故掩其事云。罷敷官。三月壬
子朔日有食之。夏四月玉清和陽宮成即福寧殿誕聖
之地作宮至是成奉安道像上詣宮行禮七年改為玉清
神霄宮時道教之感自道士徐和常始賜號冲虛先生徐
守信賜虛靜先生劉混康賜葆真觀妙冲和先生後並贈

置儀禮局

太中大夫。置俊選士改内外舍為之。赦梓夔路以築
漆椿等八州畢也是歲南平夷戎州保州夷各納土。置
議禮局訪求古禮器又詔言禮舊追述三代之意開元禮
不足法至是書成乃頒五禮新儀于天下又置禮制局討
論古今宮室車服冠冕之度冠昏喪祭之則。閏月改公
主為帝姬易國號以美名二字兩國者以四字郡縣主為
宗姬族姬。五月癸卯懷皇后。秋七月頒新燕樂此樂
乃古徵角招君臣相悅之樂也先是并制匏笙壎篪八音
始備詔頒焉。貴妃劉氏薨追謚明達皇后。九月保和
殿成乃延福舊址作殿五楹挾三東側殿日出光西側殿

保和殿成



鄭紀以進士
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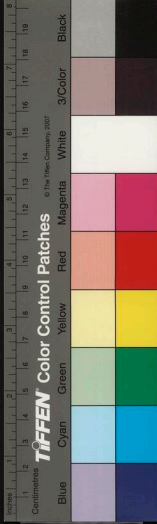
曰葆光保和之後有殿曰燕順兩旁有殿曰怡神曰凝神
其楹數如保和總為屋七十五間上自記之。冬十一月
癸未郊上搢大圭執元圭以道士百人執儀衛前導祭倣
為執綏官玉輅出南薰門至津玉園東若有樓殿重複是
何處也倣即奏見雲間樓殿臺閣隱隱數重既而審視皆
去地數十丈頂之上又曰見人物否倣即奏若有道流童
子持幡節蓋相繼而出雲間衣服眉目歷歷可識倣遂請
付史館

置道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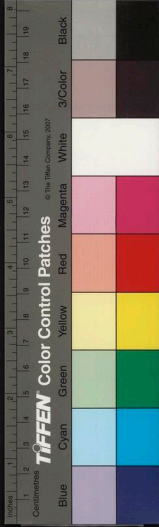
甲午政和四年春正月置道階凡二十六等先生處士八
字六字四字二字視中大夫至將仕郎而不給俸重和初

延福宮成

別置道官自太虛大夫至金壇郎凡十六等同文臣中大
夫至迪功郎道職自冲和殿侍定至凝神殿校經凡十一
等侍宸同待制檢籍同修撰校經同直閣皆給告身。夏
四月閏雅樂初閱宗子次閱大學辟雍諸生量與推恩。
五月祭地奉太祖配赦。內侍楊戩以製樂傳宣之勞加
卹度。秋八月宣和殿繪生玉芝又詔有鶴三萬餘隻盤
旋雲霄之上並許稱賀。延福宮成記畧曰乃啟永巷城
之西序大興營造增先前烈而徙延福於拱宸之北宮為
南向適得地中殿因宮名次曰藻珠又為之書其亭曰碧
琅玕晨暉榜于春露麗澤揭於秋方其殿則有穆清成平



會寧睿謨凝和崑玉羣玉而惠馥報瓊蟠桃春錦疊瓊芳
芳麗玉寒香拂雲偃翠葆鉛英雲錦蘭薰摘金之閣居
其東繁英芳雪鈿華瓊華文綺絳葩穠華綠漪瑤壁清陰
秋香叢玉扶玉絳雪之閣居其地會寧之北疊石為山而
上起殿曰翠微旁為二亭曰雲歸曰層巘其間奇花恠石
岩壑幽勝宛若生成。改端明殿學士為延康殿學士樞
密直學士為沐古殿直學士。女真臨遼國寧江府初遼
主天祚賞刑僭濫色禽俱荒女真東北與五國為鄰五國
之東接大海出名鷹自海東來者謂之海東青遼人酷愛
之歲歲求之女真女真至五國戰鬪而後得不勝其擾二
年春天祚如混同江釣魚界外生女真酋長在千里外者
以故事皆來會酒酣使諸首歌舞為樂阿骨打獨不從天
祚謂樞密使蕭奉先曰阿骨打意氣雄豪當以事誅之奉
先曰殺之傷向化心阿骨打知其意即先舉兵吞併鄰近
部族秋集女真諸部甲馬二千犯混同江之寧江州時天
祚射鹿慶州秋山遣海州刺史高仙壽討為女真所敗失
寧江州有黑氣長數丈出自齋宮行一里許貫於壇壝
乙未政和五年春正月瀝南晏矣叛尋討平之。二月立
定王栢為皇太子。以童貫領六路邊事。三月親試舉
人賜 以下六百九十二人及第出身有差。夏人寇



建明堂

寬陳邦先

邊。夏四月建葆真宮。改集賢殿為石文殿。置宣和殿。學士以蔡攸為之。六月天成聖功二橋成于河陽。秋七月戊辰朔日有食之。八月建明堂命蔡京為明堂使。寬陳邦先居池州先是邦先為太子詹事會蔡京獻太子以大食國琉璃酒器羅列宮庭太子怒曰天子大臣不聞以道德相訓乃特玩好之具蕩吾志耶命左右碎之京聞邦先實激太子諷言者擊逐之。流星出柳急流至濁沒赤黃色有星跡照地占者以為不祥京獨以為天子宗廟有喜稱賀。浙西水。冬十一月高麗遣士入學凡五人明年親策賜四人上舍及第遣歸其國。遼天祚詔

遼天祚征女真而大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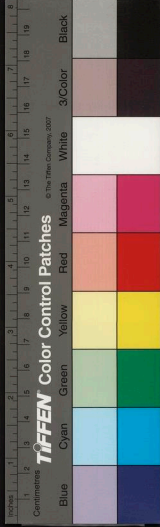
親征女真率蕃漢兵十餘萬出長春路命蕭奉先為御營都統耶律章奴副之師至鴨綠江阿骨打哭謂其部落曰不若殺我以降諸首皆拜曰事至此當誓死一戰三面急擊之天祚大敗晝夜馳五百里退保長春女真乘勝遂并渤海遼陽等五十四州

童貫宣撫陝西兩河

丙申政和六年春正月以童貫為陝西兩河宣撫。閏月

童貫宣撫陝西兩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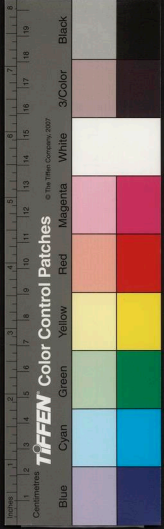
置道學至重和元年詔州縣學兼養道流增置士名自元士至志士凡十三品歲大比許襴襖就試宣和二年罷道學。二月上清寶籙宮成蔡京命童貫等廣延福宮以媚上宮成既跨舊城取壕外地又自名第六位跨城之外浚



塘水深者三丈東則景龍門橋西則天波門橋二橋之下
疊石為固引舟相通而橋上人物自通行不覺也名曰景
龍江江之外為鶴莊鹿營文禽孔雀諸柵多聚遠方珍怪
蹄尾動數千實之又為村居野店酒肆青帘於其間每歲
冬至後即放燈自東華門以北並不禁夜徙市民行鋪夾
道以居縱博羣飲至上元後乃罷謂之先賞後又闢之東
過景龍門至封丘門時溫州外靈素因徐知常得幸於上
託言有天人降云天上有神霄玉清府長生大帝君及其
弟清華大帝皆玉帝之子又有左元仙伯書罰仙吏褚慧
等八百餘官乃謂上為長生大帝君祭京為左元仙伯而

作複道以便
往來
創神霄宮

已即褚慧也上喜又於景龍門對晨暉門作上清寶籙宮
宮中山包平地環以佳木清流列諸館舍臺閣多以美材
為楹棟不施五彩有自然之勝若江南陳後主三品之石
姑蘇白樂天植之檜皆取以實之又於宮前作仁濟輔政
二亭命道士施水藥於民上時登皇城下視之由是開景
龍門城上作複道通寶籙宮以便齋醮之路上數從複道
上往來未幾則有期門之事矣明年又詔創神霄玉清萬
壽宮於天下以舊天寧觀為之無觀則以寺充仍設長生
大帝君青華大帝君像。修御河新隄科免夫錢。廣京
城繕諸王外第。夏四月何執中致仕以太傅就第。以



蔡京治三省

蔡京總治三省事三日一朝仍赴都臺及輪往逐省治事
未幾又令朝朔望三日一知印當筆。五月鄭居中劉正

鄭居中劉正夫
八相

夫為太少宰兼門下中書侍郎。六月皇太子納妃朱氏
伯材之女。秋七月沅州土豪叛討平之。築震武城尋升為

軍自再復湟鄯唃廝囉之地悉為郡縣矣。詔我羣臣脅
姦罔上當豐亨豫大極盛之時毋為五季變亂裁損之計
榜明堂刻石尚書省。八月修玉牒屬籍。改走馬承受
置廉訪使者。兩浙水。九月詣和陽宮上玉皇徽號。
增置直徽顯顯謨華文天章閣秘閣集英殿修撰為九等
。冬十一月詔樞密事令童_質與議。己亥郊。置提舉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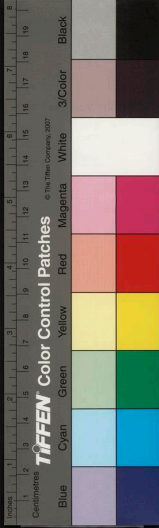
劉正夫致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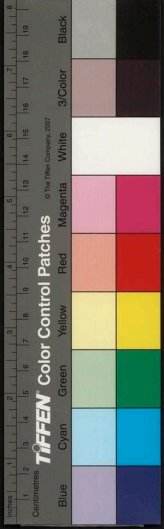
南九道坑治官。十二月劉正夫致仕

自張商英罷相蔡京盡變法度居中在右府每為上言
之及為相四方欣然望治訖不能制京至是以疾致仕
正夫既罷厥後王黼誤國及亂余深白時中李邦彥輩
皆鄙夫患失之徒而養成靖康之禍悲夫

劉公田所

劉公田所以內侍楊戩主之皆按民契券而以樂尺打量
其贏則拘入官而創立租課謂之公田錢於是大擾農民
因弊僅能輸公田錢而正稅不充矣。遼渤海人高永昌
殺其東京留守蕭保先自稱大渤海國皇帝據遼東五十
餘州遼主遣其宰相張琳討之至瀋州女真遣兵來援渤





海琳敗績乃以燕王淳為都元帥淳至乾州武朝彥等謀殺淳不克復召淳還既而女真擊破渤海斬高永昌其眾散為盜所至虜掠遼不能制

童貫領樞 丁酉政和七年春三月以童貫權領樞密院事。茂州夷

寇邊。夏四月上詔道

皇上為道君皇帝 略曰朕乃上帝元子為太霄帝

君憫中華被金狄之教遂懇上帝願為人主令天下歸於

正道卿等可上表章策朕為教主道君皇帝止用於教門

上地祇統 尋詔王黼蔡攸盛章等至宣和殿觀神霄降黼作記上

之。五月詔玉虛殿上皇地祇徽號祭地于方澤。六月

改節度觀察留後為承宣使。雨雹大如拳或似一升器

物兩時而止先是夏雨有二魚落殿中省廳屋上人皆異

之上以釋教經六千卷內惡謾毀詞詆謗道儒二教命近

焚佛經 臣於道籙院看詳取索焚棄此等偽造經文。秋七月熙

環慶地震 河環慶涇原地震旬日不止壞城壁廬舍居民壓死者甚

從舉御前 眾。置提舉御前人舡所先是諸路進貢繁多京請節其

浮濫命內侍鄧文誥領之又詔不許用糧綱舡且戒毀人

墳墓及黃封帕蒙人園圃所植凡十餘事獨令朱勗六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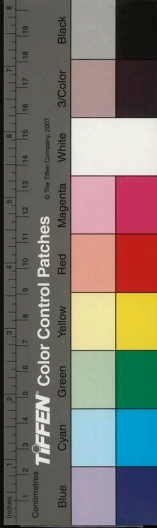
用事勗由此授節鉞諸路紛擾以至大亂。八月鄭居中

鄭居中憂 以母喪去位至十一月居中起復太宰余深少宰。九月

辛卯大饗明堂。盜起淮西命內侍譚稹討平之。約宗

室科條徒以下宗正訓治徒以上制勅。十一月詔蔡京五日一朝。有星如月徐徐南行而落光照人物與月無異。十二月天神降坤寧殿。修神保觀其神俗謂之二郎神也都人素畏之自春及夏頌城男女負土以獻名曰獻土又有飾作鬼使巡門催納土者人物絡繹乘輿亦微幸以觀之或謂蔡京曰獻土納土非佳語也後數日有旨禁絕。作萬歲山上之初卽徑也皇嗣未廣道士劉混康以法籙符水出入禁中建言京城西北隅地協堪輿倘形勢加以少高當有多男之祥始命為數仞崗阜已而後宮占龜不絕上甚喜於是崇信道教土木之工興矣一時佞

倖因而逢迎遂竭國力而經營之至是命戶部侍郎益揆築土增高以象餘杭之鳳凰山號萬歲山後因神降有良楸排空之語因名良嶽宣和四年始告成御製記文凡數千言六年有金芝產于萬歲峰改名壽嶽門號陽華入門兩旁有丹荔八十株大石曰神運昭功者立其中旁有兩檜一偃蹇者名曰卧雲伏龍之檜皆玉牌填金字書之巖曰玉京獨秀太平巖峯曰卿雲萬態奇峯又有絳霄樓金碧相間勢極高峻在雲表盡工藝之巧无以出此運四方花竹奇石積累二十餘年山林高深千巖萬壑麋鹿成羣樓觀臺殿不可勝計。宣和中太學生鄧肅進十詩諷諫



末句云但願君王安百姓國中何日不春風時未酌以花
石網媚上東南騷動故也上即宣取時皇太子在側上曰
此忠臣也蔡京奏曰今不殺肅恐浮言亂天下上不答即
詔致歸田里靖康初召為鴻臚簿

續資治通鑑卷之十五

續資治通鑑卷之十六

徽宗二

朝散郎尚書禮部員外郎兼國史院編修官李燾 經述

受命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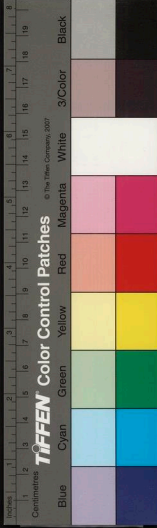
戊戌重和元年春正月御大慶殿受命寶初八寶既備

上曰八寶者國之神器也今再親乃我受命者也其文曰
範圍天地幽贊神明保合太和萬壽無疆。二月夏人寇

通使女真言
攻遼事

邊將官張迪死之。初通使女真約夾攻遼去夏有漢兒
高藥師者泛海來言女真攻遼事登州守臣王師中以聞

因命師中募人同藥師等齎市馬詔以往而不能達繼遣
馬政同藥師由海道入蘇州至其國向骨打及結罕等呼



末句云但願君王安百姓國中何日不春風時未酌以花
石網媚上東南騷動故也上即宣取時皇太子在側上曰
此忠臣也蔡京奏曰今不殺肅恐浮言亂天下上不答即
詔致歸田里靖康初召為鴻臚簿

續資治通鑑卷之十五

續資治通鑑卷之十六

徽宗二

朝散郎尚書禮部員外郎兼國史院編修官李燾 經述

受命寶

戊戌重和元年春正月御大慶殿受命寶初八寶既備

上曰八寶者國之神器也今再敕乃我受命者也其文曰

範圍天地幽贊神明保合太和萬壽無疆。二月夏人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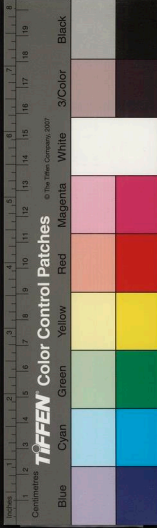
邊將官張迪死之。初通使女真約夾攻遼去夏有漢兒

高藥師者泛海來言女真攻遼事登州守臣王師中以聞

因命師中募人同藥師等齎市馬詔以往而不能達繼遣

馬政同藥師由海道入蘇州至其國向骨打及結罕等呼

通使女真言
攻遼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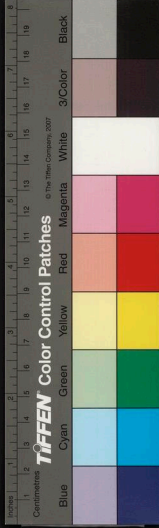
女真使來

郎君問遣使之由政對以貴朝在大宋太祖皇帝建隆二年時遣使來賣馬令主上聞貴朝攻陷契丹五十餘城復通前好欲與貴朝共行弔伐雖本朝未有書來若允許後必有國使來也阿骨打遣渤海人李善慶生熟女真二人齋國書并北珠生金貂子等來童費嘗與熙河鈐轄趙隆議燕雲事隆極言不可貫曰君與此當有異拜隆曰隆武夫豈敢干賞以敗祖宗二百年之好異時釁生雖萬死不足以謝天下。赦四川以城石泉增築九堡畢功又平綿茂州夷開拓甚廣故也。以蔡京子絳為宣和殿待制絳選高康福帝姬駙馬都尉帶文階自絳始。上親試舉人

赦四川

罷張根

賜王昂以下七百八十八人及第出身有差時王子嘉王楷赴廷對有司考為第一上不欲令魁多士升昂為榜首。淮南運使張根論東南諸路闕乏之由遂及修造之侈又言花石綱之擾落職監信州商稅。前知峽州王宥資政殿學士劉禹酬唱詩歌謗訕悖逆竄伏誅禹流瓊州。五月壬午朔日有食之。置經制司講畫諸路財賦。秋七月東南大水遣使振之。九月辛巳大饗明堂。閏月上詔曰自頃庶事大臣以為可行朕采諸民多不謂便如拘白地與禁榷貨增方田增酒價取醋息河北加折耗米東南水災皆培克苛削可即日罷之。蔡京以鹽法尚有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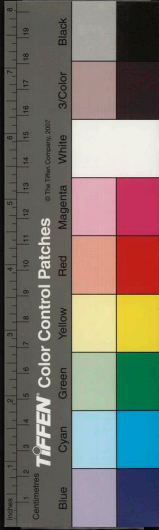
盡請改袞制且許所過指其稅袞製既與昔不同必使更

買新鈔方帶給

對帶法亦曰帶搭旨揮既出一日

間入納者三十餘萬緡上大駭而後知搭帶之利也不一
二歲必復為之商人每覺鈔行略滯則貯積以待改法謂
之趁新鈔自是益商大困。大內火焚五千餘間時天大
雨而火益熾上是夜徹宿于外。錄周後除封崇義公外
以其長世世為宣義郎。冬十月上御寶籙宮度玉清神
霄祕籙會者八百人凡天神降臨事蓋發端於王老志而
極於林靈素及為大會靈素講經據高座上為設幄其側
靈素所言無殊絕者雜以滑稽喋語上下為大闕笑莫有

君臣之禮矣時道士有俸每一齋施動獲數十萬每一宮
觀給田亦不下數百千頃皆外蕃妻子置姬媵以膠青刷
鬢贊美衣玉食者幾二萬人一會殆費數萬緡貧下之人多
買青衣幅巾以赴日得一飯餐而視施錢三百謂之千道
會云。十一月朔改元大赦。安亮臣上言陛下臨御之
初嘗下詔求言於是諤士效忠而後人乃誤陛下加以詆
誣之罪使陛下負拒諫之謗故比年天下杜口以言為諱
乃者宦寺交結權臣共唱北伐而宰執以下無一人肯為
陛下言者臣謂啓燕雲之役異時唇亡齒寒狼子野心必
伺吾隙而逞其所欲矣時謂其首沮大義請置諸法上以



女真阿骨打
稱帝

言路久壅宜導以賞與補承務郎。十二月置裕民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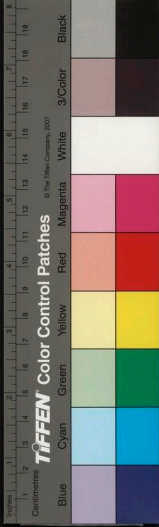
女真阿骨打稱帝女真其初酋長本新羅人號完顏氏完顏猶漢言王女真妻之以女生二子其長即胡來也自

三人至楊哥太師以至阿骨打身長八尺狀貌雄偉沉毅寡言笑顧視不常而有大志有楊朴者遼東人也勸阿骨打稱帝以其國產金故號大金遣人請天祚求封冊天祚遣使備家冕冊為東懷皇帝

己亥宣和元年春正月詔改佛號大覺金仙餘為仙人大士僧稱德士行者稱德童而冠服之但道冠有徽德冠無徽又以寺為宮院為觀尋改女冠為女道尼為女德明年

女真使奉

詔復舊。女真使李善慶奉詔蔡京童貫及鄧文誥見之諭以夾攻取燕之意善慶等唯居十餘日遣趙有開馬政齋詔及禮物與善慶等渡海聘之初趙良欲用國書而有開曰女真之首止節度使用詔足矣有開至登州而死會謀者言契丹已割遼東封女真為東懷皇帝矣乃詔政勿行止差平海軍校呼慶持登州牒送善慶等歸呼慶至阿骨打軍前阿骨打責以中輟留半年始遣歸語之曰吾已獲大遼數路其他可以俯拾汝歸見皇帝果欲結好請早示國書若仍用詔決難從也。初高麗來求醫上遣二醫往是秋還以其事奏聞實非求醫乃彼知中國將與女



真圖契丹謂苟存契丹猶足為中國捍邊女真虎狼不可交也宜早為之備上聞之不樂。以余深為太宰王黼少宰初上訪大臣以取遼之策鄭居中鄧洵武皆以為不可獨黼是其計以身任之左司倪濟且曰景德以來虜守約不敢犯邊盟誓固在不可渝也天下久安士不習戰軍儲又屈無輕議論以為後患黼怒曰左司敢沮軍耶。知湖州葛勝仲與黼連姻亦與書曰天下無事則宰相安宰相生事則天下危願公享宰相之安無使天下至於危也。時謀者云天祚有亡國之相或言陳堯臣登科為畫學王黼薦堯臣使虜繪天祚像以歸且云以相法言之亡在旦

夕并圖其山川險易以進上大喜擢堯臣為右司燕雲之役遂決

啓燕雲之役者初則童貫得志於西邊遂謂北方亦可圖繼而趙良嗣來歸獻以取燕之策徽宗如之何而不喜夫豈知天下久安士不習戰白溝之敗為金人所笑遼亡而中國之憂始大矣

躬耕籍田。二月初改元。三月皇后親蠶詔建蠶宮蠶殿。童貫遣劉法進兵攻統安城法以為不利貫迫之而行士卒陷沒者數十萬。夏人寇邊貫以鄜延環慶兵入西界大破夏人平其三城既又破之於震威軍六月夏人



異物若龍出
都城而大水
至春氣五天

納款詔六路罷兵初夏人恃橫山諸族善戰故用以抗中國政和以來合諸路兵出塞進築遂得橫山之地夏國失所恃乃因遼人納款請和且以誓未進許之前此未有也○夏四月丙子朔日有食之○五月都城水高十餘丈水未作前雨數日如傾及霽開封縣前茶肆人晨起拭床榻睹若有大犬蹲其傍質明視之龍也其人驚呼而倒遂為作坊兵眾取而食之都人繪之若世所畫龍鱗蒼黑色驢首而兩頰如魚頭色正綠頂有角座極長於其際始分兩歧有聲如牛後十日水至龍降後一夕五鼓西北有赤氣數十道亘天犯紫宮北斗仰視星皆若隔絳紗方起時拆

裂有聲然後大發後數日又作聲益大格格且久其發更猛而赤氣出西北數十百道其中又間以白黑二氣然赤氣多為自西北俄入東北又延及東南其聲亦不絕迨曉乃止○秋八月復鈔旁定帖錢初元豐中議者謂民之買鬻輸納賴官為之據官司亦利其入遂有所謂鈔旁定帖錢至是諸路爭為應奉花木事轉運李祉請復其法然息不過得利三分而朝廷許之○九月燕蔡京保和新殿王黼童貫蔡攸等預馬京等請見安妃許之酒行無算二鼓五籌始罷京為記以進○道徳院生金芝上幸觀焉遂由景龍江泛舟至京第鳴鑿堂淑妃從上曰今歲四幸鳴鑿

燕蔡京

道徳院生芝

李京第

矣賜京酒於是京作鳴鑿記以進初京侍上每進君臣相
悅之說於是以儻尚主而彼最親幸上時輕車小輦幸京
第命坐賜酒略用家人禮表謝有云主婦上壽請酬而肯
從稚子牽衣挽留而不却又曰輕車小輦七賜臨幸卹報
傳之四方初上之微行也外人尚未知因京謝表乃盡知
彼進見無時便辭起走或塗抹青紅優雜侏儒多道市井
淫媠詭浪之語以盡上心妻朱氏出入禁省彼加開封子
行領殿中監寵信傾其父京矣始彼嘗勸上曰所謂人主
當以四海為家太平為娛歲月能幾何豈徒自勞苦上納
其言遂微行都市妓館酒肆亦皆遊幸正字曹輔言上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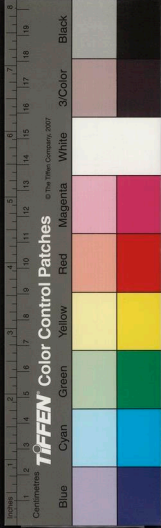
曹輔言上微
行遊郴州

行之夫編管郴州政和以後上輕於出入巾裘及衣服獨
喜同臣庶實欲為期門之事而范園皆為白屋不施五彩
多為村居野店又聚野獸麋鹿駕鵝禽鳥數百千蹄跡徧
蒲苑園宣和間都下每秋風夜靜禽獸之聲四徹宛若川
澤披野之間識者以為不祥。冬十一月乙卯郊

女真使持
庚子來

庚子宣和二年春二月女真使同呼慶持其國書來請別

遣使通好因遣趙良嗣往猶以買馬為其實約夾攻契丹
取燕雲舊地第面約不費國書時女真出師三路攻遼國
上京是夏良嗣等青牛山追及阿骨打遂從至上京觀攻
城不旋踵而破與阿骨打議約大抵以燕本漢地欲夾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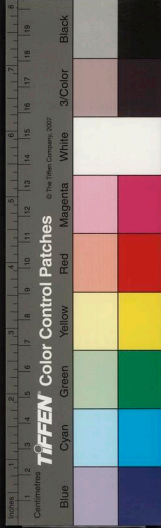


契丹使女真取中京大朝取燕京許之遂議歲賜良嗣初
許三十萬而卒與契丹舊數良嗣曰燕京一帶則并西京
是也阿骨打亦許之遂以手札付良嗣約以女真兵自平
地松林趨古北口南朝兵自白溝夾攻不然即難依已許
之約仍遣使奉國書略曰大金皇帝謹致書于大宋皇帝
闕下蓋緣素昧未致禮容酌以權宜交馳使傳趙良嗣等
言燕京本是漢地若許復舊將自來與契丹銀絹轉交雖
無國信諒不妄言若將來貴朝不為夾攻即不依得已許
為定具形弊幅冀諒鄙悰金使以九月至闕尋以馬政報
聘國書略曰大宋皇帝謹致書于大金皇帝遠承信介特

唐恪言應
奉司全綱
運

示節書致罰契丹逃聞為慰確示同心之好共圖問罪之
師誠意不渝義當如約已差童貫勒兵相應彼此兵不得
過閔歲幣依與契丹舊數仍約女聽契丹講和。戶部尚
書唐恪言汴渠之運自去秋絕不至由王黼奪上供綱為
應奉之用令珍異之物充於大臣之家而奉上者曾未十
一上以諭黼黼取下即司運數以進恪言是併應奉司綱
在其中屬戶部者十之一二詔恪罷知滁州。夏五月祭
地。布衣朱夢說上書論宦寺之權太重竄池州。六月
蔡京致仕仍朝朔望時京子儵儵孫行皆至大學士視
執政而儵尚帝女他至侍從者二十餘人尚方賚予無虛

蔡京致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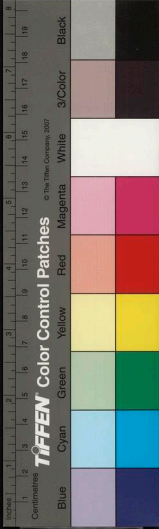
燕童貫第

梁師成拜太尉

日廝役皆至大官媵妾至封夫人然公論益不與而上厭之至是請老詔京致仕依舊神霄玉京萬壽觀使。復元豐保甲舊制。秋七月詔文臣非邊防勿起復。燕童貫第。冬十月戊辰朔日有食之。梁師成累遷河東節度拜太尉時上留意禮樂符瑞事師成善於逢迎凡御筆號令皆師成主之多擇善書畫習微奎畫外庭莫能辨王黼以父事之權勢熏灼嗜進者皆出其門自稱蘇軾出于因訴于上軾之文復出人間。十一月余深諫上以取闕中花菓之擾王黼曰此太平末事不足罷言者謂深使曹輔言事深求退出知福州而以王黼為太宰。方臘反睦州

方臘反

青溪有洞曰幫源廣四十里羣不逞往往囊橐其間臘家有漆園時造作局多科須而兩浙苦花石綱之擾臘以妖術誘之數日之間哨聚至數萬人遂以誅朱勳為名縱火大掠兩浙都監蔡遵顏坦擊賊敗死遂陷睦州殺官兵千人於是壽昌分水桐廬等縣皆為賊所據僭號改元永樂初臘之亂王黼方鋪張太平惡聞有外寇至且峻責浙西提刑張芾勿張皇生事賊遂不可制至連陷數州上大恐始遣譚稹討之稹逗留不進至三年正月賊入杭乃改譚稹為兩浙制置使以童貫為江浙淮南宣撫討方臘時北征事起陝西勁兵多聚輦下盡發以往上微行送之握貫



方臘平

曰東南事盡付汝有不得已者竟以御筆行之四月童貫與王稟劉鎮兩路軍馬約會於睦歙間幫包源洞裏表裏夾攻至是鎮與楊可世馬公直率勁騎奪賊門嶺平旦入洞賊二十餘萬抗拒轉戰至晚大敗火其屋萬間稟斬賊五千餘級鎮亦如之擒方臘并其親屬偽相侯王共三十人秦捷于朝臘破六州五十二縣殺平民一百餘萬王師自出至凱旋凡四百五十日臘至八月始伏誅尋赦江浙淮南等路改睦歙二州為嚴州徽州。十一月以陳過庭為御史中丞時睦寇猖獗過庭言致寇者蔡京養寇者王黼竄二人則寇自平又言朱勗父子本刑餘小人交結

陳過庭為御史

宋江平

權近竊取名器賄賂狼籍罪惡彰著宜正典刑以謝天下時論避之。盜宋江犯淮揚及西京河北至是入海州界知州張叔夜設方略討捕招降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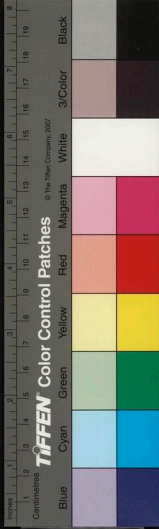
復熙豐舊制

辛丑宣和三年春正月復熙豐舊制乃大赦六年禁衝改元豐法制者以不恭論。蘓杭造作局諸色匠人日役數千而財物所須悉科於民民力重困至是以方臘浙亂西悉詔罷之。二月罷花石綱初江淮發運司於真揚楚泗各有轉般倉綱運綱運兵士各有地分每舟虛二分容私

罷造作

罷花石綱

商以利舟又載鹽回運兵士稍便之後以發運司舟船撥充御前綱以載花石而轉般倉廢矣綱多重載不容私商



日月

劉妃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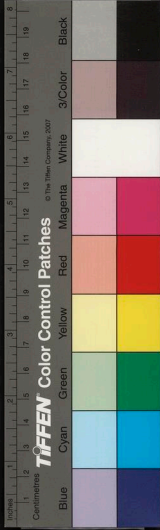
女真使來

又盜法變更無回運舟兵苦之多逃亡而為盜至是禁般
 載花石使之般運艱道。三月親試舉人賜何渙以下六
 百餘人及第出身有差詔梁師成下使臣鄧宏曹組赴殿
 試賜同進士出身。是春日有青怒青黑無光其中洵洵
 而動若鉅金而湧沸狀日旁有青黑正如水波周回旋轉
 將暮而稍止是時睦賊未平人多憂之。夏四月貴妃劉
 氏薨謚明節皇后劉氏本酒家保女也性穎悟能迎旨合
 意林靈素以左道得幸謂上為長生帝君謂妃為九華玉
 真安妃每神霄降必別真安妃位。五月金使來詔國子
 司業權邦彥內侍童師禮館之未幾傳旨曰遼人已知金

朕休過度

夏應本司王
輔總領

人海上往還難以復如前謬諭金使令歸邦彥曰驚如此
 則夫其懼心曲在朝廷矣復奏得旨候童貫回議之使留
 三月餘卒以國書付使人歸國更不復遣使阿骨打意朝
 廷絕之乃悉師趨遼中京。中丞陳過庭乞罷官冗之以
 御前使喚為名者京西轉運張汝霖請罷進花菓王黼劾
 之以為懷姙興謗過貶黃州汝霖貶均州。王黼言臣累
 奏士大夫抑損應奉意在妄為譏諍望特置應奉一司臣
 專總領以杜姦謀從之仍令梁師成總領於內乃奪發運
 漕輓之卒以自用四方珍異之物充叔二人之家悉入尚
 方者纔什一每陪扈曲燕至為俳優鄙賤之技以獻笑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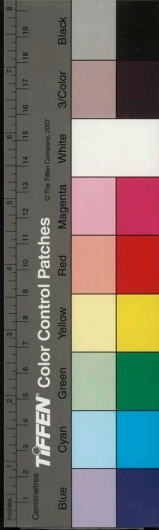
容。六月河決恩州。黑青出洛陽京畿。忽有物如人或如犬。其色黑不能辨。眉目夜出。掠小兒傷食之。如是二歲乃息。秋八月童貫進太師諱積加節度。未幾貫復領陝西兩河宣撫。諸路蝗。

壬寅宣和四年春正月加梁師成開府

內侍官謂之家臣自古無賜坐者其在禁中則不可知外庭未嘗見也時童貫為太師領樞密院視宰相師成為開府亦視宰相母春秋大無巍然坐於執政之上與人主講勸酬之禮且家臣為師傅於義允停貫以領樞密日與宰相同班進呈畢即自屏後入內易窄衫與羣

閹為伍出則為大臣當體貌之禮入則為近侍執使令之役古所未有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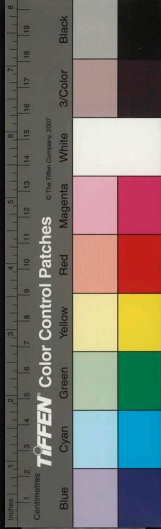
二月雨雹。三月幸秘書省太學。金人陷遼中京先是天祥有四子長趙王次晉王次秦王次許王晉王有人望秦王母元妃之兄蕭奉先應奉王不得立密圖之會晉王母文妃娣適耶律撻曷里妹適余覲撻里妻嘗過余覲家奉先密告其結余覲將立晉王尊天祥為太上皇撻曷里妻等皆在誅文妃亦死獨留晉王余覲懼叛歸女真女真用覲為先鋒遼乃殺晉王死非其罪天祥率騎兵五千奔雲中留宰相張琳李處溫燕王溥守燕天祥至雲中遂取



童貫北取
燕空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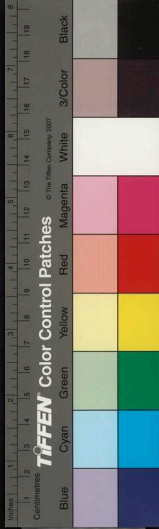
馬三千匹入夾山李處溫及都統蕭幹挾怨軍謀之溥溥
即位於燕號天錫皇帝改元建福降天祚為湘陰王溥主
燕雲平上中京遼西六路而沙漠以北諸蕃部天祚主之
遼國自此分矣金人追至雲中蕭查刺降進追天祚及
凡輜重及其幼女皆俘獲之耶律溥既立遣使來告謝上
以天祚在夾山溥安得擅立令雄州却之至五月耶律溥
死蕭幹與大石林牙立溥妻蕭氏為太后改元德興八月
阿骨打追襲天祚于國崖擒其都統蕭覲天祚脫身去及
夏國引兵數萬襲天德軍向骨打遣偏師七千擊破之於
是乘勝遂因秋成並邊牧馬休兵屯奉聖州之東。夏四

月下詔復幽燕故地遂遣童貫勒兵十五萬巡邊攸副之
仍以三策付貫如燕人悅而取之因復舊疆土耶律溥納
款稱藩次也燕人未復按兵巡邊下也五月童貫至高陽
關駐軍用知雄州和誥計降黃榜招諭若有豪傑以燕京
來獻除節度使遂令种師道總東路之兵屯白溝辛興宗
總西路之兵屯范村耶律溥遣大石林牙領一千五百餘
騎屯涿之新城貫遣張寶趙忠諭耶律溥舉國內附溥執
二人斬之又遣馬廣齋軍書入燕大石林牙謂其使人王
介儒曰過河語童貫欲和即還作善鄰不和請以兵相見
前軍統制以輕騎數千過界趨蘭溝甸為大石林牙所掩



被傷而退淳益兵二萬遣蕭幹統之將渡白溝河者將皆
欲迎敵師道以貫約不可妄殺乃止翌日虜來大兵堅壁
不動而退蕭幹迎戰於范村與宗遠楊可弼救之仍自督
戰虜乃却凡駐十二日乃還師退雄州虜至城下曰女真
之叛本朝亦南朝之所甚惡也舍此不圖而欲射利棄好
結豺狼之隣基他日之禍謂為得計可乎貫遠參議官劉
幹議再修好上聞師敗遂詔班師。貫之遠也鄭若中力
陳不可又謂蔡京曰使百萬生靈肝膽塗地公實為之。
宋昭上書言遼國不可攻金人不可隣異時金人必先敗
盟為中國患乞誅王黼童貫李良嗣等言極激切仍乞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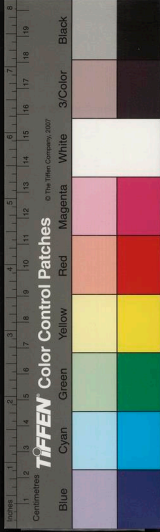
自奉使以和解之詔昭狂兵除名竄海州。加高俅開府
舊制殿帥早朝退至殿門於宰相執閣子階下相揖捲簾
二三尺以為禮俸以隨龍人不數年至太尉至是又加開
府恩比宰相每遇王黼於路則分道而行傳呼相揖故事
盡廢矣。秋七月初收絰制錢。九月金使孛堇烏斡高
慶裔來初金人取中京襲破天祚行帳又占雲中忽聞童
貫舉兵恐南朝速取燕京則歲賂不可得乃遣使來烏斡
等奏聞貴朝大兵厭境不報本國故遣臣來聘趙良嗣答
曰聞貴朝取西京雖不得報已令童貫舉兵以應夾攻之
約彼此不報不足較也烏斡等又詣王黼第計事黼救回



郭樂師有意歸朝而軍四蕭幹聞王師再壓境忽自燕來
涿樂師誘幹降而幹不從樂師遣使奉表以涿州來降時
高鳳亦以易州來歸童貫自河間復回雄州時已在道樂
師至受之以其軍八千并易州義兵五千並隸劉延慶為
鄉導軍聲大振蕭后遣蕭容韓昉來奉表稱藩假視副本
止云納款稱臣揮之而去曰須納土乃受冬十月劉延慶
郭樂師等自雄州起新城劉先世楊可世自安蕭軍出易
州遂會于涿時兵衆五十萬進駐蘆溝河契丹四軍蕭幹
亦於燕城十里外築壘相拒日遣騎渡河擊我樂師言遼
以全師抗我則燕城必虛宜遣輕騎襲之乃選常服軍并

郭樂師有意歸朝而軍四蕭幹聞王師再壓境忽自燕來
涿樂師誘幹降而幹不從樂師遣使奉表以涿州來降時
高鳳亦以易州來歸童貫自河間復回雄州時已在道樂
師至受之以其軍八千并易州義兵五千並隸劉延慶為
鄉導軍聲大振蕭后遣蕭容韓昉來奉表稱藩假視副本
止云納款稱臣揮之而去曰須納土乃受冬十月劉延慶
郭樂師等自雄州起新城劉先世楊可世自安蕭軍出易
州遂會于涿時兵衆五十萬進駐蘆溝河契丹四軍蕭幹
亦於燕城十里外築壘相拒日遣騎渡河擊我樂師言遼
以全師抗我則燕城必虛宜遣輕騎襲之乃選常服軍并

書良嗣曰縱本朝乘勝下燕亦與已許歲幣初不必計先
後也而以良嗣報使馬擴副之。初貫攸回軍至河間但
招集亡潰真保雄州而已忽知中山府詹度奏耶律淳死
燕人有越境而至者王黼有請于上詔貫攸無歸異議者
斬召諸道兵三十萬復用种師道為帥師道力辭又造堂
曰太祖嘗出收燕山圖示趙普晉曰此必曹翰所為然翰
能取之陛下使誰守之太祖遂卷圖而入如師道非才豈
敢望翰令朝廷謀帥設有如翰者又使誰守之於是師道
以避事落節度而更以劉延慶為都統制約九月會三關
屬蕭后專政契丹恐漢人應南軍將謀殺之時管常勝軍



金人燕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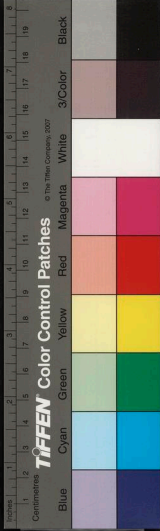
我初聞南軍到盧溝有入燕者我心亦喜將斂軍歸國却聞劉延慶一夜燒焚而遁何至此耶一兩日聞到闕汝觀我家用兵有走者否契丹聞阿骨打至弃闕而遁遂入居庸關軍皆辱食時到燕蕭氏聞居庸失守夜率蕭幹等出奔行五十里金人遊騎及城統軍蕭乙信開門納之宰相以下皆降蕭氏奔夾山阿骨打遣五百騎送馬擴歸朝獻嗣馬擴至秦聖州國相蒲結以往歲不遣報使令歲出兵失期為言云令更不論元約特與燕京六州二十四縣良嗣答以元約山前山後十七州令乃如此信義安不詳論

大兵潰於盧溝

報眾軍遂潰自相蹂踐而死奔遺騎來追至涿水北而還童貫蔡攸再舉不能下竅遣其客王環由飛狐路約阿骨打以下燕十二月阿骨打起居庸關馬擴隨軍行阿骨謂擴曰

金使來議割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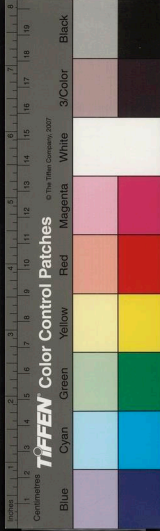
我初聞南軍到盧溝有入燕者我心亦喜將斂軍歸國却聞劉延慶一夜燒焚而遁何至此耶一兩日聞到闕汝觀我家用兵有走者否契丹聞阿骨打至弃闕而遁遂入居庸關軍皆辱食時到燕蕭氏聞居庸失守夜率蕭幹等出奔行五十里金人遊騎及城統軍蕭乙信開門納之宰相以下皆降蕭氏奔夾山阿骨打遣五百騎送馬擴歸朝獻嗣馬擴至秦聖州國相蒲結以往歲不遣報使令歲出兵失期為言云令更不論元約特與燕京六州二十四縣良嗣答以元約山前山後十七州令乃如此信義安不詳論



數四卒不從於是以國書付良嗣等使與其使偕來，十一月庚午郊。是歲高麗王佖死子楷嗣位。

癸卯宣和五年春正月金使李靖王度刺撒母與趙良嗣偕來金主謂燕京用本朝兵力攻下其租稅當還本朝上意以銀絹代之靖復請歲幣上亦特許遂命良嗣再使求平灤地阿骨打曰平灤欲作邊鎮不可得也遂議稅租阿骨打曰燕租六百萬貫止取一二萬不然還我涿易舊疆良嗣本朝自以兵下涿易夫復何言御筆許十萬至二十萬不敢擅增良嗣等留雄州以國書通奏詔復遣良嗣再使代稅之物悉以從未諭遂許以遼人舊歲幣四十萬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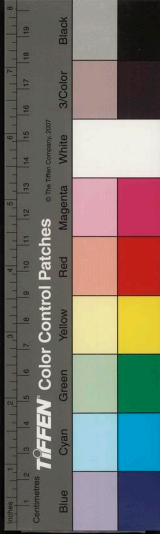
數外每歲更添燕山涿易順景檀薊六州代稅錢一百萬緡金人既得所欲乃許三月金使寧述劉王度刺撒母盧特誓書草來且言金主許還西京且求搆軍物二十萬而國書并誓書乃無一語及西京省蓋良嗣與寧述割欺罔之言乃遣兵部侍郎盧益持誓書議交燕京日子盧益等至燕山先索搆師金帛乃得見兀室等且索誓書觀之斥字畫不謹凡改更三四王黼皆曲意從之且索燕人趙溫訊李處能來歸者宣撫司縛溫訊與之其志愈驕矣至夏月遣楊璞以誓書及燕京涿易檀順薊景六州來索米二十萬石上遣童貫蔡攸入燕先日交割後曰撫定燕之



金帛子女職官民戶為金人席卷而東而宋朝捐貳帛數
百萬所得空城而二粘罕猶欲止割涿易河骨打二海上
之盟不可忘也我死汝則為之時左金弓為金人謀嘗獻
詩勸君莫惜損金議一寸山河一寸金故金人邀求不已
宋朝曲從所請乃許之。赦兩河燕雲路時習趙良嗣虛
辭謂虜許我雲中故曲赦併及山後云。後以王安中知
燕山府詹度郭藥師同知藥師以節鉞欲居度上稱御筆
所書有序藥師不從兼常勝軍橫盛度不能制朝廷生
憂九月以度知中山府蔡靖兩易其任

燕山之地易州西北乃金坡闕昌平之西乃居庸關順

州之北乃古北關景州東北乃松亭關平州之東乃榆
闕渝闕之東乃金人之來路凡此數關蓋天所以限蕃
漢也一夫守之可以當百宋朝之割地若得諸關則燕
山之境可保矣然闕內之地平灤營三州自後唐為契
丹陷之後改平州為遼興府以營灤二州隸之疏平州
路石晉以燕山諸郡賂契丹又改為燕京路則與平州
為兩路矣始宋朝自海上議割地但云燕雲兩路而已
北平灤所以有辭也金人既據平州則闕內之地蕃漢
雜處故鞮離不入寇至自平州由當時議割地不明地
理之誤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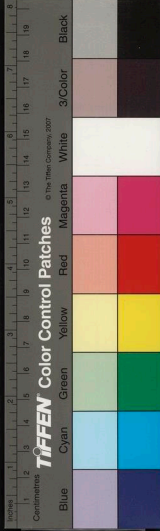
遼張鼓以平
州

五月王黼加太傅總治三省事。金太宗吳乞買立

向背
扣號

太祖大聖武元皇帝改為天會元年遼張鼓以平州來降鼓知契丹必亡籍丁壯五萬以為備金人既下燕使參政康公弼諭意鼓曰契丹八路令特平州存耳敢有異志所以未釋甲者防蕭幹爾公弼以語粘罕遂改平州為南京加鼓同平章事至是吳乞買新立遂遣左企弓等歸時燕民患遠徙私訴於鼓曰企弓不謀守燕而使吾民流離至此近聞天祚復振若明公仗義首圖興復先責企弓等罪而殺之縱燕人歸南朝宜無不納如金人復來內用平州之兵外借南朝之援何懼乎鼓召李石問之石以為然遂殺企弓石與高

履詣燕山說王安中曰平州形勝之地張鼓總練之才足以禦金山安燕境宜招致之安中送石履赴闕改石名安弼履名黨又趙敏修者乃遠相李處能也三人與王黼白事多從之張鼓又遣其弟來通款乃授鼓節度出襲平州世襲平州惟趙良嗣以為不可恐必招女真之兵而時相不從金人聞鼓叛遣兵討之鼓率兵迎拒金人以兵少而退大書州門有令冬復來之語至冬十一月金人以千騎破平州得宋朝所賜鼓詔鼓走燕山自是金人歸曲宋朝累檄宣撫司取鼓乃命王安中繼殺函首送之未幾金太子窩里罕由平州路入寇矣。六月加朱勛節度。私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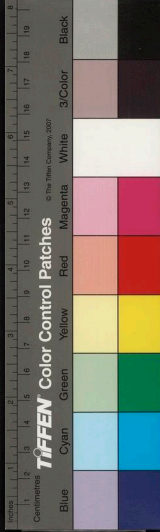
譚稹為宜

月童貫致仕貫攸歸自燕山頗失上意王黼梁師成去為
譚稹為宣撫副使貫尋命致仕。譚稹為宣撫副使仍駐
河東然金人以燕山地要害實不我與但浮沉其辭而我
之使人昧利貪寵欺誑朝廷因是日生希覲出師至太原
會吳乞買初立猶未暇治山後故朔州韓正應州蘇京蔚
州陳棚皆通款于我稹即除官尋遣少保。詔毀蘇軾司
馬光文集板已後舉人習元祐學術者以違詔論明年又
申嚴之。八月卒已朔日食陰雲不見。遼將夔離不即
蕭幹也據奚王府自立為神聖皇帝國號大奚改元天嗣
時奚人飢幹出盧龍嶺攻破景州又敗常勝軍於石門鎮

蕭幹自立為
帝

王黼第
芝

陷薊州寇掠燕城其鋒甚銳有涉河犯京師之意人情洶
洶頗有謀棄燕者童貫自京師移文王安中郭藥師切責
之已而安中命藥師大破其眾幹遁去為其下所殺傳首
京師。冬十月雨水。十一月詔國子監刊御註冲虛
至德真經南華真經頌之學者。幸王黼第觀芝黼專結
梁師成既為相再賜第於城西開便門與師成宅對街以
相往來及燕王告功黼益得志乃妄言家之屏風生五芝
請上臨幸上既幸黼第又自便門過師成復來黼家駐蹕
因觀芝黼自出傳旨又賜命放散侍從百官於是禁衛諸
班直爭願見上始謝恩不肯散因大詢詢師成詳稹乃扶



持上出撫諭之諸班直稍定已而復入夜漏下五刻乃聞
過龍德複道小牆所謂鹿寨門者以還內宮十餘人執兵
衛之而去三衛衛士無一人得入者是夜諸班禁從皆集
教場備不虞殆半曰人心始安

宣和之臣昧利貪寵欺誑朝廷謫佞成風竊取威福不
能致天下於平治而逢君之惡者首則有蔡京繼則有
王黼梁師成之徒危人家國可勝誅哉

十二月金使初來賀正。譚稹奏常勝軍恣橫乞別招一
軍以分其權得五萬人號義勝軍

御樓觀燈有
拍非乘輿者

甲辰宣和六年春正月御樓觀燈忽有人躍出墨色布衣

若寺僧童行狀以手畫簾出指斥語上怒甚命中使傳旨
治之蕪掠亂下又加炮烙略不語亦無痛楚之狀又斷其
足筋俄施刀齧血肉狼籍上大不悅為罷懼竟不知何人
明年八月有都城東門外鬻菜夫至宣德門下忽若迷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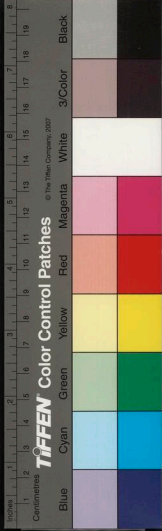
菜人言塚社
根

釋荷擔向門擊而言曰汝塚吾社稷矣太祖皇帝神宗皇

帝使道尚宜速改也邏卒捕之下開封獄一夕方省則不
知向所云為者乃於獄中盡之。置措置書所藝生徒以
五百人。二月陳瓘卒于楚州蔡京知瓘才待之加禮瓘
不肯附麗恬於進取雖諸父交薦逮居言職所疏姦惡雖
死不避也。閏月京師河東陝西地大震去冬及正月地

陳瓘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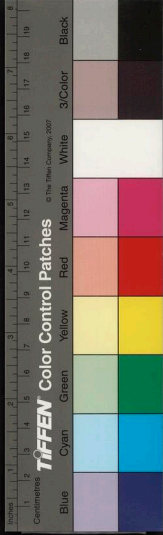
京師河東
陝西地震



震至是又震宮中殿門皆搖動且有聲河東陝西尤甚關
州地及諸山草木悉沒入而山下麥苗乃在山上元遣石
司郎官黃潛善為察訪因按視焉及歸圖進曰震而已所
傳則非也上意遂安潛善又以迎合銅錢事除戶部侍郎
。夏四月親試舉人賜沈晦以下八百人及第出身有差
時內侍梁師成益通賓客招賂賂士人納錢數千緡即令
赴廷試以獻頌上書為名而官之至百餘人。五月金使
來告嗣位以著作郎許亢宗為賀嗣位使全國無城郭宮
室就以所居館燕悉用契丹舊禮如結綵山作倡樂尋幢
角觥之伎蘭雜擊鞠之戲與中國同但於眾樂後飾舞女

科免夫錢

數人兩手持鏡上下類神祠中電母所為者莫知其說其
國茫然皆芟舍以居至是方營土屋數千間日役萬人規
模盡倣中國所為亦宏侈矣。六月科免夫錢燕城常勝
軍五萬戍兵九千月給糧十餘萬石而他軍不與焉故悉
出河北河東山東民力以饋給之率費十餘石至二十石
始能致一石於燕山三路俱困上殊不樂欲罷王黼黼作
免夫之令異得以久權乃措置調夫京西八萬淮南四萬
兩浙六萬五千江南九萬七千福建三萬五千荆湖八萬
八千廣南八萬三千四川十萬八千並納免夫錢每夫二
十貫徧率天下所得纔二十萬緡而結怨四海矣。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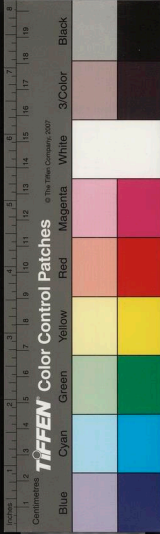
全攻臨應
蔚

月置璣衡所以王黼總領梁師成副之。金人攻臨應蔚等州先是金人以納張鼓屢出怨言又於三月來宣撫司索所許糧二十萬斛譚稹曰宣撫司未嘗有許糧之文其使曰去年四月間趙良嗣已許矣稹曰良嗣口許豈足憑耶終不之與金人怒及舉兵亦以此為辭遂攻應蔚守臣蘇京殺陳翊又陷飛狐靈立兩縣絕山後交割之意乃罪稹措置乖方詔落太尉致仕

金人自滅遼駸駸有虎視中原之意而朝廷不知唇亡齒亡早不為備而反卑辭厚幣以貨燕山之地觀其金帛子女席卷而東以空戔與之其意亦可見矣金之欲

渝盟而無其釁幸有納張鼓之降絕行糧之請而得以歸曲於我此皆君臣闇昧而狂虜得逞其志也

除童貫落致仕仍領樞密院事河東北燕山路宣撫使是時遼主天祚在夾山上欲訪致之始遣一番僧齋御筆絹書通意及天祚許歸則易書為詔待以皇弟之禮位燕越二王上築第于閭女樂三百人天祚大喜貫之是行名為代稹交割山後土地其實已約天祚來降自往迎之也是冬貫遣馬擴卒興宗使粘罕軍至雲中會粘罕已歸國留兀室權元帥責以度參禮卒不相見第使高慶龍傳言以朝廷先遣誓書招納叛亡雖山後亦許難以便交擴歸去



貫以虜情不乞測速營邊備貫不之信

宋之於遼歡盟歲久天祚嘗私謂左右曰若女必來
吾與南宋為兄弟夏國為甥舅何憂哉宋皇渡海與女
真盟夾攻天祚謀復燕雲可謂失計矣至是而誘致天
祚未知天祚能南歸乎適足以激金虜之怒何其愚也
九月以日時中為太宰李邦彥少宰先是上待王黼過於
他相黼以父事梁師成稱忠府紀生黼第側有複道過師
成家上因觀芝始悟其交結狀乃拔時中邦彥以分其權
而師成亦絀初上欲大用彼因曰蔡六豈堪作相彼遂落
節鉞仍領樞密院事十一月王黼致仕罷應奉司。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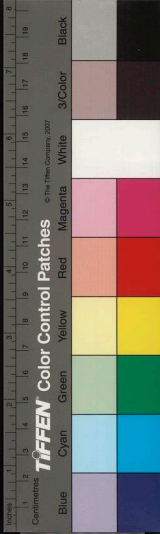
日時中李邦
彥八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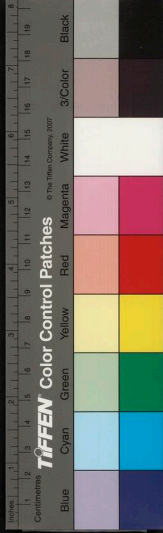
彼落職王黼
致仕

蔡京再領三
省

京攸文字為
仇

二月詔以法式滋多流品猥衆僥倖踰金民力匱乏令尚
內外官匱上意大不樂中官贊上召故老大臣遂決意起
京上又恐京年高不能朝參遂命其子條以時入對殿庭
傳道君臣之意而彼以弟條鍾愛於其父因條私撰西清
詩話專宗蘇黃為言者所論彼白上請殺之上憫京老不
許止落職勒停仍詔毀板由是京父子遂為仇敵。童貫
欲收復雲中以奏議來京主其說右丞宇文粹中對以有
誓書有俟等天祚五七年後徐議之說恐令興兵劉豐端
啓其議遂已。兩京河浙路京師災異疊見都城有青月





男子字

女生號

河北菜盜
起

某男子孕而誕于辱母不能收易七人始免而逃去又月
酒肆號豐樂棧酒保朱氏子其妻年四十餘忽生兒髯長
僅六七寸疏秀甚美宛然一男子詔度為女道士。是歲
河北山東盜起命內侍梁方平討之時轉糧以給燕山民
力疲困以盜額科斂如之連歲凶荒民食榆皮野菜不給
至自相食於是飢民並起為盜山東有張仙者眾十萬張
迪者眾五萬河北有高托山者號三十萬自餘一二萬者
不可勝計也

遣使宣撫河
北京東

乙巳宣和七年春正月遣使撫諭河北京東盜賊流民以
洪中孚為宣諭使詔許招降中孚急於成功奏請出降者

金人備天祥
而違已

復當年賦役軍士依元額收願削兵籍不聽由是鄉黨子
弟詭為盜以免稅卒伍有過竄名為盜中皆得所欲大名
尹徐處仁極言其弊中孚罷為官觀。金人滅遼遼主天
祚竄入陰夾山金人以力不能入恨其不出謂出必得之
天祚亦以畏粘罕兵在雲中故不敢出至是聞粘罕歸其
以元室代戍雲中乃使韃靼諸軍五萬并攜其后妃二子
秦趙王及宗屬南來大石林牙諫之不聽遂越漁陽嶺而
粘罕已回雲中故為金人所敗又畏中國不可仗乃謀奔
西夏未至金人擒之削封海濱王送長白山築城居之踰
年卒遼國遂亡。燕山糧匱自京師輸來五十萬斛以資

蔡京致仕童
貫封王

之。罷京東西弓箭社先是宣和四年梁揚祖請置社
而邀功者取五等之籍悉入之民不堪擾滋起為盜故臣
僚請罷之。三月朔雨雹。夏四月蔡京致仕。六月封
童貫廣陽郡王宋朝異姓非外戚無封王者蔡京用事特
紹述之說以資姦謀遂贈王安石舒王其後何執中贈清
河郡王及賞童貫燕山功遂生封廣陽郡王王爵於是濫
矣。劉安世卒安世從司馬先學初除諫官懼禍以母老
辭毋曰天子諫臣當捐身報國若得罪流竄毋問遠近吾
當從汝所之於是正色立朝面折庭諍或逢威怒則執簡
卻立俟天威稍霽復前抗辭時曰殿上虎梁師成使吳

劉安世字

默持書來喘以即大用默因勸為子孫言安世笑曰吾為

元祐全人見司馬光於地下又可破戒乎蘧軾曰噐之真
鐵漢云。七月熙河東路地震有裂十數丈者蘭州尤

狐升御榻

甚倉庫皆沒河東諸郡或震或裂。有狐升御榻而坐詔

毀狐王廟。十一月丙戌郊上纓下壇而虜將入寇左右

金人分道入
寇

祕之不以聞恐妨恭謝。十二月金人分道入寇東路之

軍幹離不主之建樞密院於燕山以劉彥宗主院事西路

之軍粘罕主之建樞密院於雲中以時立愛主院事虜人
呼為東朝廷西朝廷於是幹離不之軍自燕山直犯河北

粘罕之軍寇河 臨朔武代忻等州直趨太原先是蔡八



金人遣道三使以覘中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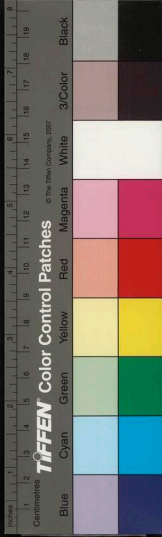
義勝軍常
藤軍叛歸
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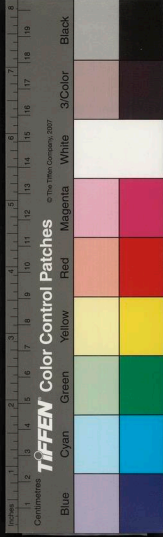
既獲天祚遣三使來聘初日報謝通好也次日告慶得
天祚也又次日賀天寧節也使傳繼來河朔至京供億疲
弊而虜亦因以覘窺路使我不疑及三使北歸宋禮部郎
中陳桶為送伴使至境上已宣言大舉公為掠奪無常儀
桶懼馳還時粘罕已蓄南侵之謀會義勝軍三千叛奔之
之具言中國虛實又易州常勝軍五百人亦叛歸粘罕由
是劉彥宗余覲蕭慶力勸言南可圖仍不必眾因糧就
兵可也粘罕遂決意入寇然尚未顯然渝盟故事命吏部
員外郎傅察為接待賀正旦使行至境上值幹離不入寇
遂執察等責令投拜自副使蔣並以下皆羅拜臣服察獨

不屈金人以兵脅之察亦不顧大首曰我以南朝天子夫
德故來吊伐察曰胡欲敗盟以此為兵端爾然自古之戰
以曲直為勝負南北敵國亦安知爾非送死哉我惟有死
而已膝不可屈也大首怒執而礼之檀州薊州。童貫
童貫再宣撫
童貫再宣撫

粘罕責馬
擴及參

復宣撫自太原逃歸始金人遣李用和來告慶始言于上
曰願詔童貫至河中當授以雲中之地雖諜言不一而信
之不疑詔貫再行宣撫貫至太原遣馬擴卒與宗往使且
交蔚應州及飛狐靈丘縣還金國擴等力爭不可皆拜之
待止許史卒三人從趣擴等庭參擴等力爭不可皆拜之
如見金主禮首議山後事粘罕曰大聖皇帝初與趙皇跨





海交好各立誓書萬世無數不謂貴朝陰納張鼓收燕不
逃去官民本朝累牒追還第以虛文見給今當略辨是非
擴曰本朝緣譚稹昧大計輕從張鼓之請上深悔之願相
國存舊好不以前事置懷乞且交蔚應州飛狐靈丘兩縣
粘罕笑云爾尚欲兩州兩縣耶山前山後我家地尚復奚
論汝家別割數州來可贖罪也擴自雲中回至太原具以
粘罕所言告貫貫華未幾公使拔盧拇王介儒來且言張
鼓渝盟其國已興兵擴曰兵凶器天道厭之况南朝百年
積累之國若稍飭邊備豈能遽使撒離拇曰國相若以貴
朝為可憚則不敢長驅矣若勸童大王割河東河北以

馬後之正義
誠全人

張孝純留
貫

大河為界用存宗社也貫聞之憂懣不知所為即與其屬
宇文虛中等遁歸請太原帥張孝純諭意孝純曰金人渝
盟大王當會諸路將極力支吾令大王去人心搖是將河
東與賊河北亦豈能保乎恐日口貫受命宣撫非守土臣
必欲留貫置帥臣何為孝純撫掌嘆曰平時童太師作多
少威重臨軍乃畏怯如此身為大臣不能以死難止欲
奉頭竄竄何面目見天下士乎貫胡日遂行

金人渝盟上之所恃者童貫而已貫先逃歸國何賴焉
貫本庸繆因京為助遂握兵權夫以師之耳目在大將
旗鼓進退從之勝負係焉貫身去敵常數百里是致

金人臨燕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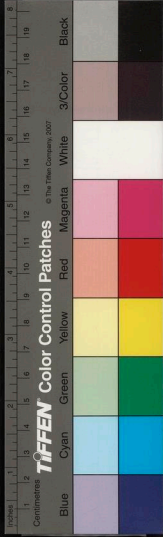
不先敵士不用命屢見敗衄貫之再行纔見虜勢披猖即行退遁誤國之罪莫大於此觀孝純之言忠貫日月其許國之心亦見於此矣

韓離不軍至燕山府知府蔡靖命葯師張令徽出門為備藥師戰于三河令徽遁歸藥師諭靖降靖曰誓死報國此何言哉引佩刀欲自刎衆共抱持之未幾韓離不至藥師迎降金人執靖及都轉運使呂頊浩置軍中初蔡攸童貫力主藥師謂可任邊事楊時雍得其通金人書繳上之亦屢有告變者皆不省至是果叛欺至京師時方議封藥師燕王張令徽郡王割燕地與之世守而燕陷矣韓離不留

金人臨朔武
併代州

靖守燕而引兵向關以先驅攻保州安肅軍不克圍中山府唐度禦之。粘罕兵至朔州守將孫翊出戰勝負未決義軍開門獻其地進至武州義軍亦為內應遂失朔武長驅至代州李嗣本率兵拒守義軍擒嗣本以降安撫使史抗父子迎戰死都巡檢李翼也呼縣拒戰不屈將吏皆遇害金人至忻州守臣賀權開門張樂以逆之粘罕大喜遂下令不得入城遂距石嶺關太原帥張孝純以異景守關景辭不許命耿守忠以本部八千助之守忠至關開關以獻景奔還粘罕遂引兵圍太原知朔寧府孫翊來救兵不滿二千與金人戰于城下張孝純曰賊已在近不敢開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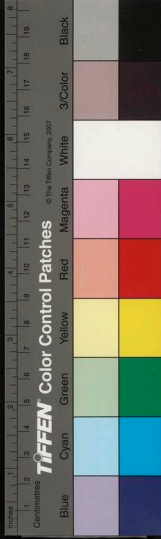
孫翊救太原
死之



觀察可盡忠報國翊日但恨兵少爾乃復引戰金人大注
粘罕再益兵力不能敵翊死焉無一騎肯降

金人以幹離不據燕山以圖入攻河北以粘罕據雲中
以圖入攻河東然粘罕不敢由太原深入而幹離不越
三鎮直犯輦轂者何哉蓋是時河東邊外雖得朔武蔚
應四州而未盡得雲中之地故蓋邊雖不失備粘罕所
以不敢輕犯鴈門石炭之險越太原之重地也河北邊
外宋朝便以燕地為新邊竭舊邊之力以禦之故新邊
一夫舊邊亦莫之禦也由是幹離不乘隙可入馬始粘
罕幹離不分路以圖入攻河東河北而已非有直造京

闕之志以粘罕之雄尚且遠遣撒母使夏國許割地以
為牽制猶不敢輕舉况幹離不才居粘罕下豈敢直越
大河以犯宋闕耶竇為師有以告之以重貫重兵在并
州粘罕由雲中入侵以兵之相持令京畿內虛河朔無
備可因粘罕以為牽制也故幹離信而行之是歲入侵
中原功居粘罕上其為藥師之謀明矣○粘罕自雲中
由懷仁河陰將侵代州之境慮家計艱難取分兵由胡
谷寨入焉其徒兀室余覲曰今日至代州必有數戰成
敗未可知直至代州並無一戰夫何代州三日而陷石
嶺開闕以迎金兵如入無人之境直趨太原粘罕始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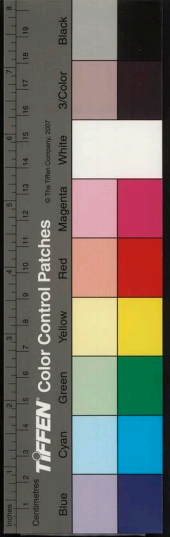


占星復明金
人欲四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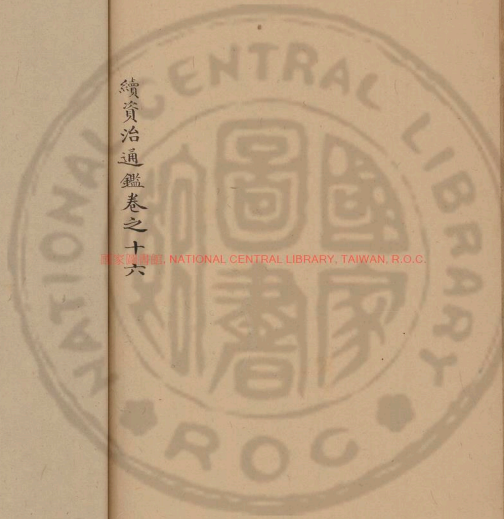
易中國之心矣會中原久不知兵內無賢相外無猛將
束手無措坐視中原淪於夷狄生靈塗炭可勝哀哉

韓離不犯慶源府其太史占帝星復明大驚欲回郭藥師
曰南朝未必有備不如姑行道出陽武縣知縣蔣興祖兵
力不敵死之攻隘信德府執守臣楊信功。罷花石綱及
非泛上供并延福宮西城租課內外製造局。童貫得虜
謀及聞折乃檄書其言不遜竟初匿不以奏李邦彥謂不
若以檄書進呈^上乃下詔罪已求言。太學生陳東伏
闕上書數蔡京童貫王黼梁師成李彥朱勳之罪指為六
賊乞誅之以謝天下。庚申上內禪以道君號退居龍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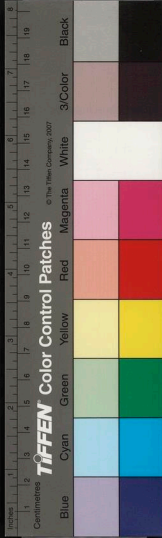
宮皇太子即皇帝位。大赦。立妃朱氏為皇后。李鄴
使金虜告內禪且求和。門下侍郎吳敏薦李綱綱入對
綱奏禦敵固守之策且請急召諸路軍馬以壯京師徐議
出征又言國家敦示和行減幣犒師之物當量以與之至
於疆土則祖宗之地子孫當以死守不可以尺寸與人願
陛下留意毋為浮議所搖上嘉納除兵部侍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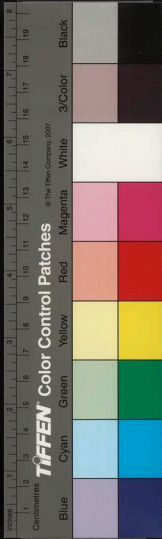
續資治通鑑卷之十六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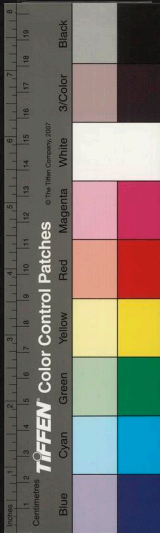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33925/4 v8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續資治通鑑卷之十七

宋欽宗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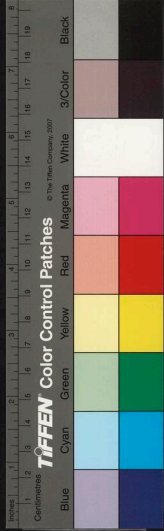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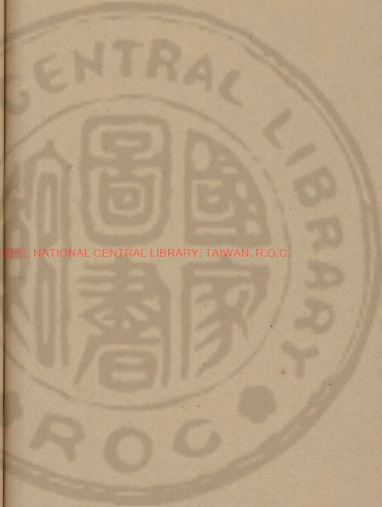
朝散郎書禮部員外郎國史院編修官李燾經進



金人南侵

丙午靖康元年春正月金人南侵內侍梁方平領兵在河
北金人奄至倉卒奔潰時南面守橋者望見虜中旗幟燒
斷橋纜陷沒凡數千人虜因不得濟方平既潰何灌軍亦
望風奔散我師在河南者無一人河水已合虜遂取小舟
以濟凡五日騎兵方絕步兵猶未渡也金人已渡河乃嘆
曰使南朝^{若運}二千人守河我輩怎生得渡遂陷相州至人遣
郭藥師為前驅藥師疾馳三百里質明至濟州。已巳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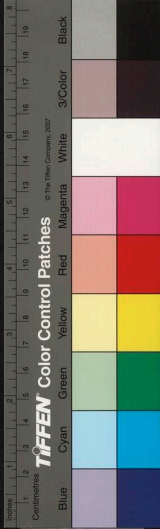
金人陷相州



親征詔曰朕以全國淪盟樂師叛命侵軼邊鄙劫掠吏民雖在纘承之初敢忘付託之重事非獲已兵出有名已戒六師躬行天討應親征合行事件令有司並依真宗皇帝幸澶淵故事以待郎李綱為親征行營使吳敏副之聶山叅謀軍事。竄王黼朱勔李彥。道君皇帝出幸南京。白時中請上南幸或云欲西幸洛陽吳敏曰京城百萬生靈柰何弃之會中宮國公公在內侍王孝錫曰陛下豈可留此上色變降榻曰卿等毋執朕將往陝西起兵以復都城決不可留綱泣拜俯伏以請會燕越二王至亦以固守為然上意稍定乃召中宮國公還委綱治兵禦寇中夜上

違諭宰執欲詰旦決行質明綱入朝見禁衛探甲乘輿服御皆已陳列綱與殿帥王宗入見曰陛下已許臣留今復戒行何也且六軍之情已變彼父母妻子在都城豈肯舍去萬一中道歸散陛下孰與為衛且虜騎已迫彼以徒馬疾追何以禦之上始命輟行

呂中曰當虜人之入寇也人以為車駕不當守京城使其從行幸之計可以無蒙塵之禍乎曰靖康之禍在於無備而不在於守與避也為靖康計者固當避狄而亦非倉卒之可避也使其早從幸閩中之謀乘虜未至則車駕行幸猶可以達否則早從上皇治兵西京之訓集



天下勤王之師京城或可以守虜既迫京師而謀避狄
乘輿一出禁衛聞虜至而四潰矣此李綱所以不主其
議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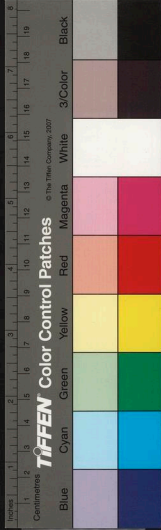
辛未上御宣德樓宣諭六軍始定固守之議命李綱為親
征行營使侍衛親軍馬軍都指揮使曹勝副之治都城四
壁守具以百步法分兵備禦每壁用正兵萬二千餘人而
保中廂軍不與馬又團結馬步軍四萬人為前後左右軍
中軍軍八千人有統制統領將領隊將等日隸習之治戰
守之具粗畢而金人抵城下矣。白時中罷李邦彥起復
太宰張邦昌少宰都人呼邦彥為浪子宰相。壬申遣使

金人至京城

督諸路帥臣將勤王兵入援。癸酉韓侂不軍至京城西
北北牟駝崗大駟監獲馬二萬疋芻豆如山蓋非藥師曾
在其地打球未導金兵先據之是夕金人攻宣澤門以火
艇數十順流而下李綱臨城募敢死士二千人列布揚子
城下火艇至摘長鈎投石碎之又於中流排置權木及運
蔡京家山石壘門道間就水中斬獲百餘人迨旦始定。

邦彥和

李邦彥等建議講和以緩虜勢遣李鄴鄭望之相繼使虜
營韓離不以攻城不克遣王洵偕來需攜師金銀欲尊其
主為伯父歸燕雲之人在漢者割中山太原河間之地且
欲親王宰相為質乃退師鄴歸奏聞邦彥議以金人所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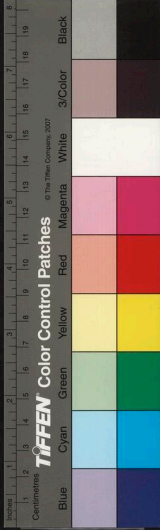
李綱言三鎮不可割

金二百萬兩銀五百萬兩牛五百頭羊一千口表段如銀數量與金八十萬兩銀二百萬兩蝦子如銀之數生羊并從所請上從之李綱力爭以謂尊稱及歸朝官固無害攜師金帛太多當量與之三鎮不可割至於遣使即宰相當往親王不當往令莫若擇使與之熟議彼以孤軍入重地勢不能久神師道及姚平仲以涇原秦鳳路兵至請緩給金帛禁遊騎不得遠略俟歸抗而殲諸河女真豈知有孤軍入境而善其歸乎宰相昏謂都城破在旦夕尚何有三鎮而金幣之數又何足較一默然綱求去上曰不須如卿等第出兵益固城守恐金人歎我也宰相皆易其言詔以

康王出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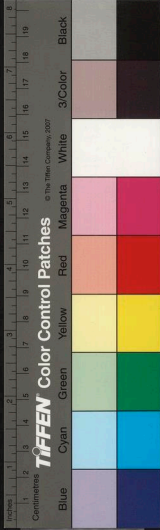
金人攻城戰却之

皇弟康王為軍前計謀使張邦昌副之時肅王及康王毅然請行曰虜必欲親王臣為宗社大計豈應辭避李艱高世則偕行所求皆與之綱留三鎮詔書不遣。乙亥金人攻通天景陽門綱乞禁衛班直善射者千人以隨金人方渡濠以雲梯次城班直乘城射之皆應絃而倒近者以手砲槓木擊之遠者以神臂弓射之又遠者以床子弩坐砲及之又募壯士數百人繩城而下燒雲梯數十座斬獲首者數千級金人又攻陳橋封丘衛州等門綱登城督戰自卯至未中間殺賊數千乃退武泰節度使何灌死之。王孝迪議揭榜立賞括在京軍民官吏金銀違者斬之行金



二十餘萬銀四百餘萬。詔金國以大金稱。梁師成伏誅。丁亥陝西种師道姚平仲鄜延張俊韓射中環慶汪洋馬遷熙河姚古秦鳳种師中及折彥質折可求等勤王兵並至號二十萬京師人心稍安李綱言於上曰勤王之師漸集非節制不能歸一不能濟願勅兩師聽臣節制上不許乃別置宣撫司以師道同知樞密院事充京畿河北河東路宣撫使以平仲為都統制應四方勤王兵並拜宣撫司又撥前後軍之在城外者屬之而行營司所統者獨左右中軍而已上屢申飭兩司不得侵紊而節制既分不相統一矣。壬午統制官馬忠以京西兵至遇金人於順

天門外乘勢擊之殺獲甚眾范瓊將萬騎自京東南營於馬監之側王師大振綱奏曰金人之兵見實不過六萬吾勤王之師集城下者二十餘萬彼以孤軍入重地正猶虎豹自投檻穽當以計取不可與角一旦之力俟其糧乏人疲然後以將帥檄取誓書復三鎮從其歸中渡而後擊之必勝之計也上然之。种師道入見奏云臣以議和非也京城周回八十餘里如何可圍城高數十丈眾支數年不可攻也若於城內劄寨而城上嚴兵拒守以待勤王之師不逾數月虜自困矣如其退即與之戰四鎮之地不宜割與上令與邦彥共議師道見邦彥曰師道在西上不知



姚平仲叔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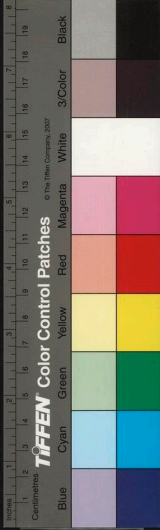
京城堅高如此，備禦有餘。當時相公何事，便講和邦彥曰：以國家無兵故也。師道曰：不然。凡戰與守，自是兩事。戰不足守，則有餘。京師數百萬衆，盡皆兵也。師道與邦彥議，數日不決。二月丁酉夜，宣撫司都統制姚平仲率步騎萬人，宵劫虜寨，以敗還。初，師道以三鎮不可棄，城下不可接戰。俟姚古來，兵勢益盛，乃可。而李綱主平仲之謀，夜扣金營，欲生擒韓侂胄，不奉康王以斷謀泄。而虜有備，併力擊之，殺傷相半。楊可勝死之。師道復言，劫寨已誤，然令再遣兵攻之，亦一奇也。邦彥畏懦，不果用。李綱會行營左右軍將質明出景陽門，勒兵於班荆館，天駟監分命諸將解范

李綱再出戰

罷李綱

瓊王師古等圍虜騎出沒，鏖戰於幕天坡，斬獲甚衆。復犯中軍，綱親率將士以神臂弓射却之。既而宰執令臺諫交言，西兵勤王之師及親征行營司兵，為虜所殲，無復存者。上大驚，有詔不得進兵。遂羅綱尚書右丞，親征行營使以蔡懋代之。因廢行營使司，止以守禦使總兵事。蓋欲罪綱以謝金人也。太學生陳東上書曰：在廷之臣奮勇不顧以身任天下之重者，李綱也。所謂社稷之臣，其庸繆不才，忌嫉賢能，動為身謀，不恤國計者，李邦彥、白時中、張邦昌、趙野、王孝迪、蔡懋、李稅之徒是也。所謂社稷之賊，心邦彥等嫉綱如仇讐，恐其成功，因綱用兵小不利，遂得乘間投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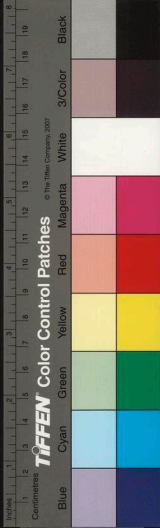
太學生書
都民伏闕
罷李綱



歸罪然一勝一負兵家常勢豈可遽以此傾動任事之臣
乞復綱舊職以安天下之心付种師道以閩外之事又都
民數萬人擁伏闕下會邦彥入朝乃數其罪且欲殺之吳
敏傳宣不退都民遂搥登聞鼓山呼震地乞復綱及師道
舊職開封尹王時雍麾之不去耿南仲王宗漢恐生變乃
入奏上勉從之於是遣南仲號於界曰已得旨宣綱矣內
侍朱珙之懷詔不行而後發之使先至衆取珙之鬻而磔
之及綱至復舊官俾出東華門宣諭人心大悅喧呼而
出

呂中曰自女真叛盟以來朝廷乍和乍戰人才乍賢乍

否何其洵洵多變之甚也寇至之初始謀避狄以李綱
所言而更為城守之計既以堅守又以李邦彥一言為
甲辭之請師道既至又以師道一言而為不和之謀師
道方逞堅守不戰以囚虜朱幾以姚平仲一言而為急
擊之舉姚平仲既敗又以李綱和師道為誤國而罷之
諸生伏闕又以李綱种師道為可用而復之及其後也
又以臺諫之言而逐之李綱方議備邊師道亦請防秋
我朝廷之議略定曾未再閱月而吳敏耿南仲謝克家
孫覲又以三邊為可割和議復行矣吳敏本立和議未
幾復留虜使陰結遼人又以為女真藉口之資矣二首



所到三鎮
詔
至軍前

金使復來宇文虛中齋李謂所留三鎮詔書以往仍奉迎
康王先是康王留金營與金國太子同射連發三矢皆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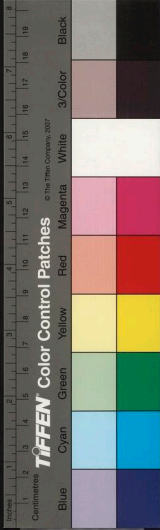
晉連珠不斷金人謂將官良家子似非親王豈有親王精
於騎射如此乃遣歸更請謂王為質。士寅金人進兵咸
豐門先是蔡懋號令將士金人近城不得輒施放有引砲
及床子弩者皆杖之網既登城令施放自便能中虜者厚
賞夜發霹靂砲擊之金人驚散。六沈晦假給事中從皇
弟肅王使幹離不軍。乙巳康王自金營還。金人圍京
城凡三十三日既得三鎮詔書及肅王至不俟金幣數足
遣閣門使韓光裔來代朝辭之禮又遣團練使賈寔代別
康王上令王解所服犀帶付寔遺幹離不為贈。丙午金
人退師神師道請臨河邀擊之李綱亦謂機取誓書復三

金人攻咸
之

肅王使軍中
康王還

金人退

人退師神師道請臨河邀擊之李綱亦謂機取誓書復三



种師道請
臨河擊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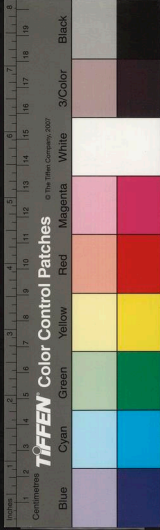
鎮侯軍半渡而擊之並不從綱又請出澶淵故事護送之
於是盡遣城下兵追幹離不之師及於邢洛間相去二十
餘里金人懼其行甚速至是粘罕兵次高平執改懼密啓
上追兵綱力爭於上得旨再遣而諸將還亦數程矣再進
猶及金人於澤沱河然將士知朝論二三悉解體不復邀
擊弟遙護之而已

當時行移文字出於密院者則令追破賊出於三省者
則令護出境諸將莫知適從國事安得不誤

李邦彥立大旗於河東河外有標出兵者並依軍法。金
幹離不師抵中山河間兩鎮兵民固守不肯下即以矢石

王雲使金

及之而退沿邊諸郡亦然詔河北堅守。粘罕臨隆德府
先是太原堅守攻之不克分兵而南既逾南北關仰而歎
曰闕險如此而使我國過之南朝可謂無人矣二日而城陷
守臣張確叱金人曰破守土臣當以死報國頭可斷腰不
可屈也遂見殺。王雲曹勝使虜軍中議以三鎮軍民不
肯割地願輸租賦代割地之約及雲勝回云虜有許意其
實以欺我師非誠言也朝廷信之耿南仲唐恪尤主其議
意謂非歸租賦則割地以賂之和可以決成乃詔宣撫司
不得輕易進兵而議和使紛然矣。种師道罷中丞許翰
奏師道智慮未衰方時多故而虎臣置之散地非策也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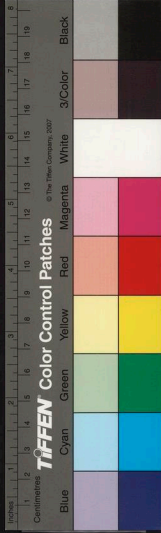


神師通姚古
師西河

命神師師為河北宣撫司駐滑州姚古為河東制置神師中副之古總兵以援太原師中援中山河間諸郡

呂中曰靖康君子皆主不棄三鎮之說而金人卒以叛盟然則不棄三鎮之說非歟曰靖康未始不棄三鎮有不棄之說耳使其不棄虜安能為我患使蚤以三鎮與虜虜又能守盟約乎河東河北天下之心腹此斷不可棄也吾誠不棄固當外為棄之謀以不怨虜人而陰為援之實以救三鎮此忠臣義士也今一人言棄之便則不復念軍民守國之心一人言不棄便則下尺寸不可與人之詔而未嘗遣一人一騎為之援是其所謂不

可尺寸與人者徒以激虜之勢而反以孤忠臣義士之心河東河北無一人負引廷而朝廷之負其民多矣自古蓋未有嘗數十萬不叛之民而不能守其國者河東河北之民死不忍忘君父自宣和迄于紹興迨十年寧不肯降虜祖宗之德淪肌浹髓至矣使其合十萬以為一誰能陷之所以不能當者特以權臣兵寡勢孤力分廷為金人所困耳朝廷坐視其困其為弃師弃民大矣猶可謂之不棄三鎮乎粘罕已據太原韓琦下已陷地定兩河咽喉已塞矣而朝廷至是猶集議存弃三關地孰使臣下尚相持弃不棄之說甚矣其可痛也金人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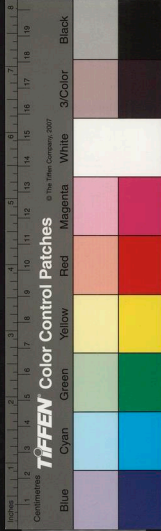
謂吾使曰待汝議論定時我已渡河矣大抵國家之患在於多虛文而少實效多議論少成功安得不為虜所侮乎

李綱知樞密院事。除元祐黨籍學術禁追封范仲淹贈司馬光張商英官。詔自今並遵祖宗舊制選用大臣。裁抑內侍不崇飾恩倖不聽用姦人。不輕爵祿不濫賜予。不奪爾居以營燕遊之地。不竭爾力以廣浮用之費。凡蠹國害民之事一切寢罷。李邦彥罷以張邦昌為太宰吳敏少宰三月張邦昌罷以徐處仁為太宰唐恪中書侍郎時朝廷召徐處仁又擢恪人皆賀獨給事謝克家曰州郡失

李邦彥罷

除唐恪徐處仁

一良守朝廷得一儉人其後附會南仲垂謬有不可述者處仁入相都人傾望咸謂下所走明既至當軸殊無嘉策又與吳敏議論不合一日處仁方秉筆而敏以語相侵處仁以筆擲之正中敏面額鼻皆黑同坐者皆引去明日吳敏奏其事不踰日罷處仁而以吳敏代之敏年少多不習事不能裁減其如軍期緊如星火敏不留意時語云敏不理太原而理太學不理防秋而理秋不理砲石而言安石不理肅王而理舒王蓋議其不事務故也。蔡京竄儋州至潭而死年八十蔡攸竄萬安軍尋有詔所在斬之童貫亦逃竄追斬於南雄。三月命李綱迎上皇于南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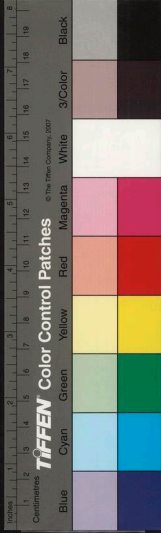


夏人寇

復學官
置詳議

四月始至京師。夏四月夏人寇邊攻震威城戎首呼知
城朱昭曰大金約我夾攻自河以北大金得之月河以西
我國得之今麟府諸壘悉已歸我公何恃而不降乎攻甚
急城陷昭死之。復春秋學官。置詳議司以徐處仁吳
敏李綱三人領其事又擇官檢討分六房期以半年去一
切之政羣臣以為與熙寧條例司宗寧講議司相似條例
司欲變祖宗法講議欲制禮作樂以文太平今欲破觚斷
凋以濟艱難其相似者乃名也而不相似者實也上弗信
言者不已尋罷議司。詔文部考覈濫賞凡由楊戩李彥
之公田王黼未劾之應奉童貫譚稹等西北之師孟昌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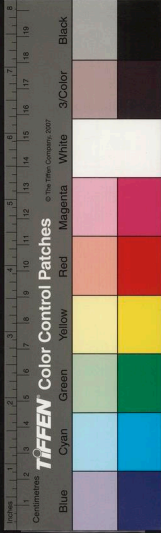
父子河陽之役與夔蜀湖南之關疆閔陝河東之幣吳
越山東茶鹽陂田之利宮苑池苑營繕之功後苑書藝局
文字庫等之費又若近習所引獻頌可採效用宣力應奉
有勞特赴殿試之流所叨恩數一褫奪之七月詔罷討論
左正言程瑀爭之以為可痛憤者三可深惜者二不聽。
科舉復用詩賦。追復呂公著等官。詔臺諫者天子之
耳目宰執不當薦舉當自親擢。趙良嗣先竄郴州就誅
之。金人遣蕭慶來催所許金帛詔三省同議。金人
要盟城下貪而無信不可復與於是拘慶於都。徐處
仁吳敏建議謂慶本契丹人不如善遇之使歸。堵約



共兵以破金人上遣吳敏至驛勞慶賜如
慶歸以書馳致粘罕由是罕怒而攻河來愈急
募民輸財助軍。楊時請罷王安石配享孔子
進兵逼逐金人出境兩鎮無虞粘罕至太原
堅辟粘罕屯兵圍之悉破諸縣為鎖城以困太原鎖城
法者於城外天石不及之地築城環遠分人防守使內外
不相通雖姚古進師復隆德府威勝軍扼南北関 出兵
互有勝負而不能解太原之圍於是詔師中率兵由井陘
道與姚古相犄角應援太原師中進次平定軍乘勝復壽
陽榆次等縣有輕金人之意又輜重賞軍之物悉留真定
不以隨行金人乘間衝突諸軍以神臂弓射却之欲賞射
者而隨行銀稅只數十枚羣吏告不足而罷於是士皆憤
怨又嘗約姚古張灝兩軍同進二人不至師中與虜戰死
榆次暴劄力戰而死其餘將士退保平定軍師中計聞上
哭于禁中贈使相官其子孫二十八姚古屯威勝軍帳下
統制官焦安節妄傳寇至以動軍情師賞于盤陀退保隆
德安節又勸古遁故兩郡皆潰古及安節還闕李綱召安
節斬於瓊林苑師古竄廣州。种師道駐滑州以老病乞
罷。赦河北。李綱為兩河宣撫初朝廷聞師中敗師
道又以老病告歸乃別議選宣撫使代師道領兵再援太

師中敗死榆次

援太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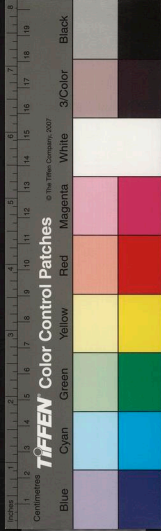


原狀南仲謂國弱敵強宜割三鎮以賂之綱奏祖宗之地不可弃割之徒資敵勢生靈陷於夷狄豈為民父母之道哉上從綱議為再援之計南仲曰方今欲援太心非綱不可南仲以綱異議故出之綱召對自陳書生不知兵恐不勝任且誤國事踰旬不受命上怒且不測奈何許翰又書杜郵二字遺綱綱乃受命宣撫司行兵三萬人而闕馬綱白上曰戎事非馬無以奮張軍容欲括都城馬尋寢命不果行綱以二萬人分為五軍時勝兵叛於河北遣左軍往招撫之又遣右軍屬劉貽時韜除宣撫副使又以解潛為制置副使代姚古以折彥質為河東勾當公事與潛治

兵於隆德府綱請銀絹百萬期以六月二十二日啓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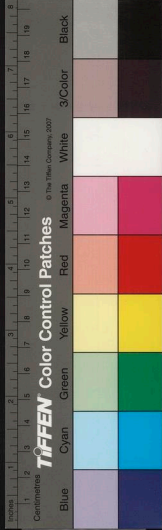
六月貶陳公輔。下戒厲詔先是諫議馮解言有公論有
中道公論天下所同而中道萬世不易祖宗之法與元豐
之法擇其可者行之諸經古注與安石新議擇其善者而
從之何必此之是彼之非詔榜朝堂御史李光駁之不聽
右正言崔鶻奏馮解乃熙豐人才之一也自紹述一道德
而天下一於謫佞矣紹述同風俗而天下同於欺罔矣紹
述理財而公私竭矣紹述造士而人才乏矣紹述開邊而
胡塵犯闕矣此用熙豐人才之效也於是降詔

呂中曰自二月金人退師至十一月金人復入寇宜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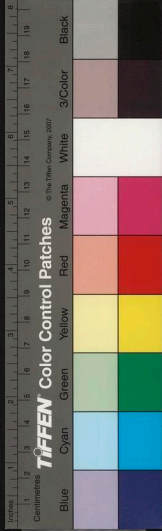
下協力以救旦夕危亡之急而朝廷方爭結立黨與臺
諫方追論前事士大夫爭法之新舊辨黨之邪正鼓為
烈燭漲為洪波而已夫虜之退師非吾德足以感之吾
力足以制之特以二酋之勢未必勝恐為吾勤王之師
所乘耳故退師以誤我使吾志急而師散然後彼可以
得志而一退之後吾之上下相與稱慶迎上皇於東南
散西師於關陝勤王之師盡歸諸道宰執臺諫之論其
號則不弃三鎮其實則不救三鎮也其辭則以為內修
政事自可攘夷狄而其實則藉口以治不急之務也國
家待虜大抵急則謀之緩則忘之豈獨靖康哉

丙辰太白英威歲鎮四星聚張。壬戌彗出紫微垣。虜
置元帥府以諸版亭極裂斜也馬為都元帥粘罕幹不離
為左右副元帥撻懶兀室為左右監衛目及耶律余覲為
左右都監凡七人是時粘罕兀室介覲三大首棄太原北
去往返千有餘里避暑及秋乃還而我援兵雲集不能解
太原之圍失計甚矣。秋七月除元符上書邪禁等。彗
出東北長數丈拂帝座埽文昌大臣謂此乃夾狄將來非
中國憂也提舉醴泉觀譚益勸面奏垂象可畏當修德以
應天不宜惑其狀說。撻撻軍叛討平之初撻撻軍統制
官張師正與金人過於河北而潰至大名府宣撫使李彌



大斬師正以徇不能撫衆衆皆不自安又聞童貫已誅有
大校李福者為首遂掠青淄間脅從至四萬人彌天連禪
將韓世忠擊之追至臨淄河臨陣斬福餘棄甲而遁世忠
單騎入其軍曰我輩皆西人平生惟殺番賊幾曾作賊邪
官家使我招汝若能降悉赦汝罪皆拜為請命遂降之。
楊時言宣仁皇后保祐哲宗枉被誣謗久而未明乞行改
典上從之。李綱遣解潛乞威勝軍劉韜屯遼州幕官王
以寧與都統折可求張思正等皆屯汾州范瓊率山東兵
屯南北関皆去太原五驛約以三道並進會城下時大雨
連月或謂陰威以語上上以綱兵權太重處仁曰綱書生

耳夷狄中國之陰合太原兵圍未解不以此憂而憂綱乎
然綱猶未進兵而河東七月旦暮已涼且多江浙閩蜀人
皆弱不可戰至是劉韜兵先進凡九戰皆捷斬虜數百金
人併力禦之力不敵而退師遂潰將領王彥戰死而解潛
相遇於南北関轉戰四日殺傷相當金人增兵潛兵力不
能勝而潰。八月召李綱以种師道代之綱為宣撫而副
使劉韜制置使解潛察訪使張灝勾當公事折彥質等皆
承受御前處分事得專達綱奏上以節制不專恐誤國事
雖降指揮約束而承受專達自若也兵出少馭綱謂分路
進兵賊以全力制吾孤軍不若合大兵由一路進會范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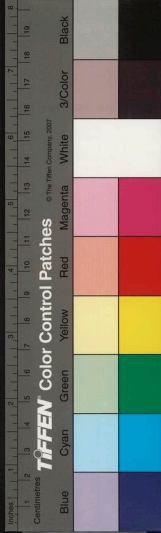
雄以湖南兵至即薦為宣撫判官方欲會合親率師討賊
而召還矣師道被命無兵從行及次河陽虜使三汭自燕
來師道聞虜必再舉入寇亟拜疏請幸長安大臣以為怯
未幾召還命劉韜代之韜未及行復命范訥代韜。幹萬
不復入寇張思正師潰思正之兵汾州十七萬號百萬未
戰出金人相謂曰劉韜解潛既敗不足慮也乃驅老弱守
虛寨以當平定威勝之路而併其兵以禦思正思正引兵
出汾州執翼璫狗于眾曰此不堅守石嶺關遁還者斬之
癸丑中秋月霽金人於文水縣張飲謀者以告思正灑襲
之斬首數百幾獲李嗣本甲寅復出戰金人曰彼眾我寡

而喧囂不整無能為也以鉄騎三千直衝我師潰相蹂
踐而死者數萬人坑谷皆滿思正以敗卒數千奔汾州灑
以牙兵數百趨慈隰於是成勝隆德汾晉絳澤之民扶攜
老幼渡河南奔者以萬計州縣邑井皆空矣。劉岑李若
水分使虜軍請緩師使還言至幹萬不軍止索歸朝官所
欠金銀見粘罕則專論三鎮。徐處仁夫敏罷以唐恪為
少宰何奩中書侍郎陳過庭尚書石丞尚書石丞許翰罷
同知以聶昌代之李回簽書樞密院事時門下侍郎耿南
仲專主和議上是之處仁力爭南仲引王雲使虜密請遂
二相以藉口左正言程瑀上言徐處仁庸常吳敏耿南仲



昏懦唐恪傾險此政事所以曠敗而不振陛下宜別選英賢以圖大計。福州軍亂殺守臣李延俊朝廷命劉頴討平之。九月金人陷太原始粘罕久攻太原不下乃於城外築舊城居之號元帥府已而歸雲中留銀末大王攻城至是粘罕自雲中復至乘勝急攻丙寅城陷太原城方四十里人守甚堅而百姓自十五以上二十以下皆籍為兵屋舍盡拆去壁令其相通時時出兵劫番賊寨掠取柴薪糧食既盡殺老弱餉軍飢斫日甚賊知城固甚以雲梯登城守城者猶與之戰城破軍民猶巷戰賊怒縱兵屠其城盡殺勝捷軍擒帥臣張孝純副總管王稟負原廟御容赴汾水而死轉運韓揔提舉軍孝忠三十六人皆被害太原自去年十二月乙卯受圍凡二百六十日城中軍民餓死者十八九固守不下至是始破

太原之援自种師中一敗於榆次姚古復敗於盩厔解潛又敗於關南張灝繼敗於天水四敗之餘朝廷急召李綱綱方欲出師決戰綱歸而太原更無可援之兵坐待其亡也太原陷凡十五日上下相蒙上皆不知太原者京師之藩屏太原陷則王室孤矣內外無援矣或謂河東之援兵非不多良將非不用而竟不能以救太原者何哉朝廷之威令不嚴將帥紀律不一大臣議論不



孫翊敗於太
原城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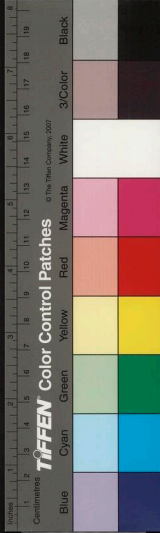
和此靖康之所以敗也

朔州守臣孫翊領援太原敗於城下朔河東名將也金人亦憚之粘罕既侵太原反據鴈門朔自朔不得而入遂由寧化憲州出天關門以援太原營於城下朔之離朔也旬餘之間朔已無守已降於敵而翊麾下多朔人至是驅朔之父老以示朔軍已降於敵而翊麾下多朔人至是驅朔自府州涉大河由岢嵐憲州將出天門關以援太原為敵據關不克復越山取松子嶺道出馬至於交城遇粘罕之眾大戰移時可求遠來新至勞逸有間故敗績

折可求敗交
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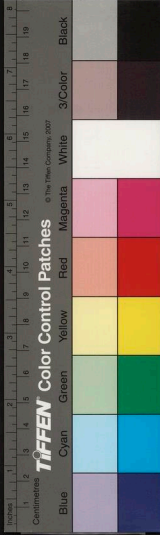
金人初犯太原朔與可求隨而援之可謂勤矣然須有援太原之心而無援太原之術何哉當粘罕自雲中悉眾侵太原之初朔在朔州由馬邑懷仁東去雲中無數舍之遠可求在武州由武朔東去雲中路近於交城皆是坦途更無關阻若朔與可求會麟府武朔之師并力以擣雲中時粘罕妻子財寶盡在雲中敵必倉皇歸救根本太原之軍自可從後襲之孫贖走大梁而救韓皆此道也粘罕失意則幹萬不亦喪氣矣由是涌朔與可求救太原之無術也

吳革以閣門舍人充使見粘罕庭後不拜責其貪利敗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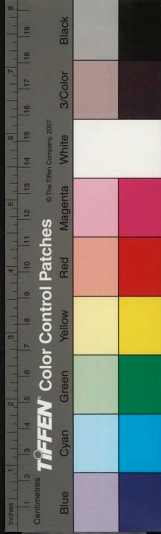
氣勁詞直虜相顧動色愧服為追回成勝軍人馬受書以歸備得其情狀報宣撫折彥質請于朝急備河南及對上問割地事草曰金人有吞箭之誓入寇必矣乞於置邊地起陝西兵為京城援不復議和乃遣草使陝西勾兵命諸帥臣講武備。何臬請置四道總管分總四道兵以知大名府趙野總北道知河南府王襄總西道知鄧州張叔夜總南道知應天府胡直孺總東道事得專決財得通用官得辟置兵得誅賞緩急則以羽檄召之入衛京師。冬十月竄李綱言者謂綱專主戰議喪師費財又指言十罪責授節副建昌軍安以置綱上踈辨論謂退有後言以惑

眾聽再謫寧江。幹离不陷真定府初虜人以三鎮未得復兩道入寇幹离不之師八月十四日入塞微以眾攻廣信軍保州不克遂越中山攻真定先是真定帥劉韜守禦備具人恃以安總管王淵鈐轄李質訓練士卒數千人皆可用虜不敢犯是時真定在河朔最為堅壘上以太原危急恐虜東軼侵犯河朔命韜為宣撫副使領兵五萬守遼州以據其險又辟淵質自隨乃以李邈代守真定邈措置乖謬鈐轄劉頊率眾晝夜搏戰城上虜人初攻北壁頭身拒之至是偽移攻城東邈復趣頭往應力攻兩日一夕虜移攻其薄北城城中不知也黎明虜人忽鼓眾憑堞而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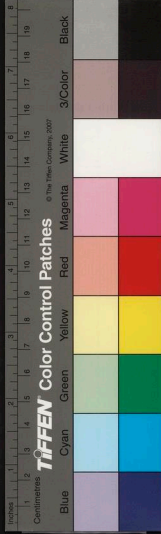
城陷李邈不能死為虜所擒頭猶率眾巷戰麾下稍補亡
去頭顧其弟曰我大將也其可受賊僇乎因策馮挺及潰
圍欲出而諸門皆為虜人所守遂之孫氏園山中解條絕
脰而死邈被執至燕山不屈死之。幹離不粘罕以楊天
吉王芮為問罪使賞書來責問契丹吳王及余覲蠟書并
元割三鎮並令開門以待先是幹離不粘罕聞幹離不
獲金帛不貸而已無所得遣使求將時勤王兵集有輕敵
意乃拘其使踰月不遣有聲營趙倫者不得歸詐以告館
伴邢偉曰金國有余覲者領契丹精銳甚眾貳於金人願
歸大國可結之以圖二酋大臣信之即以詔書付倫賜歸

仍賜倫銀絹倫歸白粘罕罕怒表聞其主其主報云深入
攻討委元帥從長措置又麟府折可求來獻言夏國之北
有大遼天祚梁王出榜稱金人不道毀我宗廟令南朝天
子如能合擊金人立我宗社則當修好如初吳敏奏上令
致書梁王由河東入麟府為粘罕遊兵所得故虜以為辭
虜使之來也禮貌甚倨持其書於上前曰陛下既不割三
鎮之地又安忍立契丹^{後敵}之後上曰此乃奸人所為也虜使
請必割三鎮要金帛車輅儀及加其主徽號上乃卑辭深
明其非朝廷之罪吏書王時雍寶館之時雍議盡以三鎮
所入紀增歲幣并祖宗內府珍玩悉歸二帥且厚犒河東



之師虜使頗領其說先取搆師絹十萬疋以行。粘罕臨汾澤等州汾雖糧乏兵疲而知州張克戡堅守以待敵俄聞朝廷分河東為兩路隆德為東路平陽為西路各命守臣救汾兵未至而城陷克戡南向焚香拜乃自引其家死于難者凡八人紹興中贈忠確節監賈亶亦死之。臨威勝軍執守臣張克佐。臨澤州守高世由降。臨隆德府執守臣張有極。臨平定軍粘罕東攻太原之壽陽壽陽城小而百姓死守凡三受以殄虜之衆萬人竟不能拔乃攻平定欲據井陘其始攻也喪士三千復與幹離不合兵攻平定亦喪士三萬人拔之粘罕窩里寺會議平定

再寇京闕元室曰今河東已得太原河北已得真定二者乃兩河領袖也乘此先取兩河徐取東京不為晚先犯東京不利則兩河我非有也恭太子昨已到東京不能取之粘罕曰東京天下之根本我謂不得東京兩河雖得而莫守昨東京不能得者以我不在彼也又舒右手作取物之狀曰如運臂取物回首得之矣諸首稱善。上聞斬夫太原真定大以為憂乃下哀痛之詔命兩河互相救援命諸路合從連衡見便而動無拘一律。雨木水。粘罕臨平陽府初舍人犯汾州議者謂汾州之南有回牛嶺險峻如壁可以控扼於是命將以守朝廷又遣劉琬統衆屯平陽



以扞北邊時倉廩乏闕士之守回牛嶺者日給豆二升
或陳麥而已士笑曰軍食如此而使我戰乎金人至嶺下
仰望官軍曰彼若以矢石自上而下吾曹病矣徃何未敢
前俄而官軍潰散遂越嶺至平陽琬領兵遁去城遂陷。
幹離不犯慶源府都統王淵遣兵三百人劫賊寨賊兵亂
殺賊數百時宣撫范訥統兵五萬守滑濬幹離不知有備
乃由恩州王榆渡而趨大名由李固渡濟河。高麗來貢
胡舜陟言高麗事全國必窺我之虛實以報虜望止令通
表却其使還。十一月神師道薨。臨其喪後謚忠憲。
夏人寇邊陷懷德軍守貳劉銖杜相死之。詔止援兵時

南道總管張叔夜陝西制置使錢各統兵赴闕會唐恪
耿南仲專主和議語同知聶昌曰今百姓困遺養數十萬
於城下何以給之乃止兩道兵毋得動。議棄守三鎮太
原之陷也乃命王雲使虜許以三鎮之租稅之數雲遣從
吏李裕歸報已講和不復議三鎮止索玉輅冠冕及上尊
疏事且須康王親到乃可成乃命康王出使未行雲回言
事已中變必欲得地若二十日使不至即再犯闕百官集
議于延和殿言不可與者惟梅執禮呂好問洪多秦檜等
三十六人自范宗尹以下七十餘人皆欲與之會李若水
使歸亦慟哭于庭請與之以紓禍何鼎持之甚堅曰三鎮



國家根本奈何棄之况虜情變詐安可保其必信割之亦
來不割亦來且河北之民皆為赤子弃地則并其民弃為
民父母而弃其子可乎上然其言唐恪密啓上以親征為
名西幸洛京據秦雍以圖恢復而留太子居守臬力詆其
不然上以足頃地曰今當以死守社稷退謂恪曰割三
鎮則傷河外之情不割則太原真定已失不若任之但飭
備以待。何臬以堅持三鎮不與金人故罷以陳過庭為
中書侍郎孫傳尚書右丞。梅執禮建議清野詔河東北
京畿命梅執禮為清野使已而京畿民扶携入城大擾遂
罷。粘罕自澤潞至河陽宣撫副使折彥質領兵十二萬

與之夾河而軍又簽書李回以萬騎行視黃河上虜曰南
兵亦衆與之戰勝負未可知不若知以虛聲遂取戰鼓擊
之達旦王師潰散京西提刑許高河北提刑許亢各統兵
防路亦望風而潰虜衆悉渡自河來澤潞官吏多弃城走
西道都總管王襄與河陽守臣燕瑛皆棄城去粘罕乘勝
陷河陽及西京。康王使韓萬不軍三雲副之許割三鎮
并奉冕輅以行仍尊其主為叔且上尊號十八字王既出
城雲白王曰京城樓櫓天下所無然真定城高比幾倍金
人使榮等坐觀一時辰破之此雖樓櫓如畫亦不足恃也
金人欲割地須大臣報聘以耿南仲使粘罕軍割河亦聾

范致虛入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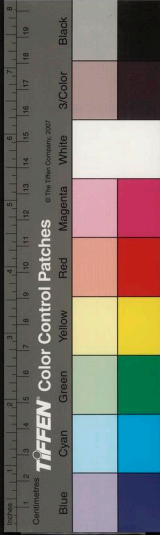
昌使幹离不軍割河北並為告和使與王洵偕行南仲至
衛州衛州欲殺金人王洵洵走南仲得脫遂如相州昌至
絳州諭令割地絳人不奉詔為鈐轄趙子清所殺列其目
碎切之。范致虛帥師入衛時知京兆府命為陝西五路
安撫使。乙酉幹离不犯京師虜去歲駐牟馳岡遂決汴
水灌其地且置塘濬虜至城下遂屯劉家寺自唐恪耿南
仲等散西南兩道兵至是四方兵無一至者城中惟衛士
上四軍及中軍效勇京東西弓手十萬餘人於是以萬人
分作五路備緩急救護命姚友仲辛永宗分領之以五萬
七千人分四壁守禦京畿提刑秦元集保甲三萬請先出

吳革乞兵出
城下寨

屯自當一面禮部侍郎譚世勳亦謂宜遣元以所統分四
寨直國門使兵勢相屬即虜不敢逼城孫傳潔然之而守
禦使劉鞫又奏悉取保甲日益元謀遂塞。時有砲五百
餘座在郊外皆弃不收兵部則曰屬樞密院樞密院則曰
屬軍器監或謂駕部當收駕部則曰庫部當收至是反為
賊用。吳革累乞出兵城外下寨使虜不敢近城且通東
南道路及京城被圍又密具奏乞選日諸門併出分兵期
會為正兵為牽制為衝突為尾襲為應援出其不意可以
制勝上惑於眾議不果從之。大風拔木。張叔夜入衛
上以手札趣兵叔夜自將中軍二子伯奮

張叔夜入衛

將前軍



凡三萬人至尉氏遇賊遊騎與戰虜數百人轉鬪而前
已丑至京城屯于玉津園東道總管胡真犇為虜生得以
示城上都人益恐尋擢叔夜蒼書樞密以其兵入城同孫
傳措置四壁叔夜與范瓊同襲虜營不克。復左右僕射
。滑州軍亂殺守臣。閏月唐恪罷以何鼎為右僕射恪
無經濟大略從上巡城都人願擊之因求去明年二月金
人來取恪恐不免仰藥而死。粘罕臨鄭州守臣朱伯友
遁時河東諸郡或降或破殆盡惟河北頗有堅守不下者
。臨懷州守臣霍安國通判林淵鈺轄彭年都監趙士鈞
張譔張潛統制沈敦張行中及部隊將五百人皆死之初

城既陷粘罕引州官等立其前傳令問不肯降者為誰安
國曰安國是宋朝守臣率眾不降。又問淵對云淵與知州
一體不肯降於是引令東平皇金國拜降皆不屈粘罕令
解衣反縛之遂害十三人而釋其餘安國一門無噍類明
年贈延康殿學士。粘罕犯京師也青城遣蕭慶等來議
和力陳本朝失信事如已許三鎮兵還使不肯交地今雖
畫河為界元帥必須請上出城會盟乃詔都水監丞李處
權等為報謝使以書報之粘罕不受上以勤王之師未至
時令挑戰以示敵獨有衛士三萬每出數百人雖多獲
級然已十失五六至是亡亦數百虜遣蕭慶復來引見奏



曰聖駕不須出城只須僕射何臬議事又請上皇皇太子
越王郭王為質上曰朕為人子豈可以父為質太子方數
歲如何得到軍前撤離月曰得親王二人亦可明日遣蒼
書曹輔左丞馮解代宰相宗室仲溫士諱代親王詣軍前
請和粘罕即送之歸不交一談已而攻城愈急。召李綱
尋除領開封府。詔以康王構為天下兵馬大元帥陳構
為元帥宗澤副之速領兵入衛於是募敢死士得武學生
蔡仔皆假閭門祇應以行。丙辰京城失守先是有卒郭
京者自言能用六甲法可以生擒粘罕幹離不又有劉孝
竭者募眾或稱六丁力士或稱北斗神兵或稱天關大將

大率效京有識者危之時京盡令守禦人下城獨坐城樓
上以親兵數百自衛俄傾金人分四翼鼓噪而進前軍蹙
馬後者悉墜河城門急閉京治眾曰須自下作法因下城
引餘兵南通賊兵登城者纔四人眾皆披靡城遂陷王宗
溁引殿班下城傳呼救駕四壁兵大潰統制姚仲友死之
。上聞城陷恸哭曰朕不用師道言以至於春初虜之
去也師道嘗勸上半渡擊之不從曰異日必為後患至是
果然時上四軍班直猶有萬餘馬亦數千及護駕人馬等
皆欲奪門而出指揮使蔣宣李福率衛士數百人入祥曦
殿欲護駕突圍而出張叔夜連四日大戰斬其金環責將

諸將欲獲
駕香園而
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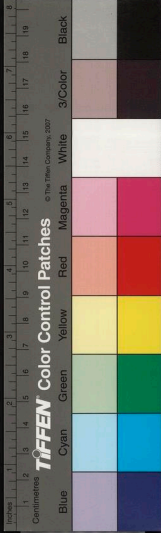
金人攻何景
來議事

二人城破叔夜被創猶父子力戰士皆殊死鬪殺傷相當
所存猶有二萬人亦以此請上感於和議竟不能從士卒
號哭而散。虜使劉晏請車駕出城是日留都亭驛都民
爭入驛鬻而食之。丁巳金人令李若水趣何景來議事
先是李若水留軍中久之及城陷粘罕首諭若水曰京城
已破可亟歸報皇帝勿須播遷五百里內皆吾兵也若水
入見上曰金人止欲得兩河地須宰相親王來議上遣何
景及濟王相為請命使景詣青城見罕罕厲聲曰南朝拒
戰誰為之議景曰景主戰議皇帝無預罕曰我昔遣使招
爾出城爾何不來令城已破來此何也答曰昔不肯來為

何景齊長
虜營

社稷也今之來為生靈也罕默然乃曰爾亦忠臣也自古
有南即有北不可相無也今之所議惟在割地而已景相
回言二首請與上皇相見上曰上皇驚憂已病不可出朕
當自往。戊午上御宣德門宣諭守禦軍民曰兩國已有
和議各令歸業初何景欲率都民巷戰聞者奮由是敵
兵不下倡為和議惟以割地責金幣為辭以誤戰守之計
而耿南仲力主和議上以為然遂墮其計。己未景又至
軍前二首乃請上出是夜雪霽彗星見有白氣出太微垣
。庚申日出赤如血。辛酉上如青城僕射何景陳過庭
孫傳等從至齋宮與二首相見上與語惟粘罕應答琅然

上如青城



納降表

幹萬不但唯唯而已。上以金遺二黃罕笑曰：城既陷，一人一物皆吾所有，皇帝之來，所議大事，欲分賜可與臣下議。二首令孫覲撰降表書，令上簽名，非望拜簽且云：其主欲別立賢君，宜於族中別立一人，以為宋國主，仍去皇帝號，但稱宋王，上默然。十二月壬戌朔，上留青城，粘罕遣蕭慶入城，居尚書省，檢視府庫帑藏，凡朝廷之事，必先關白。康王開元帥府于相州，粘罕遣使云：康王已據河北，恐諸郡不肯交地，請遣使迎之，乃命輔迎康王，輔以不見王而還。癸亥，上自青城回。甲子，御祥曦殿，百官造朝，金使四人從，駕入城者亦朝見。上詣延福宮朝太上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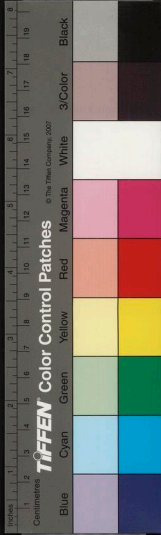
康王開元帥府

上自青城回

索金帛

帝奏曰：金人以擇賢為君，且以弟康王為主，不失祖宗社稷之大也。時韋妃在側，韋妃乃康王母言曰：二宮今許以康王繼位，而中興可待，然陛下可急作詔書，召四方兵起京師，金人狡計必不止於擇賢，禍有不可勝言者。二宮必不肯留於京師，唯陛下熟計之。金人來索金一十萬錠，銀二十萬錠，練帛如銀之數，乃令羣臣獻金帛。諸王內侍帝姬亦如之。又置局收買金銀，命王時雍兼領，開封府尹與徐秉哲分東西兩根括金帛，而以御史監視之。丙寅，索京城騾馬，隱留者依軍法。於是自御馬而下，得七千疋，悉歸之。又索少女一千五百人，充後宮，祇應宮嬪，逃匿不肯出宮赴

索騾馬又少女



池死者甚衆戊辰金人入城取軍器中仗弓箭。遣陳過庭劉韜折彥質如兩河割地其後過庭死於燕山。尚書省火延燒民居五百家。雷雨。

金人自攻太原以來惟以講和割地為言以誤戰守之計吳敏李邦彥耿南仲唐恪皆墮其計梟為石丞孫傳為尚書每朝議及割地必面折執政以為地不可割虜人志不在割地朝廷由是任之初無可策足以濟難城陷乃反傾意講和夫不信於造謀之始乃反信於城破之後幸天下之望致乘輿播遷亡感於和議而戰守不固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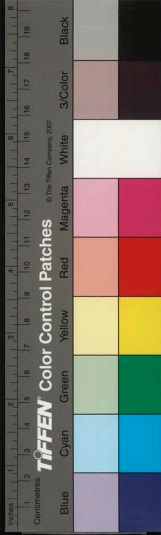
續資治通鑑卷之十八

徽宗書禮部員外郎嚴燾院醫官李燾

宋欽宗二

丁未靖康二年五月高宗皇帝即位 改建炎元年正月辛卯朔上詣崇福

宮朝太上皇帝粘罕遣其子真珠大王同虜使八人入賀上命濟王栩景王杞如金營報謝。大風霾是夜西北陰雪中有如火光。庚子上如青城先是罕遣人催諸州交割地界索金銀益急欲縱兵入城又遣使來曰農務方興將歸上大金皇帝徽號事請皇帝到營面議上曰朕以十日出城見元帥上將幸虜營乃以孫傳謝克家輔太子監



池死者甚衆戊辰金人入城取軍器中仗弓箭。遣陳過庭劉韜折彥質如兩河割地其後過庭死於燕山。尚書省火延燒民居五百家。雨雹。

金人自攻太原以來惟以講和割地為言以誤戰守之計吳敏李邦彥耿南仲唐恪皆墮其計梟為石丞孫傳為尚書每朝議及割地必面折執政以為地不可割虜人志不在割地朝廷由是任之初無可策足以濟難城陷乃反傾意講和夫不信於造謀之始乃反信於城破之後幸天下之望致乘輿播遷亡感於和議而戰守不固也

續資治通鑑卷之十八

宋欽宗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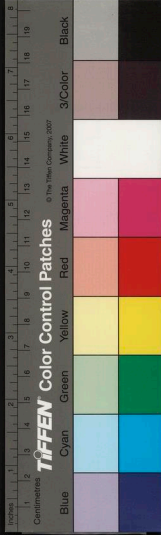
穀部尚書禮部員外郎嚴燾院醫官李燾 經

丁未靖康二年

五月高宗皇帝即位 改建炎元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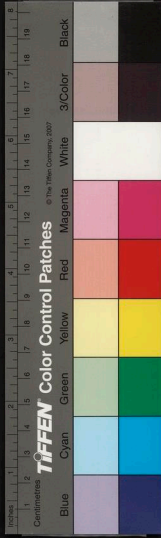
正月辛卯朔上詣崇福

宮朝太上皇帝粘罕遣其子真珠大王同虜使八人入賀上命濟王栩景王杞如金營報謝。大風霾是夜西北陰雪中有如火光。庚子土如青城先是罕遣人催諸州交割地界索金銀益急欲縱兵入城又遣使來曰農務方興將歸上大金皇帝徽號事請皇帝到營面議上曰朕以十日出城見元帥上將幸虜營乃以孫傳謝克家輔太子監



國傳仍為留守梅執禮副之至是上出城稟以下皆從都城百姓數萬人挽車駕曰陛下不可出既出事在不測號泣不與行帝亦泣下范瓊怒曰皇帝本為生靈屈已求和令幸虜營旦去暮即返矣若不使車駕出城汝等亦無生理百姓怒投瓦礫以擊之瓊以劍斷其手指及殺死數輩蓋攀輅之人也上至青城與粘罕相見罕曰今北朝皇朝別立異姓為主矣遂留上于青城除親王宰相執政學士院禮部太常寺官外餘並令先歸留儀衛三百人命侍衛郭仲荀統之餘七百人遣入城上口遣中使還城中云元帥以陰雨打球之會未成尚須少留其實拘留營中無復

可還國矣辛亥加大金皇帝徽號。劉裕死于虜營韜守真定有威名金人欲用之韜乃手書片紙遣人遺其子曰忠臣不事二君此余所以必死也沐浴更衣酌卮酒以衣條自縊而燕人嘆其忠相與敢于壽聖院之西崗上及金人去始斂凡八十日矣顏色如生觀者異焉中興贈資政殿大學士謚忠顯韜初在陝西為童貫所知及是能以虜元議者不以前失所從為韜罪云。徐揆死于虜營太學生徐揆詣南薰門誑言獻金銀虜遣騎取揆赴軍中揆以書上罕請車駕還關厲聲抗論為所殺。虜犯蔡州知鄂州崇陽縣李洎持兵入援至城下與虜戰創甚被血人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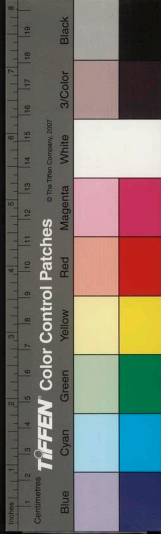


此左右員已以戰逐遇害士死什七明年虜退蒼人以涓
屍歸朝廷錄其忠贈朝奉郎官其二子。金人根括津般
絡繹道路上遣中使歸云朕拘留在此候金銀數足方可
還於是再增侍從郎中二十四員再行根括又分遣搜括
戚里宗室內侍僧道伎術之家凡八日得金三十萬八千
兩銀六百萬兩衣段一百萬詔令權住納時根括已申
了絕二月軍前取過教坊人孟子着內侍藍折醫官周道
隆等各宥藏金銀乞差人搜取二酋大怒遣金牙郎君
來責云少尹已稱盡數發絕何由尚有藏匿遂發所窖於
是開封府復立賞限大行根括凡十八日城內復得金七

萬五千八百兩銀一百十四萬五千兩衣段四萬八十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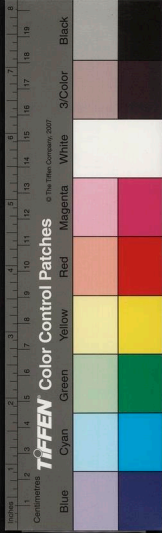
金人殺梅執
禮等

匹納軍前粘罕以金銀不足殺提舉官梅執禮陳知質程
振安扶四人胡唐老胡舜陟胡啓老姚舜明王坦各杖數
百乃下令曰根括官已正典刑金銀或未足當縱兵於是
再括。丁巳金人索郊天儀制及監書圖籍印板。戊午
金人索大成樂器太常禮制器用以至琴碁博戲之具珍
奇圖畫等物悉置金營凡四日乃止。二月辛酉朔上在
青城。丙寅虜整南薰門路粘罕遣使召上出索馬使者
曰元帥旨揮不請乘馬上大驚及至帳前帝欲上堦使者
曰元帥不請上堦天顏大變左右失色乃令蕭慶讀金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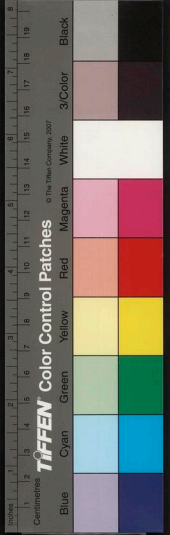
詔曰別立異姓廢洲聖為陳留王保州守墳墓逼上脫去
龍章盡皆扯裂時何臬悉在上倒驚懼莫知所指李若水
抱上抗虜曰皇帝不可廢龍章不可撓若水今日有死而
已虜首相顧曰忠臣也。李若水死於軍營初若水為副
地使粘罕與若水日和後背約國當亡得不念滅亡之定
聽讀至先皇帝有大造於宋之言若水曰金人與大遼相
持十三年不能下上皇一出兵而遼滅是大宋有德於金
金何造於宋乎粘罕曰不割三鎮是違誓也若水曰大金
淪盟深入以兵脅地大臣無謀反以許人如大金祖宗
之地而肯割與人乎前雖曹議割地百姓不肯為戎人咸

生怨謗嗣君皇帝方且誅姦臣以慰眾心安忍逐赤子於
外邦以苟一己之安乎又曰皇帝本非失信以祖宗積累
之難二世方得河東陵寢在馬大河在馬不敢輕與夷狄
惟義所在又指粘罕曰元帥金銀所需之外種、無厭貪
人土地害我生靈是一巨賊爾自去年變盟再立主上承
事大國軟血未乾又復違背又厲聲曰此皆上皇不明聽
其臣交結外邦小夷以滅兄弟之國故有是報粘罕令十
壯士擁若水出若水曰若水不畏死當訴於上帝以滅賊
被虜擊幾死掖至青城門廡下虜中蕭慶太師者教坊之
虜使之監視日三飯飲之若水絕不食若水曰天無二日



寧有二主哉其僕亦解曰侍郎父母老若水曰忠臣事君
有死無二吾終不顧家矣汝可徐言吾死於國也至是粘
罕又召若水若水知虜不可以義動因歷數其失信五事
罕大怒令人擁至郊壇畔敲設之臨死謂其僕謝寧曰我
為國死亦累及汝耶臨死為歌詩一首末章曰矯首問天
兮天卒不言忠臣效死兮死亦何愆人聞而悲之元年三
十五建炎初謚忠愍。吳玠莫備自金營持文書至令雖
異姓堪為人主者從軍前備禮冊命仍邀太上皇帝出城
孫傳等讀詔號絕以狀懇請乞立趙氏狀再上金人以非
其主本意却之。丁卯太上皇后妃青城郭王以下三十

餘人諸王妃公主都尉等皆從太上將往軍前張叔夜諫
曰令上皇帝一出不可復歸陛下不可再出臣當率勵精
兵護駕突圍而出庶幾僥倖於萬一縱虜騎追之臣當以
身決於死戰陛下或可以偷生天若不祚宋死於封疆不
猶生陷於夷狄乎上皇遲疑未行上欲飲藥為范瓊所奪
瓊逼上皇出宮都民擁留之開封尹捕斬為首者一人乃
止徐秉哲以兵衛出南薰門。辛未皇后皇太子詣青城
官民奔隨號泣哭聲震天自太上皇出郊孫傳乞留皇后
皇太子以主國事金人來取太子傳尚欲以千金藏太子
於民間抗虜上書乞存趙氏以身隨太子吳革陰以兵法



部勒且告急於康王及在外諸大臣約日大舉至是并請
以所募士微服潰圍而出傳不許而拜衛督脅不已傳言
於眾曰上蒙塵託孤於傳豈可自脫分付與人請從皇太
子往死生隨之遂以留守事付王時雍從太子往後臨虜
中不知身沒何地初太子將出人情洶洶瓊慮變生以危
言警衛士以所部兵益以北兵擁護以出都人及士卒爭
之瓊幾為所殺始金人取內侍四十五人除曾管宮閣者
餘悉遣還留守司不悟其計謂欲效禁中所為及拜邀上
皇并取諸王孫傳欲置不肯行示以鄧述與管宮閣者所
供名字乃盡發馬述亦內侍為真定走馬承受城隘為金

人用云。金人犯雷澤縣尉宋瑛禦之瑛勇而有謀先

繩桑下虜至挑戰已而偽遁虜追奔馬絀而止悉斬之。

金人定立張邦昌為大楚皇帝押令官民僧道人等簽狀
推舉時王時雍為留守恐百官不書名乃自書以之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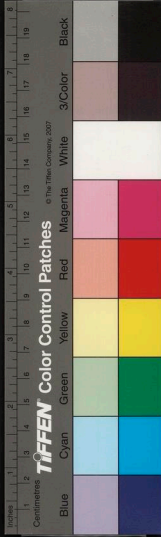
叔不書不名惟秦檜獨具單狀謂邦昌輔相無狀不能盡

臣節以釋二首之難不足以代趙氏情願押赴軍前虜不
從拜衛持金帥牒據文武官申乞立張邦昌治國事已申

本國冊立為皇帝令取冊寶及一行冊命禮數。金人取

二王宮以近屬宗室赴軍前開封解發宮嬪一千二百人

親王二十五人帝姬駙馬四十九人宗室南班官等絡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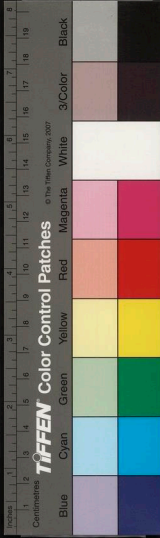


給羊至帳下議事遂斬之其徒百餘人併戮河上草至死
顏色猶不少變。丁酉金人冊張邦昌為帝國號大楚是
日風霾日色薄而有暈百官皆慘怛邦昌亦憂色惟王時
雍吳玠莫儔左言范瓊等欣然若有所得邦昌不御正殿
不受常朝不山呼與執政坐議必自稱名不稱聖旨有面
得者為高旨由中降只曰中旨宣示四方則曰宣旨易詔
曰手書過金人至則遞易服至於禁中諸門悉絨鎖題以
巨張邦昌謹封非有僭意。邦昌尋以胡思權戶部侍郎
葉宗諤權司農少卿胡直孺戶部尚書諫議范宗尹吏部
侍郎謝克家落致仕中書舍人李擢並仍舊職李寧靖詹

金人冊張邦昌

吳革謀起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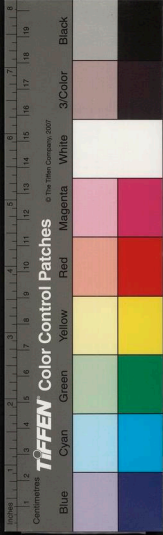
道路凡數十里。觀文殿大學士唐恪薨。戊子夜口氣
貫斗。延寧宮火。三月辛卯朔上在青城。金人遣張
邦昌入城居尚書省令廳百官班迎南薰門邦昌卧病不
食金帥令勸進邦昌謂王時雍等曰諸公怕死又縱送與
邦昌耶雖暫假而歸焉可得免禍。吳革謀起兵先誅范
瓊劫遂二帝期以三月初八日舉事與謀者呂好問馬伸
張所吳倫等數人又有內親事官數百人以不忍屈節立
異姓殺妻奴焚所居謀赴夜有班直班廣等數百人排闥
曰邦昌以朔日受冊請舉事革被甲上馬時已黎明北行
至咸豐門四面皆環兵瓊與殿司左言謀設計若同謀者



義並權直學士院王時雍權樞密院兼領尚書省呂好問
領門下省徐秉哲領中書省尚書左丞馮澥守舊職李回
權石丞吳玕同知樞密院事莫倚簽書樞密院事周懿文
開封尹王及之權都水使者大抵往來議事者玕儔也逼
逐二帝以下者時雍秉哲也脅權都人者范瓊也遂皆擢
用李回靖康初簽書樞密院事執政在城中者惟回一人
馮澥曹輔留虜營邦昌素善澥將歸之而輔不在請中故
以回補其處時雍既受命請用二府蓋鴆許之時雍蜀人
也在蜀為市伍圖利人謂之三川牙郎至是都人又號為
賣國牙郎玕儔為虜來須索朝暮往還賊有捷疾鬼王之
之吁粘罕幹高不有了事官人之稱都人亦目之為賣國
吳牙○乙已邦昌往青城謝粘罕函議七事其一乞不毀
趙氏陵廟其二乞免取金帛其三乞存留樓櫓其四乞候
江陵府修膳畢三年內遷都其五乞五日班師其六乞以
帝為號稱大楚其七乞借金銀犒賞金人皆許之又請歸
馮澥曹輔路允迪孫覲張激許世勳汪藻康執權元當可
沈晦黃夏卿鄧肅郭仲荀太學六局官秘書省官等亦從
之先是金人須六經秀才各五人至是亦聽回其八人不
回皆士流不檢者甘心歸之○邦昌降偽赦赦字為手
書時四方勤王兵大集吳玕莫儔為邦昌散還諸路故偽

邦昌詣金營
言七事

靖康貢囚之
小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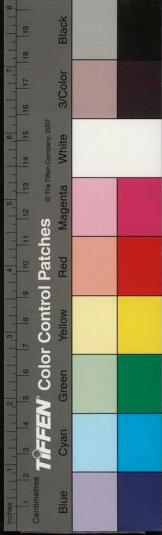


馬伸請晉
改正

赦首及之至丁外監察御史馬伸言於邦昌曰伏見逆胡
順且逼立相公以定國事相公所以忍死就尊位者自信
虜退必能復辟也忠臣義士不即就死城中之人不即生
變亦以相公必定趙孤也今虜退多日吾君之子亦已知
所在獄訟謳歌又皆歸往相公尚處禁中不反初服未就
臣列以為外挾強虜之威使人遊說康王且令南遁然後
為久假不歸之計一旦喧闐孤負初心望速行改正易服
歸省庶事取太后命而行仍速迎奉康王歸京日下開門
撫勞動王之師以示無間應內外赦書施恩惠收人心等
事權拘取竇立趙氏日然後施行庶幾中外釋疑轉禍而

邦昌避元祐
差居

福不然伸有死而已必不敢輔相公以為叛臣也自邦昌
僭立凡言事者皆用君臣之禮至馬伸始貽書稱太宰相
公書入邦昌一切改正伸之言壯哉甲子邦昌迎元祐皇
后復居延福宮元祐五年太后哲宗后也時六宮有
位者皆從二帝惟后以廢得有其策語
有曰尚念宋氏之初首崇西宮之禮盖用太祖迎周太后
西宮故事識者議之四月庚午太后垂簾聽政邦昌以太
宰退處資善堂邦昌僭位凡三十三日。金人以明珠字
莖為河北統軍屯瀋州阿离字莖為河東統軍屯河陽。
發運使翁彥國起東南兵數萬至泗州不行知州事賈公
望以京城望救賁之彥國始持軍還程渡淮而進。金人



范致虛李
潼關

以兵五萬守潼關扼西來之兵陝西制置使錢蓋統兵十萬至潁昌聞京城已破蓋遂棄大兵挈家往湖北由是襄定至荆門一路騷動陝西宣撫使范致虛自長安領兵十萬勤王日與虜戰攻奪潼關既得關乃引兵東去遂至陝府粘罕遣將率精銳騎擊致虛前軍敗之致虛不敢進駐兵潼關以疑敵而已先是裨將李彥先說曰陝為軍後蓋少遺之兵行者利速多為支軍則舍不至淹敗不至覆不然眾心聚出穀澠一蹶於險矣致虛不聽由范致虛既敗統制翟興提兵復西京擒留守高世由隨軍轉運張友極斬之。丁巳道君皇帝北狩寧德皇后及諸親王妃嬪以

復崇

何景張叔
等死于北

下皆行由滑州路進發幹萬不軍護送。夏四月庚申朔朔聖皇帝北狩皇后皇太子偕行由鄭州路進發粘罕軍護送朔聖皇帝率后諸王望拜城中泣別宗廟哭聲震動青城日色慘翳風聲如號移時方止。大風吹石折木。辛酉金營始空其行甚速以四方勤王兵大集故也營中遺象牙金帛尤多祕閣圖書。宰相何鼎及孫傳張叔夜秦檜司馬朴等舉家北遷此五人皆嘗爭論乞存立趙氏者金人遂驅之北行鼎初不割三鎮以至罷官後不肯議和遂陷虜中不食嘔血而死叔夜北遷道中惟飲湯羹不食其粟五月至白溝河御者曰過界河矣叔夜乃仰天



大呼翌日扼吭死司馬朴北行即不食至燕山而死可謂
全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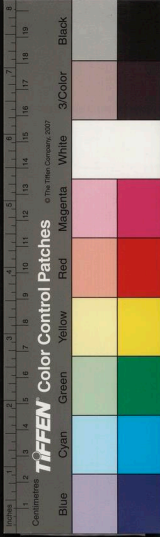
呂中曰靖康之禍視石晉亦無以異然契丹三入中國
而三敗契丹極力以攻之而晉人亦竭力以禦之晉之
力雖疲而契丹亦斃矣觀澶州之戰虜乘風縱火以迫
之而晉軍飢渴之餘乃大呼而求戰向使如靖康時則
望之而走矣若非杜威之降虜晉不亡也契丹之敗晉
以百戰之力而靖康之取兩河再渡河再迫京師未嘗
有一戰之勞皆小人之夷狄終始實誤之也其始也開
蒙以召禍其後也又幸欲速和以免禍靖康之賣國降

虜即靖康主和之人也靖康之主和即宣和開釁之小
人也宣和開釁即熙寧紹聖用兵之遺孽也履霜堅冰

其來有漸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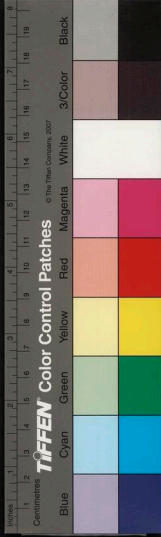
康王即位

癸亥羣臣請康王即帝位先是靖康元年十一月康王出
使王雲從行初雲使虜過磁相勸二郡為清野計二郡從
之撤近城民居令運穀入城洎虜再至果以磁相無糧由
他路入二郡人怨雲以為雲通於虜磁有崔府君祠乃東
漢之崔子玉也封嘉應侯號曰應王至上州人擁神馬謂
應王出迎守臣義烏宗澤啓上謁其廟磁人力請上毋北
去謂離北門五六十里即有虜兵知相州汪伯彥蠟書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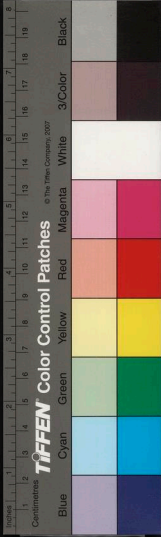
亦言虜五百餘騎沿路聞 所在於是延禧等皆勸二回
相州宗正少卿宗澤嘗論 宰相非其人宣撫副使提兵
不進并劾雲使虜張皇事勢及上疏乞邢洺磁趙相五州
各養精兵二萬寇至一郡則四郡相應凡一路常有十萬
兵上大喜之嘗以語康王其後議則不合王至磁澤出迎
謁王問之澤曰兵皆在山村急則召至疎不費糧王喜其
言相州民遮王馬諫曰不可北去肅王已為人誤因指雲
曰清野之人皆姦細也雲遂被害尋相州守臣汪伯彥領
兵郊迎王入宿于州治因言是日被朝旨二一令本路諸
郡召土豪民兵禦賊節越而下皆充賞典一河北路不得

鼓唱民間起兵生事有礙和議同時行下兼傳聞韓嵩不
於十四日由大名府魏縣李固渡過河令願大王暫留審
議國計閏月朝廷議畫河遣聶昌耿南仲為割地使昌偕
虜至絳州絳人殺之南仲偕虜使王洵至衛衛人幾殺洵
南仲遂如相州見康王王遂出榜召兵人情大悅王登郡
圃飛仙亭因持弓矢呪之曰若次第中此牌字則必聞京
師已酉王與幕府從容語曰夜來夢帝脫所御袍賜吾吾
解舊衣而服所賜此何祥也頃之報京師使人來乃武學
生借閣門祇候秦仔贗蠟詔命王為大元帥汪伯彥宗澤
副元帥速領兵入衛王捧詔嗚咽軍民感動先是侍御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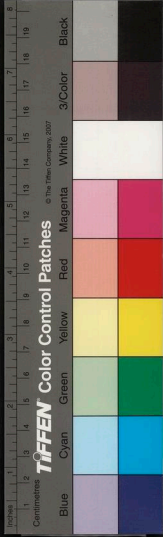
胡唐老言聞康王出使至磁相間為士民所遏不得進此
天意也乞就拜大元帥俾率天下兵入衛宰臣等奏猶以
大字為難唐老力爭曰今社稷危矣猶懼一大字非計也
以已酉開元帥府于相州耿南仲言軍行先藉 令勤
王之師經由河北京東兩路乃差河北都漕張慈京東漕
黃潛善並隨軍應副十二月閣門祗候侯章齋蠟書至催
發勤王兵章言陛辭曰皇帝喻臣曰康王辟中書從行可
令便宜草詔盡起河北兵守臣自將入援是夜王命延禧
草詔曉頒諸郡惟中山慶源被圍不得達元帥府王軍總
一萬人又遣使招馴賊楊青常景等皆效順又得萬餘人

王發相州使臣馳報黃河未凍眾失色上禱于天地河神
至子河渡忽報河凍已合壬午副元帥宗澤部兵二千人
自磁州先諸軍至康王大悅丙子王總師渡河至大名都
漕權府事張恣與北道副總管奉符顏岐率眾郊迎時京
師圍久及康王駐北門而四方事皆取決於霸府矣癸未
知信德府梁揚祖兵萬人馬千疋知潞州王麟兵一千繼
至諸將如張俊苗傅楊沂中田師中皆在麾下王問楊祖
以諸將孰優楊祖以俊對王亦喜俊自是常在左右王留
楊祖為隨軍轉運使澤在磁州屢乞會兵奪李固渡斷賊
路眾議不可澤自遣其將李光弼張德領兵趨渡至安城



縣虜騎千餘人過北城二將出東西門夾擊之賊潰斬首
數百級獲其齎糧會帥府移文約赴大名遂還師先諸軍
至王大悅甲申始聞金虜登城敵兵未下淵聖詔見通和
卿等兵未可動上涕泣知詔書為虜所為宗澤請進師直
趨開德解京師之圍汪伯彥以澤為狂謫不情澤亦詆伯
彥等為失策澤曰虜寇狡計百端豈可深信當速進兵直
指都城為言兩國通和可並退師如賊有詭謀即援兵已
到無能為也伯彥堅守和議力沮之戊子宗澤軍進屯開
德建大元帥旗于軍中汪伯彥請上移軍東平則置身於
安地身安國難可除上問耿南仲亦以為然遂決東去庚

寅王離北京二年正月辛卯朔上入東平府界癸巳帥臣
盧益潛黃潛善迎康王居於府治了百知冀州權邦以兵
千人至帥府王命屯開德拜于宗澤壬寅知河間府黃潛
善與高陽關副總管楊惟忠將數千兵至潛善請王移書
幹離不與辨曲直令退軍通京城之間耿南仲曰夷虜知
元帥府所在非利也潛善計不行乞戍兵于曹從之王留
惟忠為元帥府都統制丁卯以京東漕臣閻丘陞所領
濮州兵及深州守臣姚鵬博州守臣孫振等兵一萬四千
隸宗澤新降到軍賊丁順及單州王徽廣濟軍孟世寧等
兵三萬七千人隸潛善壬申王已約諸路合兵而東平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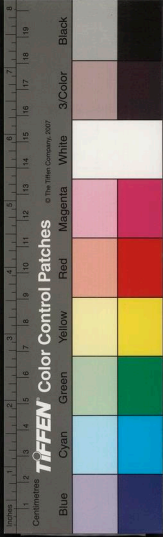
京師差遠與幕屬議進屯濟州宗澤帥兵至韋城與虜大
戰敗之王次濟州元帥府官軍及羣盜來歸者凡八萬人
分屯於河南諸郡向子諲在宿何志同在許趙野范訥在
宋趙子崧在陳皆圍遠京師未得進三月宗澤敗虜于長
垣遂得韋城縣虜欲夜襲澤知之因移軍南華賊果夜至
得空壁澤自南華遣兵過大溝河擊虜大敗之斬首數百
澤謀引兵渡河據賊歸路而對壘諸寨一夕解去澤自臨
濮引兵趨滑州抵大名城又知張邦昌僭位擬先行誅討
乃將所部復還屯衛南復貽書康王曰今日國之存亡在
大王行之得其道與不得其道爾所謂道者其說有五

恭儉曰近剛正而遠柔邪二曰納諫諍而拒謠諛三曰尚
私偽而抑驕奢四曰體憂勤而忘逸樂五曰進公實而退
私偽澤謂所親曰怨結王之左右矣不恤也元帥府檄諸
路云賊歸未的京信不通或云繫橋或云結袂登城之虜
至今不下講和之說實欺我師觀其形勢虜自詭謀宜加
意往探如窺伺舊城未有退師之意當審形勢進至京

元帥府檄諸
路

張宗自京探
事四

城張大軍聲逼脅令去切務持重毋致誤國亦無以人兵
挑戰自啓敗盟之釁丁巳黃潛善以機事赴會稟議且引
探事人張宗得金虜偽詔及張邦昌偽赦并迎立孟太后
書王讀畢幽哭期身先士卒追二聖於河北諸將曰將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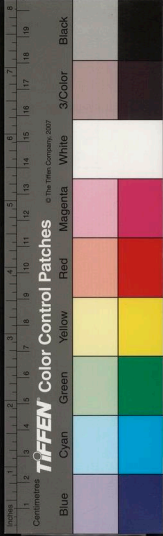
太后迎康王

處宸居上以安九廟之靈下以弭四方之變時使臣曹勛
自河北竄回道君御札曰便可即真來救父母王慟哭拜
而受之甲戌太后再降手詔迎康王詔略曰乃者賢王越
居近服已徇羣臣之請俾廢神器之歸由康邸之舊藩嗣
宋朝之大統漢家之厄十世宜先武之中興獻公之子九
人惟重耳之尚在茲惟天意夫豈人謀尚期中外之協心
同定安危之至計庶臻小悞漸底丕平用敷告於多方其
深明於吾意。濟之父老請王即位於濟宗澤言邦昌等
陰謀虜結未可深信且開府於南京乃祖宗受命之地取
漕運尤易上然之。戊寅王如南京命宗澤部

邦昌迎康王

賊爾大王乃宗廟社稷主不可輕動乃檄宗促河南北兵
依應旨揮至是耿南仲汪伯彥黃潛善耿延禧董耘高世
則梁揚祖等言二聖北狩邦昌借竊天下無主願以宗廟
社稷為重速繼大統文武官推戴表無虛日王不納。丙
寅邦昌遣其甥吳何及王舅韋淵賫咨目詣元帥府其大
略言封府庫以待大王臣所以不死者以君王之在外也
又命謝克家齎玉璽至元帥府其篆文曰大宋受命之寶
王謙拒再三慟哭不受命伯彥主之。戊辰元祐太后遣
左丞安岳馮解為奉迎使右丞江寧李回副之又令姪權
衛帥孟忠厚持詔往濟州迎康王略曰王其速驅輿衛入

十六



垣韋城衛南南華防

走發以辛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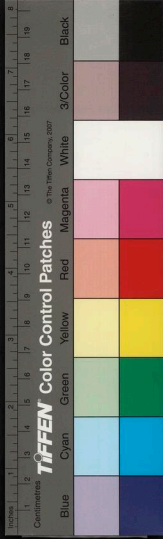
為先鋒統

丁煥副之祁起前軍統制王澈副之張瓊左軍統制孔彥
威副之張俊中軍統制越俊副之苗傳石軍統制劉浩副
之花實後軍統制張副之楊惟忠都統制以備護衛庚
辰王次新興店廊延路經略使張深副總管劉先世自陝
州至以先世為都提舉辛巳庚王次單州壬午康王次虞
城縣西道都總管孫昭遠以所部兵來會○邦昌言謝克
家回恭聞車駕徑至南京所有合排辦輿輦冠冕服御儀
物百官有司各以其職並赴南京以備冊禮王時雍徐秉
哲奉乘輿服御至南京張邦昌繼至伏地慟哭請罪王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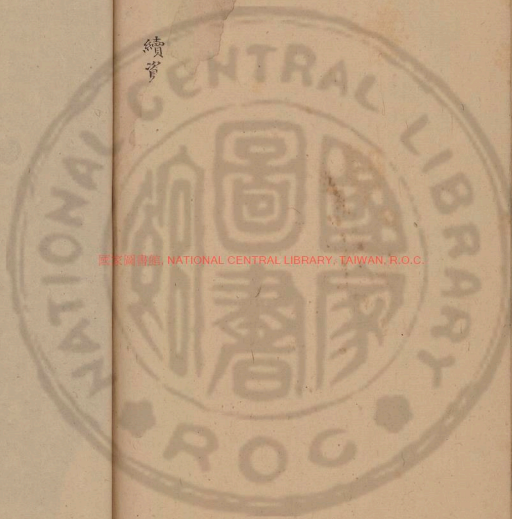
撫之○甲

誕備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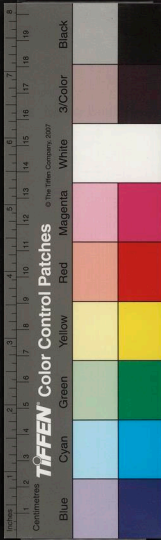
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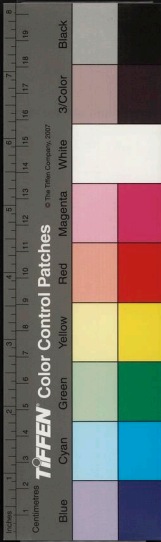
續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